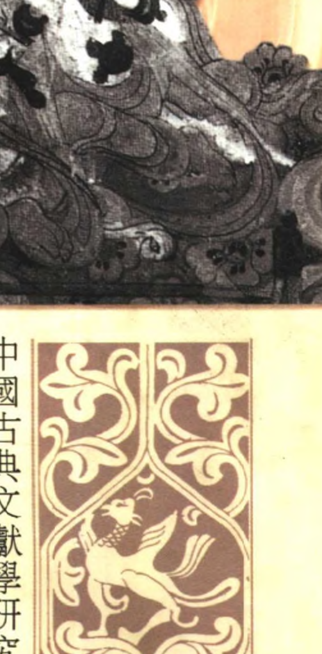
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

王昆吾
何劍平 編著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巴蜀書社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7-80659-320-9/B · 46
定價：59.00圓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

王昆吾 何劍平/編著



巴蜀書社
2001・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王昆吾，何劍平編著 .一成都：巴蜀書社，2001.11
ISBN 7-80659-320-9

Ⅰ.漢... Ⅱ.①王...②何... Ⅲ.佛教-宗教音樂-史料 Ⅳ.J60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80141 號

策劃組稿：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李　蓓
封面設計：文小牛
責任校對：潘　錦

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　王昆吾　何劍平　編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9.125　字數　680 千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 册
ISBN 7-80659-320-9/B·46　定價：59.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换
電話號碼：5651045　5651203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原始佛教的音樂及其在中國的影響

（代　序）

原始佛教指的是草創時期的佛教，亦即以佛陀本人及其傳承弟子的活動為中心的佛教。其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 531 年至公元前 370 年之間[①]。它意味著佛教文化的發軔，意味著世界各地佛教理論及制度的根本，也意味著諸種佛教藝術共同特質的核心，所以，人們已習慣用“原始佛教”一名來指稱佛教史的這個濫觴階段。當中國宗教音樂研究日甚一日地受到關注之時，原始佛教擁有怎樣的音樂環境？使用了哪些音樂手段或傳播方式？其音樂觀和音樂政策如何？它們如何影響了中國音樂的發展？——這些問題，便成為中國音樂學和中國文化史學亟待解答的重要問題。

原始佛教還標誌了印度文明史的開端。因為印度是一個不注意作歷史記錄的國度，這種情況直至佛教產生纔有所改變，所以有人認為，“真正的印度歷史開始于公元前六世紀佛陀生活的時期[②]。”我們所看到的歷史事實是：儘管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印度河文明時期，哈拉巴人已經把部分象形文字改造為易于傳播的字母

---

① 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24-27 頁。方廣錩：《關於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幾個問題》，載北京《南亞研究》1994 年第 1 期。

② [英]查爾斯・埃利奧特《印度教與佛教史綱》，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2 年版中譯本，第一卷 113、119 頁。

文字，留下了近三千塊石質印章；儘管在公元前六世紀十六國時期，出現了不同于哈拉巴文的文獻——摩伽陀國王和憍薩羅國普拉森納吉王所頒發的婆羅謎文字賜地證書；但在佛教產生之前，有時間、地點、事件等要素的文獻記錄并不存在[①]。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研究古代印度還是研究原始佛教音樂，可以依靠的主要資料便是各種文字的佛教典籍。

古代印度人忽視歷史記錄的傳統，是伴隨另一傳統確立起來的。這就是在吠陀時代便已形成的口傳心記的文化教育傳統。東晉法顯所謂“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唐代義淨所謂婆羅門吠陀十萬頌“咸悉口相傳授，而不書之於紙葉”[②]，皆說明此傳統強大而悠久。實際上，這種情況規定了我們的研究路線：既然原始佛教是以口誦為傳播手段的宗教，那麼，我們便應當通過其音樂載體來把握其特質。另外，原始佛教的教理教規是經過長期口耳相傳，到公元前一世紀以後纔逐漸筆之于書的；而早在公元初年，漢族僧侶就按中國習慣開始了譯編漢文大藏經的工作，并使之得到妥善保存。有鑒于此，我們又有理由把漢文大藏經作為研究原始佛教的基本資料。

一、佛教草創時期的音樂環境

在佛教時代之前，印度文化史上有一個長達千年的吠陀時代。大約以公元前1000年為界，在其前期產生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達婆吠陀》等詩體的文學經典，在其後

① [印]庫蘇馬卡爾：《印度河流域文字的新見解》，中譯本載北京《南亞譯叢》1981年第4期。田宜超：《論印度用墨的早期歷史》，載《南亞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出三藏記集》卷三《彌沙塞律記》，《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西方學法》。

期產生了旨在闡述吠陀本集的散文體梵書、森林書和奧義書。這四部吠陀本集的區分大致對應于祭祀儀式上四種行為方式或語言方式的區分:《梨俱吠陀》是在邀約諸神之時由勸請者朗誦的頌詩,《娑摩吠陀》是在敬獻祭品之時由詠歌者高唱的讚歌,《夜柔吠陀》是在儀式進行之時由行祭者低誦的禱詞,《阿達婆吠陀》則是巫師所使用的各種咒語。當吠陀伴隨祭祀儀式的權威性而成為經典的時候，一種重視音樂、重視韻律的口述文化傳統也建立起來了。

《梨俱吠陀》對當時的音樂環境作了充分反映。按照它的描寫，音樂和舞蹈是雅利安人的主要娛樂方式，常見樂器有多種類型的鼓、琴、笛子和維那（一種弦樂器），婦女們喜歡在箜篌和鐃鈸的伴奏下表現歌舞技巧，歌者則喜歡彈唱人生的各種歡樂。除此之外，當時人熟悉七聲音階，在吠陀吟唱體方面，有豐富的音響、聲調和音標的知識[1]。這些知識在稍晚時候的奧義書中得到了總結。例如《歌者奧義書》強調了歌唱同音樂、語言進而同人類生命的關係:“人的要素是語言，語言的要素是聖詩，聖詩的要素是曲調，曲調的要素是高聲歌唱。”[2]《唱讚奧義書》則列舉了合唱的不同方式:“興聲為生雲，導唱為降雨，高唱為諸水東流，答唱為諸水西注，結唱為海。”[3]這些音樂觀念和音樂形式，正是原始佛教音樂的先聲。

大約在吠陀時代末期，印度的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也開始產生出來。史詩覆蓋的地域可能不同於早

① [印]塔帕爾:《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中譯本，31 頁；馬宗達等:《高級印度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中譯本，38-39 頁。

② 轉引自[印]德·恰託巴底亞耶《順世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2 年版中譯本，126 頁。

③ 《五十奧義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中譯本，101 頁。

期佛教，故在史詩與佛教典籍之間未見相互稱引。但它們的素材卻是取自民間共有的文學財富的，所以史詩中的音樂歌舞也反映了原始佛教的文化環境。我們從中知道，當時的王公貴族子弟從小接受音樂教育，公主們通常能歌善舞，長於樂器。豪華的王宮裏不僅有精于樂舞的數千美女，而且活躍著一批以"蘇特"、"馬伽陀"、"榜底遮那"、"吠多離加"為名的歌手，擅長於史詩和讚歌。同這種宮廷樂舞相對應，印度民間也有頻繁的村社樂舞活動。這些歌舞盛會稱作"薩巴"或"薩馬賈"，有許多攜帶樂器的歌人和舞女參加。民間又有一批以賣唱為職業的"吟游詩人"，用師徒相傳的方式發展技藝，主要服務於城市居民。

在史詩所展示的音樂品種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仙女歌舞。這些仙女據說活躍在淨修者的森林之中，不難推測，其原型就是因參加祭祀音樂而被神化的女巫。與此相聯繫的情況是：在古代印度，最隆重的音樂活動發生在祭祀場合。例如在馬祭中，樂官分為勸請者、詠歌者、行祭者、祈禱者，每官各配三名助手；其中的詠歌者在儀式中專司高唱娑摩歌，禮讚諸神。顯而易見，這反映了吠陀儀式的遺存。但史詩的內容和素材卻是有別于吠陀文學的：它們記述了大量戰爭故事，因而用很大篇幅描寫了軍樂。《摩訶婆羅多》提到戰時樂器多達 19 種，其中有 11 種鼓、5 種氣鳴樂器、3 種金屬打擊樂器。《羅摩衍那》則強調了其中的鼓和螺號："大鼓小鼓螺號聲一齊振響，士兵們作獅子吼擊節自壯。美麗的詩句讚美過，羅剎王出征上戰場。"[①]我們由此知道：在史詩時代，每一員戰將都要用鼓和螺號來指揮軍隊，也用這兩種樂器

① 參見薛克翹：《從兩大史詩看印度古代音樂》，載《南亞研究》1985 年第 2 期。

來鼓舞士氣、威懾敵人。因此之故，後來佛經中出現了許多關於鼓和螺號的描寫。

比較起來，佛陀的生活環境同上面說的吟游詩人要更接近一些。從記載看，儘管佛陀及其徒眾經常在鄉間游行，但他們的宗教活動的重點卻集中在摩揭陀、跋耆、憍薩羅和其他國家的首都，而不在森林或深山僻遠之處。這樣一來，在佛教經典中就出現了許多具有城市特點的俗樂。例如《佛說長阿含經》記載沙門婆羅門"種種伎戲無不翫習"（正 1:89——表示《大正藏》第 1 冊 89 頁，下同）；《中阿含經》記載拘尸王城常有十二種未斷聲，包括吹螺聲、擊鼓聲、歌聲、舞聲（正 1:515-516）；《根本薩婆多部律攝》記祇利跋窶山大節會之日"歌管音樂并皆雲集"，"有樂人取六眾苾芻形象變入管弦"（華 42:148——表示《中華大藏經》第 42 冊 148 頁，下同）；《十誦律》記佛在舍衛城時，有比丘"彈脣鼓簧捻脣作音樂聲"，又與女人在船上作伎樂，"與多人眾吹唄"（正 23:290）。正是這種環境，既為佛教的儀式音樂提供了素材，也為佛教的音樂理論提供了依據。譬如《中阿含經》所說的十二種聲，在《大般涅槃經》中記為琴瑟聲、扣鐘擊磬設大會聲、讚歎持戒人聲、互共說法語論之聲等十種音聲（正 1:201），在《佛般泥洹經》中記為鐘聲、鈴聲、諸弦樂聲、誦仁義聲、歎諸佛尊行聲等十二種音聲（正 1:170,185）。其間的變化，就是改造俗樂之聲而增加了佛教的集會音聲、誦經音聲和讚佛的弦樂。

上述"十種音聲"、"十二種音聲"，反映了原始佛教對語言和音樂所作的初步思考。通過這種思考，它把善聲和惡聲區分開來，為自己選擇了一批可以利用的音樂。這種選擇在佛教樂神故事中得到較充分的表現——在我們看來，這些故事實際上是音樂進入

佛教之過程的證明；因為它們是佛教首創的，在吠陀文學和印度史詩中並沒有這種司掌音樂的神靈。據考察，佛教的樂神故事可分以下五類：一是《中阿含經》關於帝釋天樂神五結樂子彈琉璃之琴，作偈歌頌佛德的故事（華 31:688-689）；二是《佛說長阿含經》關於樂神般遮翼隨帝釋提桓因來詣佛所，持琉璃琴娛樂佛的故事（華 31:120-122，正 1:62）；三是《撰集百緣經》關於佛在舍衛城給孤獨園，受城中五百乾闥婆彈琴歌舞供養，南城乾闥婆王善愛亦來輸誠的故事（華 50:502-503）；四是《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關於緊那羅王以琉璃之琴和八萬四千伎樂供養佛、教化眾生的故事（正 15:370,374）；五是其他樂神故事，例如九億六千萬龍女以樂器讚佛的故事，寶女善口于一語中顯出百千娛樂音聲的故事，鹿牛彈琴、天女歌舞、於頌歌中陳述因緣的故事——分別見于《大寶積經》、《華嚴經》、《雜阿含經》。在這些故事後面，可以看到各種歌舞伎人陸續皈依佛教的歷史。因為其中有這樣一些值得注意的細節：

（一）五結樂子、般遮兩樂神有同樣的來源。顯而易見，他們的身份是同一的：同樣以“五”為名（“般遮”異譯為“五”，“般遮翼”又稱“般遮于旬”或“五旬”），同樣是帝釋天的侍從。根據《中阿含經》所記佛和五結的一段對話，五結本是“大仙人”，原已能“歌頌此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訶相應偈”。《長阿含經》則說：般遮翼最初是從執樂天王女那裏得知佛陀的，而天女曾於“忉利天法講堂上聞彼諸天稱讚如來有如是德，有如是力”。由此可以推測，五結或般遮曾是另一種宗教音樂或儀式音樂（天樂或仙樂）的表演者，感于佛的聲望而皈依為佛教樂人。

（二）乾闥婆的本意是“尋香”，指那種不事生業，但隨諸家飲食香氣而去設樂求食的俳優藝人[1]。因此，關於五百乾闥婆彈琴歌舞供養佛的故事，以及諸乾闥婆各乘其象，于虛空中鼓天樂旋繞如來的故事[2]，應當還原為這樣一個歷史事實：一批不同于五結、般遮等琴師的藝人，亦即游方表演的俗樂藝人，成了佛教的供養者。

（三）緊那羅的原義是“人非人”。據說它“似人而頭上有角”，“男則馬首人身能歌，女則端正能舞”，“小不及乾闥婆”[3]。剝去這裡的神話外衣，可知它原是一種使用假面、表演人獸交接的歌舞班子；進入佛教以後，它須配合乾闥婆演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們有共同的俗樂特性。據《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天冠菩薩曾詢問佛之妙偈的來源，緊那羅王答道：妙偈從諸眾生音聲中出，而眾生的音聲又從虛空和人心中出。這意味著，緊那羅王也為佛教帶來了一批具有民間特色（來自眾生音聲）的偈讚曲——吟誦性歌曲。

（四）通過鹿牛彈琴、天女歌舞的故事，故事中六天女——歌偈陳述因緣的情節，可以知道佛教音樂藝術中包含有戲劇表演的成分。後來隨著佛教東漸而對中國戲劇產生極大影響的梵劇，便是以這種表演藝術為淵源的。

以上種種，表明佛教樂神故事具有豐富的內涵。這些故事不僅折射出了原始佛教音樂的建立過程，不僅反映了它的複雜成分

---

①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五，華 85:539（《中華大藏經》第 85 冊 539 頁）。又《二十唯識述記》卷上：“西域呼俳優亦云尋香。此等不事王侯、不作生業，唯尋諸家飲食等香氣，便往其門作諸伎樂，而求飲食。”

② 《大寶積經》卷六四，正 11:370。

③ 僧肇《維摩詰經注》卷一，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

（由俗樂和其他宗教音樂組合而成、由吟誦音樂和表演藝術組合而成），而且提示了它所擁有的種類和功能的區別：其中既有用于歌讚佛德的琴偈、用于供養佛陀的樂舞、用于說法的吟誦曲，也有用于教化眾生、陳述因緣的表演。佛經中關於原始佛教音樂盛況的描寫，因而可以信為真實。例如《佛說大乘智印經》說“如來所有說法聲，世間眾音莫能比，琵琶笙笛及角貝，箜篌鼓瑟妙歌唱，桴擊犍椎及鐃鈸，如是諸樂共振作，命命頻伽及鸚鵡，如是眾鳥皆和鳴，佛發微妙柔軟音，眾音相共莫能比”（正 15:483），便表明原始佛教的說法儀式中不僅有豐滿的聲樂，而且使用了琵琶、笙、笛、角貝、箜篌、鼓、瑟、桴、犍椎、鐃鈸等等器樂。根據另外一些資料，我們還能知道，在這一類活動中，琴、箜篌、法鼓、寶鈴、法螺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二、原始佛教的傳播手段和著作方式

古印度的口述傳統，曾經引起研究者們的驚異：不僅在有關公元前印度文化的所有資料中，找不到有典籍存在的任何跡象，而且，直到二十世紀，印度人仍然用種種輕視書本的習慣，提醒人們“是口傳而不是書寫構成整個文學和科學活動的基礎”[1]。《梨俱吠陀》有一首著名的描寫青蛙歡鳴的頌歌，可以看作早期吠陀時代教育方式的寫照。它說：“一個模仿著另一個的聲音，好像學生學習老師的經文。他們的誦經聲連成了一片，像雄辯家在水上滔滔辯論。”到吠陀後期，常見的婆羅門學習制度是：師生一起遠離城市進入森林，通過數年之久的共同生活完成口耳之間的傳授。

① 參看[德]溫特尼茨：《印度文學史》導言，中譯本載《印度文學研究集刊》第 1 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這種傳統在原始佛教的經典中也得到了證實——佛經描寫了佛僧生活的各種細節，但從未暗示經文的抄寫或閱讀。

關於這一傳統的原因，學術界提出過許多解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缺乏合適的書寫材料——古代印度人用棕櫚葉和樺樹皮書寫，直到公元七世紀以後纔向中國人學會了用紙；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種姓制度的限制——婆羅門法典強調不能讓最低種姓接觸到經文；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口傳比輾轉手钞更加可靠——例如，用口傳方式保存下來的不同時代的《梨俱吠陀》，幾乎沒有一個詞、一個音節、一個重音的變動。不過，最有理由肯定下來的原因卻是：佛教以及當時的其他宗教，必須征服大批從未接觸過文字的普通人，必須感動他們，深入他們的內心，因而衹能採用口傳。實際上，口頭的宣講比文本傳閱更能感染人，默記比钞寫更容易滲透心靈。

這樣一來，我們在佛經中就看到了大量關於佛教音聲的記錄、描寫和評價。從音樂角度或傳播手段的角度看，這些描寫可分為以下幾個類別：

（一）供養伎樂

據記載，佛國是一個充滿音樂的世界。《佛說迴向輪經》的說法是："天諸末尼歌詠音樂，并諸妙香華樹……奉施一切諸佛菩薩。"（華 66:827）《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的說法是："一切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樂……所謂簫、笛、箜篌、琵琶、螺貝，種種天鼓、美妙聲鼓，種種歌舞，恭敬稱歎，供養於佛。"（華 66:956，正 19:555）這種用于供養佛的美妙音樂，顯然是由職業伎人演奏的。

供養是一種源于婆羅門教天神祭祀的儀式，原指以動植物向

因陀羅神獻祭，後在佛教中演為“四事供養”、“五頌供養”、“十種供養”等不同儀式。《妙法蓮華經玄贊》說，五頌供養包括音樂供養和歌唄供養（正 34:727）;《法華經·法師品》說，十種供養的第九項是伎樂供養。這類供養儀式，應當就是佛經中大量天樂描寫的依據。

從各種記載看，所謂伎樂供養大致包含兩種方式：一是器樂合奏的方式，如《法華經》所云“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唄，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正 48:979）;二是以歌歎舞詠演述故事的方式，如《無量壽經義疏》釋“伎樂供養”：“伎樂音中，歌歎佛德”（正 37:108）。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曾提到戒日王作劇本《龍喜記》的故事：“戒日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龍之事，緝為歌詠，奏諸弦管，令人作樂，舞之蹈之，流布於代”;又提到“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毗輸安呾囉太子歌詞，人皆舞詠”。此二事的時代雖在公元七世紀，但卻是原始佛教伎樂供養之法的餘緒。因為根據巴利文佛經，追隨佛陀出家的比丘中有許多詩人或演員，他們作歌讚頌佛陀的方式正是這種以歌歎舞詠演述故事的方式[①]。值得注意的是，伎樂供養往往是同說法、誦經節目結合為用的。根據《證契大乘經》（華 17:418）、《月燈三昧經》（正 15:562）、《無所有菩薩經》（華 23:3）、《佛說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正 11:721）的描寫，供養伎樂乃用“雜舉”、“間和”的方式同其他節目結合，多用于佛陀說法場合，使用了螺鼓等樂器，有專門模仿鳥聲的相和伎人，是原始佛教的主要音樂活動。

（二）說法音聲

① 渥德爾：《印度佛教史》，商務印書館 1987 年版，209-219 頁。

同以上情況相對應，在佛藏的音樂描寫中，數量最多的部分是關於如來說法之音聲的部分。這些資料不僅記述了說法時的和唱、提示了朗誦與偈贊的結合，而且對說法音聲的品質、功效、風格作了十分細緻的描寫。這使我們知道，佛教最重視的音樂，是用于說法的吟誦音樂。

佛陀是在宣教實踐中逐步建立起說法音聲之軌範的。關於佛陀說法的原則因而有兩個重要表述：一是“從眾生心意所好而為說法”[①]，二是“隨智而轉”[②]。由此可以理解佛經關於“如來說法，無有障礙”的提法——许多佛經都強調了佛陀所發音聲的豐富性，認為它包括大海波潮聲、大地震動聲、命命之鳥聲、孔雀聲、箜篌聲、琵琶聲、箏聲、笛聲等音聲[③]。這實際上意味著，佛陀之宣講，對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樂音作了充分吸取，采用了豐富的擬音手法，其方式是同中國的說書相似的。

大體上說，佛教關於說法音聲的規定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關於“語”的規定，例如所謂“十種口業清淨”、“如來二十八口業”，實際上是關於講說與朗誦的態度、風格、方法的規定[④]；另一方面是關於“聲”的規定，例如所謂“八種梵音聲”、“六十品音聲”，核心內容是對聲樂方法的描寫和規定。這種二分制度同佛教說法的基本結構——朗誦與偈贊相結合——是正好對應的。

關於八種聲的說法最早見于《佛說長阿含經》和《梵魔渝經》。

---

① 《佛說如來興顯經》卷二，正 10:600-601。
② 《大寶積經》卷四十，正 11:231。
③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卷六，正 19:553。
④ 《佛說大伽葉問大寶積正法經》記十種口業清淨為“一者言音美好，二者所言慈善，三者言說殊妙，四者言發愛語，五者其言柔軟”等，正 12:216。《大方等大集經》記如來二十八種口業有“真正語、易解語、易知語、非高語、非下語、非曲語、非粗語、非惡語、非闇語、柔軟語”等，正 13:20。

後者介紹它的內容說:"阿難整服稽首而問,即大說法聲有八種:最好聲、易了聲、濡軟聲、和調聲、尊慧聲、不誤聲、深妙聲、不女聲。"(正 1:884)據中國經師的解釋,最好聲即"極好音",清雅哀妙,如迦陵頻伽鳥聲;和調聲又稱"和適音",巧解從容,調和中適;尊慧聲又稱"廣大音",威肅而使人尊重;不女聲又稱"無雌小音",其聲雄朗;深妙聲又稱"深遠聲",臍輪發聲,猶如雷振[①]。八種聲各各又有體、業、具、為、從、屬、於、呼等八種囀聲唱誦的方法,八八六十四,故又稱"八轉八德"或"六十四種梵音聲"[②]。這些發聲方法曾由華嚴宗引入中土[③],今已不存;但根據《法苑珠林》卷九占相部的描述:

如來梵聲相,謂佛於喉藏中有妙大種,能發悅意和雅梵音,如羯羅頻迦鳥;及發深遠雷震之聲,如帝釋鼓。如是音聲具八功德:一者深遠,二者和雅,三者分明,四者悅耳,五者入心,六者發喜,七者易了,八者無厭。

可以判斷它們是把不同發音技巧用于不同發音部位,進而對其效果所作的分類。

(三)誦經音聲

《十誦律》卷三七有三則關於誦經的故事。其一說佛在舍衛城時,兩個出身于婆羅門的僧侶仍按四吠陀書的習慣念誦佛經,

---

① 慧遠《無量壽經義疏》卷下、《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六,正 37:108,777。智者大師《法界次第初門》卷下,正 46:697。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一,正 35:31。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十六,正 35:622;又《大方廣佛華嚴經隨演義鈔》卷三五、卷五十,正 36:271,395。

② 見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二,正 35:149。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九,正 35:721-722。

③ 王小盾《五台山與唐代佛教音樂》,載《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東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

一遇意外，遺忘的佛經便無人商量補充。有鑒于此，佛規定說：從今不得以外書音聲誦經。其二說為防止比丘遠離佛經，佛曾反對誦習外道文章兵法；但比丘在同外道論議之時，又因此難以應對。佛于是重新規定：為了破除外道，此後準許誦讀外道之書。其三說比丘跋提善唱聲唄，佛表示讚許，認為音聲美好的聲唄有減輕疲勞、增強記憶、愉悅神人的作用（正 23:274，華 37:732-733）。這三則故事，說明原始佛教的誦經規則是因宗教宣傳的需要而逐步建立起來的，既是宗教戒律，也有藝術要求。

一般來說，誦經是一種針對僧侶的教育項目。其音聲通過師徒授受得以保存和發展，其規則往往是關於傳述方式及次序的規則。《薩婆多毗尼毗婆沙》說：師與弟子必須隨聲高下而同誦佛經，或齊聲同誦長句，或齊聲同誦短句，不能彼此衝突（正 23:541）。《佛本行集經》說“佛告諸比丘：若無法師，應請誦者昇座誦之”；若眾中無誦經者，則“聽許次第誦之，或從上座次第差誦，或從下座次第差誦”（正 3:884）。《毗尼母經》說：佛反對用外道歌音誦經，以防止語言“不正”、“不巧”、“難解”（正 24:833）。由此可見，誦經規則的首要意義是保證傳述佛經的準確性，通過表述的準確以達到理解的準確。

但誦經也是一種宣傳項目，不但有“信則美”的問題，而且有“美則傳”的問題。據錫蘭佛教上座部的記載，當時比丘是分批組織起來專業化地掌握佛經的不同部類的。每個誦經者負責一部分經典，又把它次第傳授給若干弟子。每個僧侶在經典傳授的過程中都有一定的能動性[1]。因此，如果把上文“次第差誦”理解

[1] 參見渥德爾《印度佛教史》，187-188 頁。

為把弟子們各自誦習的佛經拼接起來(《梨俱吠陀》曾把製作新詩比作"縫製精美的衣裳",比喻的依據也可能是這種拼接),那麼我們便可以解釋,何以佛教對僧侶誦經既有共性的"正"(準確性)的要求,又有個性化的"巧"(藝術性)的要求。也就是說,誦經既是集體的活動,又是許多個人的分工合作,因而允許在技巧上有所發揮。資料表明,在誦讀散文經文之時,尤其是在誦讀與之相對的詩體唄讚之時,這種個性化的"巧"是有充分表現的餘地的。例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雜事》有云"善和苾芻作吟諷誦讚經法,其音清亮,上徹梵天"(正 24:321);《賢愚經》有云"時年少比丘音聲清雅,善巧讚唄"(正 53:118-119)。聯繫佛陀反對用外道歌音誦經的故事可以知道,這裡指的是佛教所特有的一種歌唱,即吟誦性的歌唱。它具有聲法細膩的特點,亦即所謂"巧"。佛教是在同外道作鬥爭的背景下建立自己的誦經軌範的,因此,在反對簡單襲用流行旋律的同時,佛陀也鼓勵誦經僧侶在聲法技巧方面的建樹。這樣一來,佛教便建立了一種婉轉清亮的誦經風格。

總之,我們可以用三分法來看待原始佛教的音樂。從表演者角度看,它是樂伎供養音樂、佛陀說法音樂、僧侶誦經音樂的三分;從音樂體裁角度看,它是歌舞音樂(用于禮讚佛陀)、唄讚音樂(用于歌詠經偈)、吟誦音樂(用于唱誦經文)的三分。按中國習慣,這三種體裁分別稱作"佛曲"、"唄讚"和"轉讀"。前二者的區別,即《高僧傳·經師篇》所云"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讚於管弦則稱之以為唄";後二者的區別,則是在佛經文本上體現的"偈頌"與"長行"。這些不同種類的音樂,是原始佛教用以宣教、弘教的手段。

“偈頌”與“長行”，是最能反映音樂本質的兩個佛經體裁名稱[①]。在佛教中有“十二部經”的說法，即把佛教經籍分為“修多羅”（長行）、“祇夜”（重頌或應頌）、“伽陀”（孤起頌）以及緣起、本事、本生、未曾有、譬喻、論議、自說、方廣、授記等十二種體裁[②]。其中關於佛經形式的體裁名祇有三個，即對應于長行的修多羅、對應於偈頌的祇夜與伽陀。伽陀指的是不依長行的偈頌，故又稱“孤起”。祇夜則是依于長行的偈頌，因其內容與長行相“重”，或與長行相“應”，故又稱“重頌”或“應頌”。可見長行、伽陀、祇夜代表了以偈頌為結構中心而形成的三種佛經組織方式[③]。故《法華義疏》回答“何故諸經有長行與偈”的問題說：“或有樂長行，或有樂頌偈，或有樂雜說莊嚴章句者，所好各不同，我隨而不捨。……或有聞長行不了聞偈便悟，或各聞俱迷，或合聞方解，故雙明之。”（正 34:472）這說明，佛經體裁是因說法宣教的需要而產生的；佛教的著作形式，是其創教時期為便于口傳和記憶而采用的音樂手段的綜合表現。

三、原始佛教的音樂觀和音樂政策

為確定自己的本質存在形式，佛教曾討論過一個何為教體的問題。各家意見不同，歸納起來是“十種教體”。其中第一種是“音聲語言體”，第二種是“名句文義體”。有人認為，二者關係是以

---

① 《百論疏》卷上說：“總談設教，凡有三門：一但有長行，無有偈頌，如《大品》之類；二但有偈頌，無有長行，如《法句》之類；三具存二說，如《法華經》等。”即認為所有佛經都是由長行、偈頌兩種體裁構成的。

② 《大智度論》卷三三，正 25:306；《成實論》卷一，華 49:9；《金剛頂大教王經疏》卷一，正 61:13；《選擇傳弘決疑》卷四，正 83:84。

③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15-16 頁。

音聲語言為體而以典籍名句為用的關係[1]。這幾種意見，反映了佛教對音樂和語言的重視。

對于原始佛教來說，音樂和語言的意義在于：它們是佛陀同眾生相交流的主要途徑，是引領後者成道證果的基本手段，是教理教規的物質載體。這是佛教把它們視為教體的緣由。但從宗教哲學的角度看，音樂和語言又是作為物質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用佛教的語言來說，它們是一種“名色”，是耳識及眼識的對象，是渴愛、貪欲和痛苦的來源——此即所謂“音聲雖不可見，而生耳識覺知之相，亦起愛憎；聲不可見，但以聞時而生苦樂”[2]。毫無疑問，這裡有一些必須認真思考，用“八正道”來對待的複雜問題。

原始佛教是用辯證的方法來處理這些問題的。它的音樂觀集中表現為對以下四組關係的認識。

（一）關於清淨之聲和醜惡之聲

在原始佛教的音聲分類中，最基本的分類是醜惡之聲與清淨之聲的分類。例如《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把天耳所聞諸聲分為非人聲、罪業聲兩類，前者包括天聲、龍聲、乾闥婆聲、聖人聲、菩薩聲、佛聲等清淨之聲，後者則有地獄聲、傍生聲、蝴蝶蜂蠆蚊蚋等罪業之聲（正 11:863）。《大方等大集經》把國土音聲分為好聲、不可樂聲兩類，前者包括三寶聲、六波羅蜜聲、降魔聲、轉法輪聲、降法雨聲，後者包括鬥訟聲、殺害聲、偷盜聲、饑饉聲、邪淫聲、妄語聲、歸依惡天神聲（正 13:318）。《大寶積經》和《佛說普門品經》則提出“三昧之聲”的概念，以佛聲、法聲、僧聲、菩薩聲、波羅蜜聲屬之（正 11:162,776）。與此相對，

①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一、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正 35:117，518。
②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四，正 21:772。

《悲華經》討論地獄惡聲，為此列舉了畜生聲、餓鬼聲、疾病聲、奪財物聲、瞋恚輕毀呵責聲、偷盜聲、邪淫妄語聲等（正 2:206）。顯而易見，這裡的音聲分類，是按宗教倫理所作的分類。它的目的是調和音樂兩重性（既作為“教體”，又作為“名色”）中的矛盾，建立符合于“四諦”、“十二因緣”等佛教學說的基本音樂理論。

上述分類的另一個出發點，是有利于佛教音樂的藝術實踐。當它把善聲、好聲同惡聲、罪業聲區別開來的時候，它不僅指出了建立佛教音樂的必要性，而且從理論上確定了其風格標準。《大方廣佛華嚴經》說：“于彼一切諸眾生前現種種聲，所謂風輪聲、水輪聲、火焰聲、海潮聲、地震聲、大山相擊聲……乾闥婆王聲、阿修羅王聲、迦樓羅聲、緊那羅王聲、摩睺羅伽王聲、人王聲、梵王聲、天女歌詠聲、諸天音樂聲、摩尼寶王聲、聲聞聲、獨覺聲、菩薩聲。以如是等種種音聲宣說。”（正 10:745）這意味著，當原始佛教須從現實生活中采集音聲素材的時候，其對象便是包括種種儀式音樂在內的所謂善聲和好聲。

同原始佛教在各方面表現出來的現世性格一樣，上述分類理論具有鮮明的政策性。其基本精神是：既按“歌詠頌法以為音樂”的原則建立佛教音樂系統，也要維護這支音樂的純正。據記載，在佛陀制訂的僧尼戒律中，使用鼓笛琵琶等雜樂器、教俗人唱歌、向婆羅門學習歌舞戲樂等，都是戒除的對象[①]。因為在佛陀看來，“依俗歌詠而說法”會使僧侶染上俗聲，會削弱佛教的莊嚴性，會以歌聲掩蓋佛經文句，會被俗人毀訾議論，會破壞佛教的傳統

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十，正 23:846；《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二十，正 23:1015；《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正 24:221。

儀式，會導致諸天神不悅，會使語言失正、意義難解[①]。而一旦迷于妓樂，又會導致貪欲覆心[②]。為此《佛說長阿含經》規定僧徒“不著香華瓔珞，歌舞倡伎不往觀聽”（正 1:83）。《大方廣佛華嚴經》和《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寶如來三昧經》亦宣稱：“若見眾生愛著音樂，我為說法令其愛樂清淨法樂”，“有伎樂之聲時，令若聞六十四法聲當所向”（華 66:651-652，16:446）。可見原始佛教音樂政策的要點是“清”、“濁”二分。它對音樂并不采取全部肯定的態度。它排斥那些刺激感官的音樂、引起醜惡聯想的音樂，以及婆羅門等外道的音樂；但與此同時，它也主張積極接納較富吟誦性的、有助于表達經義的音樂，以充實自己的教體。為推行其善聲政策，佛陀甚至規定傳法僧侶不僅要有妙聲，而且要有端莊的相貌（“聲好形亦好”），以免眾生對佛法產生輕慢之心[③]。這也就是佛陀之所以要禁止殘疾者說法[④]，要標榜“廣長舌梵音聲”、“三十二相”和“八十種好”，要把“端正”、“好聲”說成承事禮佛的第一功德和第二功德[⑤]的緣由。

（二）關於雅音和方音

在中國古代，“雅”指的是王畿所在地的語言、音樂或風俗。同“俗語”或“方言”相對，官方語言被稱作“雅言”。古代印度方言林立，同樣有一個雅言問題。吠陀時代的雅言是吠陀語。它雖然以某種雅利安口語為基礎，但經過祭司階層的世代相傳，實已成為脫離日常生活的文學語言或古語。梵書、森林書、奧義書

① 《佛本行集經》卷五十，正 3:884；《毗尼母經》卷六，正 24:833。
② 《十誦律》卷三七，正 23:269。
③ 《增壹阿含經》卷十七，華 32:178；《大法炬陀羅尼經》卷六，華 21:515。
④ 《十誦律》卷五七，正 23:421 頁。
⑤ 《增壹阿含經》卷二四，正 2:674。

時代的雅言是梵語。“梵”的意思是“矯正、完善、純潔、神聖”。梵語因此是祭司、貴族、學者的語言，也是後來史詩所使用的語言。

語言選擇是個富于政治色彩的問題。雅言與俗語的對立實際上是社會階層的對立。吠陀文學產生于代表神權的婆羅門祭祀階層，因此嚴格地使用了雅言。史詩則被認為是宮廷歌手及其他吟游詩人的集體創作；它與代表王權的刹帝利種姓關係密切，因此使用了較接近民間語言的一種梵語。佛教自創立之始便主張“眾生平等”，反對婆羅門教及其維護的種姓制度。它因此面向廣大社會階層傳教，反對用“高雅的”梵語布道說法。據記載，佛陀本人常用的方言是摩揭陀語和憍薩羅語。但《佛本行經》所云“佛用八種聲，為王廣說法”，卻可以理解為佛陀曾用多種方言宣教[1]。相近的說法亦見于《度世品經》，云“今佛不可計法，隨時宣傳”，“入道場，音能隨方俗演出言辭，不可思議”（華 13:873）。

事實上，不僅佛陀本人，當時其他佛教徒也遵守了“隨方俗演出言辭”的原則：無論在哪裏傳教，都采用當地方言，以代替自己的語言。這一原則的另一面是：佛陀主張佛家子弟用自己的語言來記憶佛的學說和教義，而不必用宣教者的語言[2]。《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引佛語：“聽隨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四分律》引佛語：“聽隨國俗言音所解誦習佛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引佛語：“若苾芻作闡陀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毗尼母經》引佛語：“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

① 崔連仲：《從佛陀到阿育王》第二章，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渥德爾：《印度佛教史》，188 頁。

之。”[1]這裡所戒除的“外書語”、“闡陀聲”，分別指的是吠陀語和梵語。因此，原始佛教的基本立場是同婆羅門教徹底劃清界線。它的語言政策則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接納方言俗語，另一方面摒棄雅言，以達到廣施教化的目的[2]。原始佛教音樂政策的基本精神與其語言觀有一致之處：雖然它使用善惡兩分的標準來評判音樂和語言的品質，主張雅正，但它的音樂二分觀念同中國儒家的雅俗之分不完全一樣。它對俗樂并不是一味否定的，它所反對的衹是俗樂中的惡聲，即邪淫之聲和外道之聲。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原則的基礎上，佛教升華出了“一音說法”的理論和“圓音”理論。“一音”的意思是：佛菩薩的音聲具有一切、平等、悅意、方便無礙等四種品質，因而能普入大眾的一切音聲。這就是《大方廣佛華嚴經》和《佛說十地經》所說的“以一音令諸大眾皆得解了”（正 10:203，華 66:882）、《大寶積經》所說的“菩薩音一切普入”（正 11:46）、《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所說的“音有四義”（正 35:531）。這種音又稱“圓音”（“一音之中具一切音，名曰圓音”）[3]。到後來，“圓音”成為佛教音樂理論中的一個極重要的概念；而追究其始，其主要的現實基礎便是“隨國俗言音解習佛經”的方音政策。以下資料可以為證：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七九釋“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一音者，謂梵音。……佛以種種言音說法，顯於

---

① 正 22:174,955；正 24:232,822。參看季羨林：《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載《印度古代語言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大般泥洹經》卷六引佛語：“為教化故，同彼形類音聲語言，然其如來不實，同彼方便示現，隨順世間。”

③ 參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正 35:732,876；《大方廣佛華嚴經隨演義鈔》，正 36:5。

諸方言音自在。”

《瑜伽師論略纂》卷十二：“……謂于諸方言音，謂無量國邑衆生自想言詞，釋諸方言詞，謂可破壞名世間等，以一音演說，衆生隨類各得解等，各種種言音也。”

《成唯識論述記》卷十：“于一方言音聲中，現一切方音聲，是詞無礙解。”[①]

另外，佛教注重僧侶說法的智辯才能，提倡法無辯、義無辯、辭無辯、樂說無辯等“四無礙辯”，且以“辭無礙辯”或“詞辯”來強調法師於諸方言辭通達自在的能力[②]，其旨趣和上述方音政策也是相同的。

（三）關於有欲和無欲

聲的清濁二分，從實踐的角度，可以理解為佛教音樂與外道音樂之分；從理論的角度，則可以理解為無欲之樂與有欲之樂的區分。在佛教看來，儘管音聲可以引起耳的妙欲，但佛土中的音樂卻是不出愛欲之聲的，甚至可以使衆生聞之而離欲[③]。聲之善惡，其本質就在于能否清洗衆生的愛欲。

這種善聲離欲的看法，同佛教的天趣理論有關。這一理論說：

① 三則資料分別見華 45:698-699，正 43:153,588。又：伎樂演奏中的模仿技巧也可能是“一音”理論的現實基礎。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四：“如帝釋婦人阿修羅女，名曰舍支，于一音中出千種音，亦不心念，令如是出。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入無分別界，成就善巧隨類之音，于無邊世界中，恆轉法輪。”“有所學者，分別曉了一切諸聲，悉無所有，猶如天上殊妙玉女，屬天帝釋，而以一口身同時鼓出百千妓樂之音。”正 10:233。

② 《佛說長阿含經》卷一、卷八、卷九，華 31:9,96,103；《起信論疏筆削記》卷二，華 92:827。

③ 《增壹阿含經》卷二五：“……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聲為最妙。”《悲華經》：“一切山林悉出種種無量音樂，衆生聞已即得離欲。”《大乘悲分陀利經》：“一切山川石壁樹木叢林出五樂音，一切衆生心得離欲。”“令其一切佛土虛空中作億那由他百千音樂，其音樂中不出愛欲之聲，惟有波羅蜜聲、佛聲、法聲、僧聲、菩薩法藏聲。”正 2:682，正 3:186,251,252。

人有愛欲遂有善惡之業，遂亦有業報與輪回，其結果是進入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等六界，又稱“六趣”。其中天界由身有光明、自然受樂的眾生居住。諸天三界數十重，有音樂的是欲界六天，即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佛教經典對諸天中的美妙音樂作了大量渲染，例如《佛說長阿含經》說樂神般遮翼和忉利諸天同詣佛所，鼓琴供養（華31:120-122，正 1:62）；《悲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說兜率天“常有百千億那由他自然音樂，此音樂中不出欲想之聲”（正2:187，10:116）。這樣一來，佛教的天趣理論就對音樂二重性中的矛盾再次作了化解。化解的辦法是：並不否認音樂會引起愛欲，並不認為惡聲、善聲有絕對的界線，而是把其間關係理解為音樂向天界上升的過程，亦即愛欲成分不斷稀釋因而趨于純淨的過程。

佛教的上述看法，應當是來自古老的天神信仰的。因為衹有通過天神祭祀，音樂纔會被看作能夠飛升並交通人天的事物。這一點可以解釋以下事實：在佛教的語言中，“天”不僅指光明和美好，而且指鬼神和人間各種尤物。作為對天的暗示，自然界中的樹、鳥、諸好之物都被看作妙樂的化身和佛的化身。例如《長阿含經》說波羅柰國拘舍婆提城“微風四起吹諸寶樹，出柔軟音猶如天樂”，諸天園林中有“無數天女，鼓樂弦歌，語笑相向”（正1:21,134）；《中阿含經》說“其多羅樹葉風吹之時有極上妙音樂之聲，猶五種妓工師作樂，極妙上好諧和之音”（華 31:470）；《大方廣佛華嚴經》說佛菩薩“為作好鳥，發音慰悅”（華 66:622）。此外許多佛經描寫了白鵠、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

鳥的和雅之音，說它們是佛之法音的流變[1]。這一類描寫提示了原始佛教音樂觀的古老淵源，即濫觴于動植物崇拜的淵源。但在佛教這裡，"音樂鳥"、"樂器樹"、"樹法音"、"鳥音聲"等，卻由神話事物演變成了表達音樂美學思想的重要概念。這就意味著，佛陀是依據民間神話的傳統來創造囀聲唱誦之法的，佛教誦經說法之聲接受了鳥聲、風林相盪之聲的啟發。

（四）關於音樂形式和語義內容

在以上三組關係中，我們看到了原始佛教對音樂的哲學思考。不過，關於這種思考的最早命題，卻應當是"琴與音合"、"彈琴調弦不緩不急適得其中"。前一命題見于《增一阿含經》所記天神波遮旬以琉璃之琴讚歎須菩提的故事（正 2:575），故事中尊者須菩提有語云："善哉波旬！汝今音與琴合，琴與音合，而無有異。然琴音不離歌音，歌音不離琴音，事共合乃成妙聲。"後一命題見于《中阿含經》所記佛陀與沙門的一段對話（正 1:612）。佛陀說，"彈琴調弦不急不緩適得其中為有和音可愛樂"，"極大精進令心調亂，不極精進令心懈怠，是故汝當分別此時觀察此相莫得放逸"。在這兩則尚具神話色彩的故事中，器樂演奏是被用來解說佛法的，音樂被看作同佛法一致的事物。也就是說，這裡的音樂是普遍規律的例證，具有實在性，已作為載道的工具。

但到後來，佛教漸注意到作為形式的音樂同它的內容的矛盾。這一矛盾部分來源于前述音樂與愛欲的關係。例如《大般涅槃經》說：有一種歡娛愛樂的妙音會揭示它所掩蓋的苦音，"復有種種歌舞伎樂箏笛箜篌簫瑟鼓吹，是樂音中復出是言：苦哉！苦哉！世

---

① 參看華 66:210，正 12:347，正 12:349。

間虛空”。（正 12:606）這則資料直白地表達了佛教“恩愛無常”、“五蘊盛苦”的思想，即認為音樂同世上諸法一樣，是虛假的、暫時的，是愛欲和痛苦的來源。以這一理論為基礎，佛教提出了醫治音樂美色之幻覺的對策。據記載，其中一法是先設想一位色藝雙絕的美女，然後觀察此女的六情諸根，看出她“眼生六毒蛇，從眼根出，入耳根中；復見二蟲……發大惡聲，破頭出腦，爭取食之”，由此徹悟“一切女色，三十六物污露不淨”。另一法是：設想乾闥婆坐在七寶高幢的大蓮花上，身如白玉，所讚之偈聲情萬種；然後凝視幢端，看到那些恃聲憍慢心猿意馬的比丘“化為羅刹，出大惡聲，火從口出；復有夜叉，從四方來，拔舌取心，置于幢端”[①]。在這裡，佛教實際上提出了解決音樂二重性問題的又一種方式：揭露作用于感官的美的虛假性，識破它所掩蓋的醜惡的愛欲——通过這種理智的思考，認識音樂形式的本相，清除愛欲。這樣，音樂就能夠超越名色而成為具有真實性的教體。

“教體”問題，實際上也意味著，在音樂形式與其語義本體之間，仍然存在矛盾。因為所謂“音聲語言體”，其實質涵義不過是肯定了兩者之間的統一性，而不否認其中的區別和對立。相反，這一問題之引起廣泛爭議，正說明佛教較多地注意到聲與義的不一致。例如《大寶積經》說：“音聲及文字，不應隨彼轉；應知真實義，無行以隨行。實義無音聲，亦無有文字；超過語言故，乃名為實義。”（正 11:129）意思是說：音樂是特殊的語言，音樂和語言都不能等同于實義。應當以音聲追隨實義，而不能迷信音聲。《入楞伽經》對此作了更細緻的表述，認為實義並無體相，須通

① 《治禪病秘要法》卷上，正 15:333,338。

過音聲名字表出。這是諸凡夫不覺不知，往往執著于名字而生虛妄的原因。其實，音聲即生即滅而實義并不生滅，一切法自然存在並無文字，祇有愚蠢的人纔會執著于名字音聲。（華 17:682）這些意見後被歸納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的理論[①]，也從實踐角度，表述為“不以色相音聲求佛”的命題[②]。在中國，則因譯經寫經事業的發展而成為“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的理論，以及“褒述之志寄在詠歌之文，詠歌之文依乎聲響，故詠歌巧則褒述之志申，聲響妙則詠歌之文暢”的理論[③]。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通過分辨名、實之間的屬、主關係，來解決音樂形式與語義內容的矛盾，是佛教通過實踐而得到的一個基本認識。

四、原始佛教音樂的特質及其在中國的影響

綜上所述，原始佛教產生在一個重視口述的傳統之中。歷史悠久的儀式讚誦制度和史詩吟唱制度、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廣場藝術的發展，是圍繞它的幾個最重要的環境因素。因此，富于表演性的音樂是原始佛教語言符號手段的主要形式，音樂問題也成為採用何種方式傳教、如何營造清淨莊嚴之國土的問題。從現有材料看，原始佛教的音樂系統大致包括三方面內容：其一是游方藝人表演的、以民間歌舞為主要成分的供養音樂，其二是佛陀所採

---

①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卷三五，正 11:873-874；《大方等大集經》卷一、卷二九，正 13:7,205。

② 參見《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卷上，正 37:281。

③ 《法苑珠林》卷九、卷三六、卷九九。

用的、使用豐富的擬聲手法和聲腔修飾方法的說法音聲，其三是眾比丘共同創造的、用弦樂伴奏因而富于吟誦性的唄讚音樂。這三種音樂，其淵源都可以追遡到古印度的民間祭祀。其中供養音樂源自民間祭祀的女巫歌舞，唄讚音樂源自儀式上的弦歌，說法之聲則同古老的樹崇拜、鳥崇拜有關，包含對風聲、鳥聲的模仿。由于這個緣故，在原始佛教的音樂資料中，關於樂神的記述，關於樹音聲、鳥音聲的描寫，佔有很大比重。儘管我們無法復原這批音樂的聲容，但可以肯定，它是功能完整、品種齊全、技藝精巧、為群眾喜聞樂見的音樂。所以從公元三世紀至八世紀，它自北而南、由鄉村而至城市，逐步征服了整個中國[1]。

佛教音樂傳入中國的過程，表現為以唄讚、轉讀、唱導、佛曲等藝術體裁為階段標誌，逐步重建功能系統的過程。其大致的年代表是：東吳孫權年間（222~252 年），祖籍月支的僧侶支謙譯出《瑞應本起經》、傳授《帝釋樂人般遮琴歌唄》，建立弦唱佛偈的唄讚音樂；晉武帝年間（266~290 年），中山人帛法橋、月支人支曇籥、康居人法平等分別在河北、建業（今南京）兩地裁製新聲，建立佛經轉讀音樂；東晉太元十一年（386 年），慧遠駐錫廬山東林寺，結交名流，化兼道俗，逐步建立起用于僧講和俗講的唱導制度；自北魏太武帝統一北部中國（約 439 年），大批用于寺會供養的西域樂舞經龜茲、于闐等地傳入中原，形成“佛曲”音樂。這些音樂體裁分別實現了一種文化功能，因此其移植過程伴隨了不同文化的擴散。例如隨著唄讚音樂的傳入，吟誦性的歌唱

① 本節關於中國宗教音樂的論述，可參《漢唐佛教音樂述略》、《五臺山與唐代佛教音樂》、《佛教唄讚音樂與敦煌講唱辭中平、側、斷諸音曲符號》、《早期道教的音樂與儀軌》等文，均載《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一書。

和歌唱化的弦樂使中國音樂史進入以清商樂曲為代表的新階段，南朝宋《元嘉正聲伎錄》所載"吟歎四曲"即反映了這種時尚。轉讀則推動了漢語朗誦及有關語音理論的蓬勃發展。例如南齊竟陵王等人的轉讀改制直接引發了對詩歌格律的講求，使"四聲說"和"永明體"得以產生。同轉讀改制一樣，唱導也反映了西域音樂同漢民族文化的結合，或者說反映了佛教音樂向早期形態的回歸。因為從內容上看，唱導縱然是采用了多種漢族民間說唱伎藝的音樂；但從形式上看，它卻和古老的說法音樂如出一轍——是"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皆備盡其妙"[1]一類舊藝人的事業。因此，它喚起了深藏于中國鄉村的口述傳統，使之有力地滲進了城市文學和作家文學。到佛曲那裡，佛教音樂的民間化達到了極致。因為佛曲是隨著西域的廣場藝術傳入中土的，是樂工的藝術而非僧侶的藝術。這樣一來，當佛曲加入唄讚、唱導等佛教音樂之中，使之成為功能完整的文化系統的時候，中國人從此擁有了戲弄、俗講、轉變、說話、論議、唱詞文等一批新的音樂曲藝形式[2]。由此可見，原始佛教音樂對中國的影響，首先是提供了一個豐滿的宗教音樂系統，因而提供了適合于不同社會階層的多樣的藝術形式。

原始佛教音樂的另一特點是服務于教義的傳播。它因此以人聲為主，富于敘述性，被稱作"音聲"。基于音樂、語言所共有的表意功能，原始佛教的音樂觀與其語言觀頗有一致之處。它使用善與惡的兩分標準來評價音樂和語言的品質；在一般情況下，它把兩者都看作"口業"；它鼓勵良好的人際關係，因而提倡和美之

① 語見《高僧傳·唱導篇》。
② 王小盾《敦煌文學與唐代講唱藝術》，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

聲，反對爭競之聲、殺伐之聲；為適合廣大群眾，它採用方言和部分俗樂，而排斥雅言和婆羅門教的“外道之聲”；為適應大場地演說和演唱，它主要發展了一種清亮遒勁、哀婉綿長的聲樂風格。但從另一方面——審美功能的角度看，它對音樂提出了更為苛刻的要求。由于音樂是一種美聲，往往操于女伎之手，它特地制訂了各種戒律，謹慎地防範音樂可能引起的愛欲，尤其在已出家受戒的僧團內部[1]。為維護佛教的莊嚴，它反對僧侶使用鼓笛琵琶等雜樂器，反對他們“依俗歌詠而說法”。事實上，在佛教那裡，“淫聲”和“綺語”是兩個不同邏輯層面的詞語——“綺語”是關於內容的概念而“淫聲”關於形式。佛教對方言開放但對俗樂保持了較高的警覺。這種情況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它必須密切戒備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形式對于內容的侵蝕。

當原始佛教音樂帶著上述特質傳入之時，它遇上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意識形態環境。這時中國的主流音樂觀是以周代雅樂為基礎的音樂觀。其基本精神是強調音樂的倫理價值：一方面，認為音樂有和民性、通時政、別貴賤的作用；另一方面，強調“樂”、“音”、“聲”的高下區別，提倡啟發人善的和美雅正之“樂”，反對刺激人欲的俗聲和淫佚之“聲”。在是否對音樂作倫理評價這一點上，中西兩種音樂觀顯然是相似的。但在評價標準方面，兩者頗有分別。因為從理論上說，原始佛教所辨的是善惡之分、清濁之分而非雅俗之分；從實踐上說，它主張把音樂戒律施于僧團內部而非普通信徒：有一種更富開放性的藝術哲學在充當它的指導。

---

① 例如《增壹阿含經》卷四十：“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成就九法繫縛男子。云何為九？所謂歌舞、伎樂、笑啼、常求、方宜、自以、幻術、顏色、形體。計爾許事中，唯有更樂縛人最急，百倍千倍終不相比。……是故諸比丘常念捨此九法。”正 2:765-766.

這樣一來，當佛教音樂輸入中土之時，它也同席卷北部中國的"胡聲"一起，改變了過去那種雅、俗對立的狀況，打破了中國音樂的古典格局。早在齊梁時代，僧侶們便在"法樂"和"無遮大會"的名義下建立了以俗樂為內容的新的音樂中心，"設樂以誘群小，俳優以招遠會"，致有"變俗移風"的盛況[1]。後來，"化俗"成了各派佛教的宣教手段，如華嚴宗講究齋會唱誦，淨土宗師"所述偈讚皆附會鄭衛之聲"，禪宗用《漁父撥棹子》、《柳含煙》、《下水船》、《五更轉》、《十二時》等民間歌曲"唱道"。為傳播佛法，僧侶還介入了俗曲的創作和演唱，例如齊釋寶月作有《估客樂》、梁釋法雲作有《三洲歌》和《相思曲》[2]，從北魏到唐代，都市寺院普設戲場。《樂府詩集》說樂府雜曲中有"緣于佛老"這一重要部分[3]，《教坊記》、《羯鼓錄》則記錄了大批用于宮廷燕樂的佛教歌曲，凡此皆說明：隋唐燕樂這個以新俗樂為本質的音樂史階段，是在西方佛教音樂傳入的條件下產生的。

原始佛教音樂的第三個特點是面向人生。在原始佛教那裡，音樂既是"教體"，運載了全部教理和教義；又是"名色"，蘊含了痛苦和愛欲。面對這種極端的對立或矛盾，佛教提出了三種解釋理論。一是清濁二分的理論。根據"四諦"學說，它認為音樂中既有美善之聲又有醜惡之聲，正如語言中有"正語"也有虛妄不實之語。衹有正語和美善之聲纔能成為教體，反之便是惡道。二是天樂理論。根據輪回學說，它認為音樂也是一個多層次的世界，對應于業果的六趣。惡聲衹存在于其他五界，而天界的音樂

① 《隋書·音樂志上》；《廣弘明集》卷七《敘列代王臣滯惑解》，正52:130。
② 《樂府詩集》卷四六、四八引《古今樂錄》，《全齊詩》卷一，《全梁詩》卷十三。
③ 《樂府詩集》卷六一《雜曲歌辭》。

則是光明之樂、自然和美之樂，純淨而無惡欲的雜質。事實上，這種可以使眾生聞之而離欲的天樂，也就是佛教的音樂。三是破除染著的理論。根據無常學說，它認為萬物都在遷變流轉當中，沒有不滅的音樂，祇有不滅的道理。善和惡的對立，因而可以看作真實和虛妄的對立。執著于色相，美聲便是惡聲；破除染著，由聲而明理，惡聲便轉化為好聲。這三種理論實際上也提出了關於音樂美的三項標準：美妙的音樂便是符合宗教倫理的音樂、能傳達佛教教義的音樂、理智的音樂。

原始佛教的上述理論曾得到中國僧侶的細緻闡發。東晉僧慧遠、梁僧慧皎討論過佛教音樂的功能，北魏僧法藏、唐僧澄觀討論過教體的本質，唐僧窺基研究過生聲之緣等問題，隋僧智顗提出名因聲、文因色、聲教為本，澄觀則主張讚音宜和樂，歎音宜哀思①。而早在這些理論傳入中國之時，它們也進入了中國人的思維。其中一個跡象是：在阮籍關於"至樂使人無欲"、以樂（快樂）為樂的論述當中，在嵇康對"聲音之體"和"理"、"欲"關係的探討當中，以及在後來人關於"聲無哀樂"的爭辯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原始佛教音樂理論的影響。另一個跡象是：正是在模仿佛教音樂的過程中，中國道教也建立了一種富于內持特色和吟誦性的音樂，或者說，建立了一種具有通神、宣化、養生、遣欲等功能的音樂。

毫無疑問，討論原始佛教的音樂活動，也就是討論佛教音樂的核心本質。因為事物的特質及其推展方向總是蘊藏在它的原始

---

① 慧遠《阿毗曇心序》，慧皎《高僧傳·經師、唱導》，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一，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卷三八，窺基《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上，智顗《金明經玄義拾遺記》第一。

動機之中。現在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同定居的農耕文化相聯繫、具有廣場效果的音樂，是同人的敘述語言風格相近的音樂，是在既有利于造成宗教威嚴又有助于傳達教理教義這雙重目標指導下建立的音樂。佛教音樂進入中國之後，主要在漢族居住區（尤其是農業、商業發達地區）流傳；它迅速同當地文化結合起來，創造了諸多新的藝術形式，既影響了漢民族的音樂也影響了漢民族的語言；它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弦樂藝術、曲藝與戲劇的發展——這些現象，實際上，都是原始佛教音樂之性格的必然表現。

凡　例

一、本書收錄漢文大藏經中的音樂和音樂理論史料（實際上，也收錄了其中有關文學、藝術，有關悉曇以外的語言學理論的各種史料），按類編排，在各類中儘量採用由《大正新修大藏經》提供的時代次序，旨在為宗教音樂研究者、中國文化研究者提供一批全面、可靠、條理清楚的資料。

二、本書對全部文字均作簡單校勘。原則上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為底本，而以《中華大藏經》所載《趙城金藏》、《高麗藏》等為參校本。除《大正新修大藏經》外，本書對各種新校點本的校勘成果亦斟酌採錄。校勘記所云“一本”，即諸書注出的異文。

三、為便查核，本書盡可能標注各條資料在《大正新修大藏經》及《中華大藏經》中的位置。標注時使用略稱。其法如下：

“《大正藏》3:256-267”，表示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冊256頁至267頁；

“《中華藏》4:355-356”，表示在《中華大藏經》第四冊 355頁至356頁。

其他略稱有：

章校：章巽《法顯傳校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湯校：湯用彤校注《高僧傳》，中華書局 1992 年版；

季校：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王校：王邦維《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 1995 年版；

張校：張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中華書局 1994 年版；

蕭校：蕭萐父等點校《古尊宿語錄》，中華書局 1994 年版。

范校：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中華書局 1987 年版；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蘇校：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蘇晉仁等點校《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 1995 年版。

四、為幫助讀者理解全書資料，本書於正文前列有《原始佛教的音樂及其在中國的影響（代序）》，作為對全部資料的理論概括；於正文後列有《徵引佛經目錄》，作為對全部資料的時間順序的提示。在第十四章，即《日本僧侶所記錄的音樂》一章中，間附小注，說明日本年號所對應的公元年，以及圖表中的文字等，以便利讀者對本項成果加以利用。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中西詩學對話 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 王曉路／著

◎晉唐彌陀淨土信仰研究 劉長東／著

◎文化轉型與中國古代文論的嬗變 楊玉華／著

◎歲寒堂詩話校箋 陳應鸞／著

◎敦煌變文研究 陸永峰／著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 項楚／著

◎傅大士研究 張勇／著

◎碧鷄漫志校正 岳珍／著

◎敦煌詩歌導論 項楚／著

◎中國古代文論話語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　王昆吾　何劍平／編著

◎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李寅生／著

◎先秦人學研究　劉黎明／著

◎道的承擔與逃逸——六朝與唐代文論差異及文化闡釋　郝躍南／著

◎《人物志》校箋　李崇智／著

◎《太平經》正讀　俞理明／著

◎《冤魂志》校注　羅國威／著

◎《盧思道集》校注　祝尚書／著

◎宋詞綜論　金諍／著

◎臨漢隱居詩話校注　陳應鸞／著

◎中國傳統文論的知識譜系　吳興明／著

◎封面設計＼文小牛

目　錄

一、音樂神話

1. 乾闥婆

（1）佛與乾闥婆王對彈箜篌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十八

佛告比丘：雪山右面有城，名毗舍[①]離。其城北有七黑山。七黑山北有香山。其山常有歌唱伎樂[②]音樂之聲。山有二窟，一名為晝，二名善晝。天七寶成，柔濡[③]香潔猶如天衣。妙音[④]乾闥[⑤]婆王從五百乾闥婆，在其中止。

（《大正藏》1:117，《中華藏》31:227）

《正法念處經》（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卷六十八

復次，修行者隨順觀外身，過優陀延山，更有何山？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有大山，名曰善意。一切閻浮檀金廣大金華，以為莊嚴。廣十由旬，高五百由旬，多有金樹、真金禽獸、紫磨金色波羅賒樹。多有諸天：乾[⑥]闥婆王、鬘[⑦]持天、三箜篌天。如

---

① 一本“舍”作“金”。
② 一本“歌唱伎樂”作“歌舞倡妓”。
③ 一本“濡”作“軟”。
④ 一本“妙音”作“妙香”。
⑤ 一本“闥”作“沓”。
⑥ 一本“乾”作“犍”。
⑦ 一本“鬘”作“鬚”。

其業相，上中下業。自業果故，至善意山，見閻浮提，是名閻浮提東方山海。

（《大正藏》17:401，《中華藏》35:55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唐義淨譯）卷三十七

爾時世尊為菩薩時，在睹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來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闥婆王："汝今當知菩薩在睹史多宮，以其五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降神母胎。我等宜往共為衛護。"時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菩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從母胎出，我等宜往而為侍從。"答乃如前。與諸童子共戲遊時，其天地釋復告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共諸童子遊戲，可往待從。"答乃如前。菩薩觀知老病死已，情生憂惱，依託林野，修諸苦行。後食二牧牛女十六轉乳糜，氣力宣通，食諸飲食，沐浴形體，塗拭蘇[①]油。爾時帝釋復命樂神，令其侍衛。答亦如前。世尊降彼三十六億天魔軍眾成無上智，梵王來請[②]婆羅泥斯，三轉十二行法輪，制諸學處，凡是有緣所應度者皆已度訖，詣拘尸那城最後而臥。時天帝釋復命樂神廣如前說，乃至可往聽法。答言："我且奏諸音樂。"時天帝釋復告樂神曰："汝今當知大覺世尊最後而臥，必般涅槃，可與供養。"答亦如[③]前。爾時世尊作如是念："善賢外道能至我所而受調伏，樂神善愛無自來法。"又復念曰："凡是聲聞度者，如來亦度，應

① 一本"蘇"作"酥"。
② 一本"請"作"請詣"。
③ 一本"如"作"同"。

佛度者，餘不能度。由待勝上善巧方便，我今應可度彼善愛。”作是念已，即便入定，由定力故最後臥處化作一身。又復化作千弦琉璃箜篌於臥處沒，自持箜篌，詣三十三天，至善愛健闥婆王宮門而住。其時善愛自恃[①]憍慢，於彈箜篌謂無過者。於自宮中作樂歡戲，情生愛著。爾時世尊告守門者：“汝可往報善愛王，言有健闥婆來至門首欲求相見。”時守門者即入具報。其王高慢報曰：“除我更有健闥婆耶？”答曰：“更有，今在門外。”善愛聞已，情懷不忍，即自出門告言：“丈夫，汝是健闥婆耶？”佛言：“我今實是健闥[②]婆王，若爾，可來對奏音樂。”報言：“大仙甚善，我能共作。”佛即對彼共彈箜篌。佛斷一絃，彼亦斷一，然二音聲并無闕處。佛又斷二，彼亦斷二，然其音韻一種相似。佛又斷三斷四，彼亦如是。乃至各留一絃，然音聲不異。佛便總斷，彼亦斷之。佛於空中張手彈擊，然其雅韻倍勝於常，彼便不能。情生希有，降伏傲慢，知彼音樂超勝於我。世尊觀已，即便隱彼健闥婆身，復本形相。時彼樂神見佛世尊身，真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匝莊嚴，赫弈光明，超逾千日，如寶山王。觀者忘倦，見已欣悅，深生敬仰，禮佛足，下坐聽法要。爾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為說四聖諦法，令得開悟。

（《大正藏》24:395，《中華藏》39:356-357）

《經律異相》（南朝梁寶唱等撰）卷四十六

乾闥婆王，住雪山右城，名毘舍離。世界初成，有風輪起，名曰莊嚴，造此宮城。城北有七黑山，山北復有香山，在十寶山

① 一本“恃”作“持”。
② 一本“闥”作“闡”。

間，常有伎樂之聲（《大智論》云是天樂神）。山有二窟，一名晝，二名善晝，七寶所成，柔軟香潔，猶如天衣。乾闥婆王從五百乾闥婆止住其中。佛在毘陀山（山在摩竭國北），釋提桓因告執樂神般遮翼持琉璃琴於佛前歌。佛曰："汝能以琴歌稱讚如來，悲和哀婉，感動人心，於此聲中云欲縛[①]、淨行、沙門、涅槃，眾義備有。"帝釋顧語之曰："當以汝補汝父位，於其類中為最上[②]，以女妻之。"（出《長阿含》[③]、《大智論》）

（《大正藏》53:240，《中華藏》53:296）

《法苑珠林》（唐道世集）卷二

佛告比丘：雪山右面有城名金毘[④]離，其城北有七黑山，黑山北有香山，其山常有歌舞唱伎音樂之聲。山有二窟[⑤]，一名為盡，二名善盡，天[⑥]七寶所成，柔軟香潔猶如天衣。妙音乾闥婆王，從五百乾闥婆在其中止。

（《大正藏》53:279 頁，《中華藏》71:184）

（2）乾闥婆彈七寶琴讚佛

《大方便佛報恩經》（東漢失名譯）卷三

大眾渴仰如來，雖聞六師作如是說，心如金剛無有增減。渴仰如來，如渴須[⑦]飲。卻後一七，如來從天來下，至閻浮提。無量

① 一本"縛"作"練"。
② 一本"最上"作"軍上"。
③ 一本作"長阿含經"。
④ 一本"金毘"作"毘金"。
⑤ 一本"窟"作"崛"。
⑥ 一本無"天"字。
⑦ 一本"須"作"欲"。

百千諸天，隨從如來放大光明。神力感動，作天伎樂百千萬種，乃至一切天、一切龍、鬼神、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皆悉雲集，禮拜供養。爾時優填大王大眾圍遶遠迎如來，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爾時六師徒眾集聚，復作是念："我等今者衰禍將至，雖復眾人之中唱說此言而不信受，今當復往天人大眾之中宣令如是，可知清白。"爾時六師作是念已，與其徒眾八千人，俱前後圍遶，往詣大眾，到已，卻坐一面。爾時復有一乾闥婆子，名曰闥婆摩羅，彈七寶琴，往詣如來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鼓樂絃歌，出微妙音。其音和雅，悅可眾心。聲聞辟支佛[①]等，不覺動身起舞，須彌山王湧沒低昂。爾時如來即入有相三昧，以三昧力令其琴聲遠聞三千大千世界。其音具足，演說苦空、無常、不淨、無我。放逸眾生聞此妙音具足，演說如來，知恩報恩，久於無量阿僧祇劫孝養父母。一切眾生皆隨聲至閻浮提，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卻坐[②]一面。

（《大正藏》3:137，《中華藏》22:595）

《佛說帝釋所問經》（宋法賢譯）

爾時帝釋天主，聞佛在摩伽陀國毘提呬山帝釋巖中，即告五髻乾闥婆王子言："汝可知不？我聞佛在摩伽陀國毘提呬山帝釋巖中。我欲與汝共詣佛所，親近供養。"是時五髻乾闥婆王子聞是語已，白帝釋言："甚善，天主。"作是言已，即持琉璃寶裝箜篌，隨從帝釋。時彼天眾，聞帝釋天主與五髻乾闥婆王子，發心往詣

① 一本"辟支佛"作"舍利弗"。
② 一本"坐"作"住"。

佛所親近供養，亦各發心，樂欲隨從往詣[1]佛所親近供養。爾時帝釋天主與五髻乾闥婆王子及彼天眾，從彼天沒。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即到摩伽陀國毘提呬山側。是時彼山忽有大光普遍照耀。其山四面，所有人民見彼光已，互相謂言："此山何故有大火燃，映蔽本相猶如寶山？"爾時帝釋天主告五髻乾闥婆王子言："汝見此山有如是殊妙色不？為佛世尊安止其中，四事清淨。又復此山所有堂殿悉皆寶成，人所居者，盡諸煩惱悉證聖果，乃至大力諸天亦常止此。"又復告言："是故我等難逢難遇，如先所說親近供養，今正是時。汝五髻乾闥婆王子可以所持之樂，當作供養。何以故？過此以[2]往，實難值遇。"時乾闥婆王子聞是語已，白帝釋言："甚善，甚善。"說是言已，即起思念："諸佛如來具天耳通，無遠無近皆悉能聞。"作此念已，即動所持琉璃寶裝箜篌，於其聲中而出伽陀，於伽陀中說所樂事。彼伽陀曰：

如日光賢女，當請求父王。
與我為眷屬，是知如[3]賢良。
我所戀慕汝，譬如熱惱者。
思念於清涼，如渴人思水。
如病者思藥，如饑者念食。
如大象被鈎，而不能前詣。
又如阿羅漢，樂求寂滅法。
今我所求願，其義亦復然。
貪欲增煩惱，此無有真實。

① 一本"詣"作"諸"。
② 一本"以"作"已"。
③ 一本"如"作"汝"。

不果所願求，受種種苦惱。

我所作福業，供養阿羅漢。

所獲得果報，當與汝共之。

我求日光女，是意甚堅固。

帝釋諸天主，當施我所願。

爾時世尊於帝釋巖中，以天耳通遙聞其聲，即以神力遙告五髻乾闥婆王子言:“善哉，善哉！乾闥婆王子，汝善於樂鼓動絃時，出微妙音如妙歌聲，作歌聲時復如絃音，以何因故？久發音樂於彼絃中而出伽陀，復於伽陀說三種音，謂愛樂音、龍音、阿羅漢音。”

爾時五髻乾闥婆王子承佛神力，遙聞佛語，即白佛言:“世尊，我念一時有乾闥婆王名涷母囉，其王有女名為日光。我心所樂求為眷屬。我時雖設種種方便亦不果願，遂於女前動如是樂，於樂絃中而出伽陀，於伽陀中說三種音。世尊，我當動此樂時，彼善法會有諸天眾，互相謂曰：‘此五髻乾闥婆王子[①]不見不聞。我佛世尊十號具足：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是我謂諸天眾言：‘汝等諸天善讚佛。’諸天答言：‘五髻乾闥婆王子，我等所有讚佛功德與汝共之。’”五髻乾闥婆王子聞諸天言，忽有省覺，報言：“仁者，我今歸佛世尊。我以此事故，向於佛動如是樂。”

（《大正藏》1:246-247，《中華藏》64:931）

《撰集百緣經》（三國吳支謙譯）卷二

① 一本“子”下有“而乃”二字。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乾闥婆，善巧彈琴，作樂歌舞，供養如來，晝夜不離，名聞遠徹，達於四方。時彼南城有乾闥婆王，名曰善愛，亦巧彈琴作樂歌舞，於彼土中更無酬對，憍慢自大，更無有比。聞[1]其北方有乾闥婆善巧彈琴作樂歌舞，故從彼來，涉歷諸士[2]，經十六大國，彈一弦琴能令出於七種音聲，聲有二十一解。時諸人民聞其彈琴作樂歌舞，歡娛自[3]樂，狂醉放逸不能自制，共相隨逐，來詣舍衛，欲得見王，致意問訊，角試技[4]術。時城郭神及乾闥婆啟白[5]王言，云南方國，有乾闥婆王，名曰善愛，快能彈琴作樂戲笑，今在門外致意問訊，云在彼間，遙承王邊有乾闥婆，善巧彈琴歌舞戲笑，故從遠來，求共角試彈琴技術，願王今者聽使所白[6]。時波斯匿王告守門者："疾喚來入，共王相見。"各懷歡喜。善愛白言："承聞王邊有乾闥婆善巧彈琴歌舞戲笑，今在何許？我今當共角試技術。"王即答曰[7]："我不相憚，去此不遠。我今共汝往至于彼，隨意角試。"時王然可，至世尊所。佛知王意，尋自變身，化作乾闥婆王；將天樂神般遮尸棄，其數七千，各各手[8]執琉璃[9]之琴，侍衛左右。時波斯匿王語善愛言："此皆是我作樂諸神，汝今可共角試琴術。"時善愛[10]王即便自取一弦之琴而彈鼓之，能令出於七種音聲，聲有二十

① 一本無"聞"字。
② "諸士"疑誤，應為"諸土"。
③ 一本"娛自"作"自娛"。
④ 一本"技"作"伎"，下同。
⑤ 一本"啟白"作"王啟白"。
⑥ 一本無"白"字。
⑦ 一本"曰"下有"言"字。
⑧ 一本"手"下有"乾"字。
⑨ 一本"琉璃"作"流離"。
⑩ 一本無"愛"字。

一解。彈鼓合節，甚可聽聞，能令眾人歡娛舞戲，昏迷放逸，不能自持。爾時如來復取般遮尸棄琉璃之琴，彈鼓一弦，能令出於數千萬種。其聲婉妙，清徹可愛，聞者舞笑，歡娛愛樂，喜不自胜。時善愛王聞是聲已，歎未曾有，自鄙慚愧先所彈琴所出音聲，即便引伏，長跪叉手，請為大師，更諮琴法。爾時如來見善愛王除去我慢心已調伏，還服本形。諸比丘僧默然而坐，心驚毛豎，尋於佛前深生信敬，長跪合掌，求入道次。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時波斯匿[①]見善愛王心已調伏，復得道果，心懷歡喜，長跪請佛及比丘僧。佛即然可，敕諸群臣平治道路，除去瓦石汙穢不淨，建立幢幡，懸諸寶玲。香水灑地，散眾名華，安置床榻，設諸餚膳，供養佛僧。時諸比丘見是供養，怪未曾有[②]，而白佛言："如來世尊[③]宿殖[④]何福，今者乃有如是音樂供養如來，終不遠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正覺。將諸比丘遠[⑤]行教化，至梵摩王國，在一樹下結跏趺坐，入火光三昧，照于天地。時彼國王，將諸群臣數千萬眾，出城遊戲，作倡伎樂，歌舞戲笑。遙見彼佛及比丘僧在於樹下，結跏趺坐，光明赫弈，照于天地，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將諸伎女[⑥]，往到佛所，前禮佛足，作樂供養。長跪請佛，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大慈憐愍，來入宮中受我供養。佛

---

① 一本"匿"下有"王"字。
② 一本"供養，怪未曾有"六字作"事已"。
③ 一本無"世尊"二字。
④ 一本"殖"作"植"。
⑤ 一本"遠"作"遊"。
⑥ 一本"女"作"樂"。

即然可。設諸餚膳，供養訖已，佛即為王種種說法，發菩提心，即授王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廣度眾生，不可限量。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梵摩王者，則我身是。彼時群臣者，今諸比丘是。皆由彼時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乃至今者自致成佛。有是音樂而供養我，終不遠離。"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4:211-212，《中華藏》50:502-503）

《大智度論》（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十

揵闥婆是諸天伎，與天[①]同受福樂，有智慧能別好醜，何以[②]不得受道法？……如屯[③]崙摩甄陀羅王揵闥婆王，至佛所彈琴讚佛，三千世界皆為震動，乃至摩訶迦葉不安其坐。如此人等云何不能得道？

（《大正藏》25:135，《中華藏》25:277-278）

《大寶積經》（北齊那連提耶舍譯）卷六十四

彼乾闥婆等各乘其象，鼓天音樂，於虛空中旋遶如來三十六匝。……奏音樂時，其諸音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其中眾生聞此聲者，亦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一一諸乾闥婆，各於三億六千萬象王頭上，設其供養，令諸玉女有作樂者，有作歌者，有作舞者。彼諸玉女作歌舞時，令諸大眾一心觀望。

（《大正藏》11:370，《中華藏》8:979）

① 一本無"天"字。
② 一本"以"下有"故"字。
③ 一本"屯"作"毛"。

《毘耶娑問經》(北魏般若流支譯) 卷下

帝釋天王百千天[①]眾而為[②]圍遶，天后舍支天女圍遶。那羅達離支多伽大般遮尸棄敦[③]扶盧等天乾闥婆，天樂歌聲美妙音聲，而來向彼欲趣死。

(《大正藏》12:233，《中華藏》9:1034)

(3) 釋女瞿夷聞唄變男身

《阿毘曇毘婆沙論》(迦旃延子造、五百羅漢釋、北涼浮陀跋摩等譯) 卷二十九

曾聞釋女瞿夷，有三比丘常入其舍，以清淨音聲為其唄唱[④]，亦數數為說法要。爾時瞿夷以聞法故，心生欣樂，厭患女身，願男子身。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為帝釋子。時彼諸天即為立字，稱瞿夷天子。時三比丘以自愛音聲故，生於下處揵[⑤]闥婆中。揵闥婆是諸天作樂神也，朝夕常為諸天作樂。爾時瞿夷天子見便識之，而語之言："我因汝等生信樂心，厭患女身，成男子身，命終之後，今得生此為帝釋子。汝等淨修無上梵行，何緣生[⑥]卑[⑦]下揵闥婆中？"時揵闥婆聞天子言，心生厭離，得離欲愛。二以神足力往梵天中，一猶住此，以是事故，知其不死亦復不生。

(《大正藏》28:215-216，《中華藏》44:657)

① 一本"天"作"大"。
② 一本"為"作"自"。
③ 一本"敦"作"熟"。
④ 一本"唱"作"偈"。
⑤ 一本"揵"作"乾"，下同。
⑥ 一本"生"下有"此"字。
⑦ 一本"卑"作"果"。

（4）般遮尸棄

《月燈三昧經》（北齊那連提耶舍譯）卷五

爾時，月光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於不思議佛法應善巧知？云何於不思議佛法應求請問？云何於不思議佛法深信清淨？云何聞[1]不思議佛法不生驚怖，不增怖畏，不恆怖畏？"爾時有乾闥婆[2]子名曰般遮尸棄，共餘[3]乾闥婆子五百同類，俱持音樂種種樂器，隨從佛後，欲為供養佛。爾時，般遮尸棄作如是念："如我於帝釋憍尸迦及三十三天前所設供養，今以此歌詠樂音供養如來、天中之天、應供、正遍知。"爾時，般遮尸棄乾闥婆子，共餘五百乾闥婆子，皆各同時擊琉璃琴出妙歌音。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以無作遊戲神力，令彼月光童子於不思議佛法中得一心住。"復令般遮尸棄乾闥婆子等樂器歌音令現殊妙。爾時以佛神力故，令彼五百音樂善稱和雅，發無欲音，發順法音，發應法音，所謂應不思議佛法。

（《大正藏》15:574，《中華藏》18:483）

《成唯識論述記》（唐窺基撰）卷一

婆羅泥斯國有婆羅門，名摩納縛迦，此云儒童。其儒童子名般遮尸棄，此言五頂，頂髮五旋，頭有五角。

（《大正藏》43:255，《中華藏》99:19）

（5）"乾闥婆"的名義

---

① 一本"聞"作"問"。
② 一本無"婆"字。
③ 一本"餘"作"能"。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前後秦失名譯）

佛告大王："……如乾闥婆女無有慚愧，婬為瓔珞，諸犯戒事用為花鬘，豎憍慢幢，擊貢高鼓，彈放逸琴，讚惡聲歌，狂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善好有德，視之如賊。"

（《大正藏》3:445，《中華藏》24:307）

《法華義疏》（隋吉藏撰）卷一

揵[1]撻婆，此云香陰，以其清虛食香，又身唯恆出香，故名香陰。《大智度論》云：揵撻婆王，名童籠摩，此云樹，居在地上十寶山中，諸天欲作樂時，身有異相，即飛上天，與緊那羅番休上下。初言樂者，無聲之樂也，次是有聲之樂，次是無聲樂中之勝，次是有聲樂中之勝也。問：揵撻婆屬何道攝？答：一云屬鬼道，一云[2]阿修羅道也。阿修羅者，此云無酒，或云過去持一不飲酒戒報得此身，或云集諸華醲海為酒而不成，故云無酒。《毘婆沙》云：阿之言無，修羅云端正，謂無端正，以男醜女好故也。釋道安《道行經》：胡音云須羅，此云質諒，以其多諂曲，故為立此名，令其質直誠信也。諒即信也。婆藪《傳》云非天，亦言非善戲樂，諸天以善法戲樂，其多作不善戲樂也。婆稚者，此言縛，其人是修羅中前峰，與帝釋鬥時被縛，因誓得脫，故以為名也。又翻為最勝。問：修羅何故常與帝釋戰？答：婆沙云，修羅有美女而無好食，諸天有好食而無美女，互相憎嫉，故恆鬥戰也。佉羅騫太者，此云廣肩甲，又云寶錦，又云欲錦也。毘摩質多羅者，此云響高，以其於大水中出大音聲自唱言：我是毘摩質多羅。故云響高，亦

① 一本"揵"作"健"，下同。
② 一本"云"下有"屬"字。

云種種疑。

（《大正藏》34:465）

《妙法蓮華經文句》（隋智顗等撰）卷二下

乾闥婆，此云嗅香，以香為食，亦云香陰。其身出香，此是天帝俗樂之神也。樂者，幢倒伎也。樂音者，鼓節弦管也。美者，幢倒中勝品者，美音者，弦管中勝者也。

（《大正藏》34:25，《中華藏》94:35）

《妙法蓮華經玄贊》（窺基撰）卷二

經有“四乾闥婆王”至“眷屬俱”。贊曰：樂音五孝反。梵云末奴是若颯縛羅，此云可意音，亦名如意音。樂者，令人愛樂也。《正法華》云：一名柔軟天子，二名和音天子也。梵云健闥縛，此云尋香行，即作樂神。乾闥婆，訛也。西域由此呼散樂為健闥縛，專尋香氣作樂乞求故。樂中有二類：一非絲竹也，鼓磬之類；二是絲竹，簫箏之輩。非絲竹之下者名樂，上者名樂音；絲竹之下者名美[1]，上者名美音。或此同前歌神音曲，如次同彼。

（《大正藏》34:676，《中華藏》100:36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述）卷五

乾闥婆，此云尋香。謂諸樂兒不事生業，但尋諸家飲食香氣即往設樂，求食自活，因此世人號[2]諸樂人為乾闥婆。彼能執樂，故以名焉。亦云食香，止十寶山間食諸香粖，即帝釋執樂神也。

① 一本“美”作“叢”。
② 一本“號”下有“為”字。

（《大正藏》35:539，《中華藏》85:539）

《維摩詰所說經注》（集鳩摩羅什、僧肇、道生注）卷一

乾闥婆，什曰：天樂神也，處地上寶山中，天欲作樂時，此神體上有相出，然後上天也。肇曰：天樂神也，居地上寶山中，天須樂時，此神體上有異相現，然後上天也[①]。

（《大正藏》38:331，《中華藏》98:812）

《唯識二十論述記》（唐窺基撰）卷上

梵云健達縛，此云尋香。謂中有能尋當生處香，即便[②]往生。亦名健達縛，其西域呼俳優，亦云尋香。此等不事王侯，不作生業，唯尋諸家飲食等香，便往其門，作諸伎樂，而求飲食。

（《大正藏》43:985）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十二

健達縛，梵語虜質也，唐云食香，以香自資，故亦云香行神。或云嗅香，又言尋香神。或云居香山，或云身有異香。有言音樂神者，義譯也。舊云乾闥婆，亦云乾沓和。皆諸國音之輕重不同。

（《大正藏》54:381，《中華藏》57:638）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二十一

乾闥婆，此云食香，或云尋香。言此類尋逐食之香氣，往彼娛樂，以求食也。舊云樂神者，非正翻也。

---

① 大正藏本題作《注維摩詰經》，文中無“肇曰”云云。
② 一本無“便”字。

（《大正藏》54:435，《中華藏》57:815）

《妙法蓮華經授手》（清智祥集）卷一之二

有四乾闥婆王：樂乾闥婆王、樂音乾闥婆王、美乾闥婆王、美音乾闥婆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乾闥婆，此云嗅香，以香為食。亦云香陰，其身出香，乃天帝俗樂神也。樂者，緣幢倒擲之伎也。樂音者，鼓節弦管也。美者，幢倒之勝也。美音者，弦管之勝也。

（《中華藏》103:733）

《華嚴演義鈔纂釋》（日本湛叡撰）卷三十三

《抄》：況帝釋有法樂之臣。

《探玄記》第二云：乾闥婆，此云尋香，亦名食香。唯食細食，居十寶山中，常為諸天作樂時，身有異相，即飛上天。

《大疏》一下云：八乾闥婆，此云尋香，謂樂兒不事生業，但尋諸家飲食香氣，即往設樂求食自活，因此世人號諸樂人為乾闥婆，彼能執樂，故以名焉。亦云食香，止十寶山間食諸香粖，即帝釋執樂神也。帝釋須樂，此王身有相現。

問：不事生業，但尋飲食香氣者，為乾闥婆之行儀？為諸樂人之行儀？又身有異相現者，為帝釋身？為乾達婆身？

答：《行願記》第六云：四乾闥婆者，正云健達縛，此云尋香行，亦云食香神。謂食氣作樂求乞，天帝須樂體有異相，便往奏之。西天呼一類音聲人名健達縛，謂不作生計，尋香食氣作樂求之。

（《大正藏》57:322）

《觀經疏傳通記》（日本良忠述）卷七

乾闥婆，此云香陰，帝釋樂神。在須彌南金剛窟住，天欲作樂，其心動。什師云：在寶山中住，身有異相，即上奏樂也。

（《大正藏》57:571）

《孔雀經音義》（日本觀靜撰）卷上

彥達縛，又云健達婆，又乾[1]達婆，此云尋香，以香為食。此云音樂神。……

《法花嘉[2]疏》云：揵闥婆，此云香陰，以其清虛食香，又身唯恆出香，故名香陰。

《大智度論》云：揵闥婆王，名童籠摩，此云樹居，在地上，十寶山中，諸天作樂時，身有異相，即飛上天，與緊那番休上下也。

《法花慈恩疏》云：揵闥縛，此云尋香行，即作樂神。西域由此呼散樂為健闥縛，專尋香氣作樂乞求故。樂中有二類：一非絲竹也，鼓、磬之類，二是絲、竹、簫、箏之輩。此等之類，同下歌神音曲。彥音語扇反，達音上同但伽羅聲，縛音無可反、無鈸反、無博反，隨處可讀。及依梵字，又云揵陀羅，又云揵沓和。

《十住心論》：香山有二窟，乾闥婆王住。

（《大正藏》61:764）

① 一本"乾"作"軋"。
② 一本"嘉"下有"祥"字。

2. 樂神般遮

（1）般遮翼彈琴娛佛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國菴婆羅村北毘陀山因陀婆羅窟中。爾時，釋提桓因發微妙善心欲來見佛："今我當往至世尊所。"時諸忉利天聞釋提桓因發[①]妙善心，欲詣佛所，即尋詣帝釋白言："善哉，帝釋！發妙善心欲詣如來，我等亦樂侍從詣世尊所。"時釋提桓因即告執樂神般遮翼曰："我今欲詣世尊所，汝可俱行，此忉利諸天亦當與我俱詣佛所。"對曰："唯然。"時般遮翼持琉璃[②]琴，於帝釋前忉利天衆中鼓琴供養。時釋提桓因忉利諸天及般遮翼，於法堂上忽然不現。譬如力士屈伸臂，頃至摩竭國北毘陀山中。爾時世尊入火焰三昧，彼毘陀山同一火色。時國人見[③]自相謂言："此毘陀山同一火色，將是如來諸天之力。"時釋提桓因告般遮翼曰："如來至真[④]，甚難得睹，而能垂降此閑靜處，寂然無聲，禽獸為侶。此處常有諸大神天侍衛世尊。汝可於前鼓琉璃琴娛樂世尊，吾與諸天尋於後往。"對曰："唯然。"即受教已，持琉璃琴於先詣佛。去佛不遠，鼓琉璃琴以偈歌曰：

跋陀禮汝父，汝父甚端嚴。生汝[⑤]時吉祥，我心甚愛樂。

本以小因緣[⑥]，欲心於中生。展轉遂增廣，如供養羅漢。

---

① 一本"發"下有"微"字。
② 一本"琉璃"作"流離"。
③ 一本無"見"字。
④ 一本"真"作"具"。
⑤ 一本"汝"作"女"。
⑥ 一本"因緣"作"緣故"。

釋子專四禪，常樂於閑居。正意求甘露，我專念亦爾。

能仁發道心，必欲成正覺。我今求彼女，必欲會亦爾。

我心生染著，愛好不捨離。欲捨不能去，如象為鈎制。

如熱遇涼風，如渴得冷泉。如取涅槃者，如水滅於火。

如病得良醫，饑者得美食。充足生快樂，如羅漢遊法。

如象被深鈎，而猶不肯伏。奔突難禁制，放逸不自止。

猶如清涼池，衆花覆水上。疲熱象沐浴，舉身得清涼。

我前後所施，供養諸羅漢。世有福報者，盡當與彼供[1]。

汝死當共死，汝無我活為。寧使我身死，不能無汝存[2]。

忉利天之主，釋今與我願。稱汝禮節具，汝善思察之。

爾時世尊從三昧起，告般遮翼言："善哉，善哉，般遮翼！汝能以清淨音和琉璃琴稱讚如來。琴聲汝音不長不短，悲和哀婉，感動人心。汝琴所奏，衆義備有。亦說欲縛，亦說梵行，亦說沙門，亦說涅槃。"爾時，般遮翼白佛言："我念世尊昔鬱鞞羅尼連[3]水邊，阿遊波陀尼俱律樹下初成佛道時，有尸漢陀天大將子及執樂天王[4]女，共於一處但設欲樂。我於爾時見其心爾，即為作頌。頌說欲縛，亦說梵行，亦說沙門，亦說涅槃。時彼天女聞我偈已，舉目而笑，語我言：'般遮翼，我未見如來，我曾於忉利天法講堂上，聞彼諸天稱讚如來有如是德，有如是力，汝常懷信親近如來，我今意欲與汝共為知識。'世尊，我時與一言之後不復與語。"時釋提桓因作是念："此般遮翼已娛樂如來訖，我今寧可念於彼人。"

---

① 一本"供"作"共"。
② 一本"存"作"在"。
③ 一本"連"下有"禪"字。
④ 一本"王"作"玉"。

時天帝釋即念彼人。時般遮翼復生念言："今天帝釋乃能念我。"即持琉璃琴詣帝釋所。帝釋告曰："汝以我名并稱忉利天意，問訊世尊起居輕利遊步強耶？"時般遮翼承帝釋教，即詣世尊所。頭面禮足，於一面住，白世尊言："釋提桓因及忉利諸天，故遣我來問訊世尊起居輕利遊步強耶？"世尊報曰："使汝帝釋及忉利天壽命延長，快樂無患，所以然者，諸天世人及阿須輪[1]諸眾生等，皆貪壽命安樂無患。"爾時，帝釋復自念[2]言："我等宜往禮覲世尊。"即與忉利諸天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

（《大正藏》1:62-63，《中華藏》31:120-122）

《雜寶藏經》（北魏吉迦夜、曇曜譯）卷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王舍城南，有婆羅門聚落，名庵婆羅林，此聚落北毘提醯山石窟之中。爾時帝釋聞佛在彼，即告槃闍識企犍闥婆王子言："摩揭提國婆羅門聚落，名庵婆羅林，此聚落北，有毘提醯山，世尊在中。今與汝等可共詣彼。"槃闍識企犍闥婆王子答言："唯然，此事最善。"歡喜樂聞，即挾琉璃琴，從於帝釋，往於佛所。爾時諸天，聞帝釋共犍闥婆王子等欲住佛所，各自莊嚴，隨從帝釋。於天上沒，即至毘提醯山。爾時山中，光明照曜，近彼仙人，皆謂火光。帝釋即告犍闥婆王子言："此處清淨，遠離諸惡，阿練若處，安隱坐禪。當今佛邊，多饒尊勝諸天，側[3]塞其左右。我等今者云何而得奉見世尊？"帝釋即告犍闥婆王子："汝可為我往向佛所通我等意，欲得覲問。"犍闥婆王子

① 一本"輪"作"倫"。
② 一本"念"作"思"。
③ 一本"側"作"測"。

受教即往，不遠不近，瞻仰尊顏，援[①]琴而彈，使佛得聞。作偈頌曰：

欲心生戀著，如象沒於泥。
亦如象醉狂[②]，非鉤之所制。
譬如阿羅漢，戀慕於妙法。
亦如我貪色，恭敬禮其父。
由生貴勝處，情倍生愛[③]樂。
極能生長我之愛，如似熱汗遇涼風。
亦如極渴得冷飲，汝之容體甚可嬉[④]。
猶如羅漢愛樂法，亦如病者得好藥。
如彼饑者得美食，疾以清涼滅我熱。
今我貪尚欲馳奔，如捉我心不得去。

佛言："善哉！般[⑤]闍識企，今作此聲，絃管相諧。汝於近遠而造歌頌。"

（《大正藏》4:476，《中華藏》51:702）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二十二

是時大迦葉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是時尊者大目犍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而來放大光明悉滿世界。詣城在虛空之中，作倡伎樂，不可稱計。雨種種雜華，又虛空之中懸繒幡蓋，極為奇妙。……是時般遮旬手執琉璃琴歎

① 一本"援"作"授"。
② 一本"醉狂"作"狂走"。
③ 一本"愛"作"受"。
④ 一本"嬉"作"怖"。
⑤ 一本"般"作"槃"。

如來功德，及諸天神悉在虛空之中，作倡伎樂數千萬種，雨天雜華散如來上。

（《大正藏》2:663，《中華藏》32:239）

《佛說大子瑞應本起經》（三國吳支謙譯）卷下

佛以神足移坐石室，自念本願欲度眾生，思惟生死本，從十二因緣法起。法起故便有生死，若法[①]滅者生死乃盡。作是，故自得是；不作是，是便息。一切眾生意為精神，窈窈冥冥，恍惚無形，自起識想，隨形受身。身無常主，神無常形。神心變化，躁濁難清[②]。自生自滅，未曾休息。一念去，一念來，若水中泡，一滴[③]滅，一復興。至于三界欲色、無色，九神所止，皆繫於識，不得免苦。昧昧然不自覺，故謂之癡。莫知要道，夫[④]得至妙，虛寂無念，不可以凡世間意知。世間道術，九十六種，各信所事，孰知其惑。皆樂生求安，貪欲嗜味，好於聲色，故[⑤]不能樂佛道。佛道清淨，空無所有，凡計身萬物不可得常有。設當為說，天下皆苦。空無所有，誰能信者？枯苦我耳。意欲默然，不為世間說法[⑥]，便入定意。佛放眉中光，上照七天。梵天[⑦]知佛欲取[⑧]泥洹，悲念三界皆為長衰，終不得知度世之法，死即當復墮三惡道，何時當[⑨]脫天下？久遠乃有佛耳。佛難得見，若優曇華。今我當為天人請

① 一本“若法”作“法起法”。
② 一本“清”作“猜”。
③ 一本“滴”作“適”。
④ 一本“夫”作“佛”。
⑤ 一本“故”上有“是”字。
⑥ 一本“法”作“經”。
⑦ 一本“梵天”作“大梵”。
⑧ 一本“取”作“般”。
⑨ 一本“當”下有“得”字。

命，求哀於佛，令止[①]說經。即語帝釋："將天樂般遮伎[②]下到石室。"佛方定意覺[③]，般遮彈琴而歌。其辭曰：

聽我歌十力，棄蓋寂定禪[④]。光徹照七天，德香逾栴檀。
上帝神妙來，歎仰欲見尊。梵釋齋敬意，稽首欲受聞。
佛所本行願，精進百劫勤。四等大布施，十方受弘恩。
持戒淨無垢，慈軟護[⑤]眾生。勇決[⑥]入禪智，大悲敷度經。
苦行積無數，功勳成於今。戒忍定慧力，動地魔已擒。
德普蓋天地，神智過靈聖[⑦]。相好特無比，八聲震十方。
志高於須彌，清妙莫能論。永離婬怒癡，無復老死患。
唯哀從定覺，愍傷諸天人。為開法寶藏，敷惠[⑧]甘露珍。
令從憂畏解，危厄得以安。迷惑見正道，邪疑睹真言。
一切皆願樂，欲聽受無厭。當開無[⑨]死法，垂化於無窮。

（《大正藏》3:479-480，《中華藏》34:498-499）

《法顯傳》（東晉法顯撰）

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⑩]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⑪]。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⑫]以四十二事問

① 一本"止"作"正"。
② 一本無"伎"字。
③ 一本"覺"作"教"。
④ 一本"定禪"作"禪定"。
⑤ 一本"慈軟護"作"慈儒度"。
⑥ 一本"決"作"慧"。
⑦ 一本"聖"作"皇"。
⑧ 一本"惠"作"慧"。
⑨ 一本"無"作"不"。
⑩ 一本無"山"字。
⑪ 一本作"佛昔坐其中"。
⑫ 一本作"天帝釋"。

佛，佛[①]一一以[②]指畫石，畫跡故在。

（《大正藏》51:862，《中華藏》61:176，章校 111）

（2）波遮旬調琉璃琴以偈歎須菩提

《增壹阿含經》（前秦曇摩難提譯）卷六

爾時釋提桓因，將五百天人及波遮旬，譬如士夫屈伸臂頃，便從三十三天沒，來至靈鷲山中。離尊者須菩提不遠，復以此偈語波遮旬曰：

汝今覺善業，樂禪三昧定，柔和清淨音，今[③]使從禪坐[④]。

波遮旬對曰：如是。爾時波遮旬從釋提桓因聞語已，便調琉[⑤]璃之琴，前至須菩提所，便以此偈歎須菩提曰：

結盡永無餘，諸念不錯亂[⑥]。諸塵垢悉盡，願速從禪覺。

心息渡有河，降魔度諸結。功德如大海，願速從定起。

眼淨如蓮花，諸穢永不著。無歸與作歸，空定速時起。

渡四流無為，善解無老病。以脫有為災，唯尊[⑦]時定覺。

五百天在上，釋種[⑧]躬自來。欲觀聖尊顏，解空速時起。

爾時尊者須菩提即從坐[⑨]起，復歎波遮旬曰：善哉，波旬[⑩]，

① 一本無“佛”字。
② 一本無“以”字。
③ 一本“今”作“令”。
④ 一本“坐”作“起”。
⑤ 一本“琉”作“流”。
⑥ 一本“錯亂”作“亂錯”。
⑦ 一本“尊”作“願”。
⑧ 一本“種”作“主”。
⑨ 一本“坐”作“座”，下同。
⑩ 一本“波旬”作“波遮旬”。

汝今音[1]與琴合，琴與音合，而無有異，然琴音不離歌音，歌音不離琴音，二事[2]共合乃成妙聲[3]。爾時釋提桓因便往至尊者須菩提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大正藏》2:575，《中華藏》32:52）

（3）般遮翼執樂求婚姻

《菩薩處胎經》（後秦竺佛念譯）卷七

佛知眾生[4]心中所念，將欲示現本所造行身口意法：諸族姓子、族姓女，聽我所說。昔有天帝釋，去世已來，經無數劫，天福自[5]然，於三千大千諸釋之中最尊第一。羅睺羅阿修羅王生女端正，具足女法六十四能，行步進止不失儀則，面如桃花色，口出言氣如優缽蓮花香，身作牛頭栴檀香，不長不短，不白不黑，不肥不瘦，具足女法。時釋提桓因內自思惟：我今此宮[6]，天女眾多，顏貌端正，諸天中勝，然不如彼阿須倫女。今我寧可集諸兵眾與彼共鬥，可得彼女給我使令。作是念已，即召諸天論說鬥事。諸天白帝釋：諸天鬥戰必不如彼，權[7]可遣執樂神等，手執琉璃九十九絃琴[8]及一絃琴，歌歎我天受福，快樂無量功德。諸天稱善：此語可從。即敕執樂天子般遮翼等，嚴辦樂具，即於天上忽然不現[9]。如有力士屈伸臂頃，已至阿須倫王婆呵前立。彈琴出聲，作如是

① 一本“音”作“聲”。
② 一本“事”作“聲”。
③ 一本“妙聲”作“妙音”。
④ “生”，一本作“坐”，一本作“座”。
⑤ 一本無“自”字。
⑥ 一本無“宮”字。
⑦ 一本“權”作“推”。
⑧ 一本無此“琴”字。
⑨ 一本“現”作“見”。

頌：

我是天帝釋，絕妙彈琴師。歌曲音相和，清淨聲極妙。

如我彼天樂，無有憂畏想。念[1]則衣食至，七寶甘露珍。

金銀床玉机[2]，轉關[3]身迴旋。視樂無厭足，天中尊第一。

今遣我等來，欲說無諍[4]行。並獻甘露食，求欲作婚姻。

我主彼宮殿，琦珍不可量。天女為眷屬，非千萬億數。

知婆[5]呵有女，應與我給使。若不見與者，正爾兵眾征[6]。

須倫聞此語，瞋恚極熾盛。小物興[7]，乃欲有所為。

我雖無甘露，豫以自充飽。亦有大兵眾，足得相距[8]逆。

爾時般遮翼等，聞此語已，即[9]還，以此[10]語具向天帝釋說。時婆呵阿須倫王即敕左右促集兵眾：吾有所伐，正[11]爾令辦，各勿有疑。即以此偈向所敕說：

豪貴天帝釋，遣使般遮翼。歌頌出五音，求我為婚姻。

及彼未集兵，我宜先集眾。往攻[12]不用力，萬得不一失。

時彼阿須倫臣佐，聞此教已，即集四兵，往詣須彌山腹[13]。壞曲[14]腳天宮，次壞風天宮，次壞馬天宮，次壞莊嚴天宮。時有天

---

① 一本“念”作“我”。
② “床玉机”，一本作“床玉機”，一本作“林王机”。
③ 一本“關”作“開”。
④ 一本“無諍”作“不淨”。
⑤ 一本“婆”作“波”。
⑥ “征”，一本作“攻”，一本作“正”。
⑦ 一本“興”作“與”。
⑧ 一本“距”作“拒”。
⑨ 一本“已即”作“即已”。
⑩ 一本“此”上有“其”字。
⑪ 一本“正”作“征”。
⑫ “往”，一本作“仰”；“攻”，一本作“功”，一本作“政”。
⑬ 一本“腹”作“裹”。
⑭ 一本“曲”作“典”。

子名曰大力，詣釋提桓因所：天王！當知阿須倫婆呵集諸兵眾，已壞四門天子，天子今欲如何？時天帝釋憶本所誦，口說誦曰：

諸佛威神力[①]，救護我今厄。忍慧破恚怒，解脫安隱處。
昔我無睡眠，昨日忽眠寐。此睡[②]非吉祥，須倫侵我境。
爾時天帝釋憶佛功德，須倫兵眾漸漸卻退。

（《大正藏》12:1051-1052，《中華藏》22:855）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卷四十六

過去世時，有阿修羅王，名羅睺羅。生於一女，殊特端正，女德六十四種無不具足，口吐言氣如優鉢羅華，身出牛頭栴檀之香，面色紅白，見者愛樂。時釋提桓因作是念言：此宮諸女多有端正，比須輪女而皆不及，今我集兵往伐[③]取之給我驅使。即召諸天具言此事。諸天啟曰：行可遣執樂神等，手執九十一絃琉璃之琴（《胎經》云九十九絃），歌我天人受福快樂。即敕執樂天子般遮翼等，嚴駕樂器到婆私呵前彈琴。現意言曰：欲得婆私呵與我給使，若不與者當以兵取。須輪[④]大瞋：我亦有力足相擬逆。般遮翼等即報帝釋。時須輪集兵到須彌山側，壞曲腳天宮，次壞風天宮、馬宮、莊嚴等諸天宮，乃至四門。帝釋憶本所誦而咒之，須輪兵眾漸漸卻退[⑤]。引四種軍入拘鞞羅池藕莖孔中，有一士夫見之自念：我狂失性謬睹異事。佛告比丘，此真實也。時釋提桓因集諸天眾從四門出，但見刀鎧弓箭在地，不見須輪眾。轉前進直入

① 一本“諸佛”作“佛諸”，“力”作“等”。
② 一本“睡”作“瑞”。
③ 一本“伐”作“罰”。
④ 一本“輪”作“倫”，下同。
⑤ 一本“退”作“迴”。

阿須輪宮殿，見婆私[1]呵女數千萬眾，不見阿須輪。將諸女眾歸詣忉利宮。時諸阿須輪等求哀歸命，向釋提桓因言：我等愚惑，不識佛弟子神力巍巍。我等先祖信奉如來，聞佛有戒不取他物。今天王釋將我眷屬盡填天宮，非佛弟子之所應行。帝釋聞之悵然不樂：我寧當奉禁不犯偷盜。即還諸女。時阿須輪王以最可愛女奉上帝釋，帝釋即以甘露為報。須輪與天和好，共持如來三歸八戒。（出《胎經》及出《譬喻經》下卷）

（《大正藏》53:239，《中華藏》53:295-296）

《佛說須賴經》

諸菩薩大弟子坐已定。時般遮翼天敕其天人，孚調五百餘琴，令音調好進歌佛須賴："來者必有尊天俱主[2]，我曹當退。"即時調諸意。

（《大正藏》12:55，《中華藏》20:583）

3. 五結樂子彈流離琴娛佛

《中阿含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卷三十三

時天王釋告五結樂子：我聞世尊遊摩竭陀國，在王舍城東柰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羅石室。五結，汝來共往見佛。五結樂子白曰：唯然。於是五結樂子挾琉璃[3]琴從天王釋行，三十三天聞天王

① 一本無"私"字。
② 一本"主"作"至"。
③ 一本"挾琉璃"作"協流離"，下同。

釋其意至重欲往見佛，三十三天亦復侍從天王釋行。於是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猶如力士屈伸臂頃，於三十三天忽沒不現，已住摩竭陀國王舍城東柰林村北鞞陀提山，去石室不遠。爾時，鞞陀提山光耀極照，明如火燄。彼山左右居民見之，便作是念：鞞陀提山火燒普然[①]。時天王釋住一處已，告曰：五結，世尊如是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②]坐，有大威德。諸天共俱樂彼，遠離燕坐，安隱快樂遊行。我等未通，不應便前。五結，汝往先通，我等然後當進。五結樂子白曰：唯然。於是五結樂子受天王釋教已，挾琉璃琴即先往至因陀羅石室，便作是念：知此處離佛不近不遠，令佛知我，聞我音聲。住彼處已，調琉璃琴作《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訶相應偈》而歌頌曰：

賢禮汝父母，月及耽浮樓。謂生汝殊妙，令我發歡心。
煩熱求涼風，渴欲飲冷水。如是我愛汝，猶[③]羅訶愛法。
如收水甚難，著欲亦復然。無量生共會，如施與無著。
池水清且涼，底有金粟沙。如龍象熱逼，入此池水浴。
猶如鉤牽象，我意為汝伏。所行汝不覺，窈窕未得汝。
我意極著汝，煩冤[④]燒我心。是故我不樂，如人入虎口。
如釋子思禪，常樂在於一。如牟尼得覺，得汝妙淨然。
如牟尼所樂，無上正盡覺。如是我所樂，常求欲得汝。
如病欲得藥，如饑欲得[⑤]食。賢汝止我心，猶如水滅火。

① 一本“然”作“燃”。
② 一本“燕”作“宴”。
③ 一本“猶”下有“如”字。
④ 一本“冤”作“怨”。
⑤ 一本“得”作“求”。

若我所作福，供養諸無著。彼是悉[①]淨妙，我共汝受報。

願我共汝終，不離汝獨沽[②]。我寧共汝死，不用相離生。

釋為與我願，三十三天尊。汝人無上尊，是我願最堅。

是故禮大雄，稽首人最上。斷絕諸愛刺，我禮日之親。

於是世尊從三昧起，讚歎五結樂子曰：善哉善哉，五結！汝歌音與琴聲相應，琴聲與歌音相應。歌音不出琴聲外，琴聲不出歌音外。五結，汝頗憶昔時歌頌此《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訶相應偈》耶？五結樂子白曰：世尊，唯大仙人自當知之。大仙人昔時世尊初得覺道，遊鬱鞞羅尼連禪[③]河岸，阿闍和羅尼拘類樹下。爾時，耽浮樓樂王女名賢月色，有天名結摩兜麗御車子，求欲彼女。大仙人，彼當求欲於彼女時，我亦復求欲得彼女。然大仙人，求彼女時竟不能得。我於爾時住彼女後，便歌頌此《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訶相應偈》。大仙人，我歌頌此偈時，彼女迴顧[④]，怡然含笑而語我曰：五結，我未曾見彼佛世尊，然我已從三十三天聞彼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五結，若汝能數稱歎世尊者，可與汝共事大仙人。我唯一共會，自後不復見。於是天王釋而作是念：五結樂子，已令世尊從定覺起已，通我於善逝。彼時天王釋告曰：五結，汝即往[⑤]彼為我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大仙人，天王釋稽首佛足，問訊世

① 一本“悉”作“志”。
② 一本“沽”作“活”。
③ 一本“禪”作“然”。
④ 一本“顧”作“頭”。
⑤ “往”，一本作“任”，一本作“住”。

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釋及三十三天欲見世尊。五結樂子白曰：唯然。於是五結樂子捨琉璃琴，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唯大仙人，天王釋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釋及三十三天欲見世尊。爾時世尊告曰：五結，今[①]天王釋安隱快樂，及諸天人阿修羅揵沓和羅刹，及餘種種身安隱快樂。五結，天王釋欲見我者隨其所欲。於是五結樂子聞佛所說，善受[②]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大正藏》1:633，《中華藏》31:688-689）

4. 鹿牛彈琴天女歌舞因緣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第四十八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拘薩羅國有彈琴人，名曰鱻牛，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止息野中。時有六廣大天宮天女，來至憍[③]薩羅國鱻牛彈琴人所，語鱻牛彈琴人言：阿舅阿舅，為我彈琴，我當歌舞。鱻牛彈琴者言：如是姊妹，我當為汝彈琴，汝當語我汝是何人，何由生此。天女答言：阿舅，且彈琴，我當歌舞，於歌頌中自說所以生此因緣。彼拘薩羅國鱻牛彈琴人即便彈琴，彼六天女即便歌舞。第一天女說偈歌言：

---

① “今”，一本作“樂子”，一本作“令”。
② 一本“受”作“愛”。
③ 一本“憍”作“拘”。

若男子女人，勝妙衣惠施。施衣因緣故，所生得殊勝。
施所愛念物，生天隨所欲。見我居宮殿，乘空[1]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觀察斯福德，迴向中之最。
第二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勝妙香惠施[2]。愛念可意施，生天隨所欲。
見我處宮殿，乘空而遊行。天身若金聚，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迴向中之最。
第三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以食而惠施。可意愛念施，生天隨所欲。
見我居宮殿，乘虛而遊行。天身如金聚，天[3]女百中勝。
觀察斯德福，迴向中之最。
第四天女復說偈言：
憶念餘生時，曾為人婢使。不盜不貪嗜，勤修不懈怠。
量腹自節身，分餐救貧人。今見居宮殿，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觀察斯福德，供養中為最。
第五天女復說偈言：
憶念餘生時，為人作子婦。嫜姑[4]性狂暴，常加麤澀[5]言。
執節修婦禮，卑遜而奉順。今見處宮殿，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觀察斯福德，供養中為最。
第六天女復說偈言：

① 一本“空”作“虛”。
② 一本“惠施”作“施惠”。
③ 一本“天”作“大”。
④ 一本“嫜姑”作“章嫗”。
⑤ 一本“澀”作“腦”。

昔曾見行跡[1]，比丘比丘尼。從其聞正法，一宿受齋戒。

今見處天殿[2]，乘虛而遊行。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迴向中之最。

爾時拘薩羅國鸁牛彈琴人而說偈言：

我今善來此，拘薩羅林中。得見此天女，具足妙天身。

既見又聞說，當增修善業。緣今修功德，亦當生天上。

說是語已，此[3]諸天女即沒不現。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353-354，《中華藏》33:225-226）

《別譯雜阿含經》卷十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俱薩羅國有一善彈琴人，名俱兔羅，涉路而行。時有六天女，各乘宮殿陵虛而行。天等出宮語此人言：舅可為我彈奏清琴，我當歌舞。時彈琴人睹其容貌，光明異常，生希有想。問言：姊妹，作何功德得生斯處？爾先為我說其先因，我當為爾彈奏清琴。天女答曰：汝今但當為我彈琴，我於歌中自說往緣。時俱兔羅於六天前即鼓琴。時第一天女而說偈言：

諸能以上衣，用施於他人。人中生尊勝，處天如我今。

身如真金聚，光色甚喜悅[4]。天女有數百，我為最尊勝。

施於所愛物，其福勝如是。

① 一本"跡"作"路"。
② "天殿"，一本作"天宮"，一本作"宮殿"。
③ 一本"此"作"時"。
④ 一本"喜悅"作"熙怡"。

第二天女復說偈言：

若以諸上味，餚膳飲食施。生人為男女，男女中最勝。

若生於天上，猶如我今日。以捨所愛故，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乘空[①]自在行。身如真金聚，光顏甚殊妙。

天女有數百，我為最尊勝。施上味飲食，獲勝報如是。

第三天女復說偈言：

若以殊妙香，布施而修福。生人得尊勝，處天如我身。

以捨所愛故，隨意受快樂。汝觀我宮殿，乘空自在行。

身如真金聚，光顏甚殊妙。天女有數百，我為最尊勝。

以施勝香故，獲報得如是。

第四天女復說偈言：

我本人中時，孝事雖舅姑。罵詈麤惡言，我悉能忍受。

是故於今者，獲得此天身。以能孝順故，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乘空自在行。身如真金聚，光顏甚殊妙。

天女有百數，我為最尊勝。以能孝事故，獲勝報如是。

第五天女復說偈言：

我於先身時，屬人為婢使。奉侍於大家，隨順不瞋戾。

精勤不懈怠，早起而晚臥。若於大家所，得少飲食時。

分施於沙門，及與婆羅門。是故得天身，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乘空自在行。身如真金聚，光顏甚殊妙。

天女數百中，我最為尊勝。處賤修福田，獲勝報如是。

第六天女復說偈言：

我於先身時，得見於比丘。及以比丘尼，生大歡喜心。

---

① 一本“空”作“虛”。

彼教我精勤，得聞彼說法。

一日受齋法，是故今生天，隨意受快樂。

汝觀我宮殿，乘空自在行，身如真金色，光顏甚殊妙。

天女數百中，我為最勝尊。

汝今且觀我，以用善教故，獲勝報如是。

時彈琴者復說偈言：

我今極善行，可樂薩羅林。我今見天女，晃曜如電光。

見聞如斯[1]事，還歸造功德。

爾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472，《中華藏》33:430）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卷二

過去世時，拘薩羅國有人彈琴，名曰鹿牛。行息中野，有六廣大天宮天女來語鹿牛言："阿舅！阿舅！為我彈琴，我當歌舞。"鹿牛鼓琴，六天歌舞。第一歌辭曰：

若男子女人，勝妙衣惠施。施衣因緣故，所生得殊勝。

施所盡妙物，生天隨所欲。見我居宮殿，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觀察斯福德，迴向中中最。

餘天辭粗相類（文多不載）。鹿牛亦禮，禮竟[2]，天忽然不現。出《過去彈琴人經》。

（《大正藏》53:9-10，《中華藏》52:744）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二

① 一本"斯"作"是"。
② 一本"鹿牛亦禮，禮竟"作"鹿牛亦乳，乳竟"。

《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比丘，過去世時，拘薩羅國有彈琴人，名曰鹿牛，於拘薩羅國人間游行，止息野中。有六廣大天宮天女，來至拘薩羅國鹿牛彈琴人所，語鹿牛彈琴人言："阿舅！阿舅！為我彈琴，我當歌舞。"鹿牛彈琴者言："如是姊妹，我當為汝彈琴，汝當語我是何人何由生此？"天女答言："阿舅且彈琴，我當歌舞，於頌歌中[①]自說所以生此因緣。"彼人即便彈琴。彼六天女即便歌舞。第一天女說偈歌言：

若男子女人，勝妙衣惠施。施衣因緣故，所生得殊勝。
施所愛念物，生天隨所欲。見我居宮殿，乘虛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觀察斯福德，迴向中之最。
第二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勝妙香惠施。愛念可意施，生天隨所欲。
見我處宮殿，乘虛而游行。天身若金聚，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迴向中之最。
第三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以食而惠施。可意愛念施，生天隨所欲。
見我居宮殿，乘虛而游行。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迴向中之最。
第四天女復說偈言：
憶念餘生時，曾為人婢使。不盜不貪嗜，勤修不懈怠。
量腹自節身，分餐救貧人。今見居宮殿，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觀察斯福德，供養中為最。
第五天女復說偈言：

① "頌歌中"，一本作"歌頌中"，一本作"歌頌頌中"。

憶念餘生時，為人作子婦。嫜[1]嫗性狂暴，常加麤惱言。

執節修婦禮，卑遜而奉順。今見處宮殿，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觀察斯福德，供養中為最。

第六天女復說偈言：

昔曾見行路，比丘比丘尼。從其聞正法，一宿受齋戒。

今見處天宮，乘虛而游行。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迴向中之最。

爾時，拘薩羅國鹿牛彈琴人而說偈言：

我今善來此，拘薩羅林中。得見此天女，具足妙天身。

既見又聞說，當增修善業。緣今修功德，亦得生天上。

說是語已，此諸天女即沒不見。

（《大正藏》53:283-284，《中華藏》71:190）

5.緊那羅

（1）歌神緊那羅

《妙法蓮華經文句》（隋智者大師等撰）卷二下

四緊那羅，亦云真陀羅。此云疑神，似人而有一角，故號人非人。天帝法樂神，居十寶山，身有異相，即上奏樂。佛時說法，諸天弦歌般遮于瑟而頌法門。舊云：法緊奏四諦，妙緊奏十二因緣，大緊奏六度，持緊總奏前三，今言奏四教法門也。本住不可思議、不起滅、定安禪、合掌。以千萬偈讚諸法王跡，寄弦管歌

[1] 一本"嫜"作"童"。

詠十力。

（《大正藏》34:25，《中華藏》94:35）

《法華經文句記》（唐湛然撰）卷二下

四緊者，《雜心》云：是畜生道攝，緊那一角，乾闥無角，身相略同。今言奏四教等者，既歷五味，皆有緊等，當知所奏亦偏圓別，來至今經獨顯實諦。如《大樹緊那羅經》中，大樹緊那羅王與無量緊及無量乾、無量諸天，奏八萬四千淨妙樂音，來至佛所。絃歌一動，聲震大千，須彌山王踊沒低昂，一切聲聞皆從座起，猶如舞戲。天冠菩薩問迦葉言：少欲知足頭陀第一，乃於今日猶如小兒。迦葉答言：非本心也。故知彼經屬方等部，以大斥小，緊那奏於別圓之樂，故使聲聞不能自安，故至法華理合純妙。十[①]寶山者，華嚴具列，已如止觀第五記，若俱舍中先列七山并妙高八。論云，蘇迷盧處中次逾健達羅等，於大洲等外有鐵輪圍山，前七金所成，蘇迷盧、四寶并雪香山，合十山也。既云為天奏樂，天亦諸機不同。歌詠十力者，既云不起滅定，即初住已上也，故跡中絃管亦應歌於四教，各有十力。若《大樹經》中，於香山南請佛供養，佛受供已，記其當得作佛，號功德王，理應法身記也。若在初住八相之記，猶在跡中。今經所將不及《大樹經》中多者，以聞實經不易故也。又今經龍王舉八、緊等各四者，有所表故。八擬八正諸教，各有八正故也。緊既四教，大旨可知，餘者俗樂，以俗表真。

（《大正藏》34:186-187，《中華藏》94:316）

---

① 一本“十”作“千”。

《妙法蓮華經玄贊》（唐窺基撰）卷二

經有“四緊那羅”至“眷屬俱”。贊曰：梵云緊捺洛，此云歌神。緊那羅，訛也。初歌四諦，次歌緣起，次歌六度，後歌一乘。或初三種歌三乘之教行，後一歌一乘之理果，故名持法。或歌一乘教、理、行、果，如次配之，隨佛所說一會之法所宜歌故，如世樂音歌君德故。

（《大正藏》34:676，《中華藏》100:365）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撰）卷五

緊那羅者，此云疑神。謂頂有一角，形乃似人面，極端正，見者生疑，為是人耶？為非人耶？因此立稱。依《雜心論》，畜生道攝，亦云歌神，以能歌詠。是天帝執法樂神，即四王眷屬。表菩薩示眾生形而非眾生，常以法樂娛眾生。故德中要勤觀察則得法樂怡神，自他兼樂，為自在遊戲。

（《大正藏》35:539，《中華藏》85:538）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卷四十六

緊那羅（亦云甄那羅也[1]）。住須彌山北，過小鐵圍有大黑山，亦在十寶山間，無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甚長。此王本在人中，有大長者興造佛塔，此緊那羅施一刹柱，成辦寺廟，復以淨食施於工匠，壽盡作胸臆神，在兩山間。先在人中為大長者，居財無量。有一沙門乞食，婦擎飯施之，

① 一本無“也”字。

乃大瞋怒云：此何乞人，瞻視我婦，當令此人手腳斷壞，壽終以[①]後受此醜形，八十四劫常無手足。諸天宴會，皆悉與乾闥婆分番上下，天欲奏樂，而其腋下污[②]流，便自上天也。有一緊那羅名頭婁磨琴，歌諸法實相以讚世尊，時須彌山及諸林樹皆悉振[③]動，迦葉在座，不能自安，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一時墮地。（出《菩薩胎經》及《大智論》）

（《大正藏》53:240，《中華藏》53:296）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菩薩處胎經》云：緊那羅住須彌山北，過小鐵圍，有大黑山，亦在十寶山間，無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甚長。此王本人中有大長者興造佛塔，此緊那羅施一剎柱，成辦寺廟，復以淨食施於工匠，壽盡作胸臆神，在兩山間。先在人中為大長者，居財無量。有一沙門乞食，婦擎飯施之，乃大瞋怒，云何乞人瞻視我婦？當令此人手腳斷壞。壽終以後受此醜形，八十四劫常無手足。諸天讌會皆悉與乾闥婆分番上下，天欲奏樂而其腋下汗流，便自上天。有一緊那羅，名頭婁磨，琴歌諸法實相以讚世尊，時須彌山及諸林樹皆悉震動。迦葉在座，不能自安，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

（《大正藏》53:576—577，《中華藏》71:785）

《諸經要集》（唐道世集）卷四

① 一本“以”作“已”。
② 一本“污”作“汗”。
③ 一本“振”作“震”。

《菩薩處胎經》云：緊那羅住須彌山北，過小鐵圍，有大黑山，亦在十寶山間，無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甚長。此王本人中有大長者興造佛塔，此緊那羅施一剎柱，成辦寺廟，復以淨食施於工匠，壽盡作胸臆神，在兩山間。先在人中為大長者，居財無量。有一沙門乞食，婦擎飯施之。乃大瞋怒，云何乞人瞻視我婦？當令此人手腳斷壞。壽終以後受此醜形，八十四劫常無手足。諸天議會皆悉與乾闥婆分番上下，天欲奏樂而其腋下汗流，便自上天。有一緊那羅，名頭婁磨[1]，琴歌諸法實相以讚世尊，時須彌山及諸林樹皆悉震動。迦葉在座，不能自安，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

（《大正藏》54:33，《中華藏》53:535-536）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一

緊捺洛，梵語，亦樂天名也。正梵音云緊娜囉，歌神也。其音清美，人身馬首，女則姝麗，天女相比，善能歌舞。多與乾闥婆天以為妻室。

（《大正藏》54:317，《中華藏》57:420）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十二

緊捺洛，上經引反，次奴割反。歌神也。人身馬首，女則如人，端正能歌。多與乾闥婆天為妻室眷屬也。

（《大正藏》54:381，《中華藏》57:638）

---

① 一本“磨”作“摩”。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二十一

緊那羅。緊，此云疑也。那羅，此云人也。謂此神貌似人，然其頂有一角，令見者生疑，云人耶非耶。或曰那羅，此云丈夫也。緊云猶豫也，以其形貌如人而口似牛，使見者生疑，故名也。舊云：歌樂神者，從技翻也。

（《大正藏》54:435，《中華藏》57:814）

《妙法蓮華經釋文》（日本中算撰）卷上

緊那羅。慈恩云：正云緊捺落，唐云歌神。天臺云：此云疑神，似人而有一角。

（《大正藏》56:146）

《觀經疏傳通記》（日本良忠撰）卷七

緊那羅者，天帝絲竹樂神，小不如乾闥婆，形似人而頭有角，亦呼為疑神，亦為人非人。今不取人非人，釋緊那羅，此乃是結八部數耳。

（《大正藏》57:571）

《孔雀經音義》（日本觀靜撰）卷上

緊娜囉，古云甄陀羅，又云真陀羅，此云非人，亦云歌神。頭作馬頭，又云疑神，頭上有角，身面是人也。眾見生疑，為人為畜，又云緊那洛，亦云人非人。《法花嘉祥疏》云：緊那羅王，名為長輪摩，彈琴歎佛，乃至迦葉不能自安法者，奏四諦法也。妙法者，十二因緣法也。大法者，奏六度法也。持法者，總持上三法，即是奏陀羅尼曲也。玄讚曰：初歌四諦，次歌緣起，次歌

六度，後歌一乘。或初三種歌，三乘之教行，後一歌，一乘之理果，或歌一乘教理行果，如次之配，隨佛所說，一會之法所宜歌故，如世樂音歌君德故，十一面。《經疏》云：樂神，緊音居忍反，細急也，亦作（糸癸）也。娜音那可反，囉音力鐵反。

（《大正藏》61:764）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會解》卷十一

緊那羅，形似人而頭有角，因呼為疑神，天帝絲竹樂神也。小劣乾闥婆，新云歌神。

（《中華藏》92:685）

《妙法蓮華經授手》（清智祥編）卷一之二

有四緊那羅王：法緊那羅王、妙法緊那羅王、大法緊那羅王、持法緊那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此云疑神。似人而有一角，乃天帝法樂神也。居十寶山，身有異相，即上奏樂。佛說法時，諸天弦歌而頌法門，即此神也。舊云法奏四諦，妙法奏十二緣，大法奏六度，持法總奏前三，跡寄弦管，本即不可思議。

（《中華藏》103:733）

（2）大樹緊那羅王鼓琴奏法音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一

天冠，是為菩薩，成就八法。佛涅槃後能得受持讀誦書寫如是經法，在大眾中廣為人說。當于演說如是法時，於此三千大千

世界亦[①]復六種震動。……上虛空中，有諸天子，不現其形，鼓眾伎樂，聞是樂音。雪山王中、香山王中，所有諸天倍出妙香，令此三千大千世界普悉大香。時雪山王、香山王中，雨眾妙花，皆流趣佛，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其餘諸樹亦悉雨花。於上空中有一寶蓋，覆萬由旬。是大寶蓋，垂真[②]珠貫鈴網莊嚴。諸鈴網中所出音聲，柔軟悅意，有大妙音遍聞三千大千世界。爾時，大德舍利弗見是變現，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是何光瑞，有是希有未曾之相，普此三千大千世界皆悉莊嚴，甚可愛樂。佛告舍利弗：是大樹緊那羅王從香山中與無量緊那羅、無量乾闥婆、無量諸天、無量摩睺羅伽，大眾圍遶，欲來見佛，禮拜供養。是大樹緊那羅王欲來見佛，先現此[③]相。語言未久，大樹緊那羅王與無量緊那羅眾、無量乾闥婆眾、無量天眾、無量摩睺羅[④]眾，大眾圍遶，作八萬四千伎樂，以淨妙歌善和眾樂。復有無量百千眾生皆悉隨從，菩薩神通大力所持，上昇虛空，普雨眾花，來詣佛所。到已及諸侍從，頂禮佛足，右遶七匝，住世尊前。爾時，大樹緊那羅王以己所彈琉璃之琴，閻浮檀金花葉莊嚴，善淨業報之所造作，在如來前善自調琴，及餘八萬四千伎樂。是大樹緊那羅王當彈此琴，鼓眾樂時，其音普皆聞此三千大千世界。是琴音聲及妙歌聲，隱蔽欲界諸天音樂。爾時欲界所有諸天皆舍音樂，來詣佛所。是大樹緊那羅王當鼓琴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叢林諸山，謂須彌山王、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黑山，及眾藥草樹木叢林，悉皆

---

① 一本無“亦”字。
② 一本“真”上有“諸”字。
③ 一本“此”作“是”。
④ 一本“羅”下有“伽”字。

湧[①]沒。湧漸遍湧，等遍湧；動漸遍動，等遍動；震[②]漸遍振，等遍震。猶如有人極為醉酒，前卻顛倒不能自持，諸山須彌頗[③]峨湧沒亦復如是。大樹緊那羅王當鼓琴時[④]，佛大眾中人王、眾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若、人非人及離欲者，唯除菩薩不退轉者，其餘一切諸大眾等，聞是琴聲及諸樂音，各不自安，從座起舞。時諸一切聲聞大眾[⑤]聞琴樂音，不能堪耐，各從座起，放捨威儀，誕貌[⑥]逸樂，如[⑦]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爾時天冠菩薩語：是一切諸大聲聞大迦葉等，汝諸大德已離煩惱，得八解脫，見四聖諦，云何今者各捨威儀，如彼小兒舉身動舞？於時大德諸聲聞等答言：善男子，我於是中不得自在，何以故？由是琴音，我等各各不安樂坐，其體[⑧]動舞不能自持，所有心念不能令住。爾時天冠菩薩語大德迦葉言[⑨]：如[⑩]何耆年少欲知足修行頭陀，常樂空靜，天人阿修羅敬汝如塔？大德，云何不能持身猶小兒舞？云何不護是大眾心？大迦葉言：善男子，如旋嵐大風吹諸樹木、藥草、叢林，彼無有力能自安持，非彼本心之所欲樂，然彼[⑪]鼓動不能自持。善男子，今此大樹緊那羅王鼓作琴樂，妙歌和順，諸簫笛音鼓動我心，如旋嵐風吹諸樹身不能自持。是善丈夫誓願

---

① 一本"湧"作"勇"，下同。
② 一本"震"作"振"，下同。
③ 一本"頗"作"岠"。
④ 一本"時"作"瑟"。
⑤ 一本"大眾"作"天眾"。
⑥ 一本"誕貌"作"猶如"。
⑦ 一本無"如"字。
⑧ 一本"體"作"身"。
⑨ 一本無"言"字。
⑩ 一本"如"作"汝"。
⑪ 一本"彼"作"復"。

威勢福德神力，於諸聲聞及諸緣覺所有威德，彼為殊勝。爾時，天冠菩薩語大迦葉：汝今觀是不退菩薩威德勢力，彼琴樂音不能令其動搖驚揚。大德迦葉，誰見[1]如是而當不發無上正真菩提道心！何以故？今有無[2]量智，所有威力不如琴聲，令如是等大威德人，聞是琴聲不能自持，其向大乘不退轉者不能令動。爾時，大樹緊那羅王更易調琴，并及八萬四千餘樂，佛威神力及大樹緊那羅王宿善根力之所持故，諸琴樂音說是偈言：

一切諸法向寂靜，如是乃至上中下。
空靜寂滅無惱患[3]，無垢最上今顯現。
諸眾生等無眾生，過去現在亦復爾。
以音聲說令眾聞[4]，是聲同等如法界。
諸世界同無世界，說事[5]猶如虛空相。
無生無增亦無滅[6]，顯示[7]虛妄如虛空。
善覺諸佛悉同等，法界決定無毀壞。
解達施戒及智慧，一相平等同無相。
諸結寂滅永無結，妄想於彼生分別。
無內無外亦無中，從於妄想顛倒有。
若法非法無妄想，推求諸法無所有。
覺了名色如實性，彼行於世無染著。
過去未來無邊量，所演說法亦如是。

---

① 一本"見"作"聞"。
② 一本無"無"字。
③ 一本"靜"作"淨"，"患"作"蓋"。
④ 一本"聞"作"生"。
⑤ "事"，一本作"示"，一本作"是"。
⑥ 一本"滅"作"減"。
⑦ 一本"示"作"是"。

本際寂滅無盡滅，無有方所無住[1]處。
以文字故說是法，而此文字是盡相。
知是文字盡相已，於一切法無妄想。
持心等持無所持，彼此不違於法相。
心及數[2]法無有生，知一切法入平等。
際無際斷無所斷，前後及中同叵得。
了知三世平等已，彼智無邊無有量。
世間貪著於名色，有邊無邊皆寂靜。
了知因緣法相已，無我眾生命妄想。
所起我見永無起，一切諸法亦無起。
若所起者本無起，彼常隨順順法忍。
其性猶如雲中電，一切法如我實性。
我人眾生性自空，入此陀羅尼印相。
隨所覺知三脫門，一相無相等同相。
一切有法無邊量，法法自無有妄想。
以文字說分別法，若上若中及與下。
文字亦無有妄想，推求分別真實義。
義及文字共相應，以音聲說無二義。
若知本性常寂靜，彼本際性[3]常自斷。
……

當諸琴樂演出是偈法音之時，八千菩薩得無生忍。爾時，天冠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妙偈從何而出？佛言：善男子，汝今

① 一本"住"作"至"。
② 一本"數"作"所"。
③ 一本"際性"作"性際"。

自問大樹緊那羅王，彼當答汝。爾時天冠菩薩問於大樹緊那羅王：緊那羅王，如是妙偈從何而出？答言：善男子，從諸眾生音聲中出。又問：諸眾生音聲[①]從何而出？答言：善男子，眾生音聲從虛空出。天冠菩薩[②]問言：緊那羅王，眾生音聲非口出耶？答言：善男子，是眾生音為從身出，為從心出。天冠答言：不從身出，亦不從心出[③]，何以故？身癡無知如草木瓦石。心無形色，不可睹見，無有觸礙，不可宣說，猶如幻化。大樹緊那羅言：善男子，若離身心，從何而出？天冠答言：從於思惟出生音聲。又問：若無虛空聲何由出？天冠答言：若無[④]虛空聲終不出。緊那羅言：善男子，是故當知一切音聲從虛空出，當知是聲即虛空性，聞已便滅，若其滅已同空性住，是故諸法若說不說同虛空性，是故應當不捨空際。如音聲分諸法亦爾。若以音聲有所說法，而是諸法於音聲中求不可得，音聲於法求亦叵得。善男子，是故說言，一切諸法不可言說，但以音聲名為言說。當知言說為無所說，又以音聲名為言說，然是音聲本無[⑤]住處，若無住處則無堅實，則名為實，若其是實則不可壞，若不可壞則無有起，若無有起則無有滅，若無有滅是名清淨，若是清淨是則白淨，若是白淨是則無垢，若是無垢是則[⑥]光明，若是光明則是心性，若是心性則是出過，若是出過則出過諸相……

（《大正藏》15:370-372，《中華藏》16:464-465）

① 一本無“聲”字。
② 一本無“菩薩”二字。
③ 一本無“出”字。
④ 一本“無”作“離”。
⑤ 一本“本無”作“無有”。
⑥ 一本“是則”作“則是”。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爾時大樹緊那羅王，以己所撣[1]琉璃之琴，閻浮檀金華葉莊嚴，善淨業報之所造作，在如來前善自調琴，及餘八萬四千伎樂。是大樹王當撣此琴鼓眾樂時，其音普皆聞此三千大千世界。是琴音聲及妙歌聲，隱蔽欲界諸天音樂，所有諸山藥草叢林悉皆遍動。如人極醉，前卻顛倒，須彌頗峨，湧沒不定。一切凡聖，唯除菩薩不退轉者，其餘一切聞是琴聲及諸樂音，各不自安，從坐起舞。一切聲聞放捨威儀，誕貌逸樂，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爾時天冠菩薩語是聲聞大迦葉等：汝諸大德已離煩惱，得八解脫，云何今者各捨威儀，如彼小兒舉身動舞？於時大德諸聲聞等答言：善男子，我於是中不得自在，如旋嵐大風吹諸樹木，彼無有力能自安持，非彼本心之所欲樂。爾時天冠菩薩語大迦葉：汝今觀是不退菩薩威德勢力，誰見如是而當不發無上正真菩提道心。琴聲威力皆說法音，八千菩薩得無生忍。頌曰：

玄亮吐清氣，神響徹幽聾。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2]。
乘虛感靈覺，魚山振思重[3]。摹寫天歌梵，冀布法音同。
忘高故不下，飄颺數仞中。比丘歌聲唄，人畜振心忪[4]。
斯由暢玄句，即感雁游空。神期發筌寤，豁爾自靈通。

（《大正藏》53:577，《中華藏》71:785-786）

① 一本"撣"作"彈"，下同。
② 一本"遐蹤"作"避蹤"。
③ 一本"魚"作"漁"，"重"作"童"。
④ "忪"，一本作"鍾"。

《諸經要集》（唐道世集）卷四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爾時大樹緊那羅王，以己所彈琉璃之琴，閻浮檀金花葉莊嚴，善淨業報之所造作，在如來前善自調琴，及餘八萬四千伎樂。是大樹王當彈此琴鼓衆樂時，其音普皆聞此三千大千世界。是琴音聲及妙歌聲，隱蔽欲界諸天音樂，所有諸山藥草叢林悉皆遍動，如人極醉，前卻顛倒；須彌破硪[1]，湧沒不定。一切凡聖，唯除菩薩不退轉者，其餘一切聞是琴聲及諸樂音，各不自安，從坐起舞。一切聲聞放捨威儀，誕藐逸[2]樂，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爾時天冠菩薩語是聲聞大迦葉等："汝諸大德已離煩惱，得八[3]解脱，云何今者各捨威儀，如彼小兒舉身動舞？"於時大德諸聲聞等答言："善男子，我於是中不得自在。如旋嵐大風吹諸樹木，彼無有力能自安持，非彼本心之所欲樂。"爾時天冠菩薩語大迦葉："汝今觀是不退菩薩威德勢力，誰見如是而當[4]不發無上正真菩提道心。"琴聲威力，皆說法音，八千菩薩，得無生忍。頌曰：

玄亮吐清氣，神響徹幽聾。登臺發春詠，高興避希蹤。
乘虚感靈覺，魚山振思童。摹寫天歌梵，冀布法音同。
哀婉故不下，飄颻數仞中。比丘歌聲唄，人畜振心鍾。
斯由暢玄句，即感雁遊空。神朝發筌悟，豁爾自靈通。

（《大正藏》54:33，《中華藏》53:536）

---

① 一本"破硪"作"頗峨"。
② 一本"逸"作"迄"。
③ 一本"八"作"人"。
④ 一本"當"作"言"。

《大乘密嚴經》(唐不空譯)卷下

爾時金剛藏，說如是語已。復告於大樹，緊那羅王言：
大樹緊那王，汝應當觀察。云何諸法性，性空無所有。
如是見相應，於定不迷惑。如飯一粒熟，餘粒即可知。
諸法亦復然，知一即知彼。譬如攢酪者，嘗之以指端。
如是諸法性，可以一觀察。法性非是有，亦復非是空。
藏識之所變，藏以空為相。大樹緊那王，即時而問曰：
云何心量中，而有界丈夫？云何生諸界，堅濕及煖動？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聞其所說已，而告如是言：
善哉大樹王，能發甚[1]深問。願令修定者，得詣於真實。
我今為汝說，琴師應諦聽。汝昔自他化，與諸眷屬俱。
鼓樂從空來，乘於寶宮殿。如是諸天侶，而同詣佛會。
撫奏妙寶琴，其聲甚和雅。聲聞在會者，各遞相謂言：
我樂見樹王，緊那眾遊戲，及所乘宮殿，妙寶以莊嚴。
汝奏琉璃琴，眾心皆悅動。迦葉聲聞等，不覺起而舞。
由妙音和樂，不能持本心。時天冠菩薩，告迦葉等言：
汝等離欲人，云何而舞戲？是時大迦葉，白彼天冠士：
佛子有大力，譬如毗嵐風。聲聞無定智，如黑山搖動。
雖離惑分別，尚染習氣泥。分證於實際，未斷於諸習。

(《大正藏》16:773-774，《中華藏》66:47-48)

(3) 伅真陀羅王鼓琴

① 一本“甚”作“其”。

《佛説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一作《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東漢支婁迦讖譯）卷上

佛謂舍利弗：有王名曰伅真[1]陀羅，從名香山，與諸伅[2]真陀羅無央數千，與揵陀羅無央數千，與諸天無央數千，而俱來説是瑞應。言適未竟，便見伅真陀羅與八萬四千伎人俱來，及無央數人，其華從上墮，譬若天雨從上悉下。與諸俱來者，頭面著地，為佛作禮，遶佛三匝，皆在前往。伅真陀羅王便以手持琉璃之琴。所以者何？是本之願。面面各四萬二千伎樂，伅真陀羅在其中央，同時鼓琴，其聲悉遍三千大千之剎土。諸欲天子所有伎樂，應時其音不與是聲而等。所以者何？其音悉覆。即令不如，諸欲天子、諸色天子，皆悉到佛所。鼓是音時，三千大千之剎土，應時諸樹，名大山水山王摩訶[3]目鄰，皆悉躍躍搖。譬若如舞，一切低昂皆向佛，譬若如人之作禮。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一一尊、比丘及新發意菩薩，其在會者，諸天龍鬼神一切，自於坐皆踊躍，叵峨其身而欲起舞。提無離菩薩問："尊聲聞已離諸欲，悉得八惟務禪，盡見四諦，何緣復舞？"諸尊聲聞答言："吾等不得自在。用是琴聲，於坐不能忍其音，亦不能制其心令堅住。"提無離菩薩問摩訶迦葉言："仁者年尊而知厭足，自守如戒，為諸天及人之所敬愛。云何不能自制身舞，若如小兒？"摩訶迦葉言："譬若隨藍風一起時，諸樹名大樹而不能自制。所以者何？其身不堪。伅真陀羅王琴聲，譬若如隨藍風起時，以是[4]故吾等而不能自制。

① "伅真"，一本作"純真"，一本作"化真"，下同。
② 一本無"伅"字。
③ 一本"摩訶"作"魔呵"。
④ 一本無"是"字。

今乃知上人之所作，其功德不可當。諸聲聞之所有，今悉為是音[1]而覆蔽。”提無離菩薩復謂摩訶迦葉：“觀諸阿惟越致所作為，聞是琴聲而無動者，其有智人，聞是奈何而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諸聲聞之所有威神之力，皆悉為琴聲而所覆蔽，是音不能動搖諸摩訶衍。伅真陀羅王，所有伎樂八萬四千音聲，皆悉佛威神之所接，亦伅真陀羅本願福之所致。諸所音樂聲，莫不聞其聲，皆言：諸法等而悉脫，下中上[2]悉淨，而亦空無有異。一切諸人計，無有人已，過去當來今現在亦爾，但聞[3]其音，了無所有，其法者一切人聲亦復如是[4]。

（《大正藏》15:351-352，《中華藏》16:418）

6. 其　他

（1）寶女善口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集）卷二

自在天王天有[5]寶女名曰善口，於一語中，顯出百千娛樂音聲，於彼一一音聲中，復出百千音聲。佛子當知，一善口聲，出生無量聲，隨其[6]所應悉令開解。出《華嚴經》第二十九卷。

（《大正藏》53:9，《中華藏》52:744）

---

① 一本無“音”字。
② 一本“下中上”作“上中下”。
③ 一本“聞”作“聲”。
④ 一本“是”下夾注“一”字。
⑤ 一本“天有”作“有天”。
⑥ 一本無“其”字。

《止觀輔行傳弘決》（唐湛然述）卷五之二

如《增一阿含》云：有四種不思議事，謂世界、眾生、龍、佛土。《華嚴》亦云：自在天王有寶女名善音，於一語音出百千音樂，一一樂聲復出百千音聲。此等但是人所不測，名不思議。

（《大正藏》46:288-289，《中華藏》95:221）

（2）銀天人坐七寶花上彈箜篌

《古清涼傳》（唐慧祥撰）卷上

王子燒身寺，東北未詳其遠近里數，是中臺、北臺南，東臺西，三山之中央也。徑路深阻，人莫能至。傳聞金剛窟。金剛窟者，三世諸佛供養之具，多藏於此。按《祇洹圖》云：祇洹內，有天樂一部，七寶所成。箋曰：又按《靈跡記》云：此樂是楞伽山羅刹鬼王所造，將獻迦葉佛，以為供養。迦葉佛滅後，文殊師利將往清涼山金剛窟中。釋迦佛出時，卻將至祇洹一十二年，文殊師利還將入清涼山金剛窟內。又有銀箜篌。有銀天人，坐七寶花上，彈此箜篌。

（《大正藏》51:1094-1095）

（3）龍王、天地釋等化樂示教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二十

龍王即自變身出三十三頭，一一頭有六牙，一一牙有七浴池，一一浴池有七大[1]蓮華，一一蓮花有一百[2]葉，一一花葉有七玉女，

① 一本"大"作"天"。
② 一本"一一蓮花有一百"作"有百一"。

鼓樂、絃歌、抃[①]舞其上。

（《大正藏》1:132，《中華藏》31:260）

《正法念處經》（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卷二十一

時天帝釋，即以意念，化此寶象，令有百頭。面貌清淨，離諸塵垢。其一一頭皆有十牙，皆悉[②]鮮白；一一牙端有十華池；一一池中有千蓮華；一一蓮華有十華臺；一一華臺有百華葉；一一葉中有百玉女，以五音樂，歌舞嬉戲，出美妙音，無以為比。如是伊羅婆那殊勝寶象，帝釋天王之所變化，其身廣大，一千由旬。其色鮮潔，純白無比。帝釋乘之，欲破阿修羅軍。種種伎樂，或有歌舞，或有戲笑，或嘯或吼，或有叫喚，光明威德，端嚴殊妙。出善見城，諸天見已，各乘種種異色寶殿，種種器仗以自莊嚴，種種伎樂，歌舞戲笑，喑噎[③]出聲。觀喜悅樂，見帝釋王喜悅倍前。……時天帝釋所將天眾，無量百千宮殿圍遶，乘伊羅婆那大白象王，如上所說其身殊妙，七寶光焰，赫若電光。滿虛空中，無量音樂震吼之聲，充滿十方。百千天眾，歡喜圍遶，往須彌山。乾[④]闥婆眾，莊嚴諸天，仙聖歌頌，無比讚歎，共相娛樂。自善業果，受第一樂。

（《大正藏》17:120，《中華藏》35:57-58）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二

① 一本“抃”作“弄”。
② 一本無“悉”字。
③ 一本下注“烏蘣反”三字。
④ 一本“乾”作“犍”。

若在王宮，現妙女身，為化慳[1]著婬欲眾生。於大眾中多人集處，現眾伎術，或現簫笛、琴瑟、鼓貝，常為第一。於是眾中歌舞戲笑，皆出法音。現眾伎[2]術，隨諸眾生所喜樂者，為教化故而示現之。現神通力，施眾生財，然後說法。

（《大正藏》15:377，《中華藏》16:478）

① 一本“慳”作“堅”。
② 一本“伎”作“技”。

二、佛國世界的音樂

1. 佛世界的自然音聲

（1）諸種妙音與好聲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九

將來之世有佛名彌勒出現於世。爾時國界名雞頭王所治處，東西十二由延[①]，南北七由延，人民熾盛，穀米豐登。……爾時雞頭城中周匝懸鈴，是時鈴聲聞[②]皆出五樂之音。爾時城中恆有七種之聲，云何為七？貝[③]聲、鼓聲、琴聲、小鼓聲、員[④]鼓聲、鞞鼓[⑤]聲、歌舞聲為七。

（《大正藏》2:818-819，《中華藏》32:578-579）

《大乘悲分陀利經》（十六國失名譯）卷一

爾時寶照明菩薩白佛言：世尊，蓮華世界云何分別晝夜？聞何等聲？彼諸眾生身相云何[⑥]？佛告寶照明菩薩言：善男子，彼蓮華世界，蓮華合眾鳥聲止。佛及菩薩游戲三昧，受解脫喜樂，以[⑦]

① 一本“由延”作“由旬”，下同。
② 一本無“聞”字。
③ 一本“貝”作“螺”。
④ 一本“員”作“圓”。
⑤ 一本“鼓”下又有“鼓”字。
⑥ 一本“何”下有“住”字。
⑦ 一本“以”作“已”。

是為夜。風吹華敷，眾鳥和鳴，雨眾名華，四方軟風極妙音[1]觸。佛諸菩薩從三昧起蓮華上，佛為諸菩薩摩訶薩說過聲聞、辟支佛、菩薩法藏，以是為晝。善男子，其中菩薩摩訶薩，常聞佛聲、法聲、僧聲、滅聲、無為聲、波羅蜜聲、力聲、無畏聲、通聲、無行聲、無生聲、無滅聲、寂聲、靜聲[2]、惔[3]怕聲、大慈聲、大悲聲、無生聲、法聲、得授[4]職聲、純菩薩聲。彼諸菩薩聞如是等聲，未嘗斷絕。……又蓮華世界已生當生，菩薩禪悅為食、法食、香食，猶若梵天無有揣食。其中無有一切不善之名，無諸女人，亦無其聲，無有一切苦聲及愛憎聲，乃至亦無結使[5]聲，無有為聲。亦無闇冥，無諸臭穢，身心無疲，無有地獄、餓鬼、畜生之聲。亦無假名，無諸刺棘、坑坎、瓦礫，亦無燈火、日月、星宿，亦無大海、須彌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障山、黑山及諸土山。無雲雨聲，無惡風聲，無有一切諸惡趣聲，無諸難聲。彼蓮華世界，佛光、菩薩光、摩尼珠光、寶光、妙光，普照於彼。有鳥名娑訶羅，各各自出根力覺道軟澤之聲。

（《大正藏》3:235，《中華藏》16:16）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一

爾時寶日光明菩薩白佛言："世尊，彼佛世界云何得知晝夜差別？所聞音聲為何相貌？彼諸菩薩云何而得成就？一心行何異行？"佛告寶日光明菩薩："善男子，彼佛世界常有佛光以為照明，

① 一本"音"作"香"。
② 一本無"聲"字。
③ 一本"惔"作"憺"。
④ 一本"授"作"受"。
⑤ 一本"使"下有"之"字。

以華合鳥還。如來菩薩入諸禪定，師子遊戲，其心歡喜受解脫樂，爾時便知即是夜分。若有風吹，諸華散地，諸鳥相和作微妙聲，雨種種華，四方風起，香氣微妙，柔軟細滑，佛及菩薩從禪定起，是時彼佛為諸大眾說菩薩法藏，欲令出過聲聞緣覺，是故得知即是晝分。善男子，彼佛世界諸菩薩眾，常聞佛音、法音、僧音、寂滅之音、無所有音、六波羅蜜音、力無畏音、六神通音、無所作音、無生滅音、微妙寂靜音、因寂靜音、緣寂靜音、大慈大悲無生法忍授記之音、純諸菩薩清淨妙音、常不遠離聞如是。善男子，所聞音聲相貌如是。……善男子，彼佛世界常以佛光菩薩寶光而為照明，其光微妙清淨第一，遍滿其國。其中[1]有鳥名曰善果，聲中常出根力覺道微妙之音。"

《大正藏》3:168-169，《中華藏》16:122-123）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三

若有一生[2]菩薩，於[3]餘方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以此身處於他方兜術天宮命終作佛。若我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不於其界取般涅槃。若般涅槃時處在[4]虛空，諸菩薩所欲得者自然而有，其世界邊周匝常有百千億那由他自然音樂。此音樂中不出欲想之聲，常出六波羅蜜聲、佛聲、法聲、比丘僧聲、菩薩藏聲、甚深義聲，而諸菩薩於諸音聲隨其所解。

（《大正藏》3:187，《中華藏》16:155）

① 一本"國"作"中"。一本"其國，其中"作"其中，其國"。
② 一本"生"作"法"。
③ 一本"於"上有"當"字。
④ 一本"在"下有"於"字。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七

世尊，我般涅槃後，若有眾生於我法中，乃至一戒如我所說，能堅持之；乃至讀頌一四句偈為他人說，令彼聽者心生歡喜，供養法師；乃至一華一禮，以是因緣隨其志願於三乘中各不退轉；乃至法炬滅、法幢倒、正法滅已，我之舍利尋沒於地至金剛際。爾時娑婆世界空無珍寶，我之舍利變為意相琉璃寶珠，其明焰盛，從金剛際出於[①]世間，上至阿迦尼吒天，雨種種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波利質多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有淨光明大如車輪，百葉、千葉或百千葉，或百千華，其光遍照。復[②]有好香微妙常敷，觀者無厭，其明焰盛，不可稱計。微妙之香無量無邊，純雨如是無量諸華。當其雨時，復出種種微妙音聲[③]：佛聲、法聲、比丘僧聲、三歸依聲、優婆塞戒聲、成就八戒聲、出家十戒聲、布施聲、持戒聲、清淨梵行具大戒聲、佐助[④]眾事聲、讀經聲、禪思惟聲、觀不淨聲、念出入息聲、非想非非想聲、有想無想聲、識處聲、空處聲、八勝處聲、十一切入聲、定慧聲、空聲、無相聲、無作聲、十二因[⑤]緣聲、具足聲聞藏聲、學緣覺聲、具足大乘六波羅蜜聲。於其華中出如是等聲，色界諸天皆悉聞之。本昔所作諸善根本，各自憶念所有不善，尋自悔責。即便來下娑婆世界，教化世間無量眾生，悉令得住於十善中。欲界諸天亦得聞

① 一本“於”下有“世於”二字。
② 一本“復”作“亦”。
③ 一本無“聲”字。
④ 一本“佐助”作“助佐”。
⑤ 一本無“因”字。

受，所有愛結貪喜[①]五欲，諸心數法悉得寂靜。

（《大正藏》3:211，《中華藏》16:202）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六十九

於彼一切眾生之前，現種種聲。所謂風輪聲、水輪聲、火焰聲、海潮聲、地震聲、大山相擊聲、天城震動聲、摩尼相擊聲、天王聲、龍王聲、夜叉王聲、乾闥婆王聲、阿修羅王聲、迦樓羅王聲、緊那羅王聲、摩睺羅伽王聲、人王聲、梵王聲、天女歌詠聲、諸天音樂聲、摩尼寶王聲。以如是等種種音聲，說喜目觀察眾生[②]夜神，從初發心，所集功德，所謂承事一切諸善知識，親近諸佛，修行善法。

（《大正藏》10:374，《中華藏》13:344）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譯）卷十八

爾時善財童子，見喜目觀察一切眾生主[③]夜神，復於一一諸毛孔中，出興[④]無量眾生形相。……於彼一切諸眾生前，現種種聲：所謂風輪聲、水輪聲、火焰聲、海潮聲、地震聲、大山相擊聲、天城震動聲、摩尼相擊聲、天王聲、龍王聲、夜叉王聲、乾闥婆王聲、阿修羅王聲、迦樓羅王聲、緊那羅王聲、摩睺羅伽王聲、人王聲、梵王聲、天女歌詠聲、諸天音樂聲、摩尼寶王聲、聲聞聲、獨覺聲、菩薩聲。以如是等種種音聲，宣說喜目觀察眾生主

① 一本“喜”作“恚”。
② 一本“生”作“主”。
③ 一本無“主”字，下同。
④ 一本“興”作“與”。

夜神，從發心所集功德相續次第，所習善根相續次第。

（《大正藏》10:745，《中華藏》66:633）

《大寶積經》（隋達摩笈多譯）卷一百二

爾時十方恆河沙世界，所有諸佛現說法者，彼諸弟子各請其佛言：世尊，何因緣故，乃有如是大瑞光明現於世間。世尊，我從昔來初未聞見如是光明、如是清淨、如是微妙。世尊，此何光明，而令我等大喜遍身心得清淨，亦令眾生無復貪欲瞋恚愚癡，煩惱諸[①]惡一切不行。世尊，今此光明誰之所作、誰所加持而來現此。彼諸侍者如是請已，彼諸世尊默然無報。當爾之時，十方世界一切所有諸種音聲：所謂若天聲、若龍聲、若夜叉聲、若乾闥婆聲、若阿修羅聲、若迦樓羅聲、若緊那羅聲、若摩睺羅伽聲、若人聲、若非人聲、若象馬聲、若諸獸聲，如是等聲咸皆止息。若風聲、若火聲、若水聲、若大海波聲、若音樂聲、若歌讚聲，當爾之時，如是諸聲以佛力故，亦皆止息，一切寂然。時彼十方諸佛侍者，復請彼佛言：世尊，惟願大慈憐愍一切諸天人故，安樂一切諸天人故，利益一切諸天人故，為我宣說如是光明所從來處，而能普照諸佛國土。爾時十方諸佛，即以十方恆河沙數世界，所有一切諸如來聲，悉同梵音。如一如來口業所說，其所說事亦無差殊，用是妙聲各皆報己之侍者。當彼諸佛出聲告時，一切佛剎悉皆振動，百千樂音一時皆作，乃至一切天人阿修羅，所有音樂不鼓自鳴。又彼樂音眾聲之中出諸法音：所謂無常聲、苦聲、無我聲、空聲、無相聲、無願聲、離欲聲、解脫聲、法界聲、如

① 一本“諸”作“眾”。

如聲、實際聲、檀波羅蜜聲、尸波羅蜜聲、羼提波羅蜜聲、毘梨耶波羅蜜聲、禪波羅蜜聲、般若波羅蜜聲、大慈聲大悲聲、大喜聲、大捨聲、和合聲、利益聲、出離聲[①]、出如是等種種百千諸法之聲。又彼種種諸聲出時，無量阿僧祇億那由他百千眾生，皆得住於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正藏》11:572，《中華藏》9:279-280）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唐不空譯）卷下

於彼佛剎空中常奏俱胝那庾多百千種樂，雖不現相而聞其聲。於彼樂中無有貪染相應之聲，唯出諸波羅蜜聲、佛聲、法聲、僧聲、諸菩薩藏法教之聲，悉皆得聞。彼中菩薩渴仰於佛，隨所諸[②]處，經行坐立，應念即見。普見如來應正等覺，坐菩提樹。

（《大正藏》11:915，《中華藏》65:1012）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東魏毘目智仙、般若流支譯）卷上

如是問已，彼佛世尊默然不答。如是十方諸佛世界，天聲、龍聲、夜叉聲、阿修羅聲、迦樓羅聲、乾闥婆聲、人聲、非人聲、畜生聲，如是眾聲一切止息。風聲、水聲、大海潮聲、歌詠等聲，如是諸聲，以佛力故，一切止息，皆悉寂然。……

爾時，十方不可計數阿僧祇耶、不可思議無量無邊、恆河沙等諸佛世界、諸佛世尊，一切同聲，皆共一音。一切諸佛，同一口業，皆同一法，為侍者說。彼佛[③]侍者一一皆知如來所說，彼佛

① 一本無“出離聲”三字。
② 一本“諸”作“詣”。
③ 一本“佛”作“彼”。

世尊所出音聲遍滿一切諸佛世界，彼諸天人一時俱作百千伎[1]樂，彼樂音中說言無常、苦、無我等，如是如是，和合出聲。所謂空聲、無相聲、無願聲、無染聲、解脫聲、法性聲、真如聲、實際聲、布施聲、持戒聲、忍辱聲、精進聲、禪定聲、般若聲、柔和聲、利益聲、慈聲、悲聲、喜聲、捨聲，出如是等百千法聲。此聲出已，有不可數億那由他百千眾生，必定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墮聲聞緣覺之地，不墮帝釋大梵天王轉輪王地。

（《大正藏》12:116，《中華藏》9:897-898）

《佛說大阿彌陀經》（宋王日休校輯）卷下

佛言：如世間帝王有萬種音樂，不如轉輪聖王諸音樂中一音之美百千萬倍；如轉輪聖王萬種音樂，不如忉利天王諸音樂中一音之美百千萬倍；如忉利天王萬種音樂，不如第六天王諸音樂中一音之美百千萬倍；如第六天王萬種音聲，不如阿彌陀佛刹中諸七寶樹一音之美百千萬倍。復有自然種種妙樂，而其音聲無非妙法，清暢嘹喨，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聲之中最為第一。

（《大正藏》12:333，《中華藏》18:689）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下

於是三千大千世界上虛空中，遍有摩尼珠網幔[2]，出天之伎樂音聲，以珠桂諸幔上，以妙貫珠寶貫珠，師子賴珠飆蹉賴買珠，以金縷交錯為係，以金種種莊嚴為寶帳幔，以純金為帳幔。是三千大千世界周匝，下盡地際，上至三十三天以摩尼寶，遍以紫磨

① 一本“伎”作“妓”。
② 一本“幔”作“縵”。

金周匝為莊嚴，從黃金帳出無央數億那術，百千之好音聲：空無相無願聲、非常苦空非身之聲、寂定戒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聲、調損忍辱慚愧聲、慈悲喜護安詳奉行聲、布施聲、布施[1]度無極聲、持戒聲、持戒度無極聲、忍辱聲、忍辱度無極聲、精進聲、精進度無極聲、一心聲、一心度無極聲、智慧聲、智慧度無極聲、神通聲、神通度無極聲、菩薩行聲、懷來菩薩使至不退轉地聲、菩薩得不起法忍聲、一切諸佛法聲。

（《大正藏》12:925，《中華藏》15:143-144）

《阿彌陀經疏》（唐窺基撰）

經曰："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次釋第三妙妓鳴天也，準《觀經》等。無量樂器常懸在天，不鼓自鳴。又隨物有處，或舍或林皆懸樂器，悉自和鳴，隨眾生意，皆奏法音無非法聲。人天聞者，俱發道意。

（《大正藏》37:320）

《阿彌陀經通贊疏》（唐窺基撰）卷中

經云[2]："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贊曰：第三空盈天樂，空中奏樂聲演法音，彼國人聞，咸生善念。《觀經》云：無量樂器懸處虛空，不鼓自鳴。或林或幢皆懸樂器，悉自和鳴，隨眾生意皆奏法音。人天聞者，俱發道意。或歌六度，或讚三乘。

（《大正藏》37:339，《中華藏》100:336）

① 一本無“布施”二字。
② 一本無“云”字。

《阿彌陀經通贊疏》（唐窺基撰）卷中

經曰[1]："舍利弗，彼佛國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贊曰：第八風吹樂音也。文分為四：一、風搖寶樹；二、聲似樂音；三、聞興善念；四、結成莊嚴。此初二文也。"微風"者，細風也，非猝暴風也。吹樹及網羅[2]，即發微妙音韻[3]。"譬如"者，"譬"者，況也；"如"，由似也，況似於百千種音樂同時俱奏也。細風徐起，吹樹網羅，音韻而遍滿十方，雅妙而便同眾樂，故云"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也。……《瑞相經》云：清風徐起，不寒不暑，吹諸羅網及眾寶樹，演發無上微妙法音。其有聞者，塵垢不起，自然快樂如得三昧。

（《大正藏》37:341，《中華藏》100:33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唐窺基撰）卷二

經曰："寶鐸金鈴處處懸列，微風吹動出和雅音。"讚曰：此有四嚴：一懸寶鐸，二列金鈴，三吹動以微風，四發音而和雅。既鏗鏘以振響，足觀聽以明心。此意運以六通，同寶鐸而振駭；飛乎四辯，若金鈴而驚濟。隨機往利，處處之義顯然；愍物宣揚，懸列之言攸顯。若不大悲之風飄扇，七辯之音無發，故知感應道成，智悲之德被也。言七辯者，所謂捷辯、迅辯、應辯、無疏謬辯、無斷盡辯、凡所演說豐義味辯、一切世間最勝妙辯。

（《大正藏》33:37-38）

① 一本無"曰"字。
② 一本"羅"下有"動"字。
③ 一本"韻"下有"也"字。

《金光明最勝王經玄樞》（日本願曉等集）卷三

奏諸天樂。第三奏天樂，準前就理，即第一義，天之樂也，據事可知。（興云：天樂者，不鼓自鳴，而應諸天之意故。表佛宣妙音，眾生隨類各解。）

（《大正藏》56:540）

（2）無惡聲和離慾聲

《大乘悲分陀利經》（十六國失名譯）卷三

觀世音言：世尊，若我如是意滿，我禮世尊足[1]時，於十方恆[2]沙數世界中，現在住世諸佛世尊皆授我[3]記，恆河沙數世界地皆震動，一切山川石壁樹木叢林出五樂音，一切眾生心得離欲。觀世音菩薩適五體禮寶藏如來，如是恆河沙數佛土地皆震動，彼諸佛如來皆授其記，略說一切山川石壁樹木叢林出五樂音，一切眾生心得離慾。佛言：

起悲福德歡喜音[4]，十方諸佛授汝記。

地及世界六種動，汝當作佛度世仙。

……

令其佛土無有八難及不善聲，亦無苦聲，又無受戒犯悔之聲。……

令其一切佛土虛空中作億那由他百千音樂，其音樂中不出愛欲之聲，惟有波羅蜜聲、佛聲、法聲、僧聲、菩薩法藏聲，令聞

① 一本“足”作“之”。
② 一本“恆”下有“河”字。
③ 一本“我記”作“記我”。
④ 一本“音”作“意”。

如是隨菩薩所樂音聲。……

亦令無量阿僧祇佛土雨天曼陀羅華，令彼曼陀羅華出如是等聲：所謂佛聲、法聲、僧聲、波羅蜜聲、力無畏聲。若我五體禮世尊足時，如是瑞應皆悉令現。如曼如尸利童真禮世尊足時，於無量阿僧祇佛土，地皆震動，雨天曼陀羅，一切眾生皆得如是快樂，充滿如是所願。

（《大正藏》3:251-253，《中華藏》16:43-46）

《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三國吳支謙譯）卷上

繞池邊諸七寶樹，數千百重行，皆各如是，各自作五音聲，音聲甚好無比也[①]。佛告阿難：如世間帝王有百種伎樂音聲，不如遮迦越王諸伎樂音聲好百千億萬倍；如遮迦越王萬種伎樂音聲，尚復不如第二忉利天上諸伎樂一音聲百千億萬倍；如忉利天上萬種伎樂之聲，尚復不如第六天上一音聲好百千億萬倍；如第六天上萬種音樂之聲，尚復不如阿彌陀佛國中七寶樹一音聲好，百千億萬倍；阿彌陀佛國中，亦有萬種自然伎樂，甚樂無極。

（《大正藏》12:305，《中華藏》9:560）

《大方等大集經》（北齊那連提耶舍譯）卷四十八

十二者於彼國土無惡名稱不可樂聲：所謂讁罰聲、鬥訟聲、獄繫縛聲、殺害聲、著鎧甲聲、捕獵聲、偷盜聲、罵詈聲、期[②]剋

① 一本無“也”字。
② 一本“期”作“忌”。

聲、儉聲、饑饉聲、少衣服聲、欺陵[①]聲、病聲、邪婬聲、妄語聲、兩舌聲、麤獷語聲、綺語聲、貪聲、瞋聲、歸依惡天神聲。於彼國土常無如是諸惡邪聲，常有如是好聲滿足。所謂三寶聲、三律儀聲、四梵住聲、四攝聲、六波羅蜜聲、無生法忍聲、登祚聲、不受後有聲、降魔聲、轉法輪聲、降法雨聲。於彼國土以此諸聲常得充滿，修第一義禪菩薩摩訶薩，隨所住處於彼國土諸衆生等，皆得趣向無上菩提，於三界中聲震於世。

（《大正藏》13:318，《中華藏》10:571）

（3）兜率天音聲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十三

百萬億天幢寶鈴出微妙音，百萬億白淨寶幢微風吹動出妙音聲，……一切寶鈴出妙音聲，百萬億天螺[②]出妙音聲，百萬億天鼓出大音聲，百萬億天琴出微妙音，百萬億天牟陀羅出大[③]音聲，百萬億天娛樂具，百萬億天樂音聲，充滿十方一切佛刹。百萬億化音聲，聲徹十方，衆生聞者悉解如響。百萬億天妓[④]樂音，同時俱作；百萬億天神力妓樂，出相和音；百萬億一切諸天娛樂之具，出妙音聲。百萬億妙音，讚歎如來；百萬億勝妙喜音，讚歎如來；百萬億甚深音聲，讚歎如來；百萬億種種音聲，歎佛果報。百萬億細微音聲，稱揚讚歎出三界法；百萬億寂靜音聲，讚歎如來本所修行；百萬億音，讚歎如來百萬億劫永離瞋恚。

---

① “陵”，一本作“凌”，一本作“淩”。
② 一本“螺”作“蠡”。
③ 一本“大”作“天”。
④ 一本“妓”作“伎”，下同。

（《大正藏》9:480，《中華藏》12:131）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二十二

寶鈴和鳴，聞皆歡喜。百萬億天螺出妙音聲，百萬億天鼓出大音聲，百萬億天箜篌出微妙音，百萬億天牟陀羅出大妙音，百萬億天諸雜樂同時俱奏，百萬億天自在樂出妙音聲，其聲普遍一切佛剎。百萬億天變化樂，其聲如響，普應一切。百萬億天鼓因於撫擊而出妙音；百萬億天如意樂自然出聲，音節相和；百萬億天諸雜樂出妙音聲，滅諸煩惱；百萬億悅意音，讚歎供養；百萬億廣大音，讚歎承事；百萬億甚深音，讚歎修行；百萬億眾妙音，歎佛業果；百萬億微細音，歎如實理；百萬億無障礙真實音，歎佛本行；百萬億清淨音，讚歎過去，供養諸佛；百萬億法門音，讚歎諸佛最勝無畏；百萬億無量音，歎諸菩薩功德無盡；百萬億菩薩地音，讚歎開示一切菩薩地相應行；百萬億無斷絕音，歎佛功德，無有斷絕；百萬億隨順音，讚歎稱揚見佛之行；百萬億甚深法音，讚歎一切法無礙智相應理；百萬億廣大音，其音充滿一切佛剎；百萬億無礙清淨音，隨其心樂，悉令歡喜；百萬億不住三界音，令其聞者，深入法性；百萬億歡喜音，令其聞者，心無障礙，深信恭敬；百萬億佛境界音，隨所出聲，悉能開示一切法義；百萬億陀羅尼音，善宣一切法句差別，決了如來祕密之藏；百萬億一切法音，其音和暢，克諧眾樂。

（《大正藏》10:116，《中華藏》12:814）

《佛說大阿彌陀經》（宋王日休校輯）卷下

佛言：如世間帝王有萬種音樂，不如轉輪聖王諸音樂中一音

之美百千萬倍；如轉輪聖王萬種音樂，不如忉利天王諸音樂中一音之美百千萬倍；如忉利天王萬種音樂，不如第六天王諸音樂中一音之美百千萬倍；如第六天王萬種音樂，不如阿彌陀佛剎中諸七寶樹一音之美百千萬倍。復有自然種種妙樂，而其音聲無非妙法，清暢嘹喨，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聲之中最為第一。

（《大正藏》12:333，《中華藏》18:688-68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述，宋淨源錄注）卷二十五

他化雷震如梵音，化樂天中大鼓音，
兜率天上歌唱音，夜摩天上天女音。
於彼三十三天上，如緊那羅種種音。
護世四王諸天所，如乾闥婆所出音。
海中兩山相擊聲，緊那羅中簫笛聲，
諸龍城中頻伽聲，夜叉住處龍女聲，
阿修羅中天鼓聲，於人道中海潮聲。

（《中華藏》90:813）

《安樂集》（唐道綽撰）卷上

三兜率天上雖有水鳥樹林和鳴哀雅，但與諸天生樂為緣，順於五欲，不資聖道。若向彌陀淨國一得生者，悉是阿毘跋致，更無退人與其雜居。又復位是無漏，出過三界，不復輪迴。論其壽命，即與佛齊，非算數能知。其有水鳥樹林，皆能說法，令人悟解證會無生。四據大經且以一種音樂比挍者。經讚言：

從世帝王至六天，音樂轉妙有八重。

展轉勝前億萬倍[①]，寶樹音麗倍亦然。
復有自然妙伎樂，法音清和悅心神。
哀婉雅亮超十方，是故稽首清淨勳[②]。

（《大正藏》47:9）

（4）樂音說法

《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宋元照述）卷中

成光明臺樓閣千萬百寶合成，四華幢樂器於臺兩邊，各有百億華幢無量樂器以為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華幢樂器四面圍繞，風動出聲說法警衆，風生八方，故云八種。

（《大正藏》37:292）

《淨土十疑論》，隋天台智者大師說

問：設令具縛凡夫，得生彼國，邪見三毒等常起，云何得生彼國即得不退，超過三界[③]？釋[④]曰：得生彼國，有五[⑤]因緣[⑥]不退。云何為五？一者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持，故得不退；二者佛光常照，故[⑦]菩提心常增進[⑧]不退；三者水鳥樹林、風聲樂響[⑨]皆說苦空，聞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國純諸菩薩以

① 一本“倍”作“億”。
② 一本“勳”作“樂”。
③ 一本“界”下有“耶”字。
④ 一本“釋”作“答”。
⑤ 一本“五”下有“種”字。
⑥ 一本“緣”下有“故得”二字。
⑦ 一本無“故”字，下同。
⑧ 一本“進”下有“故得”二字。
⑨ 一本“響”作“音”。

為良友，無惡緣境，外無[①]神鬼魔邪，內無[②]三毒等煩惱，畢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國[③]即壽命永劫，共菩薩[④]佛齊等，故不退也。在此惡世，日月短促，經阿僧祇劫，復不起煩惱，長時修道，云何不[⑤]得無生忍也？此理顯然，不須疑也。

（《大正藏》47:79，《中華藏》97:910）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十二

疏[⑥]："極樂國土聽風柯而正念成"者，即《彌[⑦]陀經》云：舍利弗，極樂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⑧]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以經對疏，文義可知。

疏："絲竹可以傳心"者，即《史記》中事，含其多事。謂漏月傳意於秦主[⑨]，果[⑩]脫荊軻之手；相如寄聲於卓氏，終獲文君[⑪]之隨[⑫]；帝釋有法樂之臣，馬鳴有和羅之伎，皆絲竹傳心也。

疏："目擊以之存道"者，即《莊子》中事。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而不見。及見，寂無一言。及出，子路怪而問曰：夫[⑬]子

① 一本"無"下有"外道"二字。
② 一本"邪內無"作"內無邪"。
③ 一本"國"下有"者"字。
④ 一本無"菩薩"二字。
⑤ 一本"不"作"可"。
⑥ 一本"疏"作"言"，下同。
⑦ 一本"彌"上有"阿"字。
⑧ 一本"自然皆"作"皆自然"。
⑨ 一本"主"作"王"。
⑩ 一本無"果"字。
⑪ 一本"君"作"居"。
⑫ 一本此句作"相如調文君之女，終獲隨車；況"。
⑬ 一本"夫"作"吾"，下同。

欲見溫伯雪子久矣，何以相見[①]寂無一言？夫子曰：若斯人者，目擊而道存，亦不可以容聲者矣。

（《大正藏》36:93-94，《中華藏》86:343-344）

2. 天伎樂

（1）供養之樂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十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時尊者大目揵連在耆闍崛山中。爾時尊者大目揵連，獨一靜處禪思，作是念："昔[②]有時釋提桓因，於界隔山石窟中問世尊愛盡解脫之義。世尊為說，聞已隨喜，似欲更有所問義。我今當往問其喜意。"作是念已，如力士屈申臂頃，於耆闍崛山沒至三十三天，去一分陀利池不遠而住。時天帝釋與五百婇女遊戲浴池，有諸天女音聲美妙。爾時帝釋遙見尊者大目揵連，語諸天女言："莫歌，莫歌。"時諸天女即便默然。天帝釋即詣尊者大目揵連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尊者大目揵連問帝釋言："汝先於界隔山中，問世尊愛盡解脫義，聞已隨喜。汝意云何？為聞說隨喜，為更欲有所問故隨喜耶？"天帝釋語尊者大目揵連："我三十三天，多著放逸樂。或憶先事，或時不憶。世尊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尊者欲知我先界隔山中所問事者，今可往問世尊，如世尊說，汝當受持。然我此處有好堂觀，新成未久，可入觀看。"時尊者大目揵連默然受請，即與天帝釋共入堂觀。彼諸天女遙見帝釋來，皆作天樂，或歌或舞。諸天女輩著身瓔珞莊

① 一本無"相見"二字。
② 一本"昔"作"若"。

嚴之具，出妙音聲，合於五樂。如善作樂，音聲不異。諸天女輩既見尊者大目揵連，悉見[1]慚愧，入室藏隱。時天帝釋語尊者大目揵連："觀此堂觀，地好平正，其壁、柱、梁、重閣、窗牖、羅網、簾障，悉皆嚴好。"尊者大目揵連語帝釋言："憍尸迦，先修善法福德因緣，成此妙果。"如是帝釋，三自稱歎，問尊者大目揵連，尊者大目揵連亦再三答。時尊者大目揵連作是念："今此帝釋極自放逸，著界神住歎此堂觀，我當令彼心生厭離。即入三昧，以神通力，以一足指，撇其堂觀，悉令震動。時尊者大目揵連即沒不現，諸天女衆見此堂觀震掉動搖，顛沛恐怖，東西馳走，白帝釋言："此是憍尸迦大師，有此大功德力耶？"時天帝釋語諸天女："此非我師，是大師弟子大目揵連，梵行清淨，大德大力者。"諸天女言："善哉憍尸迦！乃有如此梵行大德大力同學。大師德力，當復如何。"

（《大正藏》2:133-134，《中華藏》32:851-852）

《大寶積經》（北齊那連提耶舍譯）卷六十三

復有寶鈴懸殿四廂，化作七寶鴿鵠[2]白鴿，以次飛行遶殿四面，又復化作九億六千萬種諸龍音樂。時諸龍女乘彼青馬，各擲寶蓋，於虛空中自然遊行，是諸龍女各取樂器奏諸音聲遶佛三匝，以天旃檀末、天沈水末、多摩羅葉末、天真金末，及諸龍花，並復化作種種之花而散佛上。復以優波羅花旒蘇、種種雜色眾花旒蘇、種種無量雜香旒蘇、種種無量雜色之衣、種種無量雜色瓔珞，以用散佛廣設供養，亦如彼諸阿修羅王。爾時，九億六千萬龍女作

① 一本"見"下有"皆"字。
② "鵠"，一本作"鵲"，一本作"鵰"。

音樂時，以佛神力，其聲遍滿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其中眾生聞是聲者，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於大威德眾寶殿中，及寶旒蘇眾鳥行，聞諸寶鈴網，微風吹擊出妙音聲。其聲和雅，甚可愛樂，譬如百伎音樂善巧學[①]人之所擊作，所出音聲和雅可愛。於彼大威德殿，乃至鈴網所出之聲亦復如是。此聲亦遍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其中眾生若聞聲者，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退轉。爾時彼諸龍女，復更雨於種種天花、種種天香，與水俱下。其香花氣順風逆風、不順不逆皆悉能去。以香水故，於迦毘羅城，縱廣正等六十由旬，皆成香泥。其香泥氣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其中眾生聞是香氣，亦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爾時彼諸龍女，供養佛已，及九億六千萬蓋、九億六千萬馬、九億六千萬音樂，一切眾寶莊嚴供具[②]，於虛空中，頭面禮佛，右遶三匝，卻住一面，曲躬合掌，以偈讚曰：……

（《大正藏》11:365，《中華藏》8:972-973）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東魏菩提留支譯）卷二

無量百千諸天子等，住虛空中，作諸百千種種伎樂，俱出妙聲供養如來，雨天衣雨[③]，擊諸天鼓。

（《大正藏》9:327，《中華藏》17:856）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七

又放光名耳清淨，能令聾者聞眾音。

① 一本“學”作“伎”。
② 一本“供具”作“其莖”。
③ 一本“衣雨”作“妙衣”。

妓樂供佛及塔廟，因是得成淨耳光。
又放光名舌根淨，以柔軟音讚諸佛。
永離麤獷不善語，因是得成淨舌光。
……
又放光名聲清淨，解聲非聲悉空寂。
化衆令知聲如響，因是得成聲淨光。
……
於耳根中入正受，於聲法中三昧起。
分別一切諸音聲，諸天世人莫能知。
於聲法中入正受，於耳起定念不亂。
觀耳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
……
諸女并[①]奏微妙音，與彼帝釋相娛樂。
……
教化忉利諸天故，得此果報妙音聲。
以諸天等放逸行，空中自然出此音。
……
何況甘露妙音聲，能滅衆生諸恐怖。
大慈具足摧惡魔，寂靜妙音除煩惱。
……
三千世界大梵王，一切諸梵所住處。
悉能現身於彼坐，演暢微妙梵音聲。

① 一本“并”作“普”。

……

他化雷震如梵音[1]，化樂天上妙音聲。
兜率天上妓樂音，夜摩天上天女音。
於彼忉利諸天上，緊那羅女妙音聲。
四王天[2]上乾闥聲，緊那羅中簫笛聲。
於彼一切大海中，猶如兩山相擊聲。
諸龍住處頻伽聲，微密天中龍女聲。
阿修羅中天鼓聲，於人道中海潮聲。

（《大正藏》9:437-440，《中華藏》12:68-71）

《妙法蓮華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三

四天諸王，為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

（《大正藏》9:22，《中華藏》15:537）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卷二十四

復上忉利觀天上樂。王到釋宮，天帝復言："天上諸王大欲得見。"喃王常道說功德，即前牽臂與共並坐。喃王變身如天上體，不復如世間臭[3]也。作倡天樂散華燒香，帝釋語喃王言："莫愁憂也，此間諸伎可供相戲，足可忘憂。"喃王不持天上伎樂為樂。喃王即語釋言："如人借物會應當還，以本願故不以天伎為樂，時喃王者今我身也。"（出《摩巽調王經》）

① 一本"如梵音"作"妙鼓音"。
② 一本"王天"作"天王"。
③ 一本"臭"作"貌"。

（《大正藏》53:132，《中華藏》53:42）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五

依《新婆沙論》云：諸天中將命終位，先有二種五衰相現：一小，二大。云何名為小五衰相？一者諸天往來轉動，從嚴身具出五樂聲，善奏樂人所不能及，將命終位，此聲不起。有說，復出不如音聲。

（《大正藏》53:303，《中華藏》71:230）

《阿彌陀經略記》（日本源信撰）

柔軟七寶，以成其水，清涼香潔，味如甘露，微瀾回流，不遲不速。其樂微妙，無不法音，或出苦、空、無我、諸波羅蜜，或出十力、無畏、不共法音，或大慈大悲聲，或無生法忍聲，無有三洼塗苦難之名，但有自然快樂之音。眾生聞者，念佛法僧。……

有五百億宮殿樓閣，眾床座妙衣敷上也，無數天人在樓閣中，十方流眄而作妓樂，聞者自然塵勞消滅，無量功德，念念增進。……

彼國天人常作妓樂，或諸樂器，懸處虛空，其三聲和雅，甚可愛樂。

（《大正藏》57:675）

（2）善業之人所享受的天國音樂

《正法念處經》（東魏般若流支譯）卷二十二

復次，比丘觀天世間，見鬘持天第二住處，名曰峻崖，以何業故而生彼處。即以聞慧，見此眾生於河津濟，造立橋船，或以

善心，以船渡[1]於持戒之人。以持戒人故，兼渡餘人，不作衆惡。是人命終，生於善道，住峻崖處，以善業故生彼天已，受種種樂：多衆華池，圍遶莊嚴，清淨涼冷，香色妙好，無有泥濁。常有戲笑，歌舞遊戲，多衆天女，以為圍遶，衆寶嚴身。諸天女衆，恭敬供養，五音樂聲，以為音樂。與諸天女，遊戲園林。……復次，比丘知業果報，觀鬘持天第七地處。彼以聞慧，見此衆生修行善業。見他親友互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為利益，和合諍訟。以是善業，此人命終，上昇善道，生欲愛天。生彼天已，隨心所念，隨念即得種種戲樂，種種衣服，種種莊嚴，天冠瓔珞。受天樂具，一一出中[2]種種歌頌，伎樂音聲。所謂單茶[3]樂音、天女歌音。乘衆寶殿，常懷歡悅。種種園林、山溪、峪澗[4]、河池、流泉，蓮華鬱茂。天女圍遶，金色蓮華，香風搖動，出妙香氣。所謂毘琉璃林、多羅林、珍頭迦林、鳥樂林、蓮華林、衆樂音林、俱枳羅林，善業所生，遊戲其中。天河清淨，摩尼莊嚴。蓮華浴池，林樹映飾，於河水中，出妙音聲。如是之音，多有衆鳥，其鳴哀雅。

（《大正藏》17:125-128，《中華藏》35:68-71）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十五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也。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5]成殆非開悟，結志西方願生

① 一本“渡”作“度”，下同。
② 一本“中”作“生”。
③ 一本“茶”作“荼”。
④ 一本“山溪、峪澗”作“山谷、溪澗”。
⑤ 一本“夙”作“風”。

安養。後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期月既臨一無患[①]。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既昇高座，身含奇相鑪發異香，援引四眾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慚心。于時七眾圍繞，餐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眾繽紛，絃管繁會，中有清音遠聽哀婉。天眾高亮告於眾曰：兜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道乃是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遂意耶？言訖，便睹天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華伎樂充塞，如似團雲，飛湧而來，旋環頂上，舉眾皆見。昂曰：大眾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聞[②]往。言訖，但見香鑪墜手，便於高座而終。卒于報應寺。

（《大正藏》53:401，《中華藏》71:432）

3. 天國的園林

《大方便佛報恩經》（東漢失名譯）卷一

爾時如來復放一光，直照南方，過八十萬億諸佛國土，有世界名曰光德。彼中有佛，號曰思惟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善淨，其土平正，琉璃為地，黃金為繩以界道側。七寶行樹，其樹皆高盡一箭道，華果枝葉次第莊嚴，微風吹動出微妙音，眾生樂聞，無有厭足。處處皆有流泉浴池，其池清淨金沙布底，八功德水盈滿其中。……其池水中異類諸鳥相和悲鳴，出微妙音，甚可愛樂。

（《大正藏》3:125，《中華藏》22:572-573）

① 一本“患”上有“所”字。
② 一本“聞”作“親”。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一

爾時世尊告寶日光明：善男子，東南方去此一億百千佛土，有佛世界名曰蓮華。以種種莊嚴而挍[1]飾之，散諸名華香氣，遍熏[2]寶樹，莊嚴種種寶山紺琉璃地。無量菩薩充滿其國，善法妙音周遍而聞。其地柔軟譬如天衣，行時足下蹈入四寸，舉足還復自然，而生種種蓮華。其七寶樹高七由旬，其枝自然，懸天袈裟。其佛世界常聞諸天伎樂音聲。彼諸眾鳥聲中常出根力覺意妙法之音。諸[3]樹枝葉相振[4]作聲，過諸天人五樂之音。一一樹根所出香淚[5]過諸天香，香氣遍滿過千由旬。

（《大正藏》3:167，《中華藏》16:121）

《大乘悲分陀利經》（十六國失名譯）卷一

爾時世尊告寶照明菩薩言：善男子，東南方去此佛土，過億百千佛剎，有世界名蓮華。諸妙莊嚴散眾名華，種種妙香充滿世界，寶樹莊嚴多諸寶山，地紺琉璃，菩薩遍滿，法音不絕。彼琉璃地柔軟妙好，猶若天衣，若以足蹈則下四寸，舉足還復，多諸蓮花，七寶行樹高七由旬，其寶樹上垂諸天衣，天作音樂，柔軟妙好。樹上眾鳥演出根力覺道法化之聲，諸寶樹葉互相撐觸，所出音聲勝天五樂。

（《大正藏》3:234，《中華藏》16:15）

① 一本“挍”作“校”。
② 一本“熏”作“動”。
③ 一本“諸”作“其”。
④ 一本“振”作“棠”。
⑤ 一本“淚”作“氣”。

《大乘悲分陀利經》（十六國失名譯）卷三

佛土莊嚴，輒如所念。佛土莊嚴，寶樹中現[①]。使其中眾生生已得普至三昧，以是三昧普見十方過數佛土。現在諸佛乃至菩提際未嘗不見，令來生[②]者得如是衣服，宮殿莊挍[③]，瓔珞形色，如他化自在天。令其國中無土石、黑山，亦無鐵圍、大鐵圍、須彌大海，願其中無有障礙結使之聲，願其中普無地獄、畜生、餓鬼之聲，無諸難聲，無有苦聲、非樂非苦聲。我今欲求如是佛土。

（《大正藏》3:250，《中華藏》16:41）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宋施護等譯）卷一

復次，持軸山後至持雙山，其山嚴麗，殊妙可觀，純金所成。彼有四大天王，諸天子眾往復其間。須彌山王高出眾山。此山王東有大天王，名曰持國，所居宮城亦號持國。其城縱廣正等二百五十由旬，周匝千由旬，內外嚴麗，殊妙可觀。城有金牆，高半由旬。金城之上有四女牆，……清涼甘美，水滿池中。優缽羅華、缽訥摩華、俱母陀華、奔拏利迦華等，遍覆其內。復有種種水鳥遊戲池中，出妙音聲。謂高遠聲、悅意聲、美妙聲等。彼池周匝，復有種種華樹果。樹直生端立，圓無缺減。如結鬘師取以妙線，妙巧安布盤結成鬘。華果樹林亦復如是。彼樹復有種種飛鳥，游止其上，出妙音聲，謂高遠聲、悅意聲、美妙聲等。又彼宮中有

① 一本無“現”字。

② 一本“令來生”作“令其菩薩來生其中，隨其所欲，佛土莊嚴，輒如所念，佛土莊嚴，寶樹中現，使其中眾生生已得普王三昧，以是三昧普見十方過數佛土，現在諸佛乃至菩提際未常不見，令其菩薩”六十九字。

③ 一本“挍”作“嚴”。

青黃赤白四種劫波衣樹，其樹所出四色妙衣。若彼天男及天女等，思其衣者，纔起心時，而自至手。又彼宮中有其種種妙音樂樹，所謂簫、笛、琴、箜篌等。若彼天男及天女等思音樂者，纔起心時，其樂自鳴。又彼宮中有其種種妙莊嚴樹，彼樹所出手釧足環，及身莊嚴妙好之具。若彼天男及天女等思莊嚴具者，纔起心時而自至手。又彼宮中有四色蘇[1]陀味食，謂青黃赤白。若彼天男及天女等思其食者，纔起心時而自至手。又有四種所飲之漿，……天女駢[2]隘擊鼓奏歌。爇眾名香，豐諸飲食。彼持國天王與諸眷屬嬉戲快樂，隨自福力受斯勝果。

（《大正藏》3:395-396，《中華藏》68:201）

《佛說菩薩睒子經》（西晉失名譯）

睒即以家中所有之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入山。睒至山中以蒲[3]草為父母作屋，施作床蓐，不寒不熱恆得時宜。適入山中一年，眾果豐茂[4]，食之香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華五色精明。栴檀雜香樹木豐茂倍於常時[5]，風雨時節不寒不熱，樹葉相接以障風露，蔭[6]覆日光其下常涼。飛鳥翔集奇妙異類，皆作音樂之聲，以娛樂盲父母。師子熊羆虎狼毒獸，皆自慈心相向無復相害之意。

（《大正藏》3:436，《中華藏》19:1）

① 一本"蘇"作"酥"。
② 一本"駢"作"駢"。
③ 一本"蒲"作"柴"。
④ 一本"茂"作"美"。
⑤ 一本此句作"香倍於常"。
⑥ 一本"蔭"作"廕"。

《佛說大意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

於是大意轉前行，見一金城，宮闕殿舍皆是黃金，七寶之樹自然音樂，天女侍從轉倍於前。

（《大正藏》3:446，《中華藏》24:279）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譯）卷七

善知識者，是我師範，示導於我一切智法，普令見故。善知識者，是我眼目，令我普見諸佛境界如虛空故。善知識者，是我渠流，引我令入諸佛如來蓮華池故。如是思[①]念，漸次南行，向海潮處，至彼城東，見普莊嚴園，眾寶垣牆，周匝圍遶。一切寶樹，行列莊嚴。所謂諸寶葉樹，枝葉扶疏，光彩鮮明，敷榮微妙；諸寶華樹，雨眾妙寶，拘蘇摩華，發焰舒光，布散于地；諸寶香樹，吐妙香雲，香氣氳[②]氤，普熏十方諸佛世界。諸寶鬘樹，雨大寶鬘；莊嚴寶林，處處垂下；摩尼王樹，普雨種種大摩尼寶，遍布充滿，隨處莊嚴一切天寶。劫波衣樹，普雨種種妙寶繒綵、雜色衣服，隨其所應，敷布嚴飾。寶音樂樹，出妙樂器，微風吹動，發和雅音，其音美妙，過諸天樂。諸寶資具，莊嚴藏樹，各雨眾寶、珍奇玩好，諸莊嚴具，處處分布，以為嚴飾。其地清淨，無有高下，寬廣平坦，種種莊嚴。園中具有百萬殿堂，大摩尼寶之所合成。百萬樓閣，閻浮檀金以為校飾；百萬宮殿，毘盧遮那摩尼寶王間錯莊嚴，雲構龍盤[③]，延袤遠近，甍棟相承，勢如飛動。百萬浴池，

① 一本“思”作“念”。
② 一本“氳”作“氛”。
③ 一本“盤”作“蟠”。

七寶合成，一切妙寶，以為其岸。……寶樹林間，寶渠分布。水清寶珠周遍間錯，晝夜常流八功德水。水中多有鳧雁、鴛鴦、白鶴、孔雀、迦陵頻伽、拘枳羅等，雜色諸鳥飛集往來，遊戲出沒，整毛理翮，游泳翱[1]翔，出妙好聲，清切和雅，猶如天樂，令人樂聞。寶多羅樹，周匝行列，覆以寶網，垂諸金鈴，微風徐搖，恆出美音。

（《大正藏》10:693-694，《中華藏》66:540-541）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譯）卷九

復有十千緊那羅王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善男子，……有大風起，吹我宮殿園林池沼，寶多羅樹、諸寶鈴網、諸寶繒綵、瓔珞鬘帶、諸音樂樹、諸妙寶樹及諸樂器，一切資具，咸皆震動，自然演出佛聲、法聲及不退轉菩薩僧聲，發起大願菩薩道聲，住於無上正等覺聲。……我宮殿中寶多羅樹，乃至樂器莊嚴具等所出音聲，演說菩薩名、如來法名僧名，所發大願所修[2]諸行，及佛菩薩所遊、所住、所說、所化，無有能得知其邊際。善男子，我等以聞佛聲法聲菩薩僧聲，菩薩所住行願聲故，生大歡喜，來詣其所。

（《大正藏》10:700，《中華藏》66:552-553）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譯）卷十五

有音樂樹，名為歡喜。其音美妙，過諸天樂。復有香樹，名遍莊嚴，恆出妙香，普熏一切園中。復有種種陂池，一切皆以七

① 一本“翱”作“翻”。
② 一本“修”作“捨”。

寶莊嚴，其池入[①]處，眾寶莊嚴，眾色摩尼而為欄楯。栴檀香末，凝積其中，上妙金沙彌布其底，八功德水清淨盈滿。優缽羅華、波頭摩華、拘物頭華、芬陀利華，遍覆其上；瞻博迦華、阿提目多迦華、婆利師迦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如是等華，列植其岸。眾鳥和鳴，其聲清雅。種種天寶，妙莊嚴樹，行列園中。諸寶樹下，各各敷置寶師子座，以不思議種種妙寶而為莊嚴。布以天衣，薰以妙香，垂諸寶繒，施諸寶帳。閻浮金網，彌覆其上，寶鐸徐搖，出妙音聲。或有樹下敷蓮華藏師子之座，或有樹下敷香王摩尼藏師子之座，或有樹下敷龍象莊嚴摩尼王藏師子之座，或有樹下敷寶師子聚摩尼王藏師子之座，或有樹下敷毘盧遮那摩尼王藏師子之座，或有樹下敷十方毘盧遮那摩尼王藏師子之座，或有樹下敷因陀羅摩尼金剛王藏[②]師子之座，或有樹下敷眾生形相毘盧遮那摩尼王藏師子之座，或有樹下敷如意摩尼王藏師子之座，或有樹下敷白色光明摩尼王藏師子之座。其一一座各有百千寶師子座周匝圍遶，一一皆具無量莊嚴。此大園中，眾寶充滿，如海寶洲，寶衣布地敷設莊嚴，柔軟妙好，如迦鄰[③]迦衣[④]，能生樂觸，蹈之沒足，舉即還復。異類眾鳥：鳧雁、鴛鴦、白鶴、孔雀、拘枳羅等，飛鳴自在，顧影和鳴。寶栴檀林列植門側，密葉蔥[⑤]翠，聳幹扶疏。布影垂陰[⑥]，莊嚴妙好。種種華樹，常雨妙華，逾天帝釋雜華之園。無比香王，普薰一切。香風四布，流及天人。一切

① 一本“入”作“八”。
② 一本無“藏”字。
③ 一本“鄰”作“憐”。
④ 一本“衣”下有“服”字。
⑤ 一本“蔥”作“蓊”。
⑥ 一本“陰”作“蔭”。

樓閣眾寶莊嚴，上妙香華，珍奇校飾，過天帝釋善法之堂。諸音樂樹奏天音樂。種種樂器，懸布樹枝。所謂箏、笛、箜篌、琵琶、簫、瑟，如是等樂，不鼓自鳴。聞皆可意，離諸染著。寶多羅樹，覆寶鈴網，微風吹動，出微妙音，如自在天善口天女。諸如意樹，出眾寶衣，如天劫波服，垂布嚴飾，有無量色，猶如大海。百千樓閣，眾寶莊嚴，如忉利天帝釋宮殿，寶蓋彌覆，如妙高峰，如梵王宮，光明普照。爾時善財童子，見此園林，無量功德種種莊嚴，皆是菩薩不思議業之所成就，出世善根之所生起。供養一切諸佛功德，廣修淨業，無能壞者，一切世間無能與等。

（《大正藏》10:728-729，《中華藏》66:605）

《大寶積經》（唐菩提流志譯）卷七

佛言：無邊莊嚴，有諸天神住婆羅林。彼等天神能令諸說法者身語意業皆悉清淨，及能令彼言音清徹，謂美妙聲、可愛樂聲，及能授與愛語、不相違語。

（《大正藏》11:36，《中華藏》8:445）

《毘耶娑問經》（東魏般若流支譯）卷下

彼天童子，亦復如是，坐師子座。彼既坐已，諸樂器中出可愛聲，普一切相①唱聲說言：此②善眾生於閻浮提，造福德業而來生此。天宮殿中，語天女言：汝來，汝來，速近此處，可為戲樂善作歌舞，樂此天子，此於人中作善根者。此聲出已，六萬天女彼樹林中兩手取花，善香莊嚴。……

① 一本“相”作“箱”。
② 一本“此”作“世”。

如是婦女來近童子，作如是言：如是聖子，我以一切所須之物，供養供給隨彼所用。此是童子自善根力，和集所得自福所攝，於今在此受天欲樂，如是大仙。彼天童子，天女相隨，三十三天歡喜園林眾雜林中。……

彼處彼處林中多有若干妙聲眾鳥，多有天花，亦饒天果，皆有妙香……有種種聲，娑陀離多美妙歌聲。於彼林中有種種花，雜色間錯，莊嚴其地。彼天童子，在如是處，受諸欲樂。……

彼善法堂垂天繒幡，豎立寶幢懸幡在上。復有樂聲：琵琶、箏、笛、大鼓、小鼓、拍手、吹貝、簫嘯美音。天子天女手如妙花，柔軟之狀如樹枝心。迭[1]相執手，心生愛喜，口常含笑。彼天童子彼天婦女，如是受樂。

（《大正藏》12:230-231，《中華藏》9:1030-1031）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南朝宋畺良耶舍譯）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見此事時，當起想作心自見[2]生於西方極樂世界，於蓮華中結跏[3]趺坐。作蓮華合想，作蓮華開想，蓮華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想。眼目開想，見佛菩薩滿虛空中，水鳥樹林及與諸佛，所出音聲皆演妙法，與十二部經合。若出定時[4]，憶持不失。見此事已，名見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是為普觀想[5]，名第十二觀。

（《大正藏》12:344，《中華藏》18:666）

---

① 一本“迭”作“遞”。
② 一本“想作心自見”作“自心”。
③ 一本“跏”作“加”。
④ 一本此句作“出定之時”。
⑤ 一本“想”作“相”。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唐玄奘譯）

舍利子，極樂世界淨佛土中，自然常有無量無邊眾妙伎樂，音曲和雅甚可愛樂。諸有情類聞斯妙音，諸惡煩惱皆悉消滅，無量善法漸次增長，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彼佛土中，有如是等眾妙綺飾，功德莊嚴甚可愛樂，是故名為極樂世界。……

又舍利子，極樂世界淨佛土中，常有種種奇妙可愛雜色眾鳥，所謂鵝、鴈、鶖、鷺、鴻、鶴、孔雀、鸚鵡、羯羅頻迦[1]、命命鳥等。如是眾鳥，晝夜六時恆共集會，出和雅聲，隨其類音宣揚妙法，所謂甚深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道支等，無量妙法，彼土眾生聞是聲已，各得念佛、念法、念僧，無量功德熏修其身。……

又舍利子，極樂世界淨佛土中，常有妙風吹諸寶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俱胝天樂同時俱作，出微妙聲，甚可愛玩。如是彼土常有妙風，吹眾寶樹及寶羅網，擊出種種微妙音聲，說種種法。彼土眾生聞是聲已，起佛法僧念作意等無量功德。舍利子，彼佛土中有如是等眾妙綺飾，功德莊嚴甚可愛樂，是故名為極樂世界。

（《大正藏》12:349，《中華藏》18:701）

《正法念處經》（東魏般若流支譯）卷二十五

復次比丘，觀善法堂，彼以聞慧觀善法林。釋迦天王，幾種園林，彼以聞慧見善法堂所有園林。一一觀察善法諸天、帝釋天王與諸天女，在何等林，遊戲受樂，五欲自娛。彼見有林，名天

① 一本"迦"作"伽"。

女遊戲。天樹華果，皆悉具足。……隨其念生，故名意樹。若念音樂，亦復如是。聞種種音，隨心所念。善業[①]之風，吹諸樹葉。互相敲[②]觸，其聲美妙。如天樂音。故名意樹。……如是林中，無量欲樂。於此林中，次第遊戲。……

復有美飲，名曰能觀。既得飲已，悉能遍觀一切天中所有園林。無量山障，一切皆見。……既飲食已，復往詣於音樂[③]之地，遊戲山中。毘琉璃寶，以為樂器。真金為絃，眾寶鼓音。馬瑙雜寶，以為簫笛。諸天女眾，無量音聲。如是無量、無數音樂，乾闥婆音。諸天女眾，遍身莊嚴。身諸樂具，遊戲受樂，以自娛樂。歌樂音聲，宮商和雅，音曲齊等，皆悉具足。為增欲樂，既作歌音，復往[④]詣於鈴音之地。其地鈴網，微風吹動，出於無量百千妙音，聞之歡喜。歌舞戲笑，種種妙寶，莊嚴其身。

（《大正藏》17:144-145，《中華藏》35:101-102）

《正法念處經》（東魏般若流支譯）卷二十三

復次，比丘知業果報，觀迦留足天第三住處。彼以聞慧，見第三地，名曰妙聲，眾生何業生於彼處。即以聞慧，知持戒人奉施如來無量心者，寶蓋供養。是人命終，生妙聲天，受天快樂。行於真金毘琉璃山，與諸天女天鬘莊嚴。遊七寶山，入犍闥婆林，塗香末[⑤]香。種種樹林，種種泉流、河池蓮華。其林光明，青黃紫色。入彼林中，香風微動，葉出歌音。阿修羅犍闥婆所有歌音，

① 一本無“業”字。
② “敲”，一本作“振”，一本作“根”。
③ 一本“音樂”作“音聲”。
④ 一本“往”作“彼”。
⑤ 一本“末”作“秣”。

十六分中不及其一。微風吹動，互相朾[1]觸，出妙音聲。五樂之音，娛樂受樂。既聞樂音，十倍放逸，愛樂音聲。染著自誑。香味觸等，亦復如是。乃至愛善業盡，從天上退。若有餘善，不墮地獄餓鬼畜生，得受人身，多愛[2]音樂。大富多財，舍宅安隱，五穀豐足，眷屬妻子，壽命延長。王所敬愛，以餘業故。

（《大正藏》17:130，《中華藏》35:77）

《正法念處經》（北魏般若流支譯）卷六十九

白雲持山有諸園林，謂鼓音聲林，次名鴨音林，次名憶念林，次名水聲林。鼓音林者，鬒[3]持天眾擊於天鼓，出美妙音，譬如箜篌、笙、笛和合出聲。擊天鼓音復過於此，閻浮提音十六分中不及其一。鳥獸園林，華池地界，金銀流水，功德如是。天鼓音聲如前所說，常欲之人聞天鼓音，常受愛色聲香味觸。如迦樓足天，於歡喜園受天之樂。

（《大正藏》17:409，《中華藏》35:569）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五十九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北方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周圍百五十由旬。底有金沙，八功德水常滿其中，甜美如真蜜。青黃赤白雜色蓮花遍覆其上，種種眾鳥哀聲相和如音樂聲，甚可愛樂。遶池四邊種種花樹果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為象寶給聖

① 一本“朾”作“振”。
② 一本“愛”作“受”。
③ 一本“鬒”作“鬘”。

王乘。

（《大正藏》23:441，《中華藏》38:183）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陳真諦譯）卷二

是其林中諸女天等謳歌作樂，無量天子從大城出，入林觀聽。是其城中諸天子等謳歌作樂，外諸女天入城觀聽。因是方便往來戲樂，分於大城四分之一。中央金城，帝釋住處，十二由旬，有一一門。……柵塹樹池雜林宮殿，作倡[1]伎樂及諸外戲，種種莊嚴，皆如前說。是城中央，釋提桓因所住之處，……三重寶鈴，微風吹動，出妙音聲，譬如五分音樂，如前所說。多羅樹聲能令眾生起五欲縛。……天大城內，如是等聲，恆無斷絕，所謂象聲、馬聲、車聲、螺聲、波那婆聲、鼓聲、牟澄伽聲、笳聲、音樂聲。又有聲言：善來善來，願食願飲，我今供養。……是時外林中，一切諸花開敷鮮榮，諸女天等音樂謳歌。時諸天子從法堂城出，入是園中，相與觀聽。是中天子亦奏音樂，時諸女天從善法堂出園觀看。因如是事，男女諸天恆受戲樂。

（《大正藏》32:182-183，《中華藏》49:266-268）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卷一

北方天王，名毘沙門。……詣香樹下，枝條垂曲，取香塗身，衣莊嚴具[2]，華鬘、寶器、果實、樂器各有樹出。遍往詣之，隨意所取（《樓炭經》說大同小異，文多不載）。入諸園林，無數天女

① 一本"倡"作"唱"。
② 一本"莊嚴具"作"具莊嚴"。

鼓樂絃歌，語[①]笑相向。深生染著，視西忘[②]東。當其戲樂，忘其初生所念識知，承先世善得生天上（《樓炭經》略同），池沼清澄，華果榮茂。

（《大正藏》53:1，《中華藏》52:723）

《阿彌陀經略記》（日本源信撰）

《雙卷經》云：世間帝王有百千音樂，自轉輪聖王乃至第六天上萬種樂音，不如無量壽國諸七寶樹一種音聲千億倍也。《稱讚經》說：眾鳥晝夜六時恆共集會，出和雅音，常有妙風吹諸寶樹等云云。知鳥限六時，風常相續，總結如文。此經以念三寶為勝善根，故應思念，眾鳥是佛化，音韻是正法，聞者是僧，餘文準知。《稱讚經》總說彼等功德莊嚴云：假使經于百千俱胝那由多舌，一一舌上無量聲，讚其功德，亦不能盡，是故名為極樂世界。

（《大正藏》57:676）

4. 鳥音聲

《佛說阿彌陀經》（後秦鳩摩羅什譯）

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鵠[③]、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

① 一本“語”作“戲”。
② 一本“忘”作“望”。
③ 一本“鵠”作“鶴”。

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趣[①]。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三[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實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皆自然[③]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大正藏》12:347，《中華藏》18:676）

《正法念處經》（北魏般若流支譯）卷五十三

爾時，彼天五樂音聲在彼林中久時遊戲，愛火所燒，猶不厭足。復向餘林，彼林名為鳥音聲樂。無量天女以自圍遶，如是歌舞喜笑遊戲，在虛空中手彈箜篌，如是飛行。有在鵝背如是去者，復有餘天乘孔雀者，有在空中坐蓮華臺如是去者，復有餘天乘七寶鳥在虛空中如是去者，一切皆向鳥音聲樂林。彼如是行，在路未至，種種勝樂，皆悉具足。……如是觀察鳥聲樂林，如是觀見七寶諸樹，光明如炎，有種種鳥圍遶彼林。彼鳥詠歌，若天聞之，昔未曾聞如是音聲，既得聞已，心喜受樂。彼一切天聞已皆樂。彼如是鳥有住樹中而詠歌者，有鳥在於蓮花林中而詠歌者，有在花中而詠歌者，有鳥在於蓮華池中而詠歌者，彼天聞已，心生喜樂。若天女迭共和合，種種歌音一切皆止。聽鳥歌聲，心生愛樂。如是彼鳥詠歌，音聲普遍山峰。諸山峰中，一切諸獸自體本性喜樂歌音。聞彼歌已，或百或千皆悉前近。既前近已，耳明[④]不動，

① 一本“趣”作“道”。
② 一本無“三”字。
③ 一本“皆自然”作“自然皆”。
④ 一本“明”作“眼”。

聽其歌音。有在樹底住聽歌者，有對天草[1]無心欲食聽歌音者。於彼林中鳥歌音聲如是可愛，鳥聲樂林可愛如是。

（《大正藏》17:310-311，《中華藏》35:394-395）

《觀無量壽佛經疏》（唐善導集記）卷三

六從“如意珠王”下至“念佛法僧”已來，正明摩尼多有神德，即有其四：一明珠王內出金光，二明光化作百寶之鳥，三明鳥聲哀雅天樂無以比方，四明寶鳥連音同聲讚歎念佛法僧。

（《大正藏》37:265）

《阿彌陀經義記》（隋智顗述，灌頂記）

七重行樹下別釋有四：一明寶樹池樓閣奇麗，二明天華天樂映顯莊飾，三明鳥宣道品，四樹奏樂音。其樹七重，皆是四寶金銀琉璃玻璃等寶。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微風徐動，暢發和音。聞此聲時即入正位。八功德水充滿盈溢，輕清冷軟美而不臭，飲時調適飲已無患。底布金沙，四面階道四寶合成。池中蓮華大如車輪，光色炫燿微妙香潔。上有樓閣，亦以四寶而嚴飾之。二明天樂。不撫而韻絃出無量法化之聲。聽發慈心，聞便悟道。晝夜六時雨曼陀羅。天華至妙名曼陀羅，色妙無比，香氣芬馥。常以清旦衣（衣祴）盛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三雜色鳥、白鶴、孔雀、鸚鵡、鴝鵒，亦如此聞[2]水禽之類。迦陵頻伽[3]妙音清高，可譬佛聲。共命，兩頭而同一體，生死齊等，故

① 一本“草”作“果”。
② 一本“聞”作“間”。
③ 一本無“頻伽”二字。

曰共命。此等眾鳥晝夜六時演暢五根五力七覺八道，妙音和雅。

（《大正藏》37:306）

《阿彌陀經義述》（唐慧淨述）

第四寶眾鳥口法音嚴有六：一總標瑞鳥，二別指其名，三歌詠法音，四聞念三寶，五破除疑執，六顯不思議。"種種奇妙雜色鳥"者，總標祥瑞異色之鳥也。"白鵠、孔雀、共命之鳥"者，別指其名，略敘七鳥之名也。"六時演暢根力覺道等法"者，歌詠法，佛常六時觀六道眾生，鳥亦六時歌詠道品也。"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念佛法僧"者，明聞者利益也。"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至"何況有實"者，此破遣情疑，初牒疑意，所以下釋。彼土尚無三惡之名，況有三惡之義也。"是諸"至"變化所作"者，此顯不思議。"是諸鳥"者，乃是彌陀化作，令宣法音，莊嚴國界，利益眾生也。

（《大正藏》37:309）

《阿彌陀經通贊疏》（唐窺基撰）卷中

經曰："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贊曰：第二別列名字也。"白鶴"者，丹朱作頂，霜雪為毛，鳴之則聲振九皋，舞之則雅和八節。迥異諸鳥，故云白鶴。"孔雀"者，天生靈鳥，迥異凡禽，頂戴綠冠，身嚴眾彩，故云孔雀。"鸚鵡"者，毛嚴翡翠，觜飾朱紅，羽輕俊以能飛，舌纖長而解語，故云鸚鵡。"舍利"者，梵語，此云鶖鷺鳥也。幼而且俊，俊而又靈，斯項而萬里飛騰，增妙而千般音韻。"迦陵頻伽"者，此云妙音鳥，音聲美妙身體殊常，聞之者側耳傾心，見之者怡神悅思，妙音鳥

也。“共命”者亦云“命命”。美音演法，迅羽輕飛，人面禽形，一身兩首，故云共命也。

經云：“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贊曰：第三傳和雅韻也。“晝夜六時”者，晝夜各有六時，共十二時也。“出和雅音”者，和，即柔和；雅，妙音韻。西方靈鳥不並凡禽，音韻柔和，言詞雅妙，故云出和雅音也。……

經云：“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贊曰：第五正辨化現之情。當初眾會各有疑心：既非實報之身，此等因何而有？引此一段經文答也。問：彌陀神力廣變佛身，睹相好以發心，聽梵音而悟道，何故作諸禽類顯發教門？答：化身為佛未是希奇，乃現靈禽，令生牢遇，發難遭之勝想，生殊特之信心。化現多途，何足為難？況隨類化身處處皆說，瓊林寶網皆演法音，流水清風盡談真教。有斯所以乃現靈禽也。

（《大正藏》37:340-341，《中華藏》100:337）

《安樂行道轉經願生淨土法事讚》（唐善導集）卷下

願往生，願往生，

彌陀佛國最為勝，廣大寬平實是精。

天樂音聲常遍滿，黃金為地間奇珍。

晝夜六時華自散，法音常說自然聞。……

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鵠、孔雀、鸚鵡、舍利、伽陵頻迦、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其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趣。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

三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皆自然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高接下讚云：

願往生，願往生，

極樂莊嚴間雜寶，實是希奇聞未聞。

寶鳥臨空讚佛會，文文句句理相同。

晝夜連聲無有息，哀婉雅亮發人心。

或說五根七覺分，或說八聖慈悲門；

或說他方離惡道，或說地獄封人天；

或說長時修苦行，或說無上菩提因；

或說散善波羅蜜，或說定慧入深禪。

菩薩聲聞聞此法，處處分身轉法輪。

眾等回心皆願往，手執香華常供養。

（《大正藏》47:432）

（1）諸種音聲鳥

《佛本行集經》（隋闍那崛多譯）卷二

阿難，彼閻浮城常有種種微妙音樂，所謂鍾、鈴、蠡[1]、鼓、琴、瑟、箜篌、篳篥、笳、簫、琵琶、箏、笛，諸如是等種種音聲。復有無量微妙鳥音，所謂鵴鴿[2]、鸚鵡、孔雀、拘翅羅鳥、命命鳥等無量無邊，種種諸鳥，皆出微妙殊異音聲，無時暫息。地

① 一本“蠡”作“螺”。
② 一本“鵴鴿”作“鴝鵒”。

上皆散種種妙華，所謂優缽羅花、拘勿頭華、波頭摩華、分陀利花及諸陸地種種雜花。

（《大正藏》3:660，《中華藏》35:598）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北魏菩提留支譯）卷一

復有種種妙音聲鳥，所謂鵝鳥、崑崙遮鳥、拘只羅鳥、鉤[1]那羅鳥、貝多鳥、崛多鳥、鸚鵡鳥、鴝鵒鳥、耆婆耆婆鳥、迦陵頻伽鳥，有如是等無量百千眾妙聲鳥，以為莊嚴。

（《大正藏》9:317，《中華藏》17:840）

《佛說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宋施護譯）卷三

爾時世尊復告護國言：福光太子園苑之內有種種飛鳥：鸚鵡、鴝鵒、鴛鴦、鵝鴨、孔雀、舍利、俱枳羅鳥、俱拏羅鳥、迦陵頻伽、命命鳥等。如是眾鳥俱善人言，每群飛時作微妙聲，如眾音樂而無有異，亦如天帝歡喜之園，令諸天人受妙快樂。

（《大正藏》12:9，《中華藏》64:594）

《佛說大集會正法經》（宋施護譯）卷四

爾時復有二十四俱胝金喙鳥，飛於空中出清妙聲，奏諸音樂。是時復有三萬二千妙寶樓閣同時出現。一一樓閣，其量高廣二十五由旬，彼樓閣間一一別有二十五俱胝金喙鳥翔集其上，說是伽陀：

大王何故起惡心，伐彼可愛即生樹。

---

① 一本“鉤”作“拘”。

佛神力故剎那間，二六倍等復生長。
王以我心亦種樹，不生芽莖及華果。
見如是事信不生，徒增煩惱起瞋恚。
王善力故後生信，當來定獲最勝果。

（《大正藏》13:990，《中華藏》67:254）

《正法念處經》（北魏般若流支譯）卷六十九

如是僧伽賒山，有四大林：一名青影林，二名鳥音林，三名溫涼林，四名鈴毘羅林。……鳥音林者，若入此林，如意所念，鳥出妙音。……種種衆鳥住此林中，鵝、鴨、鴛鴦、鵁鶄之鳥、怛荼摩那婆鳥、黄鳥、鳩、鴿、屯頭、醯鳥、香鳥、三婆闍鳥、瞿耶沙吒鳥、聲歡喜鳥、六時行鳥、喜月明鳥、月出歡喜鳥、日色孔雀鳥、若見雷時歡喜出聲生樂鳥、少黄色鳥、俱羅婆鳥、那提背鳥、泥均崙[1]陀鳥、陀婆迦鳥、雜身鳥、衆蜂旋鳥（其音能滿至一由旬，如閻浮提蜂住於樹林）、烏鳥、山舞鳥、第一音鳥、雞鳥、婆羅羅鳥、華覆身鳥、住蓮華鳥、青優鉢羅鳥、遮沙鳥、頻伽項鳥、般舟吒鳥、樂娑羅鳥、常音聲鳥、箜篌音鳥、見雲歡喜鳥、僧迦摩鳥、見鬥歡喜鳥、白雲[2]鳥；復有異鳥，觀之可愛。

（《大正藏》17:406-407，《中華藏》35:566-567）

《大宗地玄文本論》（馬鳴造，南朝陳真諦譯）卷二十

其國中有殊勝鳥，名曰雅音聲覺悟。
此鳥聲不可思議，人聞其音大悲慨。

① 一本"崙"作"輪"。
② 一本"雲"作"露"。

爾時彼六十億馬，聞常信所語已訖。
一時發大聲悲哭，至十日量無休息。
如是諸馬其聲響，與雅音聲覺悟鳥，
平等平等無差別。

（《大正藏》32:692，《中華藏》50:192）

《阿彌陀經疏》（唐窺基撰）

經曰："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次第二別列禽名也。《佛華嚴不思義經》云：舍利者，此云鶖鴿鳥。迦陵頻伽，《智度論》云：迦陵頻伽者，此無正名號好音鳥。此鳥子雖未出殼，其音已勝眾鳥，何況出殼。共命之鳥者，相傳云一身兩頭。

（《大正藏》37:321）

《阿彌陀經疏》（宋智圓述）

白鶴者，《相鶴經》曰：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其頂赤，食於水故其啄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空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天壽不可量。鸚鵡者，《山海經》云：黄山有鳥名鴞，青羽赤啄，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郭璞注云有白者。舍利者，此云春鶯或翻鶖鷺。迦陵頻伽此云妙聲，在殻中其音已超眾鳥故。共命之鳥者，兩首一身，異神識同報命，故名共命。《法華》云命命，《天王》云生，《涅槃》云耆婆耆婆，悉此鳥耳。耆婆，梵語，此翻活，或翻生，或翻命。故知雅音者，雅正也。演暢者，演，廣也；暢，通也。

（《大正藏》37:354）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卷四十八

彌陀佛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鵠[①]、孔雀、鸚鵡、舍利、迦陵[②]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所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③]衆生聞是音聲，皆悉[④]念三寶。（出《彌陀經》）

（《大正藏》53:254，《中華藏》53:332）

（2）鳥聲與佛聲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一

菩薩生時，其聲清徹柔軟和雅，如迦羅頻伽[⑤]鳥聲。於是頌曰：

猶如雪山鳥，飲華汁而鳴。

其彼二足尊，聲清徹亦然。

（《大正藏》1:6，《中華藏》31:6）

《大般涅槃經》（南朝宋慧嚴等整理）卷五

佛告迦葉："善男子，是事不然。""世尊，何故不然？""善男子，如迦蘭伽及命命鳥，其聲清妙，寧可同於烏鵲音不？""不也，世尊。烏鵲之聲比命命等，百千萬倍不可為比。"迦葉復言："迦蘭伽等，其聲微妙，身亦不同，如來云何比之烏鵲？無異芥

① 一本"鵠"作"鶴"。
② 一本"陵"作"淩"。
③ 一本"土"作"王"。
④ 一本無"悉"字。
⑤ 一本"迦羅頻伽"作"迦陵頻伽"。

子[1]比須彌山，佛與虛空亦復如是，迦蘭伽聲可譬[2]佛聲，不可以喻烏鵲之音[3]。”爾時佛讚迦葉菩薩[4]：“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解甚深難解。如來有時以因緣故，引彼虛空以喻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

（《大正藏》12:636，《中華藏》14:512）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等譯）卷十七

復作是念：以此善根迴施眾生，悉令除滅諸煩惱闇。一切眾生有惜壽命，有愛名聞，有貪財寶，有重官位，有著男女，有戀妻妾眷屬稠林，種種纏縛，未稱所求，多生憂怖，我皆救濟，令其離苦。為行山險，而留難者；為作善神，現形親近；為作好鳥，發音慰悅；為作靈藥，舒光照耀。示其果樹，示其泉井，示正直道，示平坦地。或現龕室，或現勝居，令其免離一切憂苦。

（《大正藏》10:739，《中華藏》66:622）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宋施護譯）卷三

佛告迦葉：譬如迦陵頻伽鳥，住彼卵中之時，早能與彼一切飛禽而皆不同，迦葉於意云何？當發一切美妙音聲故。迦葉，如是彼初發心菩薩，雖住業煩惱無明藏中，早與一切聲聞、辟支佛而不可同，迦葉於意云何？彼有迴向善根說法方便故。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① 一本“芥子”作“亭歷”。
② 一本“譬”下有“喻”字。
③ 一本“音”作“聲”。
④ 一本無“菩薩”二字。

譬如頻伽鳥，住彼卵子中。雖未見身形，而與諸禽異。
當發美妙音，令人常愛樂。佛子亦如是，初發菩提心。
未出煩惱藏，一切辟支佛。及彼聲聞眾，亦復不能比。
迴向大安樂，方便利有情。無垢慈悲意，能宣微妙音。

（《大正藏》12:209-210，《中華藏》63:948）

《止觀輔行傳弘決》（唐湛然述）卷一之五

迦陵頻伽者，《大論》二十八、四十云：此鳥殼中聲未出時已勝諸鳥。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未出無明殼，法音過二乘。次滅惡中奏圓教，絃偏絃斷絕，奏者為也。凡為樂音，皆稱為奏。

（《大正藏》46:177，《中華藏》95:56）

（3）關于頻伽鳥

《華嚴經探玄記》（唐法藏述）卷二十

迦毘伽鳥者，具云迦羅頻伽，此云美音言鳥。謂迦羅云美音，頻伽云語言。謂雪山中一切鳥聲皆悉不及，又在卵[1]中則能出聲。

（《大正藏》35:488）

《妙法蓮華經釋文》（日本中算撰）卷中

迦陵頻伽。慈恩云：唐云妙音鳥，其聲柔軟清亮哀雅，又云好聲鳥。外國外傳云：其形似鵲，此鳥群集多棲竹林。法藏云：迦陵云美音，頻伽云語言，謂雪山中一切鳥聲皆悉不及，又在卵中即能出聲也。

---

① 一本“卵”作“卯”。

（《大正藏》56:163）

《金光明最勝王經樞》（日本願曉等集）卷十

言迦陵頻伽者，則云：唐言好[①]音鳥。鳥聲和雅，佛又超勝。等者等取於孔雀聲，本云迦陵頻伽孔雀之聲。

（《大正藏》56:710）

《淨土三部經音義集》（日本信瑞纂）卷四

迦陵頻伽。《名義集》云：迦陵頻伽，此云妙聲鳥。《大論》云：如迦羅頻伽鳥在殼中未出，發聲微妙，勝於餘鳥。《正法念經》云：山名野曠，其中[②]多有迦陵頻伽，出妙音聲，如是音[③]聲，若[④]天人[⑤]緊[⑥]那羅等無能及者，唯除如來音聲。《經音義》曰：迦陵頻伽[⑦]，經中或作歌羅頻伽，或云加蘭迦[⑧]，或言羯羅頻迦，或言毘伽，梵[⑨]音訛轉也。迦陵者，好；毘伽者，聲，名好聲鳥也。《新花嚴音義》云，迦陵頻伽鳥，此云美音鳥，或云好聲鳥。此鳥本出雪山，在殼中即能鳴，其音和雅，聽者無厭。共命：《名義集》曰：耆婆[⑩]此翻生，勝天王云生生或翻命。《法華》云命命。《雜寶藏經》云："雪山有鳥，名為共命，一身二頭，識神各異，同共報

① 一本"好"作"妙"。
② 一本無"中"字。
③ 一本"音"上有"美"字。
④ 一本無"若"字。
⑤ 一本"人"下有"若"字。
⑥ 一本"緊"作"賢"。
⑦ 一本"迦"上有"大集經云"四字。
⑧ 一本"迦"作"伽"。
⑨ 一本"梵"上有"皆"字。
⑩ 一本"婆"下有"耆婆迦"三字。

命。故曰命命[①]。《經音義》曰："《大集經》[②]耆婆，耆婆鳥，此言命命鳥是也。"[③]

（《大正藏》57:433）

5. 樹音聲

《道行般若經》（東漢支婁迦讖譯）卷十

是時一佛境界中一切樹木：藥樹、果樹、諸雜寶樹，悉傾[④]曲躬，為曇無竭菩薩作禮。

（《大正藏》8:475，《中華藏》7:996）

《大明度經》（南吳支謙譯）卷六

是時一佛界中，樹木、花樹果、諸雜寶樹[⑤]，悉傾曲躬，為法來闓士作禮。

（《大正藏》8:506，《中華藏》8:241）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等譯）卷九

復有十千緊那羅王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善男子，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從火焰中有大風起，吹我宮殿園林、池沼、寶多羅樹。諸寶鈴網、諸寶繒綵瓔珞鬘帶、諸音樂樹、諸妙寶樹及諸樂器，一切資具，咸皆震動，自然演出佛聲、法聲及不退轉菩薩僧聲、

① 一本無此上"雜寶……命"二十九字。
② 一本"經"下有"云命命梵言"五字。
③ 一本無以上"經音……也"十九字。
④ 一本"傾"作"復"。
⑤ 一本無"樹"字。

發起大願菩薩道聲、住於無上正等覺聲。

（《大正藏》10:700，《中華藏》66:552）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上

有樹常出伎樂之音，音節和雅，無量調和。有樹常出七寶之器，種種具足。

（《大正藏》12:914，《中華藏》15:12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十二

疏："極樂國土聽風柯而正念成"者，即《彌陀經》[1]云：舍利弗極樂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2]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以經對疏，文義可知。

（《大正藏》36:93，《中華藏》86:343）

《無量壽經義疏》（隋慧遠撰）卷下

彼土中莊嚴妙事，不可俱辨，今此文中略舉四事：一明寶樹，二明伎樂，三明講堂宮殿等事，四明寶池。樹中初先泛明諸樹，第二別明道場之樹，三總就之校量顯勝。前泛明中，先列其樹，後明出聲，就列樹中。其國寶樹周滿世界，總以標舉金銀樹等，明純寶樹；或二寶下，明雜寶樹。所出聲中出五音者，所謂宮商角徵羽等五種音也。第二所明道場樹中，先明樹相，次明出聲，下明眾生見聞獲益。前明樹中，先明量相，一切眾寶自然合成；

① 一本作"《阿彌陀經》"。
② 一本作"皆自然"。

明其體相，以月光等；明莊嚴相，出聲可知。……第四風中，自然微風徐起微動，總以樹舉，下別顯之，別中有四：一風體調和，遲疾得所；二吹網動樹，發微妙聲；三觸身生樂；四吹散眾華，遍滿其國。

（《大正藏》37:105-106）

《無量壽經義疏》（隋吉藏撰）

明淨土果亦有二：初正國土莊嚴，後明國中人物美妙。國土中自有四重：初明寶樹莊嚴，"亦有自然萬種伎樂"以下二明伎樂，又"講堂"以下三明講堂樓觀，"內外左右有諸寶池"下四明有好寶池莊嚴也。于"寶樹"文中，初明諸樹，後別名菩提樹。"諸樹"文中初明七寶所成，次明花葉相間，次明行列可觀，"清風徐發"以下次明有出好音聲之用。"菩提樹"文中初明樹體有五行半文，"微風徐動"下次明利益物用。樹出好聲，便聞見者得深法又得六根清淨。

（《大正藏》37:121-122）

《阿彌陀經義述》（唐慧淨述）

第五"寶樹搖風嚴"有四：一、風搖樹響，二、如天樂音，三、聞念三歸，四、結嚴成就。"微風吹動諸寶行樹"者，風搖寶樹，即法說妙音也。"譬如百千種樂音如天樂音"，則譬說[1]妙音也。"聞者同時念佛法僧"者，明聞念三歸，則聞者利益也。成就如是功德者，結嚴成就也。

---

① 一本"說"作"於"。

（《大正藏》37:309）

（1）音聲樹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三

街巷齊整行伍相當，風吹眾花紛[1]紛路側，微風四起吹諸寶樹，出柔軟音猶如天樂。其國人民男女大小，共游樹間以自娛樂。其國常有十種聲：貝聲、鼓聲、波羅聲、歌聲、舞聲、吹聲、象聲、馬聲、車聲、飲食、戲笑聲。

（《大正藏》1:21，《中華藏》31:36）

《生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二

佛告諸[2]比丘：……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乎？ 威神魏魏，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在音聲樹，而現雅德。

（《大正藏》3:81-82，《中華藏》34:748）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等譯）卷十九

善男子，彼界東際輪圍山側，有四天下，名寶燈華幢。國界清淨，安隱豐樂。……諸音樂樹出諸音樂，隨風吹動，演妙音聲。日月光明，摩尼寶王普照一切晝夜，受樂無時間斷。此四天下有百萬億那由佗諸王國土，一一國土有千大河周匝圍遶，一一皆以妙華覆上，隨流漂動，出天樂音。

（《大正藏》10:750，《中華藏》66:641）

---

① 一本“紛”作“紜”。
② 一本“諸”作“誌”。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譯）卷二十

爾時，寶華燈城北有菩提樹，名普光遍照法雲聲幢，以念念顯示一切如來莊嚴道場。金剛堅固摩尼寶王而為其根，一切摩尼以為其幹，眾雜妙寶以為其葉。枝條華果次第分布，並相稱可。四方上下圓滿莊嚴，放種種色，寶焰光明；出妙音聲，演說一切諸佛如來自在神通甚深境界。於彼樹前有一香池，名寶華光法雷[1]聲，香水盈滿，妙寶為岸，百萬億那由他寶樹圍遶。一一樹形[2]如菩提樹，眾寶瓔珞周匝垂下。復有無量宮殿樓閣，眾寶所成，周遍道場以為嚴飾。彼香池內出大蓮華，名普現三世一切如來莊嚴境界。

（《大正藏》10:750，《中華藏》66:643）

《佛說無量壽經》（三國魏康僧鎧譯）卷上

又其國土，七寶諸樹……

又其國土，七寶諸樹……清風時發出五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又無量壽佛，其道場樹高四百萬里，其本周圍五千[3]由旬，枝葉四布二十萬里，一切眾寶自然合成，以月光摩尼持海輪寶眾寶之王而莊嚴之。周匝條間垂寶瓔珞，百千萬色種種異變，無量光炎照曜無極，珍妙寶網羅覆其上，一切莊嚴隨應而現。微風徐動[4]出妙法音[5]，普流十方一切佛國，其聞[1]音者得深法忍，住不退

① 一本"雷"作"雲"。
② 一本"形"作"刑"。
③ 一本"千"作"十"。
④ "微風徐動"一本作"微風徐動，吹諸寶樹"，一本作"微風徐動，吹諸枝葉"。
⑤ "出妙法音"，一本作"演出無量妙法音聲"。

轉，至成佛道[2]，不遭苦患，目睹其色，耳聞其音[3]，鼻知其香，舌[4]嘗其味，身觸其光，心以法緣。一切[5]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轉，至成佛道。六根清徹，無諸惱患。阿難，若彼國[6]人天，見此樹者，得三法忍，一者音響忍，二者柔順忍，三者無生法忍，此皆無量壽佛威神力故、本願力故、滿足願故、明了願故、堅固願故、究竟願故。

（《大正藏》12:271，《中華藏》9:596）

《佛說無量壽經》（三國魏康僧鎧譯）卷上

佛告阿難：世間帝王有百千音樂，自轉輪聖王，乃至第六天上伎樂音聲，輾轉[7]相勝千億萬倍；第六天上萬種樂音，不如無量壽國諸七寶樹一種音聲，千億倍也。亦有自然萬種伎樂，又其樂聲無非法音，清暢[8]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聲之中最為第一。

（《大正藏》12:271，《中華藏》9:596）

《佛說大般泥洹經》（東晉法顯譯）卷一

東方去此無數阿僧祇恆河沙國土[9]微塵佛剎，有世界名[10]意樂

---

① 一本“其聞”作“聞其”。
② 一本“佛道”下有“耳根清徹”四字。
③ 一本無“耳聞其音”四字。
④ 一本“舌”作“口”。
⑤ 一本無“一切”二字。
⑥ 一本“國”下有“土”字。
⑦ 一本“輾轉”作“展轉”。
⑧ 一本“暢”作“揚”。
⑨ 一本“土”作“佛土”。
⑩ 一本“名”下有“曰”字。

美音[1]。……時彼大身菩薩摩訶薩，與無量阿僧祇諸菩薩俱從意樂美音佛土，各各遍身放大光明，來詣娑婆世界。其大身菩薩舉身毛孔光明，化為無量雜種蓮華。一一華上各有七百八十萬城，高廣嚴好，其城七重。城各七寶[2]閻浮檀金以為卻敵，其卻敵上列植[3]寶樹；其樹悉[4]生眾寶蓮[5]果，皆以金繩連綿樹間，以七寶網重羅樹外，微風吹動，作五音聲。其音和雅，猶如天樂，人民安隱快樂[6]自在。

（《大正藏》12:856-857，《中華藏》15:6-7）

《菩薩處胎經》（後秦竺佛念譯）卷二

爾時世尊將欲入無餘涅槃界，集諸神通大德菩薩，神足變化，說不思議法：今我寧可化作七寶樹，度此長流永在生死沒[7]溺者，令得解脫，即入琉璃定無形三昧。東方去此忍界六十四億恆河沙剎，化作七寶樹遍滿其中。諸寶樹上莖節柯枝葉[8]果實，各各[9]有七寶宮殿。宮殿有佛，諸佛各說四非常法。後園浴池眾鳥聚集[10]，娛樂其中，快樂難勝。……爾時風神王名曰隨意，放大[11]香風吹七寶樹葉，柔軟香[12]熏[13]枝葉相振[14]，皆出自然八種音響。善哉！

---

① 一本"美音"作"美音聲"，下同。
② 一本"七寶"作"一寶以"。
③ 一本"植"作"殖"。
④ 一本"樹悉"作"寶樹"。
⑤ 一本"蓮"作"華"。
⑥ 一本"安隱快樂"作"快樂安隱"。
⑦ 一本"沒"上有"諸"字。
⑧ 一本"柯枝葉"作"枝柯葉華"。
⑨ 一本"各"下有"皆"字。
⑩ 一本"聚集"作"集聚"。
⑪ 一本"大"作"犬"。
⑫ 一本"香"下又有"香"字。
⑬ 一本"熏"作"勳"。
⑭ 一本"振"作"棠"。

出大光明。如來八種音聲，將欲度未度者，誰現是瑞應？昔我不聞此，亦復不現睹見，起滅無常[1]相，將非幻化耶？

（《大正藏》12:1021，《中華藏》22:794）

《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隋達摩笈多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遊行人間，至毘舍離國，住樂音[2]樹下，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三萬六千，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阿修羅、犍[3]達婆、伽樓荼、緊那羅、摩呼羅伽等，大眾圍遶於前說法。

（《大正藏》14:401，《中華藏》18:372）

《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東漢支婁迦讖譯）卷中

佛則離地百四十丈，坐於虛空，從身放光明，照三千大千之刹土。伅真陀羅摩休勒，諸所有眷屬，及[4]諸欲天子、諸色天子，所有唱[5]伎樂不鼓而自鳴。於香華之山，諸華果樹悉作琴聲，其音甚好。佛舉身毛，一一毛皆放光明；有蓮華，一一蓮華有菩薩坐，皆有三十二相。用佛威神故，諸伎樂聲但聞說經，皆作難經之音。

（《大正藏》15:359，《中華藏》16:435）

《諸法無行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下

① 一本“常”下有“之”字。
② 一本“樂音”作“音樂”。
③ “犍”，一作“楗”或“揵”。
④ 一本“及”作“有”。
⑤ 一本“唱”作“倡”。

爾時，有佛號師子吼、鼓音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壽命十萬億那由他歲，以三乘法而度衆生，國名千光明。其國樹木皆七寶成，其樹皆出如是法音：所謂空音、無相音、無作音、無生音、無所有音、無取相音。以是諸法之音令衆生得道。其師子吼、鼓音王佛初會說法，九十九億聲聞弟子皆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以正智得解脫。菩薩衆亦九十九億，皆得無生法忍，能善入種種法門，親近供養若干百千萬億諸佛，亦為若干百千萬億諸佛之所稱歎。能度若干百千萬億無量衆生，能生無量陀羅尼門，能起無量百千萬億三昧門，及餘新發菩薩意者不可稱數。其佛國土無量莊嚴說不可盡，彼佛住世教化已訖，入無餘涅槃，滅度之後，法住六萬歲，諸樹法音皆不復出。

（《大正藏》15:759，《中華藏》18:114）

《大方廣如來藏經》（唐不空譯）

一切寶樹八行布列，花果莊嚴，色香殊異。是諸寶樹香風[①]搖擊，從其樹出和雅悅意微妙之聲。所謂佛聲、法聲、僧聲、菩薩聲、菩提聲、根力覺分解脫等持等至之聲、由寶樹聲。彼微塵數百千界中一切有情，悉皆獲得法喜禪悅。

（《大正藏》16:465，《中華藏》66:210）

《正法念處經》（北魏般若流支譯）卷六十二

① 一本“香風”作“微風”。

復有聲樹，微風吹動，其音勝於乾闥婆音。

（《大正藏》17:371，《中華藏》35:496）

《正法念處經》（北魏般若流支譯）卷六十三

於池岸邊復有異樹，名葉歌音。若諸天眾遊戲此池，以善業故，微風來吹而受快樂。風吹樹葉，互相振觸，出妙音聲，如天女音不可分別。一切諸樹所出音聲亦復如是。

（《大正藏》17:378，《中華藏》35:509）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卷三

過去有佛號師子吼鼓音王，國名千光明，七寶成樹。樹出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所有、無取相，如是諸法之音。（出《諸法無行經》）

（《大正藏》53:12，《中華藏》52:75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述）卷十六

一一樹中恆出一切諸莊嚴，雲摩尼寶王照耀其間，種種華香處處盈滿。其樹復出微妙音聲，說諸如來一切劫中所修大願。復散種種摩尼寶王充滿其地。

（《中華藏》90:708）

（2）樂器樹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十八

復有樂器樹，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時，皮殼自裂，出種種樂器。其樹或高六十里、五十、四十，極小高五里，皆花

果繁茂，出種種樂器。

（《大正藏》1:118，《中華藏》31:229）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二十

復詣樂器樹，樹為曲躬，取天樂器，以清妙聲和絃而歌。向諸園林，彼見無數天女，鼓樂絃歌，語笑相向。其天遊觀遂生染著，視東忘西，視西忘東。其初生時知[1]自念言：我由何行今得生此？當其遊處[2]觀時盡忘此念，於是便有婇女侍從。

（《大正藏》1:134，《中華藏》31:263）

《賢愚經》（北魏慧覺等譯）卷十三

王更出遊，見諸群黎修治樂器。王因問之：作此何為？諸人報言：衣食既充，乏於音樂，所以治此，欲用自娛。王復立誓：若我有福應為王者，眾妙樂器，當自然至。作願適竟，應時諸樹，若干種種伎[3]樂，懸在其枝。若有須者，取而鼓之，音聲和暢。其有聞者，無不歡預。

（《大正藏》4:440，《中華藏》51:198）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二

依《長阿含經》云，須彌山北天下有鬱單越國。其土正方縱廣一萬由旬，人面亦方，像彼地形。有大樹王，名菴婆羅，圍七

① 一本“知”作“口”。
② 一本“處”作“戲”。
③ “若干種種伎”，一本作“若干種伎”，一本作“若干種種妓”。

由旬。……復有香樹高七十里，華果繁茂。其果熟時，皮破自裂[①]，自然香出。或高六十里五十里，小者五里。其果熟時，皮破自然出種種衣，或出種種嚴身之具，或出種種器，或出種種食。或戲河中有衆寶船，彼方人民欲入中洗浴游戲時，脫衣岸上，乘船中流。娛樂訖已，度水遇衣便著，先出先著，後出後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樹為曲躬，其人手取樂器調弦，並以妙聲和弦而行，詣園娛樂。

（《大正藏》53:280，《中華藏》71:185）

（3）多羅樹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四

阿難，其多羅樹葉風吹之時有極上妙音樂之聲，猶五種伎工師作樂，極妙上好諧和之音。阿難，其多羅樹葉風吹之時亦復如是。阿難，拘尸城中有弊惡極下之人，其有欲得五種妓[②]樂者，即共往至多羅樹間，皆得自恣極意娛樂。阿難，拘尸王城常有十二種聲未曾斷絕：象聲、馬聲、車聲、步聲、吹螺聲、鼓聲、薄洛鼓聲、伎鼓聲、歌聲、舞聲、飲食聲、惠施聲。

（《大正藏》1:515-516，《中華藏》31:470）

《般泥洹經》（東晉失名譯）卷下

俠[③]道自生長多鄰樹，樹亦四寶。其金樹者，銀葉華實；其銀樹者，金葉華實；水精琉璃樹亦如是。微風動樹，常出五音，其

① 一本"裂"作"烈"。
② 一本"妓"作"妙"。
③ 一本"俠"作"挾"。

聲濡[①]悲，如五絃琴。

（《大正藏》1:185，《中華藏》33:543）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四

微風吹此金多羅樹出微妙聲，所謂苦、空、無我、無常等聲。聞是聲者，皆[②]得光明三昧。

（《大正藏》3:195，《中華藏》16:168）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四十七

善男子，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於我寶多羅樹中、金鈴網中、寶瓔珞中、諸寶樹中、種種樂器中，自然演出微妙音聲：佛聲、法聲、比丘僧聲、不退轉諸菩薩聲、菩提心聲。某方某國有某菩薩，發菩提心，修行苦行，修大布施。莊嚴道場，往詣道場成正覺聲。善男子，我聞是聲即大歡喜，來詣其所，為我說法，令無量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

（《大正藏》9:701，《中華藏》12:486）

《大方等大集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十四

來至此娑婆世界寶莊嚴堂妙寶臺上，爾時虛空藏菩薩，雨妙華香供養世尊及此大寶[③]集經。……高一多羅樹作諸天樂，其音皆[④]出無量百千法門之聲，與檀波羅蜜相應聲、尸羅羼提毘梨耶禪

① 一本“濡”作“軟”。
② 一本無“皆”字。
③ 一本“寶”作“普”。
④ 一本無“皆”字。

那般若波羅蜜相應聲，與四無量相應聲，與四攝法相應聲，與助道法相應聲，與三脫門相應聲，與四聖諦相應聲，與十二因緣相應聲。

（《大正藏》13:94，《中華藏》10:175）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陳真諦譯）卷二

是多羅樹，微風吹動，出妙音聲，能令眾生起五繫縛：一者生愛[1]，二者起縛，三起迷亂，四生執著，五不厭離。譬如五分音樂，如精妙樂師五音繁奏，能起眾生五種欲心，是樹音聲亦復如是。

（《大正藏》32:182-183，《中華藏》49:265）

（4）樹之神變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二十

何故名為晝度樹？此樹有神名曰漫陀，常作伎樂以自娛樂，故名晝度。又彼大樹枝條四布，花葉繁茂，如大寶雲，故名晝度。

（《大正藏》1:132，《中華藏》31:260）

《賢愚經》（北魏慧覺等譯）卷二

臘月一日，佛至試場。波斯匿王是日設食，清晨躬手授佛楊枝。佛受嚼竟，擲殘著地，墮地[2]便生，蓊鬱而起，根莖踊出[3]，高五百由旬。枝葉雲布，周匝亦爾，漸復生華，大如車輪。遂復

① 一本“愛”作“受”。
② 一本“墮”作“隨”。
③ 一本“踊”作“勇”或“湧”。

有果，大五斗瓶。根莖枝葉[1]，純是七寶若干種色。映燦麗妙，隨色發光，掩蔽日月。食其果者，美逾甘露，香氣四塞，聞者情悅。香風來吹，更相撐觸[2]，枝葉皆出和雅之音，暢演法要，聞者無厭。一切人民，睹兹樹變，敬信之心，倍[3]益純厚。佛乃說法，應適其意，心皆開解。志求佛者，得果生天，數甚眾多。

（《大正藏》4:362，《中華藏》51:24）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二

復有持國乾闥婆王，於攝一切眾生娛樂方便法門，而得自在。樂樹光乾闥婆，於佛功德莊嚴法門，而得自在。……華樹乾闥婆，於滅結使法門，而得自在。……金剛樹乾闥婆，於長養諸樹喜光法門，而得自在。

（《大正藏》9:402，《中華藏》12:13-14）

6. 水音聲

《大寶積經》（唐菩提流志譯）卷十八

佛告阿難：彼極樂界其地無海而有諸河，河之狹者滿十由旬，水之淺者十二由旬。如是諸河深廣之量，或二十、三十乃至百數，或有極深廣者至千由旬。其水清冷具八功德，濬流恆激出微妙音，譬如諸天百千伎樂，安樂世界其聲普聞。有諸名花沿流而下，和風微動出種種香。……彼國人眾，或時遊覽，同萃河濱。有不願

① 一本“葉”作“花”；“枝葉”，一本作“枝華”。
② 一本“撐”作“振”。
③ “倍”，一本作“悟”。

聞激流之響，雖獲天耳，終竟不聞。或有願聞，即時領悟百千萬種喜愛之聲：所謂佛法僧聲、止息之聲、無性聲、波羅蜜聲、十力四無所畏聲、神通聲、無作聲、無生無滅聲、寂靜聲、邊寂靜聲、極寂靜聲、大慈大悲聲、無生法忍聲、灌頂受位聲。得聞如是種種聲已，獲[1]得廣大愛樂歡悅。

（《大正藏》11:96-97，《中華藏》8:552）

《佛說無量壽經》（三國魏康僧鎧譯）卷上

微瀾迴流，轉相灌注，安詳徐逝，不遲不疾，波揚無量自然妙聲，隨其所應莫不聞者。或聞佛聲，或聞法聲，或聞僧聲，或寂靜聲、空無我聲、大慈悲聲、波羅蜜聲，或十力無畏不共法聲、諸通慧聲、無所作聲、不起滅聲、無生忍聲，乃至甘露灌頂眾妙法聲。如是等聲，稱其所聞，歡喜無量，隨順清淨離欲寂滅真實之義。

（《大正藏》12:271，《中華藏》9:597）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宋法賢譯）卷中

佛告阿難：汝身果報亦不可思議，眾生業報亦不可思議，諸佛聖力不可思議。彼佛國土雖無大海，而有泉河處處交流，其水或闊十由旬、二十由旬、三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深十二由旬。其水清淨具八功德出微妙聲，譬如百千萬種音樂之聲，遍諸佛剎，一切眾生聞者適悅得大快樂。……其水一一隨眾生意令受快樂，又於水中出種種聲：佛聲、法聲、僧聲、止息聲、無性聲、波羅

① 一本“獲”作“復”。

蜜聲、力聲、無畏聲、通達聲、無行聲、無生聲、無滅聲、寂靜聲、大慈聲、大悲聲、喜捨聲、灌頂聲，出如是種種微妙音聲。衆生聞已，發清淨心無諸分別，正直平等成熟善根，永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彼佛刹其中生者，不聞地獄聲、餓鬼聲、畜生聲、夜叉聲、鬥諍聲、惡口聲、兩舌聲、殺生聲、偷盜聲、一切惡聲。而彼衆生，色相端嚴福德無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及諸伎樂，隨意即至，滿佛剎中。若思飲湯藥、衣服臥具、頭冠耳環、真珠羅網等，隨念即至，亦遍佛刹。

（《大正藏》12:322，《中華藏》64:509）

《佛說大阿彌陀經》（宋王日休校輯）卷下

佛言：諸寶池中，其水轉相灌注，不遲不疾，波揚無量自然妙聲。或作說佛聲，或作說法聲，或作說僧聲，或說寂靜聲，說空無我聲，說大慈悲聲，說波羅蜜聲，說十力無畏不共法聲，說諸通慧聲，說無所作聲，說不起滅聲，說無上忍聲，乃至說甘露灌頂一切妙法。如是等聲，稱其所欲，莫不聞者，喜悅無量，發清淨心，無諸分別。正直平等，成熟善根，永不退於無上菩提。於彼世界不復聞於地獄、餓鬼、畜生、夜叉、殺生、偷盜、鬥諍、惡口、兩舌，如是等一切惡聲，聞且絕無況有其實，但有自然清淨之音、自然快樂之事，是故其剎名曰極樂。

（《大正藏》12:333，《中華藏》18:688-689）

《觀無量壽佛經疏》（唐善導集記）卷三

從“其聲微妙”下至“諸佛相好者”已來，正明水有不可思議德，即有其二：一明寶水華間流注，微波相觸即出妙聲，聲中

皆說妙法；二明寶水上岸尋樹枝條華果葉等，或上或下，中間相觸，皆出妙聲，聲中皆說妙法。或說眾生苦事，覺動菩薩大悲，勸令引他；或說人天等法，或說二乘等法，或說地前地上等法，或說佛地三身等法。六從“如意珠王”下至“念佛法僧”已來，正明摩尼多有神德，即有其四：一明珠王內出金光；二明光化作百寶之鳥；三明鳥聲哀雅，天樂無以比方；四明寶鳥連音，同聲讚歎念佛法僧。

（《大正藏》37:265）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會解》（唐般剌密帝等譯）卷十二

爾時世尊於師子座，從其五體同放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並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是諸大眾得未曾有。一切普獲金剛三昧。即時天雨百寶蓮華，青黃赤白，間錯紛糅，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唯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梵唄詠歌，自然敷奏。

（《中華藏》92:690）

三、音聲中的哲學

1. 音樂與修行

(1) 彈琴調絃緩急得中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 卷二十九

世尊告曰:"沙門,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汝在家時善調彈琴,琴隨歌音,歌隨琴音耶?"尊者沙門二十億白曰:"如是,世尊。"世尊[1]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急,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不也,世尊。"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絃緩,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不也,世尊。"世尊復問:"於意云何:若彈琴調絃不急不緩,適得其中,為有和音可愛樂耶?"沙門答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如是,沙門,極大精進令心調[2]亂,不急精進令心懈怠,是故汝當分別此時,觀察此相,莫得放逸。"爾時尊者沙門二十億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受佛彈琴喻教,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

(《大正藏》1:612,《中華藏》31:646)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 卷九

① 一本無"世尊"二字。
② 一本"調"作"掉"。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二十億耳住耆闍崛山，常精勤修習菩提分法。時尊者二十億耳獨精[1]禪思，而作是念：於世尊弟子精勤聲聞中，我在其數。然我今日未盡諸漏。我是名族姓子，多饒財寶。我[2]今寧可還受五欲，廣行施作福。爾時世尊知二十億耳心之所念，告一比丘："汝等今往二十億耳所，告言世尊呼汝。"是一比丘受佛教已，往詣二十億耳所，語言："世尊呼汝。"二十億耳聞彼比丘稱大師命，即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爾時世尊告二十億耳："汝實獨靜禪思作是念：世尊精勤修學聲聞中，我在其數，而今未得漏盡解脫。我是名族姓子，又多錢財，我寧可還俗受五欲樂，廣施作福耶？"時二十億耳作是念：世尊已知我心。驚怖毛豎。白佛言："實爾，世尊。"佛告二十億耳："我今問汝，隨意答我。二十億耳，汝在俗時，善彈琴不？"答言："如是，世尊。"復問："於意云何：汝彈琴時，若急其絃，得作微妙和雅音不？"答言："不也，世尊。"復問："云何若緩其絃，寧發微妙和雅音不？"答言："不也，世尊。"復問："云何善調琴絃，不緩不急，然後發妙和雅音不？"答言："如是，世尊。"佛告二十億耳："精進太急，增其掉悔；精進太緩，令人懈怠。是故汝當平等修習攝受，莫著，莫放逸，莫取相。"時尊者二十億耳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大正藏》2:62，《中華藏》32:725）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三

一時佛在占波國雷聲池側。是時尊者二十億耳在一靜處自修

① 一本"精"作"靜"。
② 一本無"我"字。

法本，不捨頭陀十二[①]法行。晝夜經行，不離三十七道品之教，若坐若行，常修正法，初夜中夜竟夜，恆自剋勵不捨斯須；然復不能於欲漏法心得解脫。是時尊者二十億耳，所經行處，腳壞血流，盈滿路側，猶如屠牛之處，烏鵲食血。然復不能於欲漏心得解脫。是時尊者二十億耳便作是念：釋迦文佛苦行精進弟子中[②]我為第一，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脫。又我家業多財饒寶，宜可捨服，還作白衣，持財物廣惠施。然今作沙門甚難不易。爾時世尊遙知二十億耳心之所念，便騰遊[③]虛空，至彼經行處，敷坐具而坐。是時尊者二十億耳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問二十億耳曰："汝向何故作是念：釋迦文尼[④]佛，精進苦行弟子中我為第一，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脫，又我家業饒財多寶，宜可捨服還作白衣，持財物廣施[⑤]，然今作沙門甚難不易？"二十億耳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我今還問汝，隨汝報我。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家時善彈琴乎？"二十億耳對曰："如是，世尊。我本在家時善能彈琴。"世尊告曰："云何，二十億耳，若彈絃[⑥]極急響不齊等，爾時琴音可聽採不？"二十億耳對曰："不也，世尊。"世尊告曰："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復緩，爾時琴音可聽採不？"二十億耳對曰："不也，世尊。"世尊告曰："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不急不緩，爾時琴音可聽採不？"二十億耳對曰："如是，世尊。若琴絃不緩不急[⑦]，爾時琴音便可聽採。"世尊告曰："此亦如

---

① 一本"十二"作"十一"。
② 一本"苦行精進弟子中"作"弟子中苦行精進"。
③ 一本"騰遊"作"騰逝"。
④ 一本無"尼"字。
⑤ 一本"施"上有"惠"字。
⑥ 一本"彈絃"作"琴絃"。
⑦ 一本"不緩不急"作"不急不緩"。

是。極精進者猶如調戲，若懈怠者此墮邪見，若能在中者此則上行。如是不久當成無漏人。”爾時世尊與二十億耳比丘[1]說微妙法已，還[2]雷音池側。爾時尊者二十億耳思惟世尊教敕，不捨須臾，在閑靜處修行其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剃除鬚髮，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尊者二十億耳便成阿羅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弟子精勤苦行，所謂二十億耳比丘是。”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612，《中華藏》32:132-133）

《出曜經》（後秦竺佛念譯）卷六

昔佛世尊弟子二十億耳比丘自說教誡曰：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者，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若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3]獲，宜還歸家捨三法衣，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不果我願。爾時世尊以天耳徹聽清淨無有瑕穢，聞彼二十億耳比丘欲得還家修白衣行，即從祇洹沒至億耳比丘所，問比丘曰："云何二十億耳，汝發此念？又自陳說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然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服，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乃至於斯。汝審有是語乎？”對曰："如是，世尊。”佛告二十億耳比丘曰："我今問汝內法之義，

① 一本無“比丘”二字。
② 一本“還”下有“在”字。
③ 一本“剋”作“克”，下同。

一一報吾。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家時善調琴，琴與歌和，歌與琴和；聲響一類乃成其曲不乎？”對曰：“爾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急緩者為成曲不乎？”對曰：“不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不急不緩為成曲不乎？”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猛精進便生慢怠，若懈怠不精懃者復生懶惰。是故汝今亦莫極精懃亦莫懈怠，處中行道，乃成其果，有漏心便得解脫。”爾時世尊說此語已，便從座起而去。

（《大正藏》4:638-639，《中華藏》50:642-643）

《四十二章經》（東漢迦葉摩騰、法蘭譯）

有沙門夜誦經甚悲，意有悔疑，欲生思歸[①]。佛呼沙門問之："汝處于家，將阿修為？"對曰："恆[②]彈琴。"佛言："絃緩何如？"曰："不鳴矣。""絃急何如？"曰："聲絕矣。""急緩得中何如[③]？""諸音普悲[④]。"佛告沙門："學道猶然。執心調適，道可得矣。"

（《大正藏》17:723，《中華藏》34:572）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唐義淨譯）卷十七

佛復告長者子："我今問汝，隨我意答。汝昔在家常作何業？"答曰："善解彈琴。"又問："若調絃時其絃調急，其聲和雅悅心，好聲堪用已不？"答言："不也，世尊。"問曰："琴絃若緩，其聲和雅悅心，能發好聲堪用已？"答言："不也，世尊。""若琴絃不

① 一本此上作“有沙門夜誦經，其聲悲緊，欲悔思返”。
② 一本“恆”作“常”。
③ 一本“如”下有“曰”字。
④ “悲”，一本作“矣”，一本作“調”。

緩不急，調絃平正，其聲好不？”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長者子：“若復有人極行精進，心生掉舉；若多慢緩，心生嬾惰；是故汝應修處中行。若如是者，汝今不久斷諸有漏，心得解脫。得慧解脫，見法證果，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大正藏》24:186，《中華藏》39:780-781）

《注四十二章經》（宋真宗皇帝注）

有沙門夜誦經，其聲悲緊，欲悔思返。佛呼沙門問之：“汝處于家將何修為？對曰：“常彈琴。”佛言：“弦緩何如？”曰：“不鳴矣。”“弦急何如？”曰：“聲絕矣。”“急緩得中何如？”曰：“諸音普調。”佛告沙門：“學道猶然。執心調適，道可得矣。”佛聞聲悲，將施誨誘，乃詢其在家所為。既對彈琴，故佛因以琴聲急緩喻之。夫修行之人必使妄念不生，身心虛寂，則自然調適，可得道果矣。

（《大正藏》39:521）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隋智顗說，法慎、灌頂記）卷一

第四調五法者，一者調節飲食，二者調節眠睡，三者調身，四者調氣息，五者調心。所以者何？今借近譬以況斯法。如世陶師，欲造眾器，先須善巧調泥，令使不強不軟，然後可就輪繩。亦如彈琴，先應調絃，令寬急得所，方可入弄，出諸妙曲。行者修心亦復如是。

（《大正藏》46:489，《中華藏》97:846）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卷十八

佛在占婆[①]國雷聲池側。尊者二十耳億[②]在一靜處，自修法本，不舍頭陀，晝夜經行，行處腳跡[③]如[④]血流溢。恆自剋勵[⑤]，而欲漏心不得解脫。是時二十耳[⑥]億便作是念：苦行精進，我為第一，我[⑦]今漏心不得解脫。又我家業多財饒寶，宜可舍服還作白衣，持財廣施。佛心[⑧]知之便至彼處。佛語二十耳億："汝本在家，善能彈琴。琴絃極急響不齊等[⑨]，可聽不？""不也，世尊。"佛言："琴弦極緩，復可聽不？""不也，世尊。"佛言："不急不[⑩]緩音，可聽不？""如是，世尊。"佛言："極精進者猶如調戲，若懈怠者此墮邪見，若能在中此則上行。如是不久，當成無漏。"二十耳億聞是語已，還雷音池側，思惟佛教，成阿羅漢。（出《增一阿含經》第八卷[⑪]）

（《大正藏》53:95，《中華藏》52:946）

（2）聽聲識因緣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六

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蜱肆，復更有惡而過此耶？"蜱肆答曰："如是，迦葉，復更有惡。迦葉，我有親親疾病困篤，我往彼所慰勞看彼，彼亦慰勞視我。彼若命終，我復詣彼慰勞看彼，彼

---

① 一本"婆"作"波"。
② 一本"耳億"作"億耳"，下同。
③ 一本"跡"作"蹤"。
④ 一本"如"作"而"。
⑤ 一本"勵"作"厲"。
⑥ 一本"二十耳"作"廿身"。
⑦ 一本"我"上有"念"字，一本上有"然"字。
⑧ 一本無"心"字。
⑨ 一本"等"下有"音"字。
⑩ 一本無此"不"字。
⑪ 一本"出《增一阿含經》第八卷"九字作"出《中阿含》第二十九卷"九字。

亦不復慰勞視我，我亦不復慰勞看彼。迦葉，以此事故，我作是念：無眾生生。”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蜱肆，復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蜱肆，猶如有人善能吹螺，若彼方土未曾聞螺聲，便往彼方，於夜闇中昇高山上盡力吹螺。彼眾多人未曾聞螺聲，聞已便念：‘此為何聲？如是極妙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①]可觀聽，令心歡悅。’時彼眾人便共往詣善吹螺人所。到已問曰：‘此是何聲？如是極妙為甚奇特，實可愛樂，好可觀聽，令心歡悅。’善吹螺人以螺投地，語眾人曰：‘諸君，當知即此螺聲。’於是眾人以足蹴螺而作是語：‘螺可出聲，螺可出聲。’寂無音響。善吹螺人便作是念：‘今此眾人愚癡不達，不善曉解，無有智慧。所以者何？乃從無知之物欲求音聲。’是時善吹螺人還取彼螺，以水淨洗，便舉向口，盡力吹之。時彼眾人聞已，作是念：‘螺甚奇妙，所以者何？謂因手因水因口，風吹便生好聲，周滿四方。’如是蜱肆，若人活命存者，則能言語共相慰勞。若其命終，便不能言共相慰勞。蜱肆，汝應[②]如是觀眾生生，莫如肉眼之所見也。”

（《大正藏》1:527-528，《中華藏》31:491）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四十三

過去世時，有王聞未曾有好彈琴聲，極生愛樂，耽湎染[③]著。問諸大臣：“此何等聲甚可愛樂？”大臣答言：“此是琴聲。”語[④]大臣：“取彼聲來。”大臣受教，即往取琴來。白言：“大王，此是琴

① 一本“好”作“妙”。
② 一本“應”作“若”。
③ 一本“染”作“深”，下同。
④ 一本“語”上有“王”字。

作好聲者。"王語大臣："我不用琴。取其先聞可愛樂聲來。"大臣答言："如此之琴有眾多種具[①]，謂有柄、有槽、有麗[②]、有絃、有皮[③]。巧方便人彈之，得眾具因緣乃成音聲，非不得眾具而有音聲。前所聞聲久已過去，轉亦盡滅，不可持來。"爾時大王作是念[④]言："咄！何用此虛偽物為？世間琴者是虛偽物，而令世人耽湎染著，汝今持去片片析[⑤]破，棄於十方。"大臣受教，析為百分棄於處處[⑥]。如是比丘，若色受想思欲，知此諸法無常有為，心因緣生而便說言，是我我所。彼於異時一切悉無。諸比丘，應作如是平等正智如實觀察。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312，《中華藏》33:158）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四十七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人，名陀舍羅訶。彼陀舍羅訶有鼓名阿能訶，好聲、美聲、深聲徹四十里。彼鼓既久，處處裂壞。爾時鼓士裁割牛皮，周匝纏縛。雖復纏縛，鼓猶無復高聲、美聲、深聲。彼於後時轉復朽壞，皮大剝落，唯有聚木。如是比丘，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以彼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故，於如來所說修多羅，甚深明照，難見難覺，不可思量，微密決定，明智所知，彼則頓受周備受，聞其所說歡喜崇習，出離饒益。當來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聞如來所說修多羅，

① 一本"具"作"其"。
② 一本"麗"作"戾"。
③ 一本"皮"作"技"。
④ 一本"是念"作"如是"。
⑤ 一本"析"作"折"。
⑥ 一本無後一"處"字。

甚深明照，空相應隨順緣起法，彼不頓受持，不至到受，聞彼說者不歡喜崇習；而於世間眾雜異論文辭綺飾世俗雜句，專心頂受，聞彼說者歡喜崇習，不得出離饒益。於彼如來所說，甚深明照，空相要法，隨順緣起者，於此則滅，猶如彼鼓朽故壞裂，唯有聚木。是故諸比丘，當勤方便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於如來所說，甚深明照，空相要法，隨順緣起，頓受遍受。聞彼說者歡喜崇習，出離饒益。

（《大正藏》2:345，《中華藏》33:212）

《放光般若經》（西晉無羅叉譯）卷二十

善男子，譬如箜篌以因緣故有絃有柱，有人鼓之音聲來往，聲音斷時亦無來往。是聲出時亦無從來，滅亦無所至，欲知佛身亦復如是。

（《大正藏》8:145，《中華藏》7:27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二十七

善男子，譬如箜篌聲，出時無來處，滅時無去處，眾緣和合故生。有槽[1]，有頸，有皮，有弦，有柱，有棍，有人以手鼓之。眾緣和合，而有是[2]聲。是聲亦不從槽出，不從頸出，不從皮出，不從弦出[3]，不從棍出，亦不從人手出。眾緣和合，爾乃有聲。是因緣離時亦無去[4]處。善男子，諸佛身亦如是。

---

① 一本"槽"作"曹"，下同。
② 一本無"是"字。
③ 一本無"不從絃出"四字。
④ 一本"去"作"法"。

（《大正藏》8:422，《中華藏》7:692）

《道行般若經》（東漢支婁迦讖譯）卷十

薩陀波倫菩薩白曇無竭菩薩言："師願說佛音聲，當何以知之？"曇無竭菩薩語薩陀波倫菩薩言："賢者明聽。譬如箜篌，不以一事成。有木[1]，有柱，有絃，有人搖手鼓之。其音調好自在，欲作何等曲。賢者，欲知佛音聲亦如是。菩薩有本初發意，世世行作功德，世世教授，世世問佛事。合會是事乃成佛身。佛音聲亦如是。其法皆從因緣起，亦不可從菩薩行得，亦不可離菩薩行得，亦不可從佛身得，亦不可離佛身得。賢者，欲知佛身音聲，共合會是事乃得佛耳。復次賢者，譬如工吹長簫師，其音調好與歌相入。簫者以竹為本，有人工吹，合會是事，其聲乃悲。"

（《大正藏》8:476，《中華藏》7:997）

《大明度經》（三國吳支謙譯）卷六

普慈白言："願師為我說佛聲，當何以知之？"法來曰："賢者明聽。譬如箜篌，不以一事成。有柱，有絃，有人搖手鼓之，其音乃同，自在欲作何等曲。欲知佛聲音亦然。闓士有本發意，累世作功德，教授問佛事，合會是事乃得佛身。音聲亦爾[2]。其法皆從因緣起，不從闓士行得，不離行得，不從佛身得，不離佛身得。賢者欲知佛身音聲，合會是事乃得佛身[3]耳。復次賢者，譬如

① 一本"木"作"大"。
② 一本"爾"作"然"。
③ 一本"佛身"作"佛聲"。

吹笙師，其音調好，與歌相入。笙者，以竹為本，有人工[1]吹，合會是事，其聲乃悲。

（《大正藏》8:507，《中華藏》8:242）

《宗鏡錄》（宋延壽集）卷三

五根亦然，皆仗緣起。斯則緣會而生，緣散而滅，無自主宰，畢竟性空。如《楞伽經》偈云："心為工伎兒，意如和技者。五識為伴侶，妄想觀技眾。"如歌舞立技之人，隨他拍轉。拍緩則則步緩，拍急則步急。五根亦如是，但隨意轉。……

又彼比丘依禪觀察心之技兒，如見技兒，如彼技兒取諸樂器，於戲場地作種種戲。心之技兒亦復如是，種種業化，以為衣服。戲場地者，謂五道地，種種裝飾，種種因緣，種種樂器[2]。謂自境界技兒戲者，生死戲也。心為技兒種種戲者，無始無終，長生死也。

（《大正藏》48:432-433，《中華藏》76:213-214）

（3）佛法相應相順如童子戲

《別譯雜阿含經》（前後秦失名譯）卷十一

"瞿曇，汝今云何教諸弟子？"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童男童女，共相聚會，歡娛燕會[3]，隨意[4]舞戲，是名相應。譬如有人，年過八十，頭白面皺，牙齒墮落，然猶歌舞，作木牛馬，作於琵

① 一本"工"作"攻"。
② 一本"器"下有"者"字。
③ 一本此句作"娛歡讌會"。
④ 一本"意"作"喜"。

琶箜篌箏笛，亦作小車及踏鞠戲。如斯老人，作如是事，名不相應。其[1]有見者當名此人為作智人？為作癡人？”梵志對曰：“如是之人，名為嬰愚，無有智慧。”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相應相順，如童子戲。”

（《大正藏》2:451，《中華藏》33:393）

《大寶積經》（西晉竺法護譯）卷十

若有想知如來至真聞其音響，隨其所好諸根厚薄，從其應度而開化之，演斯音訓悉使入律。雖爾，如來所觀開化亦無相[2]念，猶如寂意，或譬如伎樂以調其音，以手鼓之其聲悲和，無有在彼作是聲者，皆由方便緣合，而有殊特悲和之音。

（《大正藏》11:56，《中華藏》8:477）

（4）于妓樂已聞當聞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

世尊告曰：“……如是伽彌尼，若有悔過見罪發露護不更作者，則長養聖法而無有失。”於是波羅牢伽彌尼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瞿曇，有一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若有殺[3]生者，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若有不與取妄言，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沙門瞿曇，於意云何？”世尊告曰：“伽彌尼，我今問汝，隨所解答，伽彌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若

---

① 一本“其”作“甚”。
② 一本“相”作“想”。
③ 一本“殺”作“煞”，下同。

有問者：‘此人本作何等，今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或有答者：‘此人為王殺害怨家，王歡喜已即與賞賜。是以此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伽彌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伽彌尼，若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若有殺生，彼一切即於現法受報，因彼生憂苦。’彼為真說？為虛妄言？”答曰：“妄言，瞿曇。”“若彼說妄言，汝意信不？”答曰：“不信也，瞿曇。”世尊歎曰：“善哉，善哉，伽彌尼。”復問伽彌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一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若有問者：‘此人本作何等，今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或有答者：‘此人於他國中而不與取。是以此人頭冠華鬘，雜香塗身，而作倡樂歌舞自娛，唯作女妓歡樂如王。’伽彌尼，汝如是見如是聞不？”答曰：“見也，瞿曇。”“已聞當聞。”

（《大正藏》1:446，《中華藏》31:343-344）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後秦曇摩耶舍譯）

若有衆生樂向鼓、貝、箜篌、簧①、吹簫、笛、歌舞、音樂等樂，大德須菩提，我隨如是諸衆生等所有悕望、所求所樂一切給與，然後勸發無上道心。

（《大正藏》14:935，《中華藏》18:805）

① 一本“簧”作“横”。

《彌沙塞和醯五分律》（南朝宋佛陀什、竺道生等譯）卷二十八

有諸比丘，臨欲命終應墮地獄，悉見地獄諸相阿傍在前。又有比丘應生天，悉見諸天宮殿，聞音樂聲。天子天女在前語言。皆以語人。生疑問佛。佛言：是應生瑞相，非妄語無犯。

（《大正藏》22:184，《中華藏》40:212）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南朝宋求那跋摩譯）

菩薩，以染著心談說世樂事者，犯重垢罪。若忘[1]誤說，犯輕垢罪。不犯者，若有人問正心少說。若談異聞，若談論法事，是名不犯。

（《大正藏》24:1118，《中華藏》25:14）

（5）一其心念不顧聲色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二十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2]，仙人住處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言[3]美色。世間美色者，能令多人集聚觀看者不？"諸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若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又能種種歌舞伎樂，復極令多眾聚集看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若有世間美色，世間美色者在於一處，作種種歌舞伎樂戲笑；復有大眾雲集一處。若有士夫不愚不癡，

① 一本"忘"作"妄"。
② 一本"奈"作"捺"。
③ 一本"言"作"諸"。

樂樂背苦，貪生畏死。有人語言：‘士夫，汝當持滿油鉢[1]，於世間美色者所，及大眾中過。使一能殺人者拔刀隨汝，若失一滴油者，輒當斬[2]汝命。云何比丘？彼持油鉢士夫，能不念油鉢，不念殺人者，觀彼伎女及大眾不？’”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士夫自見其後有拔刀者，常作是念：我若落油一滴，彼拔刀者當截我頭。唯一其心繫念油鉢，於世間美色及大眾中徐步而過，不敢顧眄[3]。”“如是，比丘，若有沙門婆羅門，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善[4]，攝一切心法住[5]身[6]念處者，則是我弟子，隨我教[7]者。云何為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攝持一切心法住身念處如是。比丘，身身觀念[8]，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復如是。是名比丘正身自重。一其心念，不顧聲色，善攝心法，住四念處。”

（《大正藏》2:174，《中華藏》32:92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述，宋淨源錄注）卷四

香積世界，餐香飯而三昧顯；極樂佛國，聽風柯而正念成。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9]存道。

（《中華藏》90:577）

① 一本“油鉢”作“鉢油”。
② 一本“斬”作“斷”。
③ 一本“顧眄”作“顧盼”。
④ 一本“聲色善”作“聲色美善”。
⑤ 一本“住”下有“於”字。
⑥ 一本“身”作“心”。
⑦ 一本“教”作“故”。
⑧ 一本“念”下有“住”字。
⑨ 一本“以”下有“之”字。

2.音樂與愛慾

(1)音樂縛人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三十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來詣佛所,面前問訊慰勞。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聞古昔歌舞戲笑耆年宿士作如是說:若伎兒於大眾中,歌舞戲笑作種種伎[1],令彼大眾歡樂喜笑,以是業緣,身壞命終生歡喜天。於此瞿曇法中所說云何?”佛告聚落主:“且止,莫問此義。”如是再三,猶請不已。佛告聚落主:“我今問汝,隨汝意答。古昔此聚落眾生,不離貪欲,貪欲縛所縛。不離瞋恚,瞋恚縛所縛。不離愚癡,愚癡縛所縛。彼諸伎兒於大眾坐中,種種歌舞伎樂嬉戲,令彼眾人歡樂喜笑。聚落主,當其彼人歡樂喜笑者,豈不增長貪恚癡縛耶?”聚落主白佛言:“如是,瞿曇。”“聚落主,譬如有人以繩反縛。有人長夜以惡心,欲令此人非義饒益,不安不樂,數數以水澆所縛繩。此人被縛,豈不轉增急耶?”聚落主言:“如是,瞿曇。”佛言:“聚落主,古昔眾生亦復如是。不離貪欲瞋恚癡縛,緣彼嬉戲歡樂喜笑,更增其縛。”聚落主言:“實爾,瞿曇。彼諸伎兒令其眾生歡樂喜笑,轉增貪欲瞋恚癡縛。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善趣者,無有是處。”佛告聚落主:“若言古昔伎兒能令大眾歡樂喜笑,以是業緣,生歡喜天者,是則邪見。若邪見者,應生二趣:若地獄趣,若畜生趣。”說是語時,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悲泣流淚。爾時世尊告聚落主:“是故我先三問不答,

[1] 一本“伎”作“妓”。

言聚落主且止莫問此義。”聚落主白佛言：“瞿曇，我不以瞿曇說故而悲泣也。我自念：昔來云何為彼愚癡不辨[1]不善。諸伎兒輩所見欺誑，言大眾中作諸伎樂乃至生歡喜天。我今定思，云何伎兒歌舞嬉戲生歡喜天？瞿曇，我從今日捨彼伎兒惡不善業，歸佛歸法歸比丘僧。”佛言：“善哉，聚落主！此真實要。”爾時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頂禮佛足，歡喜而去。

（《大正藏》2:227，《中華藏》33:14）

《別譯雜阿含經》（前後秦失名譯）卷七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伎人主，號曰動髮，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卻坐一面，而作是言：“瞿曇，我於昔者，曾從宿舊極老伎人邊聞：‘於伎場上施設戲具，百千萬人，皆來觀看。彈琴作倡，鼓樂絃歌，種種戲笑。所作訖已，命終之後，生光照天。’如是所說，為實為虛？”佛告之曰：“止，止。汝今莫問是事。”時彼伎主，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悉不答。爾時如來語伎主言：“我今問汝，隨汝意答。若有伎人，於戲場上施設戲具，彈琴作倡，鼓樂絃歌。以是事故，百千種人皆悉來集。如此諸人，本為愛欲瞋恚愚癡之所纏縛，復更造作放逸之事，豈不增其貪恚癡耶？譬如有人為繩所縛，以水澆之，逾增其急。如是諸人先為三毒之所纏縛，復更於彼伎場之上作倡伎樂，唯當增其三毒，熾盛如是。伎主，汝為斯事，命終得生光照天者，無有是處。若有人計於伎場上作眾伎樂命終生於光照天者，我說是人名為邪見。邪見之果生於二處：若墮地獄，或墮畜生。”佛說是已，

---

① 一本“辨”作“辯”，下同。

時彼伎主悲泣墮淚。佛告伎主："以是因緣，故汝三請，我不為汝說。"爾時伎主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以聞佛語故而便涕泣。我愍如斯諸伎人[①]等，嬰愚無智，所作不善。彼於長夜作如是見，於未來世當受大苦。常被欺誑，為人所輕。若有伎人作如是言：'於伎場上作倡伎樂，命終生彼光照天者。'如是之言，名大妄語。若以此業生光照天，無有是處。世尊，我從今日，更不造彼如是惡業。"佛即告言："汝今真實，於未來世，必生善處。"爾時伎主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420，《中華藏》33:340）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成就九法繫縛男子。云何為九？所謂歌舞、伎樂、笑啼、常求、方宜、自以、幻術、顏色、形體。計爾許[②]事中，唯有更樂縛人最急，百倍千倍終不相比。如我今日觀察諸義，更樂縛人最急，無出是者，隨彼男子繫之牢固也。是故諸比丘，當念捨此九法。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765-766，《中華藏》32:464）

（2）五欲之中聲最妙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二十五

然復大王，若言聲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聲有氣味故。若聲無味者，眾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聲為最

① 一本"人"作"仁"。
② 一本"許"作"諸"。

妙。然聲有過失，若當聲無過失，眾生則無厭患。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聲有出要，若當聲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聲為最妙。

（《大正藏》2:682，《中華藏》32:28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唐玄奘譯）卷三百六十九

……善現，是菩薩摩訶薩應於一切音聲語言皆得善巧，用此善巧音聲語言，遍為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宣說正法，令知所聞皆如谷響，雖有解了而無執著。

（《大正藏》6:905，《中華藏》4:650）

（3）歌舞伎樂虛空無常

《父子合集經》（宋日稱等譯）卷十

爾時大梵天王，知諸梵眾天子偈讚佛德。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

又如箜篌出妙聲，彼聲本無有自性。

智者觀蘊理如然，知蘊自性不可得。

……

又如吹貝發大聲，推其響自何所得。

彼聲自性本來空，佛了諸法亦如是。

……

又如擊鼓所出聲，能令聞者生忻悅。

彼之音響本來空，如來證法亦如是。

如人以桴而擊鼓，尋其聲自何方現。

復推隱沒向何方，如來證法亦如是。

（《大正藏》11:947，《中華藏》69:933）

《大般涅槃經》（南朝宋慧嚴等譯）卷一

一一車上垂諸花鬘，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純以真金為葉、金剛為臺。是花臺中多有黑蜂，遊集其中，歡娛受樂。又出妙音，所謂無常苦空無我。是音聲中復說菩薩本所行道，復有種種歌舞、伎樂、箏笛、箜篌、簫瑟、鼓吹。是樂音中復出是言："苦哉，苦哉，世間虛空[1]。"

（《大正藏》12:606，《中華藏》14:455）

《佛說大般泥洹經》（東晉法顯譯）卷一

……鮮好白氎圖畫如來本生之像，表現菩薩從初發意至于成佛，中間受身種種苦行，無不記列。俠[2]道兩邊作眾伎樂，其諸樂器皆用七寶。其音和雅，皆出無常苦空之音。咸言："怪哉！世間虛空。"悲號[3]泣淚，聲振[4]天地。

（《大正藏》12:854，《中華藏》15:2）

《大威德陀羅尼經》（隋闍那崛多譯）卷四

"童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有諸聲，若象聲，若馬聲，

① 一本"虛空"作"空虛"。
② "俠"，一本作"夾"，一本作"使"。
③ 一本"號"作"歎"。
④ 一本"振"作"震"。

若駱駝聲，若牛聲，若驢聲，若騾聲，若伎樂聲，若婦女聲，若丈夫聲，若種種鳥聲、拍鼓、大鼓及貝角等種種音樂之聲，及以談話之聲——世間所有音聲者，皆安置篋中，我若須時各於篋中取聲而作。'童子，於汝意云何？彼人是正語不？"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聲不可取故，聲不可見故。世尊，彼聲不從東方，不從南方，不從西方，不從北方，不從上方，不從下方。世尊，聲若可見者應有聚積。"佛言："童子，是音聲雖不可見，而生耳識覺知之相，亦起愛憎。聲不可見，但以聞時而生苦樂。童子，如是如是，以無智故，當生苦樂。彼不可見，若不可見，彼即無色。若無色者，彼應不著。童子，汝莫如是於彼聲中而生染著。"

（《大正藏》21:772-773，《中華藏》21:672）

《法界次第初門》（隋智顗撰）卷下之上

五如響。如響者，若深山溪[1]谷中，及空大舍中，若語聲，若打聲，從聲有聲[2]。無智者謂為有人語聲，智者了是聲無人作，但以聲觸，故名響。響事空而能誑耳根；一切音聲言語，亦如是。人欲語時，口中出風，名憂陀那，還入至臍。響出時觸七處退還，是名語言如響。無智者不識語之因緣，謂為實心，取生憂喜。智者知語因緣無實如響，聞之心不生著。諸法如是，故說如響。

（《大正藏》46:691，《中華藏》97:788）

《宗鏡錄》（宋延壽集）卷九十五

① 一本"溪"作"狹"。
② 一本"有聲"作"有響"。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爾時天冠菩薩問於大樹緊那羅王，如是琴中妙偈從何而出？答言：善男子，從諸眾生音聲中出。又問：諸眾生音從何而出？答言：善男子，眾生音聲從虛空出。乃至當知是聲即虛空性，聞已便滅。若其滅已，同空性住，是故諸法若說不說同虛空性；是故應當不捨空際，如音聲分諸法亦爾。乃至又以音聲名為言說，然是音聲無有住處。若無住處，則無堅實，則名為實。若其是實，則不可壞；若不可壞，則無有起；若無有起，則無有滅；若無有滅，是名清淨；若是清淨，是則白淨；若是白淨，是則無垢；若是無垢，則是光明；若是光明，則是心性；若是心性，則是出過；若是出過，則出過諸相；若出過諸相，則是正位；若菩薩在正位，是則名得無生法忍。釋曰：入一心正位，是究竟指歸，最後垂示，言窮理極，更無過矣。

（《大正藏》48:929，《中華藏》76:784）

3. 法　樂

（1）十種聲和十二種聲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三

風吹眾華紛[1]紛路側；微風四起，吹諸寶樹，出柔軟音猶如天樂。其國人民男女大小共遊樹間以自娛樂。其國常有十種聲：貝聲、鼓聲、波羅聲、歌聲、舞聲、吹聲、象聲、馬聲、車聲、飲食戲笑聲。

（《大正藏》1:21，《中華藏》31:36）

---

① 一本“紛”作“紜”。

《佛般泥洹經》（西晉白法祖譯）卷下

其國常聞十二種聲：象聲、馬聲、牛聲、車聲、螺聲、鼓聲、舞聲、歌聲、諸絃樂聲、誦仁美聲、歎佛尊行聲。

（《大正藏》1:170，《中華藏》33:511）

《般泥洹經》（東晉失名譯）卷下

俠[①]道自生長多鄰樹，樹亦四寶。……微風動樹，常出五音，其聲濡[②]悲，如五絃琴。……其國常聞十二[③]種聲：象聲、馬聲、牛聲、車聲、螺聲、鐘聲、鈴聲[④]、鼓聲[⑤]、舞聲、歌聲、諸絃樂聲、誦仁義聲、歎諸佛尊行聲[⑥]。

（《大正藏》1:185，《中華藏》33:543）

《大般涅槃經》（東晉法顯譯）卷中

又其岸上，有七行寶樹行各異寶。微風徐起，吹彼樹枝，條葉相觸，音如天樂。城中人民皆悉盈滿，安隱豐樂極為熾盛，諸五欲具如忉利天。……此城恆有十種音聲：一者象聲，二者馬聲，三者車聲，四者鼓聲，五者螺聲，六者琴瑟等聲，七者歌聲，八者扣鍾擊磬設大會聲，九者讚歎持戒人聲，十者互共說法語論之聲。

---

① 一本“俠”作“挾”。
② 一本“濡”作“軟”。
③ 一本“十二”作“十三”。
④ 一本無“鈴聲”二字。
⑤ 一本此下有“貝聲”二字。
⑥ 一本無“歎諸佛尊行聲”。

（《大正藏》1:201，《中華藏》33:480）

《中阿含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卷十四

阿難，拘尸王城常有十二種聲未曾斷絕。象聲、馬聲、車聲、步聲、吹螺聲、鼓聲、薄洛鼓聲、伎鼓聲、歌聲、舞聲、飲食聲、惠施聲。

（《大正藏》1:515，《中華藏》31:470）

（1）音聲的品質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六

是時眾生，一切心中無有善願，是故常聞地獄聲、畜生聲、餓鬼聲、疾病聲、老死聲、惱害聲、八難聲、閉繫聲、杻械枷鎖縛[①]束聲、奪他財物侵惱聲、瞋恚輕毀呵責聲、破壞眾人和合聲、他方國賊兵甲聲、饑餓聲、穀貴偷盜聲、邪婬妄語狂癡聲、兩舌惡言綺語聲、慳貪嫉妒攝取聲、若[②]我我所鬥諍聲、憎愛適意不適意聲、恩愛別離憂悲聲、怨憎集聚苦惱聲、各各相畏僮僕聲、處胎臭穢不淨聲、寒熱饑渴疲極聲、耕犁種殖[③]匆務聲、種種工巧疲厭聲、疾[④]病患苦羸損聲。是時眾生各常聞如是等聲。如是眾生斷諸善根，離善知識，常懷瞋恚，皆悉充滿娑婆世界。

（《大正藏》3:206-207，《中華藏》16:191）

---

① 一本“縛”上有“聲”字。
② 一本“若”作“著”。
③ 一本“殖”作“植”。
④ 一本“疾”作“疹”。

《普曜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五

佛語比丘：於時菩薩見路右邊有一人名曰吉祥，刈[1]生青草。柔軟滑澤，整齊不亂，好若天衣。時菩薩見，即便越道詣吉祥所，以慈和心與共談語，而謂之言，敷演善教而勸助之。言辭溫雅無有麤獷，其心安和而無惡意[2]，除婬怒癡，演哀鸞音，釋梵八聲，甚[3]深難及。如師子吼，猶若雷震，十方佛國眾生 蒙化皆得安隱。有所講說，百千法音無能制止。以一法音普入諸聲，皆相安和，至於解脫，普悅眾會。一切諸佛所說，應時與慈仁語，吾欲得草，吉祥與我。今日欲得當伏邪力，成無上覺，無數劫來，所施調意，棄捨諸想，奉行禁戒，今應獲之。忍辱精進智慧功力，聲名智力禪定神通，脫門道力，今當獲之。於是吉祥聞導師說清和之辭，歡喜踊躍，身和意悅，奉柔軟草。興大功祚，度於無極。吾成甘露，吉祥施座，當得佛道。

（《大正藏》3:514-515，《中華藏》15:422）

《大般涅槃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三十一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十法，則能明見涅槃無相至無所有。何等為十？一者信心具足，……七者軟[4]語。軟語者，所謂實語、妙語、先意問訊時語、真語，是名軟語。

（《大正藏》12:549，《中華藏》14:346）

---

① 一本“刈”作“又”。
② 一本“意”作“音”。
③ 一本“甚”作“其”。
④ 一本“軟”作“濡”。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唐玄奘譯)卷八

所居佛土,遠離一切不可意聲,種種上妙如意和雅諸意[1]樂聲、結集法聲充滿其土,具足念慧梵音清澈,調善有情來生其國,常以軟語更相勸進。如來自身壽命無量,為諸有情如應說法。

(《大正藏》13:765,《中華藏》11:764)

《十住毗婆沙論》(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八

舌如赤蓮華,廣長而薄,故名廣長舌相。聲如梵王迦陵頻伽鳥,故名梵音相。……長夜修習實語,軟語,故得廣長舌相。

梵音聲相,有是相[2]故,得五功德音聲。五功德音聲者:易解聲、聽者無厭聲、深遠聲、悅耳聲、不散聲。長夜實語不綺語,故得師子頰相。有是相故言必信受。

(《大正藏》26:65,《中華藏》29:323)

《大寶積經論》(北魏菩提流支譯)卷四

善正言音者,以離諸畏難故;滑利言音者,以離澀惡言故;上妙言音者,以上妙言說諸佛如來妙法語故;愛樂言音者,讚歎說諸如來故;天人所樂擁護言音,及柔軟言音者,同法者以理施答對故;不背說言音者,以無諸妄故;快說言音者,前後言不相違故;可取言音者,不違順理語故;天擁護言音者,信佛法諸天擁護故;諸佛所擁護言音者,諸佛攝取故。

(《大正藏》26:230,《中華藏》26:968)

① 一本“意”作“音”。
② 一本“有是相”作“是有相”。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舍利子說，唐玄奘譯）卷十

云何離麤惡語妙行？……離麤惡語者，謂於善心調柔心所起，善行調柔行所攝。離麤惡語，不離不斷，不厭不息。如是語言、唱詞、評論、語音、語路、語業、語表，是名離麤惡語妙行。

（《大正藏》26:409-410，《中華藏》43:705）

《釋淨土群疑論》（唐懷感撰）卷七

三語者，彼經中說，地獄痛聲，如詠歌音，罪人聞已，如此好處吾當游中。《觀經》中讚言：善男子，汝稱佛名，故諸罪消滅。我來迎汝，彼是詠歌之音，此陳滅罪之語，二音既別，故不同也。

（《大正藏》47:71）

《金光明最勝王經玄樞》（日本願曉等集）卷七

言語者，眾生念欲出語及種種音聲。（隋云：言語有二：一思維語，心念欲語言；二音聲語，出口語言，依聲顯名，依名顯義。）

八實語者，能持一切佛法令入如如神通。世間聲有三：一唯聲無語言，如風樹等；唯語言非音，如文字在紙；三亦聲亦語，如口說法則。三乘各有法則，大有三義：一明三假空（隋云：三性空）一語言，是相貌假（分別性）無自性；二音聲，是依他假無自性；三法則，是實（真實性）無自性。解此三空故言通達。二明四辯：一語言是辭，二法義二辯，三音聲是樂說。三明能詮三義：一說是音聲，直出聲；二所說是語言，自詔前法之名；三法則是前境體義，如瓶柱等，發聲以表名，立名以表體，世間自有名而無義，如空花等。真實者，菩薩解此三平等無生無滅，一如如也。

（《大正藏》56:638）

（3）法樂清淨離欲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三

諸菩薩等所欲得者自然而有，其世界邊，周匝常有百千億那由他自然音樂。此音樂中不出欲想之聲，常出六波羅蜜聲、佛聲、法聲、比丘僧聲、菩薩藏聲、甚深義聲。而諸菩薩於諸音聲隨其所解。

（《大正藏》3:187，《中華藏》16:155）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譯）卷二十一

善財言[①]：大聖，此解脫門為何事業，行何境界，修何方便，作何觀察？夜神言[②]：善男子，我發起清淨平等樂欲心，我發起離一切世間塵垢清淨堅固莊嚴心，……我發起令一切眾生成就如來無上法樂心，我發起令一切眾生皆受清淨大喜樂心，我發起令一切眾生修[③]行正行無厄難心。發是心已，復為說法，令其漸至一切智地。所謂若見眾生樂著所住宮殿屋宅，我為說法，令其了達諸法本性，離諸執著。……若見眾生戀著妻子，情無捨離，我為說法，令其捨離生死愛染，起大悲心，於一切眾生平等無二。……若見眾生愛著音樂，我為說法令其愛樂清淨法樂。

（《大正藏》10:756，《中華藏》66:651-652）

① 一本“言”上有“白”字。
② 一本“言”上有“告”字。
③ 一本無“修”字。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宋法護等譯）卷二十二

舍利子，時彼太子有三善友，共營所居殊妙樓閣，謂於熱時、雨時、寒時，於三時中而為娛樂，游往安住各遂其宜。復有千萬人眾，悉來隨時，各奏音樂而共嬉戲，親近承事供給，普遍發諸妙聲，皆悉和合。時彼太子忽然思念生滅之法，息其音樂，尋思樂聲從何而來，從何發生，何處是滅，云何是生，云何是滅，晝夜思念，曾無睡眠，惟念無常，厭離生滅。舍利子，此菩薩摩訶薩，得正念已，於四萬歲心常厭離音樂之聲，復於四萬歲中，不樂世間所有諸欲。

（《大正藏》11:837，《中華藏》69:516-517）

《維摩詰所說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上

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①]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樂嚴[②]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③]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

① 一本“養”作“仰”。
② 一本“嚴”上有“莊”字。
③ 一本無“親”字。

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

（《大正藏》14:543，《中華藏》15:840-841）

（4）法樂度人

《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東漢支婁迦讖譯）卷下

伅真陀羅太子，名曰遺摩羅涅，以摩尼珠交露以奉上佛。白言：今吾伅真陀羅者，於伎樂而有大欲，唯願佛以法教照[1]吾等，令於伎樂而無欲心。佛言：從今已去，我為若心作護，有伎樂之音時，令若聞六十四法聲當所向。何謂六十四法？但聞無常聲、苦聲[2]、空聲、無我聲、寂聲、清淨聲、無生死聲、本淨聲、無所從生聲、如其本聲、本際聲、本無聲、法身聲、怛薩阿竭聲、無人聲、無壽聲、無命聲、無來聲、無當來聲、無過去聲、無現在聲、無處所聲、無所得聲、無所上聲、布施聲、淨戒聲、忍辱聲、精進聲、一心聲、智慧聲、慈聲、哀聲、護聲、等聲、佛聲、法聲、僧聲、不忘菩薩聲、意止聲、意斷聲、神足聲、根聲、力聲、覺意聲、道所入聲、響聲、觀聲、漚和拘舍羅聲、四事雜布施聲、教一切聲、護法聲、降伏魔聲、幻[3]聲、夢所見聲、若日明聲、若響聲、若水中影聲、不壞法身聲、十種力聲[4]、四無所畏聲、十八法不共聲、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5]聲、阿惟越致[6]聲、庄嚴國土聲，是為六十四事。諸所伎樂以佛威神但聞法聲已入是者，便得三十

① 一本"照"作"詔"。
② 一本"無常聲、苦聲"作"無常苦聲"。
③ 一本"幻"上有"聞"字。
④ 一本無"聲"字。
⑤ 一本無"提"字。
⑥ 一本無"致"字。

七品。時會者莫不歡喜，皆以[1]頭面著地，各各悉言菩薩其[2]尊。已住法者，皆為佛所護。

（《大正藏》15:363，《中華藏》16:446）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二

天冠菩薩復白佛言：是大樹緊那羅王云，何以琴及妙歌聲、諸伎樂音教化眾生？佛告天冠菩薩：善男子，緊那羅等、乾闥婆等、摩睺羅迦等，好樂音樂。是大樹緊那羅王善自調琴，和眾伎樂。是緊那羅眾、乾闥婆眾、摩睺羅[3]眾，起大愛樂，信解增敬。得是愛樂信解增敬已，於是音中出於佛聲、法聲、僧聲、不忘菩提心聲、施聲、戒聲、忍聲、進聲、禪聲、慧聲、慈聲、悲聲、喜聲、捨聲、念處聲、正斷聲、神足聲、根聲、力聲、覺聲、道聲、定聲、智[4]慧聲、禪定解脫三昧之聲、無常聲、苦聲、無我聲、寂聲、空聲、無相聲、無願聲、無生聲、無起聲、無行聲、菩薩法藏所攝法聲、陀羅尼金剛句三昧[5]滿聲、不退轉法輪聲、一切決定法王聲、大海莊嚴三昧聲、一切法流入平等三昧聲、等一切法自在三昧聲、莊嚴智慧三昧聲[6]、寶住三昧聲、寶有三昧聲、寶降伏三昧聲、寶炬三昧聲、娛樂三昧聲、蓮花莊嚴三昧聲、過蓮花三昧聲、遍一切處三昧聲、一切法白蓮花三昧聲、增益三昧聲、大奮迅三昧聲、師子奮迅三昧聲、日燈三昧聲……善男子，是琴

① 一本無“以”字。
② 一本“其”作“甚”。
③ 一本“羅”下有“伽”字。
④ 一本無“智”字。
⑤ 一本“昧”作“場”。
⑥ 一本無“聲”字。

歌音諸伎樂中出於如是三昧法聲，令諸眾生受化而去。

（《大正藏》15:374，《中華藏》16:4762-4763）

《無極寶三昧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下

於是寶來菩薩問文殊師利言：今此香花從他剎來，及諸音樂來在會中，為佛威神？將菩薩力耶？文殊答曰：佛及菩薩得[1]力神變，皆不可見知。是樂者無名之樂，有所在處法音無名處若樂是樂，處所有如化是樂，無二法是樂，於羅漢辟支佛悉欲度[2]之是樂，所見異道悉欲令得佛是樂，所度無有主是樂，一切處無所無所起[3]於三昧無煩苛是樂，一切處無有名是樂，諸所有皆如化是樂，非音處無所生處是樂，法所施無所施是樂，大千剎中無常處是即樂，一切人令得信無所得是其樂，當來過去現在三處盡無所盡是樂，令還本無所見是樂，見法輪是為無所見是樂，三千剎中一切等是樂，十方三千樹法之藏是樂，十方剎但有名是樂，色欲合是樂，於名字無有主是樂，無邊幅一切寂是樂，一切明與冥合[4]是樂，諸所行不失戒是樂，諸所念[5]不離三昧是樂，虛空寶度無極是樂，諸慧覺無有處是樂，諸所可是樂，一切決無受者是樂，三界中無與等是樂，貪於法不惜命是樂，一切明令復明是樂，諸所有但倒見見正者是樂，布施無所悕望是樂，意無極作大船師是樂，無邊園脫無極是樂，意寂靖[6]是樂，無所定是樂，諸三昧門無倒者是樂，

① 一本“得”作“德”。
② 一本“度”作“受”。
③ “無所無所起”，一本作“無處所無起”，一本作“無所無起”。
④ 一本“冥合”作“實念”。
⑤ 一本“念”作“合”。
⑥ 一本“寂靖”作“寂靜”。

亦無聽亦無聞是樂，諸所念非政[1]意是樂，一切人無脫者是樂，諸所度譬若幻是樂，初發意三昧俱是樂，諸菩薩所從來無有處是樂，諸菩薩在意生到[2]十方是樂，非青黄白黑無道徑是樂。如是實來，欲知佛及菩薩威神音樂，所樂如是。

（《大正藏》15:515，《中華藏》18:151）

《大智度初品中放光釋論之餘》（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九

光明照闇獄，熱處施涼風，隨事救其害[3]，安之以無患，度之以法樂。

（《大正藏》25:124，《中華藏》25:259）

《成唯識論》（護法等菩薩造，唐玄奘譯）卷十

如是法身有三相別：一自性身。謂諸如來真淨法界，受用變化平等所依，離相寂然，絕諸戲論，具無邊際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即此自性亦名法身，大功德法所依止故。二受用身。此有二種，一自受用，謂諸如來三無數劫修集無量福慧資糧所起無邊真實功德，及極圓淨常遍色身，相續湛然盡未來際，恆自受用廣大法樂。二他受用，謂諸如來由平等智，示現微妙淨功德身，居純淨土為住十地，諸菩薩眾現大神通，轉正法輪，決眾疑網，令彼受用大乘法樂。合此二種名受用身。三變化身。……

（《大正藏》31:57-58，《中華藏》30:778）

① 一本“政”作“正”。
② 一本“到”作“倒”。
③ 一本“害”作“苦”。

4. 音聲之本體

(1)音聲為空無

《大寶積經》(唐玄奘譯)卷第五十

復次，舍利子，若諸含識於菩薩藏微妙法門，雖復聽聞，而不如理方便作意，當知是人於彼聖道不能正行。是故如來依是人故說正法要，作如是言：若欲解脫生老病死，當具內自如理思惟，諸菩薩等應如是學。舍利子，云何名為如理方便？何等菩薩如理作意而能修學？舍利子，菩薩摩訶薩如理方便者，無有一法若合若離。何以故？如理方便非方便故。又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若有安住如理方便及作意者，當知此相但是音聲，而此音聲性無所起，亦不轉起，及由彼故而發音聲。何以故？彼一切皆不可得故。又復菩薩觀是音聲，前際後際，從何而生滅往何所。如是觀察了不可得，又更推求如此聲者，為在已說？為在今說？為在當說？又重推求如是聲者，若已所說？若今所說？若當所說？如是聲者，若為斷故已說，若為斷故今說，若為斷故當說。如是聲者，若為證故已說，若為證故今說，若為證故當說。是菩薩如是一切尋求聲已都無得者，又更觀察若過去相，若未來相，若現在相。如是觀已皆不可得，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如是正觀察時，是名如理方便作意。是故如理方便菩薩摩訶薩，於如是觀應具修學。

(《大正藏》11:297，《中華藏》8:854)

《中陰經》(後秦竺佛念譯)卷上

爾時定化王菩薩，今欲聞[1]如來說有對無對法。佛告定化王菩薩曰："族姓子，聲為有對耶？無對耶？"定化王菩薩白佛言："聲亦有對亦無對。"佛告定化王菩薩："聲亦不有對，亦不無對。云何？族姓子，此聲彼應為有？為無？為虛？為實？云何，族姓子，虛空可畫得成字不？"對曰："唯然，世尊，不可得也。""何以故？如來習行於阿僧祇劫，亦不見有，亦不見無，亦不見有三世，亦不見無三世，乃至非想非不想，亦復如是。"

（《大正藏》12:1062，《中華藏》23:163）

《大方等大集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十二

善男子，夫聲出者，為從身出從心出耶？善男子，夫音聲者不在身心，何以故？身如草木心如幻化，眾因緣故有聲而出，若從緣出即是無常，若無常者即是無定，無常無定即是空無。夫音聲者猶如虛空，不可睹見，不可宣說如虛空，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若聲無者，聲所了法亦復是無，是聲空故一切法空，聲寂靜故諸法寂靜，聲不可見一切諸法亦不可見；聲不出生，一切諸法亦不出生，若不出生即無去來，若無去來即是甚深十二因緣。

（《大正藏》13:82，《中華藏》10:149）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唐般刺蜜帝釋）卷三

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眾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為聲來耳邊？耳往聲處？阿難，若復

① 一本"聞"作"問"。

此聲來於耳邊，如我乞食室羅筏城，在祇陀林則無有我，此聲必來阿難耳處。目連迦葉應不俱聞，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一聞鐘聲同來食處。若復汝耳往彼聲邊，如我歸住祇陀林中，在室羅城則無有我。汝聞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鐘聲齊出應不俱聞，何況其中象馬牛羊種種音響，若無來往亦復無聞。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即聽與聲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大正藏》19:115，《中華藏》23:498）

《阿毗曇毗婆沙論》（迦旃延子造，五百羅漢釋，北涼浮陀跋摩等譯）卷四十

所聞響聲為是實耶？為非實耶[1]？譬喻者，說言非實。所以者何？如一剎那頃聲生時，即彼剎那聲滅，何容得及生於響耶？阿毗曇者說言是實。所以者何？是耳境界為耳識所識故。問曰：如一剎那頃聲生時即彼剎那聲滅，何容得及生響耶？答曰：說若干種生聲為聲入，不說一種生聲。如緣舌、齒、脣、齶[2]、咽[3]、喉等相觸故出聲，能生耳識非無其實，彼亦如是。

（《大正藏》28:292，《中華藏》44:799）

《迴諍論》（龍樹造，北魏毘目智仙等譯）

汝謂如勿聲，是義則不然。聲有能遮聲，無聲何能遮。

此偈明何義？若汝意謂聲能遮聲，如有人言汝莫作聲，彼自作聲而能遮聲，如是如是一切法空，空語能遮此。我今說此不相

① 一本"耶"作"也"。
② 一本"齶"作"嗑"。
③ 一本"咽"作"胭"。

應。何以故？以此聲有，能遮彼聲；汝語非有，則不能遮諸法自體。汝所立義，語亦是無，諸法亦無。如是若謂如勿聲者，此則有過。

（《大正藏》32:15，《中華藏》30:990）

《成實論》（訶梨跋摩造，鳩摩羅什譯）卷四

汝言人在遠處，小語則不聞，故知聲到耳者。是事不然。所以者何？如汝言人在遠處，語從聲有，聲相續轉，微更不復生，是故不聞；我亦如是，耳雖不到，聲小故不聞。又如汝眼光雖去，但見日輪不見日業；我亦如是，耳雖不到，聲麤故可聞，細則不聞。又汝言[1]眼光雖遠去，不能至百千萬由旬，雖能徹見水精等障，壁等障則不見。能見日輪而不見日業，我耳亦如是，聲雖不到，麤故能聞而不能細辨。又汝言順風則了，是事不然。所以者何？則無有人能逆風聞，如香逆風則不可聞，聲亦應爾。逆風不應少聞而實可聞，是故知聲不到而聞。若聲可少聞，以風障故。又聲不可如香，為風所吹，何用分別逆順風耶？又汝言聲可盡聞，故知來到，不同色者，是事不然。所以者何？聲法應盡聞色法，不爾，萬物皆有同相、異相。是可知塵，故同；知盡不盡，故異。不以到不到故異。又鈴聲於鈴中可聞，何以知之？如人欲聽鈴音則以耳就鈴。又聲是求那，是故不去，以諸求那無作業故。問曰：從聲相續生聲。求那如水中波名為聲去。答曰：是聲與波何以相喻，水相鼓扇則有波生。今聲中更有何聲能生異聲？若汝意謂聲能生異聲者，何故不即於本處生，不餘處生，水水相擊故有波生？

① 一本"汝言"作"如汝"。

若說言人是聲造耳。即應是說者，而實不可是，故知聲不可說而去。又若鈴聲轉相續生而鈴非無聲。若聲如波相續生者，先[1]水無波；如是從鈴有聲，鈴應無聲而實不然。故知聲在鈴中。又捉鈴則聲止，故知聲常依鈴；若聲依鈴亦離鈴者，捉鈴時依鈴聲應滅，離鈴聲應在。又現語言中無有如鈴相續生者。又聲中有方差別，謂東西方聲，亦有近聲遠聲。若聲到耳，則無是差別。又若聲來者，則天耳無用。所以者何？百千世界聲云何能來。又如射聲能中聲處，若聲到耳應自射耳，若不爾者，不名射聲。又若遠近聲可俱得聞。又聲念念滅故，不生異聲，不見念念滅法能有所生，是故聲不生異聲。如念念滅業不生異業，聲亦如是。念念滅故，不生異聲。若聲生異聲，業亦應生異業。然則業不生業，此言則壞。又汝法中聲與異聲相違[2]，名[3]不同處。若聲與異聲同處，則不各[4]相違。若不同處，則前聲滅已，後聲自生，是故聲不生異聲。又聲是一法，云何能生異聲？不見一物有能生者。問曰：如合是一能生成物，聲亦如是，雖是一法，能生異聲？答曰：汝見合法是一能有所生，聲亦然者，色亦為一應生異色，香味觸亦如是。

（《大正藏》32:269-270，《中華藏》49:54 — 56）

《華嚴經探玄記》（唐法藏述）卷十五

又如谷響，實無有聲，而令聽者似聞多種言說境界，種種言說語業亦爾。《梁論》云：譬如實無響塵而顯現可聞，言說事亦爾，

① 一本“先”作“定”。
② 一本“相違”下有“相違”二字。
③ 一本“名”作“各”。
④ 一本“各”作“名”。

實無所有而顯現可聞。此經意有三義：一知一切法如響，二知佛聲如響，三能以如響言音而為說法。

二、開義者，響亦有五義：一空谷，二有聲，三聲擊空谷便有響應，四此響非有而有，五愚小謂有。

三、有無等諸句，並准前知之。

四、釋文中有四：初知一切法如響，謂出生等顯能知德，知一切等明所知。二分別下總知音聲如響。三別知佛聲如響，不從內等者，佛如空谷，離聲不成故，非內出；機感如聲，離谷不成故，非外出。兩俱相依故，非內外。離聲無聞故非內，離根無聞故非外，非二故俱非。由此無性緣起如響，是故恆有而非有；非有而說法，故云亦不壞法施也。四深入下明，能以自如響之聲而說法，亦是忍行成就起用自在。於中有十句：初稱法善學，二如帝釋下喻況圓音，三菩薩下明稱性起用，四於無量下顯業用分齊，五受持下勝進仰學，六出生下明妙音廣大，七普令眾生下顯業用成益，八而音下顯用則甚深，九知音聲下辨定聲語，十亦不染下明自能知自在。

（《大正藏》35:387）

《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唐一行記）卷三

復次秘密主，以響喻解了真言聲。如緣聲有響，彼真言者當如是解者。《釋論》云：若深山狹谷中，若深絕澗中，若空大舍中，以語言聲相擊故，從[1]聲有聲，名為響。無智人謂為有實。智者心念：是聲無人作，但以聲轉故，更有響聲誑人耳根。人欲語時，

[1] 一本"從"作"隨"。

亦咽口中有風，名憂陀那，還入至齊[①]；響出時，觸頂及斷[②]、齒、脣、舌、咽、胸七處而退，是名為[③]語言。愚人不解而生三毒，智者了知心無所著，但隨諸法實相。真言行者若於瑜伽中，聞種種八風違順之音，或諸聖者，以無量法音現前教授。或由舌根淨故，能以一音遍滿世界。遇此諸境界時，亦當以響喻觀察此，但從三密眾緣而有，是事非生非滅，非有非無，是故於中不應妄[④]生戲論，爾時自入[⑤]音聲慧法門也。

（《大正藏》39:608）

《首楞嚴義疏注經》（宋子璿集）卷三之一

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眾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此約耳聽鐘鼓二音，以破根境往來之相也。若知二俱虛妄，何往何來？二隨計牒破。阿難，若復此聲來於耳邊，如我乞食室羅筏城，在祇陀林則無有我，此聲必來阿難耳處。目連迦葉應不俱聞，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一聞鐘聲同來食處，破聲來耳處也。初二句牒，如我下破，初舉喻，佛音聲也。城，耳根也；林，鐘鼓也。此聲下例破，聲既來汝耳邊，此聲已離鐘鼓，只合汝自獨聞，不合他人亦聽。今且不爾，一切皆聞，應知聲無來往。若復汝耳往彼聲邊，如我歸住祇陀林中，在室羅筏城則無有我。汝聞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鐘聲齊出，應不俱聞，何況其中象、馬、牛、

---

① 一本“齊”作“臍”。
② “斷”疑為“齶”之誤。
③ 一本無“為”字。
④ 一本“妄”作“果”。
⑤ 一本“入”作“八”，下同。

羊種種音響。破耳往聲處也。初二句牒，如我下破，初舉喻，佛喻耳根，祇園喻鼓，城喻阿難，汝聞下例破。耳根既往鼓處，阿難應闕耳根，鐘聲與鼓[1]齊鳴，不合更聞鐘響，況餘聲耶？

（《大正藏》39:862）

《首楞嚴義疏注經》（宋子璿集）卷四之二

即時如來敕羅睺羅擊鍾一聲，問阿難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俱言："我聞。"鍾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俱言不聞。時羅睺羅又擊一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言俱聞。二問答所以。佛問阿難："汝云何聞？云何不聞？"阿難、大眾俱白佛言："鍾聲若擊，則我得聞。擊久聲消，音響雙絕，則名無聞。"擊鼓三問，審定稱聞。欲轉問宗，又令重釋。一則斥成嬌亂，一則顯其性常，令知生滅之中有不生滅，不因聲滅，不因聲生，生滅圓離即常真實。斯則了然常住，何斷滅之有乎？二約塵問答二，一問答有無如來。又敕羅睺羅擊鍾，問阿難言："爾今聲不？"阿難、大眾俱言有聲。少選聲消，佛又問言："爾今聲不？"阿難、大眾答言無聲，有頃羅睺更來撞鍾，佛又問言："爾今聲不？"阿難、大眾俱言有聲。少選，猶少頃也。有頃，猶頃剋[2]也。皆時之少分也。三問三答，只是定其言聲，二問答所以。

（《大正藏》39:889）

《宗鏡錄》（宋延壽集）卷四十四

① 一本"鼓"下有"聲"字。
② 一本"剋"作"刻"。

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實。音聲性動靜，聞中為有無。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

（《大正藏》48:673，《中華藏》76:491）

《宗鏡錄》（宋延壽集）卷四十四

五根所不齊，唯耳根圓通無礙。聽響之際，任隔礙而遠近俱聞。妙應之時，無揀擇而大小咸備。故高城和尚歌云：

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

十方鐘鼓一時鳴，靈光運運常相續。

則處凡身而不減，居聖體而非增。常現常通，塵勞不能匿其神彩；非間非斷，天魔不能挫其威光。不壞緣生之耳根，圓具一靈之妙性。三常真實者，音聲性動淨者。動淨是音聲之體，性於聞中似有似無。若無聲時號無聞，非實聞無性，以聞性常在。若聞性隨聲塵滅，則前聲滅時，後聲不合更聞。故知聲塵自無，聞性非滅；聲塵自有，聞性非生。又非唯聞性無生，返觀聲塵亦無生滅，以從緣而起，自體全無。如《華嚴論》云：一切諸法猶如谷響。《楞嚴疏鈔》云：如谷中無聲，無生即無響。法界中皆無聲，一切聲皆是妄心。妄心不動時皆無妄想，以有差別心執受即有聲。四大如枯木，即本無聲，皆緣執故。諸大菩薩不以音聲聽法，是知聲塵本無，皆因執有。情消執喪，萬法本虛，有無既虛，生滅何有。則知我性與如來性無異，一切世間法即是佛法故。

（《大正藏》48:674，《中華藏》76:491）

（2）聲因緣生于耳識

《入楞伽經》（北魏菩提留支譯）卷五

佛告大慧：何者為聲？謂依無始熏習言語名字，和合分別，因於喉、鼻、齒、頰、唇、舌和合動轉，出彼言語，分別諸法。是名為聲。

（《大正藏》16:543，《中華藏》17:669）

《大乘入楞伽經》（北周實叉難陀譯）卷四

佛言：大慧，語者，所謂分別習氣而為其因，依於喉、舌、脣、齶、齒、輔，而出種種音聲文字，相對談說。是名為語。

（《大正藏》16:610，《中華藏》17:768）

《大法炬陀羅尼經》（隋闍那崛多等譯）卷八

佛言：摩那婆，汝等觀此一切語言音聲教法，即第一義也。……如是聲音誰之所作？從何而來？去至何處？如是之事，我應思惟稱量此義。若不能解，宜還問佛。……摩那婆，汝等長夜修行此法，云何在此法中而不覺知？是故我應與諸仁者，專心思惟，求證此義。云何我等終日所行而不自覺？深可嗟歎，亦可慚鄙。……云何名聲？聲在何所？聲從何生？云何名音？音在何所？音從何生？

（《大正藏》21:695，《中華藏》21:530）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眾賢造，唐玄奘譯）卷七

有說耳能取於至境，聲相續轉來入耳故，又自能聞耳中聲故。此說非理。手纔執鈴聲頓息故。若聲相續來入耳中，手執鈴時依

鈴聲可息，從彼傳生，中間離質相續不息，此聲應可聞。然執鈴時，現見一切鈴聲頓息，都不可聞。不可息餘，餘亦隨息；不聞餘故，餘亦不聞。若謂如燈滅時近遠明皆滅者，此亦不然，俱不俱時轉差別故，非一與一相續異故。謂燈與明現見俱轉，燈焰纔滅則不見明。聲即不然。彼許離質展轉相續來入耳故，彼定應許聞[1]至聲時，初附質聲，久已謝滅。若不爾者，初所起聲，聞位猶存，失剎那性。故聲與彼燈明不同。又燈與明相續各異，如心心所同共緣生，緣被損時彼此俱息。聲即不爾，相續無異，如識相續不共緣生。聲相續中，前聲雖滅，後聲猶起。何故不聞？是故依質所發音聲，即能為緣生於耳識。若異此者，聲至方聞，了近遠聲，應無差別。然自能聞耳中聲者，非如香等鄰鼻等根，雖在耳中，仍非至境。由語逼耳，字句難知，欲審聽者遮其苦逼，故耳唯能取非至境。

（《大正藏》29:370，《中華藏》47:345）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眾賢造，唐玄奘譯）卷四

設有難言：若諸极微互不相觸，如何撫擊得發音聲？今此豈同鵂鶹子等要由合德方乃生聲？而為此難。然物合時理不成故，不應許有合德生聲。若爾，云何得有聲發於此真實聖教理中？離合繫[2]名唯依大種，謂有殊勝，二四大種離合生時，得彼名故；此位大種是聲生因，唯此俱生聲是耳境。此有何失？彼不忍受，我不忍受，亦有因緣，謂諸极微既不相觸，彼此大種合義豈成？鄰近生時即名為合，豈待相觸方得合名？又汝不應躊躇此義，此彼

① 一本“聞”下有“是”字。
② 一本“繫”作“擊”。

大種定不相觸。

（《大正藏》29:792，《中華藏》48:121）

《瑜伽師地論》（彌勒說，唐玄奘譯）卷一

云何耳識自性？謂依耳了別聲，彼所依者俱有依。謂耳等無間依，謂意種子依，謂一切種子阿賴耶識。耳謂四大種所造，耳識所依淨色，無見有對。

（《大正藏》30:279，《中華藏》27:338）

《俱舍論記》（唐普光述）卷二

耳根取境，隨其所應所發種種少大音聲。若聽蚊子聲，即根大境少。若聽雲雷聲，則根少境大。西方喚[1]雷聲為雲聲，雷依雲起，從所依為名。若聽琴聲，即根境量等。故《正理》第八云：耳根亦取蚊、雲、琴聲，小大等量。言聽蚊、雲等者，等謂等量，又解等取等量琴聲。

（《大正藏》41:53）

《宗鏡錄》（宋延壽集）卷五十四

問：耳聞說法聲時總具幾識？

答：具三識。第八先託佛無漏名、句、文，為本質了。耳識緣聲，意識同時緣名、句、文等，方得名聞。

古德問云：且如緣佛聲、名、句、文時，為自耳識、意識緣得名、句、文。名聞為先，要自第八託佛本質聲，變起相分了，

① 一本無"喚"字。

耳識、意識託第八相分為質，變相分緣方得聞耶？

答：設爾何失難？二俱有過。若第八不先變佛聲，耳、意二識便緣名、句、文者，即因中前六劣不能直緣，須先假第八變。若第八不先變，即心外取法，唯識不成。若託自第八相分為質緣者，第六識所變相分，即無名、句、文。既無名、句、文，即意不能生解，為第八識，但變得佛本質徑直聲。本質徑直聲上且無名、句、文，為第八不緣故。此答云：理實第六識緣自第八相分為境，謂佛本質聲，及第八變影像聲，合為一聲。世尊本質聲既有名、句、文等，第六識於自耳根，緣第八相分聲。名、句、文三不無，為佛本質聲上有名、句、文。例如世間人共看一紙文書，若不識書人，但見其紙墨黑白色，即不能知其義理差別。若識書人，見紙墨黑白，及能知其間義理差別。今耳識及第八如不識書人，第六如識書人。第六既緣實聲，亦能緣得名、句、文故。又聲是所依，名、句、文是能依，名、句、文依實聲上有。既有實聲，其名、句、文自連帶聲上有故。意識為能分別故，自然緣得。又聞即比量，聽聞名、句、文三等時，向心所上比度生解，唯第六識具比量，若緣名義便在意中。

（《大正藏》48:729-730，《中華藏》76:555-556）

（3）依義不依語

《大方等大集經》（南朝宋智嚴等譯）卷二十九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有四[1]依法亦不可盡。何等為四？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

---

[1] 一本“四”下有“種”字。

（《大正藏》13:205，《中華藏》10:382）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九十九

第一依法不依人者，人惟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為正法依。……第二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正是張筌；義為達[①]理，化物之道，證解已後慮絕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不以[②]言筌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今謂得義，乃是誦言。真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但無始妄習，執見鏗然，靜退詳研，方知此過。不爾奔飛，追聲不及，又可[③]思惟。第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耽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第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事不通，有疑皆決。但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

（《大正藏》53:1013，《中華藏》72:704）

（4）聲為名、句、文的實體

《成唯識論》（護法等造，唐玄奘譯）卷二

復如何知異色心等有實，詮表名句文身？契經說故。如契經

① 一本“達”作“遠”。
② 一本“以”作“意”。
③ 一本“可”作“何”。

說，佛得希有名句文身。此經不說異色心等有實句[1]等為證不成。若名、句、文異聲實有，應如色等，非實能詮。謂聲能生名、句、文者，此聲必有音韻屈曲。此足能詮，何用名等？若謂聲上音韻屈曲即名、句、文異聲實有，所見色上形量屈曲，應異色處，別有實體。若謂聲上音韻屈曲如絃管聲，非能詮者，此應如彼聲，不別生名等。又誰說彼定不能詮？聲若能詮風鈴聲等，應有詮用。此應如彼，不別生實名、句、文身。若唯語聲能生名等，如何不許唯語能詮？何理定知能詮？即語寧知異語別有能詮，語不異能詮。人天共了執能詮異語，天愛非餘然，依語聲分位，差別而假建立名句文身。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文即是字，為二所依。此三離聲雖無別體而假實異，亦不即聲。由此法詞二無礙解，境有差別。聲與名等，蘊處界攝，亦各有異。且依此土說名、句、文，依聲假立，非謂一切。諸餘佛土亦依光明妙香味等假立三故，有執隨眠異心心所，是不相應，行蘊所攝。彼亦非理名貪等故。如現貪等，非不相應，執別有餘，不相應行。準前理趣，皆應遮止。

（《大正藏》31:6，《中華藏》30:692-693）

《瑜伽師地論略纂》（唐窺基撰）卷六

言論者以音聲為性：言說是體，言音是相，名詞是用，是三差別。又由音聲起句、名、文，如次別故，立三差別；或以音聲，說一因二喻，立三差別。

（《大正藏》43:93）

① 一本“句”作“名”。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會解》（唐般刺蜜帝等譯）卷十二

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

吳興曰：教體應俱聲、名、句、文。今言音聞者，以聲是實法，餘三是假攝。假從實故，但云音。音即所聞之境，聞即能聞之根。舉所顯能而正示聞性，故云"欲取等"。溫陵曰：聖人設教，隨方不同。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佛菩提樹而作佛事，乃至或以園林臺觀，或以虛空，或以寂無說示，如香積佛國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而此方教體必籍音聞，欲取正定，必由聞入者，各隨機緣故也。蓋彼諸佛土無非利智，故機緣默契，出乎言象而堪忍。眾生迷本循聲，昏惑障重，必籍聞熏聞修以銷塵除障，然後可入。然以聞為入者特得其門而已。

（《中華藏》92:692-693）

《翻譯名義集》（宋法雲編）卷五

《瑜伽》云：佛菩薩等是能說者，語是能說相，名句文身是所說相。《成唯識論》云：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文即是字，為二所依。此非色心，屬不相應行，名曰三假。婆沙問云：如是佛教以何為體？答：一云語業為體。謂佛語言、唱詞、評論、語音、語論、語業、語表，是為佛教。此語業師也。二云名等為體。名身、句身、文身次第行列，安布聯合為名、句、文。云何但以聲為教體？此名句師也。語業師難曰：名、句、文但顯佛教作用，

非是自體。名句師難曰：聲是色法，如何得為教體？要由有名，乃說為教，是故佛教體即是名。名能詮義，故名為體。二師異見，水執不通。《正理論》中雙存兩義。故《正理鈔》云：案上二說，各有所歸。諸論皆有兩家，未聞判決。西方傳說，具乃無虧。何者？若以教攝機，非聲無以可聽；若以詮求詣，非名無以表彰。故《俱舍》云：牟尼說法蘊，數有八十千。彼體語或名，是色行蘊攝。體即教體，語即語業，名謂名句，言是色行蘊者。由聲屬乎不可見，有對色在色蘊收。名句屬不相應行，在行蘊攝。體既通於色行，則顯能詮之教。聲、名、句、文四法和合方能詮理。又復須知佛世滅後二體不同。若約佛世八音、四辯、梵音聲相，此是一實。名、句、文身，乃是聲上屈曲建立。此三是假。若約滅後，衆賢結集。西域貝葉，東夏竹帛，書寫聖教。其中所載名句文身，咸屬色法。此則從正別分。若乃就旁通說，佛世雖正屬聲，旁亦通色。如迦旃延撰集衆經要義呈佛印可，斯乃通色。滅後正雖用色，旁亦通聲。以假四依說方可解。作此區別教體明矣。《瑜伽論》云：諸契經體，略有二種：一文，二義。文是所依，義是能依。《十住品》云：文隨於義，義隨於文，文義相隨，理無舛謬，方為真教。此敘體竟。

（《大正藏》54:1136-1137，《中華藏》84:433-434）

四、早期佛教與俗樂

1. 早期佛教的音樂環境

(1) 戲場中的諸種伎藝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 卷十一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車四種校飾，莊以衆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為首。

(《大正藏》1:496，《中華藏》31:433)

《佛説師子月佛本生經》(前後秦失名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竹園間，緣樹上下，聲如猿猴，或捉[①]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競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獼[②]猴聲。耆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戲兒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獸作於非法。"如是惡聲遍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啟大王頻婆娑羅，白言大王："沙門釋子作諸非法，乃與鳥獸作那羅戲。"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敕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

① 一本"捉"作"旋"。
② 一本"獼"作"猿"。

卿園中為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啟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切歡喜，諸天雨花[1]持用供養，為作何等臣所不知。”

（《大正藏》3:443-444，《中華藏》24:305）

《佛本行集經》（隋闍那崛多譯）卷十三

爾時戲場為阿難陀童子置立，安施鐵鼓。……

如是種種，或試音聲，或試歌舞，或試相嘲，或試漫話、戲謔、言談，或試染衣，或造珍寶及真珠等，或畫草葉和合雜香，博奕、摴蒱[2]、圍棋[3]、雙六[4]，握槊、投壺、擲絕、跳坑，種種諸技，皆悉備現。如是技[5]能，所試之者，而一切處，太子皆勝。

（《大正藏》3:710-711，《中華藏》35:687-689）

《道行般若經》（東漢支婁迦讖譯）卷九

是時薩陀波倫菩薩與五百女人輩，稍[6]引導[7]而去。遙見犍[8]陀越國有幢幡，譬如忉利天上懸幢幡。遙聞犍陀越國音樂之聲，復遙見揵陀越國，城上皆有七寶緹縵七重，其下有七寶交露[9]七重，一重間[10]者皆懸鈴[11]。城外周匝遶[12]有七寶樹七重，城外皆有戲

---

① 一本“花”作“等”。
② 一本“蒱”作“蒲”。
③ 一本“棋”作“碁”。
④ 一本“雙六”作“雙陸”。
⑤ 一本“技”作“伎”。
⑥ 一本“稍”下有“稍”字。
⑦ 一本“導”作“道”。
⑧ 一本“犍”作“揵”，下同。
⑨ 一本“露”下有“帳”字。
⑩ 一本“間”作“問”。
⑪ 一本“鈴”上有“寶”字。
⑫ “遶”，一本作“圍遶城”，一本作“遶城”。

盧[1]，男子女人[2]遊戲娛樂其中。中有乘車伎自樂者，中有步行伎自樂者。香風四散[3]，分布四出，無不聞者，譬如天香。用是故名為揵陀越國。

（《大正藏》8:473，《中華藏》7:988）

《大明度經》（南吳支謙譯）卷六

從是東行，去是二萬里，國名香淨。法王法[4]治處。其國豐樂，人民眾多。其城縱廣四百八十里，皆以七寶作之。其城七重，間有七寶琦[5]樹，上有雜寶羅縠帷幔以覆城矣。其間有寶，交露垂鈴。城四門外有無極戲廬。繞城有七重池，水中有雜種青蓮及諸名花。其香薰國，光色遐燿。……雜色花蓋街巷周遍，譬如忉利天帝釋殿。懸幡之聲，道德為本，晝夜不休，聞者行進。如彼天上難檀洹戲廬音樂之聲，快樂不絕。……以漸進路遙見香淨國，七寶城郭幢幡光色，眾寶交露，鐘鈴、樂音、寶樹[6]、戲廬，車步諸妓[7]，香風四出，譬如天上。闓士及諸女遙見如斯，欣豫無喻。

（《大正藏》8:504-505，《中華藏》8:238-239）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北魏菩提流支譯）卷二

① 一本“盧”作“廬”。
② “男子女人”，一本作“男女”。
③ 一本無“散”字。
④ 一本無“法”字。
⑤ 一本“琦”作“奇”。
⑥ 一本無“樹”字。
⑦ 一本“妓”作“伎”。

爾時南方[①]國大薩遮尼乾子，與八十八千萬尼乾子，俱游行諸國，教化眾生。次第到於鬱闍延城，復有無量百千諸眾，或歌或舞，吹唇唱嘯，作百千萬種種伎樂，前後侍從。大薩遮尼乾[②]子詣鬱闍延城，爾時國王嚴熾大王，聞大薩遮尼乾子眾從南大[③]國與無量眾詣鬱闍延[④]，聞如是已，即生尊重大薩遮尼乾子心。生尊重心[⑤]已，為欲迎大薩遮尼乾子，以大王力、王神通力、王奮迅力，與諸大臣及諸王子受學師長、合家眷屬、國大長者、諸小城邑聚落土主、象馬車步四部大眾，前後導從，恭敬圍繞，椎鍾[⑥]鳴鼓，作百千種無量伎樂，打百千種諸妙聲鼓，吹百千種諸妙聲蠡[⑦]。

（《大正藏》9:327，《中華藏》17:857）

《發覺淨心經》（隋闍那崛多譯）卷上

爾時彼處諸菩薩中，復有諸菩薩，樂多世事，樂於談話，樂於睡眠，樂於雜業，樂於戲論，樂於染著，種種文詞散亂之業不合禪行。於諸善事嬾惰懈怠。破精進行，忘失正念。無所能知，常行亂行。

（《大正藏》12:43，《中華藏》9:768）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唐義淨譯）卷三十九

時影勝王即於城外林泉之所造二神堂，每年二時至節會日，

① “方”，一本作“天”，一本作“大”。
② 一本無“尼乾”二字。
③ 一本“大”作“天”。
④ 一本“延”下有“城”字。
⑤ 一本“心”下復有“尊重”二字。
⑥ “椎鍾”，一本作“搥鍾”，一本作“推鍾”。
⑦ 一本“蠡”作“螺”。

遍六大城所有諸人並皆雲集。曾於一時至節會日，有南方樂者來至王城。時彼樂人自相謂曰:“我等作何方便，得使眾人情生歡愛，多獲財利，以自供身？”時有一人作如是議:“若說大人殊勝行跡，可使眾人情生歡愛，多獲財物。”諸人報曰:“若如是者，世間殊勝無過於佛，一切有情共所欽敬。我若讚歎攝引眾人，因此得財，永無闕乏。”時彼樂人俱共往詣六眾之所，禮足而白:“唯願聖者為我宣說，如佛往昔為菩薩時，在睹史天宮，將欲下生贍部洲內，作四種觀察，欲界六天隨應作事，咸皆為作。降神母腹及誕生時，漸至童年，出門遊觀，見老病死等，遂適林中苦行[1]六年，將為無益道，成正覺，普濟群迷。如是等緣，願皆為說。”六眾報曰:“汝等聞此欲何所為？”樂人告曰:“我欲修入管絃，緝為歌曲。”……其吐羅難陀尼具足多聞，善閑三藏，即為宣說。始從生位，終至菩提。樂人聞已，咸取其事，修入絃歌。……時諸看人戲散之後，隨所至處，如前次第，話向餘人。六眾苾芻展轉聞說，共相議曰:“無識倡優摸[2]我形狀，戲場之內用作希奇。我今宜可與彼樂兒作無益事。”即相謂曰:“我等宜應向姊妹邊共憶戲事。”即便至彼而告之曰:“姊妹，如我世尊，為菩薩時所有行跡。”當時有一樂者名高臘婆，取菩薩行歌入管絃。我等雖看有憶不憶，即便共歌其事，無有遺失。遂即往至二神堂所，去[3]其不遠，張設戲場。青布傍遮，紅褌上覆。既布置已，六眾俱來。時鄔波難陀即著俗服，以彩氈纏頭，手拍鞀鼓，自餘諸伴皆為舞樂。鼓聲纔發，大眾雲奔，棄彼戲場，皆集斯處。時彼樂人聞音奇絕，亦並俱來觀其所

① 一本“林中苦行”作“中苦林行”。
② 一本“優摸”作“伎摸”。
③ 一本“去”作“云”。

為。咸成絕代。共相謂曰："此等為是天，為龍藥叉乾闥婆等來此歌戲。"各生奇異，共捨資財。于時六眾戲訖散場，所有錢財並[1]收將去。

（《大正藏》23:844-845，《中華藏》38:644-655）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唐義淨譯）卷二十八

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芳園，共為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說之。"是時諸人悉皆說已。次問大藥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答曰："我家有石以咒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五百酬彼諸人。大藥家中教一[2]獼猴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汝當報曰：'我有獼猴善閑音樂，歌舞絲竹無不備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輸千值。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獼猴共至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金[3]以酬賭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生大慶悅，廣賜珍財。歎曰："大藥之智於諸眾中最為第一。"

（《大正藏》24:343-344，《中華藏》39:259-260）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尊者眾賢造，唐玄奘譯）卷五十四

① 一本"並"作"益"。
② 一本無"一"字。
③ 一本"金"作"錢"。

諸貪行者有如是相，謂多言論面色熙怡。貪[1]笑先言多為愛語，離忿能忍黠慧好奇。耽話樂詩[2]愛歌著舞，喜以妝服嚴具縈身。好事朋從[3]數加沐浴，性多婬逸輕躁歡娛。

（《大正藏》29:644，《中華藏》47:837）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宋元照撰）卷下四

西竺風俗，多以眾華結蔓貫於肩項，或以香油塗身。業疏云，倡謂俳優以人為戲弄也。伎通男女，即奏樂者也。

（《大正藏》40:421）

（2）宣傳佛法的伎樂手段

《證契大乘經》（唐地婆訶羅譯）卷上

諸菩薩前各有俱胝那由他七寶之輪，諸輪之上各有千天童坐，作諸天樂，五音諧會，歌唱雜舉，巧說間和，喜悅暢心，清音勝妙。……眾樂音中演伽他等無量無數微妙法句。

（《大正藏》16:658-659，《中華藏》17:418）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唐義淨譯）卷三十九

時影勝王即於城外林泉之所造二神堂，每年二時至節會日，遍六大城所有諸人並皆雲集。曾於一時至節會日，有南方樂者來至王城。時彼樂人自相謂曰："我等作何方便，得使眾人情生歡愛，多獲財利，以自供身？"時有一人作如是議："若說大人殊勝行跡，

① 一本"貪"作"含"。
② 一本"詩"作"持"。
③ 一本"從"作"徒"。

可使眾人情生歡愛，多獲財物。”諸人報曰：“若如是者，世間殊勝無過於佛，一切有情共所欽敬。我若讚歎攝引眾人，因此得財，永無闕乏。”時彼樂人俱共往詣六眾之所，禮足而白：“唯願聖者為我宣說，如佛往昔為菩薩時，在睹史天宮，將欲下生贍部洲內，作四種觀察，欲界六天隨應作事，咸皆為作。降神母腹及誕生時，漸至童年，出門遊觀，見老病死等，遂適林中苦行[1]六年，將為無益道，成正覺，普濟群迷。如是等緣，願皆為說。”六眾報曰：“汝等聞此欲何所為？”樂人告曰：“我欲修入管絃，緝為歌曲。”時鄔陀夷聞已告曰：“癡人，汝將我佛法勝事奏入絃歌，汝可即行，不能為說。”時諸樂人默然捨去，詣尼寺中，至吐羅[2]難陀一[3]芻尼處，禮而告曰：“唯願聖者為我宣說，如佛往昔為菩薩時，在睹史天上來此下生，乃至普濟群迷，願為我說。”吐羅難陀聞而告曰：“汝樂聞此欲作何事？”樂人答曰：“我今欲取其事奏入管絃，欲為舞曲。”尼便報曰：“共作要契，方可為陳。汝若與我餅果直者，當為汝說。”樂人曰：“此是小事，必當奉與。”其吐羅難陀尼具足多聞，善閑三藏，即為宣說。始從生位，終至菩提。樂人聞已，咸取其事，修入絃歌。樂人于時共相告曰：“此之勝事，令信敬人情發歡喜；作何方便令不信者亦起歡心。我當一時俱呈兩伎，令信不信咸唱善哉。”遂即遍覓希奇。還入僧寺，見闡陀苾芻飽食已訖，復捨威儀。忽有施主持妙飲食來與闡陀。于時闡陀情希更食，洗手受已，往鄔陀夷所。其鄔陀夷食尚未起，即對其前蹲居[4]而住，

① 一本“林中苦行”作“中苦林行”。
② 一本“羅”作“蘭”。
③ 一本“一”作“苾”。
④ 一本“踞”作“居”。

作如是語："大德鄔陀夷存念，我苾芻闡陀已足食訖，復得如是美好飲食。今欲更食，願與我作餘食法。"時鄔陀夷取兩三口食已，告曰："去此是汝食，隨意餐噉。"時彼樂人見斯事已，便作是念："此好緣由，我若作者，能令不信之輩亦發歡心。"即便往彼作樂之處，手振鞀鼓，廣集諸人，作眾伎樂。始從菩薩睹史天下，迄至普濟群迷，並悉奏入管絃，盛為舞樂。敬信之類生希有心，皆云"奇哉"。樂人善為歌唱，多贈錢賄，有異常倫。于時樂者復更思惟："不信之人終須汲[①]引。"遂令一人作闡陀形，復遣一人作鄔陀夷狀，卻坐而食。其闡陀形者，即以瓦碗盛灰滿中，上置沙糖。至鄔陀夷處，蹲居而住，報言："大德鄔陀夷存念，我闌[②]陀苾芻已飽足食，復得如是美好飲食，情希更食，願與我作餘食之法。"時鄔陀夷樂人取沙糖食，便以灰碗覆彼頭上，告云："此是汝物，隨意食噉。"時不信人見其希有，並皆大笑，唱言"美樂"，多遺珍財。時諸看人戲散之後，隨所至處，如前次第，話向餘人。六眾苾芻展轉聞說，共相議曰："無識倡優摸[③]我形狀，戲場之內用作希奇。我今宜可與彼樂兒作無益事。"即相謂曰："我等宜應向姊妹邊共憶戲事。"即便至彼而告之曰："姊妹，如我世尊，為菩薩時所有行跡。"當時有一樂者名高臘婆，取菩薩行歌入管絃。我等雖看有憶不憶，即便共歌其事，無有遺失。遂即往至二神堂所，去[④]其不遠，張設戲場。青布傍遮，紅襌上覆。既布置已，六眾俱來。時鄔波難陀即著俗服，以彩氈纏頭，手拍鞀鼓，自餘諸伴皆

① 一本"汲"作"級"。
② 一本"闌"作"闡"。
③ 一本"優摸"作"伎摸"。
④ 一本"去"作"云"。

為舞樂。鼓聲纔發，大眾雲奔，棄彼戲場，皆集斯處。時彼樂人聞音奇絕，亦並俱來觀其所為，咸成絕代。共相謂曰："此等為是天為龍藥叉乾闥婆等來此歌戲。"各生奇異，共捨資財。于時六眾戲訖散場，所有錢財並收將去。時諸樂人亦隨其後，觀知住處，便見六眾入竹園中，樂人在門伺看其事。時鄔陀夷出寺門外，於其耳側尚有雌黃。樂人見之問言："向為伎樂豈聖者耶？"答言："是我。故欲辱汝癡人，豈容汝等假我威光以為活命，反相調弄，作我形儀，對眾人前以當訶笑？若汝去處我必隨行，令汝長時一無所獲。我等不將戲具借覓，權充汝等擎持諸事辛苦。"見是語已，樂人請曰："唯願聖者恕我一愆。"鄔陀夷曰："若汝得財，悉當與我，共為盟要，即我不隨行。"樂人議曰："我若不與，相惱未休。"是故今時得者皆與，遂還本處，咸共憂愁。彼有知識來問之曰："仁等何因各懷憂色？"答曰："我今被罰，豈得不憂？"問曰："是誰？"答言："釋子。"問言："何意？"即以上事具悉告知。時彼知識俱生嫌賤，云何苾芻著俗白衣躬為伎弄，雖諸樂人並不免輸物。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白世尊。世尊爾時集苾芻眾，如俗譏嫌問知虛實，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得新衣，當作三種染壞色。若青若泥若赤，隨一而壞。若不作三種壞色而受用者，波逸底迦。"

（《大正藏》23:844-845，《中華藏》38:644-646）

《付法藏因緣傳》（北魏吉迦夜、曇曜譯）卷五

有一大士名曰馬鳴，智慧淵鑒超[1]識絕倫，有所難問靡不摧伏，

① 一本"超"作"起"。

譬如猛風吹拔朽木，起大憍慢草芥群生，計實有我甚自貢高。聞有尊者名富那奢，智慧深邃多聞博達，言諸法空無我無人，懷輕慢心往詣其所，而作是言："一切世間所有言論，我能毀壞如雹摧草。此言若虛而不誠實，要當斬舌以謝其屈。"富那奢言："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義諦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爾時馬鳴心未調伏，自恃機慧猶謂己勝。富那語曰："汝諦思惟無出虛語，我今與汝定為誰勝。"於是馬鳴即作是念："世諦假名定為非實，第一義諦性復空寂。如斯二諦皆不可得，既無所有云何可壞？我於今者定不及彼，便欲斬舌以謝其屈。"富那語言："我法仁慈不斬汝舌，宜當剃髮為吾弟子。爾時尊者度令出家，心猶愧恨[①]欲捨身命。"時富那奢得羅漢道，入定觀察知其心念。尊者有經先在闇室，尋令馬鳴往彼取之。白言大師："此室闇冥云何可往？"告曰："但去，當令汝見。"爾時尊者即以神力，遙申右手徹入室內。五指放光其明照耀，室中所有皆悉顯現。爾時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明轉更熾盛。盡其技術欲滅此光，為之既疲了無異相。知師所為即便摧伏，勤修苦行更不退轉。如是，尊者，以善方便度諸眾生，所應作已入於涅槃，四眾感戀起塔供養。昔富那奢臨涅槃時，以法付囑弟子馬鳴，而告之曰："譬如闇室燃大明炬[②]，所有諸物皆悉照了。法之明燈亦復如是，流布世間能滅癡闇。是故如來演斯正法，普令一切皆悉修行。諸賢聖人常加守護，共相委囑乃至於我。我以勝眼持用付汝，汝當於後至心受持，令未來世普得饒益。"馬鳴敬諾當受尊教。於是頒宣深奧法藏，建大法幢摧滅邪見。於華氏城遊行教化，

① 一本"恨"作"根"。
② 一本"炬"作"燈"。

欲度彼城諸眾生故。作妙伎樂名《賴吒和羅》，其音清雅哀婉調暢。宣說苦空無我之法，所謂有為如幻如化。三界獄縛無一可樂，王位高顯勢力自在。無常既至誰得存者，如空中雲須臾散滅。是身虛偽猶如芭蕉，為怨為賊不可親近。如毒蛇篋誰當愛樂，是故諸佛常呵此身。如是廣說空無我義，令作樂者演暢斯音。時諸伎人不能解了，曲調音節皆悉乖錯。爾時馬鳴著白氎衣入眾伎中，自擊鍾鼓調和琴瑟。音節哀雅曲調成就，演宣諸法苦空無我。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厭惡五欲，出家為道。時華[1]氏王恐其人民聞此樂音捨離家法，國土空曠王業廢壞。即便宣令其土人民，自令勿復更作此樂。彼華氏城[2]凡九億人，月支國王威德熾盛，名曰栴檀罽昵吒王，志氣雄猛勇健超世。所可討伐[3]無不摧靡，即嚴四兵向此國土，共相攻戰然後歸伏，即便從索九億金錢。時彼國王，即以馬鳴及與佛缽，一慈心雞各當三億，持用奉獻罽昵吒王："馬鳴菩薩智慧殊勝，佛缽功德如來所持。雞有慈心不飲蟲水，悉能消滅一切怨敵，以斯緣故當九億錢。"王大歡喜為納受之，即迴兵眾還歸本國。彼罽昵吒王[4]有大功德，被弘誓鎧志願堅固。曾以泥團置於塔上。因立誓曰："若吾來世，千佛數中得成正覺，令此泥團變為佛像。"作是願已，應時尋成，儀相奇特，狀若圖畫。心大歡喜，踊躍無量。

（《大正藏》50:314-315，《中華藏》51:565-566）

① 一本"華"作"花"。
② 一本"城"下有"中"字。
③ 一本"伐"作"罰"。
④ 一本無"王"字。

（3）其他俗樂伎（含蘇莫遮）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六

爾時世尊重告彼比丘曰："過去久遠，此舍衛城中有王，名曰長壽王[①]。聰明黠慧無事不知，然善明刀劍之法又乏寶物，諸藏無[②]充財貨減少，四部之兵亦復不多，臣佐之屬亦復減少。當於爾時，波羅柰國有王名梵摩達，勇猛剛健靡不降伏，錢財七寶悉皆滿藏，四部之兵亦復不乏，臣佐具足。"爾時梵摩達王便作是念："此長壽王無有臣佐，又乏財貨無有珍寶，我今可往攻罰[③]其國。"爾時梵摩達王即便興兵，往罰其國。爾時長壽王聞興兵攻罰其國，即設方計："我今雖無七寶之財、臣佐之屬、四部之兵，彼王雖復多諸兵眾，如我今日一夫之力，足能壞彼百千之眾，殺害眾生不可稱計。不可以一世之榮作永世之罪。我今可出此城，更在他國，使無鬥諍。"爾時長壽王不語臣佐，將第一夫人及將一人出舍衛城，入深山中。是時舍衛城中臣佐、人民以不見長壽王，便遣信使，往詣梵摩達王所而作是說："唯願大王來至此土。今長壽王莫知所在。"是時梵摩達王來至迦尸國中，而自治化。

然長壽王有二夫人，皆懷妊[④]臨欲在產。是時夫人自夢在都市中生[⑤]，又日初出四部之兵，手執五尺刀各共圍繞。而獨自產，無有佐者。見已，便自驚覺，以此因緣白長壽王。王[⑥]告夫人曰："我今在此深山之中，何緣乃當在舍衛城內、在都市中產乎？汝今欲

① 一本無"王"字。
② 一本"無"作"不"。
③ 一本"罰"作"伐"，下同。
④ 一本"妊"作"任"。
⑤ 一本"生"作"產"。
⑥ 一本"王"上有"時長壽"三字。

生[①]者當如鹿生。”是時夫人曰：“設我不得如此產者，正爾取死。”是時長壽王聞此語已，即於其夜更改衣服，不將人眾入舍衛城。時長壽王有一大臣名曰善華，甚相愛念，有小事緣出城，而見長壽王入城。時彼善華大臣熟視王已，便捨而去，歎息墮淚，復[②]道而行。時長壽王便逐彼大臣，將在屏處而語言[③]：“慎莫出口。”大臣對曰：“如大王教。不審明王，有何教敕？”長壽王曰：“憶我舊恩，便有反[④]復。”時臣對曰：“大王，有教令我當辦之。”長壽王曰：“我夫人者，昨夜夢在市[⑤]中產，又有四部之兵而見[⑥]圍遶。生一男兒，極自端正。若不如夢產者，七日之中，當取命終。”大臣報曰：“我令[⑦]堪辦此事。如王來敕。”作此語已，各捨而去。是時大臣便往至梵摩達王所，到已而作是說：“七日之中，意欲觀看大王軍眾象兵、馬兵、車兵[⑧]、步兵竟為多少。”是時梵摩達[⑨]敕左右曰：“時催上兵[⑩]眾如善華語。”是時善華大臣七日之中即集兵眾，在舍衛都市中。是時彼夫人七日之中來在都市中。時善華大臣遙見夫人來，便作是說：“善來賢女！今正是時。”爾時夫人見四部兵眾已，便懷歡喜，敕左右人施張大幔。時夫人日初出時，便生男兒，端政[⑪]無雙世之希有。時夫人抱兒還詣山中。時長壽王遙見夫人抱兒而來，便作是語：“使兒老壽，受命無極。”夫人白王：

---

① 一本“生”作“產”。
② 一本“復”作“著”。
③ 一本“語言”作“共言語”。
④ 一本“反”作“返”。
⑤ 一本“都”上有“市”字。
⑥ 一本“見”作“自”。
⑦ 一本“令”作“今”。
⑧ 一本無“車兵”二字。
⑨ 一本“梵摩達”下有“王”字，下同。
⑩ 一本無“兵”字。
⑪ 一本“政”作“正”。

“願王當與立字。”時王即以立字名曰長生。

時長生太子年向八歲，父王長壽有小因緣入舍衛城。爾時長壽王昔臣[①]劫比[②]見王入城，從頭至足而熟觀視。見已，便往至梵摩達王所。到已，而作是說：“大王，極為放逸長壽王者，今在此城。”時王瞋恚，敕左右人催收捕長壽王。是時左右大臣將此劫比東西求索。時劫比遙見長壽王便目[③]示語大臣曰：“此是長壽王。”即前收捕。至梵摩達王所，到已，白言：“大王[④]，長壽王者此人身。”是國中人民悉皆聞知捉[⑤]得長壽王身。時夫人亦復聞長壽王為梵摩達所捉得，聞已，便作是念：“我今復用活為？寧共大王一時同命。”是時夫人即將太子入舍衛城。夫人語太子曰：“汝今更求活處。”時長生太子聞已，默然不語。時夫人徑往至梵摩達王所。王遙見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敕大臣：“將此夫人及長壽王至四衢道頭分作四分。”時諸大臣受王教令[⑥]，將長壽王及夫人身，皆取返[⑦]縛，遶舍衛城，使萬民見。爾時人民之類莫不痛心。時長生太子在大眾中，見將父母詣市取殺，顏色不變。時長壽王還顧告長生曰：“汝莫見長，亦莫見短。”爾時便說此偈：

“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

無怨能勝怨，此法終不朽。”

是時諸臣自相謂曰：“此長壽王極為愚惑。長生太子竟是何

① 一本“臣”作“曰”。
② 一本“比”作“北”，下同。
③ “目”，一本作“指”，一本作“自”。
④ “言大王”，一本作“王大言”，一本作“大王言”，一本作“王言”。
⑤ 一本“捉”上有“傳”字，一本“捉”上有“捕”字。
⑥ 一本“教令”作“教命”。
⑦ 一本“返”作“反”。

人？在我等前而說此偈。”時[①]長壽王告諸臣曰：“我不愚惑，但其中智者乃明吾語耳。諸賢[②]當知，以我一夫之力，足能壞此百萬之眾，然我復作是念：此眾生類死者難數，不可以我一身之故歷世受罪，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無怨能勝怨，此法終不朽。”時彼諸臣將長壽王及夫人身，到[③]四衢道頭，分作四分，即而捨[④]去，各還所在。時長生太子向暮收拾薪草，耶維父母而去。爾時梵摩達王在高樓上遙見有小兒耶維長壽王及夫人身，見已，敕左右曰：“此必是長壽王親里[⑤]。汝催收捉來。”時諸臣民即往詣彼。未到之頃，兒已[⑥]走去。時長生太子便作是念：“此梵摩達王殺我父母，又住我國中。我今當報父母之怨。”是時長生太子便往至彈琴師所。到已，便作是說：“我今欲學彈琴。”時琴師問曰：“今汝姓誰？父母為所在[⑦]？”小兒對曰：“我無父母。我本住此舍衛城中，父母早死。”琴師報曰：“欲學者便學之。比丘當知。”爾時長生太子便學彈琴歌曲。

時長生太子素自聰明，未經數日，便能彈琴歌曲，無事不知。是時長生太子抱[⑧]琴詣[⑨]梵摩達王所，在象廄中非人之時而獨彈琴並復清歌。爾時梵摩達王在高樓上，聞彈琴歌曲之聲，便問[⑩]敕[⑪]

① 一本無此上“長生”等十七字。
② 一本“賢”下有“者”。
③ 一本“到”作“至”。
④ 一本“而捨”作“捨而”。
⑤ 一本“里”作“理”。
⑥ 一本“已”作“以”。
⑦ 一本“所在”上有“何”字。
⑧ 一本“抱”作“執”。
⑨ 一本“詣”上有“往”。
⑩ 一本無“問”字。
⑪ 一本無“敕”字。

左右人曰："此何人在象廄中而獨彈琴歌戲？"臣佐報曰[①]："此舍衛城中有小兒[②]而獨[③]彈琴歌戲。"時王告侍者曰："汝[④]可約敕，使此小兒來在此戲，吾欲見之[⑤]。"時彼[⑥]使人喚[⑦]此小兒來至王所。是時梵摩達王問小兒[⑧]："汝昨夜在象廄中彈琴乎？"對曰："如是，大王。"梵摩達曰："汝今可在吾側[⑨]彈琴歌舞，我當供給衣被飯[⑩]食。"比丘當知，爾時長生太子在梵摩達前彈琴歌舞，極為精妙。時梵摩達王聞此琴音，極懷歡喜，便告長生太子："當與吾守藏珍寶。"時長生太子受王教敕，未曾有失，恆隨王意，先笑後語，恆認[⑪]王意。爾時梵摩達王復告敕曰："善哉！善哉！汝今作人極為聰明。今復敕汝，宮內可否，汝斯[⑫]知之。"是時長生太子在內宮中，以此琴音教諸妓女，亦復使[⑬]乘象馬，妓術[⑭]無事不知。是時梵摩達意欲出遊園館[⑮]，共相娛樂，即敕長生[⑯]催駕寶羽[⑰]之車。時長生太子即受王教，令[⑱]尋駕寶羽之車，被[⑲]象金銀

① 一本"佐報曰"作"左右白王"。
② 一本"小兒"上有"一"字。
③ 一本"而獨"作"在彼"。
④ 一本無"汝"字。
⑤ 一本無"吾欲見之"四字。
⑥ 一本"時彼"作"是時"。
⑦ 一本"喚"上有"受王敕已即王"六字，一本有"受王敕已即往"六字。
⑧ 一本"問小兒"下有"曰"字。
⑨ 一本"側"作"前"。
⑩ 一本"飯"作"飲"。
⑪ 一本"認"作"忍"。
⑫ 一本"斯"作"悉"。
⑬ 一本"使"作"教"。
⑭ 一本"妓術"作"技術"。
⑮ 一本"館"作"觀"。
⑯ 一本無"即敕長生"四字。
⑰ "寶羽"，一本作"羽寶"，一本作"羽葆"。
⑱ 一本無"令"字。
⑲ 一本"被"作"鞁"。

鞍[1]勒，還來白王："嚴駕已[2]辦。"王知。是時，梵摩達王乘寶羽之車，使長生御之，及將四部兵眾。時長生太子御車引導[3]，恆離大眾。時梵摩達王問長生太子曰："今日軍眾斯為所在。"長生對曰："臣亦不知軍眾所在。"時王告曰："可小停[4]住[5]，吾體疲極，欲小止息。"時長生太子即自停住，使王懈息[6]。比頃，軍眾未[7]至。比丘當知，爾時梵摩達王即枕太子長生膝上睡眠。時長生太子以見王眠，便作是念："此王於我極是大怨，又[8]取我父母殺之[9]，加[10]住我國界。今不報怨者，何時當報怨[11]？我今[12]斷其命根。"時長生太子右手自[13]拔劍，左手摸[14]王髮，然復作是念："我父臨欲命終時而告我言：長生當知，亦莫見長，亦莫見短。加說此偈：

'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

無怨能勝怨，此法終不朽。'

我今捨此怨。"即還內劍。如是再三，復作是念："此王於我極是大怨，又取我父母殺之，加住我界[15]。今不報怨者，何日當剋？

---

① 一本"鞍"作"案"。
② 一本"已"作"以"，下同。
③ 一本"引導"作"引道"。
④ 一本"停"作"亭"，下同。
⑤ 一本"住"作"車"，下同。
⑥ 一本"懈息"作"憩息"。
⑦ 一本"未"作"來"。
⑧ 一本無"又"字，下同。
⑨ 一本無"之"字，下同。
⑩ 一本"加"作"又"，下同。
⑪ 一本無"怨"字。
⑫ 一本"今"下有"正爾"二字。
⑬ 一本無"自"字。
⑭ 一本"摸"作"捉"。
⑮ 一本"界"上有"國"字，一本"界"作"國"。

我今正爾斷此[1]命根。”乃名為報怨。是時復作[2]憶念：“汝長生，亦莫見長，亦莫見短。父王有是教敕，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無怨能勝怨，此法終不朽。我今可捨此怨。”即還內劍。是時王梵摩達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太子欲取我殺，即便恐懼。尋時得覺。時[3]長生太子曰：“大王何故驚起，乃至於斯？”梵摩達曰：“向者睡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太子，拔劍欲取吾殺，是故驚耳。”是時長生太子便作是念：“今此王已知我是長生太子。”即右手拔劍，左手捉髮而語王曰[4]：“我今正是長壽王兒長生太子。然王是我大怨，又取我父母殺之[5]，加住我國界。今不報怨，何日當剋？”時梵摩達王即向長生而作是說：“我今命在汝手，願垂原，捨得全生命。”長生報曰：“我可活王，然王不全我命。”王報長生：“唯願垂濟，吾終不取汝殺。”是時長[6]生太子與王共作言誓：“俱共相濟命者，終不相害。”比丘當知，爾時長生太子即活王命。是時梵摩達王語長生太子言：“願太子還與我嚴駕寶羽之車，還詣國界。”是時太子即嚴駕寶羽之車，二人共乘，徑來至舍衛城。時王梵摩達即集群臣而作是說：“設卿等見長壽王兒欲取何為？”其中或有大臣而作是說：“當斷手足。”或有言當分身三段，或有言當取殺之。是時長生太子在王側坐，正身正意思惟來言。時梵摩達王躬自手捉長生太子，語諸人言：“此是長壽王兒長生太子，此人身是。卿等勿得復有[7]語，敢有所說。所以然者，長生太子見活吾命，吾亦活

① 一本“此”作“其”。
② 一本“作”作“更”。
③ 一本無“得覺時”三字。
④ 一本“曰”作“言”。
⑤ 一本無“之”字。
⑥ 一本“長”上有“王及”二字。
⑦ 一本無“有”字。

此人命。”時諸群臣聞此語已，歎未曾有：“此王太子甚奇甚[1]特，及[2]能於怨而不抱怨。”時梵摩達王問長生曰：“汝應取我殺，何故見放復不殺之？將有何因緣？今願聞之。”長生對曰：“大王善聽。父王臨欲命終之時，而作是說：‘汝今亦莫見長，亦莫見短。’又作是語：‘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無怨能勝怨，此法終不朽。’是時群臣聞父王此語，皆相謂言：‘此[3]狂惑，多有所說。長生者竟是何人？’長壽王對曰：‘卿等當知，其中有智之人乃明此語耳。’憶父王[4]此語已，是故全王命根[5]耳。”梵摩達王聞此語已，甚奇所作，歎未曾有：“乃能守亡父教敕不有所墮。”時梵摩達王語太子曰：“汝今所說之義，吾猶不解。今可與吾說其義，使得意解。”時長生太子對曰：“大王善聽，我當說之。梵達摩達王取長壽王殺，設復長壽王本所有群臣極有親者，亦當取王殺之，設復梵摩達王所有臣佐復當取長壽王臣佐殺之，是謂怨怨終不斷絕。欲使怨斷者，唯有無報人[6]。我今觀此義已，是故不害王也。”是時梵摩達王聞此語已，甚懷踴躍，不能自勝：“此王太子極為聰明，乃能廣演其義。”時王梵摩達即向懺悔：“是我罪過，而取長壽王殺之。”即自脫天冠與長生使著，復加[7]嫁女，還付舍衛[8]國土人民，尋付長生使領。王還[9]波羅柰治。

（《大正藏》2:626-629，《中華藏》32:162-165）

① 一本無“甚”字。
② 一本“及”作“乃”。
③ 一本“此”下有“王”字。
④ 一本無“王”字。
⑤ 一本無“根”字。
⑥ “人”，一本無，一本作“耳”。
⑦ 一本“復加”作“又復”。
⑧ “還付舍衛”，一本作“與還將舍衛城”，一本作“與還治舍衛”。
⑨ 一本“還”下有“去”字。

《生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三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技[①]術，即以材[②]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生若干年，國中恭敬，多所餽遺。"國王聞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夫人歡喜無量。便角翕[③]眼，色視夫人。王遙見之，心懷忿怒，促敕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翕眼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五[④]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甚重愛之。坐起進退，以解憂思。愚[⑤]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⑥]者，我共當死。唯以加哀，原其罪釁。"時王恚甚，不肯聽之。復白王言："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拔[⑦]一肩楔[⑧]，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即以賞賜億萬兩金。即持金[⑨]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以偈頌曰：

觀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機關為木人，過踰於生者。

歌舞現伎樂，令尊者歡喜。得賞若干寶，誰為最第一。

（《大正藏》3:88，《中華藏》34:760）

---

① "技"，一本作"伎"，一本作"妓"，下同。
② 一本"材"作"林"，下同。
③ 一本"翕"作"眨"，下同。
④ "五"，一本作"數"，一本作"吾"。
⑤ 一本"愚"作"偶"。
⑥ 一本"殺"作"煞"，下同。
⑦ "拔"，一本作"校"，一本作"挍"。
⑧ 一本"楔"作"楔"。
⑨ 一本"金"作"食"。

《雜寶藏經》(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卷十

昔優陀羡王住盧留城,聰明解[1]達,有大智慧。其一夫人名曰有相,姿容奇特,兼有德行。王甚愛敬,情最寵厚。時彼國法,諸為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恃己愛寵,而白王言:"願為彈琴,我為王舞!"王不免意,取琴而彈。夫人即[2]舉手而彈。王素善相,見夫人舞,睹其死相,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人即白王言:"如我今者,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彈琴,我自起舞,用共為[3]樂,有何不適,放琴而歎?願王莫隱,而見告語。"時王答言:"我之長歎,非爾[4]婦人之所可聞。"夫人白言:"我今奉王,至誠無二。若有不理,宜應告敕。"慇懃不已,王以實答:"我之於爾,豈容有異,爾向起舞,死相外現。計其餘命,不過七日。由是之故,捨琴而歎。"夫人聞已,甚懷憂懼,即白王言:"如王所說,命不云遠,我聞石室比丘尼說,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5]得生天。由是之故,我欲出家。願王聽許,得及道次。"時王情重恩愛不息,語夫人言:"至六日頭,乃當聽爾出家入道,不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語夫人:"爾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爾得使出家。"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即於其日,多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晨,即便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即生三念:一念憶本為是何身,二念本緣修何功德,三念現今定是天身。作是念已,具知本緣,并與王誓。

① 一本"明解"作"解明"。
② 一本"即"下有"時"字。
③ 一本"共為"作"為歡"。
④ 一本"爾"作"汝"。
⑤ 一本"必"作"畢"

以先誓故，來詣王所。爾時光明遍滿王宮。時王問言：“今此光瑞，為是誰耶？願見告示。”時天答言：“我是王婦有相夫人。”王聞是，語：“願來就坐。”天答之言：“如我今者，觀王臭穢，不可親近。我以先誓，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即開悟，而作是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由有善心，求索入道。出家一日，尋即命終，由是功德，而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直閻浮提，況我一國，何足貪惜？”作是語已，立子王軍[1]，用嗣王位，出家學道，得阿羅漢。

（《大正藏》4:495，《中華藏》51:739）

《雜譬喻經》（後秦道略集）

昔有伎兒作種種伎樂，從一富長者乞牛。長者了無與心，故語之言：“汝能如是勤作伎樂，晝夜不息，滿一歲者，我當與汝牛。”伎兒答言：“能。”復語主人：“能聽不？”長者亦言：“能。”於是伎兒聞是歡喜，一心作樂，三日三夜未嘗休懈。長者厭聽已，即敕子弟牽牛與之。此喻行道作福者，不以[2]劫數為遠。精勤彌篤，報至彌疾，不必皆經爾數劫也。……

昔北天竺有一木師，大巧。作一木女，端正無雙，衣帶嚴飾，與世女無異。亦來，亦去，亦能行酒、看客，唯不能語耳。時南天竺有一畫師，亦善能畫。木師聞之，作好飲食，即請畫師。畫師既至，便使木女行酒擎食，從旦至夜。畫師不知，謂是真女，欲心極盛，念之不忘。時日以暮，木師入宿，亦留畫師令住止[3]，

① 一本“王軍”作“軍王”。
② 一本“以”作“已”。
③ 一本“止”作“正”。

以此木女立侍其側。便語客言：“故留此女，可共宿也。”主人已入，木女立在燈邊。客即呼之，而女不來。客謂此女羞，故不來，便前以手牽之。乃知是木，便自慚愧，心念口言：“主人誑我，我當報之。”於是畫師復作方便，即於壁上畫作己像。所著被服，與身不異。以繩繫頸，狀似絞死。畫作蠅鳥，著其口啄。作已，閉戶，自入床下。天明主人出，見戶未開，即向中觀，唯見壁上絞死客像。主人大怖，便謂實死，即破戶入，以刀斷繩。於是畫師從床下出。木師大羞，畫師即言：“汝能誑我，我能誑汝。客主情畢，不相負也。”二人相謂世人相誑惑，孰異於此。時彼二人信知誑惑，各捨所親愛，出家修道。

（《大正藏》4:523-52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唐義淨譯）卷四十五

彼仙道大王妙解彈箏，其月光夫人善能為舞。曾於一時王在宮內，自手彈箏，月光起舞。於其舞際，見夫人身有無常相，至第七日必當命終。時王見已，心生憂惱，手所彈箏便投于地。月光見已，白言：“大王，豈我舞曲不中絃管，致使大王放箏於地？”王曰：“非關舞惡，然我見汝身有死相，於七日內必定身亡。”月光白王言：“若如是者，幸當見放，我願出家。”王曰：“共立要契，可遂汝情。若出家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者，我便望斷。若有餘結惑而命終者，於所去處當告我知。”夫人曰：“爾。”時仙道王即引月光至世羅苾芻尼處，禮足已，白言：“聖者，月光夫人欲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唯願聖者慈悲攝受，與其出家，并受圓具。”世羅報曰：“善哉！”大王即與出家並受圓具，觀其業報知欲命終，教授月光修無常觀。月光依言而作，於第七日忽爾命過，生四大

王眾天。諸天法爾初生之時必起三念：我何處死，知在人中；今生何處，生在四大王眾天；曾作何業，於佛教中淨修梵行。時月光天女作是念已："若我不往禮世尊者，是所不應。"即以種種上妙天花盛滿衣襆，夜詣佛所，天光晃耀滿竹林園。便以妙花普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觀彼機性而為說法。彼聞法已，得預流果，說伽他曰：

世界人天咸供養，能除業惑生老死。

於百千生難得逢，我今幸遇誠希有。

我依大師除結惑，今時獲得清淨眼。

超渡[1]苦流昇彼岸，究竟當入涅槃城。

時彼天女說此頌已，頂禮佛足，往勝音城仙道王所。時王於樓上獨寢。天女既至，身光大[2]明，彈指作聲，警[3]覺王睡。王聞驚坐，問曰："作聲者誰？"答曰："我是月光。"王曰："夫人可來與我共臥。"天女報言："大王，我已身死，生四大王眾天。人天事殊，理無同宿。王若欲得與我交歡者，於佛教中出家修道。若一切煩惱悉永斷者，眾望都息；若有餘惑而命終者，生四王天與我相見。"作是語已，騰空而去。

（《大正藏》23:875-876，《中華藏》38:700-701）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唐義淨譯）卷二十九

時婆羅泥斯有婆羅門子，因取樵木須往山林，見緊那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龕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花果

① 一本"渡"作"度"。
② 一本"大"作"太"。
③ 一本"警"作"驚"。

時，自既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子行時，身形速疾，遂與立字名為速疾。父於子前每常歎說："婆羅泥斯是好住處，汝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生？"答曰："婆羅泥斯是本生處。"答曰："若爾，何不還鄉？"父曰："汝母若出求花果時，必將大石掩其穴口。我不能動，欲逃無路。"答曰："我當為開。"父言："大善！"子便數數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石，報其父曰："戶既得開，共父逃走。"父曰："汝母暫為花果須出，急即還來，無由得去。若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害。"答曰："我作方便令彼遲來。"父言："好事。"母持果至，子便取嗽嚼而吐出。母曰："何意，如是豈不美耶？"答曰："母懶遠去，近覓苦果，誰復能餐？故須棄卻。"母曰："若爾，我當遠去覓好果來。"答曰："善哉！"為覓好者，母至明日即便遠去。子報父曰："今是走時，無宜更晚。"遂去其石，父子俱逃，至婆羅泥斯父生之處。

其母來至，見石室空虛，椎胸大哭。鄰人問曰："何意啼耶？"即以其事具答。鄰人曰："彼是人類，走向人間，亦何事憂苦？"母曰："我不憂此相與別離，但恨未曾教其一伎，令得活命。"彼便答曰："我亦數向婆羅泥斯。若有活緣，汝可與我。我若見時轉授於子。"其母即以箜篌授之，報言："姊妹，若見我兒，面親付與語，言汝可彈此箜篌以自活命。其第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彼即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速疾付師受學，師即教詔兒。因暇[1]日即疾入山採取薪木，遇見鄰人，問速疾曰："汝比何如？"答曰："常受饑苦，知欲如何？"報曰："汝母相憶，泣涕

① 一本"暇"作"假"。

恒流，何不往[①]彼？”答曰：“彼是藥叉，誰能共住？”答曰：“若不能去，我今與汝活命之物，不得與他。”答言：“不與。”即授箜篌。報言：“彈此而為活命。其第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答曰：“善哉！我如是作。”即持箜篌至學堂處，見諸同侶。彼便問曰：“汝來何遲？”答曰：“見我母友授此箜篌。”諸人問曰：“汝能彈不？”答言：“我能。”“汝可為彈，我等共聽。”彼便為彈，初絃不觸。彼言：“何故不觸初絃？”答言：“觸者必生過患。”“汝今但觸，何過之有？”即便指觸。時諸學生不能自持，悉皆起舞。緣斯日晚，至先生處。問[②]曰：“何遲？”彼即具答。先生問曰：“汝能彈不？”答曰：“我能。”“若爾為彈一曲。”彼即為彈，初絃不觸。先生曰：“何意初絃不以指觸？”答言：“若觸，恐有過生。”“汝但指觸，斯有何過？”即便彈觸。先生及婦，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舍悉皆崩倒，瓮器之屬，盡破無遺[③]。先生大瞋，即扼其項，驅出村外。既被斥逐，隨處孤遊，唯彈箜篌而自活命。

時有五百商人齎持貨物欲入大海。諸人議曰：“衆事皆有，但無音樂，何以自娱？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速疾，婆羅門子，解擘箜篌，可相隨去。”即將速疾共至舶中。於大海內諸人告曰：“汝擘箜篌共相娱樂。”即便為彈，初絃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絃？”答曰：“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即為[④]彈觸。其時船舶跳躑海中，遂便破碎，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

① 一本“往”作“住”。
② 一本“問”作“明”。
③ 一本“遺”作“餘”。
④ 一本“為”作“便”。

時命過。唯有速疾一人得存，遇版逢風天緣命[1]活，遂便吹至金翅鳥洲。

（《大正藏》24:348-349，《中華藏》39:269-270）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唐般若譯）卷一

又如蘇莫遮帽[2]，覆人面首，令諸有情見即戲弄，老蘇莫遮亦復如是。從一城邑，至一城邑，一切眾生被衰老帽，見皆戲弄。以是因緣老為大苦。

（《大正藏》8:867，《中華藏》66:384）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四十一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蘇莫遮冒：下毛報反。《說文》云："小兒及變[3]夷頭衣也。從目曰聲。曰音與上同。《文字集略》從巾，作帽，亦同。蘇莫遮，西戎胡語也。……此戲本出西龜茲[4]國，至今由有此曲。此國渾脫、大面、撥頭之類也。或作獸面，或象鬼神，假作種種面具形狀。或以泥水霑灑行人，或持罥索、搭鉤，捉人為戲。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戲，七日乃停。土俗相傳云：常以此法禳[5]厭，驅趁羅刹惡鬼食啗人民之災也。

（《大正藏》54:576，《中華藏》58:210）

① 一本"命"作"令"。
② "帽"，一本作"冒"，一本作"昌"，下同。
③ "變"字訛，當作"蠻"。
④ 一本"茲"作"慈"。
⑤ 一本"禳"作"攘"。

《續一切經音義》（宋希麟集）卷一

蘇莫遮冒：下毛報反。《說文》云："小兒及蠻夷頭衣。從目曰聲也。曰音同上。"《文字集略》從巾作帽，亦通。案："蘇莫遮"，胡語也，本云"颯麼遮"，此云戲也，出龜茲國。至今由有此曲。即大面、撥頭之類是也。

（《大正藏》54:935，《中華藏》59:355）

2. 對待世俗音樂的基本態度

（1）妓樂起諸惡業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十一

佛告善生：六損財業者：一者耽湎於酒，二者博戲，三者放蕩，四者迷於伎樂，五者惡友相得，六者懈墮——是為六損財業。善生，若長者、長者子解知四結行，不於四處而為惡行，復知六損財業，是為[①]善生。……善生，迷於伎樂復有六失：一者求歌，二者[②]求舞，三者求琴瑟，四者波内早[③]，五者多羅槃，六者首呵那——是為伎樂六失。若長者、長者子伎樂不已，其家財産日日損減。

（《大正藏》1:70，《中華藏》31:134）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三十三

① 一本"為"作"謂"。
② 一本無"者"字。
③ 一本"早"作"卑"。

居士子，若人喜伎樂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喜聞歌，二者喜見舞，三者喜往作樂，四者喜見弄[1]鈴，五者喜拍兩手，六者喜大聚會。居士子，若人喜伎樂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大正藏》1:639，《中華藏》31:697）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九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寧燒鐵錐以鑽其耳，不以耳識取其聲相、取隨聲好。所以者何？耳識取聲相、取隨聲好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大正藏》2:58，《中華藏》32:718-719）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南朝宋求那跋摩譯）

遠離放逸五事：一者歌，二者舞，三者作樂，四者嚴飾樂器，五者不往觀聽。此五戒隨力所堪，若能終身具持五為上。

（《大正藏》24:1119，《中華藏》25:16）

《大乘義章》（隋慧遠撰）卷七

迷於妓樂亦有六失：一者求歌，二者求舞，三求琴瑟，四波內早，五多羅槃，六首呵那。此後三門，胡語不翻，不知是何。

（《大正藏》44:614）

（2）訶止聲欲

① 一本"弄"作"抃"。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隋智顗述）卷上

所言訶欲者，謂五欲也。凡欲坐禪修習止觀，必須訶責。五欲者，是世間色、聲、香、味、觸，常能誑惑一切凡夫，令生愛著。若能深知過罪，即不親近，是名訶欲。一、訶色欲者，所謂男女形貌端嚴，修目長眉，朱脣素齒，及世間寶物，青黃赤白，紅紫縹綠，種種妙色，能令愚人見則生愛，作諸惡業。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欲故，身入敵國，在婬女阿梵波[①]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此等種種過罪。二、訶聲欲者，所謂箜篌箏笛、絲竹金石、音樂之聲，及男女歌詠讚頌等聲，能令凡夫聞即染著，起諸惡業。如五百仙人雪山住，聞甄陀羅女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亂。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聲過罪。

（《大正藏》46:463，《中華藏》95:759）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隋智顗說，灌頂再治）卷二

言五欲者，即是世間上妙色、聲、香、味、觸等，常能誑惑一切凡夫，壞於善事。若不明識過罪，訶責厭離，則諸禪三昧，無由可獲。一、訶色欲者，所謂男子女人，形貌端嚴，修目高眉，朱脣素齒，及世間寶物，青黃赤白，紅紫縹綠，種種妙色，能令愚人見即生愛，作諸惡業。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欲故，身入敵國，獨在婬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色過罪，如摩訶衍中廣說。二、訶聲欲者，所謂箜篌箏笛、絲竹金石、音樂之聲及男女歌詠讚頌等聲，能令凡

① 一本“波”作“婆”。

夫聞即染著，起諸惡業。如五百仙人雪山中住，聞甄[①]迦羅女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亂。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聲過罪，如摩訶衍中廣說。……知五欲過罪，心不親近，如離怨賊。以遠離故，心無熱惱，欲想不生，此為修禪之要。

（《大正藏》46:487-488，《中華藏》97:844-845）

《觀心論疏》（隋灌頂撰）卷三

訶五欲者，謂色、聲、香、味、觸。……聲欲者，即是嬌媚妖辭、淫聲染語、絲竹絃管、環釧鈴珮等聲也。

（《大正藏》46:606，《中華藏》97:682）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卷三十九

諸仙人見聞女人色聲皆失神通

優陀延王將諸宮人婇女，詣鬱毒波[②]陀山林。除卻男子，純與女人五樂自娛，其音清妙，燒眾名香。時諸婇女或有裸形而起舞者。時有五百仙人經過彼處。時諸仙人見色、聞聲、嗅香便失神足，猶無翼鳥墮彼林中。王問："汝等是誰？"諸仙人答言："我是仙人。"王復問："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又問："汝得初禪耶[③]？"答言："曾得，而今已失。"時王瞋言："有欲之人見我宮人殊非所以。"便拔利劍，斷五百仙人手足。（出《抄昆曇昆婆沙第三十三卷》）

（《大正藏》53:208，《中華藏》53:217）

① 一本"甄"作"飘"。
② 一本"波"作"彼"。
③ 一本"耶"作"聖"。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七十一

第二呵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痴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後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崙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舞，不能自安。天鬘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於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大迦葉答言[①]："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復以智慧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盡時毘嵐[②]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如阿修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智因緣故。"

（《大正藏》53:826-827，《中華藏》72:321-322）

《諸經要集》（唐道世集）卷十二

第一呵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婬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如是等種種因

① 一本"言"作"曰"。
② 一本"嵐"作"藍"。

緣，是名呵色欲過失。第二呵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痴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後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崙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坐上作舞，不能自安。天鬘菩薩[1]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於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自心[2]？"大迦葉答曰："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復以智慧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盡時，毘嵐[3]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如阿修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4]福智因緣故。"

（《大正藏》54:109，《中華藏》53:681-682）

（3）修觀，淸除其心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二十一

① 一本"天鬘菩薩"作"天須菩提"。
② 一本"自心"作"心自在"。
③ 一本"嵐"作"藍"。
④ 一本無"量"字。

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禪以聲為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為刺，護諸根者以嚴飾身為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為刺，修習慈心者以恚為刺，離酒者以飲酒為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為刺，入初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入第四禪者以入息出息為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為刺……。復次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癡之刺。

（《大正藏》1:561，《中華藏》31:553）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九

諸賢，我離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斷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我於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

（《大正藏》1:733，《中華藏》31:872）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隋智顗述）卷上

六語者，若於語時應作是念：我今為何等事欲語，若隨諸煩惱為論說不善無記等事而語，即不應語；若為善利益事，即應語。云何名語中修止？若於語時，即知因此語故，則有一切煩惱善惡等法，了知語心及語中一切煩惱，善不善法皆不可得，則妄念心息，是名修止。云何語中修觀？應作是念：由心覺觀，鼓動氣息，衝於咽喉，唇舌齒齶故出音聲語言。因此語故，則有一切善惡等法，故名為語。反觀語心，不見相貌，當知語者及語中一切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

二、耳聞聲時修止者，隨所聞聲即知聲如響相。若聞順情之聲，不起愛心；違情之聲，不起嗔心；非違非順之聲，不起分別心：是名修止。云何聞聲中修觀？應作是念：隨所聞聲，空無所

有，但從根塵和合生於耳識。次意識生，強起分別，因此即有一切煩惱善惡等法，故名聞聲。反觀聞聲之心，不見相貌，當知聞者及一切法畢竟空寂，是名為觀。

（《大正藏》46:468，《中華藏》95:766）

《佛祖統紀》（宋志磐撰）卷二十六

僧澈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嘯。和風遠集，眾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詣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嘯可得為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澈唯而止。

（《大正藏》49:262，《中華藏》82:567）

（4）醫治貪著音樂之法

《治禪病秘要法》（南朝宋沮渠京聲譯）卷下

治樂音樂法

復次，舍利弗，若四部眾樂諸音樂，作倡[1]無厭，因是動風，如縱逸馬，亦如秋狗，似伊尼利鹿王，耽惑愚癡，心如黐膠，處處隨著，不可禁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想一天女，端正無雙，兩手自然有諸樂器，聲萬種音，行者見已，見此天女，過於外色百億萬倍，聞此天聲世所無比，因是惑著，觀色聽聲。因是當教觀此女人六情諸根所起境界，數息力故，見可愛眼生六毒蛇，從眼根出，入耳根中。復見二蟲，狀如鵄鵂，發大惡聲，破頭出腦，爭取食之。餘四根中，見貓見鼠，見狗野干，爭取食之。因

① 一本"倡"作"偈"。

是得見一切女色三十六物污[1]露不淨。子藏蛔蟲，為女瓔珞，見女所執諸雜樂器，宛轉糞中，諸蟲鼓動，作野干鳴。所說妖怪，不可聽採，如羅刹哭。因是厭離，詣智者所，說前所作惡不善業，誠心懺悔。智者應當教無常觀，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音樂法，慎莫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治好歌唄偈讚法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好作偈頌，美音讚歎，猶如風動娑羅樹葉，出和雅音，聲如梵音，悅可他耳，作適意辭，令他喜樂。因是風響，貢高憍慢，心如亂草，隨煩惱風處處不停，起憍慢幢，打自大鼓，弄諸脈零[2]，因是發狂，如癡猿猴採拾花果，心無暫停，不能數息，當疾治之。治之法者，先當想一七寶高幢，有乾闥婆在其幢端，身如白玉，動身讚偈，身毛孔中，出大蓮華。百千比丘在蓮華上，聲萬種音，過於己身百千萬倍。因是漸漸息其憍慢。智者復應教於行者，諦觀幢端，見於幢端頗梨明鏡，諸比丘等恃聲憍慢心不淨者化為羅刹，出大惡聲，火從口出。復有夜叉從四方來，拔舌取心，置於幢端。其心戰掉，號哭叫喚如醉象吼，或復細聲如毘舍闍吟。因是復見諸美音聲，如人叫喚稱己父母，罵詈無道，因是厭離，耳不樂聞，生厭離想。智者應當教觀八苦，如八苦觀說。告舍利弗：汝好受此治歌唄偈讚法，慎莫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15:337-338，《中華藏》34:335-336）

《慈悲道場懺法》（南朝梁諸大法師集撰）卷十

---

① 一本“污”作“惡”。
② 一本“脈零”作“見鈴”。

次發耳根願

又願今日道場同業大眾，廣及十方四生六道一切眾生，從今日去乃至菩提，耳常不聞啼哭愁苦悲泣之聲，……不聞四百四病苦報之聲，不聞一切諸惡不善之聲，不聞鐘鈴螺鼓琴瑟箜篌琳瑯玉珮惑人之聲。唯願一切眾生從今日去，耳常得聞諸佛說法八種音聲，常聞無常苦空無我之聲……

（《大正藏》45:964，《中華藏》105:633）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豪富長者，各相率合設大節會，作諸伎樂而自娛樂。時有舞師夫婦二人，從南方[1]來，將一美女，字青蓮華，端正殊妙，世所希有，聰明智慧難可詶對。婦女所有六十四藝，皆悉備知。善解舞法，迴轉俯仰，曲得節解。作是唱言：今此城中頗有能舞如我者不？明解經論能問答不？時人答曰：有佛世尊在迦蘭陀竹林，善能問答，使汝無疑。舞女聞已，尋將諸人共相隨逐，且歌且舞，到竹林中。見佛世尊，猶故憍慢放逸戲笑，不敬如來。爾時世尊見其如是，即以神力變此舞女，如百年老母，髮白面皺，牙齒疏缺，傴僂[2]而行。行時[3]舞女自觀其形，形狀極老，而作是言：今此女身，以何因緣，卒有如是衰相現耶？今者必是佛之威神使我故爾。遂於佛前深心慚愧，唯願世尊當見原恕[4]，爾時世尊知此舞女心已調伏，以神通力變身

① 一本無“方”字。
② 一本“傴僂”作“俯僂”。
③ 一本“時”作“而”。
④ 一本“原恕”作“無怒”。

如前，大眾見此舞女卒老卒壯無有常定，各生厭離解寤無常，心開意解，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彼舞女及其父母，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大眾見是事已，請說因緣。佛告大眾："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柰國王有太子字孫陀利，入山學道獲五神通。見緊那羅女，端正殊妙狀如諸天，作諸姿態且歌且舞，鼓動我心，觀[1]使染著，退失仙道。我於彼時，心遂堅固無有慾想，語彼女言：'一切有為無有常定，我今觀汝形體，臭穢充滿其中，薄皮覆上不可久保，正爾[2]當有髮白面皺傴僂而行。汝今何為憍慢放恣乃至如是？向者歌聲，其音已變，何故在此作諸姿態？'於是緊那羅女，聞是語已，尋向仙人懺悔罪咎，因發願言：'使我來世得斷生死，我於汝邊獲得道果。'"佛告大眾："欲知彼時王子學仙道者，則我身是。彼緊那羅女者，今青蓮華比丘尼是。由於彼時發願力故，今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大正藏》53:576，《中華藏》71:784-785）

3. 音樂戒律

（1）不得以外道聲說法

《佛本行集經》（隋闍那崛多譯）卷五十

是時眾中無有法師，諸比丘等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若無法師，應請誦者昇座誦之。"是時眾中無誦經者，而諸比丘具以白

① 一本"觀"作"望"。
② 一本"爾"作"是"。

佛。佛告諸比丘："我今聽許次第誦之。或從上座[1]次第差[2]誦，或從下座次第差誦，乃至讀誦一四句偈。"爾時諸法師讀誦經時，猶如俗歌而說其法，是故為人毀呰譏論："如是說法，似我俗人歌詠無異。剃頭沙門，豈如歌詠而說法也？"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將白佛。佛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依世歌詠而說法者，而有五失。何等為五？一者自染歌聲，二者他聞生染而不受義，三者以聲出沒便失文句，四者俗人聞時毀呰譏論，五者將來世人聞此事已，即依俗行以為恆式。若有比丘依附俗歌而說法者，有此五失，是故不得依俗歌詠而說法也。汝諸比丘，其有未解如上法者，若所遊止，應先諮問和上[3]阿闍梨[4]等。"

（《大正藏》3:884，《中華藏》35:1001-1002）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卷三十五

時諸比丘二人共同聲合唄，佛言："不應爾。"時諸比丘欲歌詠聲說法，佛言："聽。"時有一比丘去世尊不遠，極過差歌詠聲說法。佛聞已，即告此比丘："汝莫如是說法。汝當如如來處中說法，勿與凡世人同。欲說法者，當如舍利弗、目揵連平等說法，勿與凡世人同說法。諸比丘，若過差歌詠聲說法，有五過失。何等五？若比丘過差歌詠聲說法，便自生貪著，愛樂音聲。是謂第一過失。復次，若比丘過差歌詠聲說法，其有聞者生貪著，愛樂其聲。是謂比丘第二過失。復次，若比丘過差歌詠聲說法，其有

① 一本"座"作"坐"，下同。
② 一本"差"作"著"。
③ 一本"上"作"尚"。
④ 一本"梨"作"黎"。

聞者令其習學。是謂比丘第三過失。復次，比丘過差歌詠聲說法，諸長者聞皆共譏嫌言：'我等所習歌詠聲，比丘亦如是說法。'便生慢心不恭敬。是謂比丘第四過失。復次，若比丘過差歌詠聲說法，若在寂靜[1]之處思惟，緣[2]憶音聲，以亂禪定。是謂比丘第五過失。"

（《大正藏》22:817，《中華藏》40:717-718）

《毘尼母經》（前後秦失名譯）卷六

爾時會中復有一比丘，去佛不遠，立高聲作歌音誦經。佛聞，即制，不聽。用此音誦經，有五事過，如上文說。用外道歌音說法復有五種過患：一者不名自持，二不稱聽眾，三諸天不悅，四語不正難解，五語不巧故義亦難解。是名五種過患。

（《大正藏》24:833，《中華藏》42:757）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十誦律》云：為諸天聞唄心喜故，開唄聲也。又《毘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唄。唄者，言說之辭。雖聽言說，未知說何等法。佛言：從修多羅乃至優婆提舍，隨意所說十二部經。復有疑心，若欲次第說文，眾大文多，恐生疲厭；若略纂[3]集好辭，直示現義，不知如何。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即聽諸比丘引經中要言妙辭，直顯其義。爾時有一比丘去佛不遠，立高聲作歌音誦經，佛聞不聽："用此音誦經，有五過患，同外道歌音說法：

[1] "寂靜"，一本作"靜寂"，一本作"家靜"。
[2] 一本"緣"上有"但"字。
[3] 一本"纂"作"撰"。

一不名自持；二不稱聽眾；三諸天不悅；四語不正，難解；五語不巧，故義亦難解。是名五種過患。”

（《大正藏》53:574，《中華藏》71:782）

《諸經要集》（唐道世集）卷四

《十誦律》云：為諸天聞唄心喜故，開唄聲也。又《毗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唄。唄者，言說之辭。雖聽言說，未知說何等法。佛言：從修多羅乃至優婆提舍，隨意所說十二部經。復有疑心，若欲次第說文，眾大文多，恐生疲厭；若略撰集好辭，直示現義，不知如何。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即聽諸比丘引經中要言妙辭，直顯其義。爾時有一比丘去佛不遠，立高聲作歌音誦經，佛聞不聽：“用此音誦經有五過患，同外道歌音說法：一不名自持；二不稱眾；三諸天不悅；四語不正，難解；五語不巧，故義亦難解。是名五種過也。”

（《大正藏》54:32，《中華藏》53:534）

（2）不得作非威儀說法

《摩訶僧祇律》（東晉佛陀跋陀羅、法顯譯）卷二十二

佛住毘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立為梨車[①]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彼[②]伎[③]人，立為坐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說如是微妙法時，應與床坐，云何坐聽，令彼立說？”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

① 一本“梨車”作“離車”。下同。
② 一本無“彼”字。
③ 一本“伎”作“妓”。

"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立為無病坐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1]立為坐人說法。"

（《大正藏》22:407，《中華藏》36:862）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南朝宋求那跋摩譯）

菩薩，戲笑散亂高聲唱說，作非威儀，令他人笑，為眾所輕者，犯重垢罪。若是宿習妄誤作者，犯輕垢罪。

（《大正藏》24:1117-1118，《中華藏》25:14）

（3）不得自作及教人歌舞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十四

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習戰陣鬥諍之事，或習刀杖[2]弓矢之事，或鬥雞、犬、豬、羊、象、馬、牛、駝諸獸，或鬥男女，或作眾聲、吹聲、鼓聲、歌聲、舞聲，緣幢倒絕，種種伎[3]戲，無不翫習。沙門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4]相男女吉凶好醜，及相畜生以求利養。沙門瞿曇無如是[5]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喚鬼神或復驅遣，種種厭禱，無數方道，恐熱於人，能聚能散，能苦能樂，又能為人安胎出衣，又能咒人使作驢馬，亦能使人聾

① 一本"得"作"聽"。
② 一本"杖"作"仗"。
③ 一本"伎"作"技"。
④ 一本"瞻"作"占"。
⑤ 一本"是"作"此"。

盲瘖啞，現諸技[①]術，叉手向日月，作諸苦行以求利養。沙門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為人咒病，或誦惡咒[②]，或誦善咒，或為醫方鍼炙[③]藥石療治衆病[④]。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咒水火，或為鬼咒，或誦剎利咒，或誦象[⑤]咒，或支節咒，或安宅符咒，或火燒鼠囓能為解咒，或誦知死生書，或誦夢書，或相手面，或誦天文書，或誦一切音書。沙門瞿曇無如此事。

（《大正藏》1:89，《中華藏》31:172）

《彌沙塞和醯五分律》（南朝宋佛陀什、竺道生等譯）卷三

佛在舍衛城。爾時吉羅邑有二比丘，一名頞髀，二名分那婆，藪行惡行污他家。作種種非威儀事：自結華鬘亦教人結，自著教人著。與女人同床坐，共槃食，飲酒噉肉，歌舞伎樂。作諸鳥獸種種之聲，亦作鳥獸鬥諍時像。蒱博嬉戲，倒行擲絕，彈指眴眼。向於女人角戾面目，吐舌張口。作如是等身口意惡，破於戒見威儀正命。時五百比丘威儀具足，從迦夷國來到此邑，至時持缽入村乞食。諸居士見咸作是言："此諸比丘從何處來？低頭默然，狀如孝子。不知與人交接言語。我此自有二賢比丘，多才多藝，善悅人心。何用此輩久留邑里？"并不與食，空缽而出。時舍利弗、目連，亦從迦夷來向此邑。頞髀等聞作是念："此二人來，必為我等作惡名聲，斷我供養。"便往語諸居士言："須臾當有二比丘來。

① 一本"技"作"伎"。
② 一本"咒"作"術"。
③ 一本"炙"作"灸"。
④ 一本"病"作"疾"。
⑤ 一本"象"作"鳥"。

一名目連，善知幻術，現種種變。二名舍利弗，善知咒法，巧言惑人。汝若同心，不為彼惑。我當住此，若不能者正爾便去。”諸居士言：“長老安住。我終不為彼之所惑。”二人既到，諸居士皆將大小迎逆問訊，頭面禮足卻坐一面。於是目連為現神變。……時諸居士竊相謂言：“目連善知幻術，此則然矣。”於是舍利弗為說妙法。……時諸居士亦復相語：“舍利弗善知咒法，亦復驗矣。”於是眾人都不信受，無有供養。爾時彼邑有二[1]優婆塞，一名富闌，二名優樓伽，信樂佛法，見諦得果，常好布施，供養沙門。聞舍利弗、目連從迦夷來，共出迎之，頭面禮足。為說妙法，示教利喜。聞法已，白舍利弗言：“此邑有二比丘，常作種種非威儀事。”廣說如上：“近有五百比丘威儀庠序，入村乞食，空鉢而出。唯願大德以此白佛。”於是二人為優婆塞更說妙法，示教利喜。已，還舍衛城，具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阿難：“汝往彼邑與二比丘作驅出羯磨。”阿難白佛：“彼惡比丘非沙門，自言沙門，常作不淨，心已敗壞。我若獨往，彼必肆惡隨意惱我。”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汝今便可將諸比丘隨意多少到彼集眾，然後乃舉頻鞞等罪，白四羯磨，驅出彼邑。”

（《大正藏》22:21-22，《中華藏》39:916-917）

《彌沙塞和醯五分律》（南朝宋佛陀什等譯）卷十四

爾時諸比丘尼自歌舞，諸居士譏呵言：“此比丘尼自歌舞如婬女人[2]。”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歌舞，波逸提。式叉摩

① 一本“二”作“一”。
② 一本無“人”字。

那沙彌尼突吉羅。"

（《大正藏》22:98，《中華藏》40:39）

《彌沙塞和醯五分律》（南朝宋佛陀什、竺道生等譯）卷二十六

諸比丘便自歌舞以供養塔，諸白衣譏呵言："白衣歌舞，沙門釋子亦復如是，與我何異？"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比丘不應自歌舞供養塔，聽使人為之，聽比丘自讚歎佛華香幡蓋供養於塔。"

（《大正藏》22:173，《中華藏》40:187-188）

《摩訶僧祇律》（東晉佛陀跋陀羅、法顯譯）卷七

佛在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群比丘於迦尸黑山聚落，作諸非威儀事：身非威儀，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身非威儀者，若走來走去，跳行跳躑，倒[①]行匍匐，扣盆[②]戲笑，遞相擔負。作如是比種種身戲。口非威儀者，作象[③]鳴、駝[④]鳴、牛鳴、羊鳴，長聲、短聲，或相喻耳。作如是比種種音聲[⑤]戲笑。身口非威儀者，令身斑駁半邊白，塗面令黑，染髮令白，拍鼓彈琴，擊節舞戲。時諸優婆塞來詣比丘，欲禮拜聽法，見如是事，心生[⑥]不喜，便作是言：阿闍梨[⑦]，沙門之法所為善[⑧]行，當令不信者信，信者增信。

① 一本無"倒"字。
② 一本"盆"作"瓮"。
③ 一本"象"作"鳥"。
④ 一本"駝"作"蛇"。
⑤ 一本"音聲"作"聲響"。
⑥ 一本無"生"字。
⑦ 一本"梨"作"黎"，下同。
⑧ 一本"善"作"所"。

而今所為悉皆非法，更令不信增長，信者心壞。六群比丘即瞋恚言："汝為我師，為我和尚[1]。此是逆理，我當教汝，汝反教我？"瞋恚增盛[2]。……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往黑山聚落，為六群比丘作驅出羯磨。"

（《大正藏》22:286-287，《中華藏》36:590-591）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卷五

爾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羈連有二比丘，一名阿濕[3]婆[4]，二名富那婆娑[5]，在羈連行惡行污他家。污他家[6]亦見亦聞，行惡行[7]亦見亦聞。彼作如是非法行：自種華樹教人種花樹，自溉灌教人溉灌，自摘花教人摘花，自作華鬘教人作華鬘，自以線[8]貫繫若[9]教人線貫繫，自持花教人持花，自持華鬘與人教人持華鬘與人。若彼村落中有婦女若童女，共同一床坐起，同一器飲食，言語戲笑。或自歌舞倡伎[10]，或他作已唱和。或俳說，或彈鼓簧、吹貝，作孔雀音，或作眾鳥鳴。或走或佯[11]跛行，或嘯或[12]自作弄身，或受雇戲笑。時有眾多比丘從迦尸國漸漸遊行至羈連止宿，晨朝

① 一本"尚"作"上"。
② 一本"盛"作"長"。
③ 一本"濕"作"隰"，下同。
④ "婆"，一本作"波"，一本作"卑"。
⑤ 一本無"婆"字。
⑥ "污他家"，一本作"行惡行"，一本無此三字。
⑦ 一本"行惡行"作"污他家"。
⑧ 一本"線"作"綖"，下同。
⑨ 一本"繫若"作"若繫"。
⑩ 一本"倡伎"作"唱妓"。
⑪ "佯"，一本作"揚"，一本作"楊"。
⑫ 一本無"或"字。

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法服齊整，行步庠序，低目[1]直前，不左右顧視，以次乞食。時諸居士見已自相謂言："此是何人，低目而行，不左右顧視，亦不言笑，亦不周接，亦不善言問訊。我等不應與其飲食。我等阿濕婆、富那婆娑二人亦不低目而行，左右顧視，與人周接，善言問訊，應與飲食供養。"時彼比丘在羈連乞食，困[2]乃得之。彼自念言："此住處惡。惡[3]比丘在此住。彼作如是惡[4]乃至受雇戲笑。"時諸比丘即從羈連往至舍衛城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慰問客比丘言："汝等住止安樂不？眾僧和合不？不以飲食為苦耶？"諸比丘白世尊："大德，住止安樂眾僧和合。我曹從迦尸國遊行至羈連。"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以無數方便遙呵責阿濕婆、富那婆娑二比丘："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

（《大正藏》22:596，《中華藏》40:290）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卷十二

爾時六群比丘遣信語六群比丘尼言："我等次當與比丘尼教誡說法。"時六群比丘尼即白比丘尼僧："六群比丘次當教授說法。"爾時六群比丘夜過已，明日清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僧伽藍中，更整衣服，攝持威儀，往詣王園，至比丘尼安居所，就座而坐。時諸比丘尼禮足已，各就座而坐。時六群比丘教誡比丘尼乃說餘事，不說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少欲知足、

① 一本"目"作"頭"，下同。
② 一本"困"作"因"。
③ 一本無"惡"字。
④ 一本"惡"下有"行"字。

出要進業、捨離趣善、不處憒鬧、十二因緣論，但說王者論、人民論、軍馬論、鬥諍[①]論、大臣論、騎乘論、婦女論、華鬘論、酒會論、婬女論、床臥論、衣服論、美飲食論、浴池娛樂論、作親里論、別異論、思惟俗事論、入海論——多入如是論中。或笑，或舞，或鼓唇彈鼓簧，或嘯，或鼓口作吹貝聲[②]，或作孔雀鳴，或作鶴鳴，或並走，或一腳跛行[③]，或干戰。時[④]六群比丘尼見如是事，極大歡喜言："六群比丘作[⑤]如是教授，最是其宜。"羅漢比丘尼以恭敬心故，默然無言。爾時大愛道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已[⑥]，在一面立。須臾白世尊言："六群比丘次當[⑦]教授比丘尼，乃說餘事，亦不與說戒論、定論，乃至不處憒鬧、十二因緣論，但為說王者論，乃至思惟俗事入海論，乃復戲笑或歌舞，乃至一腳跛行干戰。"爾時大愛道白世尊說此事已，頭面禮足而去。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言："汝等實[⑧]爾如是教誨比丘尼不？"時六群比丘報言："實爾，世尊。"世尊爾時呵責六群比丘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

（《大正藏》22:648，《中華藏》40:386-387）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卷二十三

① 一本無"諍"字。
② "聲"字一本無，一本作"音"。
③ 一本"行"下有"或時嘯"三字。
④ 一本無"時"字。
⑤ 一本"作"作"伴"。
⑥ 一本無"已"字。
⑦ 一本無"當"字。
⑧ 一本"實"作"審"。

惡行者，自種華樹教人種，自溉灌教人溉灌[1]，自採華教人採華[2]，自作華鬘教人作，自[3]以線貫教人貫，自持去教人持去，自持鬘去教人持去，自以線貫持去教人線貫持去。設彼村中若人若童子，共同一床坐起，同一器飲食，言語戲笑。自歌舞唱伎，或他作己唱和。或俳說，或彈、鼓簧、吹貝作孔雀鳴，或作眾鳥鳴。或走或佯[4]跛行，或嘯或自作弄身[5]，或受雇[6]戲笑。惡聲者，惡言流遍四方無不聞者。罪者，除八波羅夷法。覆餘罪者是。

（《大正藏》22:724，《中華藏》40:541）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卷四十四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時羈離那國有二舊住比丘，一名阿濕卑，二名富那婆娑，在羈離那[7]國行惡行污他家。行惡行亦見亦聞，污他家亦見亦聞。彼作如是惡行：自種華樹教他種，自溉教他溉，自摘華教他摘[8]，自作華鬘教他作[9]，自持種種華往教他持往白衣家。有男有女同一床坐，同一器食，同一器飲，歌舞戲笑。作眾伎樂，若他作者，即[10]復唱和共作。或吹脣，或彈鼓簧，或作吹貝聲，或作孔雀聲，或作鶴鳴。或走或佯[11]跛行，或嘯或作俳說[12]人，

① 一本無“灌”字。
② 一本無“華”字。
③ 一本“自”作“目”。
④ “佯”，一本作“陽”，一本作“揚”。
⑤ 一本“身”作“臭”。
⑥ 一本“雇”作“顧”。
⑦ 一本無“那”字。
⑧ 一本“摘”下有“華”字。
⑨ 一本“作”下有“鬘”字，一本有“華鬘”二字。
⑩ 一本無“即”字。
⑪ 一本“佯”作“揚”。
⑫ 一本“俳說”作“排”。

或受雇戲[1]笑。時眾多比丘從伽尸國人間遊行至羈離那國，清旦著衣持缽，入城乞食，行步進止，威儀庠序，視瞻安諦，屈申俯仰，執持衣缽，直視而前，諸根不亂，於羈離那國乞食。諸居士見已，作如是言："此復是何等人，諦視而不戲笑，不左右顧視，不相親近娛樂，亦不相慰問，我曹不應與此人食。不如我曹沙門阿濕卑富那婆娑亦不諦視，言語戲笑，左右顧視，共相娛樂，而相慰問。如是人我曹當與飯食。"時諸比丘在羈離那國乞食，限[2]得飽足。彼比丘作如是念："此中舊住比丘惡。惡比丘在中住，遠離善比丘。彼作如是惡行：種若干華樹，乃至受他雇使。"時諸比丘從羈離那國人間遊行還舍衛國，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卻坐一面。爾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曹住止和合安樂不？不以飲食為疲苦耶？"白佛言："眾僧住止和合安樂，我曹從伽尸國人間遊行至羈離那國。"具以因緣白世尊。世尊爾時以無數方便呵責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阿濕卑、富那婆娑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亦見亦聞，行惡行亦見亦聞。作眾惡行，種雜華樹乃至受他雇使[3]。"爾時世尊呵責阿濕卑、富那婆娑已，告諸比丘："聽僧為阿濕卑、富那婆娑作擯白四羯磨。"

（《大正藏》22:890，《中華藏》40:867）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四

佛在舍衛國。爾時黑山土地有二比丘，名馬宿、滿宿，在此處住，作惡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是比丘共女人一床坐，共

① 一本"戲"作"鼓"。
② 一本"限"作"艱"。
③ 一本"使"作"戲"。

一盤食，共器飲酒。中後食，共食宿，噉宿食，不受而食，不受殘食。彈[1]鼓簧，捻脣作音樂聲，齒作伎樂。彈銅盂[2]，彈多羅樹葉，作餘種種伎樂歌舞。著鬘[3]瓔珞，以香塗身。著香熏衣，以水相灑，自手採華，亦使人採。自貫華鬘，亦使人貫。頭上著華，自著耳環，亦使人著。自將他婦女去，若使人將去。若[4]令象[5]馬鬥、車鬥、步鬥、羊鬥、水牛鬥、狗鬥、雞鬥、男鬥、女鬥，亦自共鬥。手打腳踏，四向馳走，變易服飾，馳行跳躑。水中浮沒，斫截樹木。打臂拍髀，啼哭大喚。或嘯謬語、諸異國語，躑絕反行如婉轉魚，躑物空中還自接取。與女人共大船上載，令作伎樂。或騎象馬乘車輦輿，與多人眾吹貝導道。入園林中，作如是等種種惡不淨事。爾時阿難從迦尸國來，向舍衛城，到黑山邑[6]宿，晨朝時到著衣持缽，入城乞食。阿難持空缽入城，還空缽出。出城不遠，多人眾集，有少因緣。阿難到彼問眾人言："汝此土地豐樂，多諸人眾。今我乞食，持空缽入，還空缽出。無有沙門釋子在此多少作惡事耶？"爾時有賢者，名憂樓伽，在彼眾中，從坐起偏袒合掌語阿難言："大德知不，此有馬宿、滿宿比丘，作諸惡行如上廣說。大德阿難，是二比丘住此作惡，悉污諸家，皆見聞知。"……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呵責馬宿、滿宿比丘："云何名比丘，作惡行污他家，皆見聞知？"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阿難[7]："汝往黑山，與馬宿、滿宿比丘驅出羯磨。若更有如是比丘，

---

① 一本"彈"作"法"，一本"彈"上有"法"字。
② 一本"盂"作"杅"。
③ 一本"鬘"作"髮"。
④ 一本無"若"字。
⑤ 一本"象"下有"鬥"字。
⑥ 一本無"邑"字。
⑦ 一本"阿難"下有"言"字。

亦應如是驅出羯磨。”

（《大正藏》23:26，《中華藏》37:215-216）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三十一

佛在舍衛國。爾時黑[①]山國土有馬宿、滿宿二比丘，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行惡行亦見亦聞亦知。是比丘共女人一床坐，共一盤食，共器飲酒。中後食，共食宿，噉宿食，不受而食，不受殘食。法鼓[②]簧、捻脣作音樂聲，齒作伎樂。彈銅杅[③]，彈多羅樹葉，作餘種種伎樂歌舞。著鬘瓔珞，以香塗身，著香熏衣，以水相灑。自手採華，亦使人採。自貫華鬘，亦使人貫。自頭上著華，亦使人著。自著耳環，亦使人著。自將他婦女去，若使人將去。若令象鬥、馬鬥、車鬥、步鬥、羊鬥、水牛鬥、狗鬥、雞鬥、男鬥、女鬥，亦自共鬥。手打腳蹋，四向馳走，變易服飾，馳[④]行跳躑。水中浮沒，破截樹木。打臂拍髀，啼哭大喚。或嘯謬語、諸異國語，躑絕反行如魚婉[⑤]轉，擲物空中還自接取。與女人共大船上載，令作伎樂。乘象馬車輿，與多人眾吹貝，導道入園林中——作如是種種惡不淨事。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馬宿、滿宿比丘作驅出羯磨。若更有如是比丘，亦應與作驅出羯磨。”

（《大正藏》23:223，《中華藏》37:640）

---

① 一本“黑”作“默”。
② 一本“鼓”上有“彈”字。
③ 一本“杅”作“盂”。
④ 一本“馳”作“驅”。
⑤ 一本“婉”作“宛”。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三十七

有六群比丘往觀伎樂歌舞，諸居士訶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往觀聽伎樂歌舞，如王如大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知，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自往觀聽伎樂歌舞？"如是呵已，語諸比丘："從今比丘不應往觀聽伎樂歌舞，往觀者突吉羅。"又六群比丘自歌[①]，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歌[②]如白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從今不應歌，歌者突吉羅。歌有五過失：自心貪著，令他貪[③]著，獨處多起覺觀，常為貪欲覆心。"諸居士聞作是言："諸沙門釋子亦歌，如我等無異。復有五過失：自心貪著，令他起貪著，獨處多起覺觀，常為貪欲覆心。"諸年少比丘聞亦隨學，隨學已常起貪欲心，便反戒。有比丘名跋提，於唄中第一。是比丘聲好，白佛言："世尊，願聽我作聲唄？"佛言："聽汝作聲唄，唄[④]有五利益：身體不疲，不忘[⑤]所憶，心不疲勞，聲音不壞，語言易解。復有五利：身不疲極，不忘所憶，心不懈倦，聲音不壞，諸天聞唄聲心則歡喜。"

（《大正藏》23:269，《中華藏》37:732-733）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四十

① 一本"自歌"作"自作妓樂歌舞"。
② 一本"歌"下有"舞"字。
③ 一本"貪"作"起"。
④ 一本無"唄"字。
⑤ 一本"忘"作"忠"。

佛在舍衛國，爾時黑山土地有比丘名馬宿、滿宿，在此處住，污他家。皆見皆聞[①]皆知。是比丘共女人一床坐，共一盤食，共器飲酒，中後食，共食宿，噉殘宿食。不受而食，不受殘食法食。彈琴鼓簧，捻唇作音樂聲，齰齒作伎樂。彈銅杅[②]，彈多羅樹葉，作餘種種伎樂歌舞。著鬘瓔珞，以香塗身，著香熏衣[③]……拍手蹈節，四向馳走，變異服飾，馳行跳躑。水中浮沒，斫截樹木。振臂拍髀，啼哭大喚。作嘯謬語、諸異國語。躑[④]絕返行，如魚婉[⑤]轉。擲物空中，還自接取。與女人共船上載，令作伎樂。或騎象馬，乘車輿輦，與多人衆吹唄，導道入園林中。作如是等種種惡不淨事。……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馬宿、滿宿："云何名比丘，共女人一床坐，乃至謬語？"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得共女人一床坐，共坐者突吉羅。……不得彈琴鼓簧，不得[⑥]齰齒作節，不得吹物作節，不得彈銅杅作節，不得擊多羅樹葉作節，不得歌，不得拍節，不得舞。犯者皆突吉羅。……不得振臂，不得蹈節，不得空中擲物，不得莊面[⑦]，不得走，不得跳，犯者皆突吉羅。不得斬伐草木，犯者波逸[⑧]提。不得作佷[⑨]行，犯者突吉羅。不得哭，不得大喚，不得嘯，犯者皆突吉羅。不得倒立，不得擲絕，不得如魚婉[⑩]轉，犯者皆突吉羅。不得弄鈴，犯者

① 一本無"皆聞"二字。
② 一本"杅"作"盂"。
③ 一本"著香熏衣"作"著熏香衣"。
④ 一本"躑"作"擲"。
⑤ 一本"婉"作"腹"。
⑥ 一本"得"下有"嘯不得"三字。
⑦ 一本"莊面"作"裝而"。
⑧ 一本"逸"作"夜"。
⑨ 一本"佷"作"帳"。
⑩ 一本"婉"作"宛"。

隨得罪。不得共女人船上歌作樂，犯者皆突吉羅，不得乘象馬車，不得乘人[①]，不得作鹵[②]薄入園觀中，犯者皆突吉羅。不得祠火，不得謬語，犯者隨得罪[③]。”

（《大正藏》23:290，《中華藏》37:775-776）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南朝宋僧伽跋摩譯）卷六

云何歌舞倡伎？比丘不得自作，亦不得教人作。

（《大正藏》23:600，《中華藏》42:263）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唐義淨譯）卷二十

自舞教他舞學處第一百七十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行乞食入他家。長者妻言：“聖者，教我作舞。”尼即教他，復告彼曰：“汝等家中若嫁娶時，生男誕女有歡會時，如是應舞。”人皆譏謙。此禿沙門女徒自剃頭，情懷欲染，皆詣尼處，說其所作。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教他作舞及自作舞？”答言：“實爾。”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自作舞教他作舞者，波逸底迦。”尼謂吐羅難陀等：“自作舞者，謂自舞；教他舞者，謂教他作。”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唱歌學處第一百七十三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詣婆羅門長者家，諸婦人言：“聖者教我唱歌。”尼便教唱。俗旅見譏，如前所說。尼白苾芻，苾芻白

① 一本無“不得乘人”四字。
② 一本“鹵”作“虜”。
③ 一本下有“不得乘人犯者突吉羅”九字。

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教他唱歌？"答言："實爾。"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唱歌者，波逸底迦。"尼謂吐羅難陀等："唱歌者，謂唱歌詞、音韻。"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作樂學處第一百七十四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詣豪富家，與其女人歡娛相愛[1]。諸婦人言："聖者教我音樂。"尼便教作。俗旅見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教他作樂？"答言："實爾。"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作樂者，波逸底迦。"尼謂吐羅難陀等："作樂者，謂作音聲絃管。"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大正藏》23:1015，《中華藏》38:95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唐義淨譯）卷四

於此城中有二朋黨，一是興易人，二是婆羅門。其興易人於歌舞事勝婆羅門，其婆羅門於鬥戰事勝興易者。後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謂曰："彼興易人歌舞勝我，我以鬥戰常勝彼朋。作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有議曰："此成好事，令[2]我於誰學其歌舞？"復有議曰："聖者六眾善閑音樂，至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就親受其業。然彼多貪性，愛[3]財貨，有所須者，我等供給[4]。"作此議已，即便共往六

① 《大藏經》本"愛"作"受"。
② 一本"令"作"今"。
③ 一本"愛"作"受"。
④ 一本"供給"作"供養"。

眾之處，敬禮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我歌舞。"六眾報曰："若有餅果之直相供給者，我當教汝。"彼聞其告，常奉餅直，遂教歌舞。既善學已，於聚會時便以戰法勝興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勝。彼便告曰："昔來我等歌舞勝君，君於我等鬥戰為勝，如何今日兩事俱強，此有何故？"答曰："我於歌舞用功習學。"問曰："誰復相教？答曰："聖者六眾慈悲教我。"諸婆羅門聞是說已，共生嫌賤：沙門釋子作掉舉法，歌舞戲具教諸俗人。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因作歌舞有如是過，苾芻不應習學歌舞，作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舞事。時婆羅門忘其歌舞，詣六眾處求重溫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婆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除。"六眾報曰："我為屏除。"即便詣彼，攝除所有歌舞之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不如彼朋，諸婆羅門咸生譏毀："沙門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攝除他人歌舞之具，若攝除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復詣六眾報言："教我戲樂。"六眾不許，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現身，我當得勝。"六眾即去，既往現身，彼興易人見便羞恥，不能作樂，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來現其身。"佛言："苾芻，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其身，若苾芻身作歌舞及以諷詠，或復教人，或自收攝，或復現身，皆越法罪。"

（《大正藏》24:221，《中華藏》39:30）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勝友集，唐義淨譯）卷十二

著不壞色衣學處第五十八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祇利跋宴山大節會日，遠近城邑士女咸萃，歌管音樂並皆雲集。是時樂者作如是議："我之管曲，人

皆見聞，未是殊妙，宜須改異，更作新奇。”時有樂人取六眾苾芻形像變入管絃，既是新異，人皆競集，自餘鼓樂無往看者，遂多得珍財。時六眾苾芻聞斯事已，自相告曰：“無識倡優，摸我形狀，將為舞樂，尚獲多財，豈若自為而不得物？既足衣鉢，無假乞求。”遂於大會眾聚之時，著俗衣裳，自為歌樂。諸有看人咸集於此，自外管絃並皆息唱。是時樂人自相告曰：“前為形狀多獲珍財，今彼自為我無所得。可將珍貨密贈六人，彼見哀憐，必隨我欲。”時六眾苾芻既受貨已，住彼作樂。苾芻不應習學歌舞及往觀聽。此由染衣事不寂靜[1]煩惱。制斯學處。

（《大正藏》24:593，《中華藏》42:148）

（4）不得作諸雜樂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唐義淨譯）卷四十

佛在廣嚴城。乃至六眾苾芻入城乞食，路次栗姑毘園，便入園中見諸戲具，即取鼓樂如法擊奏，猶如淨飯王所奏音樂，及未生怨戰鼓之響。時城內人聞斯聲已，皆大驚怖，作如是語：“定是未生怨王來襲我國。”即嚴兵革，出大城門，共相拒敵。是時六眾便棄鼓樂，俱出園外。諸人見六眾來，問言：“聖者，未生怨王所有兵眾今[2]在何處？”六眾曰：“彼未生怨[3]何因至此？”問曰：“若不來者，彼之戰鼓因何響振？”六眾答曰：“此是我等聊為戲笑，非是王軍”。餘人報曰：“仁可急去，勿住此中。栗姑毘來必是相辱。”即還入寺。諸苾芻問：“何故空鉢而歸？”具以事答。少欲

---

① 一本“染衣事不寂靜”作“鼓樂事掉舉”。
② 一本“今”作“令”。
③ 一本無“怨”字。

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共作如是不端嚴事？"乃至白佛，廣說如前。佛言我觀十利，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寶及寶類，若自捉教人捉者，波逸底迦。"

（《大正藏》23:846，《中華藏》38:64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唐義淨譯）卷四十

寶謂七寶。寶類者，謂諸兵器弓刀之屬，及音[1]樂具鼓笛之流。自捉使人及以結罪，廣如上說。……若苾芻自手使人捉諸寶物，已磨治者，皆得墮罪。未磨治者，但得惡作。乃至捉假琉璃亦惡作罪。若捉嚴身瓔珞之具，皆得墮罪。乃至麥莛[2]結為鬘者，捉亦惡作。若捉琵琶等諸雜樂具有絃柱者，便得墮罪；無絃惡作。乃至竹筒[3]作一絃琴，執亦惡作。若諸蠡貝是堪吹者，捉得墮罪；不堪吹者，惡作。諸鼓樂具，堪與不堪，得罪重輕亦同此說。

（《大正藏》23:846，《中華藏》38:650）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唐義淨譯）卷四十一

若苾芻為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形狀，所謂諸雜色類，如燒杌樹；或復作諸鬼神等像，云來食汝斷汝命根。隨彼苾芻怖與不怖，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諸聲，所謂師子、虎豹及諸鬼神等聲，云：來食汝。餘並同前。……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愛之色，所謂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天神等像，云此來害汝。隨彼苾芻怖與不怖，得惡作罪。

① 一本"音"作"者"。
② 一本"莛"作"逆"。
③ 一本"筒"作"第"。

若作可愛聲，所謂琵琶、筚笛、天龍等聲，云此諸聲欲來害汝。……隨彼苾芻怖與不怖，皆得惡作罪。

（《大正藏》23:850-851，《中華藏》38:658-659）

（5）不得觀聽歌舞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十三

捨離妄語，至誠無欺，不誑他人，是為不妄語。捨離兩舌，若聞此語不傳至彼，若聞彼語不傳至此。有離別者，善為和合，使相親敬。凡所言說，和順知時，是為不兩舌。捨離惡口，所言粗獷，喜惱他人，令生忿結，捨如是言。言則柔濡[1]，不生怨害，多所饒益。眾人敬愛，樂聞其言，是為不惡口。捨離綺語，所言知時，誠實如法，依律滅諍。有緣而言，言不虛發，是為捨離綺語。捨于飲酒，離放逸處。不著香華瓔珞，歌舞倡伎不往觀聽。

（《大正藏》1:83，《中華藏》31:159-160）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卷十四

沙門瞿曇捨滅妄語，所言至誠，所說真實，不誑世人。沙門瞿曇捨滅兩舌，不以此言壞亂於彼，不以彼言壞亂於此，有諍訟者能令和合，已和合者增其歡喜，有所言說不離和合，誠實入心，所言知時。沙門瞿曇捨滅惡口，若有麤言傷損於人，增彼結恨，長怨憎者，如此麤言盡皆不為。常以善言悅可人心，眾所愛樂，聽無厭足，但說此言。沙門瞿曇捨滅綺語；知時之語、實語、利語、法語、律語、止非之語，但說是言。沙門瞿曇捨離飲酒，不

[1] “濡”，一本作“軟”。

著香華，不觀歌舞。

（《大正藏》1:88-89，《中華藏》31:171）

《佛說梵網六十二見經》（三國吳支謙譯）

佛言："……不罵詈，亦不惡口，所說令眾人歡喜。但說善，不欺言，知時至誠，有義行法，所言柔軟。不坐高綺好床，亦不著香花，不聽歌舞，不飲酒，亦不著金銀珍寶。常以法食，食不失其時。不受男女奴婢。不絕生穀，亦不受雞羊豬。"

（《大正藏》1:264-265，《中華藏》33:598）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二

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群黨。彼於兩舌，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麤言，斷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麤言，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淨除其心。……阿難，難提波羅陶師，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彼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

（《大正藏》1:499，《中華藏》31:440-441）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二

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群黨。彼於兩舌，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麤言，斷粗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麤言，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得[①]宜，善教善呵。彼於綺語，淨除其心。……大王，難提波羅陶師，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彼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

（《大正藏》1:501，《中華藏》31:443-444）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九

諸賢，我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我於妄言，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說群黨。我於兩舌，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麤言，斷麤

① 一本"時得"作"得時"。

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衆所不喜，衆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我於麤言，淨除其心。諸賢，我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得宜，善教善訶。我於綺語，淨除其心。……諸賢，我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我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

（《大正藏》1:552-553，《中華藏》31:535）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三十六

彼於妄言，淨除其心。彼離兩舌，斷於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說群黨事。彼於兩舌，淨除其心。彼離麤言，斷於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衆所不喜，衆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言，清和柔[1]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隱。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麤言，淨除其心。彼離綺語，斷於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隨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淨除其心。……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彼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彼於歌舞倡妓及[2]往觀聽，淨除其心。

（《大正藏》1:657，《中華藏》31:732）

---

① 一本“柔”作“氣”。
② 一本無“及”字。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五十五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為人所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我亦盡形壽，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為人所信，不欺世間。我於妄言，淨除其心。……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①]及往觀聽，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我於此日此夜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我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我以此枝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大正藏》1:770-771，《中華藏》31:942）

《彌沙塞和醯五分律》（南朝宋佛陀什、竺道生等譯）卷十四

爾時諸比丘尼往觀歌舞作伎，生染著心，不復樂道，遂有反俗作外道者。諸[②]白衣見，譏呵言："此等觀歌舞作伎如婬女人[③]，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觀歌舞作伎[④]，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彌尼突吉羅。"

① 一本"伎"作"妓"，下同。
② 一本無"諸"字。
③ 一本無"人"字。
④ 一本"伎"作"妓"。

（《大正藏》22:97，《中華藏》40:39）

《彌沙塞羯磨本》（唐愛同錄）

第三受八戒法：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一日一夜隨長短稱），為淨行優婆塞（三說）。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隨長短稱），為淨行優婆塞（三說）。如諸佛盡形壽不殺生，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能持不？（答言能持）如是不偷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離花香瓔珞香油塗身，離高廣勝床上座，離作倡伎樂故往觀聽、非時食。

（《大正藏》22:216，《中華藏》41:543）

《摩訶僧祇律》（東晉佛陀跋陀羅、法顯譯）卷三十九

佛住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尼先到作伎樂處，占[①]顧坐處伎兒戲時高聲大笑。眾人效笑。人笑時，便復默然，似如坐禪人。笑適止，還復拍手大笑。於是眾人捨伎兒[②]而觀比丘尼。時伎兒不得雇[③]直，瞋恚嫌責："坐是沙門尼，令我失雇直。"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觀伎樂？從今已後，不聽觀伎樂。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觀伎樂行，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伎樂者，舞伎、歌伎、鐃盤、打鼓，如是一切，下至四人共戲，觀看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不得觀伎樂。若比丘尼乞食值王、王夫人，若天像出有伎樂者，遇見無罪。若下處就高，作意闚望逐看，波夜提。若檀越欲供養佛，作眾伎樂，

① 一本"占"作"瞻"。
② 一本"兒"作"樂"。
③ 一本"雇"作"顧"，下同。

研香結鬘，語比丘尼言‘阿梨耶佐我安施供養具’，爾時得助作。若於彼間聞樂，有欲著心者，當捨去。若比丘觀伎樂者，越毘尼罪。是故世尊說。”

（《大正藏》22:540，《中華藏》37:142）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卷十四

爾[1]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爾時羅閱城中人民節會，作眾伎[2]樂。時難陀、跋難陀二釋子到彼看伎[3]。難陀、跋難陀釋子顏貌端正，眾人皆共觀看。時有一人語眾人言：“汝等空看視沙門釋子，何不供給飲食供養，然後瞻看。”時眾人即與飲食。時難陀、跋難陀二釋子食訖，故看伎，向暮還至耆闍崛山。諸比丘見即問言：“汝等何故逼暮行？”時難陀、跋難陀以此因緣具向諸比丘說。於時日暮，迦留陀夷著衣持缽入羅閱城乞食。天陰闇，至一懷妊[4]婦女家乞食[5]。此婦女持食出門，值天雷電，暫見其面。時婦女怖稱言：“鬼，鬼。”即墮娠[6]。迦留陀夷語言：“大妹[7]，我非鬼。我是沙門釋子。”婦女恚言：“沙門釋子寧自破腹，不應夜乞食。”時迦留陀夷聞此語已，還至僧伽藍中，以此因緣向諸比丘說。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慚愧者，嫌責難陀、跋難陀釋子及迦留陀夷：“云何難陀、跋難陀、迦留陀夷非時乞食並觀伎樂耶？”時諸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① 一本“爾”上有“非時食戒”四字。
② 一本“伎”作“妓”。
③ 一本“伎”下有“樂”字，下同。
④ 一本“妊”作“任”。
⑤ 一本無“食”字。
⑥ 一本“娠”作“身”。
⑦ 一本“妹”作“姊”。

世尊以此因緣集[①]比丘僧無數方便，呵責難陀、跋難陀釋子及迦留陀夷："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

（《大正藏》22:662，《中華藏》40:414）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五十三

不飲酒，離放逸處；不著華香、瓔珞；不歌舞倡[②]伎，亦不往觀聽。……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作種種鬥戲，或弓鬥，或刀[③]鬥，或杖鬥，或雞鬥[④]，或狗鬥[⑤]，或鬥豬，或鬥羖羊，或鬥羝羊[⑥]，或鬥鹿，或鬥象，或[⑦]鬥馬，或鬥駝，或鬥牛，或犎[⑧]牛鬥，或水牛鬥，或鬥女人，或鬥男子[⑨]，或鬥童男、童女。斷除如是一切嬉戲鬥事。如餘沙門、婆羅門[⑩]食他信施，行妨道法，邪命自活，瞻相[⑪]男女好惡相、種種畜生以求利養。斷除[⑫]如是種種妨道法。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妨道法，邪命自活，召喚鬼神，或復驅遣種種厭禱。除斷如是妨道法。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妨道法，邪[⑬]命自活，或為人咒病，或誦惡術，或誦好咒，

① 一本"集"下有"諸"字。
② 一本"倡"作"唱"。
③ 一本"刀"作"力"。
④ 一本"雞鬥"作"鬥雞"。
⑤ 一本"狗鬥"作"鬥狗"。
⑥ 一本"鬥羝羊"作"羝羊鬥"。
⑦ 一本無"或"字。
⑧ 一本"犎"作"蜂"。
⑨ 一本"子"作"人"。
⑩ 一本無"門"字。
⑪ 一本無"相"字。
⑫ "斷除"，一本作"除斷"，一本無"斷"字。
⑬ 一本"邪"作"耶"。

或治背病若為出汗，或行針治病，或治鼻，或治下部病。除斷如是邪命妨道法。

（《大正藏》22:962-963，《中華藏》41:35）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二十一

為沙彌說出家十戒，凡是沙彌，當盡壽護持。何等十？盡壽離殺生，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殺生，若能當言爾。……盡壽離妄語，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妄語，若能當言爾。……盡壽離作伎歌舞不往觀聽種種[①]樂器，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作伎歌舞不往觀聽種種莊嚴，若能當言爾。

（《大正藏》23:150，《中華藏》37:486）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羅什譯）卷四十七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故往觀聽歌舞伎樂[②]，看莊嚴伎兒[③]。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故往觀聽歌舞伎樂莊嚴伎兒，如王夫人，如[④]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故往觀聽歌舞伎樂莊嚴伎兒？"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故往觀聽歌舞伎樂莊嚴伎兒，波夜提。

---

① 一本"種種"下有"莊嚴"二字。
② 一本"伎樂"作"妓樂"，下同。
③ 一本"伎兒"作"妓兒"，下同。
④ 一本無"如"字。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故往觀聽歌舞伎樂莊嚴伎兒，得見者，波逸提；不得見者，突吉羅。”

（《大正藏》23:342，《中華藏》37:880）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南朝宋僧璩撰）

我某甲，已受三歸竟，從無始生死已來至于今日，身業不善殺、盜、婬，口業不善妄言、綺語、惡口、兩舌，意業不善貪欲、恚瞋、愚癡、邪見。如此眾罪，今向十方諸佛、諸尊菩薩、得道賢聖、現在師僧前，求哀懺悔。我某甲已懺悔竟，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是名清淨住。從今至明旦習學諸佛，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不坐臥高廣大床，不著香華、纓珞、香油塗身，不作唱技[1]樂故往觀聽，過中不食。

（《大正藏》23:496，《中華藏》41:617）

《大比丘三千威儀》（東漢安世高譯）卷上

復有五事：……五者不得歌詠作唱[2]伎。若有[3]音樂，不得觀聽。

（《大正藏》24:916，《中華藏》42:798）

《梵網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下

① “技”，一本作“妓”，一本作“伎”。
② 一本“唱”作“倡”。
③ 一本無“有”字。

若佛子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等鬥、軍陣兵將[①]劫賊等鬥，亦不得聽吹貝、鼓角、琴瑟、箏笛、箜篌、歌叫、伎[②]樂之聲，不得[③]摴蒱、圍棋、波羅賽[④]戲[⑤]、彈棋、六博、拍毬、擲石、投壺[⑥]，八道行城[⑦]、爪[⑧]鏡、蓍[⑨]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不得[⑩]作盜賊使命。一一不得作。若故作者，犯輕垢罪。……復作是願：寧以百千鐵錐遍[⑪]劖[⑫]刺耳根，經一劫二劫，終不以破戒之心聽好音聲。

（《大正藏》24:1007-1008，《中華藏》24:784）

《菩薩受齋經》（西晉聶道真譯）

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花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舞捶鼓，伎[⑬]樂莊飾。……

（《大正藏》24:1116，《中華藏》25:86）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唐法藏撰）卷六

此中有五種戒：一觀鬥戒，二聽樂戒，三博戲戒，四妓術[⑭]戒，

① 一本"將"作"鬥"。
② 一本"伎"作"技"。
③ 一本"得"作"聽"。
④ 一本"賽"作"塞"。
⑤ 一本"戲"作"戰"。
⑥ 一本"壺"下有"牽道"二字。
⑦ 一本"城"作"成"。
⑧ 一本"爪"作"瓜"。
⑨ 一本"蓍"作"芝"。
⑩ 一本無"得"字。
⑪ 一本無"遍"字。
⑫ 一本"劖"作"身攙"。
⑬ 一本"伎"作"妓"。
⑭ 一本"妓術"作"妖術"。

五賊使戒。然此五戒各具四緣犯：一有所對用，二有心趣向，三造趣方便，四事成結犯。……若以音樂供養三寶，理宜不犯。……二、亦不得下明聽音樂戒。於中略明十種，前九別辨九種音樂聲，後一通結伎樂，並可知。三、不得下博戲戒。於中有九種戲：第三波羅塞戲者，是西國兵戲法，謂二人各執二十餘小玉，乘象或馬，於局道所爭得要路以為勝也。四彈棋者，謂以指彈棋子，得遠為勝。五言六博者，有二種釋，一云即雙六是也，一云別數六種博戲，前釋為定。

（《大正藏》40:649）

（6）不得誦習種種咒術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卷二十七

爾時婆伽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六群比丘尼，誦種種雜咒術，或支節咒，或刹利咒、鬼咒、吉凶咒，或習轉鹿輪卜，或習解知音聲。時諸比丘尼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慚愧者，呵責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習誦如是種種支節咒乃至解諸音聲咒[①]？"呵責已，往白諸比丘。諸比丘往白佛。佛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尼："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誦習種種咒術乃至解知音聲耶？"呵責已，告諸比丘："此比丘尼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尼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尼誦習世俗咒術者，波逸提。比丘尼義如上。世俗咒術者，

① 一本無"咒"字。

支節乃至解知音聲也。比[1]丘尼誦習世俗咒術乃至音聲，若口受，若執文誦，說而了了，波逸提；不了了，突吉羅。比丘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者，若誦治腹內虫病咒，若誦治宿食不消咒，若學書，若誦世俗降伏外道咒，若誦治毒咒以護身，故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大正藏》22:754，《中華藏》40:598-599）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卷三十

爾時婆伽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六群比丘尼，學習咒術以自活命。咒術者，或支節咒、刹利咒，或起尸鬼咒，或學知死相知轉禽獸論[2]、卜知眾鳥音聲。諸比丘尼聞，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慚愧者，嫌責六群[3]比丘尼言：“汝等云何乃學習如是諸咒[4]術，乃至知眾鳥音聲？”即白諸比丘，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尼言：“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云何比丘尼學如是諸伎術，乃至知眾鳥音聲？”以無數方便呵責已，告諸比丘：“此比丘尼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尼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尼學世俗技術以自活命，波逸提。”

（《大正藏》22:774-775，《中華藏》40:638）

① “比”上一本有“彼”字，一本有“波”字。
② 一本“論”作“輪”。
③ 一本“六群”作“諸”。
④ 一本“咒”作“伎”。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羅什譯）卷四十六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迦羅比丘尼，先是外道，棄捨經律阿毘曇，誦讀[1]種種咒術。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棄捨經律阿毘曇，誦讀種種咒術？"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比丘尼，棄捨經律阿毘曇，讀誦種種咒術？"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讀誦種種咒術，波逸提。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讀誦種種咒術，若是偈說，偈偈波逸提；若是章說，章章波逸提；若別句說，句句波逸提。不犯者，若讀誦治齒咒、腹痛咒、治毒咒，若為守護，安隱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羅比丘尼，先是外道，棄捨經律阿毘曇，教白衣兒讀誦種種咒術。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棄捨經律阿毘曇，教白衣讀誦種種術[2]？"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棄捨經律阿毘曇，教白衣讀誦種種咒術？"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教白衣讀誦種種咒術，波夜提。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教白衣讀誦種種咒術，若是偈說，偈偈波夜提；

① 一本"誦讀"作"讀誦"。
② 此處"種種"應為"種種咒術"。

若是章[1]說，章章波夜提；若別句說，句句波夜提。不犯者，教讀誦治齒咒腹痛咒治毒咒，若為守護，安隱故不犯。”

（《大正藏》23:337，《中華藏》37:869）

（7）關于口業清净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三

云何口故作四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一曰妄言。彼或在眾，或在眷屬，或在王家，若呼彼問汝，知便說。彼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為己為他，或為財物知已妄言。二曰兩舌。欲離別他，聞此語彼，欲破壞此，聞彼語此，欲破壞彼，合者欲離，離者復離，而作群黨，樂於群黨，稱說群黨。三曰麤言。彼若有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說如是言。四曰綺語。彼非時說，不真實說，無義說，非法說，不止息說，又復稱歎不止息事，違背於時而不善教，亦不善訶。是謂口故作四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大正藏》1:437，《中華藏》31:328）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七

云何知不善？謂身惡行不善，口意惡行不善，是謂知不善。……云何知善？謂身妙行善，口意妙行善，是謂知善。

（《大正藏》1:461，《中華藏》31:374）

① 一本“章”作“經”。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五

我等應共更增行善，云何當共更增行善？我等已離殺[1]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婬斷邪婬，離妄言斷妄言，離兩舌斷兩舌，離麤言斷麤言，然故行綺語，我等寧可離綺語斷綺語。我等應共行是善法。彼便共行如是善法。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

（《大正藏》1:524，《中華藏》31:483）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四

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有身惡行，亦有身惡行報；有口意惡行，亦有口意惡行報。所以者何？我見彼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

（《大正藏》1:707，《中華藏》31:823）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七

多聞聖弟子捨身不善業，修身善業；捨口意不善業，修口意善業。……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因此緣此身壞命終，趣至善處生天中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身惡行口意惡行受樂報者，終無是處。

（《大正藏》1:721-724，《中華藏》31:849-854）

① 一本“煞”作“殺”，下同。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九

若見邪語是邪語者，是謂正語。若見正語是正語者，亦謂正語。云何邪語？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是謂邪語。云何正語？離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是謂正語。

（《大正藏》1:736，《中華藏》31:875-876）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五十一

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

（《大正藏》1:746，《中華藏》31:893）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三十七

不惡口，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常聞妙音。

（《大正藏》2:274，《中華藏》33:92）

《普曜經》（西晉竺法護譯）卷八

若有法師班[①]宣是法，設有讚歎[②]善哉者，當得八清淨行。何謂為八？一曰言行相應，無所違失；二曰口言至誠，而無[③]虛妄；三曰在於眾會，真諦無欺；四曰所言人信，不捨遠之；五曰所言柔軟，初無麤獷；六曰其聲悲和，猶如哀鸞；七曰身心隨時[④]，音聲如梵，會中人聞，莫不咨[⑤]受；八曰音響如佛，可眾生心。是為八。

① 一本"班"作"頒"。
② 一本"歎"下有"言"字。
③ 一本"無"作"不"。
④ 一本"時"作"身"。
⑤ 一本"咨"作"諮"。

（《大正藏》3:537，《中華藏》15:472）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四十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口。何等為十？所謂柔軟口，安樂一切眾生[1]故；甘露口，清涼一切眾生故；不虛口，說真實故；如實轉口，乃至夢中無虛言故；尊重口，一切釋梵四天王等恭敬尊重故；甚深口，顯現真實法故；堅固口，說無量法不可盡故；正直口，一切音聲具足辯故；莊嚴口，隨時隨業報普示現故；一切智口，隨其所應度眾生故。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口。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口，則得一切諸佛無上清淨妙口。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清淨業，莊嚴菩薩口業。何等為十？所謂樂聞如來清淨音聲淨菩薩口業、樂聞菩薩清淨音聲淨菩薩口業、不說一切眾生不樂聞語淨菩薩口業、於過去世離口四過淨菩薩口業、歡喜讚歎如來淨菩薩口業、於如來塔廟高聲讚佛如實功德淨菩薩口業、一向普施眾生正法淨菩薩口業、音樂歌頌[2]讚歎如來淨菩薩口業、於諸佛所不惜身命聽受正法淨菩薩口業、一向不捨菩薩法師聽受正法奉給供養淨菩薩口業。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淨業淨菩薩口業，出生菩薩清淨口業。

（《大正藏》9:652）

《佛說摩訶衍寶嚴經》（晉失名譯）

復次迦葉，當得十種口清淨，云何為十？一者善音，二者軟音，三者樂音，四者愛音，五者柔和音，六者無礙音，七者敬音，

① 一本“眾生”上有“諸”字。
② 一本“頌”作“誦”。

八者受[1]音，九者天所受音，十者佛所受音：是謂十種口清淨也。

（《大正藏》12:200，《中華藏》9:1001）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宋施護譯）卷五

復有十種口業清淨。何等為十？一者言音美好，二者所言慈善，三者言說殊妙，四者言發愛語，五者其言柔軟，六者所言誠諦，七者先言問訊，八者言堪聽受，九者天人愛樂，十者如佛說言。如是十種口業清淨。……

言音得美妙，出語而慈善。所說自殊常，發語人愛樂。

復有柔軟聲，所言而誠諦。方便能問訊，堪令人聽受。

天龍眾亦欽，清響如佛語。如是口十種，口業得清淨。

（《大正藏》12:216，《中華藏》63:959）

《大方等大集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五

爾時寶女即白佛言："世尊，云何實語，云何為實？云何法語，云何為法[2]？"佛言："……寶女，如是實者，有三十二淨，何等三十二？一者慚語，二者功德語，三者愧語，四者柔軟語，五者不虛語，六者無譏呵語，七者不貪[3]著語，八者不畏語，九者閉諸惡道語，十者開諸善道語，十一者聖行語，十二者慧行語，十三者內淨語，十四者外淨語，十五者樂受語，十六者樂聽語，十七者不澀[4]語，十八者微妙語，十九者分[5]別語，二十者妙音語，二

---

① 一本"受"作"愛"。
② 一本"法"下有"云何義語，云何為義？云何毘尼語，云何毘尼義"十八字。
③ 一本無"貪"字。
④ 一本"澀"作"忽"。
⑤ 一本"分"上有"自"字。

十一者純善語，二十二者不誑語，二十三者不熱[①]語，二十四者歡喜語，二十五者自勸喻語，二十六者勸喻他語，二十七者不失語，二十八者安隱語，二十九者福田語，三十者如佛語，三十一者實圍遶語，三十二者淨口語。”

（《大正藏》13;29，《中華藏》10:52）

《大方等大集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八

觀一切法皆平等，一味一乘一道源。

能知如是真實義，了了能觀於法界。

無有音聲能觀聲，無有心意能觀心。

無有文字觀文字，是能真實知法界。

一切法義不可說，聲及文字亦復然。……

云何菩薩口業隨智？所謂遠離六十四種惡口之業：麤語、濁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諂語、調語[②]、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獄語、虛語、慢語、輕語、不愛語、說罪咎語、失語、別離語、利惡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語、繫語閉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歎語、說他過語、謗三實語，是名六十四。

（《大正藏》13:50-51，《中華藏》10:90-91）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一卷》（宋僧璩依律撰）

① 一本“熱”作“執”。
② 一本無“調語”。

我某甲，已受三歸竟。從無始生死已來至于今日，身業不善殺、盜、婬，口業不善妄言、綺語、惡口、兩舌，意業不善貪欲、恚瞋、愚癡、邪見。如此眾罪，今向十方諸佛、諸尊菩薩、得道賢聖現在師僧前，求哀懺悔。我某甲已懺悔竟，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是名清淨住。從今至明旦習學諸佛，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不坐臥高廣大床，不著香華瓔珞，香油塗身，不作唱技[1]樂故往觀聽，過中不食。

（《大正藏》23:496，《中華藏》41:617）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前後秦失名譯）卷八

菩薩修行時，於口四業多修二業：一不惡口得梵音聲，二修不非時語。得凡[2]所言說，人皆信受。

（《大正藏》23:553，《中華藏》42:920）

《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婆藪槃豆造，北魏菩提流支譯）

云何觀佛功德莊嚴成就？觀佛功德莊嚴成就者有八種。應知何等八種？一者座莊嚴，二者身莊嚴，三者口莊嚴，四者心莊嚴，五者眾莊嚴，六者上首莊嚴，七者主莊嚴，八者不虛作住持莊嚴。何者座莊嚴？偈言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臺故。何者身莊嚴？偈言相好光一尋色像超群生故。何者口莊嚴？偈言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故。

（《大正藏》26:232，《中華藏》27:305）

---

① "技"，一本作"妓"，一本作"伎"。
② 一本"凡"作"梵"。

《十善道業經》（唐實叉難陀譯）

復次龍王若離惡口，即得成就八種淨業。何等為八？一、言不乖度；二、言皆利益；三、言必契理；四、言詞美妙；五、言可承領；六、言則信用；七、言無可譏；八、言盡愛樂。是為八。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具足如來梵音聲相。

（《大正藏》15:158，《中華藏》25:100）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十七

如《普曜經》云：……若有法師頒宣是法，有讚歎善哉者，當得八清淨行，何謂為八？一、言行相應，無所違失；二、口言至誠，而無虛妄；三、在於眾會，真諦無欺；四、所言人信，不捨遠之；五、所言柔軟，初無麤獷；六、其聲悲和，猶如哀鸞；七、身心隨時，音聲如梵，會中人聞莫不諮受；八、音響如佛，可眾生心。

（《大正藏》53:414，《中華藏》71:457）

《法苑珠林》（唐釋道世撰）卷八十九

佛言：休息惡口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得柔軟語，二揵[1]利語，三合理語，四美潤語，五言必得中，六直語，七無畏語，八不敢輕凌[2]語。九法語清辯，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

（《大正藏》53:938，《中華藏》72:549）

《諸經要集》（唐道世集）卷二

① 一本"揵"作"捷"。
② 一本"凌"作"陵"。

如《普曜經》云：若有賢人聞是經典，叉手自歸，即捨八事懈怠之本，成八功勳。何謂為八？一得端正好色，二得力勢強盛，三得眷屬滋茂，四逮得辯才無量，五學疾得出家，六所行清淨，七得三昧定，八得智慧明無所不照。……若有法師斑[1]宣是法，有讚歎善哉者，當得八清淨行。何謂為八？一言行相應，無所違失；二口言至誠，而無虛妄；三在於眾會，真諦無欺；四所言人信，不捨遠之；五所言柔軟，初無麤獷；六其聲悲和，猶如哀鸞；七身心隨時，音聲如梵，會中人聞，莫不諮受；八音響如佛，可眾生心。

（《大正藏》54:13，《中華藏》53:498）

（8）其 他

《十誦律》（東晉卑摩羅叉續譯）卷六十一

佛在王舍城，有居士名婆[2]提，為佛及僧作房舍，極好莊嚴，多備飲食。多比丘會[3]，千二百五十，便[4]有居士為大眾布施衣物。是居士言："佛聽於眾中大聲唱。"是事白佛。佛言："聽布施時於眾中大聲唱。"比丘平地立唱，眾多不聞。是事白佛。佛言："聽座上立唱。"立唱亦不聞，高處立唱亦見亦聞。更有居士見大眾集布施衣物，作是言："佛若聽我衣摩羅鞞訶羅施。"佛言："聽摩羅鞞訶羅施。"眾人言："佛若聽我人捉衣角去。"曳土中或腳躡上。是事白佛，佛言："聽。"著繩上繫兩頭，各一人捉中央，故曳泥[5]土中。是事白佛，佛言："聽作木叉擎。"時小兒男女擎木叉，道

① 一本"斑"作"頒"。
② 一本"婆"作"波"。
③ 一本無"會"字。
④ 一本"便"作"更"。
⑤ 一本"泥"作"塗"。

中見人作伎樂飲食嬉戲，捨[①]衣繩著一面，走往看，失衣物。佛言："若六歲以下至無歲，及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為五眾擔衣。"居士更言："佛聽持香鑪在前[②]。"白佛，佛言："聽。"時眾默然行，諸外道人嫉妒言："是沙門釋子如擔死人出[③]無異。"居士言："佛若聽我如世俗法作唱伎樂去。"佛言："聽。"有一居士見大眾集，多施衣物，居士言："佛若聽處處唱讚。"佛言："聽。"無人受是衣物。佛言："聽先作羯磨使一人受。"無人守。佛言："聽作羯磨使一人守。"比丘無五法，不應作羯磨受衣物。何等五？不知得，不知不得[④]；不知受得物；不知價；不知數；若著不知憶念處。比丘有五法，應作羯磨受衣：知得；知受得物；知價；知數；若著憶念處。……

佛在舍婆提。爾時祇洹有人，為新房舍因緣故作飲食。多比丘會，千二百五十。諸比丘[⑤]亂入，亂坐，亂食，無有次第。或有比丘先食入，或有比丘食時入，或有比丘食後入。是事白佛，佛言："應唱時到。"雖唱時到，遠處不聞。是事白佛。佛言："應打揵搥[⑥]。"雖打遠處不聞。佛言："應打鼓。"平地打鼓，遠處不聞。佛言："應立埵上[⑦]打。"亦不聞。佛言："應高處立打。"亦見亦聞。或時無有看食人，食未辦未熟，雖時到食不好；或時有看食人，食辦食熟時到食好。是事白佛。佛言："看食人應僧中作羯磨。"

（《大正藏》23:465，《中華藏》38:232-233）

---

① 一本"捨"上有"便"字。
② 一本"前"下有"者善是事"四字。
③ 一本無"出"字。
④ 一本"得不知不得"作"時"。
⑤ 一本"比丘"下有"亂出"二字。
⑥ "揵搥"，一本作"楗槌"，一本作"犍椎"，一本作"揵推"。
⑦ 一本無"埵上"二字。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前後秦失名譯）卷七

此戒尼共，三衆不犯。若僧祈[1]食時，應作四種相——一打揵椎[2]，二吹貝，三打鼓，四唱令——令界內聞知。此四種相必使有常限，不得或時打揵椎、或復打鼓、或復吹貝令事相亂。無有定則不成僧法，若不作四相而食僧祈食者不清淨。

（《大正藏》23:549，《中華藏》42:910）

① 一本"僧祈"作"僧祇"。
② 一本"椎"作"植"。

五、供養佛僧的音樂

1. 音樂供養

(1) 供養之儀式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三

佛告阿難:天下有四種人應得起塔,香花繒蓋伎樂供養。何等為[①]四?一者如來,應得起塔,二者辟支佛,三者聲聞人,四者轉輪王。阿難,此四種人應得起塔,香華繒蓋伎樂供養。

(《大正藏》1:20,《中華藏》31:34)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六

供養發善願

爾時梵志,在於佛前右膝著地。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種種伎樂不鼓自鳴,飛鳥走獸相和作聲,一切諸樹生非時華。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因地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已發心若未發心[②],惟除地獄餓鬼下劣畜生,其餘眾生皆悉生於大利益心、純善之心、無怨賊心、無穢濁[③]心、慈[④]希有心。飛行眾生尋住於

① 一本無"為"字。
② 一本"心"下有"者"字。
③ 一本"穢濁"作"濁穢"。
④ 一本"慈"下有"心"字。

空，心生歡喜。散種種華、末香、塗香，種種伎樂、幢幡[1]、衣服而以供養，柔軟[2]妙音讚詠梵志，皆悉一心欲聞梵志所發善願。乃至阿迦貳[3]吒天天上諸天亦下閻浮提，在虛空中散種種華、末香、塗香，種種伎樂、幢幡、衣服而以供養，柔濡[4]妙音讚詠梵志，精勤一心，欲聞梵志所發善願。爾時寶海梵志叉手恭敬以偈讚佛：……

（《大正藏》3:204，《中華藏》16:187-188）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十

有諸菩薩以師子遊戲自在神足供養於佛。……爾時，帝釋以佛力故，作是思惟：今我當使乾闥婆子、般遮旬先至佛所，以妙音聲讚詠如來，當令世尊從三昧起。善男子，釋提桓因思惟是已，即令乾闥婆子、般遮旬彈琉璃琴以微妙音。其音別異，有五百種以讚如來。善男子，是般遮旬當讚佛時，爾時如來即復轉入相三昧中，以三昧力故於此世界作大神力，令諸夜叉、羅刹、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欲色界天悉來聚集其中。若有喜聞妙音，隨意得聞，心大歡喜。或有喜聞讚歎佛者，聞讚歎已，心生歡喜，於如來所轉，生尊重恭敬之心。或有眾生喜聞樂音，即得聞之，聞已歡喜。

（《大正藏》3:230-231，《中華藏》16:238-239）

---

① 一本“幡”作“旛”。
② 一本“軟”作“濡”。
③ 一本“貳”作“膩”。
④ “柔濡”，一本作“軟柔”，一本作“柔軟”。

《妙法蓮華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一

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1]。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2]。
如是眾妙音，盡[3]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歌唄頌[4]佛德。
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
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或[5]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
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

（《大正藏》9:9，《中華藏》15:516）

《法華文句記》（唐湛然述）卷五中

經云："唄者，或云唄匿。"此云讚頌，西方本有。此土案梁《宣驗記》云：陳思王姓曹名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十歲善文藝，私制轉七聲。植曾遊漁山，於嚴谷間聞誦經聲，遠谷流美，乃效之而制其聲。如《賢愚經》鈴聲比丘緣等。音樂供養者，有出家內眾音樂自隨。云供養者，自思己行與何心俱。雖有此文，必須裁擇。梵網誡制，何待固言，衹[6]恐供養心微增己放逸，長他貪慢，敬想難成。故《別譯阿含》第五：佛在迦蘭陀城。有一妓主，名曰長髮，而白佛言："我昔曾於老妓人邊聞如是說：'於妓場上施設種種戲笑之事，令百千人而來睹者，是人命終生光音天，如是所說為虛為實？'"佛告之曰："止，止！莫作是問！"妓主復問，如是再三，佛悉不答。爾時如來語妓主言："爾時無數百千人

① 一本"貝"作"具"。
② 一本"鈸"作"鉢"。
③ 一本"盡"作"盡"。
④ 一本"頌"作"誦"。
⑤ 一本"或"作"若"。
⑥ 一本"衹"作"秖"。

來睹妓者，諸人本是三毒所纏，復更造作放逸之事，豈不增其貪瞋癡耶？譬如有人為毛繩所縛，以水澆之，愈增其急。本為三毒所縛，更作妓樂，當增熾然三毒之火，終後生天，無有是處。作是語者是邪見人。邪見之果生於地獄。”佛說是時，妓主悲泣。佛言：“為是緣故，三請不說。”妓主云：“我不為聞佛說故悲，但愍諸妓人。”長夜作如是說：有人至此引諸經、華香、音樂供養者，即得不退，如不退法輪經。

（《大正藏》34:245，《中華藏》94:403）

《妙法蓮華經授手》（清智祥集）卷一之六

“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此引古供樂得道之異方便也。盡持妙音以供養佛，則與起塔造像之心等也。直指云樂有八音，表八正道之法音以娛佛也。樂書云：有梵貝，大可容數斗，南蠻國吹以節樂。

“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上以樂之妙音供，此以口之妙音讚，皆佛之異方便也。歌歌揚唄讚頌，而所歌所頌皆佛妙德，非詞曲也。“乃至”者超略之辭，則不止一小音而已。小音尚得作佛，況作梵耶？一音尚爾，況眾音耶？且音之所起，發于內心。又是歡喜至誠，豈非成佛因乎？

（《中華藏》103:781）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上

爾時國王、太子、大臣、百官、長者、居士、民眾、大小天龍鬼王咸共供養，隨其所安。時佛明旦著衣持鉢，與大眾俱。天

龍鬼王侍從左右，上虛空中。四種蓮華紛紛如雨，百千伎[1]樂不鼓自鳴，皆作釋梵雅頌八聲。詣阿闍貰[2]就王[3]之請，佛顯神足，光照十方。七寶蓮華，隨跡處生。有化菩薩皆坐其上，光像分明，不可稱記[4]。遶城七匝而歎頌曰：……

又舍利弗，菩薩護口，未曾犯失，不可之言，不加人物，語常如法，非義不出。願成佛時生我國者，言辭柔和，無有不可。語聲八種，出口和雅。……又舍利弗，若有菩薩常作音樂歌頌佛德，供養如來，若塔形像，以是德本勸助學者。願成佛時，百千伎樂不鼓自鳴，演八法音，聞皆欣悅[5]，開發道心，悉獲正真。

（《大正藏》11:890-895，《中華藏》9:683-689）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隋闍那崛多等譯）

爾時十方諸佛世尊於虛空中，在於釋迦如來佛上，雨種種華、種種妙香、種種天樂，隨心所愛，令眾見聞。復有乾闥婆王並及無量諸天眾等，皆悉作於五種音樂，以樂如來；復於一切諸樂音中出於種種讚歎之聲，歌詠如來。是諸天香又有微風徐徐而動，吹是香氣，鬖鬗垂布於如來前，遍覆虛空。

（《大正藏》17:887，《中華藏》18:778）

《善見律毘婆沙》（南朝齊僧伽跋陀羅譯）卷六

① 一本“伎”作“妓”，下同。
② 一本“貰”作“世”。
③ 一本“就王”作“王就”。
④ 一本“記”作“紀”。
⑤ 一本“欣悅”作“悅欣”。

供養者，問曰：云何為供養？答曰：男女妓[1]樂、琴瑟簫笛、箜篌琵琶，種種音聲，與諸知識而娛樂之。諸知識人方便慰喻，令其心退，於五欲中食。

（《大正藏》24:711，《中華藏》42:496）

《妙法蓮華經玄贊》（唐窺基撰）卷四末

經“若使人作樂”至“盡持以供養”。贊曰：此以音樂供養。樂，音五覺反；以生樂故，亦慮各反。黃帝世伶倫作樂。《說文》：“五聲八音之總名。”《禮記》：“干[2]戚羽毛謂之樂。”鄭玄云[3]：“八音克諧謂之樂。”鼓，動也，鳴也。凡出音曰鼓。今木有皮動之即鳴。角者，曲形而似角。貝者，螺也。《涅般經》：“吹貝知時。”簫，管也。《玉篇》：“編小管所吹，又箾也。”笛，七孔籥，俗[4]名直。《玉篇》：“五孔竹笛，羌笛三孔。”琴，禁也。君子守正[5]自禁。神農所作。箜篌、琵琶，相可知矣。鐃[6]如鈴而大，《玉篇》：“小鉦也。”軍法十長執鐃，五人為伍，五伍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執鐸。銅拔，兩扇相擊出聲[7]。有作鈸，無所從，或為跋字。《發菩提[8]心經》云：“音樂女色不以施人，亂眾生故。”此供養佛，故不相違。如金藏中音樂供養[9]事。

經“或以歡喜心”至“皆已成佛道”。贊曰：此以歌唄供養，

① 一本“妓”作“伎”。
② 一本“干”作“于”。
③ 一本無“云”字。
④ 一本“俗”作“塔”。
⑤ 一本“正”下有“以”字。
⑥ 一本“鐃”作“鐃”。
⑦ 一本“聲”下有“聲”字。
⑧ 一本無“菩提”二字。
⑨ 一本無“養”字。

當得大士梵音聲故。梵云婆陟，此言讚歎，唄匿訛也。陳思[1]登漁山聞巖岫誦經，清婉遒亮，遠谷流響，遂擬其聲而製梵唄。故今俗中謂之漁梵，冥合西域三契七聲聞俱胝耳等所作也。

（《大正藏》34:727，《中華藏》100:414）

《無量壽經義疏》（隋慧遠撰）卷下

寶者寶供，香者香供。無價衣者，以衣供養。奏天樂等，伎樂供養，伎樂音中，歌歎佛德。

（《大正藏》37:108）

《南海寄歸內法傳》（唐義淨撰）卷四

又戒日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龍之事，緝為歌詠，奏諸弦管，令人作樂，舞之蹈之，流布於代。又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毗輸安呾囉[2]太子歌詞，人皆舞詠[3]，遍五天矣，舊云蘇達拏太子者是也。又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並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輯為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意[4]能多，復令誦者[5]，心悅忘倦，又復纂持聖教，能生福利。其《一百五十讚》及《龍樹菩薩書》，並別錄寄歸，樂讚詠者，時當誦習。

（《大正藏》54:228，《中華藏》63:515-516，王校 175-184）

---

① 一本"思"下有"王"字。
② 一本"毗輸安呾囉"作"毗踰安呾囉"。
③ "人皆舞詠"，一本作"又皆無詠"，一本作"人皆無詠"。
④ 一本"意"作"義"。
⑤ 一本"誦者"作"讀者"。

（2）供養之功德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二十四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承事禮佛有五事功德。云何為五？一者端正[①]，二者好聲，三者多財饒寶，四者生長者家，五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所以然者，如來無與等也。

（《大正藏》2:674，《中華藏》32:264）

《佛說超日明三昧經》（西晉聶承遠譯）卷下

供養世尊得何功德？佛告長者："……音樂倡伎樂佛塔寺及樂一切[②]，得天[③]耳徹聽[④]。"

（《大正藏》15:545，《中華藏》21:316）

《法華義疏》（隋胡吉藏撰）卷十二

言妙音者，此菩薩過去以十萬種伎樂供養於佛故得美妙音聲，因以立名。舊經稱師子吼菩薩，今可得兩音會之，即以妙音作師子吼。又眾生樂聞稱為妙音，音能顯理伏物名師子吼也。此品六章：第一佛放光召彼妙音，第二妙音奉命而至，第三正明妙音弘經模軌，第四說品利益，第五妙音事畢還歸本土，第六重明往來之利。就初又三：第一明佛放光遍照有緣，第二遍照淨光國土，第三的照妙音之身。

（《大正藏》34:621）

---

① 一本"正"作"政"。
② 一本無"及樂一切"四字。
③ 一本"天"作"大"。
④ "徹聽"，一本作"聽"，一本作"聴"。

《佛說須賴經》（三國魏白延譯）

時天帝釋下從舍衛來至祇樹，於中間化作大殿如忉利天宮。化作七寶樹，於樹下為佛設師子座，方圓[①]自副，以若干種繒敷其上。令萬二千妓女羅住其邊，作百種音樂，以為供養佛。……諸菩薩大弟子坐已定，時般遮翼天敕其天人，孚調五百餘琴，令音調好進歌佛須賴。

（《大正藏》12:55，《中華藏》20:583）

《佛說須賴經》（前涼支施崙譯）

諸菩薩愍瞿或天子故便坐其座。於是般若[②]識乾執樂王子，謂日行王[③]女言："汝往與是五百天樂俱，同音歌歎佛德。俱供養世尊師子之座，須賴未來之頃。所以者何？族姓子須賴，功德巍巍，將[④]從眾多，當見如來者則不審[⑤]汝等。"於是日行王女般若識乾執樂王子之后，作五百樂往詣如來已，皆稽首佛足，手持樂器，皆同一音歎世尊德。

（《大正藏》12:61-62，《中華藏》20:572）

---

① 一本"圓"作"員"。
② 一本"若"作"耆"，下同。
③ 一本"王"作"玉"，下同。
④ 一本"將"作"侍"。
⑤ 一本"審"作"容"。

2. 關于音樂的因緣故事

（1）伎樂供養佛僧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宋施護等譯）卷一

時眼力王見是事已，極大歡悅，與諸官屬合掌肅恭，依次而坐。爾時，廣照后即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由福藏故獲妙樂。

說是伽陀已，空中自然有聲讚言："汝今善說最上善說。"又復空中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其眼力王與諸人衆聞說伽陀，時自然天降殊妙衣服及莊嚴具，各墮其身。王及人衆即以所降衣服莊嚴，前奉王后。異口同音作是讚言："善說，善說。"即時王后從師子座自空徐下，安處于地。爾時天樂即隨停止，復奏人間所有音樂。王及人衆咸生尊重，廣供奉已，悉皆歡喜。時廣照后迴入宮中。既入宮已，彼師子座空中隨隱。時諸人衆顯明觀見如上瑞相，歡喜讚言："奇哉福力！具[①]大威德。奇哉福力！是甘美果。"

（《大正藏》3:429，《中華藏》68:173）

《撰集百緣經》（三國吳支謙譯）卷三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國中豪貴長者，各自莊嚴，著好[②]服飾瓔珞環釧，齎持香花，作倡伎樂。皆共相將，欲出城外遊戲自樂。到城門中，值佛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缽，入城乞食。

---

① 一本"具"作"俱"。
② 一本"好"作"衣"。

時彼諸人，見佛如來圓光晃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暉[①]曜，如百千日，各懷歡喜，前禮佛足，作倡伎樂，供養佛僧。各以所捉種種雜[②]花，而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花蓋。佛以神力，遍覆舍衛。時諸人等，見是變已，歎未曾有，即便以身各各五體投地。因發[③]誓願："以此作倡伎樂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諸人等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諸人等[④]，以其作樂散花供養善根[⑤]功德，於未來世一百劫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⑥]曰妙聲。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⑦]奉行。

（《大正藏》4:216，《中華藏》50:511）

《撰集百緣經》（三國吳支謙譯）卷七

佛在迦毘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娉以為婦，作諸音樂，以娛樂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政殊妙，世所希有，年漸[⑧]長大，有

① 一本"暉"作"照"。
② 一本"雜"作"新"。
③ 一本無"因發"二字。
④ 一本無此上"不阿"等十三字。
⑤ 一本"善根"作"不白言已見以此"。
⑥ 一本無"名"字。
⑦ 一本"聞佛所說歡喜"作"信受"。
⑧ 一本"年漸"作"漸年"。

好音聲，令眾樂聞[①]。與諸親友，出城遊戲，至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暉[②]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③]禮佛足，卻住[④]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⑤]，得須陀洹果。歸辭父母，求索入道。愛念子故，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懃修習，得阿[⑥]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⑦]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世尊，今此妙聲比丘，宿殖何福，有是妙聲？復值世尊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⑧]諸比丘："諸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毘婆尸，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見此塔故，心懷歡喜，便作音樂，以遶供養，發[⑨]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惡鬼，天上人中常有好聲令眾樂聞。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故有好聲。"爾[⑩]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4:236-237，《中華藏》50:547）

《諸經要集》（唐道世集）卷四

① 一本"令眾樂聞"作"見聞者無不愛樂"。
② 一本"暉"作"照"。
③ 一本無"前"字。
④ 一本"住"作"坐"。
⑤ 一本"心開意解"作"意解得"。
⑥ 一本無"阿"字。
⑦ 一本"時"作"將"。
⑧ 一本"世尊告"作"佛語"。
⑨ 一本"供養發"作"塔堂誓"。
⑩ 一本"故有好聲爾"五字作"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遶塔讚歎者，今此好聲比丘。是"二十一字。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遊戲。至城門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佛僧，發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難言："此諸人等由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故《法華經》偈云：

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
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皆已成佛道。

（《大正藏》54:33，《中華藏》53:535）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毘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男端正殊妙，世所稀有，年漸長大有好音聲，令眾樂聞。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比丘等請佛為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毘婆尸，入涅槃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尋[1]，而供養之。時有一人，見此塔故，心懷歡喜，便作音樂以繞供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好音聲，令眾樂聞，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游戲。至城門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佛僧，發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難

---

① 一本"尋"作"旬"。

言："此諸人等由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故《法華經》偈云：

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

如是衆妙音，盡持以供養，皆以[①]成佛道。

（《大正藏》53:576，《中華藏》71:785）

（2）歌舞女受教而作比丘尼

《撰集百緣經》（三國吳支謙譯）卷八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豪富長者，各相率合[②]，設大節會，作諸伎樂，而自娛樂。時有舞師夫婦二人從南方來，將一美[③]女，字青蓮華。端正殊妙，世所希有，聰明智慧，難可詶對[④]，婦人[⑤]所有六十四藝，皆悉備知，善解舞法，迴轉俯仰，曲得節解。作是唱言："今此城中頗有能舞如我者不？明解經論能問答不？"時人答曰："有佛世尊在迦蘭陀竹林[⑥]，善能問答，使汝無疑。"舞女聞已，尋將諸人，共相隨逐。且歌且舞[⑦]，到竹林中[⑧]，見佛世尊，猶故憍慢，放逸戲笑，不敬如來。爾時世尊見其如是，即以神力變此舞女，如百歲老母，髮白面皺，牙齒疏缺[⑨]，

① 一本"以"作"已"。
② 一本無"各相率合"四字，一本"率"作"師"。
③ 一本無此上"夫婦……美"十一字。
④ 一本"難可詶對"作"無不通達"。
⑤ 一本"婦人"作"婦女"。
⑥ 一本此上"人答……林"十三字作"有人言於迦蘭陀竹林有佛世尊"。
⑦ 一本無"且歌且舞"四字。
⑧ 一本"中"作"下"。
⑨ 一本"疏缺"作"闕落"。

俯僂[1]而行。時彼舞女，自觀其身形狀極老，而作是言："今我此身，以何因緣卒有如是[2]衰老相現？今者必是佛之威神，使我故爾？"即於佛前，深生慚愧。前白佛言："我於今者，在世尊前，憍慢自大，放情恣意[3]，唯願世尊當見原恕[4]。"爾時世尊知此舞女心中調伏，以神通力變舞女身如前無異。時諸大眾見此舞女，卒老卒壯[5]，無有常[6]定，各生厭離[7]。解[8]悟非常，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9]菩提心者。時彼舞女及其父母，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懃修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大眾，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乃能化此放逸妖姿不信之人[10]，使令開悟出家得道。"爾時世尊告諸大眾[11]："非但今者能化彼耶？過去世時，我亦化彼。"時諸大眾，聞是語已[12]，復白佛言："不審世尊，過去世時，其事云何？唯願世尊，敷演解說[13]。"爾時世尊告諸大眾："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王有太子，字孫陀利。入山學道，獲五神通。見緊耶羅

---

① "俯僂"，一本作"傴僂"，一本作"俯僂府膢"。
② 一本無"卒有如是"四字。
③ 一本"自大放情恣意"作"戲笑不敬如來"，一本"恣"作"縱"。
④ 一本"當見原恕"作"當垂慈悲"。
⑤ 一本"卒老卒壯"作"本老壯"。
⑥ 一本"常"上有"異"字。
⑦ 一本"離"作"逆"。
⑧ 一本"解"作"即"。
⑨ 一本此上"須陀……上"二十七字作"初果及得第四果乃至發"。
⑩ 一本"乃能化此放逸妖姿不信之人"作"如何放逸不信之人"。
⑪ 一本"告諸大眾"作"言"。
⑫ 一本無"聞是語已"四字。
⑬ 一本"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作"唯願演說"。

女，端政殊妙，狀如諸天，作諸恣態，且歌且舞，鼓動我心，望使染著，退失仙道[①]。我於彼時，心遂堅固，無有欲想。語彼女言：一切有為[②]，無有常定。我今觀汝，形體臭穢，充滿其中。薄皮覆上，不可久保。正爾當有[③]髮白面皺[④]俯僂而行。汝今[⑤]何為憍慢放恣乃至如是？向者歌聲，其音以[⑥]變。何故在此，作諸姿態[⑦]。於是緊那羅女，聞是語已，尋向仙人懺悔罪咎。因發願言：使我來世，得斷生死，我於汝邊得獲道果。"佛告大眾："欲知彼時王子學仙道者，則我身是。彼時緊那羅女[⑧]，今青蓮花比丘尼是。由於彼時發願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爾時諸比丘[⑨]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4:240，《中華藏》50:553-554）

3. 天宮中的音樂供養

（1）伎樂供養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南朝陳月婆首那譯）卷二

說是般若波羅蜜法門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須彌山、王目真鄰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寶山、黑山、大黑山，皆悉

---

① 一本"作諸恣態，且歌且舞，鼓動我心，望使染著，退失仙道"作"作諸歌舞，振動我心，殆失仙道"。
② 一本"有為"作"諸法"。
③ 一本"正爾當有"作"經爾世時"。
④ 一本"皺"下有"牙齒闕壞"四字。
⑤ 一本"今"下有"既爾"二字。
⑥ 一本"以"作"已"。
⑦ 一本"汝今何為憍慢放恣乃至如是。向者歌聲，其音以變。何故在此，作諸恣態"作"汝今何為憍慢放乃至歌舞"。
⑧ 一本"女"下有"者"字。
⑨ 一本"諸比丘"作"諸大眾"。

震動。無量百千億諸菩薩摩訶薩脱上分衣為佛敷座，高如須彌。無量百千釋梵護世諸天王等，合掌恭敬，散諸妙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白蓮華、赤蓮華、紅蓮華、青蓮華。耆闍崛山縱廣四十由旬，積華遍滿至于佛膝。無量天子作諸天樂，不鼓自鳴。空中歎言："再睹佛興世，再見轉法輪。善哉，閻浮提。"一切眾生勤修功德，多種善根，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況復來世有能信者。如是眾生悉行諸佛如來境界。復有無量百千諸大龍王，即以神力普興大雲，降注香雨，灑耆闍崛山及三千大千世界。諸聽法者，唯覺香潤，不見霑濡。無量龍女悉於佛前合掌讚歎，無量乾闥婆以妙音樂而供養佛，其夜叉眾散諸妙華。十方無量無邊國土，諸佛世尊皆放眉間白毫光明，照此娑婆世界。

（《大正藏》8:694，《中華藏》8:123-124）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南朝陳月婆首那譯）卷四

爾時勝天王聞佛世尊為其授記，心大歡喜，得未曾有，踊[①]在虛空，高七多羅樹。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諸天伎[②]樂，不鼓自鳴，散眾天華以供養佛及勝天王。時勝天王從空中下，頭面禮佛，退坐一面。

（《大正藏》8:708，《中華藏》8:148）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南朝陳月婆首那譯）卷四

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示現，行諂道

① 一本"踊"作"涌"。
② 一本"伎"作"作"。

瑒，足下即現千輻輪相，微妙光明。一切地獄、畜生、餓鬼遇斯光明，皆悉離苦而得安樂。及照龍宮，時有加[①]梨加龍王遇此光，即告諸龍："此金[②]色光來照龍宮，悉令汝等身心安樂。我於過去曾見此相，有佛出興，今[③]此光明如昔不異，當知必有佛出世間。可辨種種燒香、塗香、末香、金銀、真珠、車渠[④]、馬瑙[⑤]、珊瑚、白玉幡、華幢蓋，作諸音樂，往詣菩薩宮中，好物悉齎供養。"時加梨加龍王與諸眷[⑥]屬普興大雲，降注香雨，往詣菩薩，作諸伎樂，施設供養，右繞菩薩而讚歎言："金色光明，令人喜悅，決定最勝，佛出無疑。種種雜寶，莊嚴大地，凡是因地生諸草木，悉變成寶。江河皆靜，無風浪聲。推如此瑞，佛出無疑。"

（《大正藏》8:709，《中華藏》8:149）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等譯）卷五

爾時善財童子……漸次南行，至楞伽道[⑦]海岸聚落，觀察十方，周遍求覓妙住比丘。見彼比丘在虛空中經行來往，不思議數諸淨居天與宮殿俱於虛空中恭敬合掌，發弘誓願而為供養。不思議數諸梵天王曲躬合掌，出妙音聲，以人間法稱揚讚歎而為供養。無數千萬欲界諸天，及諸天王恭敬圍遶，滿虛空中，布天華雲，雨天華雨，作天妓[⑧]樂，出妙音聲。無數繒綺、寶幢、幡蓋種種嚴飾，

① 一本"加"作"迦"。
② 一本"金"作"令"。
③ 一本"今"作"令"。
④ 一本"車渠"作"硨磲"。
⑤ 一本"馬瑙"作"瑪瑙"。
⑥ 一本"眷"作"伎"。
⑦ 一本"道"下有"邊"字。
⑧ 一本"妓"作"技"。

悉遍虛空而為供養。……無數緊那羅王拊擊眾樂，演出種種微妙音聲。復以種種稱法言詞，歌詠讚歎而為供養。無數摩睺羅伽王，持不思議上妙微細天諸衣服，親近隨逐，周迴布列，而為供養。無量主海神作諸妓樂，嘯[1]和雅音而為供養。善財童子見此比丘於虛空中經行自在，復有如是供養之事充滿虛空，歡喜踴躍，不能自持，五體投地，一心敬禮。

（《大正藏》10:682，《中華藏》66:524）

《證契大乘經》（唐地婆訶羅譯）卷上

諸菩薩前各有俱胝那由他七寶之輪。諸輪之上，各有千天童坐，作諸天樂。五音諧會，歌唱雜舉，巧說間和，喜悅暢心，清音勝妙。演伽他曰：

……

天宮寶殿，煥麗百億。天童眾坐，作妙天樂。

其音調美，悅耳暢心。如來神力，樂聲演法。

眾樂音中演伽他等無量無數微妙法句。

（《大正藏》16:658-659，《中華藏》17:418）

《佛說迴向輪經》（唐尸羅達摩譯）

所有天上無主天宮，天諸名花，悅意樂見。天諸樂具，微風吹動，空宮行伍，和鳴美聲。天諸音樂，不鼓自然出美妙聲。天諸眾鳥，住空宮中鳴妙音聲。並諸寶雲，出大美聲。天諸末尼歌詠音樂，並諸妙香華樹、鬘樹、塗香燒香樹、燈樹、幢樹、幡樹、

---

① 一本“嘯”作“出”。

寶樹，此等一切，無所攝受，奉施一切諸佛菩薩。

（《大正藏》19:577-578，《中華藏》66:827）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唐般若等譯）卷一

復有種種諸妙音聲，能令聞者身心安樂，無諸熱惱而得清涼，斷伏貪瞋散滅癡毒，摧壞惡業令無有餘。所謂天帝釋聲、梵天王聲、種種天聲、諸大[1]仙女歌詠之聲、天諸樂器不因拊擊出微妙聲、簫笛箜篌琵琶琴瑟螺貝等聲、忉利天鼓聲、牟陀羅鼓聲。復有種種諸天鳥聲及於山林泉流鳥聲，所謂白鶴、孔雀、鳧雁、鴛鴦、拘枳羅鳥、命命之鳥、迦陵頻伽種種好鳥鳴囀之聲，及鹿王等諸妙音聲。復有種種雲聲、地聲、水聲、火聲、風聲、大海波濤聲[2]。如是等聲，若人聞者，悉能解了愛樂無厭，耳根安靜其聲深遠，諦實清徹能生善根，文字名句悉皆具足，與義相應，契深法理，善合時宜。所謂三乘平等聲、演說三明聲、莊嚴檀那波羅蜜聲、清淨尸羅波羅蜜聲、能生羼提波羅蜜聲、勤修精進波羅蜜聲、成就禪那波羅蜜聲、廣大般若波羅蜜聲、與心和合大慈聲、與覺和合大悲聲、光影和合大喜聲、同於虛空大捨聲、出生三乘聲、不斷三寶聲、分別三聚聲、清淨三空聲、觀察四諦聲、觀察智慧聲、智者不毀聲、聖者稱讚聲、量等虛空聲。出如是等清淨音聲，迴向供養諸佛菩薩。

（《大正藏》19:529，《中華藏》66:906）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唐般若等譯）卷七

---

① 一本“大”作“天”。
② 一本無“聲”字。

爾時世尊說此如來難思事業深法門已，十方無量阿僧企耶出過算數。諸佛刹土六震動。放大光明，雨眾天花。……一切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樂，清雅寥亮，微妙音聲，以為供養。所謂簫、笛、箜篌、琵琶、螺[1]貝，種種天鼓、美妙聲鼓，種種歌舞，恭敬稱歎，供養於佛。

（《大正藏》19:555，《中華藏》66:955-956）

（2）法音供養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述，宋淨源錄注）卷三十六

百萬億天螺出妙音聲，百萬億天鼓出大音聲，百萬億天箜篌出微妙音，百萬億天牟陀羅出大妙音（牟陀羅者，此云鋒鼓，謂天樂初奏，此鼓先作故），百萬億天諸雜樂同時俱奏。百萬億天自在樂出妙音聲，其聲普遍，一切佛刹；百萬億天變化樂，其聲如響，普應一切；百萬億天鼓，因於撫擊而出妙音；百萬億天如意樂，自然出聲，音節相和；百萬億天諸雜樂，出妙音聲，滅諸煩惱。百萬億悅音讚歎供養，百萬億廣大音讚歎承事，百萬億甚深音讚歎修行，百萬億眾妙音歎佛業果，百萬億微細音歎如實理，百萬億無障礙真實音歎佛本行，百萬億清淨音讚歎過去供養諸佛，百萬億法門音讚歎諸佛最勝無畏，百萬億無量音歎諸菩薩功德無盡，百萬億菩薩地音讚歎開示一切菩薩地相應行，百萬億無斷絕音歎佛功德無有斷絕，百萬億隨順音讚歎稱揚見佛之行，百萬億甚深法音讚歎一切法無礙智相應理，百萬億廣大音其音充滿一切佛刹。百萬億無礙清淨音，隨其心樂，悉令歡喜；百萬億不住三

---

① 一本“螺”作“蠡”。

界音，令其聞者深入法性；百萬億歡喜音，令其聞者心無障礙，深信恭敬；百萬億佛境界音，隨所出聲，悉能開示一切法義；百萬億陀羅尼音，善宣一切法句差別，決了如來秘密之藏；百萬億一切法音，其音和暢，克諧眾樂。

（《中華藏》90:923）

六、方音與一音
（誦經、說法音聲之一）

1. 關于誦經音聲的若干戒律

（1）不得共誦經唄以競爭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二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目連弟子、阿難弟子二人共談："我等二人同聲經唄，誰者為勝？"是時眾多比丘聞此二人各各共論，聞已，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今有二人共論：我等二人共誦經唄，何者為妙？"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呼此二比丘，使來。"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比丘從佛受教，即往至彼二人所，語彼二人曰："世尊喚卿。"是時二人聞比丘語已，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爾時世尊告二人曰："汝等愚人實有此語：我等共誦經唄，何者為妙？"二人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汝等頗聞我說此法共競諍[1]乎？如此之法何異梵志。"諸比丘對曰："不聞如來而說此法。"世尊告曰："我由來不與諸比丘而說此

[1] 一本"競諍"作"諍競"。

法，當諍勝負耶？然我今日所[1]說法，欲有降伏有所教化。若有比丘受法之時，當念思惟四緣之法，意[2]與契經阿毘曇律共相應不？設共相應者當念奉行。”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多誦[3]無益事，此法非為妙。

猶算[4]牛頭數[5]，非此[6]沙門要。

若少多誦習，於法而行法。

此法極為上，可謂沙門法。

雖誦千章，不義何益，不如一句[7]。

聞可得道，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

聞可得道，千千為敵[8]。

一夫勝之，未若自勝，已[9]忍者上。

“是故諸比丘，自今以後未復諍訟有勝負心。所以然者，念當[10]降伏一切人民。若復比丘有勝負心，共諍訟心而共競者，即以法律治彼。比丘，以是之故當自修行。”是故[11]二比丘聞佛此語已，即從坐起，禮世尊足而求悔過：自今以後更不復為，唯願世尊受其悔過。世尊告曰：“大法之中快得改[12]過。自知有諍[13]競之心，

① 一本“所”下有“以”字。
② 一本“意”作“竟”，一本作“此法竟”。
③ 一本“誦”作“調”。
④ 一本 “算”作“等”。
⑤ 一本“牛頭數”作“計牛頭”。
⑥ 一本“非此”作“此非”。
⑦ 一本“句”作“義”。
⑧ 一本“敵”作“摘”。
⑨ 一本“已”作“以”。
⑩ 一本“念當”作“當念”。
⑪ 一本“故”作“時”，一本“故”下有“時”字。
⑫ 一本“改”作“愍”。
⑬ 一本“諍”作“爭”。

聽汝悔過。諸比丘更莫復爾。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673，《中華藏》32:257）

（2）教未受具戒人誦經不得並誦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南朝宋佛陀什等譯）卷六

佛在舍衛城，與五百比丘僧至阿荼脾邑。時彼居士作是念：“佛久乃來此，尋當復去。我等應親近諸比丘，學誦經偈，問所不解，世尊去後，得有所怙。”即到諸比丘所作是語：“大德教我誦讀經偈。”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教白衣誦經。”以是白佛。佛言：“聽教白衣誦經。”時諸比丘種種國出家，誦讀經偈，音句不正。諸居士便譏訶言：“云何比丘晝夜親承，而不知男女黃門二根人語及多少語法。”諸比丘聞各各羞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即遙責諸居士：“汝愚癡人，如何譏呵異國誦經音句不正？”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教未受具戒人誦經，波逸提。”後復有諸居士求受誦經。諸比丘言：“汝之等輩嫌我音句，不從我受。汝今復來徒自勞苦。”答言：“大德，我不毀佛法，不求餘福田。豈可以彼人有過而不教我耶？”復有諸沙彌亦欲受經。諸比丘言：“須受具戒當教授汝。”諸沙彌言：“我等出家應誦經偈，如何受具戒乃當教授？”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教未受具戒人誦經不得並誦，從[1]今

① 一本“從”作“我”。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教未受具足[1]人經，並誦者，波逸提。並誦者俱時誦，或授聲未絕彼已誦，或彼誦未竟此復授，句句皆波逸提。先應教言：待我語竟然後誦。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大正藏》22:39-40，《中華藏》39:953-954）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十一

爾時佛在曠野城。六群比丘與諸長者共在講堂誦佛經語，語[2]聲高大，如婆羅門誦書聲無異，亂諸坐禪者。時諸比丘聞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慚愧者，譏嫌六群比丘言：“云何與諸長者在講堂中，共誦經如婆羅門誦書聲耶？”時諸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3]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呵責六群比丘：“汝等云何與長者共在講堂中誦經聲如婆羅門無異耶？”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已，告諸比丘：“此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已去與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丘與未受戒人共誦者，波逸提。比丘義如上說。未受戒[4]者，除比丘、比丘尼，餘者是。句義非句義，句味非句味，字義非字義。句義者，與人同誦不前不後。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非句義者，如一人說諸惡莫作未竟，第二人抄前言諸惡莫作。句味者，二人共誦不前不後，眼無常、耳無常乃至意無常。非句味者，如一人

① 一本“足”作“戒”。
② 一本無“語”字。
③ 一本無“爾時”二字。
④ 一本“戒”下有“人”字。

未稱眼無常，第二人抄前言眼無常。字義者，二人共誦不前不後，阿羅波遮那。非字義者，如一人未稱言阿也[1]，第二人抄前言阿也。句[2]法者，佛所說、聲聞所說、仙人所說、諸天所說，若比丘與未受戒人共誦，一說、二說、三說，若口授、若書授、若了了，波逸提；說而不了了，突吉羅。”

（《大正藏》22:638-639，《中華藏》40:368）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前後秦失名譯）卷六

此是共戒，比丘尼俱波逸提，三眾突吉羅。為諸比丘結戒者，為異外道故，為師與弟子差別故，為分別言語令分了故，為依實義不貴音聲故。未受具戒人者，除比丘、比丘尼餘一切人，是此戒體。以句法教未受具戒人，得罪。句法有二種：一足句，二不足句。足句者，律師云同句。若師誦長句，弟子亦誦長句，是名同句。是中犯者，若師隨聲高下誦長句授弟子，弟子與師齊聲誦長句者，得波逸提。若誦短句，齊聲同誦，波逸提。若師誦長句弟子誦短句，若齊聲者，突吉羅。若師誦短句，弟子誦長句，齊聲誦者，突吉羅。不犯者，若師誦已，弟子後誦，不令聲合，不問同與不同句，一切不犯。義正在同句齊聲，得波逸提。若句不同齊聲者，突吉羅。但令聲有前後，一切無犯。若二人俱經利並誦無犯。不得合唄。若比丘無處受誦，乃至得從沙彌尼受法，但求好持戒重德人作伴證明耳；亦得從白衣受法，但不得稱阿闍梨[3]。如是展轉皆得受法，但消息令不失威儀。足味不足味、足字不足

① 一本無“也”字。
② 一本無“句”字。
③ 一本“梨”作“黎”。

字，亦如是。若以同句教具戒人，突吉羅。若師誦長句，弟子誤受短句，突吉羅。

（《大正藏》23:541，《中華藏》42:895-896）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南朝宋僧伽跋摩譯）卷六

云何唄？王舍城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多得利養，眷屬增長。爾時瓶沙王信佛法僧，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多得利養，眷屬增長。願世尊聽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說法唄誦，當得利養，眷屬增長，諸檀越得福。諸[1]比丘辯捷攝佛法故，正法久住故。"佛言："聽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說法。"諸比丘以凡聲唄誦，不適眾意。眾言："佛聽諸比丘好聲唄誦者好。"乃至佛言："聽諸比丘好聲唄誦。"諸比丘復以下聲唄誦，諸眾不聞。眾言："佛聽立唄誦者好。"乃至佛言："聽諸比丘立唄。"諸比丘長誦修多羅竟[2]，眾言："佛聽諸比丘略誦要者好。"乃至佛言："聽諸比丘略誦要義。諸比丘略誦心生疑悔，我等莫退失修多羅去。"乃至佛言："當於中取要義者，說餘修多羅，持莫忘[3]失。"諸比丘半唄。佛言："不得半唄。半唄者，突吉羅。"諸比丘兩人共唄惱眾。佛言："不得兩人共唄。共唄者，突吉羅。"諸比丘各將眾去。佛言："不得將眾去，將去隨事犯。不犯者自去，不為法故去。"又復諸比丘說法中自活。佛言："不得說法中自活。若眾中無能誦唄，當次第差；若都無者，各誦一偈。云何不唄？

① 一本"諸"上有"若"字。
② 一本"竟"作"意"。
③ 一本"忘"作"妄"。

於中有能者請說。請而不說，犯偷羅遮。”

（《大正藏》23:603，《中華藏》42:266-267）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述曰：漢地流行好為刪略，所以處眾作唄多為半偈。故《毘尼母論》云：不得作半唄，得突吉羅罪。

（《大正藏》53:575，《中華藏》71:78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唐義淨譯）卷二十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眾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於其住處作大囂聲，如婆羅門誦諸外論，又如俗眾在學堂中高聲習讀。于時世尊聞其住處音響諠聒，便告阿難陀曰：“何因住處作大囂聲，如婆羅門誦諸外論，又如俗眾在學堂中高聲習讀？”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此是六眾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為此寺中出大音聲，如婆羅門等具陳其事。”佛告阿難陀：“豈諸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阿難陀白佛言：“同句讀誦。”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問[1]六眾苾芻曰：“汝等實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不[2]？”白佛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以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未近圓[3]人同句讀誦教授法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若更[4]有餘，如是流類。‘未圓具人’者，有兩種圓具，謂苾芻及苾芻尼，餘並

① 一本無“問”字。
② 一本無“不”字。
③ 一本“圓”下有“具”字。
④ 一本“更”作“復”。

名為未圓具者。言‘句’者，有同句、前句。云何同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時其未圓具者，便共一時云‘諸惡莫作’，是名同句。云何前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此句，遂在先云諸善奉行，是名前句。云何同字？謂圓具者云‘惡’字時，其未具者遂同時云‘惡’，是名同字。云何前字？謂圓具者云‘惡’字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惡’字，遂在先云何？是名前字，言讀誦者誦[1]言領受。言‘法’者，謂佛及聲聞所說之法。‘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未圓具人作未圓具想，及疑與同句先句讀誦法者，得根本罪。若於未圓具人作未圓具[2]想，及疑與同字、先字讀誦法者，得根本罪。若於未圓具人作圓具想，及疑與其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罪。若於圓具者作未圓具想，及疑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罪。若於圓具作圓具想，無犯。若[3]口吃者，若性急者，若捷語者，並無犯。若教誦時，若教問時，無犯……”

（《大正藏》23:771-772，《中華藏》38:510-511）

（3）不得以外書音聲誦佛經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三十八

佛在舍衛國。有二婆羅門，一名瞿婆[4]，二名夜婆，於佛法中篤[5]信出家。本誦外道四圍陀書，出家已，以是音聲誦佛經。時一人死，一人獨在，所誦佛經忘，不通利，更求伴不得，心愁不樂。

---

① 一本“誦”作“謂”。
② 一本無“具”字。
③ 一本“若”作“苦”。
④ 一本“婆”作“波”。
⑤ 一本“篤”作“得”。

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以外書音聲誦佛經[1]者，突吉羅。"

（《大正藏》23:274，《中華藏》37:742）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三十八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捨修多羅阿毘曇，捨毘尼，誦外書文章兵法，遠離佛經。佛言："從今諸比丘，若有學誦外書文章兵法者，突吉羅。"佛未制是戒時，長老舍利弗、目連處高座上，為諸新比丘、沙彌說法[2]，教學誦外書，為破外道論故。制是戒已，長老舍利弗、目連便不處高座為新比丘、沙彌說法教學外書。爾時諸外道聞沙門瞿曇不聽弟子學誦外書，是婆羅門便往語諸信佛優婆塞言："可共往到諸比丘所。"答言："隨意。"外道到已，與新比丘、沙彌共論議，諸新比丘、沙彌皆不能答。以二事故：一者新入道，二者佛制不聽學故。時諸外道輕弄諸優婆塞言："汝之大師，汝所供養，汝所尊重，上坐先食者，正如是耶？"諸優婆塞聞是事，心愁不樂，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為破外道故，誦讀外道書。"

（《大正藏》23:274，《中華藏》37:742）

（4）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唐義淨譯）卷四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閑聲韻，隨句而說，猶如瀉[3]棗置之巽器。彼諸外道諷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日日

① 一本"經"下有"法"字。
② 一本無"法"字。
③ 一本"瀉"作"寫"。

常往禮覲世尊，於其路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棗置之異器。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既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彼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棗置之異器。若佛世尊慈悲許者，聽諸聖眾作吟詠聲而誦經典。"世[①]尊意許，默然無說。長者見佛默然許已，禮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眾作吟詠聲而誦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寺中，見合寺僧音聲喧雜，白言聖者："今此伽藍先為法宇，今日變作乾闥婆城。"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作吟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讚大師德，二謂誦三啟經。餘皆不合。"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讚佛德，誦三啟。有一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詠，但知直說，如瀉棗聲。諸苾芻曰："佛許二事作吟詠聲，如何不作？"答曰："我先不解。"苾芻白佛，佛言應學。佛遣學時，苾芻隨在房中廊下門屋堂殿，悉皆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白言"聖者乾闥婆城未能捨棄"。復往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顯露，違者得越法罪。"

（《大正藏》24:223，《中華藏》39:3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唐義淨譯）卷六

緣處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門子而為出家，一名牛授，

---

① 一本"世"作"如"。

二號牛主[1]。二人悉教讀誦經教。後時此二共遊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養，便住此村。時彼二人先學婆羅門歌詠聲法，由串習故今時讀誦作本音詞[2]。時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存[3]者，既溺憂心，經多廢忘，即便還詣室羅伐城。入逝多林，既停息已，便詣尊者憍陳如所。禮敬事畢，白言尊者："可共溫經？"答曰[4]："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報言："尊者所誦經典，文皆謬誤，聲韻不長，致有所闕。"答言："子我從先來如是習誦[5]。"即便辭禮，更別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澀波，名稱晡律拏，牛主毘摩羅善臂羅怙[6]羅。既至彼已，白言尊者："共我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廣如前說。乃至辭禮，遂詣尊者舍利子所。既禮敬已，白言："鄔波馱耶，可共溫經？"答言："善哉！我為汝誦。"同誦之時，長引聲韻，其舍利子聲更倍長。白言："大師，自餘尊者[7]誦習皆謬，唯獨親教音句無差。"報言："汝愚癡人自為謬誤，謗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非謬誤。"既被挫折，默爾無言。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陀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言闡陀者，謂[8]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為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① 一本"主"作"生"。
② 一本"詞"作"辭"。
③ 一本"存"作"在"。
④ 一本"曰"作"言"。
⑤ 一本"誦"作"讀"。
⑥ 一本"怙"作"怗"。
⑦ 一本"者"作"老"。
⑧ 一本"謂"作"誦"。

（《大正藏》24:232，《中華藏》39:50-51）

（5）其　他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五十七

諸比丘或有坐地說法，音聲不能遠聞，作是念："佛聽我立說法善。"以是事[1]白佛。佛言："聽立說法。"爾時諸比丘廣說大經，說者勞悶，聽者疲極，以是事白佛。佛言："若宜止時，到聽止。"時諸比丘取佛經義，自用心廣分別說。諸比丘心疑："將無壞法耶？"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取佛經義，莊嚴言辭，次第解說。佛經本當直讀誦，莫雜論議。"爾時諸比丘處處亂唄。佛言："不應處處亂唄。"爾時二比丘一處合唄。佛言："不得二比丘合唄，若合唄，得突吉羅。"時諸比丘以是[2]說法唄取財利。佛言："不應以法取財利，若取，得突吉羅。"爾時說法唄者，將大眾到餘處說法唄[3]。佛言："不應將大眾到餘處說法唄，除自徒眾。"爾時諸比丘令一眼、無眼、通精瘻、無手、僂脊、跛人說法讚唄。時有賢者，深愛佛法。諸外道嗤弄言："此是汝等讚施師、汝等塔、汝等所尊敬。先受供養在前食，在汝等前行者，正如是耶？"諸賢者皆大羞愧，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一眼、無眼、通精瘻、無手、跛、僂脊不應請說法讚唄，若請，得突吉羅。"爾時有諸破戒、破正見人令說法。是人說法因緣，大得供養徒眾勢力，行非法事，不可禁止。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4]不應請破

① 一本無"事"字。
② 一本無"是"字。
③ 一本"唄"下有"者"字。
④ 一本無"日"字。

戒、破正見人說法，若請說，得突吉羅。”不知使誰說法讚唄。佛言：“若請先習說法讚唄者，令作；若無先習說法讚唄者，當次第語令說法唄；若諸比丘中無先習說法唄者，又不次第說法唄，諸比丘得突吉羅。是名說法法。不說法法[1]者，如雜部中廣說。安居法者，比丘若欲安居，先應籌量住處。若住處出入安隱，有好樹林，有好水，晝夜少音聲，少蚊虻、蜈蚣、毒蛇，少風，少熱，是中有真實比丘得同意比丘，共安隱坐禪說法聽法。”

（《大正藏》23:421，《中華藏》38:142-143）

2. 用方音誦經說法

（1）隨方俗演出言辭

《度世品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一

菩薩有十事逮得總持。何謂為十？博有所聞，輒則奉持；懷抱經典，悉不忘失；執法錠燎，有所宣化，皆從方便解諸經典；曉法自然，逮法光明，致諸佛道不可思議；執諸定意，現在聞佛面前啟受，尋奉行法；入道場，音能隨方俗演出言辭，不可思議；念三世事去來今佛不可計法，隨時宣傳；懷若干辯一切諸佛經典之要，耳所聞誼[2]；不可稱限，所興聖慧；能暢諸聽持諸佛法，建立如來十力無畏。是為十事菩薩總持。

（《大正藏》10:620，《中華藏》13:873）

（2）隨國俗言音誦習佛經

① 一本無“法”字。
② 一本“誼”作“義”。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南朝宋佛陀什等譯）卷二十六

有婆羅門兄弟二人，誦闡陀鞞陀書。後於正法出家，聞諸比丘誦經不正，譏呵言："諸大德久出家，而不知男女語、一語、多語，現在、過去、未來語，長短音、輕重音，乃作如此誦讀[1]佛經。"比[2]丘聞羞恥。二比丘往至佛所，具以白佛。佛言："聽隨國音讀[3]誦，但不得違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

（《大正藏》22:174，《中華藏》40:190）

《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五十二

時有比丘字勇猛，婆羅門出家，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卻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諸比丘眾姓出家，名字亦異，破佛經義。願世尊聽我等以世間好言論修理佛經。"佛言："汝等癡人，此乃是毀損，以外道言論而欲雜糅佛經。"佛言："聽隨國俗言音所解誦習佛經。"

（《大正藏》22:955，《中華藏》41:20）

（3）方音說法的教化功能

《佛說大般泥洹經》（東晉法顯譯）卷六

復次，善男子當知，如來為一切眾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眾生種種形類悉能化現，同其境界而為說法，一音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歎言："善哉！如來，以我音聲說法。"復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言語不正，而彼父母欲教其語，

① 一本"讀"作"誦"。
② 一本"比"上有"諸"字。
③ 一本無"讀"字。

先同其音，漸漸教學。當知父母非實不正。諸佛如來亦復如是。為教化故，同彼形類音聲語言。然其如來不實同彼，方便示現，隨順世間。

（《大正藏》12:895-896，《中華藏》15:87）

《毘尼母經》（前後秦失名譯）卷四

有二婆羅門比丘，一字烏嗟呵，二字散摩陀，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中有種種性[①]、種種國土人、種種郡縣人，言音不同。語既不正，皆壞佛正義。唯願世尊聽我等依闡陀至持論，撰集佛經，次比文句，使言音辯了，義亦[②]得顯。"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與美言為是，但使義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是故名為隨國應作。"

（《大正藏》24:822，《中華藏》42:735）

《毘尼母經》（前後秦失名譯）卷八

爾時諸比丘雪山中夏安居，身體剝[③]壞來到佛所。佛聞已："如此國土，聽著富羅複衣。"有二比丘，一名烏嗟羅，二名三摩跎[④]，來到佛所白言："諸比丘有種種性[⑤]、種種國土人出家，用不正音壞佛經義。願世尊聽我用闡提之論正佛經義。"佛言："我法中不貴浮華之言語，雖質樸不失其義，令人受解為要。"

（《大正藏》24:846，《中華藏》42:784）

① 一本"性"作"姓"。
② 一本"亦"作"示"。
③ 一本"剝"作"瘃"。
④ 一本"跎"作"陀"。
⑤ 一本"性"作"姓"。

(4) 從方音說法到一音說法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 卷二十六

即時四大天王與無數百千眷屬後夜來見佛，頭面禮佛足，一面立。佛以聖語說四諦法：苦、集、盡、道。二天王解得道，二天王不解。佛更為二天王以馱婆羅語說法："咿寗（苦諦)、彌寗（習[1]諦)、多陁陀譬[2]（盡諦)、陀羅辟支（道諦)，佛闍陀（知也）薩婆休（一切）蠰舍摩遮（滅求）薩婆多羅（一切離）毘樓利多陁欲（遠離)，薩婆休（一切）鞞羅地（不作）波跋（惡也)，頭吃想妒（苦邊盡也)，涅樓遮諦（如是說也)。" 是二天王一解一不解。佛復作彌梨車語："摩舍兜舍那舍婆薩婆多羅毘比諦[3]伊數安兜頭卻婆阿地婆地[4]。" 四天王盡解。示教利喜已，禮佛足而去。

（《大正藏》23:193，《中華藏》37:573-574）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五百羅漢等造，唐玄奘譯）卷七十九

毘奈耶說：世尊有時為四天王先以聖語說四聖諦，四天王中二能領解，二不領解。世尊憐愍饒益彼故，以南印度邊國俗語說四聖諦，謂"瑿泥迷泥蹋部[5]達鞞部"。二天王中一能領解，一不領解。世尊憐愍饒益彼故，復以一種篾[6]戾車語說四聖諦，謂"摩

---

① 一本"習"作"集"。
② 一本"譬"作"辟"。
③ 一本"諦"作"帝"。
④ 一本"地"作"陀"。
⑤ 一本"部"作"剖"，下同。
⑥ 一本"篾"作"蔑"，下同。

奢睹奢僧攝摩薩縛怛羅毘剌遲”。時四天王皆得領解。

問：佛以聖語說四聖諦，能令所化皆得解不？設爾何失？二俱有過？所以者何？若言能者，後二天王聞聖語說何故不解？若不能者，伽他所說當云何通？如有頌言：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獨為我說種種義。

一音者，謂梵音。若至[1]那人來在會坐，謂佛為說至那音義。如是礫迦、葉筏那達剌、陀末糅、婆佉沙、睹貨羅、博喝羅等人來在會坐，各各謂佛獨為我說自國音義。聞已，隨類各得領解。又貪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不淨觀義；若瞋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慈悲觀義；若癡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緣起觀義；憍慢行等類此。應知此伽他中既作是說，如何可說佛以聖語說四聖諦，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有作是說，佛以聖語說四聖諦，能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

問：若爾，何故後二天王聞聖語說而不能解？

答：彼四天王意樂有異，為滿彼意，故佛異說。謂二天王作如是念：若佛為我以聖語說四聖諦者，我能受行。第三天王作如是念：若佛為我以南印度邊國俗語說四聖諦者，我能受行。第[2]四天王作如是念：若佛為我隨以一種篾戾車語說四諦者，我能受行。是故世尊隨彼意說。復次世尊欲顯於諸言音皆能善解，故作是說。謂有生疑佛唯能作聖語說法，於餘言音未必自在。為決彼[3]疑，佛以種種言音說法，顯於諸方言音自在，所說法要聞皆受行。復次

① 一本“至”作“致”，下同。
② 一本“第”作“弟”。
③ 一本“彼”作“定”。

有所化者，依佛不變形言而得受化；有所化者，依佛轉變形言而得受化。依佛不變形言得受化者，若變形言而為說法，彼不能解。如說佛在摩揭陀國，為度池堅，步行十二踰繕那故，七萬眾生皆得見諦。彼皆依佛不變形言而得受化。若變形言為說法者，彼諸眾生應不見諦；依佛轉變形言得受化者，若不變形言而為說法，彼不能解。是故世尊作三種語為四天王說四聖諦。復有說者，佛以一音說四聖諦，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能領解。世尊雖有自在神力，而於境界不能改越，如不能令耳見諸色、眼聞聲等。

問：若爾，前頌當云何通？

答：不必須通，非三藏故。諸讚佛頌，言多過實。如分別論者，讚說世尊心常在定，善安住念及正知故。又讚說佛恆不睡眠，離諸蓋故。如彼讚佛實不及言，前頌亦然，故不須釋。復次，如來言音遍諸聲境，隨所欲語皆能作之。謂佛若作至那國語，勝在至那中華生者。乃至若作縛喝羅語[1]，勝在彼國中都生者。以佛言音遍諸聲境，故彼伽他作如是說。復次，佛語輕利速疾迴轉，雖種種語而謂一時。謂佛若作至那語已，無間復作磔迦國語，乃至復作縛喝羅語，以速轉故。皆謂一時如旋火輪，非輪輪想，前頌依此，故亦無違。復次，如來言音雖有多種，而同有益，故說一音。

（《大正藏》27:410，《中華藏》45:698-699）

《鞞婆沙論》（尸陀槃尼撰，前秦僧伽跋澄譯）卷九

說者謂：佛為四天王故聖語說四諦，二知二不知。謂不知者為曇羅國語說“禋佞（苦也）、彌佞（習也）、陀破（盡也）、陀羅

① 一本“縛喝羅語”作“博喝羅語”，下同。

破（道也）”。此說苦邊，一知一不知。謂不知者為彌離車國說語[1]“摩含[2]兜含、僧含摩、薩婆多、鞞梨羅”。此說苦邊，盡知。

問曰：世尊為四天王說四諦聖語，為有力耶？無力耶？若有力者，何以故為二聖語說，一曇羅國、一彌離車國語說；若無力者，本師偈云何通：

一音聲說法，悉遍成音義。彼各作是念，最勝為我說。

一音說法者，是梵音也。悉遍音者，若有真旦[3]人，彼作是念，謂佛作真旦語說法。如是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4]佉梨，謂彼處若有兜佉勒人，彼作是念，謂佛作兜佉勒語說法。現義者、著欲者作是念，世尊說不淨。恚者作是念，世尊說慈。癡者作是念，世尊說緣起。彼各作是念，最勝為我說者。眾中作是念，世尊為我故說法。是故說：

一[5]音聲說法，悉遍成音義。彼各作是念，最勝為我說。

作此論已，答曰：無力。何以故？世尊不可以耳見色、以眼聽聲。

問曰：若無力者，此偈云何通？

答曰：此偈不必通。偈者，非契經，非律，非阿毘曇；但彼作頌者，欲令句義合故。此是讚佛非是實。如鞞婆闍提說諸佛不眠，以除陰蓋故，佛世尊亦常定故。如是更有說者，諸佛世尊不飲不食，除諸著味故，此是讚佛非是實，如是偈讚佛非是實。

若通此偈者當何意？

① 一本“說語”作“語說”。
② 一本“含”作“舍”，下同。
③ “真旦”，一本作“振旦”，一本作“真但”。
④ 一本“婆”作“娑”。
⑤ 一本無“一”字。

答曰：世尊所說，應機捷速。世尊語極速，為一說已，復為一說，如似一時。

或曰：世尊語音一切音，各有境界應適[①]一切音。世尊極知真旦語勝生真旦中者，如是陀勒摩勒波[②]勒佉[③]沙婆佉梨兜佉勒。世尊極知兜佉勒語勝生兜佉勒中者，以是故，說一音聲說法，悉遍成音義。

更有說者：世尊有力，問[④]若爾者此偈為善通。何以故？世尊為四天王說四諦，為二聖語說，為一曇羅國語說，為一彌離車國語說。

答曰：欲滿彼四天王意願故。二天王願世尊聖語為我說四諦，一願曇羅國語，一願彌離車國語。世尊常欲滿他一切善願，隨所欲而為說法，是謂滿四天王意願故，為二聖語說四諦，為一曇羅國語，為一彌離車國語說。

或曰：斷他疑故，莫令有作是念：世尊但善於聖語，不能曇羅國語、彌離車國語，是故斷他疑故。說我一切中自在。以故爾，或世尊教化，或為變身口或不變。謂不變身口者，若為彼變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以己力遊朋[⑤]者尸人間，一日行十二由延。說者即彼日教化七十千人入聖法中，謂一切緣不變身口，謂教化變身口者，若[⑥]為彼不變便不得度。以是故，世尊為四天王二聖語說，一曇羅語說，一彌離車語說。

---

① 一本“適”作“這”。
② 一本“波”作“彼”。
③ 一本“佉”作“法”。
④ 一本“問”下有“曰”字。
⑤ 一本“朋”作“明”。
⑥ 一本無“若”字。

（《大正藏》28:482-483，《中華藏》49:994-99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三十五

毘奈耶說：世尊有時為四天王，以南印度邊國俗語說四聖諦，謂“醫泥迷泥瑜部達鞞”；剌蔑戾車語說四聖諦，謂“摩奢都奢僧攝摩薩縛怛囉毘剌達”。論引淨名圓音為難，下釋有七：一、云有作是說，佛以聖語說四聖諦，能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何以作此等語說？答為滿彼意故，彼天欲聞故，下並取意引之。二、復次，世尊欲顯於諸言音皆能善解故。謂有疑，佛不能餘語等。三、復次，有所化者，依佛不變形言而得受化；有所化者，依佛轉變形言而受化者。四、復有說者，佛以一音說四聖諦，不能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世尊雖有自在神力，而於境界不能改越，如不能令耳見諸色等，通圓音云，答不須通，非三藏故。諸讚佛頌言多過實，如常在定、不睡眠等皆過實也。五、復次，如來言音遍諸聲境，隨所欲語皆能作之故，復伽陀作如是說。六、復次，佛語輕利速疾轉故，故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七、復次，如來言音雖有多種，而同有益故說一音。釋曰：然上七解，前三可通，後四淺近。即彼小乘三藏說故。

（《大正藏》36:272，《中華藏》86:599）

《說無垢稱經疏》（唐窺基撰）卷二

經“佛以一音”至“不共相”。

贊曰：下有三頌，明語益，大文分三。佛有四無礙解，不歎辨無礙，說三無滯，即辨才故：一法無礙解，說法無滯智；二義無礙解，說理無滯智；三詞無礙解，隨諸方言音無滯智；四辨才

無礙，巧說法義等七辨無滯智。此歎詞無礙解，為利益也。佛以一音者，謂一刹那聲，一方音聲，一本質聲，一法教聲，宣說法時，八部四眾，隨類各解，隨其方域，詞韻不同，佛皆能同，彼謂各同，故成不共，九地雖能得詞無礙，尚未圓滿，今顯圓故。

（《大正藏》38:1022）

《瑜伽師地論略纂》（唐窺基撰）卷十二

論解釋詞中，但有訓釋諸法言詞，如《雜集》亦云：謂於諸方言音，謂無量國邑眾生自想言詞；釋諸方言詞，謂可破壞名世間等，以一音演說，眾生隨類各得解等，名種種言音也。

（《大正藏》43:153，《中華藏》101:143）

3. "一音說法"理論

（1）以一音周遍一切法界，皆令得解

《漸備一切智德經》（西晉竺法護譯）卷四

菩薩大士，四分別辯，遊不退轉。何謂為四？一曰分別法，二曰曉了義，三曰順次第，四曰解辯才。……曉了義者，識知眾生八萬四千若干品行，從其志性，察彼根源，隨如信樂，宣如來音而為散結。順次第者，於一切行，無所破壞，為師子吼，出如來音，八部之聲，聞于十方，徹睹無表。……

如是總持……處於法座，須臾之間，適發意頃，則以一音演若干嚮，普告眾會。一時之間，光從口出，其諸毛孔，宣一切音，演布道化，無所不解。照于三千大千世界及與有色無色之界，咸演法音。爾時於彼大千世界，所在眾生，一時皆來。難問義理，

各各講說[1]。質無數事，不再重啟，各得開解。彼時菩薩，一時須臾，悉受眾嚮。所宣諸音，以一言教。普告一切，取要言之，遍二三千大千世界，三四五十，二十五十，乃至周百三千大千，不可稱計大千世界。

（《大正藏》10:486-488，《中華藏》13:615-617）

《佛說十地經》（唐尸羅達磨譯）卷七

而此菩薩處於法座，隨自樂故，以一音詞演說妙法，能令大眾皆得解了。或隨自欲，以種種言詞音支剖析，令諸大眾皆得開悟；或隨自欲，放大光明，從此演出無量法門；或隨自欲，從其身上一一毛孔皆演法音；或隨自欲，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所現色像，從此一切悉能演出妙法言音；或隨自欲，以一音詞，周遍顯了一切法音；或隨自欲，加持一切所有音詞，皆能令作微妙法音；或隨自欲，以從一切世界所屬歌詠樂聲皆演法音；或隨自欲，從一字音演出一切法差別音；或隨自欲，於不可說無量世界地水火風，四大聚中所有微塵，令一一塵皆悉演出不可說法門。假使千界所繫有情咸至其前，於一剎那瞬息須臾，一一皆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而此菩薩於一念頃，彼諸言音隨句隨文悉能領受，仍以一音普為解釋，令隨意樂，各得歡喜。假使二千或三千界，或至不可說三千大千世界所繫一切有情，一剎那間一一各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菩薩於一念頃悉能領受，亦以一音普為解釋，令隨意樂各得歡喜，乃至遍滿不可說不可說世界，隨其有情，意樂根解，演說妙法，得法

① 一本“講說”作“諮講”。

講論，求佛加持，能轉法輪，廣作佛事，普為有情作所依怙。

（《大正藏》10:565，《中華藏》66:882）

《佛說如來興顯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二

佛告普賢菩薩：何謂佛子[①]？菩薩順從如來之音，而等遊達宣正覺聲，不可限量。眾響[②]言辭，則從眾生心意所好，而為說法，至令眾會各得所樂。如其志操而現化之，從心所念，隨時而入，不失三昧，不終不沒，不起不滅。又[③]而察之，猶若呼響，悉無有主，亦無有我。眾生罪福所積行故，違失深妙，便有歸趣，遐邈難濟，興不潔淨。分別法界，故隨無斷。不捨壞法，故無瞋無恚，無沒究竟；所緣住，故亦無有主，亦無不主，亦無教化，亦無不教。斯則為隨如來音響。……

復次，佛子，喻有天子，名曰自在，又名善門[④]。所向瞻望，則諸玉女，有百千品，而來集會[⑤]，鼓作琴瑟，歌頌應弦，節奏若干。且觀伎[⑥]樂，調發妙曲。如來若此，則以一音，隨群生心，依本志性情所慕樂，無量之行因其所信，各各現教，令得開解。是為第四為諸菩薩，而得順從如來之音。於是頌曰：

猶如魔自恣[⑦]，興造天伎樂。玉女之姿顏，節奏互相和。

一心而歌頌，齊音發妙曲。具足億百千，種種之新聲。

---

① 一本“佛子”作“弟子”。
② 一本“響”作“嚮”，下同。
③ 一本“又”作“久”。
④ 一本“善”作“普”，“門”作“問”。
⑤ 一本“會”作“合”。
⑥ 一本“伎”作“妓”，下同。
⑦ 一本“恣”作“恐”。

諸十力若茲，常演一聲詔[1]。則以權方便，音氣暢群萌。
黎庶隨信樂，若得聞言教。這聽塵勞斷，其音無想念。
（《大正藏》10:600-602，《中華藏》13:755-757）

《維摩詰所說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上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
（《大正藏》14:538，《中華藏》15:833）

《說無垢稱經》（唐玄奘譯）卷一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如來不共相。
（《大正藏》14:558，《中華藏》15:910）

《十地經論》（天親造，後魏菩提流支譯）卷十一
經曰：是菩薩於一佛所，以十阿僧祇、百千陀羅尼門聽受法。如從一佛聽法，餘無量無邊諸佛亦復如是。是菩薩於禮敬佛時，所聞法明門能受，非多學聲聞，得大陀羅尼力，於十萬劫所能受持。是菩薩得如是陀羅尼力及無礙智樂說力說法。說法[2]時在於法座，遍一切三千大千世界，隨衆生心差別說法。是菩薩法座，唯除諸佛及受職菩薩於一切中最為殊勝，得無量法明。是菩薩處於法座，或以一音說，令一切大衆悉得解了。即得解了，或以種種

① 一本“詔”作“語”。
② 一本無“說法”二字。

音說，令一切大眾各得開解。即得[1]開解，或但放光明，說令一切大眾各得解法。即得解法，或以一切毛孔皆出法音，或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色物皆出法音，或以一音周遍一切法[2]界，皆令得解。或以一切音聲法聲住持；或於一切世界歌詠樂音，一切音聲皆出法音；或於一字聲中，一切法字句聲皆[3]差別說；或於不可說世界無量地、水、火、風聚細微塵差別，一一微塵中不可說法門皆悉能說。是菩薩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於一念間一時問難，彼一一眾生以無量音聲差別問難，如一人所問，餘者異問。是菩薩於一念間悉受如是問難，但以一音皆令開解。如是二三千大千世界，若三、四、五，若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若百三千大千世界，若千三千大千世界，若萬、十萬、百萬，若億三千大千世界，若十億、百千萬億那由他，乃至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於一念間，一時問難，彼一一眾生以無量音聲差別問難，如一人所問，餘者異問，是菩薩於一念間悉受如是問難，但以一音皆令開解。

（《大正藏》26:192，《中華藏》26:816-817）

《佛地經論》（親光等造，唐玄奘譯）卷六

經曰：又如眾生辯[4]揚語業，由是眾生展轉開示所不了義，宣諷諸論。如是如來成所作智辯語化業。由是如來斷諸眾生無量疑惑，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

① 一本“得”作“時”。
② 一本“法”作“世”。
③ 一本“皆”作“言”。
④ 一本“辯”作“辦”。

論曰：此中顯示辯揚語化、化語業相[1]，成所作智，隨諸衆生意樂差別，現化語業，說種種義，斷諸疑惑。謂發一音表一切義，令諸有情隨類獲益。如《契經》言："佛以一音演說諸法，衆生隨類各得開解。"或有怖畏，或有歡喜，或生厭離，或復斷疑，此是如來本願所引不思議力所發化語，一音能斷一切衆疑。若作化身，亦令衆生一質異見利樂事成。

（《大正藏》26:319-320，《中華藏》27:52-53）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等集）卷五

菩薩住是金剛三昧，以一音聲有所宣說，一切衆生各隨種類而得解了，示現一色。一切衆生各各皆見種種色相安住一處，身不移易。能令衆生隨其方面各各而見，宣說一法，若界若[2]入，一切衆生各隨本解而得聞之。（出《大涅槃經》第二十二[3]卷）

佛以一音演[4]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衆生[5]各各[6]隨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或有恐畏[7]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出《維摩經》第一卷）

一切法相，行無取著，建勝寶幢，出一大音，若樂聞施惠得解脫者，即聞如來說施利益。戒慧等樂亦復如是，說大乘法無一衆生不解脫者。（出《觀佛三昧經》第三卷）

佛以一言說一切法，大千衆生以無量音一時問難，皆各不同。

---

① 一本"相"作"指"。
② 一本"界若"作"男若女"。
③ 一本"二十二"作"二十四"。
④ 一本"演"作"宣"。
⑤ "衆生"，一本作"或"，一本作"或有"。
⑥ 一本無"各"字。
⑦ 一本"畏"作"怖"。

於一念中，以一音答，皆令開解。（出《華嚴經》第二十六卷首、《楞嚴經·明身蜜[①]》、《悲花》第七卷十[②]，《分[③]別經·普[④]明口蜜》大同）

（《大正藏》53:19-20，《中華藏》52:770）

（2）唯一之音、普入一切之音、萬法同一之音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述，宋淨源錄注）卷四

《現相品》云：佛以一妙音周聞十方國，眾音悉具足，法雨皆充遍。即同時具足相應體。……《出現品》云：如來音聲普入一切，譬如書字等，此亦相入，即相容也。《十住》又云：一即是多，多即一。文隨於義，義隨文，即相即教體。《出現品》云：道場皆聞不出眾外，各各隨解，即隱顯教體也。又云：如來言音唯是一味，隨諸眾生心器異故，無量差別亦隱顯教體，亦純雜教也。又云：如來於一語言中演說無邊契經海，如善口女等，即微細教也。

（《中華藏》90:580）

《妙法蓮華經文句》（隋智顗說）卷七上

問：一雲一雨，與一音同異。

答：下地以一音令他聞一法。佛以一音隨類各解，今一雲一雨，正是隨類之一音也。有人解法身不二名一，從法身出音，故

① 一本“蜜”作“密”。
② 一本“十”上有“第”字。
③ 一本“分”作“卷”。
④ 一本“經普”作“應辯經并”。

言一音。有人言一時並出眾聲，故言一音。有人言五音之中隨用一音。《大論》明一音報眾聲，不言並出，亦不言是法身出音。《毘婆沙》言佛以一音說四諦，五人聞人語，八萬諸天聞天語，地獄夜叉各聞同其語。唱告至梵天，是為梵音。亦是佛報得清淨音聲，最妙，號為梵音。若報得梵音，則人所不聞，聞亦不解。

（《大正藏》34:96，《中華藏》94:141）

《法華玄論》（隋胡吉藏撰）卷七

問：經明一雲一雨隨根受潤，與一音說法隨類異解，此有何異？

答：有同有異。異者，雲雨來意，如說經因緣中辨之。今略舉二意：一者取無心而能普益，二者欲顯同一正道隨根成異也。一音者，欲明如來三密不可思議，凡夫二乘不能測度。所以然者，下位之人但以一音令緣同聞一，不能以一音令萬類異聞，唯佛能爾，故名口密不可思議也。

問：上來所明一音與一雨義異，云何復是同耶？

答：一雲一雨同明一教，但得隨根成異，一音亦為顯一道，隨類萬差，此無異也。

問：云何名為一音耶？

答：有人言，唯一法身，法身不二，故名為一。從一法身出音，以法身為名，故云一音也。評曰：大品釋相好，云以一音報眾聲，不明法身故非解也。有人言一時中並出眾音，故云一音也。評曰：經但云一音，不云眾音並出，亦非所用。有人言身為天竺之身，音為天竺之音，故云一音。評曰：佛能隨咄一音非局天竺。又有人言五音之中隨用一音。評曰：佛既託一方之跡，受一土之

音，五音義通，亦非所用也。今所明者，此義多含，略明四種：一者，依藥草品明一大雲普覆，一大雨遍洽，喻一乘大法音，故名一音。但大緣悟大，故稱於大，小緣悟小，小不稱為大，故一音之名主一大乘音也。

問：云何小不稱大？

答：如說大般涅槃，而道成羅漢。《維摩經》廣辨淨佛國土，而取證小乘。如是等皆是小緣。聞大而不稱大，故一音之名正主於大也。

問：此經何故一音遍主大耶？

答：欲顯唯有一乘，無有五乘，故一音主大乘也。

問：何以知一音遍主大耶？

答：經云一大雲一大雨，故知主一大乘音也。二者如淨名所辨，明如來一音說法而萬類異解。

問：此據何一音耶？

答：既云佛以一音說法即是佛音，佛音者，一梵音。

問：何故主一梵音？

答：就一方化跡託形天竺報得梵音，是以一音主梵音也。

問：此言何所出耶？

答：毘婆娑中作此說也。佛於鹿園以一梵音演說四諦，五人則聞人語說四諦，八萬天則聞天語說四諦，地夜叉聞夜叉語說四諦，故唱告之。如是展轉聞至于梵世，故知一音主梵音也。

問：為是梵天音，故名梵音；如報得天眼，故名天眼耶？

答：不爾。此是八種音中清淨最妙音名為梵音，非梵天音也。故釋論云：佛生人中，受人法，故是人音；又若是梵天音者，人則不聞，故知非也。

問：釋論云：小乘法中無不可思議，如六十劫說《法華經》謂如食頃。云何三藏中明以一音說法隨類解耶？

答：小乘雖無六十劫說《法華經》，不可思議有餘五不可思議，謂佛力、龍力等。今一音說法即是明佛不可思議也。次言一音者不必但局梵音，如來隨吐一音能令異類各聞，故名一音也。又一音者，人聞即人音，天聞則天音，非人非天也。以是天人音故名為多，以非人非天故名一音。乃至聲聞聞小、菩薩聞大，而音非大非小，故名為一也。

問：人聞則人音，天聞則天音，而音非人非天者，亦應一緣聞則音一，多緣聞則音多，而音非一非多也。

答曰：然也。

問：若爾，音緣聞則音，非音緣聞則非音？

答曰：亦然也。是故經云：同在一座有人聞佛說法，有人見佛默然。如肇師云：心生於有心，像出於有像，即其事也。

問：若爾，前何故言一音耶？

答：正為下位之人不能以一音令萬類異解，歎佛能爾，故明一音也。

問：云何但說一音令萬類異聞？

答：《華嚴》前後略明三事：一者明佛能出眾生數等音，餘人不能爾，唯佛獨能，故佛不思議；二者佛能於一音中並出眾生數等音，故一切眾生各有所聞，此明餘人不能於一音中出一切音，佛能爾也；三者一音說法，能令一切各有所聞，亦不分一音以為多音，餘不能爾，唯佛獨能。若爾者具三種義，不可局之，以一此三，皆是顯佛口密不思議事。口密既三身亦如是。

問：《華嚴性起品》云：大梵天王以少方便大千眾生，皆見己

身亦不分身，若爾餘人亦能，何故唯佛耶？

答：彼唯局大千如來普周法界，彼則有心所作，如來無心化物。又菩薩眼入三昧，耳出正受，觀眼無生，說空非有，彼不能爾，何由及佛。

問：此四種辨一音，今昔明之以何為正。

答：通皆具也。但有唯一乘音，正在今教，餘三通今昔也。

問：佛有二種光：一常光，初生至滅常自有之，即丈光相；二非常光，隨時示現。一音說法令萬類異解，為是常音？為是示現？

答：八十種好中云，以一音報眾聲，若爾，此是佛常音也。

問：一音說法有幾事耶？

答：依《淨名經》略明三種：一者佛隨吐一音，萬類異解，六道眾生皆謂佛各同其語也；二者但說一法隨義普行，好施者聞施，好戒者聞戒，各蒙利益；三者明說事是同而欣憂兼發。此有二事，如說一苦法生四種心：有人聞苦生怖畏；有人聞苦欲脫之，故生歡喜；有人聞苦心生厭離；有人聞苦，實知是苦，斷於疑心也。二者聞四種法生四種心：如聞三塗苦則怖，聞人天妙樂則喜，聞不淨則厭離，聞因果則斷疑，兩義中前意正也。

（《大正藏》34:419-420）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五

《下經》云：一法門中，無量門無量千劫如是說，所演法門廣大義，普運光天之所了等，應無窮之機者，所感非一故。故《九地》云：如是乃至不可說世界所有眾生，一剎那間，一一皆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菩薩於一念頃，悉能領

受，亦以一音普為解說，各隨心樂，令得歡喜等。菩薩尚爾，何況如來。《出現品》云：如來音聲亦復如是，普入一切處，一切眾生，一切法，一切業，一切報中。面無所住者，即無變之變也。又云：佛子，如來隨一切眾生心行欲樂，無量差別出若干音聲，而轉法輪者，即應無窮之機也。

（《大正藏》36:38，《中華藏》86:264）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十三

疏[①]："佛以[②]一妙音等"者，經文略有三節：初則一音周聞，但彰其遍；次言[③]眾音悉具，則[④]即前一音頓具多音，謂萬類殊音，如善口天女；三法雨皆遍者，則隨一一音，具說一切大小權實無盡法門，又一一法[⑤]皆充法界。三節以[⑥]含四義，三[⑦]則展一普遍[⑧]，二則一收一切。展卷無礙，皆悉同時，何音何法，而不具足。彼經次下云："一切言辭[⑨]海，一切隨類音，一切國土中，恆轉無上輪"等，則重數更多。今但引其一偈，足顯同時具足。

疏："譬如書字等"者，即如來轉法輪中取意，略引故有等言。若具引者，經云："佛子，如來法輪悉入一切語言文字，而無所住。譬如書字，普入一切事、一切語、一切算數、一切世間出世間處，而無所住。如來音聲亦復如是，普入一切處、一切眾生、一切法、

① 一本"疏"作"言"，下同。
② 一本"以"作"演"。
③ 一本"言"作"云"。
④ 一本"則"作"者"。
⑤ 一本"法"作"門"。
⑥ 一本"以"作"已"。
⑦ 一本"三"作"一"。
⑧ 一本"遍"作"周"。
⑨ 一本"辭"作"詞"。

一切業、一切報中，而無所住。一切眾生種種語言，皆悉不離如來法輪。何以故？言音實相，即法輪[1]故。佛子，菩薩摩訶薩[2]應如是知。"如來轉法輪[3]，即此經文法喻之中，亦自影略故[4]。疏取意略引耳。疏："此亦相入即相容[5]也"者。據所引文，即相入義。即此相入，是一多相，容不同門，能入名入，所入名容，能容即所入，所容即能入，隨義名異，容入一義耳。

疏："道場皆聞不出眾外"者，即出現音聲中，梵王及眾喻。若具引者，經云[6]："復次，佛子，譬如大梵天王住於梵宮，出梵音聲，一切梵眾靡不皆聞，而彼音聲不出眾外。諸梵天眾咸生是念：大梵天王獨與我語。如來妙音亦復如是，道場眾會靡不皆聞，而其音聲不出眾外。何以故？根未熟者不應聞故。其聞音者，皆作是念：如來世尊獨與[7]我語。佛子，如來音聲無出無住，而能成就一切事業，是為如來音聲第五相。"釋曰：眾會聞者，即以根熟為眾內，未熟為眾外耳，餘並[8]可知。應聞[9]者得聞，此即顯也；不應聞不聞，斯即隱也。

疏[10]："各各隨解"者，聞中復有差別。若聞大乘，大乘則顯；不聞二乘，二乘即隱；若聞小乘，大隱小顯[11]等可知。

---

① 一本"輪"作"論"。
② 一本"薩"下有"於"字。
③ 一本"應如是知"四字在"如來轉法輪"五字之後。
④ 一本"故"作"彼"。
⑤ 一本"容"作"客"。
⑥ 一本無"經云"二字。
⑦ 一本"與"作"為"。
⑧ 一本"並"作"則"
⑨ 一本無"聞"字。
⑩ 一本無"疏"字。
⑪ 一本"若聞小乘大隱小顯"作"小顯大隱"。

疏[1]：又云"如來言音等[2]"，即彼次下第六相也。經云："佛子，譬如眾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水無念慮，亦無分別。如來言音亦復如是：唯是一味，謂解脫味，隨諸眾生心器異故，無量差別，而無念慮，亦無分別。"然此一文證其兩義：若取諸器各受，互不相知，即是隱顯；若取一味隨器，即是純雜。善口天女亦即彼品。經云："復次，佛子，譬如自在天王有天采[3]女，名曰善口。於其口中出一音聲，其聲則與百千種樂而共相應，一一樂中復有百千差別音聲。佛子，彼善口女從口一聲，出於如是無量音聲，當知如來亦復如是：於一音中出無量聲，隨諸眾生心樂差別，皆悉遍至，悉令得解。"即第四相一中頓具，即微細也。

（《大正藏》36:98，《中華藏》86:349-350）

《成唯識論了義燈》（唐慧沼述）卷一

聖教之中一音說法有二不同：一詞，二法。如《無垢稱經》皆謂世尊同其語詞，或生厭離，或歡喜等法；如《涅槃經》二十四云，演說一法若界若入，一切眾生各隨本解而得聞之：是法、詞合說。一名句中現多名句，一音聲中現多音聲，故各隨本解攝假從聲，以諸名、句隨生有別。然不離聲故總名聞。又《梵網》上云：一音中說無量法品。又云：苦、空、無常、無我一諦之音，並法、詞合。或但舉法，如《華嚴》云，若多貪恚等八萬四千垢各聞對治法。又云，一音說法，或有眾生學聲聞乘，聞佛說法，即知聲聞藏。此等即但明法無礙，亦得通詞，聞即聞聲。又《無

① 一本無"疏"字。
② 一本"等"下有"者"字。
③ 一本"采"作"婇"。

量義經》云，能以一音普應衆聲，即但是詞。又如《婆沙》七十三[①]云，一音者梵音。若支那人來在會坐，謂佛為說支那音義。此通法、詞。又云，貪行者來在會坐，聞佛為說不淨觀等，此即唯法。雖各有義，且辨一音，不說所餘。

問：隨能聞現聲各有殊，若據所詮法各差別，何名一音？

答：或一刹那，或一無漏，或且隨一所詮之法，或隨於一所化之生，或從於如，總得名一。

問：若爾，何故《毘婆沙》云一音者，梵音。若支那人來在會坐，謂佛為說支那音義？

答：不以小乘而為定量，既如如意隨求雨寶，故隨生感各各現聲，或聲清淨，名為梵音；非必唯同一梵音聲。

問：佛說一音具諸法門為不具耶？

答：有四解（要集所敘）：一云如來無相圓音，以無相故佛說一音以圓滿，故普應衆生。此答不了，說不具故。一云如來但出一音，未知何以為名，而衆生心中聞無量法門（此答不正，不答問故，亦同外道老莊說故）。一云如來隨所化者，一時具有無邊法門，隨正[②]所為，故云一音。此意一音具諸法門，隨正所為一別有情名為一音，然答不明。應云隨所化生方類不同，於一時中現一切音，一一音中具諸法門，且隨一生或正所為，故名一音。非一音言唯詮一法。雖然，答問亦不分明。一云如來所出一音聲體自在難思，與彼無邊名等相應，為衆生說故。經云："如來所出一語中，演說無邊契經海。"此釋雖勝亦未盡理。言一音者為一梵音，

---

① 一本"三"作"九"。
② 一本"正"下有"法"字。

為一刹那，為名等各別，為一名中此現[1]多名等。今謂一一聲，一刹那聲，一一名等，各能現多，或一聲現多名或多聲現一名，或一名現多名或多名現一名。句義准知，隨義皆得，名為一音。

（《大正藏》43:661-662）

《大乘大義章》（東晉慧遠問，羅什答）卷上

如以一音，而眾生隨意所聞。或有聞佛音聲，崇濡微妙，如迦陵頻伽鳥，白鵠之聲，如獅子吼聲，如野牛王聲，如打大鼓之聲，如大雷聲，如梵王聲等，種種不同。有於音聲中，或聞說布施，或聞說持戒、禪定、智慧、解脫、大乘等。各各自謂為我說法，是法身神力無所不能。若不爾者，何得一時演布種種音聲種種法門耶？

（《大正藏》45:125）

（3）一音設教

《妙法蓮華經玄義》（隋智顗說）卷十上

但一佛乘無二亦無三。一音說法，隨類異解。諸佛常行一乘，眾生見三，但是一音教也。

（《大正藏》33:801，《中華藏》93:180-181）

《法華玄義釋籤》（唐湛然述）卷十六

如來一音出一切音，此中遍詮，何殊梵響？一塵即足，何須別思？如此勸學，豈與夫一經一論至皓首耶？

① 一本“現”上有“能”字。

（《大正藏》33:930，《中華藏》93:407）

《妙法蓮華經玄義釋籤》（隋智顗說，灌頂記，唐湛然釋）卷四

如此通是一音之教而小大差別，能契有長短，所契唯一極種種名，名一究竟唯一究竟應於眾名。

初言通是一音之教而小大差別者，今此是法華跨節一音不同小乘。當分一音，具如《止觀》第一記，故依婆沙但三藏佛一音耳。準例通別應有當分一音。作如此論教行理通別者，相則難解，理則易明。

（《中華藏》93:525）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序》（宋耿延禧撰）

佛以一音而演說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諸佛此一音，六代祖師此一音，天下老和尚此一音。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乃此一音。正法眼藏向這[1]瞎驢邊滅卻，亦此一音。以至風動林響、泉鳴谷應亦此音，雷霆、霹靂、雨雹交横，亦此音。人語、市聲、鵓鳩、蛇螟、倉庚、寒蟬，亦此音。麻三斤，庭前柏樹子，得髓得皮，老兄未徹，拄杖子嗚勃跳，上三十三天，觀音胡餅，卻是饅頭，無非此音。以至一切語言，銅鑼盛油，銀碗盛雪，鷓鴣啼華，珊瑚撐月，不落不昧，通身遍身，將心與汝安，吸盡西江水，亦無非此音。不作此音會，而作語言瞀訛，妄生分別，無有是處。昔楊岐以此音簀鼓天下，至圓悟大禪師，此音益

① 一本“這”作“遮”。

震。師因頻[1]呼小玉之音與檀郎認得之音，然後大唱此音，不數德山歌，壓倒雲門曲。凡樓子我若無心之音，及盤山紅輪西去之音，皆當立下風，盡是老凍膿。所以於建炎中興天子前，奏此一音，四海寂默，而無敢鳴。雲居安樂堂上，擅此一音，衆人憎嫉，而無敢和。且道，此老子乘誰恩力，得恁麼奇特。昔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梨然有當於人之心，乃曰：今之歌者，其誰乎？是亦此音。而世未之知也，圓悟老師其知之矣。予蚤事佛鑑，晚見老師，叩此一音，更無別調。

（《大正藏》47:713，《中華藏》76:921）

① 一本此下無。

七、聲才和辯才
（誦經、說法音聲之二）

1. 傳說中的經唄人物

（1）羅婆那婆提比丘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三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豪族富貴，天性柔和[①]，所謂釋王比丘是。乞[②]食無厭足，教化無窮，所謂婆提婆羅[③]比丘是。氣力強盛，無所畏難，亦是婆提婆羅比丘是。音響[④]清徹，聲至梵天，所謂羅婆那婆提比丘是。

（《大正藏》2:558，《中華藏》32:17）

（2）痤陋比丘

《賢愚經》（北魏慧覺等譯）卷十一

時祇洹中，有一比丘，形極痤[⑤]陋，音聲異妙。振聲高唄，音

① 一本“和”作“知”。
② 一本無“乞”字。
③ 一本“婆提婆羅”作“婆提波羅”，下同。
④ 一本“響”作“嚮”，下同。
⑤ 一本“痤”作“矬”，下同。

極和暢。軍眾傾耳，無有厭足；象馬豎[1]耳，住不肯行。王怪顧[2]問御者："何以乃爾？"御者答言："由聞唄聲，是使象馬停足立聽。"王言："畜生尚樂聞法，我曹人類，何不往聽？"即與群眾暫還[3]祇洹，到下象乘，解劍卻蓋，直進佛所，敬禮問訊。彼唄比丘，唄聲已絕。王先問言："向聞唄音清妙和暢，情豫欽慕，願得見識，施十萬錢。"佛告之曰："先與其錢，然後可見。若已見者，更不欲與一錢之心。"即將示之。見[4]其形狀倍復痤陋，不忍見之，意無欲與一錢之想。王從座起，長跪白佛言[5]："今此比丘形極短醜，其音深遠聲[6]徹乃爾，宿作何行，致得斯報？"佛告王曰："善聽，著心。過去有佛名曰迦葉，度人周訖，便般涅槃。時彼國王名機里毘，收取舍利，欲用起塔。時四龍王化為[7]人形來見其王，問：'起塔事為用寶作？為用土耶？'王即答言：'欲令塔大，無多寶物，那[8]得使成。今欲土作，令方五里高二十五里，極使高顯可觀。'龍王白言：'我非是人，皆是龍王，聞王作塔，故來相問。苟欲用寶，當相佐助。'王歡喜言：'能爾者快。'龍復語言：'四城門外有四大泉。城東泉水取用作墼，成紺琉璃；城南泉水取用作墼，其墼成已[9]，皆成黃金；城西泉水取用作墼，墼成就已，變成為銀。城北[10]泉水取用作墼，其墼成已，變為白玉。'王聞是語，倍增踴

① 一本"豎"作"堅"。
② 一本無"顧"字。
③ 一本"還"作"過"。
④ 一本"見"作"看"。
⑤ 一本無"言"字。
⑥ 一本"聲"作"磬"。
⑦ 一本"為"作"作"。
⑧ 一本"那"作"奈"。
⑨ 一本"成已"作"已成"。
⑩ 一本"北"作"比"。

躍，即立四監，各典一邊。其三監所作，工[1]向欲成，一監慢怠，工獨不就。王行[2]看見，便以理責：'卿不用心，當加罰謫。'其人懷怨[3]，便白王言：'此塔太大，當何時成。'王去之後，敕諸作人，晝夜勤作，一時都訖。塔極高峻，眾寶晃昱，莊校雕飾，極[4]有異觀。見已歡喜，懺悔前過。持一金鈴，著塔棖頭[5]，即自求願：'令我所生音聲極好[6]，一切眾生莫不樂聞。將來有佛號釋迦牟尼，使我得見，度脫生死。'如是大王，欲知爾時一監作遲恐塔大者，此比丘是。緣彼恨言嫌其塔大，五百世中常極痤陋。由後歡喜，施鈴塔頂[7]，求索好聲及願見我，五百世中，極好音聲。今復見我，致得解脫。"王聞是已，便辭欲退。

（《大正藏》4:424，《中華藏》51:164-165）

《出曜經》（後秦竺佛念譯）卷二十一

昔王波斯匿集四種兵，夜非人時，出城遊行。時有一比丘名羅婆那拔提，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聞者。時波斯匿王於彼眾中便生此念："若我明日見此唄比丘者，當賜三百千兩金。"王復漸近，內自思惟，聲音如似近，然復不見。轉復前進見其人，身在一函　，便賜三貝珠。是故說：

內既知之，外無所見。內見果實，便隨聲往。

內既不知，外有所見。二果俱成，便隨聲往。

---

① 一本"工"作"功"，下同。
② 一本"行"作"往"。
③ "怨"，一本作"忍"，一本作"恐"。
④ 一本"極"作"各"。
⑤ 一本"棖頭"作"棠頭"。
⑥ 一本"好"作"妙"。
⑦ 一本"頂"作"頭"。

內有所知，外有所見。彼有朗智，不隨聲往。

時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向唄道人今為所在，吾欲觀之。”佛告王曰：“欲見者勿興懈慢。”佛即遣信喚比丘來。王尋見之，生變悔心。悔夜所許極為奢侈[①]。尋與三枚貝珠，意猶欲悔。王白佛言：“今此比丘本行何德得此妙聲？復作何行受此小形？唯願世尊敷演其義。”爾時世尊即以宿命智，觀察當來、過去、現在。便告王曰：“往昔久遠世時，人壽二十千歲。人民之類共相敬待，謙遜承事。時世有佛名曰迦葉，在世遊化，教誡[②]周訖，便取滅度。是時國王臣民興戀慕心，即起偷婆高而且廣。其人爾時亦在其側[③]稱言：‘造此偷婆，河為高廣？’即夜以一鈴懸於佛圖竿[④]，尋發誓願：‘若我後生在在處處，聲響清徹，上徹梵天，遭遇彼聖，得盡諸漏，於弟子中聲響清徹。’緣昔吐言嫌寺廣大，由此果報，受身極小；復以鳴鈴懸寺上，蒙此果報，得致妙聲。

（《大正藏》4:721-722，《中華藏》50:812）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與兵眾至祇洹邊過，聞一比丘唄聲雅好，軍眾立聽無有厭足，象馬豎耳，住不肯行。王與軍眾即入寺看，見唄比丘，形貌矬[⑤]短，醜陋極盛。王不忍看，王即問佛：“今此比丘宿作何業得斯果報？”佛告王曰：“乃往過

① 一本“侈”作“多”。
② 一本“誡”作“戒”，下同。
③ 一本“側”作“例”。
④ 一本“竿”作“上”。
⑤ 一本“矬”作“痤”。

去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機里毘王收取[①]舍利，欲用起塔。有四龍王化作人形，來到王所，問起塔事：'為用寶作？為用土耶？' 王即答言：'欲令塔大無多寶物，今欲土作。令方五里，高二十五里。' 龍白王言：'我是龍王，故來相問。若用寶作，我當佐助。' 王聞歡喜。龍復語王：'四城門外有四泉水，東門泉水取用作墼[②]，變成琉璃；南門泉水取用作墼，變成黃金；西門泉水取用作墼，變成白銀；北門泉水取用作墼，變成白玉。' 王聞是語，倍增歡喜，即立四監，各典一廂[③]。其三監者作工欲成，一監懈怠，工獨不就，王行看見，以理訶責。其人懷怨而白王言：'此塔太大，當何時成？' 王敕作人晝夜勤作，一時都訖。塔極高峻，眾寶莊嚴，極有異觀。其監見已，歡喜踊躍，懺悔前過，持一金鈴著塔棠頭，發其願言：'令我所生音聲極好，一切眾生莫不樂聞。將來有佛號釋迦牟尼，使我得見度脫生死。' 緣於往昔嫌塔大故，生常[④]醜陋；由持鈴[⑤]懸塔棠頭，及願見佛，從是以來五百世中，極好音聲，今復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果。" 以是因緣，一切眾生見他作福，不應毀呰，後得惡報，悔無所及也。

（《大正藏》53:574-575，《中華藏》71:782-783）

《諸經要集》（唐道世集）卷四

《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與兵眾至祇洹邊過，聞一比丘唄聲雅好。軍眾立聽，無有厭足；象馬豎耳，住不肯行。

① 一本"取"作"其"。
② 一本"墼"作"塹"，下同。
③ 一本"廂"作"相"。
④ "常"，一本作"恆"，一本作"短"。
⑤ 一本"鈴"上有"金"字。

王與軍眾即入寺，看見唄比丘形貌矬短，醜陋極盛。王不忍看，王即問佛："今此比丘宿作何業得斯果報？"佛告王曰："乃往過去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機里毘王收取舍利，欲用起塔。有四龍王化作人形，來到王所，問起塔事：'為用寶作？為用土耶？'王即答言：'欲令塔大，無多寶物。今是土作，令方五里，高二十五里。'龍白王言：'我是龍王，故來相問。若用寶作，我當佐助。'王聞歡喜。龍復語王[①]：'四城門外有四泉水。東門泉水取用作塹[②]，變成琉璃；南門泉水取用作塹，變成黃金；西門泉水取用作塹，變成白銀；北門泉水取用作塹，變成白玉。'王聞是語，倍增歡喜，即立四監，各典一相[③]。其三監者作工欲成，一監懈怠，工獨不就。王行看見，以理呵責。其人懷怨而白王言：'此塔太大，當何時成？'王敕作人晝夜勤作，一時都訖。塔極高峻，眾寶莊嚴，極有異觀。其監見已，歡喜踊躍，懺悔前過。持一金鈴著塔棠[④]頭，發其願言：'令我所生音聲極好，一切眾生莫不樂聞。將來有佛號釋迦牟尼，使我得見，度脫生死緣。'於往昔嫌塔大，故生恆醜陋。由持金鈴懸塔棠頭，乃[⑤]願見佛，從是以來五百世中極好音聲。今[⑥]復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一切眾生見他作福，不應毀呰，後得惡報[⑦]，悔無所及也。

（《大正藏》54:32，《中華藏》53:534）

① 一本"王"下有"言"字。
② 一本"塹"作"塹"，下同。
③ 一本"相"作"廂"。
④ 一本"棠"作"根"，下同。
⑤ 一本"乃"作"及"。
⑥ 一本"今"作"令"。
⑦ 一本"報"上有"果"字。

（3）年少比丘

《賢愚經》（北魏慧覺等譯）卷十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舍利弗，晝夜三時，恆以天眼觀視世間。誰應度者，輒往度之。爾時有諸估客欲詣他國。其諸商人共將一狗，至於中路。眾賈頓息。伺人不看，閑靜之時，狗便盜取眾賈人肉。於時眾人即懷瞋恚，便共打狗，而折其腳，棄置空野，捨之而去。時舍利弗遙以天眼見此狗身，攣躄在地，饑餓困篤，懸命垂死。著衣持缽，入城乞食。得已持出飛至狗所。慈心憐愍，以食施與。狗得其食，濟活餘命，心甚歡喜，倍加踊躍。時舍利弗即為其狗具足解說微妙之法。狗便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時舍利弗獨行乞食。婆羅門見而問之言："尊者獨行，無沙彌耶？"舍利弗言："我無沙彌。聞卿有子，當用見與。"婆羅門言："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既孩幼，不任使令。比前長大，當用相與。"時舍利弗聞彼語已，即戢在心，還至祇洹。至年七歲，復[①]來求之。時婆羅門即以其兒付舍利弗，令使出家。時舍利弗便受其兒。將至祇洹，聽為沙彌，漸為具說種種妙法。心意[②]開解，得阿羅漢，六通清徹，功德悉備。時均提沙彌始得道已，自以智力，觀過去世本造何行，來受此形，得遭聖師，而獲果證。觀見前身作一餓狗，蒙我和上[③]舍利弗恩，今得人身，並獲道果。欣心內發而自念言："我蒙師恩，得脫諸苦。今當盡身供給所須，永作沙彌，不受大戒。"爾時阿難而白佛言："不審此人，曩昔之時，興何惡行，受此狗身。造何善根，而得解脫。"

① 一本"復"作"後"。
② 一本"意"作"竟"。
③ 一本"上"作"尚"。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諸比丘集在一處。時年少比丘音聲清雅，善巧讚唄，人所樂聽。有一比丘，年高耆老，音聲濁鈍，不能經唄，每自[①]出聲，而自娛樂。其老比丘已得羅漢，沙門功德，皆[②]悉具足。于時年少妙音比丘，見老沙門音聲鈍濁，自恃好聲，而呵之言：'今汝長老，聲如狗吠。'輕呵已竟，時老比丘，便呼年少：'汝識我不？'年少答言[③]：'我大識汝，汝是迦葉佛時比丘。'上座答曰：'我今已得阿羅漢道。沙門儀式，悉具足矣。'時年少比丘聞其所說，心驚毛豎，惶怖自責。即於其前，懺悔過咎。時老比丘即聽懺悔，由其惡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持淨戒故，今得見我，蒙得解脫。"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信受，頂戴奉行。

（《大正藏》4:444-445，《中華藏》51:205）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等集）卷二十二

佛在舍衛國。爾時尊者舍利弗晝夜三時，天眼觀視。誰應度者，輒往度之。時有估[④]客欲詣他國（《報恩經》云摩提二國中間有五百賈客）。其諸商人共將一狗（《報恩經》云白狗），至於中路。眾賈頓息，狗便盜肉。於時眾人便共打狗，而折其腳，棄置空野，捨之而去。時舍利弗天眼見狗，攣癖[⑤]在地，饑困垂死。飛至狗所，以食施與。狗濟餘命，心甚歡喜。時舍利弗即為此狗說微妙法。狗便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時舍利弗獨行乞食。婆羅門見而

① 一本"自"作"日"。
② 一本"皆"作"比"。
③ 一本"言"作"曰"。
④ 一本"估"作"賈"。
⑤ 一本"攣癖"作"攣躄"。

問之言："尊者獨行，無沙彌耶？"舍利弗言："我無沙彌。聞卿有子，當用見與。"婆羅門曰："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既孩幼，不任使令[1]。比前長大，當用相與。"時舍利弗即戢在心，至年七歲，復來求之。時婆羅門令兒出家。舍利弗將至祇洹，漸為說法，心意開解，得阿羅漢（《報恩經》云，佛言善來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均提沙彌既始得道，自以智力，觀過去世，見前身作一餓狗，蒙和上[2]恩，今得人身，並獲道果。欣心內發，而自念言："我蒙師恩，得脫諸苦。今當盡身供給所須，永作沙彌。"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諸比丘集在一處。時年少比丘音聲清雅，善巧[3]讚唄。有一比丘，年高耆老，音聲濁鈍，不能經唄，每自出[4]聲，而自娛樂。老比丘者已得羅漢。于時年少比丘而呵之言："今汝長老聲如狗吠。"時老比丘便呼年少："汝識我不？"年少答曰："我大識汝，汝是迦葉佛時比丘上座。"答言："我今已得阿羅漢。"年少惶怖，自責懺悔，猶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持淨戒故，今得見我蒙得解脫。（出《賢愚經》第十二[5]卷）

（《大正藏》53:118-119，《中華藏》53:13）

（4）僧護比丘

《佛說因緣僧護經》（東晉失名譯）

僧護……復更進路，遙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入林，見五

① 一本"令"作"命"。
② 一本"上"作"尚"，下同。
③ 一本"巧"作"能"。
④ "出"，一本作"其"，一本作"唄"。
⑤ 一本"十二"作"十三"。

百仙人遊止[1]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共相[2]謂言："釋迦弟子污我等園。"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眾中，第一上座，有大慈悲，敕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比丘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師檀[3]，加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夜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悟解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詣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爾時僧護比丘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修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

（《大正藏》17:568，《中華藏》36:373）

（5）好清聲比丘尼

《摩訶僧祇律》（東晉佛陀跋陀羅等譯）卷三十六

此比丘尼有好清聲，善能讚唄。有優婆塞請去。唄已，心大歡喜，即施與大張好氈。時諸天於虛[4]空中而[5]說頌曰：

今汝得善利，福德甚巍巍。

一切染著盡，清淨奉施衣。

今王舍城中，清信諸士女。

何不來勸請，微妙善法音。

親近能離苦，不請則不說。

聞已如修習，則致勝妙處。

---

① 一本"止"作"山"。
② 一本"共相"作"相共"。
③ 一本"檀"作"壇"。
④ 一本無"虛"字。
⑤ 一本無"而"字。

是時諸人家家請[1]唄，聞，歡喜已，大得利養。諸比丘尼各生嫉[2]心，便作是言："此妖艷歌頌[3]惑亂眾心。"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作世間歌頌[4]耶？"答言："我不知世間歌頌。"佛言："是比丘尼非世間歌頌。"

（《大正藏》22:518-519，《中華藏》37:94）

（6）億耳比丘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二十五

是時億耳……持衣缽遊行諸國土，漸漸到舍衛國見佛。……億耳向佛房，到已，頭面禮佛足，坐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是二人夜多坐禪默然。中夜過至後夜，佛語億耳："汝比丘唄。"億耳發細聲，誦波羅延薩遮陀舍修妒路竟。佛讚言："善哉，比丘，汝善讚法。汝能以阿槃地語聲讚誦，了了清淨盡易解。比丘，汝好學好誦。"佛知故問："汝何以晚入道？"億耳言："大德，我久知欲患，有緣事不得出家。"即說偈言：

已見世間過，見法不樂漏。
聖人不樂惡，惡人不樂善[5]。
決定見法味，法味息煩惱。
除熱離眾惡，服法喜法味。

（《大正藏》23:181，《中華藏》37:552）

---

① 一本"請"作"讚"。
② 一本"嫉"作"疾"。
③ 一本"頌"作"誦"。
④ 一本"歌頌"作"歌說"，下同。
⑤ 一本"善"作"法"。

（7）跋提比丘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三十七

有比丘名跋提，於唄中第一。是比丘聲好，白佛言："世尊，願聽我作聲唄。"佛言："聽汝作聲唄。唄[1]有五利益：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疲勞，聲音不壞，語言易解。復有五利：身不疲極，不忘所憶，心不懈惓，聲音不壞，諸天聞唄聲心則歡喜。"

（《大正藏》23:269，《中華藏》37:732-733）

（8）善和比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唐義淨譯）卷四

爾時憍閃毘有一長者，名曰大善，稟性柔和。其婦懷妊。尊者舍利子知彼腹胎終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其宅。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受歸戒。從是已後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大德，何因獨無侍從？"答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叢內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將為侍者。"答言："聖者，若如是者，我婦妊娠若生男子，當與大德以為侍從。"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羸瘦，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為設歡會。其父[2]抱子從眾乞字。眾人議曰："此兒形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曰善和。"後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小食時，著衣持缽入憍閃毘城，次第乞食至大善家。長者見已，遂唱善來，合掌禮足，便取其缽，盛滿勝上餅果飲食，

① 一本無"唄"字。
② 一本"父"作"人"。

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覩聖者面，尊者現相令長者憶。長者即便告其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將汝施與尊者而為弟子。汝今宜可隨尊者去。"童子乃是最後生人，易為捨俗，即隨尊者至其住處。尊者便與出家。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即策勤，苦行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稟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妙音。爾時世尊因大衆集，普告之曰："汝等苾芻，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音聲美妙，善和苾芻最為第一。由其演暢音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未離欲苾芻，咸廢己業，於日日中聽其讚誦。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乘白蓮花象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林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樂，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鉤振足，象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象行。"答言："大王，盡力驅前，不肯移足，未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即縱鉤，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聲。善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發願言：

"天阿蘇羅藥叉等，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無邊福智益群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遠離衆苦歸圓寂。
恆用戒香塗瑩體，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1]花遍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搖耳舉足而行，任彼驅馳，隨鉤而去。王問御者曰："何故此象今隨意行。"御人答曰："未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聲諷誦經典。象聞生愛，遂不肯行。"王曰："若如是者，宜可迴象，就訪彼尊。我願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城。"御者即便奉命迴象，未[2]至舊居。時勝鬘夫人怪王來速，請問所由。王以上緣具答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氎[3]。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鬘夫人便作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諷誦經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今[4]我大王性愛瑰偉，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起慢情[5]悔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言："大王，可往彼城，我當持氎奉施尊者。"答言："夫人，任將餘氎，豈由此物憍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爾。王乃持上妙氎詣逝多林。時具壽阿難陀，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即便下象，禮尊者足，問言："大德，是何尊者今日晨朝諷誦經法？"答言："大王，何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施。"尊者念曰："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諷誦經法，雅韻超群；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者大王性愛妍雅，若其見者當生鄙賤[6]，起不敬心。可設方便勿[7]令親往。"白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為奉施。"答言："大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為第一，是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

① 一本"妙"作"分"。
② 一本"未"作"來"。
③ 一本"氎"作"㲲"，下同。
④ 一本"今"作"令"，下同。
⑤ 一本無"情"字。
⑥ 一本"賤"作"恥"。
⑦ 一本"勿"作"莫"。

晝日遊處，於一樹下跏趺而坐。時阿難陀引王至彼[①]。白言："大王，樹下坐人即妙聲尊者。"王進祇[②]揖，見其貌醜，便生輕鄙，息敬信心，迴首低眉，擲衣而去[③]。善和見王如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愛染亂彼心，不能當見我。

若人但知內，而不見於外，於內而求果，此為聲所迷。

若人但知外，而不見於內，於外而求果，此亦聲所迷。

若人不知內，亦復不見外，凡夫皆被障，此亦聲所迷。

若人善知內，復善見於外，智者當出離，此不為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善和苾芻，其形醜陋，言音和雅，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苾芻，曾所作業還須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留孫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時彼世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養世尊遺餘舍利，造窣堵波，周圓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令入[④]守當漸次修造。其人信心意樂賢善，慇懃營作，不生勞倦。時有作人見窣堵波其量高大，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今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就？'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意當去，因何輒出嫌慢之言。'彼默無對。其守當人欲驅令出，彼便收謝，還依[⑤]舊

① 一本"彼"作"被"。
② 一本"祇"作"低"。
③ 一本"去"下有"具壽"二字。
④ 一本"入"作"人"。
⑤ 一本"依"作"作"。

作。塔猶未了，復生嫌慢。守人與杖，驅之令出，更還懺謝遣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忘倦，百千眾生悉皆觀喜。嫌者見已，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為不善，見塔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即以比來所得雇直，造妙金鈴，懸在塔上。汝等應知彼傭力人，即善和是。由於塔處生嫌慢心，今獲人身其形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無[1]不歡悅。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應聽其事。於往昔時人壽二萬歲，有迦攝[2]波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在婆羅泥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時迦攝波佛執持衣缽，於小食時入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嚶嚶出妙音響，遶佛三匝，還隱林中。如是日日見佛行過，繞佛哀鳴，還向枝[3]間，歡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後生大婆羅門家。從是以來，更不託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得好聲響徹梵天，令人愛樂。汝等苾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善和。”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子，音聲美妙，最為第一？”世尊告曰：“善和苾芻，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願？於迦攝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主於迦攝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諷誦稱為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作如是願：‘我於迦攝波佛聖教之中，出家修行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勝因，於迦攝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佛出現

① 一本“無”作“舞”。
② 一本“攝”作“葉”，下同。
③ 一本“枝”作“林”。

號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讚誦弟子說為第一，我亦如是，逢彼出家唱導人中稱為第一。’由彼願力，由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唱導之師說為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棄純黑雜業[1]，修純白業。”如餘廣說。

（《大正藏》24:221-223，《中華藏》39:30-33）

2.辯和辯才

（1）四辯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一

若得四辯才，獲得[2]決定證。能解眾結縛，斷除[3]無放逸。色受想行識，猶如朽故車。能諦觀此法，則成等正覺。

（《大正藏》1:8，《中華藏》31:9）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四

大迦葉有大威德，四辯具足。

（《大正藏》1:29，《中華藏》31:50）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八

① 一本無“業”字。
② 一本“獲得”作“獲於”。
③ 一本“除”作“陰”。

復有四法，謂四辯才。法辯、義辯、詞[①]辯、應辯[②]。

（《大正藏》1:51，《中華藏》31:96）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九

云何四知法？謂四辯才：法辯、義辯、辭辯、應辯[③]。

（《大正藏》1:53，《中華藏》31:103）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三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堪任受籌，不違禁法，所謂軍頭婆漠[④]比丘是。……能造偈頌[⑤]，歎如來德，鵬[⑥]耆舍比丘是。言論辯了而無疑滯，亦是鵬耆舍比丘。得四辯才，觸難答對，所謂摩訶拘絺羅比丘是。

（《大正藏》2:557，《中華藏》32:16）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八

爾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我初受戒時，以經半月，得四辯才，而作證義理具足。我今當說之，分別其義，使汝等知布現分別之，諦聽[⑦]善思念之。"諸比丘對曰："如是。"是時諸比丘從舍利弗受教。舍利弗告曰："何等是四辯才？我得證者所謂義辯，我

① 一本"詞"作"辭"。
② 一本"應辯"作"應說辯"。
③ 一本"四辯……應辯"作"知小、知大、知無量、知無邊法"。
④ 一本"婆"作"波"、"漠"作"漢"。
⑤ 一本"頌"作"誦"。
⑥ 一本"鵬"上有"所謂"二字。
⑦ 一本"諦聽"下又有"諦聽"二字。

由此得證所謂法辯，我由此得證所謂應辯，我由此得證所謂自[1]辯。我今當廣分別其義，若當四部之眾有狐疑者，我今現在可問其義。”

（《大正藏》2:639，《中華藏》32:188）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二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辯。云何為四？所謂義辯、法辯、辭[2]辯、應辯。彼云何名為義辯？所謂義辯者，彼彼之所說，若天龍鬼神之所說，皆能分別其義，是謂名為義辯也。彼云何名為法辯？十二部經如來所說，所謂契經、祇夜、本末、偈、因緣、授決、已說、造頌、生經、方等、合集、未曾有，及諸有為法、無為法，有漏法、無漏法，諸法之實[3]不可沮壞，所[4]可總持者，是謂名為法辯。彼云何名為辭辯？若前眾生，長短之語，男語女語，佛語，梵志、天龍、鬼神之語，阿須倫、迦留羅、甄陀羅，彼之所說，隨彼根原[5]與其說法。是謂名為辭辯。彼云何名為應辯？當說法時，無有怯弱，無有畏懼，能和悅四部之眾，是謂名為應辯。我今當教敕汝：當如摩訶拘絺羅。所以然者？拘絺羅有此四辯，能與四部之眾廣分別說。如我今日觀諸眾中，得四辯才無有出拘絺羅[6]，若[7]此四辯如

① “自”，一本作“捷疾”，一本作“疾”。
② 一本“辭”作“報”，下同。
③ 一本“實”作“實”。
④ 一本無“所”字。
⑤ 一本“原”作“元”。
⑥ 一本“羅”下有“者”字。
⑦ 一本“若”作“如”。

來之所有。是故[1]當求方便成四辯才。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656-657，《中華藏》32:226-227）

《阿差末菩薩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五

阿差末言：唯舍利弗，菩薩大士有四辯才亦不可盡。何謂為四？一曰義辯，二曰法辯，三曰應辯，四曰辭辯。

（《大正藏》13:602，《中華藏》11:521）

《入大乘論》（堅意造，北涼道泰等譯）卷下

云何名善慧地？入四辯才，解一切音聲，隨其所問，於一剎那頃，悉皆能答，故名善慧地。

（《大正藏》32:43，《中華藏》30:883）

（2）辯才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二

如來[2]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辯才成就第一。辯才壽活百歲，如來為彼說法滿百年。

（《大正藏》1:693，《中華藏》31:798）

《撰集百緣經》（三國吳支謙譯）卷八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3]梵摩，

① 一本“故”下有“諸比丘”三字。
② 一本“如來”作“如是世尊”。
③ 一本無“曰”字。

多聞辯才，明解經論，四韋陀典，無不鑒[1]達。

（《大正藏》4:239-240，《中華藏》50:55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五

云何名必入辯才三昧？住是三昧，能辯說諸三昧，是名必入辯才三昧。……云何名無量辯三昧？住是三昧，於諸法中得無量辯，是名無量辯三昧。

（《大正藏》8:251-252，《中華藏》7:352-35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十三

自具足樂說辯才，亦教他人具足樂說辯才；自受色成就，亦教他人[2]受色成就；自成就三十二相，亦教他人成就三十二相。

（《大正藏》8:315，《中華藏》7:484）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宋法護等譯）卷三十五

云何世間典籍正知？謂若入解一切聲智，天聲、龍聲、夜叉聲、乾闥婆聲、阿修羅聲、迦樓羅聲、緊那羅聲、摩睺羅伽聲、人聲、非人聲，而能入解。五趣有情麤細高下，說法連環相續不斷，音聲文字，彼或說一、說二、說多，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廣說、略說，鄙陋說，巧妙說，過去說、未來說、現在說，一字相應、多字相應，皆悉了知，說此是為世間典籍正知。又復世間典籍正知者，成熟於文，明了於義，離諸恐畏復無過失，於世俗勝義，以自心知見，甚深巧妙種種莊嚴，令諸有情咸生歡喜，

① 一本“鑒”作“覽”。
② 一本“人”後有“令”字。

說此是為菩薩於世間典籍正知。

云何菩薩辯才正知？所謂言說無住無斷真實記別迅速辯才、決定獲果辯才、如其所問辯才、無滅失辯才、無斷滅辯才、無諍論辯才、樂善法辯才、住忍辯才、甚深辯才、善巧辯才、世俗勝義辯才、建立一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勝慧辯才、建立念處正斷神足根力覺支聖道奢摩他毘鉢舍那辯才、入解一切諦智定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辯才、悟一切乘辯才、解一切有情心行辯才、無謇吃語言辯才、無生澀語言辯才、無雜亂語言辯才、潤澤語言辯才、清淨語言辯才、解脫語言辯才、無障語言辯才、尊重語言辯才、慈愛語言辯才、相應語言辯才、無缺漏語言辯才、甘美語言辯才、細滑語言辯才、無毀呰語言辯才、稱讚諸聖語言辯才。通達無邊剎土有情，能以妙梵音聲隨一詮表，如是辯才，於他有情補特伽羅，能善說法佛乃印可。彼若說法無出離者，云何能得盡諸苦際，成就正行？舍利子，說此是為菩薩摩訶薩於勝慧波羅蜜多之行，而能獲得辯才善巧。

云何菩薩隨順善巧？復有四種。何等為四？一者隨義不隨於文，二者隨智不隨於識，三者隨了義經不隨不了義經，四者隨法不隨於人。

（《大正藏》11:873，《中華藏》69:578）

《佛說離垢施女經》（西晉法護譯）

辯積曰："化其[1]中人敢見我等皆得辯才，使諸伎[2]樂轉共談語。"……

① 一本"其"下有"城"字。
② 一本"伎"作"妓"，下同。

離垢施女問辯積曰："向族姓子而發此言，令其城中一切人民，目睹我者，又我所見，悉得辯才，使諸伎樂轉共談[1]語。仁之辯才巍巍若斯，以何等念而興立乎？……"辯積答曰："我屬所願，為初發心眾人之故，示願之矣。假使有人來見我者，悉得辯才。"

（《大正藏》12:90-93，《中華藏》9:815-819）

《翻譯名義集》（宋法雲編）卷四

鉢底婆，此云辯才辯說也，展轉無滯故辯別也。分明訣了，故輔行明。辯有四種，謂義、法、詞、樂說也。義謂顯了諸法之義，法謂稱說法之名字，詞謂能說名之語言。雖有此三，必須樂說，說前三也。《大品》云：從諸佛所，聽受法教至薩婆若，初不斷絕，未曾離三昧時。當得捷疾辯、利辯、不盡辯、不可斷辯、隨應辯、義辯、一切世間最上辯。《智論釋》曰：於一切法無礙故，得捷疾辯。有人雖能捷疾，鈍根故不能深入。以能深入故是利辯。說諸法實相無邊無盡，故名樂說無盡。般若中無諸戲論，故無能問難斷絕者，名不可斷辯。斷法愛故，隨眾生所應而為說法名隨應辯。說趣涅槃利益之事故名義辯。說一切世間第一之事，所謂大乘，是名世間最上辯。《梁僧傳》云：唱導所貴事有四焉，一聲也，非聲則無以警眾；二辯也，非辯則無以適時；三才也，非才則言無可采；四博也，非博則語無依據。《事鈔》曰：古云博學為濟貧。《會正記》云：故往之言也。《僧傳》云：學不厭博，博則通矣。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大正藏》54:1124，《中華藏》84:410）

---

① 一本"談"作"說"。

（3）辯才的品質：四無礙辯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北魏菩提留支譯）卷八

王言：大師，云何如來四無礙智？答言：大王，四無礙智者，一者法無礙，二者義無礙，三者辭無礙，四者樂說無礙。……

大王當知，沙門瞿曇辭無礙智者，悉能了知一切音聲語言，所謂知諸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所有音聲、語言、文字。悉能了知，隨所應聞種類差別，一一能同方音差別，說法說義，是名辭無礙智。

大王當知，沙門瞿曇樂說無礙智者，隨所應聞，隨所來問。一切語言及諸文字，口所分別，正直而答，心無厭怠。所謂一切禪定三摩跋[①]提，辯說三乘，隨諸眾生一切心行，如應而答，言辭美妙，說無罣礙，猶如流水，不可窮盡。是名樂說無礙智。大王當知，沙門瞿曇，成就如是四無礙智，是故我言，無有過失。

（《大正藏》9:352-353，《中華藏》17:904-905）

《大寶積經》（唐菩提流志譯）卷二十九

爾時，世尊說如是等不可思議微妙偈時，九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三萬六千比丘，而于諸漏心得解脫。七十二萬億那由他諸天，及六千比丘尼、一百八十萬優婆塞、二千二百優婆夷等，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為諸菩薩演說種種三昧名字，令其聞者諸根通利，而於諸法得智慧明，不為一切邪見眾生之所摧伏。亦令證得四無礙辯，於

① 一本"跋"作"拔"。

一文字而能了知種種文字，於諸文字了一文字，復以無邊辯才，為諸眾生善說法要。亦令證得甚深法忍，於一剎那了一切行，是一切行，各各復有無邊行相，皆能了知。”佛言：“文殊師利，有三昧名無邊離垢。若菩薩得此三昧，能現一切諸清淨色；復有三昧名可畏面，得此三昧，有大威光映蔽日月；復有三昧名出焰光，得此三昧，能蔽一切釋梵威光；……復有三昧名解一切眾生語言，得此三昧，善能宣說一切語言，於一字中說一切字，了一切字同於一字；復有三昧名超一切陀羅尼王，得此三昧，能善了知諸陀羅尼；復有三昧名為一切辯才莊嚴，得此三昧，善能分別一切文字種種言音；復有三昧名為積集一切善法，得此三昧，能令眾生悉聞佛聲、法聲、僧聲、聲聞聲、緣覺聲、菩薩聲、波羅蜜聲，如是菩薩住三昧時，令諸眾生聞聲不絕。”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唯願世尊加威護念，令我獲得無礙辯才，說此法門殊勝功德。”佛言：“善哉，隨汝所願。”文殊師利復白佛言：“若有菩薩於此法門，受持讀誦無疑惑者，當知是人於現身中，決定獲得四種辯才，所謂捷疾辯才、廣大辯才、甚深辯才、無盡辯才。於諸眾生心常護念，隨所修行欲毀壞者，皆能覺悟令無毀壞。”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菩薩言：“善哉！善哉！汝於斯義能善分別，如布施者獲大財富，持禁戒者決定生天。若能受持此經典者，現得辯才必無虛妄，如日光出能除諸暝，亦如菩薩坐菩提座，成等正覺決定無疑。受持讀誦是經典者，現得辯才亦復如是。文殊師利，若復有人於現身中欲求辯才，當於此經心生信樂，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勿生疑惑。”

（《大正藏》11:162，《中華藏》8:652-653）

《大寶積經》（唐玄奘譯）卷五十一

復次，舍利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詞無礙解？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具足如是詞無礙解，所謂於諸言詞證入之智。獲是智已，而能了知諸天言詞、諸龍言詞、藥叉言詞、健達縛言詞、阿素洛言詞、揭路茶[1]言詞、緊奈[2]洛言詞、牟呼洛伽言詞、人言詞、非人言詞，乃至五道眾生一切含識，所有言詞音聲籌議，菩薩悉能以智證入。又能以是言音，為彼眾生宣說正[3]法。舍利子，是則名為菩薩摩訶薩詞無礙解。又舍利子，復有辭無礙解，謂諸菩薩善能了知如是言詞。……

復次舍利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辯無礙解？舍利子，菩薩辯者，所謂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獲是言詞無礙辯、無滯記別辯、宣暢無斷辯、速辯迅辯、捷疾辯、不可動辯、不訥鈍辯、隨問對辯、無退怯辯、不相違辯、無諍論辯、可樂法辯、住忍力辯、妙甚深辯、種種差別辯、種種微妙辯、世俗勝義辯、建立一切布施持戒懷忍正勤靜慮般羅若辯、建立一切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分奢摩他毘鉢舍那辯、建立一切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缽底諦[4]廣大智辯、一切聖人所乘辯、一切眾生心行辯、無謇吃言辯、無梗澀言辯、無輕掉言辯、無麤獷言辯、愛潤音言辯、清淨言辯、橫逸言辯、無著言辯、教詔言辯、三摩呬多言辯、妙相應言辯、無闕鑰言辯、美妙音言辯、柔滑音言辯、無致譏訶言辯、眾聖所讚言辯。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等所有言辯，遍告無邊諸佛

① 一本“荼”作“茶”。
② 一本“奈”作“捺”。
③ 一本“正”作“證”。
④ 一本“諦”作“辯”。

剎土，所發言音，超過一切梵音言詞。如是言音明了清淨，為諸如來之所印可。是諸菩薩具足才辯。……舍利子，是名菩薩摩訶薩辯無礙解。

（《大正藏》11:302-303，《中華藏》8:864）

《大方等大集經》（南朝宋智嚴等譯）卷二十九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四無礙智，亦不可盡。云何為四？一者義無礙，二者法無礙，三者辭無礙，四者樂說無礙。……

舍利弗，云何菩薩辭無礙智？於諸音聲悉觀了知，所謂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1]，如是言語、文字、音聲皆悉[2]能知。如是五道雜類眾生，隨其種類一一音聲、語言、文字而為說法，是名辭無礙智。如是語法、文字、思惟覺了無礙，是菩薩知一語、二語、三語乃至多語，男語、女語、非男女語、過去語、未來語、現在語，知積一字至多字語，是名辭無礙智。是辭無礙智，說時無謬，無有滯礙，妙語通暢，所言審諦，正直無麤，所有文辭具足莊嚴，大眾聞者無不歡喜。如是種種微妙音聲深遠廣普莊嚴，俗諦第一義諦以智慧箭善射邪見，是辭無礙。諸佛所許，能令眾生皆得歡喜。舍利弗，是名菩薩辭無礙智，而不可盡。

（《大正藏》13:204，《中華藏》10:380-381）

《菩薩念佛三昧經》（南朝宋功德直譯）卷三

讚佛音聲辯才品第五之二

---

① 一本“人”下有“等”字。
② 一本“皆悉”作“悉皆”。

……

時不空見復告阿難：諸佛世尊殊特希有，成滿一切無數善根，故名如來、應正、遍知。親近供養無量諸佛，布施調伏一心寂定。今得無上菩提之道，具足成就無量[1]辯才。釋迦如來得無量辯、最無上辯、無能答辯、無取著辯、勝解脫辯、無罣礙辯、成就性辯、成教化辯、施無熱辯、有無問辯、豫知之辯、若有相辯、若無相辯、靜默然辯、能除恚辯、種種章句及名字辯、甚深句字及宣示辯。……

時不空見復告阿難：長老當知，諸佛世尊大梵音聲、師子音聲、雄猛之聲、龍王音聲、弦聲歌聲、柔軟好聲、大小雷聲、不思議聲、無量妙聲、無邊勝聲、滿足音聲、不退之聲、迦陵頻伽聲、清淨歡喜聲、如來分別聲、如來識了聲、如來甚深聲、如來無毀聲、如來不卻聲、如來清徹聲、無衰無損聲、如來美妙聲、如來最美聲、如來無不[2]美聲、如來廣具足一切功德聲，是處說如來、應正、遍知，以一音聲令一世界，其中眾生皆悉樂聞。

（《大正藏》13:807，《中華藏》11:208）

《大方廣寶篋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上

須菩提言："我先不言。有礙有滯是聲聞辯，無礙無滯是菩薩辯也。"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汝今不得無礙辯耶？""如是文殊師利，我得是辯。"文殊師利言："得無礙辯何故默然？"須菩提言："不知一切眾生根，故辯有滯礙；知入一切諸眾生根，是菩薩辯。是故菩薩說時無礙。"

---

① 一本"無量"作"無數"。
② 一本"不"作"無"。

（《大正藏》14:469，《中華藏》17:367）

《寶雲經》（南朝梁曼陀羅仙譯）卷三

善男子，菩薩復有十法，名為辭辯。何等為十？言論無滯，語無竭盡，言辭柔潤，悅澤無窮，不懼大眾，辭不卑小，辭無畏忌[①]，辭無與等者，言不為他所惡，言雖無量而不離四依義。善男子，具此十事，是名菩薩辭辯。

善男子，菩薩復有十法，名為淨辯。何等為十？辭無[②]謇吃，辭無恐畏，辭不卑劣，辭不麤高，義不卑小，辭無闕短，其聲[③]清徹，聲無闕短，言則應時無有漏失，辯不麤獷。……

善男子，菩薩復有十法，名樂說辯。何等為十？愛語，不顰蹙語，義語，法語，等語，不自高語，不輕他語，不染語，不惱觸語，種種言辯。

（《大正藏》16:224，《中華藏》16:676-677）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安惠集，唐玄奘譯）卷十四

無礙解者，謂四無礙[④]：一法無礙解，二義無礙解，三訓詞[⑤]無礙解，四辯才無礙解。……訓詞無礙解者，謂於諸方言[⑥]音及訓釋諸法言詞無礙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說。諸方言音者，謂無量國邑各隨自想所起種種言音差別。訓釋諸法、言詞者，謂可破

① 一本"忌"作"恐"。
② 一本"無"作"不"。
③ 一本"聲"作"音"。
④ 一本"礙"下有"解"字。
⑤ 一本"詞"作"辭"，下同。
⑥ 一本無"言"字。

壞故名世間，可變壞故名色，如是等。若於是中通達無礙，名訓詞無礙解。

（《大正藏》31:759，《中華藏》28:807）

（4）辯才天女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譯）卷四十

善財白言："大聖，云何禮敬乃至迴向？"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一一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遶。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1]海，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

（《大正藏》10:844，《中華藏》66:805）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疏鈔會本》（唐般若譯，澄觀疏，宋宗密鈔）卷五

"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海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盡於法界，無不周遍。"

讚相中云："各以出過"等者，辯能讚相有四義句：初標能讚相，二正辯稱讚，三讚所經時，四明其周遍。初中"辯才天女"者，如《最勝王經》說：有大功德、能滿眾願、能施辯才。經云：有受持經者，我當益其智慧，具足莊嚴言說之辯，若於文字句義有所忘失，皆令憶持，能善開悟，復與陀羅尼總持無礙。又如下偈讚云：

① 一本"辭"作"詞"。

聰明勇進辯才天，人天供養悉應受，
名聞世間遍充滿，能與一切眾生願。

又云：

吉祥成就心安隱，聰明慚愧有名聞，
為母能生於世間，勇猛常行大精進。

又云：

大婆羅門四明法，幻化咒等悉皆通，
於天仙中得自在，能為種子及大地。
諸天女等集會時，如大海潮必來應，
於諸龍神藥叉眾，咸為上首能調伏。
於諸女中最梵行，發言猶如世間王，
辯才勝出若高峰，念者皆與為洲渚。
眾生若有希求事，悉能令彼速得成，
亦令聰辯具聞持，於大地中為第一。
於此十方世界中，如大燈明常普炤，
乃至神鬼諸禽獸，咸皆遂彼所求心。

向下因明有求願者，乃至佛辯亦能滿足。即知位次，多是得果，不捨因門菩薩。此上經文，逐略引來非其次第，廣如經說。問經說，天女有求辯者，能施與佛辯；既彼有佛辯，則無更勝者。何言“出過”耶？答：彼雖至極更無超越之者，此是普賢方便，令修行者起最勝意樂，作其觀想，生不足之心，故言“出過”，理亦無爽。或彼有佛辯，佛辯即合法界，法界即是無盡，不可超也。即取《出現品》，中有一天女，有妙舌根，念想勝彼，故言出過。彼經云：譬如自在天王有天綵女名曰善口，於其口中出一音聲，其聲則與百千種樂而共相應，一一樂中復有百千差別音聲，有似

辯才。如彼天女所有舌根出妙音聲，但合眾樂，今以勝解力故，所出音聲遍合法界，故言出過也。言辯才者總有四種：一、法無礙解，於一切法無不通達故；二、義無礙解，於所詮道理無雍塞故；三、詞無礙解，以智慧力普應一切眾生心行差別；四、辯說無礙解。此復有七：一、應辯，一刹那間應得一切眾生三乘五乘根性樂廣樂略者，總能應得也；二、捷辯，謂言說迅捷而無蹇訥也；三、峻辯，如懸河建瓴；四、無疏謬辯，謂一一句義稱理合機，無疏謬之失也；五、無斷盡辯，說經長時無間斷故；六、豐義味辯，凡所演說豐足義味（此具五義：一甚深如雷，二清徹遠聞，三諦了易解，四人心敬愛，五聽者無厭）；七、一切世間最上妙辯，更無過者。總此七種，得名辯說無礙解。或此七辯亦通前三中開出也，然諸經論中或說辯才有多種者，皆是隨意展轉，開出根本，不過四辯也。此四辯，第九地菩薩方具得之。已前得者，非勝也。若窮理盡相，朗炤無遺者，佛及普賢方稱窮極具足辯也。經言"微妙舌根"者，如大經說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舌，所謂開示演說無盡眾生行舌、開示演說無盡法門舌、讚歎諸佛無盡功德舌、演暢詞辯無盡舌、開闡大乘助道舌、遍覆十方虛空舌、普炤一切佛刹舌、普使眾生悟解舌、悉令諸佛歡喜舌、降伏一切諸魔外道舌、除滅一切生死煩惱令到涅槃舌。若諸菩薩成就此法，則得如來過覆一切諸國土舌相也。

（《中華藏》92:69-70）

3. 聲與形相

（1）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二

時諸[1]清信士，聞佛與諸大眾遠來至此巴陵[2]樹下，即共出城。遙見世尊在巴陵樹下，容貌端正，諸根寂定，善調第一，譬猶大龍以[3]水清澄，無有塵垢。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見已歡喜，漸到佛所，頭面禮足，卻坐一面。

（《大正藏》1:12，《中華藏》31:19）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一

若世尊為諸比丘說三十二相者，諸比丘聞已，當善受持。……時諸比丘受教而聽佛言："大人足安平立，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足下生輪，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足指纖長，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足周正直，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足根踝後兩邊平滿，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足兩踝臃，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身毛上向，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手足網縵猶如雁王，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手足極妙，柔弱軟敷[4]猶兜羅華，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肌皮軟細塵水不著，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一一毛。一一毛者，身一孔[5]一毛生，色若紺青，如螺右旋。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鹿腨[6]腸猶如鹿王，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陰馬藏猶良馬王，是謂大人大人

① 一本無"諸"字。
② 一本"巴陵"作"巴連"，下同。
③ 一本"以"作"如"。
④ 一本"敷"作"濡"。
⑤ 一本"一孔"作"一一孔"。
⑥ 一本"腨"作"蹲"。

之相。復次，大人身形圓好，猶如尼拘類樹，上下圓相稱，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身不阿曲，身不曲者平立，申[1]手以摩其膝，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身黄金色，如紫磨金，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身七處滿，七處滿者，兩手兩足兩肩及頸，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其上身大，猶如師子，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師子頰車，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脊背平直，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兩肩上連通頸平滿，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四十齒，牙平齒不疏，齒白，齒通，味第一味，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梵音可愛，其聲猶如加羅毘伽，是謂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大人廣長舌。廣長舌者，舌從口出，遍覆其面。是謂大人大人之相。……諸比丘，大人成就此三十二相，必有二處真諦不虛。"

（《大正藏》1:493-494，《中華藏》31:430）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一

梵志、梵摩告曰："優多羅，汝往詣彼沙門瞿曇所，觀彼沙門瞿曇，為如是為不如是，實有三十二大人之相耶？"優多羅摩納聞已，稽首梵志、梵摩足，繞三匝而去。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卻坐一面，觀世尊身三十二相。彼見世尊身有三十相，於二相疑惑——陰馬藏及廣長舌。……於是世尊即如其像作如意足。如其像作如意足已，優多羅摩納見世尊身陰馬藏及廣長舌。廣長舌者，從口出舌，盡覆其面。……

梵志、梵摩問曰："優多羅，實如所聞，沙門瞿曇……實有三

[1] 一本"申"作"伸"。

十二大人相耶？”優多羅摩納答曰：“唯然，尊，實如所聞。沙門瞿曇……實有三十二相。尊，沙門瞿曇足安平立，是謂尊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梵音可愛，其聲猶如迦羅毘伽。是謂尊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廣長舌。廣長舌者，舌從口出，遍覆其面。是謂尊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

（《大正藏》1:685-686，《中華藏》31:785-78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唐玄奘譯）卷三百八十一

善現，云何如來應正等覺三十二大士相？善現，世尊足下有平滿相，妙善安住，猶如奩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皆悉坦然，無不等觸，是為第一。世尊足下千輻輪文，輞轂眾相，無不圓滿，是為第二。世尊手足皆悉柔軟，如睹羅綿，勝過一切，是為第三。世尊手足一一指間，猶如雁王，咸有鞔網，金色交絡，文同綺畫，是為第四。世尊手足所有諸指，圓滿纖長，甚可愛樂，是為第五。世尊足跟廣長圓滿，與趺相稱，勝餘有情，是為第六。世尊足趺修高充滿，柔軟妙好，與跟相稱，是為第七。世尊雙腨漸次纖圓，如毉泥耶，仙鹿王腨，是為第八。世尊雙臂修直𦟛圓，如象王鼻，平立摩膝，是為第九。世尊陰相勢峰藏密，其猶龍馬，亦如象王，是為第十。世尊毛孔各一毛生，柔潤紺青，右旋宛轉，是第十一。世尊髮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轉，柔潤紺青，嚴金色身，甚可愛樂，是第十二。世尊身皮細薄潤滑，塵垢水等，皆所不住，是第十三。世尊身皮皆真金色，光潔晃曜，如妙金臺，眾寶莊嚴，眾所樂見，是第十四。……世尊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是二十六。世尊梵音詞韻弘雅，隨眾多少，無不等聞，其聲洪震，猶

如天鼓，發言婉約，如頻迦音，是二十七。

（《大正藏》6:967-968，《中華藏》4:756-75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一

欲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當學般若波羅蜜。

（《大正藏》8:219，《中華藏》7:28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十七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時，見眾生無有相好，當作是願：我作佛時，令我國土中眾生皆有三十二相成就，乃至近一切種智。

（《大正藏》8:349，《中華藏》7:547）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北魏菩提留支譯）卷六

大王當知，沙門瞿曇三十二相者：一者沙門瞿曇足下平滿，蹈地善住；二者沙門瞿曇足下具足，千輻輪相；……二十二者沙門瞿曇四十齒滿；二十三者沙門瞿曇齒間明密；二十四者沙門瞿曇齒方齊平；二十五者沙門瞿曇齒白如雪；二十六者沙門瞿曇舌得上味；二十七者沙門瞿曇舌能覆面；二十八者沙門瞿曇聲如梵聲；二十九者沙門瞿曇眼如牛王，上下俱瞬；三十者沙門瞿曇目相鮮明，如青蓮華葉；三十一者沙門瞿曇額上毫[①]相，功德滿足；三十二者沙門瞿曇頭相高顯，無見頂者。大王當知，此[②]沙門瞿曇

① 一本“毫”作“豪”，下同。
② 一本“此”下有“是”字。

三十二相。沙門瞿曇以此三十二相莊嚴身故，說名[1]大丈夫師子王而說偈言：

頂高相微妙，最勝莊嚴身。髮如青琉璃，色淨輪右旋。

……

瞿曇微妙聲，過諸梵世音；如彼迦陵伽，眾鳥悉非倫。

舌能覆面門，淨如蓮華葉；妙相過群生，是故世無及。

……

沙門瞿曇八十種好，依彼諸好，廣宣瞿曇諸功德相，如秋滿月，現眾星中。何等八十？一者沙門瞿曇頭相端嚴[2]，上下相稱；二者沙門瞿曇頭相滿美[3]，如摩陀羅樹果；……七十二者沙門瞿曇聲響[4]調和，麤細俱美；七十三者沙門瞿曇妙聲遠徹，隨聞無障；七十四者沙門瞿曇所有言音，隨眾生意，聞皆和悅；七十五者沙門瞿曇語隨方音，不增不減[5]；七十六者沙門瞿曇說法應機，無有差謬；七十七者沙門瞿曇語能隨俗，方音為說；七十八者沙門瞿曇一音說法，令諸異類一時俱解；七十九者沙門瞿曇隨有因緣，次第說法；八十者沙門瞿曇胸有萬[6]字，示功德相。

（《大正藏》9:342-344，《中華藏》17:887-890）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北涼失名譯）卷下

復次，毘舍佉，云何修行廣長舌相，出梵音聲如迦陵頻伽聲？

① 一本“名”作“明”。
② 一本“嚴”作“光顯”。
③ 一本“滿美”作“美滿 ”。
④ 一本“響”作“嚮”。
⑤ 一本“不增不減”作“不憎不咸”。
⑥ 一本“萬”作“十”。

佛於往昔作凡人時，不行麤語，棄捨麤語，遠離麤語，恆修善語、柔軟[1]之語，能入其心，令其樂聞。大慈悲語、不捨語、弘恩語，人所愛念。以此業故，勤積高廣，常受天樂，下生人中，得二大人相：一者廣長舌，出能覆面；二者梵音柔軟，如迦陵頻伽聲，令人樂聞。以此相故，若在家者，作轉輪王，王四天下，有所言說，一切人民皆悉樂聞，歡喜受持。若不樂在家，出家學道，得成為佛。若有所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人非人等，皆悉頂受，歡喜奉行。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佛於過去世，恆修行[2]善語。不瞋亦不恚，不鬥亂麤語。
常修慈悲語，決定正柔軟。如是一味語，然後乃發言。
以此行業故，得舌廣長相。梵音清柔軟，如迦陵鳥聲。
以二大人相，在家轉輪王。若有所言說，人民皆受行。
出家得成佛，能轉無上輪。若所說妙法，天人阿修羅。
龍神夜叉等，聞者皆奉行。

（《大正藏》14:959，《中華藏》24:294）

《大乘百福莊嚴相經》（唐地婆訶羅再譯）

文殊師利，如是如來身諸隨好。略說其數有八十種。何謂八十？一者首分圓滿，二者髮際嚴好，三者髮色青紺，四者髮香芬馥，五者髮甚柔軟，六者髮不紛亂，七者髮不稀概，八者髮常增長，九者髮本波委，十者髮端螺旋，十一者髮狀[3]華輪，十二者髮如德字，十三者面部平正，十四者毫分充足，十五者眉色青紺，

① 一本“柔軟”作“柔濡”，下同。
② 一本“行”作“作”。
③ 一本“狀”作“拔”。

十六者眉不雜亂，十七者兩目美好，十八者兩目修廣，……三十三者聲如雷震，三十四者其音朗徹……

（《大正藏》16:331）

《大乘密嚴經》（唐不空譯）卷下

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身如師子臆，具三十二相。
以隨好莊嚴，將欲廣開示。觀察彼大會，猶如師子王。
知眾堪聽聞，古先佛秘旨。我今演法眼，離於能所覺。
金剛藏即發，清淨梵音聲，迦陵頻伽聲，廣長舌相聲，
巧妙無麤獷，世間稱歎聲，廣略美暢聲，克諧鍾[1]律聲，
高韻朗徹聲，乾馱羅中聲，雄聲與直聲，斸尸迦哀聲，
歌詠相應聲，急聲及緩聲，深遠和暢聲，一切皆具足。
眾德以相應，聞之而離著，心無有[2]厭倦，一切皆欣樂。
悉能盡通達，所有音聲相，自然而普應，無作無功用。
金剛藏菩薩，口未曾言說，所有諸音聲，但由本願力。
從眉額及頂，鼻端肩[3]與膝，猶如於變化，自然出妙音。
普為諸大眾，開示於法眼。

（《大正藏》16:774-775，《中華藏》66:48）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唐義淨譯）卷八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出廣長舌，遍至髮際，告婆羅門曰："汝意云何？若能出舌，遍覆面者，然彼豈為百千轉輪王位，故作妄語？"

① 宋元明三本"鍾"作"種"。
② 一本"有"作"所"。
③ 一本"肩"作"眉"。

婆羅門答言："不也，喬答摩。"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我自未曾說妄語，舌相皆由誠實增。

汝今宜應如是言，幸遇如來蒙覺悟。

（《大正藏》24:36，《中華藏》39:530）

《鼻奈耶》（姚秦竺佛念譯）卷八

世尊有此戒三昧智慧解脫解脫智，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光七尺（佛尋竟手足覆四支[①]不啻[②]七尺），身黃金色，視之無厭。

（《大正藏》24:886，《中華藏》42:389）

《大智度論》（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四

王言：何等三十二相？相[③]師答言：一者足下安平立相。足下一切著地，間無所受，不容一針。……二十七者大舌相。是菩薩大舌從口中出，覆一切面分，乃至髮際，若還入口，口亦不滿。二十八者梵聲相。如梵天王，五種聲從口出：其一[④]深如雷；二[⑤]清徹遠聞，聞者悅樂；三[⑥]入心敬愛；四[⑦]諦了易解；五[⑧]聽者[⑨]無厭。菩薩音聲[⑩]亦如是，五種聲從口中出。

---

① 一本"支"作"職"。
② 一本"啻"作"翅"。
③ 一本無"相"字。
④ "其一"，一本作"一甚"，一本作"一者甚"。
⑤ 一本"二"下有"者"字。
⑥ 一本"三"下有"者"字。
⑦ 一本"四"下有"者"字。
⑧ 一本"五"下有"者"字。
⑨ 一本"者"下有"欲聞"二字。
⑩ 一本"音聲"作"聲音"，一本無此二字。

迦陵毘[①]伽聲相，如迦陵毘伽鳥聲可愛；鼓聲相，如[②]大鼓音深遠。二十九者真青眼相，如好青蓮華。……

（《大正藏》25:90-91，《中華藏》25:179-181）

《鞞婆沙論》（尸陀槃尼撰，前秦僧伽跋澄譯）卷十一

或曰：生大身故名大悲，非如聲聞道、辟支佛道不具身可得。但彼大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紫磨金色圓光一尋，梵音聲妙如迦毘陵鳥，視之無厭，是謂生大身，故名為大悲。……

或曰：極多饒益眾生故名為大悲。如此眾生願求佛道，願求辟支佛、聲聞道，得大富，生豪貴家，顏貌端正，生天上人中。彼一切皆由大悲，是[③]謂多饒眾生，故名為大悲。

（《大正藏》28:496，《中華藏》49:1020）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九

《勝天王經》佛自說云：八十種好者，一、無能見頂；二、頂骨堅實；三、額廣平正；四、眉高而長，形如初月，紺琉璃色；五、目廣長；六、鼻高圓直而孔不現；七、耳厚廣長，埵輪成就；八、身堅實如那羅延；九、身分不可壞；十、身節堅密；十一、合身迴顧，猶如象王；十二、身有光明；十三、身調直；十四、常少不老；十五、身常[④]潤澤；十六、身自將衛，不待他人；十七、

① 一本"毘"作"頻"。
② 一本"如"上有"譬"字。
③ 一本"是"作"或"。
④ 一本"常"作"恆"。

身分滿足；十八、識滿足；十九、容儀具足；二十、威德遠震；二十一、一切向不背他；二十二、住處安隱不危動；二十三、面門如量，不大不長；二十四、面廣而平；二十五、面圓淨如滿月；二十六、無憔悴容；二十七、進止如象王；二十八、容儀如師子王；二十九、行步如鵝王；三十、頭如摩陀那果；三十一、身色光悅；三十二、足趺厚；三十三、爪如赤銅葉；三十四、行時印文現地；三十五、指文莊嚴；三十六、指文明了不闇；三十七、手文明直；三十八、手文長[1]；三十九、手文不斷；四十、手足如意；四十一、手足紅白，色如蓮華；四十二、孔門相具；四十三、行步不減；四十四、行步不過；四十五、行步安平；四十六、臍深厚，狀如盤蛇，團圓右轉；四十七、手[2]色青紅如孔雀項；四十八、毛色潤淨；四十九、身毛右靡[3]；五十、口出無上香，身毛皆爾；五十一、脣色赤潤[4]如頻婆果；五十二、脣潤相稱；五十三、舌形薄；五十四、一切樂觀；五十五、隨眾生意，和悅與語；五十六、於一切處無非善言；五十七、若見人先與語；五十八、音聲不高不下，隨眾生樂；五十九、說法隨眾生語言；六十、說法不著；六十一、等觀眾生；六十二、先觀後作；六十三、發一音答眾聲；六十四、說法次第，皆有因緣；六十五、無有眾生，能見相盡；六十六、觀者無厭；六十七、具足一切音聲；六十八、顯現善色；六十九、剛強之人見則調伏，恐怖者見即得安隱；七十、音聲明淨；七十一、身不傾動；七十二、身分大；七十三、

① 一本“長”作“直”。
② 一本“手”作“毛”。
③ 一本“靡”作“旋”。
④ 一本“赤潤”作“潤澤”。

身長；七十四、身不染；七十五、光遍身各一丈；七十六、光照身而行；七十七、身清淨；七十八、光色潤澤，猶如青珠；七十九、手足滿；八十、手足德字。

……

如來廣長舌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出言至誠，護口之過故。……

如來梵聲哀戀[1]之音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言語柔和，與眾人言，護口節辭，無央數人，聞其所語，無不悅故。……

如第二十二梵聲相中。依《新婆沙論》云：如來梵聲相，謂佛於喉藏中有妙大種，能發悅意和雅梵音，如羯羅頻迦鳥。乃[2]發深遠雷震之聲，如帝釋鼓。

如是音聲具八功德：一者深遠，二者和雅，三者分明，四者悅耳，五者入心，六者發喜，七者易了，八者無厭。

《大智度論》云：如來有梵聲相，如梵天王五種聲而從口出：一甚深如雷；二清徹遠聞，聞者悅樂；三入心敬愛；四諦了[3]易解；五聽者欲聞無厭。菩薩亦有如是五種聲從口中出。迦陵毘伽聲相可愛，如天[4]鼓音深遠。

（《大正藏》53:347-349，《中華藏》71:319-321）

（2）聲好形亦好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三

有一婬女，名菴婆婆梨，聞佛將諸弟子來至毘舍離，坐一樹

① 一本“戀”作“鸞”。
② 一本“乃”作“及”。
③ 一本“了”作“耳”。
④ 一本“天”作“大”。

下。即嚴駕寶車，欲往詣佛所，禮拜供養。未至之間，遙見世尊，顏貌端正，諸根特異，相好備足，如星中月。見已歡喜，下車步進，漸至佛所，頭面禮足，卻坐一面。

（《大正藏》1:13，《中華藏》31:21）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三

佛告阿難：世有八眾。何謂八？一曰刹利眾，二曰婆羅門眾，三曰居士眾，四曰沙門眾，五曰四天王眾，六曰忉利天眾，七曰魔眾，八曰梵天[①]眾。我自憶念：昔者往來與刹利眾，坐起言語不可稱數，以精進定力在所能現。彼有好色我色勝彼，彼有妙聲我聲勝彼，彼辭我退我不辭彼，彼所能說我亦能說，彼所不能我亦能說。阿難，我廣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於彼沒，彼不知我是天是人。

（《大正藏》1:16，《中華藏》31:29）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九

郁伽長者飲酒大醉，遙見世尊在林樹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暐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彼見佛已，即時醉醒。

（《大正藏》1:479，《中華藏》31:406）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① 一本無“天”字。

"比丘當知，有此四鳥。云何為四？或有鳥聲好而形醜，或有鳥形好而聲醜，或有鳥聲醜形亦醜，或有鳥形好聲亦好。彼云何鳥聲好而形醜？拘翅羅[1]鳥是也[2]。是謂此鳥聲好而形醜。彼云何[3]鳥形好而聲醜？所謂鷙鳥是也。是謂此鳥形好而聲醜。彼[4]云何鳥聲醜形亦醜？所謂兔[5]梟是也。是謂此鳥聲醜形亦醜。復有何[6]鳥聲好形亦好？所謂孔雀鳥是也。是謂此鳥聲好形亦好。是謂比丘有此四鳥，當共覺知此亦如是。世間亦有四人似鳥，當共覺知。云何為四？於是或有比丘顏貌端政[7]，出入行來，著衣持缽，屈申[8]俯仰，威儀成就，亦復不能有所諷誦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不能承法之教，亦復不能善諷誦讀。是謂此人形好而聲不好[9]。復有何等人聲好而形醜？或有一比丘，出入行來，屈申俯仰，著衣持缽，威儀不成就，恆好廣說，然復彼人精進持戒聞法，能知所學，多聞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義理深邃具足，修梵行，然復彼法善持善誦。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彼[10]復有何等人聲醜形亦醜？或有一人犯戒不精進，不[11]多聞，所聞便失，彼[12]於此法應具足行梵行，然不肯[13]承受。是謂此人聲亦[14]醜形

---

① 一本"拘翅羅"作"拘枳羅"，一本"翅"下注有"居梨"二字。
② 一本無"也"字。
③ 一本"云何"作"何者"。
④ 一本無"彼"字。
⑤ 一本無"兔"字。
⑥ 一本無"何"字。
⑦ 一本"端政"作"端正"，下同。
⑧ 一本"申"作"伸"，下同。
⑨ 一本"不好"作"醜"。
⑩ 一本無"彼"字。
⑪ 一本"不"上有"亦"字。
⑫ 一本"彼"下有"人"字。
⑬ 一本"肯"作"有"。
⑭ 一本無"亦"字，下同。

亦醜。彼[1]何等人聲亦好形亦好？或有比丘顏貌端政，出入行來，著衣持缽，不左右顧視，然復精進，修行善法，然戒律具足，見小非法，尚懷恐懼，何況大者，亦復多聞，所受不忘諸所有法，初善、中善、竟善修其善行，如此之法，善諷誦讀。是謂此人聲好形亦好。是謂世間有此四人，在世間者當共覺知。是故諸比丘，當學聲好形亦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634-635，《中華藏》32:178）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二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承事禮佛有五事功德。云何為五？一者端正[2]，二者好聲，三者多財饒寶，四者生長者家，五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所以然者，如來無與等也。如來有信、有戒、有聞、有慧、有善色成就，是故成就五功德。”

（《大正藏》2:674，《中華藏》32:264）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孔雀鳥成就九法。云何為九？於是孔雀鳥，顏貌端政[3]，音響[4]清徹，行步庠序，知時而行，飲食知節，常念知足，念不分散，少

① 一本“彼”作“復有”。
② 一本“正”作“政”。
③ 一本“政”作“正”，下同。
④ 一本“響”作“嚮”。

於睡眠，亦復少欲知於返復。是謂比丘，孔雀之鳥成就[1]此九法。賢哲比丘亦復成就九法。云何為九？於是賢善比丘，顏貌端政，音響清徹，行步庠序，知時而行，飲食知節，常念知足，念不分散，少於睡眠，亦復少欲[2]知於返復。云何賢善比丘顏貌端政？所謂彼比丘，出入行來進止之宜，終不失敘[3]。如是賢善比丘顏貌端政。云何比丘音響清徹？於是比丘善別義理，終不錯亂。如是比丘音響清徹。……如是賢善比丘成就九法。今此九法當念奉行，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正藏》2:765，《中華藏》32:464）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二十三

《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知有此四鳥。云何為四？一或有鳥聲好而形醜，謂拘翅羅鳥是也；二或有鳥形好而聲醜，謂鷙鳥是也；三或有鳥聲醜形亦醜，謂土梟是也；四或有鳥聲好形亦好，謂孔雀鳥是也。世間亦有四人當共觀知。云何為四？一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儀成就，然不能有所諷誦諸法初中後善。是謂此人形好聲不好。二或有人聲好而形醜，出入行來威儀不成，而好廣說，精進持戒初中後善，義理深邃。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三或有人聲醜形亦醜。謂有人犯戒，不精進，復不多聞，所聞便失。是謂此人聲醜形亦醜。四或有人聲好形亦好。謂比丘顏貌端正，威儀具足，然復精進，修行善法，多聞不忘，初中後善，善能諷誦。是謂此人聲好形亦好也。

---

① 一本無"就"字。
② 一本"欲"下有"知足"二字，下同。
③ 一本"敘"作"緒"，下同。

（《大正藏》53:461，《中華藏》71:553）

（3）色身莊嚴與口業莊嚴

《僧伽羅刹所集經》（前秦僧伽跋澄等譯）卷中

爾時世尊有如是響，所說功德亦無巃嵸，猶鶡[1]鞞鳥，音極微妙，聲徹四方。展轉聞教於眾生類，有是力勢；亦不出眾外，皆悉聞淨聲，悉是本行所作，如梵音，如哀鸞。爾時聞有五種聲，甚深無底，所有言教降伏外眾，猶如彼龍改本所習，往古有如是色，極妙無怯弱。若以眼觀察而知之，無所染著，息心與味相應。數[2]數息心無厭足，亦不相違，不與瞋恚相應。此皆行報功德所致，故曰樂沙門有如是心，依彼心有如是五種。曾聞水流聲，聞已歡喜，況當今聞如來言教長益善根，聞音響歡喜長益解說[3]。於是便說此偈：

聲響柔和好，佛音[4]息心樂。善勝來聽教，功德無有量。

諸有聞音響，本行之所生。已能覺知彼，降五百孔雀。

爾時世尊有如是面，甚清淨無瑕穢，極端正無比。善眼觀無厭，耳垂睡[5]，唇如朱火，色如天真金。齒極白，微妙無極，平滿無點污，亦無瘡瘢。亦無愁憂，無有眾惱，睹者皆歡喜，其功德不可稱量。有第一香本所造行，猶如月滿極淨無瑕穢，最尊第一。若結加趺坐，與大眾說法，前後坐者皆見其面。

（《大正藏》4:128，《中華藏》51:362-363）

---

① 一本“鶡”作“羯”。
② 一本“數”作“此”。
③ 一本“解說”作“解脫”。
④ 一本“音”作“意”。
⑤ 一本“耳垂睡”作“耳埵”。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東晉佛馱跋陀羅譯）

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最勝無上莊嚴。何等為十？一切諸佛，悉有色身相好最勝無上莊嚴，是為一切諸佛最勝無上色身莊嚴。一切諸佛，悉有八種微妙音聲。一一音聲，悉有五百妙音眷屬，不可稱數百千音聲以為莊嚴。無量無邊妙音聲技[①]，皆悉清淨。普能演說一切諸佛正法義味，悉離恐怖，安住無畏大師子吼，悉令一切法界一切眾生聞其音聲，隨其本行種種善根，皆令開解。是為一切諸佛最勝無上口業莊嚴。

（《大正藏》9:593，《中華藏》12:313）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上

佛告阿難：汝寧見四方四童來不？其威德光類，面貌殊妙，神明炤燿，端正無量，其行具足，有四種梵音。……

佛告阿難：見此童子從東方來者不乎？姿顏溫雅，光色閑妙，與無數億那術百千之眾眷屬圍繞，為億天所供養，天華伎樂，來詣如來者。阿難，此童子於師子嚮作如來國來。……

佛告阿難：寧見此童子從南方來者不乎？譬如夏日之光，照於水中，如月盛滿，有盛明也。如持寶杖捶地，已出大音。譬如良工作金銀缽，其形圓好，無有瑕穢，已離於垢。出五品具足音、十品因緣音、離六十二塵音、百一品具足音、五十種具足音、十品手具足音、十品眼清淨音、奉行十六善音、八部具足音、十二事具足音、千品金銀清淨音、所信所生輒勝音、寂生金色音、離

① “技”，一本作“教”，一本作“枝”。

一切諸瑕音、以香作咸音、所作廣生音、六品男子清淨微妙音、其種具足音、五億柔軟音、有安隱想除勤苦音、念如來如歡喜想音、降伏魔力音、壞見罔音、滅諸塵勞音、有踊躍於佛想音、安隱無生想音、不退轉法輪音、安隱寂音覺音、一心法門三昧三摩越音、十力無畏音、大慈大哀音、出十嚮音，寶杖捶地出是輩聲。……

佛告阿難：寧見此童子從西方來者不乎？舞其兩足，叵俄其身，地為二反大震動，見者肅然，衣毛為豎。……汝豈復聞西方有大音聲出不？空聲、光明聲、寂定聲、佛聲，唯天中天已聞。阿難，此之所出四大音者，是空無菩薩緣身毛孔之所出也。四大音聲柔軟可意，微妙無瑕。出是聲時，令六十八億那術百千人漏盡意解。

（《大正藏》12:917-919，《中華藏》15:129-131）

《大法炬陀羅尼經》（隋闍那崛多譯）卷六

復次，毘舍佉，若諸法師凡欲說法調伏眾時，必須聰慧利根，多聞博識，形貌端雅，正見家生，三業清白，眾德具備。著淨潔衣，威儀齊整。如是法師，眾應勸請，然後說法。何以故？諸佛如來具足修進三十二相功德圓滿，然後方始轉大法輪。眾生聞已，勤修大人丈夫相行。是故法師凡說法時，應當次第說三十二相果報如是，善根如是。亦次第說三業清淨，業清淨已，然後為說布施行等諸清淨法，乃至種種差別義門。云何復名次第說也？毘舍佉，譬如童幼初受教時，彼師先授摩帝迦字，次授頞字，後授阿字，如是次第教十四音已，復次第教三十四字。具教如是五十二字已，然後分別一切音聲、字體、名言、諸教藏事，乃至顯說不

思議力。若人成就彼無礙辯，便能隨意次第差別說諸教義，成就不忘，能知諸佛三十二相及餘功德具足圓滿，為眾普宣一切諸法名句味身，心善思惟必定不虛。而彼法師當說法時，諸聽法眾乃至得聞一句法相，隨順而解，一切顛倒異想不行。何以故？能知諸法如實說故，是名清淨次第說相。

（《大正藏》21:686，《中華藏》21:515-516）

《大法炬陀羅尼經》（隋闍那崛多譯）卷九

若彼法師說法之時，勿生染著，莫取法相，於眾生處勿生彼此。若聞善言，不得過喜；若聞麤語，不得憎嫌；若他來問，莫起瞋惱怖恚之心。若彼法師無瞋恨心，於一切處亦無過患；無過患，故亦無疑惑；無疑惑[1]，故所應說法悉皆現前。法師爾時應當念此三種業藏甚深法門，如是次第得諸法相，亦當憶念如是法義。云何憶念？如我於先所說法門無量無邊深法句中，不生恐怖，無有障礙。應當依心[2]，莫取名字及以音聲。亦當善知名字音聲本性清淨，言教義旨無有闕失。若彼法師說是法時，善於文義，能令大眾聞者歡喜，多人受行無有違逆，多人聞已心生尊重，多人供養善名流布，同聲稱美讚揚法師。若彼法師說法之時，諸眾生等聞是法師音聲語言，皆生歡喜遍滿身心。摩那婆，是故法師當欲為他說法之時，心不錯亂，意無穢濁，不念餘事，端正身儀，威容具備，喉舌開通，言辭微妙，音調和雅世無能及，聲不破散亦無斷絕，吐發語言舌不外露，不以鼻口一時出聲，齒白齊密言論分明，名字章句無有缺減。時眾聽者，莫不樂聞，聞已歡喜，增

① 一本“惑”作“心”。
② 一本“心”作“止”。

長功德。如是法師自利利人。若彼法師無如上說，爾所功德唯有惡相諸過失事，所謂形貌不端，舉措輕躁，齒黃參差，口脣麤鄙，咽喉嘶散，舌根不清，風痰唾淚，冷熱寒苦，身體羸瘠，藥盛肥傷。以如是等種種因緣，令彼法師不得具足。聲不清徹，言不辯了，名字[1]不正，法義不明。諸聽法人聞見是已，咸起嫌心，既不敬人則不重法。以輕法故，雖復耳聞，心不信受。以不信故，更生誹謗，便與無量無邊眾生，作如是等邪見因緣，彼愚癡人無智慧故，終不能作如是思惟，唯有智人乃能作耳。云何思惟？猶無價寶墮於糞中，智人見已便作是念：是寶無價我應取之。既取得已，洗令光淨，增加守護，尊重異常。世人見者，無不愛樂，歎寶殊勝，問直幾何？當爾之時，唯見寶美，終不念彼在糞穢時，是謂智人所為，非彼癡人見是真寶在糞穢中棄而不取。

（《大正藏》21:699-700，《中華藏》21:539）

《大智度論》（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二十九

問曰：佛畢竟斷眾生相、吾我相、具足空法相，何以故以相莊嚴，如取相者法？答曰：若佛但[2]以妙法莊嚴其心，身無相好者，或有可度眾生心生輕慢，謂佛身相不具，不能一心樂受佛法。譬如以不淨器盛諸美食，人所不喜；如臭皮囊盛諸寶物，取者不樂。以是故，佛以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復次，佛常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言我於眾生中一切功德最為第一。若佛生身不以相好莊嚴，或有人言：身形醜陋何所能知？佛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莊嚴其身，眾生猶有不信，何況不以相好莊嚴？復次，佛法甚深，常寂滅相

① 一本無“字”字。
② 一本“但”作“俱”。

故，狂愚眾生不信不受，謂身滅盡無所一取。以是故，佛以廣長舌、梵音聲身放大光，為種種因緣譬喻說上妙法。眾生見佛身相威德，又聞音聲，皆歡喜信樂。

（《大正藏》25:274，《中華藏》25:591）

（4）陋形人不應與出家

《摩訶僧祇律》（東晉佛陀跋陀羅等譯）卷二十四

爾時諸比丘度人出家，種種身分不端[1]正，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人，身分不端正？出家之人應身端嚴，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身分不端正人，不應與出家。身分不端正[2]者，眼瞎、僂脊[3]、跛[4]腳、腄[5]腳、齵齒、瓠盧頭。如是種種身分不端[6]正，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身分不端正，陋形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7]，諸天世人之所供養。

爾時諸比丘度陋形人出家，太黑，太白，太黃，太赤，太長，太短，太麤，太細，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陋形人出家？出家之人形應端嚴。此人醜陋不喜見，此壞敗[8]人有何道法？"復

---

① 一本無"端"字。
② 一本無"正"字。
③ 一本"僂"作"瘻"，一本"僂脊"作"僂背"。
④ 一本"跛"作"跋"。
⑤ 一本"腄"作"匡"。
⑥ 一本無此"端"字。
⑦ 一本無"廣說如上"四字。
⑧ 一本"此壞敗"作"壞敗之"。

有人言："此沙門唯二種人不度：一者死人，二者不樂出家。若不度此眾[1]不增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陋形人不應與出家。陋形者，太黑、太白、太黃、太赤、太長、太短、太麤[2]、太細。復次，陋形之[3]人喜[4]尚不喜見，況復瞋恚時。是陋形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比尼罪，是名陋形，是謂不名受具足。是中清淨如法者，名受具足羯磨羯磨事羯磨者。"

（《大正藏》22:421-422，《中華藏》36:896）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二十一

佛語諸比丘：黃髮人，綠髮人，赤髮、白髮、似赤髮、豬髮、馬髮、無髮人，一切不應與出家。若與出家受具足，犯突吉羅罪。赤眼、深眼、凸眼、水精眼、小眼、泡眼、一眼、無眼人亦如是，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得突吉羅罪[5]。象耳、馬耳、牛耳、羊耳、綣耳、一耳、無耳，戾[6]鼻、鸚鵡嘴鼻、牛鼻、獼猴鼻、長鼻、象鼻、平鼻[7]、無鼻，大脣、馬脣、垂脣、無脣，豬鬚、牛鬚、驢鬚、無鬚，象齒、馬齒、牛齒、魚齒、狗齒、無齒，長項、短項、曲項、無項，太長人、太短人、太黑人、太白人，純

① 一本"此眾"作"出家"。
② 一本"太麤"作"衣太麤"。
③ 一本無"之"字。
④ 一本"喜"下有"人"字。
⑤ 一本無此上"人亦……罪"二十四字。
⑥ 一本"戾"作"狗"。
⑦ 一本"象鼻、平鼻"作"平鼻、象鼻"。

青、純黃、純赤、純白、純黑[1]人，戾腳、腳指殘[2]截，陰一丸、頹不能男，截臂、截髀、截手、截腳、截指、五指不屈，截脣、截耳、截鼻，癩病、癰陰、腳跛、拘[3]手、曳腹，似鬼、盲眼、瞎瞖[4]、雞皮、體攣、躄瘻、左[5]手、作羊、屎短[6]、肘短、痞啞[7]、聾，年太小、太老、痿僨，不能行、不能坐、不能臥、不能立，如是一切污染僧人，盡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犯突吉羅罪。

（《大正藏》23:155，《中華藏》37:494）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五十七

爾時諸比丘令一眼、無眼、通精、瘻、無手、僂脊、跛人說法讚唄。時有賢者，深愛佛法，諸外道嗤弄言：“此是汝等讚施師、汝等塔、汝等所尊敬，先受供養在前食、在汝等前行者，正如是耶？”諸賢者皆大羞愧，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一眼、無眼、通精、瘻、無手、跛、僂脊，不應請說法讚唄。若請，得突吉羅。”

（《大正藏》23:421，《中華藏》38:142）

① 一本無“純黑”二字。
② 一本“殘”作“瘃”。
③ 一本“拘”作“狗”。
④ 一本“盲眼瞎瞖”作“眼瞎”。
⑤ 一本“左”作“方”。
⑥ 一本“屎”下有“頭”字。
⑦ 一本“痞啞”作“音啞”。

八、如來音聲
（誦經、說法音聲之三）

1.如來音聲的基本風格

（1）五種清净和八種法聲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三

佛以八種音，敕阿難取水。

吾渴今欲飲，飲已詣拘尸。

柔軟和雅音，所言悅眾心……

（《大正藏》1:19，《中華藏》31:33）

《佛說長阿含經》卷五（後秦佛陀耶舍等譯）

復有餘諸大神天，皆先於佛所淨修梵行，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增益諸天，受天五福：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稱，四者天樂，五者天威德。……

時梵童子說此偈已，告忉利天曰："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遍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

（《大正藏》1:35，《中華藏》31:63）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一

尊，沙門瞿曇口出八種音聲：一曰甚深，二曰毘摩樓簸[1]，三曰入心，四曰可愛，五曰極滿，六曰活瞿，七曰分了，八曰智也。多人所愛，多人所樂，多人所念，令得心定。尊，沙門瞿曇隨眾說法，聲不出眾外，唯在於眾，為彼說法。

（《大正藏》1:687，《中華藏》31:787）

《梵摩渝經》（三國吳支謙譯）

阿難整服稽首而問，即大說法聲有八種：最好聲、易了聲、濡[2]軟聲、和調聲、尊慧聲、不誤聲、深妙聲、不女聲。言不[3]漏闕，無得其短者。每大說經，二十四天、梵釋四王、日月星宿，其中諸神、帝王、臣民、地祇、海龍皆來稽首，各自聽經，經聲入耳，心各解了，如其種語也。佛之明慧，猶崑崙河，千川萬流皆仰之焉，川流溢滿而河無指渧[4]之減。佛之為明有踰[5]之矣，眾生受智各得滿足，佛明不虧絲髮之間，說經迄竟，諸開士尊[6]、諸天帝王、臣民、龍鬼靡不欣懌，稽首而退，奉戴執行者也。

（《大正藏》1:884，《中華藏》34:150）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六

柔軟美聲如哀鸞，拘真羅等微妙音，具足八種梵音聲，隨其

① 一本“簸”作“藪”。
② 一本“濡”作“柔”。
③ 一本“不”作“無”。
④ 一本“指渧”作“涓滴”。
⑤ 一本“踰”作“喻”。
⑥ 一本無“尊”字。

所樂為說法。

（《大正藏》9:435，《中華藏》12:62）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十九

令一切眾生，得八種聲，百千妙聲而莊嚴之。如來無量功德，清淨梵音皆悉具足。令一切眾生，十力莊嚴，成就無礙平等之心。

（《大正藏》9:522，《中華藏》12:199）

《十住斷結經》（後秦竺佛念譯）卷八

又復舍利弗，十二因緣五陰六衰都無形像。如來八種音聲：不男音、不女音、不強音、不軟音、不清音、不濁音、不雄音、不雌音。此由檀度受實果證，解知清淨照于法界，或以一音遍滿三千十方世界。吾曾遊處野馬世界，去此七十二億江河沙數諸佛剎土，在彼周旋放大音聲，遍滿彼佛剎土。其聞音者百億眾生立不退轉，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大正藏》10:1030，《中華藏》20:1012）

《中陰經》（後秦竺佛念譯）卷下

爾時妙覺如來，捨中陰形入虛空藏三昧，以佛吼而吼，出八種音聲。何謂為八？非男聲、非女聲、非長聲、非短聲、非豪貴聲、非卑賤聲、非苦聲、非甘露聲。爾時世尊隱形不現，演出八萬四千諸度無極。

（《大正藏》12:1069，《中華藏》23:174）

《大乘同性經》（北周闍那耶舍譯）卷下

彼一切諸菩薩前，出生百千億那由他榻[1]，各七寶成。彼諸榻上各千天子而坐其上，奏五音樂，並出歌歎。其聲精妙，能令聞者心意喜躍。其音聲中出諸歌讚，說是偈言……

（《大正藏》16:647，《中華藏》17:399）

《華嚴經探玄記》（唐法藏述）卷三

第十八聲者，依西國法，若欲尋讀[2]內外典藉，要解聲論八轉聲法。若不明知，必不能知文義分齊。一補盧沙，此是直指陳聲，如人斫樹，指說其人。二補盧私[3]，是所作業聲，如所作斫樹。三補盧崽拏，是能作俱聲，如由斧斫。四補盧沙耶，是所為聲，如為人斫。五補盧沙哆，是所因聲，如因人造舍等。六補盧殺[4]婆，是所屬聲，如奴屬主。七補盧鎩，是所依聲，如客[5]依主。瑜伽第二名上七種為七例句，以是起解大例故。聲論八轉更加褉補盧沙，是呼召之聲。然此八聲有其三種：一男聲，二女聲，三非男非女聲。此上且[6]約男聲說之，以梵語名丈夫為補盧沙故。又此八聲復各三，謂一聲、二聲身、三多聲身，則為二十四聲。如喚丈夫有二十四女，及非男女聲亦名有二十四，總有七十二種聲。以目諸法可以準知，然此方多無此例。

（《大正藏》35:149）

① 一本"榻"作"塔"。
② 一本"讀"作"讃"。
③ 一本"私"作"衫"。
④ 一本"殺"作"鎩"。
⑤ 一本"客"作"容"。
⑥ 一本"且"作"具"。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撰）卷二十九

不思議法品云：如來具足六十種音聲，一一音有五百分，一一分有無量百千清淨之音，以為嚴好，即其事也。復有處說六十四音，以聲有八轉，謂體、業、具、為、從、屬、於、呼；是八轉聲各具八德，所謂調和聲、柔軟聲、諦了聲、易解聲、無錯謬聲、無雌小聲、廣大聲、深遠聲；八八則有六十四種。

（《大正藏》35:721-722，《中華藏》85:81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五十

西域國法，若欲尋讀內外典籍，要解聲論此八轉聲，方知文義分齊。一補盧沙，此是直指陳聲，如人斫樹，指說其人，即今[1]體聲。二補盧衫，是所作業聲，如所作斫樹故云業也。三補盧崽拏，是能作具聲，如由斧[2]斫，故云具也。四補盧沙耶，是所為聲，如為人斫，故云為也。五補盧沙哆，是所從聲，如因人造舍等，故云從也，從即所因故。六補盧殺婆，是所屬聲，如奴屬主，故云屬也。七補盧鎩，是所於聲，如客依主，故云於也，於即依義。《瑜伽》第二名上七種為七例句，以是起解大例故；唯有梵語聲論八轉，更加醯補盧沙，是呼召之聲，故云呼也。然此八聲各有三種：一男聲，二女聲，三非男非女聲。此上具約男聲說之，以梵名丈夫為盧沙也。疏：是八轉聲各具八德[3]者，即八梵音，《賢首品》已明，今當重說。一調和者，謂大小得中故。二柔軟者，言無麤礦故。三諦了者，亦云最好，如迦陵頻伽等故。四易解者，

① 一本"今"作"令"。
② 一本"斧"下有"破"字。
③ 一本無"各具八德"四字。

亦云易了，言辭辨了故。五無錯謬者，亦云不誤言，無錯誤故。六無雌小者，亦云不女，其聲雄朗故。七廣大者，亦云尊慧，言無戰懼故。八深遠者，臍輪發生故。如來具此八轉[1]之音。

（《大正藏》36:395-396，《中華藏》86:777-778）

《注大乘入楞伽經》（宋寶臣集）卷六

《密跡力士經》第二說：佛聲有八轉，謂體、業、俱、為、從、屬、於、呼。是八轉聲各具八德，所謂調和聲、柔軟聲、諦了聲、易解聲、無錯謬聲、無雌小聲、廣大聲、深遠聲，八八即成六十四種。非唯釋迦佛，一切諸佛皆如是。迦陵頻伽即鳥名，其聲清雅超于眾鳥，故引為喻。

（《大正藏》39:472）

《俱舍論記》（唐普光述）卷一末

言八轉聲者：一體，謂直詮法體；二業，謂所作事業；三具，謂作者作具；四為，謂所為也；五從，謂所從也；六屬，謂所屬也；七依，謂所依也；八呼，謂呼彼也。依聲明法，凡喚諸法，隨其所應，有八轉聲。

（《大正藏》41:23）

《成唯識論了義燈》（唐惠沼述）卷一末

八囀聲即體聲也。造世間故者，以從蘊上起諸煩惱，煩惱生業，造作當果，名造世間，即業聲也。由世間者，以煩惱等是五

① 一本"轉"作"種"。

蘊具，能造五蘊，蘊從彼具，故名由世間，即具聲也。為世間者，以為蘊體墮在世間，故名世間，即為聲也。因世間故者，過去惑業，體是世間，從彼招感因於彼，故名因世間，即從聲也。屬世間故者，繫屬世間故，即屬聲也。依世間者，以刹那生滅後依於前而得起，故名依世間。一切諸法皆七轉聲之所目故。第八呼聲，以招彼故，更無別義，故略不說。

（《大正藏》43:674）

《法界次第初門》（隋智顗撰）卷下之下

八音初門第五十九：一極好，二柔軟，三和適，四尊慧，五不女，六不誤，七深遠，八不竭。

次"相好而辨八音"者，若佛以相好端嚴，發見者之善心，音聲理當清妙，起聞者之信敬，故次相好而明八音也。此八通云音者，詮理之聲謂之為音。佛所出聲，凡有詮辨，言辭清雅，聞者無厭，聽之無足，能為一切，作與樂拔苦因緣，莫若聞聲之益，即是以慈修口，故有八音清淨之口業。

一極好音。一切諸天賢聖，雖各有好音，好之[①]未極。佛報圓極，故出音聲清雅，能令聞者無厭，皆入好道，好中之最好。故名極好音也。

二柔軟音。佛德慈善，故所出音聲，巧順物情，能令聞者喜悅，聽之無足，皆捨剛強之心，自然入律行。故名柔軟音。

三和適音。佛居中道之理，巧[②]解從容。故所出音聲，調和中

① 一本"好之"作"而義"。
② 一本"巧"作"行"。

適，能令聞者心皆[1]和融，因聲會理。故名和適音。

四尊慧音。佛德尊高，慧心明徹。故所出音聲，能令聞者尊重，解慧開明。故名尊慧音。

五不女音。佛住首楞嚴定，常有世雄之德，久已離於雌軟之心。故所出言聲能令一切聞者敬畏，天魔外道，莫不歸伏。名[2]不女音。

六不誤音。佛智圓明，照了無謬，故所出音聲，詮論無失。能令聞者，各獲正見，離於九十五種之邪非。故名不誤音。

七深遠音。佛智照窮，如如實際之底，行位高極，故所出音聲，從臍而起，徹至十方。令近聞非大，遠聞不小，皆悟甚深之理，梵行高遠。故名深遠音也。

八不竭音。如來極果，願行無盡，是以住於無盡法藏，故[3]出音聲，滔滔無盡，其響不竭。能令聞者尋其語義，無盡無遺，至成無盡常住之果。故名不竭音也。

（《大正藏》46:697，《中華藏》97:793）

（2）如來音聲相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五十一

佛子，菩薩、摩訶薩應云：何知如來應正等覺音聲？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音聲遍至，普遍無量諸音聲故；應知如來音聲隨其心樂，皆令歡喜，說法明了故；應知如來音聲隨其信解，皆令歡喜，心得清涼故；應知如來音聲化不失時，所應聞者，無

① 一本“皆”作“地”。
② 一本“名”上有“故”字。
③ 一本“故”下有“所”字。

不聞故；應知如來音聲無生滅，如呼響故；應知如來音聲無主，修習一切，業所起故；應知如來音聲甚深，難可度量故；應知如來音聲無邪曲，法界所生故；應知如來音聲無斷絕，普入法界故；應知如來音聲無變易，至於究竟故。

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音聲非量非無量，非主非無主，非示非無示。何以故？佛子，譬如世界將欲壞時，無主無作法爾而出四種音聲。其四者何？一曰：汝等當知初禪安樂，離諸欲惡，超過欲界。眾生聞已，自然而得成就初禪，捨欲界身，生於梵天。二曰：汝等當知二禪安樂，無覺無觀，超於梵天。眾生聞已，自然而得成就二禪，捨梵天身，生光音天。三曰：汝等當知三禪安樂，無有過失，超光音天。眾生聞已，自然而得成就三禪，捨光音身，生遍淨天。四曰：汝等當知四禪寂靜，超遍淨天。眾生聞已，自然而得成就四禪，捨遍淨身，生廣果天。是為四。

佛子，此諸音聲，無主無作，但從眾生諸善業力之所出生。佛子，如來音聲亦復如是，無主無作，無有分別；非入非出，但從如來功德法力，出於四種廣大音聲。其四者何？一曰：汝等當知，一切諸行，皆悉是苦，所謂地獄苦、畜生苦、餓鬼苦、無福德苦、著我我所苦、作諸惡行苦。欲生人天，當種善根，生人天中，離諸難處。眾生聞已，捨離顛倒，修諸善行，離諸難處，生人天中。二曰：汝等當知，一切諸行，眾苦熾然，如熱鐵丸，諸行無常，是磨滅法，涅槃寂靜，無為安樂，遠離熾然，消諸熱惱。眾生聞已，勤修善法，於聲聞乘，得隨順音聲忍。三曰：汝等當知，聲聞乘者，隨他語解，智慧狹劣。更有上乘，名獨覺乘，悟不由師，汝等應學，樂勝道者。聞此音已，捨聲聞道，修獨覺乘。四曰：汝等當知，過二乘位，更有勝道，名為大乘，菩薩所行，

順六波羅蜜，不斷菩薩行，不捨菩提心，處無量生死，而不疲厭，過於二乘，名為大乘、第一乘、勝乘、最勝乘、上乘、無上乘、利益一切眾生乘。若有眾生信解廣大，諸根猛利，宿種善根，為諸如來神力所加，有勝樂欲，希求佛果，聞此音已，發菩提心。佛子，如來音聲不從身出，不從心出，而能利益無量眾生。佛子，是為如來音聲第一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譬如呼響，因於山谷及音聲起，無有形狀，不可睹見，亦無分別，而能隨逐一切語言。如來音聲，亦復如是：無有形狀，不可睹見，非有方所，非無方所，但隨眾生欲解緣出。其性究竟，無言無示，不可宣說。佛子，是為如來音聲第二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譬如諸天有大法鼓，名為覺悟。若諸天子行放逸時，於虛空中出聲告言：汝等當知，一切欲樂，皆悉無常，虛妄顛倒，須臾變壞，但誑愚夫，令其戀[1]著。汝莫放逸，若放逸者，墮諸惡趣，後悔無及。放逸諸天，聞此音已，生大憂[2]怖，捨自宮中所有欲樂，詣天王所，求法行道。佛子，彼天鼓音，無主無作，無起無滅，而能利益無量眾生。當知如來亦復如是。為欲覺悟放逸眾生，出於無量妙法音聲，所謂無著聲、不放逸聲、無常聲、苦聲、無我聲、不淨聲、寂滅聲、涅槃聲、無有量自然智聲、不可壞菩薩行聲、至一切處如來無功用智地聲。以此音聲，遍法界中，而開悟之。無數眾生，聞是音已，皆生歡喜，勤修善法，各於自乘而求出離。所謂或修聲聞乘，或修獨覺乘，或習菩薩無上大乘。而如來音，不住方所，無有言說。佛子，是為如來音聲第

① 一本“戀”作“變”。
② 一本“憂”作“優”。

三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譬如自在天王有天采[1]女，名曰善口，於其口中出一音聲，其聲則與百千種樂而共相應，一一樂中，復有百千差別音聲。佛子，彼善口女，從口一聲，出於如是無量音聲。當知如來亦復如是：於一音中，出無量聲，隨諸眾生心樂差別，皆悉遍至，悉令得解。佛子，是為如來音聲第四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譬如大梵天王，住於梵宮，出梵音聲，一切梵眾，靡不皆聞，而彼音聲不出眾外。諸梵天眾咸生是念："大梵天王獨與[2]我語。"如來妙音亦復如是：道場眾會，靡不皆聞，而其音聲，不出眾外。何以故？根未熟者，不應聞故。其聞音者，皆作是念："如來世尊，獨為我說。"佛子，如來音聲，無出無住，而能成就一切事業，是為如來音聲第五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譬如眾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水無念慮，亦無分別。如來言音亦復如是：唯是一味，謂解脫味，隨諸眾生心器異，故無量差別，而無念慮，亦無分別。佛子，是為如來音聲第六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譬如阿那婆達多龍王，興大密雲，遍閻浮提，普注甘雨，百穀苗稼，皆得生長，江河泉池，一切盈滿。此大雨水不從龍王身心中出，而能種種饒益眾生。佛子，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興大悲雲，遍十方界，普雨無上甘露法雨，令一切眾生皆生歡喜，增長善法，滿足諸乘。佛子，如來音聲，不從外來，

---

① 一本"采"作"婇"。
② 一本"與"作"為"。

不從内出，而能饒益一切衆生，是為如來音聲第七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譬如摩那斯龍王，將欲降雨，未便即降，先起大雲，彌覆虛空，凝停七日，待諸衆生，作務究竟。何以故？彼大龍王，有慈悲心，不欲惱亂諸衆生故。過七日已，降微細雨，普潤大地。佛子，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將降法雨，未便即降，先興法雲，成熟衆生，為欲令其心無驚怖。待其熟已，然後普降甘露法雨，演說甚深微妙善法，漸次令其滿足如來一切智智無上法味。佛子，是為如來音聲第八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譬如海中有大龍王，名大莊嚴。於大海中降雨之時，或降十種莊嚴雨，或百或千，或百千種莊嚴雨。佛子，水無分別，但以龍王不思議力，令其莊嚴，乃至百千無量差別。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為諸衆生說法之時，或以十種差別音說，或百或千，或以百千，或以八萬四千音聲，說八萬四千行，乃至或以無量百千億那由他音聲，各別說法，令其聞者，皆生歡喜。如來音聲無所分別，但以諸佛於甚深法界，圓滿清淨，能隨衆生根之所宜，出種種言音，皆令歡喜。佛子，是為如來音聲第九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譬如娑[①]竭羅龍王，欲現龍王大自在力，饒益衆生，咸令歡喜。從四天下，乃至他化自在天處，興大雲網，周匝彌覆。其雲色相無量差別。……復於彼雲中，出種種雷聲，隨衆生心，皆令歡喜。所謂或如天女歌詠音，或如諸天妓[②]樂音，或如龍女歌詠音，或如乾闥婆女歌詠音，或如緊那羅女歌詠音，或如

① 一本“娑”作“娑”。
② 一本“妓”作“技”。

大地震動聲，或如海水波潮聲，或如獸王哮吼聲，或如好鳥鳴囀聲，及餘無量種種音聲。既震雷已，復起涼風，令諸眾生，心生悅樂。然後乃降種種諸雨，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從他化天至[1]於地上，於一切處，所雨不同。所謂於大海中，雨清涼水，名無斷絕。於他化自在天，雨簫笛等種種樂音，名為美妙。……佛子，如來應正等覺無上法王亦復如是：欲以正法教化眾生，先布身雲，彌覆法界，隨其樂欲，為現不同。……如來應正等覺，其心平等，於法無吝，但以眾生根欲不同，所雨法雨，示有差別。是為如來音聲第十相。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

復次，佛子，應知如來音聲有十種無量。何等為十？所謂如虛空界無量，至一切處故；如法界無量，無所不遍故；如眾生界無量，令一切心喜故；如諸業無量，說其果報故；如煩惱無量，悉令除滅故；如眾生言音無量，隨解令聞故；如眾生欲解無量，普觀救度故；如三世無量，無有邊際故；如智慧無量，分別一切故；如佛境界無量，入佛法界故。佛子，如來應正等覺音聲，成就如是等阿僧祇無量，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欲重明此義，而說頌言：

三千世界將壞時，眾生福力聲告言；
四禪寂靜無諸苦，令其聞已悉離欲。
十力世尊亦如是，出妙音聲遍法界；
為說諸行苦無常，令其永度生死海。
譬如深山大谷中，隨有音聲皆響應；
雖能隨逐他言語，而響畢竟無分別。

---

① 一本“至”作“王”。

十力言音亦復然，隨其根熟為示現；
令其調伏生歡喜，不念我今能演說。
如天有鼓名能覺，常於空中震法音；
誡彼放逸諸天子，令其聞已得離著。
十力法鼓亦如是，出於種種妙音聲；
覺悟一切諸群生，令其悉證菩提果。
自在天王有寶女，口中善奏諸音樂；
一聲能出百千音，一一音中復百千。
善逝音聲亦如是，一聲而出一切音；
隨其性欲有差別，各令聞已斷煩惱。
譬如梵王吐一音，能令梵眾皆歡喜；
音唯及梵不出外，一一皆言已獨聞。
十力梵王亦復然，演一言音充法界；
唯霑眾會不遠出，以無信故未能受。
譬如眾水同一性，八功德味無差別；
因地在器各不同，是故令其種種異。
一切智音亦如是，法性一味無分別；
隨諸眾生行不同，故使聽聞種種異。
譬如無熱大龍王，降雨普洽閻浮提[1]；
能令草樹皆生長，而不從身及心出。
諸佛妙音亦如是，普雨法界悉充洽；
能令生善滅諸惡，不從內外而得有。
譬如摩那斯龍王，興雲七日未先雨；

① 一本“提”作“地”。

待諸眾生作務竟，然後始降成利益。

（《大正藏》10:268-271，《中華藏》13:171-175）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宋法護等譯）卷七

復次，舍利子，云何名為住信菩薩，於佛如來妙好音聲不可思議，信解清淨乃至發希有想？舍利子，謂佛如來於彼一切眾會之中，所出音聲皆為調伏隨順，作諸善利，所有十方世界一切眾生普遍意樂，悉令生喜。然佛如來不作是念："我能為此苾芻眾會宣說諸法，為此苾芻尼眾會、優婆塞、優婆夷、婆羅門、剎帝利、長者、居士、梵眾會等為其說法。"又佛如來隨宜宣說契經、諷頌、記別、應頌、自說、譬喻、緣起、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如是等法，普為一切眾會乃至梵眾，如應宣說。所有上中下根，種種差別諸眾生類，悉聞法句，而彼法句皆從如來口門而出，隨諸根性各得解了，於其中間亦無語言互相違礙，各各於法明了知解，此即如來宿福果報，現轉妙音，令諸眾生隨轉解入。又，舍利子，如來聲者，所出細滑、悅意可樂、清淨無垢、美妙樂聞、復善明了、不麤不惡。聞者身喜，心無厭倦。聞者心喜，喜樂隨生，分明解了，咸生愛樂，心意調適。如師子音聲、雲雷音聲、海潮音聲、迦陵頻伽微妙音聲、清梵音聲、大鼓音聲、吉祥音聲、柔軟音聲、振響音聲、令彼眾生諸根適悅淨妙音聲、一切眾會忻樂音聲、諸相具足最勝音聲，諸佛如來若此若彼，皆悉具足無量功德清淨音聲。舍利子，此如是等，是為住信菩薩於佛如來妙好音聲不可思議信解清淨乃至發希有想。爾時世尊重明斯義，說伽陀曰：

如來梵音妙聲相，所出音聲善調伏。

梵衆不及佛音聲，如是諸法皆具足。……

（《大正藏》11:796，《中華藏》69:444-445）

（3）如來音聲十種無量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三十五

復次，佛子，菩薩、摩訶薩知見如來音聲十種無量。何等為十？所謂知見虛空等無量，無處不至故；知見法界等無量，無處不徹故；知見衆生界等無量，令一切衆生悉歡喜故；知見行業等無量，廣說一切果報故；知見煩惱等無量，究竟寂滅故；知見種種音聲等無量，隨應受化無不聞故；知見欲樂等無量，悉分別說諸解脱故；知見三世等無量，無分際故；知見智慧等無量，深入一切法故；知見佛境界不退等無量，隨順如如法界故。佛子，菩薩、摩訶薩知見如來、應供等正覺音聲，有如是等十種無量阿僧祇。爾時普賢菩薩欲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世界欲壞時，於彼虛空中。衆生福報力，自然出四聲。

於彼四禪中，寂樂離衆苦。衆生聞是已，厭離欲界身。

十力亦如是，自然出四聲。充滿於法界，無處而不聞。

衆生因緣力，佛應四種聲。其有聞音者，永度生死海。

譬如因山谷，出生呼聲響[1]。從外一切音，響聲隨應對。

種種因緣起，聞者亦不同。響不作是念，我出種種音。

如來聲如是，出生無量音。隨應受化者，一切無不聞。

皆悉令歡喜，調伏諸衆生。音聲亦無念，我出種種音。

譬如天妙音，於彼虛空中。自然而演出，覺悟諸天子。

---

① 一本“響”作“嚮”。

諸天子聞此，正法妙音聲。修習不放逸，厭離於五欲。
十力亦如是，出生微妙聲。法雲音充滿，一切諸世界。
令眾生覺悟，彼音無生滅。若有得聞者，皆悉證菩提。
如自在天王，寶女名善口。於一音聲中，出生百千聲。
復於一一音，出生百千聲。諸天若聞者，一切皆悅樂。
十力亦如是，於彼一音中。隨應一時演，眾生數等音。
眾生聞音已[①]，除滅諸煩惱。音聲不作念，我能有所滅。
譬如大梵王，出清淨梵音。一切梵天眾，無有不聞者。
一一梵音聲，令梵眾歡喜。遍滿梵天眾，音聲不出外。
功德大梵王，安處如來座。演出一妙音，充滿諸法界[②]。
隨應受化者，一切無不聞。聲不出眾外，以無信心故。

（《大正藏》9:621，《中華藏》12:358）

2. 如來語言的品質

（1）如來法輪悉入一切語言文字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三十五

佛子，云何菩薩、摩訶薩知見如來、應供等正覺轉法輪？此菩薩、摩訶薩知見如來一切願、一切法輪無所轉，本無所起，三轉圓滿，皆悉清淨，悉能遠離一切邪見。離欲際非際，一切諸法，如虛空際，不可言說。一切法寂滅，涅槃性故。菩薩、摩訶薩知見一切文字、一切語言法，悉轉法輪，如來音聲無所不至故。知見法輪如響，真實法性故。知見一切音聲皆是一聲，如來以此而

① 一本“聞音已”作“聞音聲”。
② 一本“法界”作“世界”。

轉法輪，佛轉法輪無有主故。知見轉法輪無漏無盡，內外無所有故。佛子，譬如文字，於無量無數劫，說不可盡。如來、應供等正覺轉正法輪亦復如是：一切文字，一切語言，說不可盡，如來法輪，悉入一切語言文字，而無所住。佛子，譬如字章，悉入一切字數、一切事數、一切語言數、一切算數、一切世間、出世間，而無所住。如來音聲亦復如是：於一切處無所不入，於一切眾生，一切法，一切業，一切報，一切心，亦無所住。一切眾生諸語言法，皆為法輪音聲所攝。何以故？一切音聲不離法輪音聲故。復次，佛子，此菩薩、摩訶薩知見如來、應供等正覺出生法門轉法[1]輪。何等為如來出生法門轉法輪？如來以一切眾生念念心心行等音聲，為一切眾生而轉法輪。何以故？佛子，如來、應供等正覺有三昧，名曰究竟、無礙、無畏，如來正受三昧，而轉法輪。如來入此三昧已，出生一切眾生等音，於一一音中，復生一切眾生等音，而轉法輪，悉令眾生皆大歡喜。佛子，若如[2]是知轉法輪者，當知是人則為隨順一切佛家，不如是知，則不隨順諸如來家。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知見如來、應供等正覺轉法輪。爾時普賢菩薩欲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如來轉法輪，三世無不至。所轉無所轉，求之不可得。
譬如諸文字，說之不可盡。十力亦如是，轉法輪無盡。
譬如章[3]文字，悉入一切數。所入無所入，法輪亦如是。
普入一切音，所入無所入。彼亦無自性，能令一切喜。
出過一切數，究竟成菩提。欲說真實義，是故入三昧。

---

① 一本"法"上有"正"字，下同。
② 一本無"如"字。
③ 一本"章"作"諸"。

以彼三昧力，出生妙音聲。悉與眾生等，而轉正法輪[1]。
又復悉於彼，一一諸音聲。出生無量音，眾生語言法。
大自在無念，我出彼眾音。隨其受化者，一切無不聞。
譬如諸文字，不內亦不外。無漏不可盡，亦復無積聚。
十力亦如是，轉清淨法輪。無漏不可盡，諸佛大神力。

（《大正藏》9:627-628，《中華藏》12:368）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五十二

如來以心自在力，無起無轉，而轉法輪，知一切法恆無起故；以三種轉，斷所應斷，而轉法輪，知一切法離邊見故。……一[2]切文字，一切言語，而轉法輪，如來音聲無處不至故。知聲如響而轉法輪，了於諸法真實性故。於一音中出一切音而轉法輪，畢竟無主[3]故。無遺無盡而轉法輪，內外無著故。佛子，譬如一切文字語言，盡未來劫，說不可盡，佛轉法輪，亦復如是。一切文字，安立顯示，無有休息，無有窮盡。佛子，如來法輪悉入一切語言文字，而無所住，譬如書字，普入一切事，一切語，一切算數，一切世間，出世間處而無所住。如來音聲亦復如是，普入一切處，一切眾生，一切法，一切業，一切報中，而無所住。一切眾生，種種語言，皆悉不離如來法輪。何以故？言音實相，即法輪故。佛子，菩薩、摩訶薩於如來轉法輪，應如是知。……

佛子，如來隨一切眾生，心行欲樂，無量差別，出若干音聲而轉法輪。……一一身一一口，各出一切眾生數等言音，一一音

① 一本"正法輪"作"淨法輪"。
② 一本"一"上有"以"字。
③ 一本"主"作"生"。

中，眾音具足，各各差別，而轉法輪。令一切眾生，皆生歡喜。

（《大正藏》10:275，《中華藏》13:183）

《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宋惟淨等譯）卷八

寂慧，此閻浮提諸國土中，少略而言，滿千國土，乃至十六大國一切人眾，隨彼方處種種語言、種種音聲、種種心想，如來隨入一切語言音聲，施設名字，所立四諦，悉能解了。所謂尸迦國人，乃至世界邊際所住國人，如是等閻浮提中滿千國土，一切人眾種種語言、種種音聲、種種心想，施設名字，各說四諦，如來隨入一切語言音聲，悉能解了，亦非如來心識語言有所流散。寂慧，此小千世界中，有九十四俱胝那庾多百千種類語言名字，各說四諦，總攝一切所說言音，皆悉同歸一四諦義，即是勝義諦，即是無生諦，即是如實諦，即是不動諦。寂慧，此即是為如來語密。

復次，寂慧，如來語言而能斷除一切眾生疑惑不決，所謂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普攝一切眾生，以佛智所知，而眾生界多於地界。寂慧，正使一切眾生，各各獲得智慧具足，與尊者舍利子等無有異，以是緣故，一切眾生，各各皆以如舍利子所等智慧，以疑惑事，於一劫中或過一劫，共相問難，思惟稱量伺察，而一眾生復勝於一，是諸眾生，以所疑事，互思惟已。一時俱來請問世尊。時佛世尊，於彈指間，應問皆答。是故世尊，隨了一眾生所起心念，普攝一切眾生，咸以一音悉為宣說，斷諸疑網，令諸眾生得斷疑已，咸生歡喜。寂慧，此即是名如來語言。普能斷除一切眾生疑惑不決，然非如來心及語言有所動轉，一切皆是如實所說。寂慧當知，如是等說，皆是如來祕密之語、希有之語，此

即名為語業清淨。

（《大正藏》11:723-724，《中華藏》69:180-181）

（2）如來語言具六十種殊妙之相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四十六

一切諸佛，皆悉具足六十種音，一一音有五百分，一一分無量百千清淨之音，以為嚴好。能於法界一切眾中，無諸恐怖，大師子吼，演說如來甚深法義。眾生聞者，靡不歡喜，隨其根欲，悉得調伏，是為諸佛第二最勝無上語莊嚴。

（《大正藏》10:244，《中華藏》13:133）

《大寶積經》（西晉竺法護譯）卷十

密跡力士謂寂意：何謂為如來口祕要？其夜如來逮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至無餘界泥洹之界，滅度日夜，於其中間，施一文字以能頒宣，一一分別無數億載，講演布散無限義理。所以者何？如來常定，如來至真無出入息，無所思念，亦無所行，無復思想，悉無所行，雖口所宣，無想無行。如來所行無應不應，無言無說，不想有人。世尊所說，一切超越三昧正受，皆以文字而分別說，頒宣文字而自倚著。一切眾生如是周旋往來："如來為我講說經法。"是則名曰如來。在彼亦無想念。如來所觀而知止足，其舌之門，口宣音響，聞所宣音，莫不悅喜而演如來言辭之教，散一音聲，悉普周遍眾生所想，眾生心念，是則如來從口敷演。如來言辭出六十品各異音聲。何謂六十？吉祥音、柔軟音、可樂音、悅意清淨音、離垢音、顯曜音、微妙音、明聽音、無亂音、無憒音、師父音、無剛鞕音、無麤獷音、善順音、安重音、身所

吉和音、隨心時音、空悅音、與愛安想音、無惱熱音、方正音、識達音、親近音、意好音、歡悅音、和教音、曉了音、精勤音、忍和音、重了[1]音、其響去穢音、應師子音、龍鳴音、雨好音、海雷龍王音、真陀羅伎音、哀鸞音、鴈暢音、鶴鳴音、耆域音、英鳥音、雷震音、不卒音、不暴音、普入響音、去非時音、無乏音、無怯音、悅豫音、通暢音、戒禁音、美甘音、進行音、廣普音、具足音、諸根無瑕[2]音、不輕疾音、無住音、響普入衆會音、宜諸德音。密跡金剛力士謂寂意菩薩，是為如來六十品音。其如來音，普通十方諸佛世界，可悅一切衆心性行。

……寂意，是閻浮利天下大國，具足有一千，各有大郡。其十六大國，以用治政而相攝護，各自諮嗟。一切諸人及與非人，言語各異，音聲不同，辭有輕重。如來聖慧從其音響隨時而入，皆悉化之。立正真業，各有種號：釋種、安息、月支、大秦、劍浮、擾動、丘慈、于闐、沙勒、禪善、焉耆[3]。前後諸國：匈奴、鮮卑、吳蜀、秦地、諸麼夷狄，他羅多愚民野人，及諸須曼耶咒、女人處國、牟兜吒國、因緣國、波羅奈國、數樹國、金本國……。如斯千國周圍充滿，於閻浮利天下，各自異居。又是諸人及非人類，言語各異，志操不同，音聲各別，如來至真隨其言音而入其中，因開化之立於正真。

（《大正藏》11:55-56, 59，《中華藏》8:476-477, 481）

《佛說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宋法護譯）卷七

① 一本“重了”作“童子”。
② 一本“瑕”作“頌”。
③ 一本“焉耆”作“烏耆”。

復次，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告寂慧菩薩、摩訶薩言：復何名為如來語秘、語業清淨？所謂如來於晝夜中成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於晝夜中入大涅槃，然其中間，如來未嘗宣說一字，亦無詮表。何以故？以佛如來常在三摩呬多故。如來亦無出息入息、若尋若伺。以無尋伺故，所出語言離諸邪妄。而佛世尊無尋無伺，無所分別，無廣分別，無說無示，復無詮表。然諸眾生亦聞如來有所宣說，而是如來畢竟在定於一切種及一切時，亦以文字而能詮表。復無所表，若有眾生因以文字生信重者，而彼眾生自謂如來為我說法。然佛如來心常安住，無分別捨。

復次，寂慧，如來亦非脣、齒、舌、喉及其面門出諸音聲有所聞聽。如來所出音聲從虛空出，但以眾生謂佛如來所有音聲從口門出。寂慧當知，如來語言具有六十四種殊妙之相。何等名為六十四種？一者流澤，二者柔軟，三者悅意，四者可樂，五者清淨，六者離垢，七者明亮，八者甘美，九者樂聞，十者無劣，十一者圓具，十二者調順，十三者無澀，十四者無惡，十五者善柔，十六者悅耳，十七者適身，十八者心生勇銳，十九者心喜，二十者悅樂，二十一者無熱惱，二十二者如教令，二十三者善了知，二十四者分明，二十五者善愛，二十六者令生歡喜，二十七者使他如教令，二十八者令他善了知，二十九者如理，三十者利益，三十一者離重復過失，三十二者如師子音聲，三十三者如龍音聲，三十四者如雲雷吼聲，三十五者如龍王聲，三十六者如緊那羅妙歌聲，三十七者如迦陵頻伽聲，三十八者如梵王聲，三十九者如共命鳥聲，四十者如帝釋美妙聲，四十一者如振鼓聲，四十二者不高，四十三者不下，四十四者隨入一切音聲，四十五者無缺減，四十六者無破壞，四十七者無染污，四十八者無希取，四十九者

具足，五十者莊嚴，五十一者顯示，五十二者圓滿一切音聲，五十三者諸根適悅，五十四者無譏毀，五十五者無輕轉，五十六者無動搖，五十七者隨入一切眾會，五十八者諸相具足。復次，寂慧，五十九者，如來所出語言普令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心意歡喜。佛亦不作是念："我能宣說諸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誦、自說、緣起、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譬喻，又復秘密先行法、說本緣法、說昔因法，近說、多說、廣說，教示、安立、分位，分別、解釋、開明。"如來所說，如是等法於彼一切大眾會中，若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眾會，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諸眾會，佛能各各隨其根性，精進分量，如其所應，為作法施。彼等眾會聞說法時，皆謂所說從佛如來口門而出。然所說法亦無互相語言重復，而諸眾會各隨音聲曉了諸法。寂慧，此即是名如來語密。

（《大正藏》11:719-720，《中華藏》69:173-174）

《大乘莊嚴經論》（無著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卷六

偈曰：菩薩字成就，如前義應知。聲有六十種，是說如來事。

釋曰：如來有六十種不可思議音聲，如佛秘密經中說寂靜慧如來具足六十種聲語，所謂潤澤、柔軟、可意、意樂、清淨，如是廣說。此中潤澤聲者，眾生善根能持攝故；柔軟聲者，現前聞法得樂觸故；可意聲者，由善意故；意樂聲者，由善字故；清淨聲者，無上出世後得故；無垢聲者，諸惑習氣不相應故；明亮聲者，字句易解故；善力聲者，具足功德，破諸外道惡邪見故；樂聞聲者，信順出離故；不絕聲者，一切外道無能斷故；調伏聲者，貪等煩惱能對治故；無刺聲者，制戒樂方便故；不澀聲者，令犯

戒人得正出故；善調聲者，教化教授故；悅耳聲者，亂心對治故；身倚[①]聲者，能引三摩提故；心了聲者，能引毗缽舍那故；心喜聲者，善斷疑故；喜樂生聲者，決定拔邪故；無熱惱聲者，信受不悔故；能持智聲者，成就聞因智依止故；能持解聲者，成就思因智依止故；不隱覆聲者，不慳法而說故；可愛聲者，令得自利果故；渴仰聲者，已得果人深願樂故；教敕聲者，不思議法正說故；令解聲者，思議法正說故；相應聲者，不違驗故；有益聲者，如其所應教示導[②]故；離重聲者，不虛說故；師子聲者，怖外道故；象聲者，振大故；雷聲者，深遠故；龍聲者，令信受故；緊那羅聲者，歌音美故；迦陵頻伽聲者，韻清亮故；梵聲者，出遠去故；命命鳥聲者，初得吉祥一切事成故；天王聲者，無敢違故；天鼓聲者，破魔初故；離慢聲者，讚毀不高故；入一切聲者，入毗伽羅論一切種相故；離不正聲者，憶不忘故；應時聲者，教化事一切時起故；無羞[③]聲者，不依利養故；不怖聲者，離慚羞故；歡喜聲者，聞無厭故；隨捨聲者，一切明處善巧入故；善友聲者，一切眾生利成就故；常流聲者，相續不斷故；嚴飾聲者，種種顯現故；滿足聲者，一音無量聲說法故；眾生根喜聲者，一語無量義顯現故；不毀呰聲者，如所立意信順故；不增減聲者，應時量說故；不躁急聲者，不疾疾說故；遍一切聲者，遠近徒眾同依止故；一切種成就聲者，世間法義皆譬喻令解故。

（《大正藏》31:619-620，《中華藏》29:533-534）

① 一本“倚”作“猗”。
② 一本“導”作“道”。
③ 一本“羞”作“著”。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撰）卷三十

有四十五種音聲，即《密跡經》中六十種音；但數不足，次多不同，名或小異。彼第一名吉祥，與此淨妙義同名異。二名柔軟，次第與名全同。三可樂，即此第五。四悅意，即此第二十一歡喜音。五清淨，即此第六。六離垢，即此二十三遠離癡翳。七顯耀，即此第三十一，一切法光明照耀音。乃至第六十宣諸德音，即此第二十九，能說不可說字句差別智藏音。然彼無天鼓，今此缺彼師子龍鳴、好雨海雷龍王、真陀羅伎哀鸞、鷹暢鶴鳴等，以從喻說，此略不論。又此所明顯德廣大，如彼但云普入眾會音，此則云普至法界無量眾會道場等。……然六十種中不出有二：一約具德如柔軟等，二約無失如不下劣等。故不下劣，初有又以此善根之言通言音聲者。聲謂四聲，為音之依；音謂五音，依五行別：木聲壅，其音角；火聲熾，其音徵；土聲寬，其音宮；金聲清，其音商；水聲濁，其音羽。

（《大正藏》35:732，《中華藏》85:831-83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五十一

《密跡經》即《大寶積經》中金剛力士會第三之三卷。當第十，爾時寂意菩薩復問金剛力士：如來有幾事秘要？答有三種：一曰身密，二曰意密，三曰口密。口中說六十種音，廣讚如來無思無想無言之言竟，即云如來從口敷演，如一言詞出六十品各異音聲。何謂[①]六十？釋曰：然經直列，今加[②]次第：一吉祥音，二柔軟音，三可愛樂音，四悅意清淨音，五離垢音，六顯曜音，七

① 一本“謂”作“為”。
② 一本“加”作“如”。

微妙音，八明德音，九無亂音，十無憒音，十一師父音，十二無剛硬音，十三無麤獷音，十四善順音，十五安重音，十六身所吉利音，十七隨心隨時音，十八如如悅意音，十九天愛安想音，二十無熱惱音，二十一方正音，二十二識達音，二十三親近音，二十四意好音，二十五歡悅音，二十六和雅音，二十七曉了音，二十八精勤音，二十九和忍音，三十重了音，三十一其響去穢音，三十二應師子音，三十三龍鳴音，三十四好雨音，三十五海雷龍王音，三十六真陀羅伎音，三十七哀鸞音，三十八鷹暢音，三十九鶴鳴音，四十耆域音，四十一英鳥音，四十二雷震音，四十三不卒音，四十四不暴音，四十五普入響音，四十六去非時音，四十七無乏音，四十八無怯音，四十九悅豫音，五十通暢音，五十一戒禁音，五十二甘美音，五十三進行音，五十四廣普音，五十五具足音，五十六諸根無班音，五十七不輕疾音，五十八無住音，五十九響聲普入衆會音，六十宣諸德音。密跡金剛力士謂寂意菩薩言：是為如來六十梵音。……

此中潤澤聲者，衆生善根能攝持故。柔軟聲者，現前聞法，得樂觸故。可意聲者，由善義故。意樂聲者，由善字故。清淨聲者，無上出世後得故。無垢聲者，諸惑習氣不相應故。明亮聲者，字句易解故。善力聲者，具足功德破諸外道惡邪見故。樂聞聲者，信順出離故。不絕聲者，一切外道無能斷故。調伏聲者，貪等煩惱能對治故。無刺聲者，制戒樂方便故。不澀聲者，令犯戒人得正念故。善調聲者，教化教授故。悅耳聲者，亂心對治故。身倚聲者，能引三摩提故。心了聲者，能引毗鉢舍那故。心喜聲者，善斷疑故。喜樂聲者，決定拔邪故。無熱惱聲者，信受不悔故。能持智聲者，成就聞因智依止故。能持解聲者，成就思因智依止

故。不隱覆聲者，不惱而說故。可愛聲者，令得自利果故。渴仰聲者，已得果人深願樂故。教敕聲者，不思議法正說故。令解聲者，思議法正說故。相應聲者，不違聽故。有益聲者，如其所應教示導故。離重聲者，不虛說故。師子聲者，怖外道故。象王聲者，振大故。雷聲者，深遠故。龍聲者，令信受故。緊那羅聲者，歌音美妙故。迦陵頻伽聲者，韻清亮故。梵聲者，出遠去故。命命鳥聲者，初得吉祥一切事成故。天王聲者，無敢違故。天鼓聲者，破魔邪[1]故。離慢聲者，讚毀不高下故。入一切聲者，入毗伽羅論一切種相故。離不正聲者，憶不忘故。應時聲者，教化事一切時起故。無著聲者不依利養故。不怖聲者，離慚羞故。歡喜聲者，聞無厭故。隨捨聲者，一切明處善巧入故。善友聲者，一切眾生離成就故。常流聲者，相續不斷故。嚴飾聲者，種種顯現故。滿足聲者，一音無量聲說法故。眾生根喜聲者，一語無量義顯現故。不毀呰聲者，如所立義信順故。不增減聲者，應時量說故。不躁急聲者，不疾疾說故。遍一切說聲者，遠近諸眾同依止故。一切種成就聲者，世間法義皆譬喻令解故。

（《大正藏》36:404-405，《中華藏》86:790-791）

《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唐璟興撰）卷中

經曰“正覺大音響流十方”者。述云：此第二歎口業也。“大音”者，即語密之音。如來之聲更無過此，故云“大音”。“響”者即顯了之音，逐宜而有分限發故。

（《大正藏》37:148）

① 一本“魔邪”作“邪魔”。

(3)如來語業智爲先導

《大寶積經》（唐玄奘譯）卷四十

復次，舍利子，云何如來一切語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何以故？舍利子，佛薄伽梵，不虛說法，故以智前導，所有記別無不圓備，凡所宣說言詞顯妙。舍利子，如來語言隨現而轉，不可思議，今當略說。舍利子，如來語者：易解了語、易明識語、不高大語、不卑下語、非不勝語、不邪曲語、不謇吃語、不繁亂語、不澀鈍語、不麤獷語、不隱沒語、柔和聲語、可欣樂語、不虛羸語、不輕掉語、不調疾語、不繁重語、不迅急語、善斷約語、善調[①]釋語、極妙和美語、勝妙音語、善唱導語、大清亮語、大雷震語、無遺逸語、飲甘露語、有義旨語、可親附語、廣大之語、可愛重語、無塵染語、離塵翳語、無栽穢語、無垢濁語、無魯鈍語、威嚴盛語、無障礙語、能教導語、明潔之語、有正直語、無怯憚語、無缺減語、非輕急語、能生喜樂語、令身怡適語、令心踊躍語、寂靜貪語、寂靜瞋語、壞滅癡語、吞噉魔語、調伏惡語、摧異論語、有表示語、天鼓音語、智者悅語、羯羅頻迦音語、上帝音語、梵天音語、海潮音語、雲雷音語、地山震吼音語、鴻鶴王音語、孔雀王音語、黃鸝音語、命命音語、鵝鴈王音語、鹿王音語、箜篌音語、伐洛迦音語、缽拏縛音語、大螺吼音語、長笛音語、易開解語、易了別語……舍利子，如是無量無邊微妙清淨如來之語故，說如來一切語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如自所證如是語業，亦隨諸有情而為說法，令其證入如是語故。舍利子，是

① 一本“調”作“訓”。

名如來第十四語業智導不共佛法。

（《大正藏》11:231-232，《中華藏》8:751-752）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宋法護等譯）卷十五

又復如來語無過失。此語無過失者，若智若愚無與如來同法語者，何以故？舍利子，如來所出語言悉知時故，是如實語、誠諦語、平等語、如說能行語、無眾雜語、令諸眾生歡喜語、無重複語、善文善義妙莊嚴語。以一語言音聲，隨諸眾生種種意樂，咸生歡喜語，此名如來語無過失。

（《大正藏》11:815，《中華藏》69:479）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宋法護等譯）卷十五

復次，舍利子，如來一切語業，智為先導，隨智慧行。何以故？諸佛世尊，不說虛假之法，說無斷法，善樂說法。如來諸有語言，未知者令知，無高無下。無紆煩語，無屈曲語，無麤澀語，無惡戾語，無巇嶮語，善柔軟語，無衰朽語，無輕動語，無嬈惱語，無迅速語，無遲緩語，善分明語，善演說語，善了知語，妙說相妙音聲，無破缺，無過失，極甘美，廣大殊妙，無塵離塵，無垢無暗，顯煥無礙，和合明亮，神通無劣。音響不破，能生妙樂，身得歡喜，心極信順，息除貪愛，息除瞋恚，息除愚癡，降伏惡魔，制諸惡業，息邪異語，止不了語，如擊鼓音聲，如迦陵頻伽聲，如帝釋聲，如梵王聲，如海潮聲，如雲雷聲，如地振聲，如鴈王聲，如孔雀王遊戲聲，如拘枳羅聲，如命命鳥聲，如鹿王聲，如箜篌聲、分明解了聲、悅意樂聞聲、甚深清亮無瘖啞聲、生妙樂聲、生善根聲、文句不斷聲、文句樂說聲、義句和合聲、

法句和合聲、知時聲、順時聲、不越時聲、知自他根善演說聲、布施莊嚴聲、持戒清淨聲、忍辱柔和聲、精進勇悍聲、禪定妙樂聲、智慧畢竟聲、大慈和合聲、大悲無倦聲、大喜明亮聲、大捨究竟聲、建立三乘聲、令三寶種不斷聲、安立三聚分位聲、三解脫門清淨聲、觀四諦聲、觀察智聲、不毀智者聲、諸聖稱讚聲、隨[①]知虛空無量聲、諸相具足聲。舍利子，此如是等，是名如來一切語業，智為先導，隨智慧行。此是如來第十四不共佛法。

（《大正藏》11:817，《中華藏》69:482）

《大方等大集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三

復次，善男子，如來口業隨智慧行。何以故？說法淨故，無脫失故。真正語，易解語，易知語，非高語，非下語，非曲語，非麤語，非惡語，非闇語，柔軟語，非輕語，非疾語，非畏語，非不解義語，非惡聲語，非緩語，甘露語，可愛語，次第語，莊嚴語，恭敬語，樂聞語，不貪語，不垢語，清淨語，畢竟語，不誑語，不癡語，無礙語，廣語，真實語，不作語，不盡語，安樂語，身寂靜語，心寂靜語，貪寂靜語，瞋寂靜語，癡寂靜語，壞魔語，破邪論[②]語。梵聲，迦陵頻伽聲，釋聲，大海潮聲，拘崙闍聲，秋月孔雀聲，拘枳羅聲，命命鳥聲，鵝王聲，鹿王聲，琴聲，鼓聲，貝聲，伎[③]樂聲，人樂聞聲，耳[④]根樂聲。增善法語，句義無盡語，合字句義語，時語，略語，知足語，調諸根語，施莊嚴

① 一本無"隨"字。
② 一本無"論"字。
③ 一本"伎"作"妓"。
④ 一本"耳"上有"人"字。

語，清淨戒語，共忍行語，精進神通語，遠離欲界語，具足智慧語，慈語，悲語，喜語，捨語，說三乘語，不斷三寶語，解三聚語，解三世語，解三解脫語，分別四諦語，修集[1]語，讚歎語[2]，佛語，聖語，無邊語，無行語。善男子，如來成就如是等語，是故如來所有口業隨智慧行，是名如來二十八業。

（《大正藏》13:20-21，《中華藏》10:35）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唐般若等譯）卷六

復次，善男子，如來所有一切語業，智為先導，隨順智行。云何名為隨順智行？如來說法無有障礙，能具足說，文義無缺。所發言聲，入眾生心，發生智慧。謂不高聲、不下聲、正直聲、不怯怖聲、不謇澀聲、不麤獷聲、無稠林聲、極柔軟聲、有堪任聲、不嘶破聲、恆審定聲、不太[3]疾聲、不太遲聲、無差互聲、善分析聲、妙言詞聲、妙深遠聲、妙廣大聲、涌泉聲、不斷聲、潤熟聲、深美聲、和合聲、莊嚴聲、利益聲、清徹[4]聲、無塵聲、無煩惱聲、無垢染聲、無愚癡聲、極熾盛聲、無所著聲、善解脫聲、極清淨聲、無委曲聲、無下劣聲、無堅硬聲、無慢[5]緩聲、能生安樂聲、令身清淨[6]聲、令心歡喜聲、熙怡先導聲、先意問訊聲、能淨貪欲聲、不起瞋恚聲、能滅愚癡聲、能吞眾魔聲、能摧惡業聲、能燒外論聲、隨順覺悟聲、如擊天[7]鼓聲、智者聞喜聲、釋提桓因

① 一本“修集”作“修習”。
② 一本“語”作“諸”。
③ 一本“太”作“大”，下同。
④ 一本“徹”作“微”。
⑤ 一本“慢”作“縵”。
⑥ 一本“清淨”作“清涼”。
⑦ 一本“天”作“大”。

聲、大梵天王聲、大海波潮聲、雲雷普震聲、大地震動聲、迦陵頻伽聲、拘枳羅鳥聲、命命之鳥聲、鹿王聲、牛王聲、雁王聲、鶴唳聲、孔雀聲、箜篌聲、篳篥聲、琵琶聲[①]、箏聲、笛聲、蠡[②]聲、鼓聲、易解聲、分明聲、可愛聲、樂聞聲、甚深聲、無厭聲、令耳安樂聲、能生善根聲、字句圓滿聲、妙詞句字聲、利益和合聲、與法和合聲、善知時節聲、一切時合聲、無有非時聲、說昔諸根[③]展轉相續聲、莊嚴布施聲、能持淨戒聲、能生安忍聲、猛利精進聲、堪任靜慮聲、廣大智慧聲、大慈和合聲、無倦大悲聲、光明法喜聲、深廣大捨聲、安住三乘聲、不斷三寶聲、分別三聚聲、淨三脫門聲、修習諸諦聲、修習諸智聲、智者相應聲、聖者讚歎聲、隨順虛空聲、無有分量聲、諸相具足聲。善男子，如來語業，具足如是無量音聲故，說如來一切語[④]業，智為先導，隨智慧轉，是為如來第二十八正覺[⑤]事業。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佛語無等淨無瑕，一切功德皆圓滿。
一音普遍無邊刹，各各得聞隨類音。
或有得聞聲聞聲，或有得聞緣覺法。
或聞如來大威德，便發無上菩提心。
文字句義悉皆圓，次第安布俱無礙。
而心無有異分別，能說難思妙法門。
如是人中最勝聲，所出音聲如谷響。
無功無心而普應，無聲之聲悅物心。

① 一本無“聲”字。
② 一本“蠡”作“螺”。
③ 一本“根”下有“聲”字。
④ 一本“語”作“諸”。
⑤ 一本“覺”下有“不共甚深”四字。

（《大正藏》19:553，《中華藏》66:950-951）

（4）關于陀羅尼瓔珞莊嚴

《大方等大集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一

善男子，陀羅尼瓔珞莊嚴有一種，所謂念心[1]。復有二種：一者先受，二者畢竟能持。復有三種：一者知義，二者知字，三者知說。復有四種：一者正語，二者了語，三者無礙語，四者不謬語。復有五種，所謂五依：一者依義不依於字，二者依智不依於識，三者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四者依法不依於人，五者依出世不依於世。復有六種：一者如說而持，二者所言誠實，三者發言人所樂聞，四者憐愍語，五者生善芽[2]者時語。復有七種：一者利語，二者莊嚴語，三者無礙語，四者無滯語，五者無二語，六者先知而語，七者了語。復有八種：一者知方俗語，二者知鬼神語，三者知諸天語，四者知諸龍語，五者知乾闥婆語，六者知阿修羅語，七者知金翅鳥語，八者知畜生語。復有九種：一者無畏語，二者無縮語，三者無難語，四者知解說[3]語，五者知如法答語，六者知廣說語，七者知次第語，八者說[4]無常語，九者無盡語。復有十語：一者壞疑網語，二者開示界語，三者開法門語，四者開智慧語，五者破闇冥語，六者解一一字語，七者讚歎佛語，八者呵煩惱語，九者分別根利鈍語，十者開佛功德妙語。善男子，是名陀羅尼瓔珞莊嚴。

---

① 一本“念心”上有“不失”二字。
② 一本“芽”作“牙”。
③ 一本“說”作“脫”。
④ 一本“說”上有“知”字。

（《大正藏》13:6-7，《中華藏》10:9-10）

3. 如來聲音的品質

（1）示現諸種天伎樂

《佛本行集經》（隋闍那崛多譯）卷三十四

世尊音響，善能教他，猶如鼓聲，猶如梵聲，猶如迦羅頻伽鳥聲，如帝釋聲，如海波聲，如地動聲、崑崙震聲、孔雀鳥聲、拘翅羅聲、命命鳥聲，如鴈王聲，猶如鶴聲，猶如師子猛獸王聲，猶如箜篌琵琶五弦箏笛等聲，聞者能令一切歡喜。教誨分明，意喜樂聞，微妙甚深，無處乏少，能令眾生造諸善根。聞者不空，字體分炳，文句顯了，義業幽邃，法藏真實，合時合節，合三摩耶，不過時授，知諸根情，順於法句，以諸種種布施莊嚴、持戒清淨、忍辱含受、精進勇猛、諸禪寂定，奮迅神通智慧，分別世間善惡，慈成就樂，悲無勞惓，喜歡捨離。建立三乘，紹三寶種，分別三聚，淨三脫門，實語訓誨，智人所歎，聖所可意，無量無邊，猶如虛空，遍至一切諸相具足。

（《大正藏》3:810-811，《中華藏》35:868）

《大莊嚴論經》（馬鳴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八

爾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遠聲，猶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頻伽聲，亦如蜂王，又如人[1]王，如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波離："樂出家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

① 一本無"人"字。

叉手白佛："願樂出家。"

（《大正藏》4:300，《中華藏》29:675）

《佛說如來興顯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二

佛告普賢菩薩：何謂？佛[1]子，菩薩順從如來之音，而[2]等遊達宣正覺聲，不可限量眾響[3]言辭，則從眾生心意所好，而為說法，至令眾會各得所樂。如其志操而現化之，從心所念隨時而入，不失三昧，不終不沒，不起不滅。又[4]而察之，猶若呼響。悉無有主，亦無有我，眾生罪福所積行故。違失深妙，便有歸趣，遐邈難濟，與不潔靜，分別法界故。隨無斷，不捨壞法故。無瞋無恚，無沒究竟，所緣住故。亦無有主，亦無不主，亦無教化，亦無不教，斯則為隨如來音響。所以者何？譬如世遭大災變時，即有自然四大音聲，乃得知法而無有主，則無貪業。何謂為四？世災變起，有一大音，自然而出，諸賢且聽：一禪為安。第一禪者，離愛[5]恚患，度於欲界，已得超越而致自然，於是眾生聞斯音聲成第一禪，度於欲界，即生梵天。適逮法已，聞于二音，諸賢且聽：二禪安隱，則無想行，超度梵天而得自在。於時眾生，聞斯二聲，則行二禪，無想無行，其內為寂，心無所著，成第二禪。即得生於光音天上，適逮法已，聞于三音，諸賢且聽：三禪最安，離喜所欲，於心寂定，內無所念。第三禪者，隨聖所教，度光音天，於時眾

① 一本"佛"作"弟"。
② 一本"音"下無"而"字。
③ 一本"響"作"嚮"。
④ 一本"又"作"久"。
⑤ 一本"愛"作"受"。

生，聞斯三聲，超光音天，生離果天。這[①]生天上，這逮法已，聞于四音，諸賢且聽：四禪寂然，除苦去安，憂慼喜歡，無苦無樂，清淨具足，為第四禪，度離果天。於時眾生，聞斯四聲，捨離果天，超生清淨難及天上。是為佛子，世災變時聞四大音，而致弘典自然之聲。……

復次，佛子，喻有天子，名曰自在，又名善門[②]。所向瞻望，則諸玉女，有百千品，而來集會[③]。鼓作琴瑟，歌頌應弦，節奏若干。且觀伎[④]樂，調發妙曲。如來若此，則以一音隨群生心，依本志性情所慕樂，無量之行因其所信，各各現教，令得開解，是為第四，為諸菩薩而得順從如來之音。於是頌曰：

猶如魔自恣[⑤]，興造天伎樂。玉女之姿顏，節奏互相和。
一心而歌頌，齊音發妙曲。具足億百千，種種之新聲。
諸十方[⑥]若茲，常演一聲詔[⑦]。則以權方便，音氣暢群萌。
黎庶隨信樂，若得聞言教。這聽塵勞斷，其音無想念。
……

復次，佛子，海大龍王，欲興無極感動變時，必安眾生，令懷欣踊。雨四天下，周遍大地，上達自在清明天宮，雲布覆蔭若干品類。又眾雲同現如是像，種種別異。……變出電已，暢大雷音，從其群萌所欲樂雨：或出玉女倡樂之音，或天琴瑟眾伎簫和，

---

① 一本“這”作“適”，下同。
② 一本“善”作“普”、“門”作“問”。
③ 一本“會”作“合”。
④ 一本“伎”作“妓”，下同。
⑤ 一本“恣”作“恐”。
⑥ 一本“十方”作“十力”。
⑦ 一本“詔”作“語”，下同。

或以若干龍妃樂音，或揵沓恕妃樂音，或阿須倫偶[①]樂音，或以土地所出音，或以海中雷震伎樂音，或以鹿王鳴呦[②]音，或以無壞鳥樂音，或若干種萬舞之伎。其巨雲陰之所覆蓋，如是色像，時節大悅，自然龍風，普有所吹。假其風出，雲霧安詳，先放微渧，後散大雨，上達自在清明之天，下遍地上。虛空天宮，靡所不接。雨於大海，莫所破壞，又至自在諸天遊居。玉女伎，名歡樂。雨諸舞樂，至其不樂慢天，雨諸如意珠，於兜術天，雨珠瓔飾[③]于鹽[④]天上，雨若干種華。忉利天上，雨軟名香；四天王上，雨好衣服；於鬱單曰[⑤]，雨微華；於大龍王宮，雨超等光赤明真珠；為阿須倫，雨於兵仗[⑥]，名壞[⑦]怨敵。如是比像，周于[⑧]四方四天下域。諸天宮殿，所雨彌漫，不可計會。海大龍王，無所吝惜，亦無慳嫉。又諸眾生，所殖德本，各各別異，而不一等，自然變為差特之雨。如是佛子，如來至真以無上慧，為大法王，常顯法樂，而以自娛，寂然無以普布法界。法身陰雲，靡不周遍，因其眾生所信樂者，而示現之。或為眾生頒宣[⑨]暢示最正覺身，而興法雨，現變化[⑩]身。

（《大正藏》10:600-604，《中華藏》13:755-759）

---

① 一本“偶”作“娛”。
② 一本“呦”作“唬”。
③ 一本“瓔飾”作“纓飾”。
④ 一本“鹽”作“焰”。
⑤ 一本“曰”作“越”。
⑥ 一本“仗”作“杖”。
⑦ 一本“壞”作“懷”。
⑧ 一本“于”作“乎”。
⑨ 一本“頒宣”作“班宣”。
⑩ 一本“變化”作“化變”。

《大哀經》（西晉竺法護譯）卷六

佛復告族姓子：如來至真，口所演業，皆為慧黨，曉了自在。所以者何？諸佛世尊所說經道，悉為應時，所說無虛，善哉隨宜；所可宣言，至誠無欺，無有罪釁，舉動安祥而不卒暴；離於麤疏[①]，未曾荒迷；常懷質直，無有諛諂；初不惡口，不演麤辭；無所猗著，口言柔軟；進止應法，不為羸弱；性不飄颻，亦不狹劣，不為雜碎，行步安諦[②]；發言和雅，其聲柔軟，音響香美，擇言徐語，舒緩時出；辭章粲麗，滋[③]味具足，無有獷硬；言無疾病，思而後語[④]；自護己身，所為應節；心念隨時，滅其貪欲而除瞋恚，燒其愚癡，降伏諸魔，危害眾惡，療治諸疾，別其義理，悅智者意；音如哀鸞，聲如天帝，其響哀和，亦如江海；聲靖如地，如鶡鷘王命諸眷屬；其音安隱如須彌山，所發言辭殊[⑤]赤觜鳥；其聲慈愍，猶如鴛鴦相呼和時，亦如鴈王將導營從，亦如鹿王鳴呼官屬；又如箜篌、琴箏、簫瑟、鼓吹，應節吹唄[⑥]、吹笙發音，斯音相和，各各悲快。佛之音響，軟柔清和，過於彼節百千億倍。深奧微妙，聲無穢濁，聞者入耳，心中歡然。積累德本，所宣章句，不可窮盡，隨時應宜，前後相副，不失句義，合於法句，各從方便，不違時節。見一切人諸根增減而為說法，布施莊嚴，將養戒禁，常令嚴淨。……告族姓子，如來言辭發教應節，巍巍如是。復過於此，無可為喻，是故言曰一切所說。如來言辭慧響超殊，越諸言

① 一本“疏”作“路”。
② 一本“諦”作“詳”。
③ 一本“滋”作“茲”。
④ 一本“語”作“悟”。
⑤ 一本“殊”作“如”。
⑥ 一本“唄”作“貝”。

聲，三界無逮，最為慧上，靡不應命而順從者。是為如來二十八業。

（《大正藏》13:437-438，《中華藏》11:658）

（2）自然，一音出無量聲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三十四

佛子，菩薩、摩訶薩云何知見如來、應供、等正覺微妙音聲？此菩薩、摩訶薩知見如來音聲無處不至。如來種種微妙音聲，令一切眾生皆大歡喜。演說無量諸佛正法，隨應化者，悉得解了。教化眾生，未曾失時，令身清涼，心定不亂。觀察平等無生無滅，譬如呼響無主。知見出生，長養諸善根故；知見甚深，無邊底故；知見正直究竟，度法界故；知見無斷，攝法界故；知見不可壞，究竟法界故。菩薩、摩訶薩知見[1]如來音聲，非量非無量，非主非無主，非智非無智。何以故？譬如世界將欲壞時，法如是故，自然演出四種音聲。何等為四？一曰"汝等當知初禪安樂，離欲瞋恚，遠離欲界"。眾生聞已，自然皆得成就初禪，捨欲界身，生梵天處。二曰"汝等當知二禪安樂，離於覺觀，無覺無觀，遠離梵身"。眾生聞已，自然皆得成就二禪，捨梵世身，生光音天。三曰"汝等當知三禪安樂，離於喜愛"。眾生聞已，自然皆得成就三禪，捨光音身，生遍淨天。四曰"汝等當知四禪安樂，遠離眾苦"。眾生聞已，自然皆得成就四禪，捨遍淨身，生果實天。佛子，是為世界將欲壞時，法如是故，自然出生四種音聲。彼聲無主，亦無作者，如來妙音亦復如是：亦無有主，無有作者，自然出生四種

① 一本無"見"字。

妙音，隨順佛法。……

諸佛如來微妙音聲不從身出，不從心出，而能饒益無量眾生。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初勝妙行知見如來微妙音聲。

復次，佛子，譬如呼響，因山聲起，無有積聚，不可睹見，隨種種聲，悉能應對，實無所應。如來妙音亦復如是。無有方處，但隨所應而出音聲。音聲非實，不可覺知，不可言說。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二勝行知見如來微妙音聲。

復次，佛子，譬如天妙音聲，於虛空中自然而出，悉能覺悟放逸天子，而告之言："汝等當知：五欲無常，虛妄顛倒，須臾變異，如逆風執火，愚夫所習，汝莫放逸。若放逸者，身壞命終，墮三惡道。"放逸諸天聞此音聲，生恐怖心，厭離五欲，各捨宮殿，詣正法堂，修習善法，愛樂正道。佛子，天妙音聲亦無有主，亦無作者，不起不滅，而能利益放逸諸天。如來妙音亦復如是：普為放逸諸眾生，故出生無量正法音聲而覺悟之，謂無著聲、不放逸聲、無常苦空非我之聲、寂滅涅槃聲，皆悉充滿一切法界，隨其所應，悉令歡喜，各隨所樂，修學諸乘。出生無量大智音聲、不退轉聲、具足菩薩諸行音聲、如來一切智慧地聲，眾生聞此諸音聲已，無量無數阿僧祇眾生修習善法，或學聲聞辟支佛乘，或學無上摩訶衍乘。如來妙音超絕眾相，言語道斷。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三勝行知見如來微妙音聲。

復次，佛子，譬如自在天王有天寶女，名曰善口。於一語中演出百千娛樂音聲，於彼一一娛樂音中復出百千娛樂音聲。佛子，當知一善口聲出生無量微妙音聲。如來音聲亦復如是，於一音中出無量聲，隨其所應，悉令開解。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四勝行知見如來微妙音聲。

復次，佛子，譬如大梵天王於梵眾中出梵音聲，一切大眾無不聞者。彼梵音聲不出眾外，時梵身諸天各作是念：“大梵天王唯與我語，不對餘天。”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出生無量無上妙音，應受化者皆悉得聞，不出眾外。何以故？彼諸眾生根未熟故。聞佛音者，各作是念：“今日如來唯為我說，不為餘人。”如來所出音聲亦無所出，聞佛音者亦無所聞，能為眾生施作佛事。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五勝行知見如來微妙音聲。

復次，佛子，譬如水性皆同一味，隨器異[①]故味有差別。水無是念：“我作眾味。”如來妙音亦復如是，皆悉一味，謂解脫味。隨諸眾生受化器異，應有差別。如來音聲不作是知，不作是念：“我作種種別異音聲。”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六勝行知見如來微妙音聲。

復次，佛子，譬如阿耨達龍王，興大重雲，滿閻浮提，普降大雨，百穀草木皆悉滋長，江河池泉一切盈滿。此大雨水，不從龍王身心中出，而能饒益無量眾生。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興大悲雲，遍滿世間，普雨無上甘露正法，令一切眾生皆大歡喜，出生善根，長養正法，具足諸乘。如來音聲不從外來，亦不內出，而能饒益一切眾生。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七勝行知見如來微妙音聲。……

復次，佛子，譬如海中有大龍王，名大莊嚴。或連雨十日，或二十日，或百日，或千日，或百千日。佛子，雨不作是[②]念：“我雨十日乃至百千日。”但彼龍王有不可思議自在力故，或十日雨，乃至百千日雨。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欲雨微妙甘露正法，

① 一本“异”作“用”。
② 一本無“是”字。

或十種音聲，或二十，或百，或千，或百千，或八萬四千行種種音聲，乃至無量億那由他聲分別說法，令一切眾生皆悉歡喜。如來妙音不作是念："我能演說種種諸法，又法界清淨無有差別，化眾生故所說不同。"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九勝行知見如來微妙音聲。

復次，佛子，譬如娑伽羅龍王欲現龍王大自在力，為欲饒益群生類故，從四天下乃至他化自在天處，興大重雲遍覆六天，……又震種種大雷音聲，令眾生歡喜。所謂天女歌音、天娛樂音、龍女歌音、乾闥婆女歌音、緊那羅女歌音、大地音、大海音、鹿王音、或有異類奇妙種種鳥音，或種種歌音。……佛子，如來、應供等正覺，於佛身雲出生無量種種三昧雷聲，出雷聲已，欲說甘露法時，先現如來大智風輪瑞相。……佛子，如來、應供等正覺，其心平等無有彼此，但以眾生根不同故，如來法雨現有差別。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十勝行知見如來微妙音聲。

（《大正藏》9:618-621，《中華藏》12:354-357）

《信力入印法門經》（北魏曇摩流支譯）卷四

文殊師利，譬如山河深谷等中，聞于響聲，依異異聲，異異名字，而出種種異異響聲，而山谷等不分別、離分別，而自然如是；無作心，無分別，離分別，自然如是，種種聲現。何以故？以不共法相應故。文殊師利，諸佛如來說法音聲亦復如是：隨眾生心，隨諸眾生可化。種種法門，聞種種聲，種種自說，而諸佛如來不分別，離分別，而自然如是；無分別，離分別，自然如是，種種聲現。

（《大正藏》10:949，《中華藏》13:488）

《大寶積經》（唐玄奘譯）卷三十七

爾時，佛告舍利子：云何菩薩、摩訶薩於如來不可思議音聲，信受諦，奉清淨無疑，乃至發希奇想？舍利子，如來出世，愍諸含識，敷演法化，所發音聲，齊於衆會，由所調伏衆生力故。如來音聲普遍十方無量世界，令諸衆生心歡喜故，舍利子，然諸如來所出音聲雖遍世界，不作是念：“我為苾芻衆說法，我為苾芻尼衆說法，我為鄔波索迦衆、鄔波斯迦衆、婆羅門衆、刹帝利衆、長者衆、天衆、梵衆，如是等衆而為說法。”亦不作是念：“我今演說契經、應頌、記別、伽他、自說、緣起、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譬喻、解釋，如是等趣十二分教。”初未生念為之敷演。舍利子，如來隨諸衆集，所謂苾芻乃至梵衆，如其所聞種種正勤而為說法。是諸衆生樂聞法故，各自謂聞如來法聲，面門而發。然是法聲，於其所說種類言詞不相障礙，各別悟解，自所了法，是則名為不可思議。舍利子，諸佛如來，先福所感，果報音聲，其相無量。所謂慈潤聲、可意聲、意樂聲、清淨聲、離垢聲、美妙聲、喜聞聲、辯了聲、不硬聲、不澀聲、令身適悅聲、心生踊躍聲、心歡悅豫[1]聲、發起喜樂聲、易解聲、易識聲、正直聲、可愛聲、可喜聲、慶悅聲、意悅聲、師子王吼聲、大雷震聲、大海震聲、緊捺洛歌聲、羯羅頻伽聲、梵天聲、天鼓聲、吉祥聲、柔軟聲、顯暢聲、大雷深遠聲、一切含識諸根喜聲、稱可一切衆會聲、成就一切微妙相[2]聲。舍利子，如是等如來音聲，具足如是殊勝功德及餘無量無邊功德之所庄嚴，舍利子，是名第二如來不思議音

① 一本“豫”作“預”。
② 一本“相”作“根”。

聲。是諸菩薩、摩訶薩聞如來不思議音聲，具足無量殊勝功德，信受諦奉，清淨無疑，倍復踊躍，深生歡喜，發希奇想。爾時，世尊欲重宣此議而說頌曰：

導師演妙音，所謂梵音聲，由是法具足，令諸梵歡喜。……

三千世界內，下中上音聲，隨彼種類音，化令證解脫。

演無分別聲，無縛無攝受，處定開真諦，聞者息煩惱。

無邊眾生聞，佛法僧音聲。

（《大正藏》11:209-210，《中華藏》8:717）

《菩薩念佛三昧經》（南朝宋功德直譯）卷三

時不空見復告阿難：長老當知，諸佛世尊大梵音聲：師子音聲、雄猛之聲、龍王音聲、絃聲、歌聲、柔軟好聲、大小雷聲、不思議聲、無量妙聲、無邊勝聲、滿足音聲、不退之聲、迦陵頻伽聲、清淨歡喜聲、如來分別聲、如來識了聲、如來甚深聲、如來無毀聲、如來不卻聲、如來清澈聲、無衰無損聲、如來美妙聲、如來最美聲、如來無不[①]美聲、如來廣具足一切功德聲。是處說如來應、正遍知，以一音聲令一世界，其中眾生皆悉樂聞；又以一音令二世界，其中眾生亦願樂聞。如來[②]一音乃至百千萬億那由[③]他無邊世界，其中眾生樂聞亦然。彼處眾生聞如來聲，如是解了，如是識知，皆言如來為我說法。如是阿難，諸佛如來不思議音、利益之聲，譬如日輪照閻浮提，有目眾生皆蒙慧利。如是如來應、正遍知音聲，法輪清淨微妙，濟拔一切亦復如是。

---

① 一本“不”作“無”。
② 一本“來”作“是”。
③ 一本“由”作“中”。

長老阿難，譬如初春十五日夜月輪圓滿，清明澄照無諸霞[1]翳。閻浮提人皆出遊觀，得恣歡娛，緣月盛故。如是如來應、正遍知，音聲法輪清淨微妙，眾生所以得利益者，緣遇如來法光明故。長老阿難，譬如眾川江河溪壑，巨細諸水悉入大海，皆成一味，而此一味具足眾味，亦有無量諸妙珍寶。人及非人雖貪此寶，大海深廣難可得渡[2]。如是如來應正遍知，清淨音聲法輪難解，令諸眾生得法寶利，無量安樂亦復如是[3]。長老阿難，譬如大地開發種子，生長萬物，利益眾生，無不豐溢，聚落、城邑、帝王京畿，一切境界皆依此地。如是如來應、正遍知音聲，法輪清淨微妙，拯[4]救一切無量眾生，悉令歡樂[5]亦復如是。

長老阿難，譬如虛空，世間去來無所妨礙，而此虛空能安樂物。如是如來應、正遍知音聲，法輪清淨微妙，饒益一切，亦復如是。長老阿難，譬如三十三天上，波利質多、拘毘羅樹花葉芬敷，諸天遊觀莫不歡適。如是如來音聲法輪，清淨敷演一切法聲，甘露利樂亦復如是。時不空見，即說偈言：

世尊梵王音，閻浮提第一。師子雄猛聲，及以大龍聲。
絃竹調軟音，十方不思議。鐘鼓雷吼聲[6]，無邊普震聲。
佛土滿足聲，未曾衰減聲。迦陵頻伽聲，愛順歡喜聲。
聖喜無濁聲，教與無教聲。甚深無為聲，無譏毀謗聲。
難見善分別，句字之音聲。無諸衰損聲，美妙普遍聲。

① 一本“霞”作“瑕”。
② 一本“渡”作“度”。
③ 一本“是”作“此”。
④ “拯”，一本作“振”，一本作“賑”。
⑤ 一本“樂”作“喜”。
⑥ 一本“聲”作“等”。

無有繫縛聲，及無遺忘聲。一切功德聲，世間依所說。
能以一音聲，遍滿一切[1]界。調伏群萌類，歡喜悉樂聞。
皆云今如來，獨為我說法。如來[2]以一音，乃至恆河沙。
無量世界中，眾生皆樂聞。譬如[3]出暉明，照耀一切物。
世尊如是音，為眾演說法[4]。初春十五日[5]，滿月光澄淨。
如此明月輪，遍照閻浮提[6]。皆令得歡樂，利益亦無邊。
世依猶斯月，睹者無不欣。清淨妙音聲，能為利一切。
閻浮提最上，不可得思議。如大海無邊，眾寶之所出。
深廣難可濟，饒益一切眾。大勝佛如是，最上無過者。
有教無教等，音聲甚難解。清淨無所毀，能施一切樂。
於[7]此三千剎，安置一切眾。佛音聲如是，利物難思議。
虛空無罣[8]礙，能通諸飛行。世尊音如是，廣潤一切眾。
如是香花樹，敷榮善利益。如來諸音聲，具足益世間。

（《大正藏》13:807-808，《中華藏》11:208-209）

（3）從臍而出，柔軟可樂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宋法護等譯）卷七

舍利子，如來聲者，所出細滑悅意可樂，清淨無垢，美妙樂聞，復善明了，不麤不惡，聞者身喜，心無厭倦，聞者心喜，喜

① 一本“切”作“世”。
② 一本“來”作“是”。
③ 一本“如”作“日”。
④ 一本“說法”作“法光”。
⑤ 一本“日”作“夜”。
⑥ 一本“提”作“人”。
⑦ 一本“於”作“若”。
⑧ “罣”，一本作“繼”，一本作“絓”。

樂隨生，分明解了，咸生愛樂，心意調適。如師子音聲、雲雷音聲、海潮音聲，迦陵頻伽微妙音聲、清梵音聲、太鼓音聲、吉祥音聲、柔軟音聲、振響音聲、令彼眾生諸根適悦淨妙音聲、一切眾會忻樂音聲、諸根[1]具足最勝音聲，諸佛如來，若此若彼，皆悉具足無量功德清淨音聲。舍利子，此如是等，是為住信菩薩於佛如來妙好音聲不可思議，信解清淨，乃至發希有想。爾時世尊，重明斯義，說伽陀曰：

如來梵音妙聲相，所出音聲善調伏。
梵眾不及佛音聲，如是諸法皆具足。
佛聲能與慈相應，廣大悲心復高勝。
喜捨相應亦復然，牟尼聖尊妙音出。
聞聲能息[2]眾生類，貪火瞋毒諸不善。
愚癡暗冥亦消除，如是音聲皆具足。
種種方處諸人眾，普遍一切人類中。
乃至極此閻浮提，種種語言佛善了。
眾生隨聞佛音聲，地居空居諸天眾。
得聞牟尼妙音聲，隨佛音聲能解入。
二足四足及多足，無足等類聞佛聲。
隨觸隨聞寂意生，彼一切處隨聲轉。
三千大千世界中，開明調伏眾生類。
普攝上中下諸根，隨佛音聲而善轉。
應調伏者聞解脱，離諸分別非分別。
等引心說聖諦門，是中無執亦無縛。

① 一本“根”作“相”。
② 一本“息”作“悉”，下同。

無邊眾生聞佛聲，聞已息除諸煩惱。

志誠歸命佛法僧，聞已戒忍皆具足。

如來最上妙音聲，是聲深廣無邊量。

音聲無邊智無邊，菩薩智信無疑悔。

（《大正藏》11:796，《中華藏》69:445）

《十住毗婆沙論》（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九

佛悉瞻見，處在如是，大眾說法，易解易了，樂聞無厭。音深不散，柔軟悅耳。從臍而出咽喉、舌根、鼻頞、上齗[①]、齒唇，氣激變成音句，柔軟悅耳。如大密雲雷聲隱震[②]；如大海中猛風激浪；如大梵天音聲，引導可度眾生。離眉眼唇，可呵語法。言不闕少，又不煩重。所說無疑，言必利益。無有誑語，可破語等，離如是過。遠近等聞四種問難，隨意能答，開示四諦，令得四果。建立義端，因緣結句，語言法則，皆悉具足。種種所說事義易了，所宜分明不故[③]隱曲。言不卒疾，又不遲緩，始終相稱，無能難者。以如是語敷演說法，初中後善，有義有利，唯法具足。能令眾生得今世報，無有時節，可得嘗試。能滿所願，深妙智者以內可知。能滅眾生三毒猛火，能除一切身口意罪，善能開示戒定慧品。初以名字，後令知義而生歡喜，從喜生樂，從樂生定，從定生如實智[④]，從如[⑤]實智生厭離，從厭離滅結使，滅結使故得解脫。如是能令此法次第善能開示諦，捨滅慧四處，能示眾生令滿布施、持

① 一本“齗”作“齶”。
② 一本“震”作“振”。
③ 一本“不故”作“事不”。
④ 一本“智”作“知”。
⑤ 一本無“如”字。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波羅蜜。

（《大正藏》26:70，《中華藏》29:333-334）

（4）如來音聲如師子吼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譯）卷三十六

善男子，如師子王哮吼之時，師子兒聞皆增勇健，餘獸聞之，脂血銷耗，即皆竄伏。佛師子王菩提哮吼，一切智聲，應知亦爾。諸菩薩聞，養育法身，增長功德，其餘一切邪執眾生，聞皆退散。如冰銷[1]釋。善男子，譬如有人以師子筋而為樂絃，其音既奏，餘弦悉絕。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以如來師子波羅蜜身菩提心筋為法樂絃。其音既奏，一切五欲，及以二乘諸功德絃，悉皆斷滅。

（《大正藏》10:828，《中華藏》66:775）

《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隋達磨笈多譯）卷五

爾時，不空見菩薩、摩訶薩，復告尊者阿難言：阿難，諸佛世尊是大梵聲，是大師子聲，是大雄朗聲，是大龍王聲，是大妙鼓聲，是大妙歌聲，是妙好聲，是大風聲，是大雲聲，是大雷聲等。阿難，諸佛世尊是大善聲、不思議聲，是無量聲，是無邊聲，是不可稱聲，是滿足聲，是無礙聲，是迦陵頻伽聲。阿難，諸佛如來是圓滿聲，諸如來是可證聲，諸如來是可知聲，諸如來是深遠智聲，諸如來是不可壞清聲，諸如來是無垢聲，諸如來是無譏訶聲，諸如來是無嘶破聲，諸如來是妙好聲，諸如來是最上妙好聲，諸如來是無缺聲，諸如來是不怯弱聲，諸如來是具足一切功

① 一本“銷”作“消”。

德聲。阿難，諸佛如來、應供、等正覺出音聲時，若欲一音遍滿一佛世界即能遍滿，若欲遍滿二佛世界，若三、若四、若五、若十乃至百千世界，乃至億那由他，乃至無量無邊阿僧祇不可數知世界。如來世尊，還出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不可數不可知殊異聲音，皆悉充滿彼諸世界，令彼眾生諸有得聞如來聲者，咸作是念："今者世尊，獨為我轉如斯法輪。"阿難，諸佛世尊有如是等不思議聲。阿難，諸佛世尊有如是聲、如是利益。尊者阿難，譬如日輪，為閻浮提諸眾生輩，有眼目者作大利益。云何利益？所謂光明照了一切。如是阿難，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清淨聲輪凡所至處，能為一切信根眾生，隨宜宣說作大利益，其義亦爾。復次，阿難，譬如秋月十五日夜，彼月光輪清淨圓滿，閻浮提人見者歡喜。如是阿難，諸如來、應供等正覺圓滿聲輪，能為一切法音光明，聞者歡喜得大利益，其義亦爾。復次，阿難，譬如大海水平等一味，常住澹然，難入難度，其間多有諸異珍寶，而能為彼一切眾生若人非人作大饒益。如是阿難，諸如來、應供、等正覺，圓音平等，一味湛然，難入難測，微妙而能安樂一切眾生。……如是阿難，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普載聲輪，任[①]持一切，令無壞損，復能生長眾生善根功德華果，饒益世間，其義亦爾。復次，阿難，譬如虛空容受一切，能令眾生種種興作，往來遊處為大利益。如是阿難，諸如來、應供、等正覺，廣大聲輪遍滿一切，能令眾生多有所作，受用去來無不利益，其義亦爾。復次，阿難，譬如三十三天波利質多羅樹，其華敷時能令三十三天皆生歡喜多受適樂。如是阿難，諸如來、應供、等正覺，開發聲輪，能為一

① 一本"任"作"住"。

切啟甘露門，令諸眾生等證常樂，其義亦爾。爾時不空見菩薩、摩訶薩，為重明此義，以偈頌曰：

世尊真善大梵音，師子妙音牛王吼。
最上龍吼滿世界，器度雄朗丈夫聲。
雲雷風等弘壯聲，彼不思議悉無量。
轉行十方無邊界，所至無礙皆悉聞。
如來出聲甚圓備，世間未能障其聲。
亦如迦陵頻伽音，所聞清婉甚微妙。
聖不望報生物喜，教令證此最勝聲。
解脫深句無有比，世間無有能毀壞。
不破不缺微妙聲，相續不斷和合出。
救護世間無窮已，具足一切功德音。
調伏丈夫如意聲，其聲遍聞於三界。
彼諸眾生斯念喜，各言為我宣妙聲。
若欲聲滿一世界，若二三四及與五。
若十二十至五十，百千億數復過前。
若復過彼恆沙土，皆能充滿一切剎。
令彼眾生無異心，咸作是念但為我。
譬如日輪出現時，能為閻浮作明導。
如是世尊天人師，法聲光明照世間。
猶如秋月處眾星，其輪圓滿巽明淨。
彼為閻浮興大利，眾生睹見皆歡喜。
世尊如是滿月聲，不思議淨勝世間。

其有聞者心無厭，為諸眾生作[1]饒益。
猶如大海水湛然，深廣無邊難得底。
其間常出眾異寶，為諸世間作利益。
如是諸佛大名稱，其聲深遠亦難窮。
恆教證彼清淨音，與不可壞一切樂。
若此三千諸大地，能持異類諸眾生。
如是諸佛普載聲，生成一切眾饒益。
譬如虛空能容受，飛鳥群生皆獲益。
如是足尊廣納音，恆以勝善利眾生。
猶如忉利質多羅，華時已樂彼諸天。
如是諸佛甘露音，能為眾生畢竟利。
尊者設我滿一劫，或復百劫讚其聲。
生生弗能得其邊，佛不思議聲若是。
假使[2]十方諸眾生，各各恣[3]口長歌歎。
終亦莫能致少分，佛音如是難思議。
假彼[4]行住諸眾生，或於一時皆成佛。
彼諸佛說亦無盡，佛聲如是難思議。
世尊如是眾妙音，莊嚴具足無倫匹。
若人但能生喜心，彼等終無惡道畏。
佛音如是難思議，第一微妙無可比。
若有菩薩得斯喜，不久則成佛法王。

① 一本“作”作“生”。
② 一本“使”作“令”。
③ 一本“恣”作“咨”。
④ 一本“彼”作“使”。

（《大正藏》13:846-848，《中華藏》11:329-330）

《佛說大乘智印經》（宋智吉祥等譯）卷四

如來所有說法聲，世間衆音莫能比。
琵琶笙笛及角貝，箜篌鼓瑟妙歌唱。
桴擊犍椎[1]及鐃鈸，如是諸樂共振作。
命命頻伽及鸚鵡，如是衆鳥皆和鳴。
佛發微妙柔軟音，衆音相共莫能[2]比。

（《大正藏》15:483）

《月燈三昧經》（北齊那連提耶舍譯）卷三

爾時，月光童子在於佛前，合十指爪掌，向佛住立，稱佛實德，說偈讚曰：

……

如來善美歡喜語，溫潤合時稱悅意。
和合無量微妙音，憐愍解脫無數人。
伎樂音聲百千種，一時奏[3]擊相和合。
悉是天中悅樂聲，如來一音能映蔽。
迦陵頻伽諸鳥衆，同時共發微妙聲。
能令他人生欣樂，於佛音聲非少分。
擊發歡喜之音樂，善合一切諸管弦。
吹貝鼓笛琴箜篌，於佛音聲悉不現。

---

① 一本“椎”作“雉”。
② 一本“能”作“為”。
③ 一本“奏”作“湊”。

緊那羅王歌舞音，已曾善學百千樂。
若得聞者咸歡喜，於佛音聲悉不現。
拘翅鸚鵡舍利聲，孔雀哀鸞鴛鴦等。
所有一切美音鳥，於佛音聲悉不現。
可愛悅樂美妙音，世間所有善歌詠。
悉來集聚同時發，佛聲最勝殊過彼。
諸天夜叉修羅王，三界所有群生類。
其中最勝上妙身，佛放一光悉映蔽。
如來色身如花敷，一切相好以映飾[1]。
出生福果甚清淨，光明顯照於十方。
鞞䥫蠡鼓箜篌音，銅鈸笙簫美妙聲。
如是諸音相和合，百分不及佛一音。
乾闥修羅摩睺等，夜叉所有美妙聲。
並及三界諸妙音，於佛百分不及一。
……
寂靜音聲稱無想，大聖如是師子吼。
具足[2]辯才廣名稱，於眼於法善平等。
世間無等亦無過，惟願大悲說笑義。
拘翅頻伽及孔雀，命命等鳥妙音聲。
一時共發甚可愛，於佛少音非為譬。
大鼓金鉦及諸鼙，蠡[3]貝簫築琴箜篌。
千種音樂俱時作，於佛少音非為譬。

---

① 一本“映飾”作“嚴飾”。
② 一本“具足”作“真足”。
③ 一本“蠡”作“螺”。

諸天千種美音樂，及諸天女妙歌聲。
衆集相和生人愛，於佛少音非為譬。
救世導師以一音，隨信種種發異解。
一切皆謂佛為己，願大沙門說笑緣。
諸天及龍妙音聲，迦樓乾闥毘舍闍。
是等不能滅煩惱，唯佛音聲能斷除。

（《大正藏》15:565-567，《中華藏》18:468-470）

九、菩薩音聲
（誦經、說法音聲之四）

1. 菩薩音聲與佛音聲

（1）菩薩演說諸佛廣大言音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十

菩薩、摩訶薩得諸三昧甚深法忍，悉從如來身毛孔出，心大驚怪，歎未曾有。即於佛前頭面著地，為佛作禮。起已，忽然各還十方本佛世界。復聞釋迦牟尼如來所演音聲，過十方無量無邊阿增祇等諸佛世界，無諸障閡。是諸菩薩雖還彼界，續聞如來所演音教，章句義味無所減少，如在佛前近聽無異，身亦如是，遍諸十方無量世界，亦有無量無邊阿僧祇。菩薩聲聞亦見毛孔出入無礙。如是第二乃至一切一一毛孔出入無礙，十方世界亦如是。爾時大眾從釋迦[1]如來毛孔中出，頭面禮佛，右繞三匝，住於佛前，以種種音聲[2]而讚歎佛。爾時欲界色界諸天，雨種種華、塗香、末香、幢幡[3]、瓔珞、微妙技[4]樂，供養如來。

---

① 一本“釋迦”作“釋迦牟尼”。
② 一本“聲”作“義”。
③ 一本“幢幡”作“幡幢”。
④ “技”，一本作“伎”，一本作“妓”。

（《大正藏》3:233，《中華藏》16:241）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六十

爾時，善財自見己身在諸佛所，見如是等諸奇特事。又聞樓觀諸金鈴中出不思議微妙音聲——所謂初發菩提心聲、菩薩所行諸度願聲、恭敬供養不可思議諸佛音聲、淨佛剎聲、佛法雲聲，諸莊嚴具，亦出如是微妙音聲。又聞某菩薩在某世界，於某劫中某知識化，迴向善根出生大願，於某佛所大眾之中，發菩提心聲。又聞菩薩修習諸行劫數多小[①]，於某剎中成正覺聲，如是名號壽量長短，滿足大願化眾生聲；於諸菩薩聲聞緣覺大眾之中，現般涅槃法住世聲。又聞菩薩於某世界，悉能廣行檀波羅蜜，淨持禁戒，修習忍辱，發行精進，入諸禪定，習應智慧，為求法故，捨諸珍寶、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守護正法，為大法師施清淨法，設大法會，建大法幢，擊法[②]鼓，吹法螺[③]，雨法雨，興立塔廟，種種莊嚴，安樂眾生，護佛法藏。又聞某佛在某世界，於某劫中成等正覺，眷屬多小壽命長短，滿足大願教化眾生——聞如是等不可思議微妙音聲，身心柔軟，歡喜無量，即得無量陀羅尼門、辯才門、忍門、精進門、大願門、通明門、智慧門、解脫門、波羅蜜門、三昧門。

（《大正藏》9:781，《中華藏》12:6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六

① 一本"多小"作"多少"。
② 一本"法"上有"大"字。
③ 一本"螺"作"蠡"。

諸佛廣大音，法界靡不聞。菩薩能了知，善入音聲海。

劫海演妙音，其音等無別。智周三世者，入彼音聲地[1]。

眾生所有音，及佛自在聲。獲得音聲智，一切皆能了。

從地而得地，住於力地中。億劫勤修行，所獲法如是。

（《大正藏》10:31，《中華藏》12:679）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般若譯）卷三

於念念中，出現一切摩尼鈴雲，充滿法界，出微妙音，稱揚讚歎三世諸佛一切功德；於念念中，出現一切天音樂雲，充滿法界，出微妙音，演說眾生諸業果報；於念念中，出現一切諸大菩薩種種行願身色相雲，充滿法界，悉以妙音，說諸菩薩所有一切廣大行願；於念念中，出現一切如來自在種種神通妙變化雲，充滿法界，以隨類音，遍眾生界，演說諸佛廣大言音；於念念中，出現一切種種莊嚴諸相隨好菩薩身雲，充滿法界，遍一切剎。

（《大正藏》10:673-674，《中華藏》66:508-509）

《大智度論》（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三十

經：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發一音，使十方如恆河[2]沙等世界聞聲，當學般若波羅蜜論[3]。菩薩得六神通，增長梵聲相，過三千大千世界，至十方恆河沙等諸世界。

問曰：若爾者，與佛音聲何異？

答曰：菩薩音聲有恆河沙等之數，佛音聲所到無有限數。如

① 一本“地”作“海”。
② 一本“恆河”上無“如”字。
③ 一本“論”作“者”。

《密跡經》中所說目連試[1]佛音聲，極至西方猶聞佛音，若如對面。

問曰：若爾者，佛常在國土聚落說法教化，而閻浮提內人不至佛邊，則不得聞。何以知之多有從遠方來欲聽法[2]者故？

答曰：佛音聲有二種：一為密中[3]音聲，二為不密音聲。密音聲先已說，不密音聲至佛邊乃聞。是亦有二種弟子：一為出世聖人，二為世間凡夫。出世聖人如目揵連等能聞微密音聲，凡夫人隨其所近乃聞。復次，諸菩薩得入正位，離生死身，得法性真形，能見十方無量佛身及遍照光明，亦能得聞諸佛六十種極遠無量音聲。諸大菩薩雖未具足如佛音聲，於佛音聲中普[4]得其分。是佛菩薩音聲有三種：一者先世種善音聲因緣，故咽喉中得微妙四大，能出種種妙好遠近音聲，所謂一里、二里、三里、十里、百里[5]、千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音聲遍滿。二者神通力，故咽喉四大出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及十方恆河沙世界。三者佛音聲，常能遍滿十方虛空。

問曰：若佛音聲常能遍滿，今眾生何以不得常聞？

答曰：眾生無量劫以來，所作惡業覆，是故不聞。譬如雷電霹靂，聾者不聞，雷聲無減。佛亦如是：常為眾生說法，如龍震大雷聲，眾生罪故[6]自不得聞。如今世人精進持戒者於念佛三昧，心得定時，罪垢不障，即得見佛聞佛說法音聲清了。菩薩於三種音聲中欲得二種，是二種音聲甚難希有故，如業果音聲自然可得

① 一本“試”作“誠”。
② 一本“法”上有“說”字。
③ 一本“密中”作“口密”。
④ 一本“普”作“并”。
⑤ 一本無“里”字。
⑥ 一本“故”作“業”。

故。以是故，說菩薩摩訶薩欲以一音使十方恒河沙等世界聞聲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大正藏》25:284，《中華藏》25:607-608）

（2）菩薩音聲如佛之音聲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二十六

是菩薩處於法座，或以一音，欲令一切悉得解了，即得解了；或以種種音聲，欲令一切各得開解，即得開解；或以默然但放光明，欲令一切各得解法，即得解法；或[1]一切毛孔皆出法音，或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色無色物，皆出法音；或以一音，周滿法界，欲令得解，即皆得解。是菩薩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以無量音聲，一時問難，所問各異。是菩薩於一念中，悉受如是一切問難，以一音答，皆令開解。如是若二若三，若百若千，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廣為說法，承佛神力，能為眾生廣作佛事。

（《大正藏》9:569，《中華藏》12:275-276）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二十八

佛子，菩薩摩訶薩於無量無數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眾生音聲語言悉能[2]了知。所謂中國言音、邊國言音、天言音、龍言音、夜叉言音、乾闥婆言音、阿修羅言音、迦樓羅言音、緊那羅言音、摩睺羅伽言音、人言音、非人言音。如是等不可說不可說種種眾生言音不同，菩薩摩訶薩悉能了知，善分別，知入一切

① 一本“或”下有“以”字。
② 一本“悉能”作“能悉”。

施設，深入解了一切世諦，悉知種種諸言音法，分別了知諸言音法，入一切種[①]言音大海。菩薩摩訶薩隨其所入，遊行世界，悉能了知此世界中眾生之性。知其性已，悉解一切諸言音法，如日天子出，照一切色，令有眼者悉見色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悉入一切諸言音雲，善知一切諸言音法。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七分別一切言音智明。

（《大正藏》9:579，《中華藏》12:290）

《大寶積經》（西晉竺法護譯）卷八

密跡金剛力士謂寂意菩薩：何謂言密？其言清淨，隨眾生類，墮畜生中多少限數。菩薩亦現若干音響言語，其察音響現若干辭，順其眾生章句言語，而演言教，隨時頒宣而與談語，說其苦樂善惡之處。其菩薩音一切普入，靡所不達。或有歌戲幻化瞋喜演其音句，隨其眾生言辭音響而入訓誨，因其一切身意所信，心所好樂，菩薩悉解而分別之，各使聞了。

寂意菩薩問密跡力士：菩薩所化音響如何？密跡答曰：從其眾生一切音響。又菩薩音所順無限，猶如眾生所生之處，心念各異，五趣音辭，各各不同，不可稱計。菩薩如是，各從音辭亦無言辭，是則名曰隨眾生音無不達之。曉無所有，當作是觀。一切眾響所宜言辭終竟一切不可思議。言無窮極，是為菩薩所化，隨時不可喻盡。自恣頒宣，不可計響。或演釋梵四天王音，或復恣宣諸天龍神、阿須輪、迦樓羅、真陀羅、揵沓和、摩休勒、人與非人隨眾生音，上中下聲，麤細好醜，而演音聲，喜悅一切。於

① 一本"種"作"種種"。

是頌曰：

以如言辭，多所解決，敷演無數，
所說言教，療[①]以慈心，達入愍哀。
宣布廣說，喜悅護意，天帝合集，
柔軟和調，若有聞斯，蔽眾音響。
因從伎樂，所演悲聲，頒宣斯出，
經典訓誨，諸真陀羅，思好雅頌。
其音喻此，普悉具足，聞令[②]欲止，
婬心不興，一切山神，皆好音樂。
計於欲界，眾諸妙音，諸伎樂出，
諸天聲響，皆悉起[③]此，誠可愛悅。
其法音聲，隨時方便，所宣歌頌，
消瞋恚欲，除去癡慢，自大之行。
分別暢了，行所歸趣，以聞道術，
宣傳之故，其在色界，一切諸天。
皆能悅可，斯諸天意，因得聽聞，
殊異言教，在世發意，當成佛道。
龍揵陀羅，摩休勒等，一切妓[④]樂，
若干品種[⑤]，德海若宣，微妙音教。
眾生皆悅，心豫踊躍，入無央數，
若干音響，閻浮天下，所居人民。

① 一本“療”作“苦”。
② 一本“令”作“貪”。
③ 一本“起”作“超”。
④ 一本“妓”作“伎”。
⑤ 一本“品種”作“種品”。

其音普遍，入斯眾生，若得聞者，
悉得度脫。虛空天神，及此地祇，
其聲通達，咸至彼間。皆得聞教，
莫不悅豫，僉然決疑，悉心歡欣。
哀鸞鵠雁，赤嘴鴉音，山烏孔雀，
鸚鵡鯤雞，鴈殊異鳥，耆域鴛鴦，
若聞此聲，皆可意悅。……

（《大正藏》11:46，《中華藏》8:460-461）

《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宋法護譯）卷三

復次，金剛手大祕密主菩薩摩訶薩告寂慧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云何名為菩薩語密、語業清淨？寂慧當知，隨諸菩薩所起之處，即彼菩薩本生；隨其菩薩本生，即入菩薩音聲。所有一切有情音聲、語言、諸語、言道、言詞、詮曉，總集一切往返事相，微細伺察苦樂等言，悉入菩薩音聲中住，都無障礙，無著智見，一切隨轉。乃至蚊蟲蠅蝶微細音聲，菩薩悉能詮表。令諸有情得聞菩薩音聲之者，身心輕安，隨彼所聞如其[1]詮表，悉從菩薩口門而出。……

復次，寂慧菩薩於其梵王所有一切種類音聲，帝釋所有種類音聲，護世天王種類音聲，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種類音聲，乃至一切有情種類音聲，菩薩悉以音聲隨入。復次伽陀曰：

菩薩梵音歡喜說，超勝梵王彼音聲。

---

① 一本“如其”作“如是”。

所說相應行慈悲，喜捨四法皆和合。
帝釋歌詠悅意聲，菩薩音聲能隱覆。
隨彼所出妙歌音，如應分別諸法義。
緊那羅眾妙歌音，菩薩音聲悉超勝。
貪火熾然令息除，如彼所言生愛樂。
欲界諸天悅意聲，諸天歌詠聲各異。
法義隨順如理宣，令彼一切生歡喜。
貪瞋癡慢及憍諂，疑惑等類諸有情。
聞其菩薩如義聲，悉能止息貪瞋等。
所有色界諸天眾，聞最上人音聲已。
一切咸生歡喜心，願求菩提生善趣。
摩睺羅伽乾闥婆，龍等諸妙音樂聲。
聞功德海所宣言，一切廣大生歡喜。
種種方處[1]無邊聲，人中此閻浮提等。
隨聞菩薩妙音聲，聞已一切得解脫。
地居空居諸天界，菩薩音聲悉隨入。
如其種類所入聲，宣說決定真實法。
迦陵頻伽拘枳羅，鵝鴈鸚䳇并鶖鷺，
孔雀共命拘[2]那羅，吉祥鳥及鴛鴦等，
師子虎豹熊獐鹿，象馬犀牛貓犬豬。
此等走獸及飛禽，音聲隨入皆歡喜。
一切四足及二足，多足無足等有情。

① 一本“方處”作“方便”。
② 一本“拘”作“并”。

菩薩隨入眾音聲，警悟如應生愛畏[①]。
三千世界諸有情，上中下品眾差別。
三塗及彼人天中，菩薩言音普隨入。
是中菩薩無分別，無執無縛無思想。
住無散亂等引心，所作隨應現諸相。
清淨有情所求願，音聲詮表俱胝剎。
過殑伽沙數亦然，是心無持無發悟。
三千界中諸魔眾，咸聞菩薩廣大聲。
聞已驚怖速歸心，合掌恭信[②]而頂禮……

復次，寂慧當知，菩薩摩訶薩語言音聲之中無愛著語，無猛惡語，無癡亂語，無染汙語，無縛解語，無高下語，無麤澀語，無惡戾語，無缺漏語，無堅硬語，無違順語，無退失語，無隨惡語，無相違語，無隨染語，無不定語，無躁動語，無貢高語，無忿恚語，無非時語，無雜欲語，無隨方喜愛語，無思慕語，無極緩語，無極速語，無壞諸根語，無壞音聲語，無破壞心語，無邪曲語，無劣弱語，無隱覆語，無衰朽語，無向背語，無深險語，無不出離語，無不愍念語，無害他[③]語，無自他離間語，無出入語，無執取語，無不清淨語，無不如理語，無不忍語，無雜亂語，無誣謗語，無非法語，無高勝語，無卑下語，無過時語，無時分差失語，無虛說語，無邪說語，無希求利養語，無不歸攝語，無癡瞢語，無癡疑語，無不可愛語，無訐露語，無輕慢語，無自分高彊語，無他分離散語，無自讚功能語，無破他功能語，無譏誚語，

① 一本"愛畏"作"畏愛"。
② 一本"恭信"作"恭敬"。
③ 一本"他"作"佗"，下同。

無折伏他語，無非所作語，無所作相違語，無破壞祕密語，無不防護語，無輕慢智者語，無毀謗賢聖[1]語，無稱美語，無讚譽語，無顯發他人過失語，無如箭射激語，無說他非語，無不救拔語，無增上慢所說語，無罪業語，無不饒益語。寂慧當知，菩薩所出語言音聲皆是神通智力福行果報之所成立，善種隨轉相續不斷，凡所言說皆悉成就。

（《大正藏》11:709-710，《中華藏》69:154-155）

《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宋法護等譯）卷十一

復次寂慧，菩薩安處最勝最上大菩提場，降魔軍已，即有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往昔同修最勝道行。諸菩薩眾咸來至此，俱發清淨無畏等聲。謂吉善聲、快樂聲、歡喜聲、迅速聲、捷利聲、善哉聲、不空聲、勇猛聲、士夫聲、不退轉聲、增益聲、吉祥聲、無熱惱聲、大悲愍聲、往昔意樂聲、功不唐捐聲、悅可意聲、堅固和合聲、大士游戲聲、最勝利益聲、剎那相應聲、一切智智聲、成等正覺聲。彼諸菩薩出如是等清淨聲，時又十方世界所來集會，最上最勝菩提場中，諸菩薩眾復以俱胝那庾多百千美妙言音廣作安慰。

（《大正藏》11:730，《中華藏》69:193）

（3）菩薩勤修，故音聲無礙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十八

佛子，菩薩摩訶薩勤修此法，次第成就諸菩薩行，乃至得與諸佛平等。於無邊世界中，為大法師，護持正法。一切諸佛之所

---

① 一本“賢聖”作“聖賢”。

護念，守護受持廣大法藏，獲無礙辯，深入法門，於無邊世界大眾之中，隨類不同，普現其身，色相具足，最勝無比，以無礙辯巧說深法。其音圓滿，善巧分布，故能令聞者入於無盡智慧之門。知諸眾生，心行煩惱，而為說法，所出言音，具足清淨，故一音演暢，能令一切皆生歡喜。其身端正，有大威力，故處於眾會，無能過者。善知眾心，故能普現身。善巧說法，故音聲無礙。得心自在，故巧說大法，無能沮壞[1]。

（《大正藏》10:98，《中華藏》12:784）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十九

復次，此菩薩摩訶薩種種音聲，不能惑亂，所謂高大聲、麤濁聲、極令人恐怖聲、悅意聲、不悅意聲、諠亂耳識聲、沮壞六根聲。此菩薩聞如是等無量無數好惡音聲，假使充滿阿僧祇世界，未曾一念心有散亂。……佛子，如上所說如是等聲，一一充滿阿僧祇世界，於無量無數劫未曾斷絕，悉能壞亂眾生身心、一切諸根，而不能壞此菩薩心。菩薩入三昧中，住於聖法，思惟觀察一切音聲，善知音聲生住滅相，善知音聲生住滅性。如是聞已，不生於貪，不起於瞋，不失於念，善取其相，而不染著，知一切聲皆無所有，實不可得，無有作者，亦無本際，與法界等，無有差別。菩薩如是成就寂靜身語意行。

（《大正藏》10:104-105，《中華藏》12:793）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二十一

① 一本"壞"作"喪"。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辯藏？此菩薩有深智慧，了知實相，廣為眾生演說諸法，不違一切諸佛經典。說一品法，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品法；說一佛名號，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佛名號。如是，說一世界，說一佛授記，說一修多羅，說一眾會，說演一法，說一根無量種種性，說一煩惱無量種種性，說一三昧無量種種性，乃至說[1]不可說不可說三昧無量種種性。或一日說，或半月、一月說，或百年、千年、百千年說。或一劫、百劫、千劫、百千劫說，或百千億那由他劫說，或無數無量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劫說。劫數可盡，一文一句，義理難盡。何以故？此菩薩成就十種無盡藏故。成就此藏得攝一切法，陀羅尼門現在前，百萬阿僧祇陀羅尼以為眷屬，得此陀羅尼已，以法光明，廣為眾生演說於法。其說法時，以廣長舌出妙音聲，充滿十方一切世界，隨其根性，悉令滿足，心得歡喜，滅除一切煩惱纏垢，善入一切音聲言語文字辯才。令一切眾生，佛種不斷，淨心相續。亦以法光明，而演說法，無有窮盡，不生疲倦。何以故？此菩薩成就盡虛空遍法界無邊身故，是為菩薩摩訶薩第十辯藏。此藏無窮盡，無分段，無間，無斷，無變異，無隔礙，無退轉，甚深無底，難可得入，普入一切佛法之門。

（《大正藏》10:114，《中華藏》12:810）

《十住斷結經》（後秦竺佛念譯）卷七

佛告最勝：菩薩摩訶薩亦不著言，亦不著不言；一切諸法皆無著不著：眼、耳、鼻、口、身、心亦不見著不著。所演音響，

① 一本無“說”字。

風動聲出，因緣合會，乃有聲響。賢愚好醜，聲無若干，亦不住內，復不在外，尋其中間而不可得。佛告最勝：菩薩摩訶薩住本無動[①]三昧者，思惟勤[②]念及其所行，皆如空等，無住不住，亦無眾想。是謂，最勝，眾生言聲一切音響悉空非真，權詐之法不可恃怙。

（《大正藏》10:1020，《中華藏》20:993）

《佛說普門品經》（西晉竺法護譯）

佛告溥首：若有菩薩[③]，欲學普門[④]所入之法等意分別、遊入於色等意分別、遊入音聲等意分別、遊入臭香等意分別、遊入眾味等意分別、遊入細滑等意分別、遊入心性等意分別[⑤]……，諸開士所可周遊[⑥]，一切悉備[⑦]，遊[⑧]居平等具足至道[⑨]，是為學入普門定[⑩]法。……又告溥首：何謂菩薩等意分別游入音聲[⑪]？如人呼聲而有響應，尋即消滅，則無形像，不知所生[⑫]。一切無有若干之事，而無差特，亦無有相。已了無相，人所言者虛無無實。已曉諸音，深山響[⑬]報，則乃[⑭]等觀。是為等觀游入諸音聲[⑮]。

① 一本“動”上有“不”字。
② 一本“勤”作“動”。
③ 一本“菩薩”下有“摩訶薩”三字。
④ 一本“門”下有“品”字。
⑤ 一本此上“所入之法……遊入心性等意分別”五十六字作“所入之法等遊于色、等遊音聲、等遊臭香、等遊眾味、等遊細滑、等遊心界”二十八字。
⑥ 一本“周遊”作“周旋”，下並有“為若此”三字。
⑦ 一本“備”作“等”。
⑧ 一本“遊”作“以”。
⑨ 一本“至道”下有“不轉普入法要深一密空無寂靜”十三字。
⑩ 一本“定”下有“門之”二字。
⑪ 一本此句作“何謂菩薩等遊音聲”八字。
⑫ 一本“生”作“至”。
⑬ 一本“響”作“嚮”。
⑭ 一本“乃”作“能”。
⑮ 一本此句作“是為菩薩等遊音聲也”。

（《大正藏》11:777-778，《中華藏》9:655, 666）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前後秦失名譯）卷八

菩薩修行時，於口四業多修二業：一不惡口得梵音聲，二修不非時語。得凡[①]所言說，人皆信受。

（《大正藏》23:553，《中華藏》42:920）

（4）菩薩修習聲相，故能演萬億音

《大般涅槃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二十四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一音聲能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悉聞，心終不念。令是音聲遍諸世界，使諸眾生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而是菩薩亦初不言我令眾生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菩薩若言因我說法令諸眾生不聞聞者，當知是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眾生不聞我為說者，如此之心是生死心。一切菩薩是心已盡。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所有身心不相隨逐。……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菩薩摩訶薩先取聲相，所謂象聲、馬聲、車聲、人聲、貝聲、鼓聲、簫笛等聲、歌聲、哭[②]聲，而修習[③]之。以修習故，能聞無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獄音聲。復轉修習，得異耳根，異于聲聞、緣覺天耳。何以故？二乘所得清淨耳通，若依初禪淨妙四大，唯聞初禪，不聞二禪，乃至四禪，亦復如是。雖可一時得聞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聲，而不能聞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世界音聲。以是義

① 一本“凡”作“梵”。
② 一本“哭”作“笑”。
③ 一本“修習”作“修集”。

故，菩薩所得異於聲聞、緣覺耳根。以是異故，昔所不聞而今得聞，雖聞音聲而心初無聞聲之相，不作有相、常相、樂相、我相、淨相、主相、依相、作相、因相、定相、果相。以是義故，諸菩薩等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大正藏》12:504，《中華藏》14:260）

《大般涅槃經》（南朝宋慧嚴等譯）卷二十二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菩薩摩訶薩先取聲相，所謂象聲、馬聲、車聲、人聲、貝鼓簫笛歌哭等聲，而修習[①]之。以修習故，能聞無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獄音聲，復轉修習，得異耳根，異於聲聞緣覺天耳。何以故？二乘所得清淨耳根[②]，若依初、禪、淨、妙四大，唯聞初禪，不聞二禪乃至四禪亦復如是。雖可[③]一時得聞[④]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聲，而不能聞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世界音聲，以是義故，菩薩所得，異於聲聞緣覺耳根。以是異故，昔所不聞而今得聞，雖聞音聲而心初無聞聲之相，不作有相、常相、樂相、我相、淨相、主相、依相、作相、因相、定相、果相。以是義故，諸菩薩等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大正藏》12:748，《中華藏》14:7642）

《佛說無希望經》（西晉竺法護譯）

① 一本“修習”作“修集”，下同。
② 一本“根”作“通”。
③ 一本“可”作“能”。
④ 一本“得聞”作“聞于”。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何謂菩薩演萬億音暢出言教各令得聞？佛告[1]文殊：於是菩薩逮得無量迴轉總持，達知無限眾生志性，隨其言語，各暢辭聲。分別無數諸響言教而稱[2]其意，達其所趣。逮此總持，演一切音，普令得聞。各各開演[3]，詞不錯謬。是為菩薩演萬億音，暢出言教，各令得所。

（《大正藏》17:777，《中華藏》18:579）

《菩薩戒本》（彌勒菩薩說，唐玄奘譯）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信樂倡伎吟詠歌諷，或有信樂王賊飲食，淫蕩街衢無義之論。菩薩於中皆悉善巧，於彼有情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現前為作綺語相應。種種倡伎[4]吟詠歌諷，王賊飲食淫衢等論[5]，令彼有情歡喜引攝，自在隨屬方便獎導，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如是現行綺語，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大正藏》24:1112，《中華藏》24:907）

2. 菩薩音聲的特點

（1）菩薩以美妙音響求淨草

《方廣大莊嚴經》（地婆訶羅譯）卷八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作是思惟："古昔諸佛坐於何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念時，即知過去諸佛皆坐淨草而成正

---

① 一本"告"作"言"。
② 一本"稱"作"解"。
③ "開演"，一本作"開解"，一本作"聞解"。
④ 一本"伎"作"妓"。
⑤ 一本"淫衢等論"作"望衢等淫"。

覺。是時淨居天子知菩薩心，白菩薩言：如是如是，過去諸佛欲證菩提皆坐淨草。爾時菩薩復自思惟："誰能與我如是淨草？"時釋提桓因即變其身為刈草人，在菩薩右，不近不遠，持草而立。其草青紺如孔雀尾，柔軟可愛，如迦尸迦衣，宛轉右旋，香氣芬馥。

爾時菩薩既見化人執是妙草，漸向其所徐而問之："汝名字誰？"其人答曰："我名吉祥。"菩薩思惟"我今欲求自身[1]吉祥，復欲令他而得吉祥。人名吉祥，於我前立，我今定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菩薩欲從化人而求浮[2]草，出是語。時梵聲微妙，所謂真實聲、周正聲、清亮聲、和潤聲、流美聲、善導聲、不謇聲、不澀聲、不破聲、柔軟聲、憺[3]雅聲、分析聲、順耳聲、合意聲、如迦陵頻伽聲、如命命鳥聲、如殷雷聲、如海波聲、如山崩聲、如天讚聲、如梵天聲、如師子聲、如龍王聲、如象王聲、不急疾聲、不遲緩聲、解脫之聲、無染著聲、依義之聲、應時之聲、宣說八千萬億法門之聲、順一切諸佛法聲。菩薩以此美妙之聲語化人言："仁者、汝能與我淨草以不？"

（《大正藏》3:587，《中華藏》15:304-305）

《佛本行集經》（隋闍那崛多譯）卷二十六

爾時菩薩復作如是思惟："誰能與我如是之草？"心思惟已，左右前後，四顧觀看。是時忉利帝釋天王以天智知菩薩心已，即

① 一本"自身"作"西方"。
② 一本"浮"作"淨"。
③ 一本"憺"作"惔"。

化其身為刈草人，去於菩薩，不近不遠，右邊而立，刈取於草。其草青綠，顏色猶如孔雀王項，柔軟滑澤。而手觸時，猶如微細迦尸迦衣。其狀如是，色妙而香，右旋宛轉。

爾時菩薩見於彼[1]人去已不遠，在右邊刈如是等草。見已，漸漸至彼人邊。到已寬緩，問彼人言："賢善人者，汝名字何？"彼人報言："我名吉利。"菩薩既聞彼人名已，如是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利，亦為他人以求吉利，此名吉利，在於我前，我今決當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薩如是心思惟已，更出如是美妙音響，語彼人言，其語猶如過去一切諸菩薩等微妙音聲。所謂實語，不虛發言，用真正言，出清亮聲、潤澤之聲、妙聲、喜聲、聞承奉聲、聞不違聲、聞流靡聲、化聲、導聲、不蹇[2]吃聲、不縮呻聲[3]、不麤澀聲、不雙破聲、軟滑澤聲、甜淡美聲、分明的的遙入耳聲、聞心口意皆悉喜聲、聞已除滅欲[4]癡瞋恚鬥諍忿怒皆悉令得清淨之聲、聞如迦羅頻伽鳥聲、命命鳥聲、雷隱隱聲、如諸音樂歌讚詠聲、深遠高聲、無障礙聲、非鼻出聲、清淨之聲、真正之聲、實語之聲、如梵天聲、如海波聲、如山崩聲、震動之聲、如諸天王所讚歎聲、諸阿修羅歌詠美聲、深難得底斷魔力聲、降伏一切諸外道聲、師子之聲、駛[5]風之聲、象王之聲、如雲磨聲、能至十方佛剎土聲、告諸所化眾生之聲、不急疾聲、不遲緩聲、不停住聲、不缺減聲、不濁穢聲、合一切聲、入諸聲聲、解脫之聲、無繫縛聲、無染著聲、

① 一本無"彼"字。
② 一本"蹇"作"謇"。
③ 一本"呻聲"作"伸聲"。
④ 一本"欲"作"欲貪"。
⑤ 一本無"駛"字。

合語義聲、依時語聲、·不過時聲、巧能宣說八千萬億法門之聲、無壅塞聲、不止息聲、能辯一切諸聲之聲、隨心能滿一切願聲、能生一切安樂之聲、示現一切解脫之聲、流通一切諸道路聲、衆中說時不出衆外令諸大衆[1]歡喜之聲、聲出之時順於一切諸佛法聲。菩薩以此如是衆聲，告語於彼刈草之人，作如是言："仁者，汝能與我草不？"其化人報言："我能與。"是時帝釋所化作人，即便刈草以奉菩薩。其草淨妙。菩薩即取彼草一把，手自執持。當菩薩取彼草之時，其地即便六種震動。是時，菩薩將於此草安庠，面向菩提樹下。

（《大正藏》3:773，《中華藏》35:801）

（2）菩薩妙音度衆生

《佛說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宋智嚴譯）卷三

復次，阿難，云何如來說菩薩摩訶薩各[2]為聲聞？阿難當知，菩薩、摩訶薩以佛法聲、不可思議法聲、寂靜菩提法聲、無戲論法聲、無垢清淨法聲，令無量無邊不可計衆生聞，故名為聲聞。復以涅槃是無比法[3]安樂法聲、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法聲，令多衆生速能勤求，名為聲聞。說此身空非堅固法，堅固不可得，凡夫愚小貪著此身，為解說[4]聲；又說眼入所見虛妄，應生佛眼不可思議法[5]眼，以此[6]眼故，令多衆生無愚惑聲；又說諸法無生相聲：

① 一本"大衆"作"天衆"。
② 一本"各"作"名"。
③ 一本無"法"字。
④ 一本"說"作"脫"。
⑤ 一本"法"上有"佛"字。
⑥ 一本"此"作"佛"。

名為聲聞。又說音聲其喻如響，不應於聲而生染著，無有聞者亦無說者，於香不生嗅想，……此聲離一切說息諸煩惱，過諸言說離諸染著，以是音聲為諸眾生宣說佛法。所以者何？此音聲一切音[1]中最上。以是音聲宣說佛法，此聲不可破壞亦[2]無所依，從無二無別生，如其所生說無二無別佛法。是故阿難，菩薩摩訶薩以如是法聲令眾生聞，名為聲聞。

（《大正藏》9:268，《中華藏》16:784-785）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二十二

復次，菩薩摩訶薩以此法施善根，如是迴向，令一切眾生皆悉具足清淨法音，得柔軟音，得和悅音，得不可思議音，得可愛樂音，得充滿一切佛剎音，得不可思議功德莊嚴音，得滅高大散亂音，得充滿法界淨妙音，得攝一切眾生音；令一切眾生得無量音智[3]；令一切眾生得清淨妙音；令一切眾生悉得音聲妙自在智[4]；令一切眾生得一切莊嚴音；令一切眾生悉得妙音。眾生樂聞，無有厭足。令一切眾生得解脫音，悉到彼岸；令一切眾生得歡喜音；令一切眾生得佛清淨語言音；令一切眾生得佛音聲，具妙辭辯，遠離愚癡；令一切眾生得莊嚴諸法妙陀羅尼，於一一法，說無量行，眷屬無數充滿法界，悉能聞持不可思議金剛正法，廣分別說，能以無量句身味身，具足演說無量法藏，種種法相住無著處，得諸法明；令一切眾生究竟薩婆若，攝一切法，以句身味身，於諸

① 一本“音”下有“聲”字。
② 一本“亦”作“而”。
③ 一本“音智”作“智音”。
④ 一本“智”作“音”。

法義得自在音，於無礙音具足自在，得到彼岸；令一切眾生得無憂音聲，得無畏音聲，得無污染[①]音聲，得功德音聲，得令眷屬歡喜音聲，得如法音聲，得諸佛法語言音聲，得疾除滅一切眾生疑網音聲，得具足辯才不斷音聲，得勝覺悟眾生音聲。

（《大正藏》9:536，《中華藏》12:225）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三十二

佛子，菩薩摩訶薩復以此法施所生善根，如是迴向，所謂令一切眾生得淨妙音，得柔軟音，得天鼓音，得無量無數不思議音，得可愛樂音，得清淨音，得周遍一切佛刹音，得百千那由他不可說功德莊嚴音，得高遠音，得廣大音，得滅一切散亂音，得充滿法界音，得攝取一切眾生語言音。得一切眾生無邊音聲智，得一切清淨語言音聲智，得無量語言音聲智，得最自在音、入一切音聲智。得一切清淨莊嚴音，得一切世間無厭足音，得究竟不繫屬一切世間音，得歡喜音，得佛清淨語言音。得說一切佛法，遠離癡翳，名稱普聞音；得令一切眾生，得一切法、陀羅尼莊嚴音；得說一切無量種法音；得普至法界無量眾會道場音；得普攝持不可思議法金剛句音；得開示一切法音；得能說不可說字句差別智藏音；得演說一切法無所著不斷音；得一切法光明照耀音；得能令一切世間清淨究竟，至于一切智音；得普攝一切法句義音；得神力護持，自在無礙音；得到一切世間彼岸智音。又以此善根，令一切眾生得不下劣音，得無怖畏音，得無染著音，得一切眾會、道場歡喜音，得隨順美妙音，得善說一切佛法音，得斷一切眾生

① 一本“污染”作“染污”。

疑念皆令覺悟音，得具足辯才音，得普覺悟一切眾生長夜睡眠音。

（《大正藏》10:173，《中華藏》13:14-15）

《佛說羅摩伽經》（西晉聖堅譯）卷下

演說法音，開現教化，令得歸依。遍一切處，示現大道。於風輪中，扇動出聲，示現說法，令彼受持。示教利喜，思惟不著。地動水流海波火炎山相擊聲，諸天宮城震動之聲，摩尼寶殿震吼之聲，天王形色鼓舞之聲，龍王起雲雷震之聲，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一切神王于十寶山種種音聲，轉輪聖王及諸小王、一切人眾男女音聲、梵王音聲，一切諸天歌頌音聲，天樂音聲，摩尼寶王神珠音聲，天[1]音聲，聲聞緣覺菩薩音聲，如來音聲，來化身所出音聲：如是等種種音聲，為諸眾生分別演說。

（《大正藏》10:872，《中華藏》13:861-862）

《妙法蓮華經文句》（隋智顗說，灌頂記）卷十下

昔奉雲雷音王佛十萬種妓[2]，今遊化他[3]土，音樂自隨。昔奉八萬四千寶缽，今爾許道器眷屬圍遶。昔得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今以普現色身，以妙音聲遍吼十方，弘宣此教。故名妙音品。此品明菩薩以難思之力，隨類通經，物睹其跡，莫測其本，但甘其味。無擇其形，當卑其地，自壅其流，即是化他門中第二意也。

（《大正藏》34:144，《中華藏》94:211）

---

① 一本“天”上有“夜”字，一本“天”上有“聲”字。

② 一本“妓”作“伎”。

③ 一本“他”作“億”。

《入真言門住如實見講演法華略儀》（日本圓珍撰）卷下

昔得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今以[1]普賢[2]現色身，以妙音聲，遍吼十方，弘宣此教，故名妙音菩薩品。更正依真言門者，此菩薩者[3]以佛道聲，弘通天鼓音之聲教，饒益衆生，故名妙音品也。文云：其三昧名現一切色身，妙音菩薩住是三昧，饒益衆生。

（《大正藏》56:200）

（3）菩薩以一音開悟大衆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三十八

此菩薩處於法座，欲以一音令諸大衆皆得解了，即得解了；或時欲以種種音聲令諸大衆皆得開悟；或時心欲放大光明，演說法門；或時心欲於其身上，一一毛孔，皆演法音；或時心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形無形物皆悉演出妙法言音；或時心欲發一言音，周遍法界，悉令解了；或時心欲一切言音，皆作法音，恆住不滅；或時心欲一切世界，簫笛鐘鼓，及以歌詠，一切樂聲，皆演法音；或時心欲於一字中，一切法句，言音差別，皆悉具足；或時心欲令不可說無量世界，地火水風，四大聚中，所有微塵，一一塵中，皆悉演出不可說法門。如是所念，一切隨心，無不得者。

佛子，此菩薩，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咸至其前，一一皆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菩薩於一念頃悉能

---

① 一本“以”作“即”。
② 一本無“賢”。
③ 一本無“者”字。

領受，仍以一音普為解釋，令隨心樂各得歡喜。如是，乃至不可說世界所有眾生，一剎那間，一一皆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菩薩於一念頃，悉能領受，亦以一音，普為解釋，各隨心樂，令得歡喜。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滿中眾生，菩薩皆能隨其心樂，隨根隨解，而為說法，承佛神力，廣作佛事，普為一切作所依怙。

（《大正藏》10:203，《中華藏》13:65）

《十地經》（唐尸羅達摩譯）卷七

而此菩薩處於法座隨自樂故，以一音詞演說妙法，能令大眾皆得解了。或隨自欲，以種種言詞音支剖析，令諸大眾皆得開悟。或隨自欲放大光明，從此演出無量法門。或隨自欲，從其身上一一毛孔皆演法音。或隨自欲，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所現色像，從此一切悉能演出妙法言音。或隨自欲，以一音詞，周遍顯了一切法音。或隨自欲，加持一切所有音詞，皆能令作微妙法音。或隨自欲，以從一切世界所屬歌詠樂聲皆演法音。或隨自欲，從一字音演出一切法差別音。或隨自欲，於不可說無量世界地水火[1]風四大聚中所有微塵，令一一塵皆悉演出不可說法門。假使千界所繫有情咸至其前，於一剎那瞬息須臾，一一皆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而此菩薩於一念頃，彼諸言音隨句隨文悉能領受，仍以一音，普為解釋，令隨意樂各得歡喜，假使二千或三千界，或至不可說三千大千世界所繫一切有情，一剎那間一一各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菩薩於一念頃悉能領

① 一本“水火”作“火水”。

受，亦以一音普為解釋，令隨意樂各得歡喜。乃至遍滿不可說不可說世界，隨其有情意樂根解，演說妙法，得法講論求佛加持，能轉法輪廣作佛事，普為有情作所依怙。

（《大正藏》10:565，《中華藏》66:882-883）

（4）菩薩有如響法忍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二十八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如響忍？佛子，此菩薩出生諸法，善學成就，究竟聖法，得到彼岸，知一切法皆悉[①]如響，分別眾聲，猶如呼響，而無所至。菩薩摩訶薩解如來音，不從內出，不從外出，不從內外出。彼聞音者，不在內，不在外，亦不在內外，而能出生巧方便智，了聲如響，悉從緣起。亦不壞法施，深入音聲，遠離顛倒，善學一切。如帝釋后，於一音中出千妙音，而亦不取虛妄音聲。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②]：入離虛妄法界，出生巧妙方便音聲，於無量無邊世界，廣為眾生轉淨法輪，度脫一切。受持如來廣長舌相，出生無量無障礙音[③]，充滿十方一切世界，普令眾生悉得開解，發起善根。而音聲無轉，不可言說，知音聲非言語，而隨順語言，亦不染著種種音聲，覺悟了知一切音聲。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七如響忍。……

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此義，為諸菩薩以偈頌曰：

……

一切眾生類，無量諸音聲；菩薩深覺悟，了之悉如響。

---

① 一本“皆悉”作“悉皆”。
② 一本“如是”下有“入離虛妄音聲菩薩摩訶薩如是”十三字。
③ 一本此句作“出生無量無邊無障礙音”。

菩薩知音聲，非是內外法；諦了諸音聲，一切皆如響。
一切諸音聲，皆悉是虛妄；菩薩知非實，於彼無所著。
菩薩悉睹見，十方一切佛；又聞彼如來，梵音演說法。
彼諸大導師，廣說修多羅；菩薩聞法音，其心無所著。
所聞聲如響，悉無所從來；分別一切音[①]，善解無壞法。
分別諸音聲，善解一切法；解聲非是聲，出無量淨音。
觀察一切法，皆悉離音聲；種種語言際，悉能善了知。
菩薩於眾生，了之悉如響；如是能深解[②]，一切諸眾生[③]。
菩薩善隨順[④]，明達語言道；解了一切世[⑤]，種種諸音聲。
了知音聲性，常樂寂靜地；明解諸世間，一切悉如響。
猶如語言道，宣明種種法；眾生樂染著，虛妄之音聲。
如彼音聲相，世間亦如是；眾生相亦然，真佛子明覺。
如此真實相，明智之忍力；令音淨微妙[⑥]，解世皆[⑦]寂滅。
彼於三世中，了達語言道；不取虛妄聲，其心無所著。

（《大正藏》9:581，《中華藏》12:293-297）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四十四

佛子，云何為菩薩摩訶薩如響忍？佛子，此菩薩摩訶薩聞佛說法，觀諸法性，修學成就，到於彼岸，知一切音聲悉同於響，無來無去，如是示現。佛子，此菩薩摩訶薩觀如來聲，不從內出，

---

① 一本“音”作“智”。
② 一本“解”作“入”。
③ 一本“一切諸眾生”作“解一切眾生”。
④ 一本“順”作“願”。
⑤ 一本“解了一切世”作“解一切世間”。
⑥ 一本“音淨微妙”作“音聲淨妙”。
⑦ 一本“皆”作“間”。

不從外出，亦不從於內外而出，雖了此聲非內非外，非內外出，而能示現善巧名句，成就演說，譬如谷響。從緣所起而與法性無有相違，令諸眾生隨類各解，而得修學。如帝釋婦人[1]阿修羅女，名曰舍支，於一音中出千種音，亦不心念，令如是出。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入無分別界，成就善巧隨類之音，於無邊世界中，恆轉法輪。此菩薩善能觀察一切眾生，以廣長舌相，而為演說，其聲無礙，遍十方土，令隨所宜聞，法各異。雖知聲無起，而普現音聲，雖知無所說，而廣說諸法。妙音平等，隨類各解，悉以智慧而能了達，是各[2]菩薩摩訶薩第七如響忍。

（《大正藏》10:233，《中華藏》13:115）

《佛說如來興顯經》（西晉竺法護譯）卷四

爾時普賢重告之曰：菩薩大士逮得法忍，有十事，以能具足於法忍者，則無陰蓋，便致一切法忍之地，於諸佛法而無罣礙。何謂為十：一達[3]音響，二柔順行，三不起法忍，四曰喻幻，五曰野馬，六曰若夢，七曰呼響，八曰若影，九曰如化，十曰如空，是為菩薩逮十法忍。彼則何謂為音響忍？諸所聞音，不懷恐怖，不畏不懅，喜樂思順，諸所遵行[4]，無所違失，是音響忍。……

何謂佛子，菩薩大士如響法忍？菩薩學法，所入諸音設有所學，度於未度，學法開化，了於一切，猶若[5]呼響，非不有聲，然本悉寂，亦無所度。菩薩大士，如是色像，察於如來內外諸響，

① 一本“婦人”作“夫人”。
② 一本“各”作“名”。
③ 一本“達”作“者”。
④ 一本“行”作“化”。
⑤ 一本“若”作“如”。

亦不別見內外諸事，亦不知外，亦不以內，而了外事，不見所託，曉知言辭進退之宜，是為解知。若干章句，因緣如響，有所啟導，於諸法施，靡所不達，亦無所礙。有所學者，分別曉了一切諸聲，悉無所有，猶如天上殊妙玉女，屬天帝釋，而以一口身[①]同時鼓出百千妓[②]樂之音。又其妓樂無所想念，口亦無念。吾今演出百千妙響，菩薩大士度諸境界，亦無想念，亦無言辭，曉了權宜，成無量音，方便無限，度於世法，亦不退還，常轉諸界，入群黎眾，為諸會者，分別說之，多所開導，則建立之，口暢演現，無罣礙音，遍諸佛土，令其信樂；班[③]宣經典，訓導蒸[④]庶，為奮光明，散照未悟[⑤]，悉使覺了一切諸音。縱有所說，皆無所生，遊若干音，都無想念，益加開導，解無所生，宣諸覺場，逮至聖途。菩薩大士已住於此，等無所獲，令普聽者入於一切諸佛所興，面見諸佛轉於無限，所度法輪順無想念，是為如響第七法忍。

（《大正藏》10:614-615，《中華藏》13:781-783）

（5）菩薩施十種舌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二十七

佛子，菩薩摩訶薩於諸趣中而受生時，有無量百千億那由他眾生，而來乞舌。菩薩爾時安置其人在師子座，以無恚心、無害心、無恨心、大威德心、從佛種性所生心、住於菩薩所住心、常不濁亂心、住大勢力心、於身無著心、於語無著心，兩膝著地，

---

① 一本無“身”字。
② 一本“妓”作“伎”，下同。
③ 一本“班”作“頒”。
④ 一本“蒸”作“黎”。
⑤ 一本“悟”作“寤”。

開口出舌，以示乞者，慈心軟語，而告之言："我今此身，普皆屬汝，可取我舌，隨意所用，令汝所願皆得滿足。"菩薩爾時以諸善根如是迴向，所謂願一切衆生得周普舌，悉能宣示諸語言法；願一切衆生得覆面舌，所言無二，皆悉真實；願一切衆生得普覆一切佛國土舌，示現諸佛自在神通；願一切衆生得軟薄舌，恆受美妙，清淨上味；願一切衆生得辯才舌，能斷一切世間疑網；願一切衆生得光明舌，能放無數無億[1]光明；願一切衆生得決定舌，辯說諸法無有窮盡；願一切衆生得普調伏舌，善能開示一切祕要，所有言說皆令信受；願一切衆生得普通達舌，善入一切語言大海；願一切衆生得善說一切諸法門舌，於言語智悉到彼岸：是為菩薩摩訶薩布施舌時善根迴向，為令衆生皆得圓滿無礙智故。

（《大正藏》10:145，《中華藏》12:860）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五十七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舌。何等為十？所謂開示演說無盡衆生行舌、開示演說無盡法門舌、讚歎諸佛無盡功德舌、演暢辭辯無盡舌、開闡大乘助道舌、遍覆十方虛空舌、普照一切佛剎舌、普使衆生悟解舌、悉令諸佛歎[2]喜舌、降伏一切諸魔外道除滅一切生死煩惱令至涅槃舌。是為十。若諸菩薩成就此法，則得如來遍覆一切諸佛國土無上舌。

（《大正藏》10:303，《中華藏》13:230）

① 一本"無億"作"萬億"。
② 一本"歎"作"歡"。

3. 關于菩薩神通

《菩薩善戒經》（南朝宋求那跋摩譯）卷二

云何神通？神通有二種：一者變，二者化。何等為變？振[①]動出火，光明示現，自轉其身，或現去來，現種種色，大眾隱顯，障他神通，言辭無礙，施他憶念，施眾歡樂，放大光明，是名變神通。云何震動？菩薩摩訶薩得自在三昧，能動舍宅、聚落、村邑、城郭、國土，從四天下至千世界、二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百三千大千世界、千三千大千世界、千萬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量無邊世界，是名震動。云何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舉身出火作種種色：青黃赤白紫黑頗梨是名出火。云何光明？身出光明，充遍一舍、聚落、村邑乃至無量無邊三千大千世界，是名光明。云何示現？諸佛菩薩為度眾生，示現地獄、畜生、餓鬼、天人、雜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或復示現十方世界無量無邊恆河沙等諸佛國土及其佛身諸大菩薩，說諸佛名令諸眾生皆悉聞知，是名示現。云何為轉？諸佛菩薩得自在三昧，能變地為火、變火為水，風亦如是；變色為香、變香為色，色、香、味、觸變為草木、衣食、瓔珞、器物、石貝[②]、琉璃、真珠、金銀等山，好色作惡，惡色作好，是名為轉。云何去來？或往[③]梵處，從梵處還；或往阿迦膩[④]吒天上，復從彼還；或至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乃至無量無邊世界，皆亦如是；

① 一本“振”作“震”。
② 一本“貝”作“具”，下同。
③ 一本“往”作“住”。
④ 一本“膩”作“尼”。

遠能作近，近能作遠，能令須彌如小微塵，令小微塵如須彌山：是名去來。云何種種色？能現自身，或作男女、大小、僮僕、樹林、草木，是名種種色。云何大眾隱顯自在？能以大眾內己身中，而心不怖身無妨礙，是諸大眾各不自知來往處所；或時往至婆羅門眾現同其像，同色同衣，形質修短，與彼無差，音聲無別，彼所[1]說者亦能說之，彼不能說亦能說之，能以方便善導其人，示已即滅彼眾，不知何來何滅，人耶天耶？如婆羅門眾、剎利眾、大會眾、長者眾、四天王眾、三十三天眾、夜摩天眾、兜率陀天眾、化自在天眾、他化自在天眾、梵眾、梵師天眾、大梵天眾、少光天眾、無量光天眾、淨光天眾、少善天眾、大善天眾、無邊善天眾、無雲天眾、福生天眾、廣果天眾、無燸[2]天眾、無誑天眾、善見天眾、愛見天眾、阿迦膩吒天眾，亦復如是。於如是等諸天眾中，一時之頃百出百沒、千出千沒、千萬出千萬沒，是名大眾隱顯自在。云何障他神通？菩薩摩訶薩除佛世尊，同行同性同定，後邊生菩薩所得神通，勝餘內外一切神通，是名障他神通。云何言辭無礙？菩薩摩訶薩說法之時，言辭無盡，義味無盡，樂說無盡，是名言辭無礙。云何施他憶念？菩薩摩訶薩說法之時，無量眾生於無量世，諸所失念悉令還憶，是名施他憶念。云何施他歡樂？菩薩摩訶薩說法之時，能令眾生身心安樂，壞煩惱障，聽者歡樂如第三禪，四大諸患一時消滅，諸惡鬼等不得其便，是名施眾歡樂。云何放大光明？菩薩摩訶薩放大光明遍照十方無量世界，至地獄中壞地獄苦，至放逸天教修人法，令得人身來至佛所，請召十方無量菩薩，來集佛所教化眾生，是名放大光明。如是等事

① 一本“所”作“邪”。
② 一本“燸”作“需”。

名變神通，轉法性故名變神通。云何化神通？物無作物故名為化，若化身，若化聲。化身者，或似己身，或似他身，有根具足不具足者，餘如轉中。又復化為無量之身，諸佛菩薩為眾生故，化無量身，遍無量界。有佛菩薩現遍化身，或有如幻，或有真實，衣食金銀琉璃真珠頗梨珂貝亦復如是。為破眾生貧窮困苦，是名化身。化聲者，諸佛菩薩化現好聲、疾聲、妙聲、自說義聲、他說義聲、無義聲、說法聲、教化聲。以是諸聲能壞眾生放逸之心，是名化聲。佛菩薩聲深遠如雷，如迦陵頻伽聲，人所愛樂聲、遍滿聲、思惟聲、了了聲、易解聲、喜聞聲、無所著聲、無可呵聲、無盡聲。菩薩摩訶薩如是諸聲，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眾、人眾、聲聞眾、辟支佛眾、菩薩眾，若近若遠悉得聞之，如是聲中出種種法利益眾生。自化聲者，如自說法，為放逸眾生故。他化聲者，如佛化身為他說法，為放逸眾生故。無義聲者，如虛空出聲。說法聲者，為癡眾生故。教化聲者，為放逸者增長不放逸故。諸佛菩薩如是等化神通之事，展轉無量，不可稱計。如是無量不可稱計神通，變化為於二事：一者為令眾生生於信心趣向佛法故，二者為示貧窮困苦眾生無上福田故。云何宿命智？菩薩摩訶薩自知宿世與如是等眾生共住共行，自識名字及他名字，知自種姓及他種性，知自飲食及他飲食，自知苦樂及他苦樂。菩薩自知如是宿世，亦能教他令知宿世，自識乃至無量世事，亦能教他識無量世若麤若細，是名宿命智。以是宿命智勢力故，能說本昔菩薩因緣，令諸眾生於佛法中現在生信，說諸菩薩本因緣經、闍陀伽經、阿浮[1]陀那經，說業因緣、惡業、善業，為破眾生常見及無常見故，

[1] 一本“浮”作“波”。

是命菩薩宿命[1]智。……

云何天耳？菩薩摩訶薩所聞音聲：若天聲，若人聲，若聖聲，若非聖聲，若麤聲，若細聲，若化聲，若實聲，若遠聲，若近聲。天聲者，從欲天至阿迦尼吒乃至上方無量世界，諸天音聲悉得聞之，是名天聲。人聲者，所謂十方無量世界。聖聲者，謂諸佛、菩薩、聲聞、緣覺為化眾生宣說佛法，若讚布施、持戒、善業，破壞惡業，讀誦、解說、書寫佛經，是名聖聲。非聖聲者，所謂妄語、兩舌、惡口、無義之言，下至三惡，上至欲界，所有諸天十方眾生，有如是等四種惡口，是名非聖聲。云何麤聲？謂大眾聲、大眾生聲、地獄聲、雷震聲、貝聲、鼓聲，是名麤聲。細聲者，謂竊語聲、不了聲、陀毘羅國聲[2]、粟特聲、月支聲、大秦聲、安息聲、真丹聲、法[3]沙聲、裸形聲、鮮卑聲，如是等邊地聲名為細聲。何以故？嫉妒煩惱因緣得故。菩薩成就如是天耳，聞諸眾生所出善聲讚歎恭敬，教住佛法，令生信心，廣為分別十二部經菩薩祕藏。若聞惡聲即便呵責，說惡業過開對治門，是名天耳通。

（《大正藏》30:971-972，《中華藏》24:582-584）

（1）從佛神通到菩薩神通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三

爾時觀世音前白佛言："若我所願得成就者，我今頭面敬禮佛時，當令十方如恆河沙等諸界中現在諸佛，亦復各各為我授記，亦令十方如恆河沙等世界大地及諸山河六種震動，出種種音樂，

---

① 一本"命"作"世"。
② 一本無"聲"字。
③ 一本"法"作"佉"。

一切衆生心得離欲。”善男子，爾時觀世音菩薩尋禮寶藏如來頭面著地，爾時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六種震動，一切山林悉出種種無量音樂。衆生聞已，即得離欲。

（《大正藏》3:186，《中華藏》16:153）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四

世尊，若我所願成就得己利者，願令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之中，自然而有七寶妙蓋，在上虛空羅列而住，純金為網覆其上，七寶為鈴垂以莊嚴，其蓋寶鈴常出佛聲、法聲、比丘僧聲、六波羅蜜及六神通十力無畏[①]，如是等聲。世界衆生聞者，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②]發心者即[③]得不退轉。寶鈴所生[④]佛法僧聲乃至無所[⑤]畏聲，悉聞十方[⑥]世界虛[⑦]空[⑧]，以佛力故，乃得自聞。

（《大正藏》3:189，《中華藏》16:160）

《悲華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八

爾時彼土有無量億菩薩，異口同聲作如是言：“世尊，我等欲往刪提嵐界，見寶藏佛，禮拜供養，恭敬圍繞，聽諸三昧陀羅尼門無畏法門，并欲見於大悲菩薩。”爾時彼佛以此三讚歎法及月光淨華與二菩薩，而告之曰：“宜知是時。”時二菩薩於彼佛所，取

① 一本無“六波羅蜜及六神通十力無畏”十二字。
② 一本無“已”字。
③ 一本無“即”字。
④ 一本“生”作“出”。
⑤ 一本無“所”字。
⑥ 一本“十方”下有“諸佛”二字。
⑦ 一本“虛”上有“時”字。
⑧ 一本“空”下有“印”字。

此寶華并與無量億菩薩衆，如一念頃，沒彼世界，忽然來到刪提嵐界閻浮園中，見寶藏佛，頭面作禮。爾時世界諸大菩薩，修習大乘及發[1]緣覺、聲聞乘者，天龍、鬼神、摩睺羅伽，如是等類，其數無量，不可稱計，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遍滿其國，以諸菩薩所得種種師子游戲供養於佛。供養佛已，見寶海梵志為此大衆所共恭敬合掌讚歎。見是事已，即便思惟："今此大士或當即是大悲菩薩，是故能令華敷日王如來送此寶華。"是二菩薩復於佛前旋向梵志，即以華與作如是言："華敷日王如來以此妙華與汝為信，并三讚法。"如上所說。善男子，爾時所雨種種諸華，亦到無佛世界，復出種種妙善音聲，其聲遍滿。所謂佛聲、法聲、比丘僧聲、滅盡聲、無所有聲、諸波羅蜜聲、力無所畏聲、六神通聲、無所作聲、無生滅聲、寂靜聲、大慈聲、大悲聲、無生忍聲、授記聲、說大乘聲。彼有菩薩以本願故有大神力，修習深法而得自在，為衆生故往彼世界，聞是聲已，以佛力故，以願力故，以三昧力故[2]、於彼世界乘神通力，如大力士屈申[3]臂頃至刪提嵐界，閻浮園中寶藏佛所，頭面禮足，以諸菩薩所得種種師子遊戲，供養於佛及諸大衆。次第而坐，聽受妙法。

（《大正藏》3:216-217，《中華藏》16:212）

《方廣大莊嚴經》（唐地婆訶羅譯）卷八

爾時世尊欲重[4]宣此義，而說偈言：

① 一本"發"作"學"。
② 一本無"故"字。
③ 一本"申"作"伸"。
④ 一本無"重"字。

利益一切世間者，欲證無上菩提時。
十方無量諸菩薩，皆悉如雲而集會。
彼諸菩薩所來事，我今以喻而略說。
無量菩薩從空來，猶如密雲震吼聲。
各各執持寶瓔珞，明珠垂懸甚嚴飾。
無量菩薩從空來，首飾寶冠垂辮髮。
擎捧如花妙臺觀，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猶如師子震[1]吼聲。
說空無相及無願，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猶如牛王哮吼聲。
雨未曾有微妙花，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美聲猶如孔雀王。
身光出現千種相，而至菩提道場所。

（《大正藏》3:589，《中華藏》15:307）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卷四十七

佛子，一切諸佛，能於一身化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頭；一一頭，化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舌；一一舌，化出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差別音聲，法界眾生，靡不皆聞；一一音聲，演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修多羅藏；一一修多羅藏，演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法；一一法，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文字句義，如是演說。……所說音聲，文字句義，一一充滿一切法界。其中眾生，皆得解了，而佛言音，無變無斷，無有窮盡。是為諸

① 一本“震”作“振”。

佛第五大那羅延幢勇健法。

（《大正藏》10:249，《中華藏》13:141）

《寶星陀羅尼經》（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卷一

爾時世尊，即入碎魔軍場三昧，於虛空中所有兵杖[①]及大炬火變成華雨，所謂優鉢羅[②]華雨、波頭摩華雨、俱物頭華雨、分陀利華雨、曼陀羅華雨、摩訶曼陀羅華雨。雨中摩伽陀國復變可畏驚動之聲，為彼種種微妙音聲，所謂佛聲、法聲、僧聲、波羅蜜聲、神通聲、阿毘跋致聲、受職聲、四魔退聲、往菩提道場聲，乃至取俱聲不取俱聲。復變此四洲一切大地所有藥草、叢林、山石、土地，皆成七寶。是時世界無有風塵，一切恬靜。

（《大正藏》13:540，《中華藏》11:826-827）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十九

佛在舍衛國。爾時世尊中前著衣，與諸比丘入舍衛城。諸佛常法，若以神通力入城邑聚落時，現如是希有事：謂象申[③]鳴，馬悲鳴，諸牛王吼；鵝、鴈、孔雀、鸚鵡、舍利鳥、俱枳羅、猩猩諸鳥，出和雅音；大鼓、小鼓、箜篌、箏、笛、琵琶[④]、簫瑟[⑤]、簞篥、鐃鈸[⑥]不鼓自鳴；諸貴人舍所有金器、內外莊嚴具，若在箱篋中自然作聲；盲者得視，聾者得聽，啞者能言，拘躄[⑦]者

① 一本“杖”作“仗”。
② 一本無“羅”字。
③ “申”，一本作“伸”，一本作“呻”。
④ 一本無“琵琶”二字。
⑤ “簫瑟”，一本作“簫琴”，一本作“琴瑟簫”。
⑥ 一本“鈸”作“鐃”。
⑦ 一本“拘躄”作“僂”。

得[1]伸，跛蹇者得手足，睞[2]眼得正，病瘦者得除[3]，苦痛者得樂，毒者得消，狂者得正，殺者離殺，偷者離偷，邪婬者不邪婬，妄語者不妄語，兩舌、惡口、無義語者不無義語，貪[4]者不貪，瞋者不瞋，邪見者離邪見；牢獄、閉繫、枷鎖、杻械悉得解脫；憒[5]鬧處[6]者皆[7]得空閑[8]，未種善根[9]者種，已種者增長，已增長者得解脫；諸伏藏寶物自然發出。現如是希有事，諸眾生得利益。

（《大正藏》23:134，《中華藏》37:443）

《妙法蓮華經文句》（隋智顗說）卷一下

如來梵聲深遠，遠聽如佛邊不異。目連欲知佛聲遠近，極去遠遠猶如近聞，仍用神力飛過西方恆河沙土，聞釋師子聲，如本不異。去去不已，神力盡身疲，正值他方大眾共食，仍息缽緣上經行。彼人驚怪："此人頭蟲從何處來？"彼佛言："此是東方無量佛土有佛名釋尊，神足第一弟子，尋聲極此，非蟲也。"

（《大正藏》34:14，《中華藏》94:19）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等集）卷五

如來遊於妙樂世界，欲現智慧廣度無極，與弟子菩薩梵釋[10]天

① 一本"得"作"能"。
② 一本"睞"作"睞"。
③ 一本"除"下有"愈"字。
④ 一本"貪"上有"喜"字。
⑤ 一本"憒"作"急"。
⑥ 一本"處"作"急"。
⑦ 一本無"皆"字。
⑧ 一本"空閑"作"閑靜"。
⑨ 一本無"根"字。
⑩ 一本"梵釋"作"釋梵"。

龍，集于精舍，放萬字光音，清淨遠徹。五法大音：一曰度人大乘之音，二曰度人無彼此之音，三曰度人無緣覺之音，四曰度人不斷情[1]想善權之音，五曰度人逮入生死解其勞塵說法之音。國王名處流，與諸人民詣佛禮敬曰："久聞如來宣道[2]訓化，濟脫生死，而無有限。吾等眷屬流於生死，未蒙解脫，願尊垂化令解明法，天地震動修菩薩行。"（出《現佛胸萬字經》）

（《大正藏》53:19，《中華藏》52:770）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六十二

《佛說除災患經》云：爾時，維耶離國沴[3]氣疾[4]病死亡無數，無所歸趣，國王大臣集會博[5]議。……佛現神變到維耶離，舉國人民五體作禮，自投佛足，歸命三寶，香華、伎樂、繒蓋、幢幡奉迎世尊。香華覆地，尋路供養，日日不絕，至于國城。佛與聖眾天龍鬼神住于城門，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觸城門閫；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眾生類，在土界中者，行住於地上，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眾生，令各安休息，晝夜勤專精，奉向[6]眾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為之六反大動。佛便入城，空中鬼神升空退散，地行鬼神爭[7]門競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出。於時城中諸有不淨，廁穢臭惡下沈入地，高卑相從溝坑皆平。盲視；聾聽；

---

① 一本"情"作"清"。
② 一本"道"作"導"。
③ 一本"沴"作"厲"。
④ 一本"疾"作"疫"。
⑤ 一本"博"作"傅"。
⑥ 一本"向"作"荷"。
⑦ 一本"爭"作"諍"。

啞語；躄[①]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馬牛畜，悲鳴相和；箜篌樂器，不鼓自鳴，宮商調和；婦女珠環[②]，相振[③]妙響；器物�，自然有聲，柔軟清和，暢妙法音；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眾生，如遭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蘇[④]息；舉眾病除，皆得解脫，亦復如是。述曰：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眾生業力亦不可思議。

（《大正藏》53:752，《中華藏》72:173-174）

（2）天耳智和天耳神通

《佛說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十三

彼以心定清淨無穢，柔儒[⑤]調伏住無動地，一心修習證天耳智。彼天耳淨過於人耳，聞二種聲：天聲、人聲。譬如城內有大講堂，高廣顯敞[⑥]，有聰聽人居此堂內。堂內有聲，不勞聽功，種種悉聞。比丘如是，以心定故天耳清淨聞二種聲。

（《大正藏》1:86，《中華藏》31:16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唐玄奘譯）卷三百五十

過人天耳，能如實聞十方世界情非情類種種音聲，所謂遍聞諸地獄聲、傍生聲、鬼界聲、人聲、天聲、聲聞聲[⑦]、獨覺聲、菩薩聲、諸佛聲、訶毀生死聲、讚歎涅槃聲、棄背有為聲、趣向菩

① 一本“躄”作“躃”。
② 一本“環”作“還”。
③ 一本“振”作“業”。
④ 一本“蘇”作“穌”。
⑤ “儒”，一本作“濡”，一本作“軟”。
⑥ 一本“敞”作“敝”。
⑦ 一本無“聲”字。

提聲、厭惡有漏聲、欣樂無漏聲、稱揚三寶聲、制伏邪道聲、論議決擇聲、諷誦經典聲、勸斷惡法聲、令修善法聲、拔濟苦難聲，如是等聲，若大若小，悉聞無礙。

（《大正藏》6:797，《中華藏》4:463）

《妙法蓮華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六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千二百[①]耳功德。以是清淨耳，聞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其中內外種種語言音聲：象聲、馬聲、牛聲、車聲、啼哭聲、愁[②]歎聲、螺聲、鼓聲、鍾聲、鈴聲、笑聲、語聲、男聲、女聲、童子聲、童女聲、法聲、非法聲、苦聲、樂聲、凡夫聲、聖人聲、喜聲、不喜聲、天聲、龍聲、夜叉聲、乾闥婆聲、阿修羅聲、迦樓羅聲、緊那羅聲、摩睺羅伽聲、火聲、水聲、風聲、地獄聲、畜生聲、餓鬼聲、比丘聲、比丘尼聲、聲聞聲、辟支佛聲、菩薩聲、佛聲——以要言之，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內外所有諸聲，雖未得天耳，以父母所生清淨常耳，皆悉聞知如是分別種種音聲，而不壞耳根。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父母所生耳，清淨無濁穢，以此常耳聞，三千世界聲。
象馬車牛聲，鍾鈴螺鼓聲，琴瑟箜篌聲，簫笛之音聲。
清淨好歌聲，聽之而不著，無數種人聲，聞悉能解了。
又聞諸天聲，微妙之歌音，及聞男女聲，童子童女聲。
山川嶮谷中，迦陵頻伽聲，命命等諸鳥，悉聞其音聲。

① 一本無“百”字。
② 一本“愁”下有“聲”字。

地獄眾苦痛，種種楚毒聲，餓鬼飢渴逼，求索飲食聲。
諸阿修羅等，居在大海邊，自共語言[①]時，出于大音聲。
如是說法者，安住於此間，遙聞是眾聲，而不壞耳根。
十方世界中，禽獸鳴相呼，其說法之人，於此悉聞之。
其諸梵天上，光音及遍淨，乃至有頂天，言語之音聲。
法師住於此，悉皆得聞之，一切比丘眾，及諸比丘尼。
若讀誦經典，若為他人說，法師住於此，悉皆得聞之。
復有諸菩薩，讀誦於經法，若為他人說，撰集解其義。
如是諸音聲，皆悉得聞之，諸佛大聖尊，教化眾生者。
於諸大會[②]中，演說微妙法，持此法華者，悉皆得聞之。
三千大千界，內外諸音聲，下至阿鼻獄，上至有頂天，
皆聞其音聲，而不壞耳根，其耳聰利故，悉能分別知，
持是法花[③]者，雖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功德已如是。

（《大正藏》9:47-48，《中華藏》15:575）

《正法華經》（西晉竺法護譯）卷八

佛復告常應時菩薩：若族姓子、族姓女，說是經典，若為異類聲聞乘說者，則便逮得千二百耳名稱，聞三千大千世界周匝，下至無可大地獄，上至三十三天超外神仙。所謂聞者，象聲、馬聲、牛聲、伎樂聲、車聲、啼哭聲、愁歎聲、鼓聲、鍾聲、歌聲、舞聲、戲笑聲、男聲、女聲、幼僮[④]聲、僮女聲、風聲、奇妙聲、

① 一本“語言”作“言語”。
② 一本“大會”作“大眾”。
③ 一本“是法花”作“法華經”。
④ 一本“僮”作“童”，下同。

正法聲、非法聲、樂聲、苦聲、力聲、志性聲、柔聲、麤聲、天聲、龍聲，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聲，火聲、水聲、地[1]中聲、比丘聲、聲聞聲、菩薩聲、如來聲，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聲，內外通徹一切清淨。以肉耳根，悉聞眾生所說聲[2]，尚未得天耳而悉普聞，曉了萌類諸聲，亦不思惟觀察黎庶本末所由；又耳悉聞，亦不求索一切音聲；又而順聞巍巍如是。常應時菩薩大士未得天耳，而耳所聽乃如斯也。佛說此已，欲重解誼，從後頌曰：

鮮潔總攝，若干品類，清淨之耳，千有二百。

於是世界，以是聽省，聞其音聲，無有遺餘。

有六情者，則而聽聞，車牛諸乘，象馬音聲；

拍手擊鼓，悲好音聲[3]，鐃鈸捎[4]拂，亦復如是。

伎樂柔和，其音殊好。

（《大正藏》9:119，《中華藏》15:703-704）

《添品妙法蓮華經》（隋闍那崛多等譯）卷六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千二百耳功德。以是清淨耳[5]，聞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其中內外種種所有語言音聲：象聲、馬聲、牛聲、車聲、啼哭聲、愁歎聲、螺聲、鼓聲、鐘聲、鈴聲、笑聲、語聲、男聲、女聲、童子聲、童女聲、法聲、非法

① 一本“地”作“城”。
② 一本“聲”上有“音”字。
③ 一本“音聲”作“音樂”。
④ 一本“捎”作“梢”。
⑤ 一本“耳”下有“根”字。

聲、苦聲、樂聲、凡夫聲、聖人聲、喜聲、不喜聲、天聲、龍聲、夜叉聲、乾闥婆聲、阿修羅聲、迦樓羅聲、緊那羅聲、摩㬋羅伽聲、火聲、水聲、風聲、地獄聲、畜生聲、餓鬼聲、比丘聲、比丘尼聲、聲聞聲、辟支佛聲、菩薩聲、佛聲，以要言之，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內外所有諸聲。雖未得天耳，以父母所生清淨常耳，皆悉聞知如是分別種種音聲，而不壞耳根。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父母所生耳，清淨無濁穢，以此常耳聞，三千世界聲。
象馬車牛聲，鍾鈴螺鼓聲，琴瑟箜篌聲，簫笛之音聲。
清淨好歌聲，聽之而不著，無數種人聲，聞悉能解了。
又聞諸天聲，微妙之歌音，及聞男女聲，童子童女聲。
山川險谷中，迦陵頻伽聲，命命等諸鳥，悉聞其音聲。
地獄眾苦痛，種種楚毒聲，餓鬼飢渴逼，求索飲食聲。
諸阿修羅等，居在大海邊，自共言語時，出於大音聲。
如是說法者，安住於此間，遙聞是眾聲，而不壞耳根。
十方世界中，禽獸鳴相呼，其說法之人，于此悉聞之。
其諸梵天上，光音及遍淨，乃至有頂天，言語之音聲。
法師住於此，悉皆得聞之，一切比丘眾，及諸比丘尼。
若讀誦經典，若為他人說，法師住於此，悉皆得聞之。
復有諸菩薩，讀誦於經法，若為他人說，撰集解其義。
如是諸音聲，皆悉得聞之，諸佛大聖尊，教化眾生者。
於諸大會中，演說微妙法，持此法華者，悉皆得聞之。
三千大千界，內外諸音聲，下至阿鼻獄，上至有頂天。
皆聞其音聲，而不壞耳根，其耳聰利故，悉能分別知。
持是法華者，雖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功德已如是。

（《大正藏》9:182，《中華藏》15:808-809）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北魏菩提流支譯）卷七

大王當知，沙門瞿曇所有天耳，盡十方界，其中所有一切諸聲[①]，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聲，悉能分別，及知諸佛說法之聲，菩薩聲[②]聞緣覺之[③]聲，一切耳根所能對聲，乃至地獄、畜生、餓鬼、蚊虻、蠅蚤所有諸聲，悉皆能聞。若諸眾生心有所緣，善惡無記所出音聲，一切解了，悉聞過去未來諸聲，皆盡本際。何以故？沙門瞿曇，安住大悲，能聞諸聲無有障礙，斷諸煩惱習氣滅故，是名天耳神通智行。

（《大正藏》9:351-352，《中華藏》17:901）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卷四十一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耳。何等為十？所謂聞讚歎聲，斷除貪愛；聞毀呰聲，斷除瞋恚；聞聲聞緣覺聲，不起求心；聞菩薩道聲，發起歡喜奇特之心；聞地獄、畜生、餓鬼、閻羅王、阿修羅一切難處貧苦音聲，發起大悲莊嚴而自莊嚴；聞天人趣勝妙音聲，觀一切法皆悉無常；聞佛功德音聲，勤修精進究竟滿足一切功德；聞波羅蜜四攝菩薩經藏音聲，發究竟心到於彼岸；聞十方世界一切音聲，悉了如響[④]。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乃至道場，常正受法耳，而亦不捨教化成熟[⑤]一切眾生。佛子，是為菩薩摩訶

① 一本“聲”下有“聞”字。
② 一本“聲”上有“聲”字。
③ 一本無“之”字。
④ 一本“響”作“嚮”。
⑤ 一本“成熟”作“成就”。

薩十種耳。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耳，則得一切諸佛無上大智慧耳。

（《大正藏》9:657-658，《中華藏》12:419）

《大寶積經》（唐玄奘譯）卷四十九

復次，舍利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靜慮波羅蜜多故，獲是天耳性，作證智神通？復以何等神通智業具足圓滿？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以依靜慮波羅蜜多故，勤修獲得是天耳性，徹聽清淨超過於人，有二種聲——人、非人等若遠若近，皆聞顯現。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以天耳性，能聞十方無量無邊諸世界中一切聲響，所謂天龍聲、藥叉聲、健達縛聲、阿素洛聲、揭路荼聲、緊捺洛聲、牟呼洛伽聲、人、非人聲、及聞賢聖說法之聲、如來聲、獨覺聲、菩薩聲、聲聞聲。如是等一切聲響，菩薩摩訶薩以天耳性徹聽之力，悉現聞知，又能了知。諸弊惡趣所有音聲：地獄聲、畜生聲、焰魔界聲，如是等無量無邊一切聲響，菩薩摩訶薩以天耳性徹聽之力，悉能現聞。又諸小蟲蚊虻蠅蟻，乃至微細有命之類，隨所發聲，菩薩摩訶薩以天耳性，悉能現聞。又舍利子，菩薩摩訶薩天耳清淨，若諸眾生於心所緣，起善不善，發生語業，以天耳性，悉能了知。又能了知，或有諸業善因攝受，或有諸業不善因攝受，如是一切悉能了知，菩薩摩訶薩又能了知。或有語業貪隨眠故，瞋恚發起，或有語業瞋隨眠故，貪欲發起，又能了知。……或有語業意解清淨方便染礙，或有語業方便清淨意解染礙，如是一切所有音聲，菩薩摩訶薩，以無礙天耳大神通智，隨諸遠近皆如實知。

復次，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修行靜慮波羅蜜多故，天耳通智清淨明達，十方世界聖及非聖，所有音聲皆悉聽聞，復能分別，

無有錯謬。雖聞聽[①]已，於聖音聲不起欣愛，於非聖聲不起嫌嫉，又於聖聲聽聞知故，獲得大慈，於非聖聲聽聞知故，獲得大悲。又十方諸聲一時無量，菩薩摩訶薩以前後際分齊智力，天耳無亂皆如實知。

復次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以淨天耳周廣聽聞，盡於十方一切世界，如來游化剎土之處，佛薄伽梵說法言音，悉皆聽聞。既得聞已，念器不忘，一切能持，不令流散，如處器中，堅住不溢。如是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聞如來聲亦復如是：悉能了知，堅不堅法。又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為聽法故，非於一佛所說法音而偏[②]領受，於第二佛所說法音，纏縛障礙。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聞法無厭故。雖復前後一切如來所說法音，皆能任持無有錯謬。又菩薩摩訶薩以淨天耳，悉能聽聞十方世界善不善聲。此諸聲中，有所[③]顯說時非時語，如是無量皆如實知。舍利子，何等名為時非時語？舍利子，諸佛[④]菩薩善知時宜，或時為眾廣說法要，或時為眾略說法要，菩薩摩訶薩如是諸聲皆悉聞已。以一音聲隨其所應廣略開演。又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能善了知，或有實可記法，若為說者，恐惱他故，而不記別；或實非可記[⑤]法，謂能引無義，菩薩摩訶薩妙能隨順，利他方便無量善巧，自淨其心而便受[⑥]記。

復次，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修行靜慮波羅蜜多故，天耳清淨徹聽之力，知諸聲相或時具有如是相聲應須隨喜而聽聞者。菩薩

---

① 一本“聞聽”作“聽聞”。
② 一本“偏”作“遍”。
③ 一本“有所”作“所有”。
④ 一本無“佛”字。
⑤ 一本“記”作“說”。
⑥ 一本“受”作“授”。

摩訶薩即便聽聞如是相聲，或時具有如是相聲不應隨喜而聽聞者，菩薩摩訶薩便不聽聞如是相聲。又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若處大眾說法之時，眾生耳識不能清淨，便以神力加被於彼，令其解了說法音聲。若諸眾生於一切法皆欲領解，便令得聞如是法聲；若諸眾生不欣諸法，既無欲解，便令不聞如是法聲。

復次，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修行靜慮波羅蜜多故，獲得如是天耳通智，所聞音響無量無邊。又舍利子，天耳性者，能令諸法皆明淨故；天耳性者，能令智慧性清徹故；天耳性者，能令菩薩自清淨故；天耳性者，能令眾生性清淨故；天耳性者，極善審察如其文字所說音詞而能聽聞，明了通暢。又能悟入於五趣生所有含識種種言詞。音聲差別，菩薩悉能同其類音，而為說法。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天耳性通，唯能趣向如來天耳，必定不趣諸餘乘行。舍利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靜慮波羅蜜多故獲天耳性徹聽神通智業圓滿。

（《大正藏》11:287-288，《中華藏》8:838-840）

《大寶積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一百一十八

佛告族姓子，復以五事，成其徹聽，靡所不聞。何謂為五？聞於人聲；亦復徹聞非人之聲；亦聞地獄餓鬼、畜生辛苦之音；一切十方諸佛說法悉亦聞之；一切十方諸有言語音辭不同，各各別異億萬種音，皆能聽了：是為五事菩薩神通徹聽清淨。

（《大正藏》11:667，《中華藏》9:445）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宋法護譯）卷三十一

復次，舍利子，云何名菩薩摩訶薩得天耳通，及能圓滿最上

正行神通智業？舍利子，此菩薩摩訶薩天耳清淨出過於人，能聞十方無量世界人、非人聲，所謂天聲、龍聲、夜叉聲、乾闥婆聲、阿修羅聲、薩嚕拏聲、緊那羅聲、摩睺羅[1]聲、人、非人聲、聖人聲、聲聞聲、緣覺聲、菩薩聲、佛聲，是名諸菩薩摩訶薩天耳清淨。又復得聞諸罪業聲、地獄聲、傍生聲、焰摩[2]羅界聲，乃至微細邊際，蝴蝶蜂蠆蚊蚋等聲，及諸有情所發語業，或攀緣心善不善等，一切了知，所發語業善不善根，彼因及果，悉皆了知。若語業貪隨染愛所表，若語業瞋隨惡罵所表，又語業癡，亦隨貪瞋所表，皆能了知。即語業癡亦隨惡罵所表。若語業唯惡罵所表，即瞋隨惡罵所表，彼語業癡，亦即隨癡冥所表，悉能了知。又天耳通智，如實了知發生善巧破，彼語業隨順清淨由能對破，語業清淨，即能對破一切貪瞋癡等，悉令清淨。又彼天耳，於聖人、非聖人聲悉聽聞，如是聽已，於聖人聲不生住著，於非聖人聲不著對破。又於聖人聲獲得大慈，於非聖人聲發起大悲，於一切聲無前後際，以決定智如實了知。又彼天耳，於十方無餘一切世界，得聞如是諸佛世尊所說妙法，聞已，念彼所度根器，不生癡冥一切攝受，亦無失念，如彼有情根器入解，了知諸法平等一味。又復不於一佛二佛所說之法，得聽聲已，不作互相障礙差別事相。

（《大正藏》11:863-864，《中華藏》69:561-562）

《菩薩處胎經》（後秦竺佛念譯）卷二

吾從無數阿僧祇劫修天耳神通，遍聞十方眾生行報：黑有黑

---

① 一本“羅”下有“伽”字。
② 一本“摩”作“魔”。

果報、白有白果報、不黑[①]不白果報、有漏有漏果報、無漏無漏果報。聞彼眾生清淨音響：不男聲、不女聲、不男不女柔軟聲、不長不短聲、不非人聲、梵聲[②]、清淨聲、伽羅毘羅柔和聲、不麤聲、不細聲。復以天耳聞彼眾生除垢斷縛：不住有為相、不住無為相、不住過去當來現在相；住亦不住，不住亦不住[③]，吾我不住，不住亦不不住，成佛不成佛者，成道不成道者，生天不生天者，生人不生人者，生餓鬼不生餓鬼者，生地獄不生地獄者，生畜生不生畜生者。分別五道以天耳聽，悉聞知之，是謂菩薩摩訶薩成就天耳通。

（《大正藏》12:1022，《中華藏》22:796）

《菩薩處胎經》（後秦竺佛念譯）卷五

或有善男子、善女人，修耳[④]聖通，寂然入定，清淨聞一天下、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男聲、女聲、象聲、馬聲、車乘鍾鼓之聲，一一分別知聲好惡。此[⑤]聲生天，知聲生人，知聲生餓鬼，知聲生畜生，知聲生地獄，知聲有緣眾生，知聲無緣眾生，皆悉分別一一曉了。

（《大正藏》12:1040，《中華藏》22:833）

《大方等大集經》（南朝宋智嚴等譯）卷二十九

云何菩薩天耳神通？若十方無量無邊諸佛世界所有諸聲：所

① 一本“不黑”上有“不黑不白有”五字。
② 一本無“聲”字。
③ 一本此句作“不住亦不不住”。
④ 一本無“耳”字。
⑤ 一本“此”作“知”。

謂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聲，及以聖聲，所謂聲聞緣覺菩薩正遍知聲，一切凡是耳根所對，乃至地獄、惡鬼[1]、畜生、蠅蟻[2]蚊虻所有諸聲，一切悉聞。若諸衆生心所緣處，若善不善無記所作事業，出諸音聲，一切悉解。若口善業、口不善業、口無記業，如是諸業悉如實知。若有口業因於愛欲，說瞋說癡；若有口業因於瞋恚，說欲說癡；若有口業因於愚癡，說欲說瞋；若因欲說欲，因瞋說瞋，因癡說癡：如是諸聲亦皆能知。或有口業心淨口麤，或有口業口淨心麤，或有口業口淨心淨，或有口業口麤心麤，如是一切無礙耳通能如實知，是菩薩天耳。亦知聖聲及非聖聲，若聞聖聲不生愛著，聞非聖[3]聲心不生礙，於聖人聲得具大慈，非聖人聲得具大悲。若聞過去未來諸聲，得盡本際如實正智，是菩薩天耳。

（《大正藏》13:201-202，《中華藏》10:377）

《奮訊王問經》（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卷上

奮訊王，何者菩薩天耳通？奮訊，彼菩薩成就天耳，乃至無量無邊世界所有諸聲：天聲、龍聲、夜叉聲、乾闥婆聲、阿修羅聲、迦樓羅聲、緊那羅聲、摩睺羅迦、人、非人聲，如是等聲，一切皆聞。雖聞彼聲，不取自相及衆生相，不取聲相而知一切音聲之相，雖聞音聲於聲，聲處信解不實，前聲後聲皆悉無聲，如是通達，彼聲無處，無處信解，耳根識界則無障礙，聞彼聲已知彼聲義。何者聲義？謂一切聲不可分別，不可說者，則是聲義。

① 一本“惡鬼”作“餓鬼”。
② 一本“蟻”作“蛾”。
③ 一本“聖”下有“人”字。

寂靜義者，一切聲義，彼菩薩者順行此義，聞一切聲不生依止，以一切法悉不生故。若於十方無數世界，於今現在現命現住諸佛世尊，彼一切佛有所說法，而彼菩薩天耳悉聞，無障無礙，不取聲處而聞一切說法音聲，聞已受持無所忘失。……

奮訊王，法名法界，此法界者名不生界。奮訊王，不生界者名不出界。奮訊王，所言名者以不可說，是故名名。何以故？依彼彼名，知彼彼法，彼彼法中名不可得，若不可得，隨人情故，強說言語，一切言語皆隨俗說。若我知語彼是佛語，若起意相非是佛語，佛語無意，以無語故名為佛語。若入佛語，彼入非語，若入非語，彼入佛語。若欲入語，應入佛語，欲入佛語，取說人語、取說法語，若如是取不入佛語，何處不二，亦無不二。彼是佛語，何處有聲及以無聲；彼非佛語，若不可說非不可說。彼是佛語，如是奮訊王，若菩薩入佛語者，彼則名為得天耳通，一切音聲隨順證法得佛菩提。奮訊王，此是菩薩第二通智所謂天耳。

（《大正藏》13:938-939，《中華藏》11:777-778）

《舍利弗阿毘曇論》（後秦曇摩耶舍等譯）卷二十九

何謂共證知天耳定？如比丘若取野蘿[1]荻聲想，比丘心離於野麤蘿荻聲，令心入細野蘿荻聲，比丘以細野蘿荻聲調心柔軟，令心入於天耳智證。如是不放逸觀，得共證知天耳，得定心住正住。比丘得定已，令心向於人聲，人何所論、何所說，比丘如是不放逸觀，得聞人聲，如人所論、所說悉皆聞之。如比丘定親近多修學已，令心向於地獄、畜生、餓鬼、天聲，天何所論、何所說，

① 一本“蘿”作“萑”，下同。

比丘如是不放逸觀，得聞天聲，如所論、所說悉皆聞之。如比丘定親近多修學已，以天耳清淨過人，一時聞二種聲——人、非人聲，若比丘定親近多修學已，得報定若入定、不入定，以天耳清淨過人，一時聞二聲——人、非人聲，是名共證知天耳定。

（《大正藏》28:713，《中華藏》49:843）

（3）變神通和化神通

《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西晉安法欽譯）卷四

虛空中聞[1]柔軟音樂之聲，譬如天樂。是音樂聲皆出八種法印之聲，一一法印之聲出八萬四千拘利經卷，出七萬二千偈。是時，菩薩便踊在虛空中，結加趺坐。

（《大正藏》17:814，《中華藏》16:531）

《菩薩地持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二

化語者，妙音[2]具足，廣音具足。或從自身起，或從他身起，或無所從起；或說正法，或隨事教責[3]。妙音者，謂佛菩薩化作口語[4]，其聲深遠，猶如雷震；或復微妙如迦陵毘伽音、可樂聲、悅樂聲、可愛聲，如是廣化無量音聲，言辭辯正，易知喜聞，隨順無盡。廣聲者，謂佛菩薩化大音聲[5]，令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㬋羅伽、人非人等，聲聞、緣覺諸大菩薩，無量眾會，乃至一由旬，若內若外，周遍普聞；若小千世

① 一本“聞”作“間”。
② 一本“音”作“聲”，下同。
③ 一本“責”作“嘖”。
④ 一本“語”作“聲”。
⑤ “化大音聲”，一本作“化作大聲”，一本作“化作天聲”。

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亦悉普聞。為眾生故，從其自身，以一音聲說無量法。從他起者，化作他語為人說法，除其放逸。無所從起者，空中化聲猶如人語。說正法[①]者，為愚癡眾生演說正法，令得開解。隨事教責者，彼雖不疑[②]得信樂心而為放逸，令生慚愧，起不放逸。如是眾多，略說三種：化身、化聲、化境界，是名化神足。若一一分別，則有無量如是諸佛菩薩二種神足，能辦二事：一者為令眾生生信樂故，神足現化令入佛法；二者攝苦眾生安隱利益。……

云何天耳智通？謂佛菩薩以天耳聞天人音聲、聖聲、非聖聲、麤聲、細聲、辯聲、不辯聲、化聲、非化聲，遠聲近聲一切悉聞。若作有限方便者，上至色究竟天；若無限者，乃至上方無量世界。天聲者，從四天王乃至色究竟。人聲者，一切四天下聲。聖聲者，謂諸[③]佛菩薩聲聞緣覺所出音聲，教誡眾生，所謂示教讚喜，令修善法，捨不善法。彼諸眾生無染心者，受誦論議如法問難，與念教誡及餘一切善語利益，如是等聲，是名聖聲。非聖聲者，謂諸眾生妄語、兩舌、惡口、綺[④]語，從無擇獄上至[⑤]諸天，諸方眾生種種諸聲。麤聲者，謂大眾生聲、大眾會聲、種種苦痛迫切之聲、相呼喚聲、雷霆[⑥]聲、鼓貝聲。細聲者，乃至耳[⑦]語極微細聲。辯聲者，謂義理可解。不辯聲者，謂義理[⑧]不可解，如陀彌羅國語、

① “正法”，一本作“說法所攝”，一本作“法所攝”。
② 一本“疑”作“癡”。
③ 一本無“諸”字。
④ 一本“綺”作“無義”。
⑤ 一本“至”下有“欲界”二字。
⑥ 一本“霆”作“電”。
⑦ 一本“耳”作“竊”。
⑧ 一本無“理”字。

風雨聲、草木聲、鸚鵡鴝鵒聲[①]、拘耆羅聲、命命鳥[②]等眾鳥之聲。化聲者，謂神通自在，隨眾生心化作諸聲。遠聲者，除佛菩薩所住村落城邑中聲。其餘乃至十方無量[③]世界一切音聲。諸佛菩薩，以天眼見乃至[④]十方身之所作淨不淨色，見已方便隨宜利益，以天耳聞口之所行[⑤]，淨不淨聲聞已，方便隨宜利益，是名略說諸佛菩薩天眼天耳之所作為。

（《大正藏》30:897-898，《中華藏》24:414-415）

《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唐不空說）

……次金剛歌菩薩，能成如來六十四種梵音歌讚吟詠，皆成殊勝。持箜篌之印，置在[⑥]右肩，所出言音皆成妙法。次金剛舞菩薩，神通自在，變化十方，舉動施為無非佛事。此四菩薩，北方四親近大菩薩也，業部所管。

（《大正藏》18:296）

（4）誦經現瑞應

《正法華經》（西晉竺法護譯）卷八

爾時世尊告彌勒大士：阿逸，欲知今佛說此如來壽限經典之時，……虛空之中發大雷音，深柔軟音，自然妙響，千萬瓔珞若干琦[⑦]珍，明月珠寶如意之珠，諸珠瓔珞，皆於空中垂下如幡。

---

① 一本無“聲”字，下同。
② 一本無“鳥”字。
③ 一本“量”作“邊”。
④ 一本無“乃至”二字。
⑤ 一本“行”作“作”。
⑥ 一本無“在”字。
⑦ 一本“琦”作“奇”。

（《大正藏》9:115，《中華藏》15:699）

《大方廣十輪經》（北涼失名譯）卷一

爾時南方有大香雲，雨大香雨；大華雲，雨大華雨；無量瓔珞雲，雨種種瓔珞雨；大衣雲，雨大衣雨。於佉羅堤耶山牟尼仙所住處，是諸大雨皆悉遍滿。大陰雲雨而雨香華、衣服、瓔珞，亦說種種無量法音。如是次第乃至廣說三歸聲、持戒聲、忍辱聲、精進聲、禪定聲、具足智慧聲、降伏四魔聲、名稱普聞遍滿三界聲、念定總持聲、空無相無願聲、離欲聲、色如聚沫聲、受如水泡聲、想如熱炎聲、行如芭蕉聲、識如幻聲、無常苦空無我之聲、慚愧聲、念處聲、慈悲喜捨聲、證諸法聲、涅槃聲、無窟宅聲、三乘聲、轉法輪聲、成熟眾生聲、度三惡道聲、六波羅蜜聲、善巧方便乃至具足十地聲、游戲神通聲、遊戲無上大乘聲、阿鞞跋致聲、無生法忍聲、入佛海聲。諸來大眾悉見[1]種種雨，亦聞無量諸法音聲，……一切惡欲悉得棄捨，諸妙勝樂一切皆集。

（《大正藏》13:681，《中華藏》11:94-95）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唐玄奘譯）卷一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佉羅帝耶山諸牟尼仙所依住處，與大苾芻眾俱，謂過數量大聲聞僧，復有菩薩摩訶薩眾，謂過數量大菩薩僧，說月藏已。爾時南方大香雲來，雨大香雨；大花雲來，雨大花雨；大妙殊麗寶飾雲來，雨大殊麗妙寶飾雨；大妙鮮潔衣服雲來，雨大鮮潔妙衣服雨。是諸雲雨充滿其山諸牟尼仙所依住

① 一本“見”作“是”。

處。從諸香花、寶飾、衣服，演出種種百千微妙大法音聲。謂歸敬三寶聲、受持學處聲、忍辱柔和聲、精進勇猛聲、降伏四魔聲、趣入智慧聲、廣大名稱遍滿三界聲、勸修殊勝念定總持聲、空無相無願聲、厭離貪欲聲、色如聚沫聲、受如浮泡聲、想如陽焰聲、行如芭蕉聲、識如幻事聲、無常聲、苦聲、無我聲、空聲、慚愧聲、遠離聲、護念聲、慈悲喜捨聲、證得諸法聲、生天涅槃聲、趣向三乘聲、轉大法輪聲、雨大法雨聲、成熟[1]有情聲、度三惡趣聲、修治圓滿六到彼岸聲、善巧方便聲、趣入十地聲……趣入一切諸佛大海聲。爾時一切諸來大眾咸見如是種種雲雨，亦聞如是諸法音聲，隨意所樂。

（《大正藏》13:721，《中華藏》11:2-3）

《大乘瑜加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唐不空譯）卷一

佛告師子勇猛等說：此經是一切諸佛大乘修多羅一切經之根本，祕密法性三摩地經教，汝當奉持精進修行。其時如來與一切大眾及諸菩薩說此修多羅一切經之根本祕密法性經已，登時一切世界及閻浮提忽然廣博嚴淨，變為金色，空中百寶旃檀之香，香風吹樹，眾鳥和鳴，皆作梵唄之音。是時有此瑞相，殊勝奇特，佛世未有。

（《大正藏》20:730，《中華藏》67:82）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譯）卷三十六

---

① 一本“熟”作“就”。

諸佛常法，有大因緣入城時，現如是瑞應：象深鳴，馬悲鳴，諸牛王吼；鵝、鴈、孔雀、鸚鵡、舍利鳥、俱耆羅鳥、猩猩諸鳥，出和雅音；大鼓、小鼓、箜篌、箏笛、琵琶、簫瑟、箪篥、鐃鈸[1]不鼓自鳴；諸貴人舍所有金器銀器內外莊嚴具，若在箱篋中自然作聲；盲者得視，聾者得聽，啞者能言，痀躄者得伸，跛蹇[2]得手足，睞眼得正，癭者得除苦痛，得樂毒者消歇，狂者得止，殺者離殺，偷者離偷，邪婬者不邪婬，妄語者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者不綺語，貪者不貪，瞋者不瞋，邪見者離邪見；牢獄、閉繫、枷鎖、杻械，悉得解脫；急鬧處者皆得空閑；未種善根者種，已種者增長，已增長得解脫；諸伏藏寶物自然發出。現如是諸希有事，一切眾生皆得利益。

（《大正藏》23:262，《中華藏》37:716）

① 一本“鐃鈸”作“鐃鏡”。
② 一本“蹇”下有“者”字。

十、體裁和語文

1. 相關術語

（1）梵　音

《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等譯）卷五

時梵童子說此偈已，告忉利天王[1]曰："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遍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

（《大正藏》1:35，《中華藏》31:63）

《妙法蓮華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一

又睹諸佛，聖主師子，演說經典，微妙第一。其聲清淨，出柔軟音，教諸菩薩，無數億萬。梵音深妙，令人樂聞，各於世界，講說正法。

（《大正藏》9:2，《中華藏》15:509）

《賢劫經》（西晉竺法護譯）卷三

何謂梵聲報度無極有六事？行菩薩道，頒宣經典，高舉唱音，

① 一本"忉利天王"作"忉利天"。

令眾人聞，了了無疑，是布施報；音響[1]可愛，聞莫不喜，是持戒報；若干品音，所宜各各[2]，是忍辱報；未曾有音，和不可逮，是精進報；音常和調，言辭安隱而不斷絕，是一心報；一切音好，哀合和雅，動眾人心，是智慧報。是為六。

（《大正藏》14:27，《中華藏》21:381）

《法華文句記》（唐湛然述）卷三中

八魔十魔，具如止觀第八及記。究竟破盡故名一切。擊梵等者，即真妙梵音之所轉也。

（《大正藏》34:201，《中華藏》94:337）

《法華義疏》（隋胡吉藏撰）卷二

演說經典者，能詮一乘之教也。微妙第一者，所詮一乘之理也。其聲清淨出柔軟音者，歎能宣教之聲也。能拂塵垢為清淨，隨順根緣名柔軟，此是聲之用也。又佛音不濁曰清，佛語不鬧曰淨，佛語至和為柔，離剛為軟。教諸菩薩者，教所被[3]緣，根本法輪不雜三乘故，但稱菩薩也。說於一乘要具四事，即上能詮之文、所詮之理、能宣之聲、所化菩薩也。梵音深妙者，第二處異說同，前歎佛聲清軟，謂教稱於緣，今明眾所樂聞，明機稱於教。各於世界者，明其處彌異也。講說正法者，明其道彌同也。

（《大正藏》34:473）

① 一本"響"作"嚮"。
② 一本"各"下有"得解"二字。
③ 一本"被"作"彼"。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撰）卷十六

言種種梵音者，即八種梵音：一、最好聲，其音清雅，如迦陵鳥；二、易了聲，言辭辯了；三、和調；四、柔軟；五、不誤；六、不女；七、尊慧；八、深遠。

言俱枳羅者，亦云都吒迦，此云眾音合和，微妙最勝。皆愛語之具。隨心說法，應在后偈；隨世所宜，應在前偈。

（《大正藏》35:622，《中華藏》85:663）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三十五

言種種梵音者，即八種梵音等者。……三調和，謂大小得中；四柔軟者，言無麤獷；五不誤者，言無錯誤；六不女者，其聲雄朗；七尊慧者，言無戰懼；八深遠者，臍輪發聲。

（《大正藏》36:271-272，《中華藏》86:598）

《首楞嚴義疏注經》（宋璿集）卷一之一

"迦陵仙音，遍十方界。"佛聲和雅，眾所愛樂，聽之無厭。如迦陵頻伽在於殼[1]鳴勝餘鳥，故堪喻佛聲。此鳥非常，故云仙也。遍十方界者，顯其圓義。如來梵音，於諸相中最為勝故，如別處說。

（《大正藏》39:829）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唐智儼集）卷二

梵音聲者，有其二種：一約教義明其音聲，二約佛德以辨音

① 一本"殼"上有"卵"字。

聲。約教義者，如《十住經》說，如來有八種音聲，一謂見苦，二謂向苦，三謂見習，四謂向習，五謂見盡，六謂向盡，七謂見道，八謂向道。此約教解名曰聲也。二約佛德辨音聲義，音者響也，聲者對根辨質，故二不同。音者有其八種，如《十住經》說，所謂梵音，一不男音，二不女音，三不強音，四不軟音，五不清音，六不濁音，七不雄音，八不雌音。

（《大正藏》45:549）

《釋氏要覽》（宋道誠集）卷中

梵音：梵云唄匿，華言止斷也。由是外事已止已斷，爾時寂靜，任為法事。又云諸天聞唄，心則歡喜，故須作之。《十誦》云："比丘跋提於唄聲中第一。"《長阿含經》云："其梵聲有五種：一其音正直，二和雅，三清徹，四深滿，五周遍遠聞。"《法苑》云："夫唄者，讚詠之音也。當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遠聽則汪洋以峻雅，近屬則從容以和肅。此其大致也。昔魏陳思王曹子建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乃摹其節，寫為梵唄。製音傳為後式，梵音茲為始也。"

（《大正藏》54:275）

（2）讚　歎

《雜阿含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卷四十五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時尊者舍利佛在供養堂，有眾多比丘集會而為說法。句味滿足，辨才簡淨，易解樂聞，

不閡[①]不斷，深義顯現。彼諸比丘專至樂聽，尊重憶念，一心側聽。時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作是念：我當於尊者舍利佛面前，說偈讚歎。作是念已，即起合掌，白尊者舍利弗："我欲有所說。"舍利弗告言："隨所樂說。"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善能略說法，令眾廣開解。賢優婆[②]提舍，於大眾宣暢。

當所說法時，咽喉出美聲。悅樂愛念聲，調和漸進聲。

聞聲皆欣樂，專念不移轉。

尊者婆耆舍說此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大正藏》2:329，《中華藏》33:187）

《佛說離垢施女經》（西晉竺法護譯）

賢者阿難便從座[③]起，更整衣服叉手白佛，以偈歎曰：

其聲如大梵，諸天龍鬼[④]音。如哀鸞悲鳴，微妙甚弘[⑤]雅。

響若雷震雨，咸悅眾人心。……

（《大正藏》12:96，《中華藏》9:823）

《妙法蓮華經玄贊》（唐窺基撰）卷四末

經"或以歡喜心"至"皆已成佛道"。贊曰：此以歌唄供養，當得大士梵音聲故。梵云婆陟，此言讚歎，唄匿訛也。陳思[⑥]登漁山聞巖岫誦經，清婉遒亮，遠谷流響，遂擬其聲而製梵唄，故今

---

① 一本"閡"作"礙"。
② 一本"婆"作"波"。
③ 一本"座"作"坐。"
④ 一本"鬼"作"神"。
⑤ 一本"弘"作"和"。
⑥ 一本"思"下有"王"字。

俗中謂之漁梵，冥合西域三契七聲聞俱胝耳等所作也。

（《大正藏》34:727，《中華藏》100:41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撰）卷十八

讚歎者，樂則歌讚，苦則哀歎。讚音宜和樂，歎音宜哀思，其情切，其辭文。菩薩應仰讚佛德，哀歎眾生。情詣於理，使令①欣厭。

（《大正藏》35:639，《中華藏》85:68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撰）卷四十一

天女樂音讚佛，於中初一顯聲因緣；餘五正顯讚詞，於中初四讚寂用無礙，後一明起用所由，即悲智無礙將說雙行，故承力讚此。後請可知。

（《大正藏》35:814，《中華藏》85:95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三十八

讚音宜和樂，歎音宜哀思。合哀即哀，和樂即樂，是詣理也。使其欣厭有二義：一成上，厭其哀，欣其樂。厭生死苦，欣涅槃樂。二者合上其情，切其辭文。文故可欣，切故可厭。

（《大正藏》36:296，《中華藏》86:633）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

① 一本"令"作"今"。

於世，號曰弗沙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時彼佛在雜寶[1]窟內。我見彼佛心生歡喜，合十指掌，翹於一腳。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言：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界[2]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阿難，我以此偈歎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十四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受[3]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無量世中作梵世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辨才具足，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又《涅槃經》云，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以偈讚佛：

憐愍世間大醫王，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真我，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

又《寶性論》偈云：

我今悉歸命，一切無上尊。為開法王藏，廣利諸群生。

佛體無前際，及無中間際。亦復無後際，寂靜自覺知。

既自覺知已，覺他令他覺。是故為彼說，無畏常行[4]道。

佛智慈悲力，能執金鋼杵。摧破諸見山，故我今敬禮。

不可思議[5]法，非聞慧境界。出離言語道，內心智清涼。

---

① 一本“寶”作“竇”。
② 一本“界”作“間”。
③ 一本“受”作“授”。
④ 一本“行”作“恆”。
⑤ 一本“議”作“量”。

彼真妙法日，清淨無塵垢。大智慧光明，普照諸世間。

能破諸曀障，覺觀貪瞋癡。一切煩惱等，故我今敬禮。

以能知於彼，自性清淨心。見煩惱無實，故離諸煩惱。

無障淨智慧，如實見眾生。自性清淨心，佛法身境界。

無礙淨智眼，見諸眾生性。遍無量境界，故我今敬禮。

又《發菩提心論[1]》，論主讚佛偈云：

敬禮無邊際，去來現在佛。等空不動智，救世大悲尊。

"吾師天中天"兩行偈，出《普曜經》；"云何得長壽"兩行偈，出《涅槃經》；"如來妙色身"兩行偈，《出勝鬘經》；"處世界如虛空"兩行偈，出《超日明經》，云[2]：

大慈哀愍群生，為癮蓋盲冥者，

開無目使視睇，化未聞以道明。

處世界如虛空，猶蓮華不著水，

心清淨超於彼，稽首禮無上尊。

（《大正藏》53:575，《中華藏》71:783-784）

《諸經要集》（唐道世集）卷四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號曰弗沙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時彼佛在雜寶窟內。我見彼佛心生歡喜，合十指掌，翹於一腳。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言：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① 一本無"論"字。
② 一本無"云"字。

阿難，我以此偈歎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十四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受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無量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又《涅槃經》云：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以偈讚佛：

憐愍世間大醫王，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真我，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

又《發菩提心論》，論主說偈讚佛云：

敬禮無邊佛，去來現在佛。等空不動智，救世大悲尊。

"吾師天中天"兩行偈，出《普曜經》；"云何得長壽"兩行偈，出《涅槃經》；"如來妙色身"兩行偈，出《勝鬘經》；"處世界如虛空"兩行偈，出《超月[1]慧明經》：

大慈哀愍群生，為蔭蓋盲冥者，

開無目使視睇，化未聞以道明。

處世界如虛空，猶蓮華不著水，

心清淨超於彼，稽首禮無上尊。

（《大正藏》54:32，《中華藏》53:534-535）

《妙法蓮華經釋文》（日本中算撰）卷上

慈恩云：梵云婆師，此云讚歎。或云唄匿，訛也。魏陳思王

① "超月"，一本作"起日"，一本作"超日"。

登漁山，忽聞巖岫有誦經聲，清婉遒亮，遠谷流響，遂擬其聲而製梵唄，故今俗中謂之漁梵。此乃西域如聞俱胝耳比丘等所作是也。郭知玄云：吟佛德聲也。

（《大正藏》56:154）

（3）文　句

《阿毘達磨俱舍論》（世親造，唐玄奘譯）卷五

論曰：等者，等取句身文身。應知此中名謂作想，如說色聲香味等想。句者謂章，詮義究竟，如說諸行無常等章，或能辨了業用德時相應差別。此章稱句。文者謂字，如說婀[1]阿壹伊等字。豈不此字亦書分名，非為顯書分製造諸字，但為顯諸字製造書分。云何當令？雖不聞說而亦得解，故造書分，是故諸字非書分名。云何名等身？謂想等總說。言總說者，是合集義。於合集義中說嗢遮界故。此中名身者，謂色身香等。句身者，謂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等。文身者，謂迦佉伽等。豈不此三語為性故？用聲為體，色自性攝，如何乃說為心不相應行。此三非以語為自性。語是音聲，非唯音聲即令了義。云何令了？謂語發名，名能顯義，乃能令了。非但音聲皆稱為語。要由此故義可了知，如是音聲方稱語故。何等音聲令義可了？謂能說者，於諸義中已共立為能詮定量。且如古者於九義中共立一瞿聲為能詮定量。故有頌曰：

方獸地光言，金剛眼天水，於斯九種義，智者立瞿音。

（《大正藏》29:29，《中華藏》47:47-48）

① 一本"婀"作"壹"。

《法華文句記》（唐湛然述）卷一

言文句者，文謂文字，一部始終，故云“文即是字，為二所依”。句謂句讀，義通長短，故云“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此亦不論色行等體，今但以句而分其文，故云文句。

（《大正藏》34:151，《中華藏》94:261）

（4）聲　明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六十三

論云，云何聲明？當知此處略有六相：一法施設建立相，二義施設建立相，三補特伽羅施設建立相，四時施設建立相，五數施設建立相，六處所根栽施設建立相。第一法施設建立相者，謂名、句、文身及五德相應聲，一不鄙陋，二不輕易，三雄朗，四相應，五義善。第二義施設建立者，略有十種：一根建立，謂見聞等；二大種建立，謂依持洗潤等；三業建立，謂往來宣說思念等；四尋求建立，謂追訪等；五非法建立，謂殺盜等；六法建立，謂施戒等；七興盛建立，謂證得喜悅等；八衰損建立，謂破壞怖畏等；九受用建立，謂飲食覆障等；十守護建立，謂育養盛滿等。第三補特伽羅施設建立者，謂男女非男女聲相差別。第四時施設建立者，謂過現未來三時聲相差別等。第五數施設建立，謂三數聲相差別，一者一數，二者二數，三者多數。第六處所根栽施設建立者，略有五相：一相續，二名號，三總略，四彼益，五宣說。若頌等名為根栽，如是五種總名處所根栽建立。

（《大正藏》36:508-509，《中華藏》86:938-939）

《俱舍論記》(唐普光述)卷一

印度造頌，皆依聲明，若先香後味即犯聲，若先味後香即不犯聲，今依本翻故味先香後。

(《大正藏》41:15)

《瑜伽師地論略纂》(唐窺基撰)卷六

聲明處有二：初結前標列，後隨別釋。法施設建立謂名身句身等者，出聲明體及五德等者，由彼聲體具五德故，方成聲論，勝能詮聲。聲論者說：謂名句文體即是聲，聲性是常，音響是無常，無常之響顯於常聲，若知常聲名曰聲明。義施設建立者：聲明所詮之義，以彼聲明依能詮所詮而建立故。又說六種中，差別相應義者，諸法同類互得相應，體差別故。轉義者，如於一法無量義門，差別而轉，如一色法，可見不可見等諸義別轉。

補特伽羅施設建立，謂立男、女、非男、非女等者，依此三類立聲差別。先俗所傳蘇漫多聲中，有此三類：一、八補盧沙，是男聲體義；二、悉底履[①]，是女聲體義；三、如納蓬(去聲)素迦，是非男非女聲體義。復有總聲，如涅履體勢，此之四種各有八囀，一一囀中，皆有一名二名多名，如是合有九十六聲，如別抄說。

或復建立初、中、上士聲相差別者，若依後俗，底彥多聲，有十八囀，非世所用。此言三類上、中、下士，各有三聲。如小兒為下士，未有所識，不知自他有善有惡，但泛出聲。如號號之士名中士，唯見他有善惡，而不知。廣達之士名上士，唯內自省，

① 一本"履"作"癡"。

應成而作，不應作而不作。此三士聲，各目一體二體多體，三積成九。今言初中上士，即三種八轉中，各有三故。過去過去殊勝等者，近過去名過去，遠過去名殊勝，未來亦爾。現在長時，名現在，刹那名殊勝。

處所根栽施設建立者，如樹栽樹之根本故，聲根本名曰根栽，即是字也。出聲處所名為處所。出聲處故，本聲明也。謂劫初起，梵王創造一百萬頌聲明，後命慧減，帝釋復略為十萬頌。次有迦單沒落仙略為一萬二千頌，次有波膩尼仙略為八千頌。此上四論總名處所。今現行者唯有後二，前之二論並已滅沒。字體根栽聲明論有三百頌，波膩尼仙所造，略成聲明頌，為一千頌，名為聲明略本頌。後有八界論，有八百頌，名為因緣。又有聞釋迦論一千五百頌，又有溫那地論二千五百頌。此五聲明，並名根栽。能與根本處所聲明，為生智解所依本故。然護法菩薩造二萬五千頌，名《雜寶聲論》，西方以為聲明究竟之極論，盛行於世也。相續者，是聲明中，合聲合字法為一品，是第一分。名號者，劫初時，梵王於一一法皆立千名，帝釋後減為一百名，後又減為十名，後又減為三名，總為一品，是第二名號品名號分。總略者，是聲明中根本略要。彼益者，是次中略之，令物生解，名為彼益。宣說者，是廣宣說，謂略中廣是後三品，即後三名；上來五分即是五品，是本聲明之分品故，合名處所。

（《大正藏》43:95）

《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唐窺基撰）卷上末

聲論中，《瑜伽》第十五云：處所根裁[1]施設建立者，如樹根，裁樹之根本。故聲根本名曰根裁，即是字也。辨出聲處所名為處所，本聲明也。謂劫初起，梵王創造一百萬頌聲明；後命惠減，帝釋後略為十萬頌；次有迦多沒羅仙，略為一萬二千頌；次有波膩尼仙，略為八千頌。此上四論總名處所。今現行者唯有後二，前之二論并已滅沒。字體根裁聲明論有三百頌，波膩尼仙所造略成聲明頌有一千頌，名為聲明略本頌。後有八界論，有八百頌，名為因緣。又有聞[2]釋迦論，一千五百頌。又有溫那地論，二千五百頌。此五聲明並名根裁，能與根本處所聲明為生智解所依本故。然護法菩薩造二萬五千頌，名雜寶聲明論。西方以為聲明究竟之極論，盛行於世。然聲明論有五品，《瑜伽》云：相續、名號、總略、彼益、宣說。一相續，是合聲合字法為一品，是第一分。二名號，明劫初梵王於一一法皆立千名，帝釋後減為百名，後又減為十名，後又減為三名，總為一品。是第二名號品、名號分。三總略，是聲明中根本略要。四彼益，是次中略之，令物生解，名為彼益。五宣說，是廣宣說，謂略中廣，是後三品即後分。"三[3]聲論中有執，一切聲皆是常"，有二釋：一云一切一切，即內外皆計常；二云小分一切，唯內一切聲常。雖有二解，前解為勝。外物雖復不詮，顯生聲之緣，亦有一切物共，亦有各別，隨應有之。

（《大正藏》43:623）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撰）卷二

---

① "裁"似應作"栽"，下同。
② "聞"似應作"門"。
③ "三"似應作"二"。

而開蒙誘進，先導[1]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2]別；二工[3]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咒閑邪，藥石針艾；四謂[4]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僞；五曰内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

（《大正藏》51:876，《中華藏》60:625-626，季校 186）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撰）卷二

烏鐸迦漢荼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娑[5]羅睹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呢仙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字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删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佑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捃[6]摭群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

（《大正藏》51:886，《中華藏》60:632-633，季校 262）

《南海寄歸内法傳》（唐義淨著）卷四

---

① 一本"導"作"遵"。
② 一本"流"作"疏"。
③ 一本"工"作"曰"。
④ 一本"謂"作"曰"。
⑤ 一本"娑"作"婆"。
⑥ 一本"捃"作"採"。

夫聲明者，梵云攝拖苾駄。攝拖是聲，苾駄是明，即五明論之一明也。五天俗書，總名毗何羯喇拏。大數有五，同神州之五經也。

一則創學《悉談章》，亦云《悉地羅窣堵》。斯乃小學標章之稱，但以[1]成就吉祥為目，本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總有一萬餘字，合三百餘頌。凡言一頌，乃有四句，一句八字，總成三十二言。更有小頌大頌，不可具述。六歲童子學之，六月方了。斯乃相傳是大自在天之所說也。

二謂《蘇呾囉》，即是一切聲明之根本經也，譯為略詮意明。略詮要義，有一千頌，是古博學鴻儒波尼你所造也，為大自在天之所加被，面現三目，時人方信。八歲童子，八月誦了。

三謂《馱睹章》，有一千頌，專明字元，功如上經矣。

四謂《三棄欏章》，是荒梗之義，意比田夫創開疇畎，應云《三荒章》。一名《頞瑟吒馱睹》，二名《文荼[2]》，三名《鄔拏地》。《馱睹》者，則意明七例，曉十羅聲，述二九之韻。言七例者，一切聲上皆悉有之，一一聲中各分三節，謂一言、二言、多言，總成二十一言也。如喚男子，一人名補嚕灑，兩人名補嚕稍，三人名補嚕沙，此中聲有呼翕重輕之別。於七例外，更有呼名[3]聲，便成八例。初句既三，餘皆准此，恐繁不錄，名蘇盤多聲。十羅聲者，有十種羅字，顯一聲時，便明三世之異。二九韻者，明上中下尊卑彼此之別，言有十八不同，名丁岸哆聲也。《文荼》則合成字體，且如樹之一目，梵云苾力叉，便引二十餘句經文，共相雜揉，方

---

① 一本"但以"作"俱以"。
② 一本"荼"作"茶"。
③ 一本"名"作"召"。

成一事之號也。《鄔筝地》則大同斯例，而以廣略不等為異。此三荒章，十歲童子三年勤學，方解其義。

五謂《苾栗底蘇呾羅》，即是前《蘇呾羅》釋也。乃上古作釋，其類寔多，於中妙者，有十八千頌。演其經本，詳談眾義。盡寰中之規矩，極人天之軌則。十五童子，五歲方解。神州之人，若向西方求學問者，要須知此，方可習餘，如其不然，空自勞矣。斯等諸書，並須暗誦。

（《大正藏》54:228，《中華藏》63:516-517，王校 188-197）

（5）陀羅尼

《大智度論》（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五

問曰：已知次第義，何以故名陀羅尼？云何陀羅尼？

答曰：陀羅尼，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者，集種種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惡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惡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羅尼。

（《大正藏》25:95，《中華藏》25:195）

《瑜伽師地論略纂》（唐窺基撰）卷十二

論云“陀羅尼有四種，一法，二義，三咒，四能得忍”者，如下釋中：法陀羅尼，以法為境，即能詮名言；以念慧為體。義陀羅尼，其體同法，唯境界異。其異者何？謂所詮義為境，謂無量義意趣等，即唯在意地。咒陀羅尼，以定為，依定持咒，令不妄，故以咒為境也。能得忍陀羅尼者，以無分別智為忍體，即證真如。能得忍者，即加行智，能有持咒功能，得證真如故。

（《大正藏》43:154，《中華藏》101:144）

《大乘義章》(隋慧遠撰)卷十一

陀羅尼者，是中國語，此翻為持。念法不失，故名為持。持別不同，一門說四。四名是何？一法陀羅尼，二義陀羅尼，三咒術陀羅尼，四忍陀羅尼。教法名法，於佛教法聞持不忘，名法陀羅尼；聞不忘故，經中亦名聞陀羅尼。二諦名義，於諸法義總持不忘，名義陀羅尼。菩薩依禪能起咒術，為眾除患，第一神驗，名咒術陀羅尼。菩薩依禪備起多用，隨用別論，即有無量陀羅尼門，良以咒術傳益義多，故偏論之。於法實相安住名忍，忍法不失，名忍陀羅尼。忍行成時，能入法界陀羅尼門，成就法界陀羅尼德。

(《大正藏》44:685)

《般若心經祕鍵開門訣》(日本濟暹撰)卷中

《祕藏記》云：諸經中說，陀羅尼，或明，或咒，或密語，或耳唐，如是五其義云何？陀羅尼者，佛放光之中所說也。是故陀羅尼與明其不異。咒者，佛法未來漢地，有世間咒禁能發神驗除災患，與咒禁相似，是故云咒。……

《悉曇字母》釋云：若依《大毘盧遮那經》云，此是文字者，自然道理之所作也。非如來所作，亦非梵天諸天之所作也。非如來所作，亦非梵天諸天之所作，雖有能作者，如來所作不隨喜者，此義也。……

《悉曇字母》釋云：所謂陀羅尼者，梵語也。唐翻云總持者，總攝持者任持言，于一字中總攝無量教義，于一法中任持一切法，于一義中攝持一切法，于一聲中攝藏無量功德，故名無盡藏。又

云：若據密藏義更有約法四種之釋。一者，此一字法能與諸法自作軌持，于一字中任持一切諸法，是名法陀尼。二者，于此一字義中，攝持一切教中義趣，是名義陀羅尼。三者，誦此一字之時，能除內外諸災患，乃至得究竟于示菩提之果，是名咒陀羅尼。四者，若在家、若出家善男善女，于日夜分中，若一時、二時乃至四時觀念誦習此一字時能滅一切妄想，煩惱業障等，頓證得本有菩提之智，是名得陀羅尼。如一字者，自餘一切字義皆含如是義理云云。

（《大正藏》57:46）

《真言宗教時義》（日本安然作）卷三

問：今真言教何物為名？

答：若隨自意語，以一真如為真言教名；若隨他意語，一切諸法當皆是真言教名。

問：一切諸法何等？

答：且如百法家所立八識心王至六無為等，《大般若》所說初從陰入界乃至菩提，此等諸法，名言與事，乃至十界六趣，眾生迷悟，依正名言，皆為文字，悉為真言。是教當體，皆是真言教名。

問：凡真言者是教法，法之名字為真言教名。若爾，諸陀羅尼名自應是真言教名。何以若干諸法為真言教名耶？諸論皆云：名事互為主客，此義應尋思。又《大般若》初從陰入界終至無為皆為增語，唯假施設。今真言是真語、如語、不妄不異之言，何以若干假名及事為真言教名？又十界等迷悟，依正皆非句，凡其名言，隨方假立，何以若干名事皆為文字，亦為真言？

答：今真言者是說真如之言說也，現真如之體相也。真如有不變、隨緣二義，是故說諸法之言說是說隨緣、真如之言說，現諸法之體相是現隨緣、真如之體相。且如言是即真言之名，一切例知；亦色事是即真言之相，一切例知。《攝大乘》說：為欲對治，名義散亂。佛于經中說言一切名、一切義唯假施設，故云名事互為主客，亦云一切諸法皆是增語。今宗意云：名必如實，由不變真如故；實必如名，由隨緣真如故。

又羊太子學文字時，其師唯了梵字一種。其佉僂書、蓮華書等六十四種書太子先知，其師不知，此約世間共知以說。今宗意者，如文字實相義云：

五大皆有響，十界具言語；六塵悉文字，法身是實相。

顯形表等色，內外依正具；法然隨緣有，能迷亦能悟。

故依迷悟依正皆為文字，亦為真言。

（《大正藏》75:420）

（6）十二部經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一

云何比丘為知法耶？謂比丘知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是[①]義。是謂比丘謂知法也。

（《大正藏》1:421，《中華藏》31:300）

《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四十五

① 一本無"是"字。

世尊告曰：比丘，我所說甚多，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比丘，若有族姓子，我所說四句偈：知義，知法，趣法，向法，趣順梵行。

（《大正藏》1:709，《中華藏》31:828）

《佛說七知經》（三國吳支謙譯）

佛告諸比丘：有七法道弟子，現世安隱，和悅多行，精進法觀令習得盡。何謂七法？一知法，二知義，三知時，四知節，五自知，六知眾，七知人。諸比丘何謂知法？謂能解十二部經。一曰文，二曰歌，三曰說，四曰頌，五曰譬喻，六曰本起紀，七曰事解，八曰生傅[①]，九曰廣博，十曰自然，十一曰行，十二曰章句。是為知法。

（《大正藏》1:810，《中華藏》34:1）

《大方等大集經》（北涼曇無讖譯）卷十六

有須法、欲法、樂法之者，於虛空中隨所樂聞，出眾法音悅可耳根。所謂契經、音合偈經、受記經、偈經、結可[②]經、因緣經、雙句經、本生經、勝處經、方等經、未曾有經、大教敕法[③]。須如是等經者，盡出應之。須譬喻者[④]，須那羅等變音者，須巧[⑤]言語音者，須種種雜音者，須甚深音者，須方便淺音者，須如是等音

① 一本“傅”作“傳”

② 一本“可”作“何”。

③ 一本此上“契經……敕法”三十七字作：“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磨、優波提舍。”

④ 一本無“須譬喻者”四字。

⑤ 一本“巧”作“功”。

者，盡出應之。須聲聞乘度者，出四諦法音應之。須緣覺乘度者[1]，出甚深十二因緣法音應之。須大乘度者，出六波羅蜜不退轉法音應之。

（《大正藏》13:109-110，《中華藏》10:203-204）

《成實論》（訶梨跋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一

復次，佛法分別有十二種：一、修多羅；二、祇夜；三、和伽羅那；四、伽陀；五、憂陀那；六、尼陀那；七、阿波陀那；八、伊帝曰多伽；九、闍陀伽；十、鞞佛略；十一、阿浮多達磨；十二、憂波提舍。修多羅者，直說語言。

（《大正藏》32:244，《中華藏》49:9）

《妙法蓮華經玄義》（隋智顗說，灌頂記）卷六上

釋法名者，三世佛法雖多，無量十二部經收罄無不盡，先出達摩鬱多羅，有七種分別：體一，相二，制名三，定名四，差別五，相攝六，料簡七。體一者，經以名味章句為體，經無不然，故體一也。相二者，長行直說，有作偈、讚頌兩種相別。何者？以人情喜樂不同，有好質言，有好美語，故相別有二也。制名三者，修多羅、祇夜、伽陀三部，就字句為名，不就所表；授記等八部，不就所表，又不就字句從事立稱；方廣一部，名從所表。何者？修多羅等三部直說法相，可即名以顯所表。如苦集滅道，依名即顯所表，故就名以為名也。

授記等經所表之法，不可但以言說，要寄事方乃得顯。如授

① 一本"者"上有"之"字。

記經從事為名，止明行因得果道理，理託事彰，事以言辨。如《法華》中與聲聞授記，彰一切皆當得成佛，寄授記以彰所顯，故名授記經。

無問自說經者，聖人說法皆待請問，然亦為眾生作不請之師，故無問自說。又佛法難知，人無能問，若不自說，眾則不知；為說不說，又復不知為說何法，故無問自說。乃所以彰所說甚深，唯證是以寄無問自說，以彰所顯也。

因緣經者，欲明戒法，必因犯彰過，過相彰現，方得立制。此亦託因緣以明所顯也。

譬喻經者，法相微隱，要假近以喻遠，故以言借況寄況，以彰理也。

本事、本生經者，本事說他事，本生說自生。因現事以說往事，託本生以彰所表，名本事經；託本生以彰所行，名本生經也。

未曾有經者，說希奇事。由來未有者，未曾有也；示法有大力，有大利益，託未曾有事以彰所表也。

論義經者，諸部中言義隱覆，往復分別，得明所顯，寄論義以明理也。

故授記等八經從事立稱，方廣一部從所表為名者，方廣之理，雖以名說，而妙出名言；雖寄事以彰，然不可如事而取。故不就名，不就事，就所表以為名也。定名有四：修多羅名線經。經體是名字，而名從況喻。祇夜、偈陀當體為名，授記無問自說，論義等三經體事合目，自餘從事也。差別者，修多羅有九種，經云：從如是至奉行一切名修多羅，是則修多羅名通而體總，皆名為經，故名通。就文字、經體分為十二部，故體總也。第二就總修多羅中，隨事分出十一部，即對十一部餘直說法相者，是別相修多羅。

三者論義經，解釋十一部經，是則十一部為經本，當知論所解釋前十一部，皆是修多羅。又雜心中修多羅品，亦對論以經為修多羅。又如婆修槃馱解提婆百論，論為經本，亦名論為修多羅。又經云：除修多羅，餘四句偈以為偈經。即對四句偈經餘長行說者，是修多羅。又云：祇夜名偈頌修多羅，即對祇夜頌偈所頌即是修多羅也。又如分別三藏以敷置理教為修多羅，對別毗尼阿毗曇也。又如經說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對十二別教以通教為修多羅，是九中初二偈亦是也。偈陀者有四種，如言《法華》有阿門婆等偈、《涅槃》二萬五千偈，是則偈經復是通總。若四句為偈，一字一句得名為經。非一字一句皆名為偈。但以聖言巧妙，章句成就數句為偈，故通得名偈。二除修多羅，餘四句為偈。三偈中重頌者名祇夜，當知不重頌偈，名為偈經。四如修多羅通總，隨事剋分，別為異部，以直說為修多羅，當知偈中亦隨事剋分，若授記、因緣等別為異部，以不隨事直爾偈說名為偈經。祇夜者，名為重頌。頌有三種：一頌意，二頌事，三頌言。頌意者，頌聖意所念法相及事，若頌心所念法相，則名偈陀經。若頌心所念授記等事，則隨事別為異經。頌事謂授記等事，亦隨所頌事別為異經。頌言者，若頌隨事之言，隨事別為異經。若頌直說修多羅者，名為重頌祇夜經也。授記者，果為心期名記，聖言說與名授。授記有二種：若與諸菩薩授佛記別，是大乘中授記；若記近因近果，是小乘中記也。無問自說有二種：一理深意遠，人無能問；二非不可問，但聽者宜聞。佛為不請之師，不請之師，不待問自說也。方廣有二種：一語廣，二理廣。相攝者，就修多羅中出十一部。若偈與直說相對言之，修多羅中得出有九部，但無二偈。偈陀中得出十部，但無直說修多羅也。祇夜中得出九部，

無修多羅，亦無偈經也。……

今標名互有不同，翻譯多異。今依《大智論》標名者，一修多羅，此云法本，亦云契經，亦線經。二祇夜，此云重頌，以偈頌修多羅也。三和伽羅那，此云授記。四伽陀，此云不重頌，亦略言偈耳。四句為頌，如此間詩頌也。五優陀那，此云無問自說。六尼陀那，此云因緣。七阿波陀那，此云譬喻。八伊帝目多伽，此云如是語，亦云本事。九闍陀伽，此云本生。十毗佛略，此云方廣。十一阿浮陀達摩，此云未曾有。十二優波提舍，此云論議。部者，部別各有類從也。經者，外國云修多羅，此云線經。線能貫穿，經能經緯，言能持法如線如經然。《阿毗曇》雜心中說修多羅五義者，乃是彼論師解義，非翻名也。世俗亦對緯名經，而訓經為常，如物經亙始終，始終時別而物無改異，不改異故名之為常。

修多羅者，諸經中直說者，謂四阿含及二百五十戒，出三藏外諸摩訶衍經直說者，皆名修多羅也。

祇夜者，諸經中偈，四、五、七、九言，句多少不定。重頌上者皆名祇夜也。

和伽羅那者，說三乘六趣九道劫數，當得作佛；若後爾所歲，當得聲聞支佛；後爾所歲，當受六趣報：皆名授記。……

伽陀者，一切四言、五言、七、九等偈，不重頌者，皆名伽陀也。

優陀那者，有法佛必應說，而無有問者，佛略開問端，如佛在舍婆提毘舍佉堂上，陰地經行自說優陀那，所謂“無我無我所，是事善哉”，是名優陀那。……

阿波陀那者，與世間相似，柔軟淺語，如大阿含長譬喻，長

阿含大譬喻，億耳二十億耳譬喻等。無量譬喻皆名阿波陀那。

伊帝目多伽有二種：一者結句，言我先許說者，今已說竟；二者更有經名"一目多伽"。……

闍陀伽者，說菩薩本曾為師子，受獼猴寄，攫脅肉貿猴子；與病世作赤目魚，施諸病者；或作飛鳥救於泫溺：如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皆名闍陀伽也。

毘佛略者，所謂摩訶衍般若經、六波羅蜜經、華首、法華、佛本起、因緣雲、法雲、大雲，如是等無量諸經，為得阿耨三菩提，故說此毘佛略也。

阿浮陀達摩者，如佛現種種神力，眾生怪未曾有，放光動地種種異相，皆名阿浮陀達摩也。

優波提舍者，答諸問者，釋其所以廣說諸義，如是等問答解義，皆名優波提舍也。佛自說論義經，迦旃延所解，乃至像法凡夫人如法說者，亦名優波提舍經也。

（《大正藏》33:751-752，《中華藏》93:107-109）

《選擇傳弘決疑》（日本良忠述）卷四

十二部經首題名字者：

一者修多羅，或云修妒路，或云蘇怛纜，此則音隨方不同，翻名亦多，且舉一二：《仁王經》中翻云"法本"，如來言教諸法本故；如《大般若》翻云"契經"，契當深力貫諸法故。此有二種：一者總相《涅槃經》云"始從如是終至奉行，皆修多羅"；二者別相，《雜集論》云"謂以長行綴緝略說所應說義"。

二者祇夜，此云重誦，新云應頌。或云一由長行說義未盡故，二為後來應更頌故也。有四、五、六、七言等偈頌不同也。

三者和伽羅那，或云婆伽那，或云毗伽羅那，此云授記，新云記別。斯有多種，五道三乘授記異故。然授記法佛現微笑，從其面門，放五色光。遇斯光者，惡趣安樂，根闕具足，欲天厭樂，色天厭禪，光照十方，遍作佛事，還繞七匝，從佛足下入記地獄相，膊入記畜生，髀入記鬼，臍入記人，胸入記天，口入記聲聞，眉間入緣覺，頂入是授菩薩無上菩提記相。先相此相，然後阿難等諸弟子發問，如來爾時授記。或云一記弟子死生因果故，二記菩薩當成佛事故。

四者伽陀，此云不誦偈經，新云諷誦。謂孤起偈，一為易誦持故，二為樂偈者故。

五者優陀那，此云無問自說，新直云自說，一為令知而請法故，二為令所化生慇重故。念佛慈悲為不請友，譬如嬰兒不言飲乳，母悲心重自銜乳汁。

六者尼陀那，《法華》等經翻為因緣，謂諸佛語本因緣故；《仁王》等經翻為戒經，依犯因緣一一制故。亦云緣起：一因方說，為重法故；二因事方說，知本末故。

七者阿婆陀那，此云譬喻，一為深智說似令解真故，二為淺識就彼取類誘令信故。

八者伊帝目多伽，或云一目多伽，《法華經》等翻為本事，《智度論》中為如是語，此經則說弟子本事。如佛說偈，不寐夜長，疲極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道，如是等也。然準《涅槃》第十四卷，此部四佛其號改易，鳩留秦佛名甘露鼓，拘那含佛號曰法鏡，迦葉如來稱分別空，釋迦如來稱本事經。或云：一說佛往昔事，二說弟子往事。

九者闍陀伽，此翻本生，說佛本生種種事故。如昔為師子受

獼猴寄，以爪攫脅肉報鷲饑；又于病世變作蘇摩蟲，以肉遍布施，療諸有疾者：如是等類，其非一。或云：本生經，謂說昔受身，一說如來，二說餘者也。問：本生、本事有何差別？答：說昔作事名為本事，語昔受生以為本生。然《九品義》本事限弟子，本生在如來。《圓覺疏》通如來餘者而成其義。

十者毘佛略，此云方廣。唄讚諸菩薩速證菩提，如來所說大乘教通名。其理無二，故名為方；一切包富，故名為廣。《涅槃經》云：所謂大乘經典其義廣大猶如虛空，是名毘佛略。或云：一廣大利樂，二廣陳正法。

十一者阿浮陀達磨，此翻希法或未曾有。如佛示現希奇事時，眾皆起未曾有想，因此為名。《涅槃經》云：如彼菩薩初出生時，無人扶持則行七步，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亦如獼猴手捧蜜器以獻如來；如白頸狗佛邊聽法；如魔波旨變為青牛行瓦鐵間，令諸瓦鐵互相振觸無所傷損；如佛初生入天廟時令彼天相起下禮故：如是等經名未曾有。或云：一德業殊異故，二法體希奇故。

十二者優婆提舍，此云論議。《涅槃經》云：如佛世尊所說諸經，若作議論，分別廣說，辨其相貌，是名優婆提舍。或云：一以理深廣，故論；二以義不了，故論。

大師所判，約此十二。一聲十二相對問答滅罪多少故也。《白蓮記》云：十二部者，通名大乘經典，或《法華》，或《光明》，或《華嚴》，及今經首題等并得言經題。《九品義》云：首題名字者，則修多羅，乃至論議。又釋：首題名字者，諸大乘經首題名也，如言《華嚴》、《妙法華》等。此等經中具十二部，所詮之理極最勝故。一聞首題滅罪生善，能盡輪迴業，速生極樂界。

（《大正藏》83:83-84）

《金剛頂大教王經疏》（日本圓仁撰）卷一

四明十二分，謂以此經十二分收。言十二分教者，分為分類，教者能詮，分類不同，有此十二。其義具如餘處說也。今但標明略配經文：

一修多羅，此云契經，謂契理、契根故。此有通別：通即十二俱名契經，別即長行，此經具有。

二祇夜，此云重頌，亦云應頌。即有二意：一重示後來未聞者故；二重頌長行所未了，故應重述頌。今此經中如別序末偈頌，初十六菩薩五佛四波羅蜜等，即重頌故。

三和伽羅那，此云授記。即有三相：一記菩薩當成佛事，二記弟子死生因果，三記諸法甚深之義。此經可通第三義也。

四者伽陀，此云頌也，即諷頌故。以妙言詞而諷誦故。諷誦謂前未說直以偈明，謂如十六菩薩等，各歎所受智印五言偈等是也。

五優陀那，此云自說。謂不待請，觀機即說；及不待問，顯說自證。如此經云："爾時世尊毘盧遮那如來不久現證乃至一切如來性，于自身加持，即入一切如來普賢摩訶薩埵三摩耶，出生薩埵，加持金剛三摩地，一切如來大乘現證三昧耶，名一切如來心，從自心出縛曰羅薩怛縛。" 顯說自證者是也。

六尼陀那，此云緣起，應彼因緣而說故。即有三相：一因犯制戒，二因事說法，三因請說法。如此經中，為治惡事而說真言，為除罪垢以說密言及授三昧耶戒等，是制戒義也。……

七阿波陀那，此云譬喻。舉喻況彼所說法故。如此經云"與恆河沙等數"，"如來由如胡麻示現，滿於閻浮提"者是也。

八伊帝曰多伽，此云本事。謂除自身說諸弟子本生事故。今此經中令諸弟子放置楊枝奉供花鬘，得知過去所奉諸尊是也。

九闍陀伽，此云本生。自說佛菩薩本生故。如此經中佛自演說本種子生。

十毘佛略，此云方廣。理正云“方”，包含名“廣”。有二種相：一說行菩薩道，二法廣多極高大故。此經圓備。何者？此經一切如來內證之境，一切菩薩秘密之法，故題目云“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又經文云：“爾時世尊不久現證等覺一切如來普賢心，獲得一切如來虛空發生等。”又云：“無盡無餘救濟有情界，一切主宰安樂悅意故，乃至得一切如來平等智神境通無上大乘，見勝最勝悉地果故。”既是內證，亦是大乘，故為方廣。

十一阿浮陀達摩，此云希法，亦云未曾有。謂說諸眾共不共德及餘最勝殊特驚異。如此經云：“復有住正法有情，為一切眾生求一切如來戒定惠最勝悉地方便佛菩提故，久修禪定解脫地等勞倦，彼等入此金剛界大曼荼羅，纔入已，一切如來果尚不難，何況餘悉地類，是即不共德也。”又云：“彼無量如來身，從一一身現無量阿僧祇佛剎，於彼佛剎還說此法理趣。……”

十二優婆提舍，此云論議，問答往復顯真理故。此有二別：謂佛所說，及弟子說。如此經中：十方諸佛驚覺一切義成就，即彼菩薩還問諸佛，諸佛還答菩薩所疑。如是研覈顯現，頓證秘密真理。此即是也。

此十二分應頌、諷頌，是單重別；本生、本事，即師資異。餘分可知。

（《大正藏》61:13-14）

《金剛暎》（唐寶達集）卷上

十二部經，部有二義：一部類義，二部帙義。今取部類，即所說法義類差別有其十二，名十二部也。此濫部帙之義故，大唐三藏法師譯為十二分教。分即於十二不同，教謂能詮。十二通自即帶數釋也。次別名者，隨錄便釋。

一契經者，梵云修多羅，義翻契經也。如下釋題目中廣釋，能契即經持業釋也，或契物之經亦依主釋也。通即十二俱名契經者，如《涅槃經》云："從如是我聞至歡喜奉行，如是一切名修多羅。"別謂長行等者，此雜集論文也。

二應頌者，梵云祇夜，舊名重誦偈。此有二義：一為利益後成之說，應為重頌；二為長行義不了故，應更頌釋。應字（並平聲）或為後成應物之頌，去聲亦得。《瑜伽》、《雜集》并顯兩義，錄中總相說也。故《雜集論》云"即法中或後以頌重頌"（述曰：為後成）。又《不了義經》"應更頌釋"（述曰：此即長行，不了應更頌釋也）。英法師云："應云頌故，唯依主釋。後有釋者，應有彼頌，即有義釋也。"

三記別者，梵云和羅那。記別即經。記別之經，通二釋也：一記大人當成佛事者。如《涅槃》云："何等名為授記經？如為經律如來說時，為諸人天授佛記別。汝阿逸多未來為王名曰穰佉，當於時世而成佛，道號曰彌勒。是名授記經。"二記弟子等者。《雜集論》云："謂於是聖弟子等謝往過去記別，得涅槃，生處無別也。"三記別諸法者。《雜集》云："又了義經說名記別。記別開示深密意故。"

四諷頌者，梵云伽他，舊云不重誦偈。結頌諷誦故名諷頌。唯依主釋。此唯有一相。《顯揚論》云："謂諸經中非長行直說，

然以句結成，或二句乃至六句等，名諷誦經也。”

五自說者，梵云直陀那[1]。自說之經，唯依主釋。此唯有一相。如《涅槃》云：“如來明旦從禪定起，無有人問即自說言：‘比丘當知，一切諸天壽命極長。汝等比丘，善哉為他，不求自利。善哉少欲，善哉知足，善哉寂靜。’”如是諸經無問自說。

六緣起者，梵云尼陀那，亦名因緣。因緣之經，依主釋也。此有三相者。《瑜珈論》云：“謂依有請而說法，法如經說，言世尊一時依鹿子五為諸比丘宣說諸要。……”

七譬喻者，梵云阿波陀耶，釋名可知。《雜集》云：“謂諸經中作以說等也。”

八本事者，梵云希曰多伽[2]。本體即事本，世云事，通二釋也。謂除自身者，除佛自身本生攝故。故《瑜伽》云：“謂除佛本生宣說前際，若人若法諸所有事也。”

九本生者，梵云闍陀伽，本體即生，本世之生，亦通二釋也。此有二相：一說過去受生死身，二說佛過去行難行。行錄中所說，即《顯揚論》文也。

十方廣，梵云毘佛略。西明法師釋云：“理正名方，廣陳名廣。”方理之廣，依主釋也。二法廣多者。《瑜伽論》云：“又復此法廣故、多故、極齊大故、時長遠故，名為方廣。”

十一希法，梵云阿浮陀達磨，舊名未曾有經。希有之法名為希法，依主釋也。謂說八眾者，即佛及比丘等七眾為八也。此出《顯揚論》文故。彼第六云：“未曾有經者，謂諸經中宣說諸佛及諸弟子、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鄔波素迦、

---

① “直陀那”應為“優陀那”之誤。
② “希曰多伽”應為“帝曰多伽”之誤。

鄔波利迦等共不共功德，及餘最勝殊特驚異甚深之法，是為未曾有。"《涅槃》云："如彼菩薩初生之時，無人扶持即行七步，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亦如獼猴手捧聲器以獻如來；如白頭狗佛邊請法；如魔波旬變為青牛……等名未曾有經也。"

十二論議者，梵云優婆提舍。談論□議故名論議。英法師云："論體即議。唯持業釋也。此有二相者：一者佛自說，如錄所釋，即《瑜伽論》文也；二弟子何說。"

（《大正藏》85:58-59）

（7）長行與偈

《無所有菩薩經》（隋闍那崛多等譯）卷一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得梵音？迦陵頻伽聲。若有得聞者，聞已得歡喜。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說法時讚歎，無復毀呰言。不破壞和合，是故得上音。

護四種口過，常說利益言。自過能發路，是故得上音。

螺鼓等音聲，和合眾伎[1]樂。供養諸佛已，是故得上音。

（《大正藏》14:675，《中華藏》23:3）

《月燈三昧經》（北齊那連提耶舍譯）卷七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

[1] 一本"伎"作"技"。

佛言及戒聲，皆同平等相，已說諸音聲，謂下中上音。

平等悉一相，佛能示法教。

（《大正藏》15:591，《中華藏》18:510）

《大智度論》（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三十三

諸經中偈名祇夜。……然後阿難等諸弟子發問：一切偈名祇夜。六[①]句、三句、五句，句多少不定。亦名祇夜，亦名伽陀。

（《大正藏》25:306-307，《中華藏》25:657）

《成實論》（訶梨跋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卷一

祇夜者，以偈頌[②]。修多羅或佛自說或弟子說。問曰：何故以偈頌修多羅？答曰：欲令義理堅固，如以繩貫華，次第堅固；又欲嚴飭言辭，令人喜樂，如以散華，或持貫華，以為莊嚴。又義入偈中，則要略易解。或有眾生樂直言者，有樂偈說；又先直說法後以偈頌，則義明了，令信堅固。又義入偈中，則次第相著，易可讚說[③]。是故說偈。或謂佛法不應造偈似如歌詠，此事不然。法應造偈，所以者何？佛自以偈說諸義故。又如經言：一切世間微妙言辭皆出我法，是故偈頌有微妙語。……

伽陀者，第二部說祇夜。祇夜名偈，偈有二種：一名伽陀，二名路伽路。伽有二種：一順煩惱，二不順煩惱。不順煩惱者，祇夜中說是名伽陀。除二種偈，餘非偈。

（《大正藏》32:244-245，《中華藏》49:9）

① 一本"六"上有"從"字。
② 一本"頌"作"誦"。
③ 一本"讚說"作"讀說"。

《法華義疏》（隋胡吉藏撰）卷二

偈有二種：一首盧偈，凡三十二字，蓋是外國數經之法。數經之法者，莫問長行與偈，但具三十二字，便名一首盧也。二結句偈，要以四句備足，然後為偈。莫問四言乃至七言，必須四句。故《涅槃經》云：四句為偈是名句世。句世者，世間流布以四句為偈也。句世有二種：一伽陀，謂孤起偈，亦名不等頌；二路伽，謂頌長行偈。有人言外國稱衹夜，或名偈夜，今略彼夜字直稱為偈。此間翻為句也、頌也。有人言偈是此間語，以其明義竭盡，故稱為偈也。就文凡有五十四偈，開為二別，前有四偈合頌長行三瑞并及睹瑞，次有五十偈頌光瑞及以睹瑞，所以開為二頌者。初三現瑞於此土，次一現瑞於他方，故開為二頌。

（《大正藏》34:472）

《法華義疏》（隋胡吉藏撰）卷二

問：何故諸經有長行與偈？

答：長行與偈略明十體五例。言十體者，龍樹《十地毗婆沙》云：一者隨國法不同。如震旦有序銘之文，天竺有散華貫華之說也。二者好樂為異。彼論云：或有樂長行，或有樂偈頌，或有樂雜說莊嚴章句者。所好各不同，我隨而不捨。三者取悟非一。或有聞長行不了聞偈便悟，或各聞俱迷，或合聞方解，故雙明之。四者示根有利鈍。利根之人一聞即悟，鈍根不了再說方解。五者欲表諸佛尊重正法。慇懃之至，一言之中而覆再說也。六者使後人於經生信。尋長行不解，或恐經謬，見後偈同前，方知自惑。七者欲易。奪言辭轉勢說法，其猶將息病人故迴變食味也。八者

示意味無量故。長行已明其一而偈頌復顯其二。九者表至人內有無礙之智，外有無方之說，故能卷舒自在散柬適緣也。十者明眾集前後，故有長行與偈，如涅槃所辨。

問:如餘經偈與長行不必皆備,何故此經貫華散華一一相主?

答：適化所宜，已如前說。但此經正反二乘之初，明一乘之始，難信難解，故慇懃再說。又餘大乘經化於菩薩，菩薩利根，但須一說；此經偏為二乘，二乘根鈍，故須重明也。五例者，一者廣略四句。長行廣而偈略，為易持故；長行略而偈廣，為解義故；長行與偈俱廣俱略，為鈍根人重說故，及為後來眾故。二者有無四句。長行有而偈無，長行無而偈有，長行與偈俱有俱無也。問：有無即是廣略，云何復更辨耶？答：有無異廣略也。如長行略而偈中廣，自有長行全無而偈方有也。三者離合四句。長行合而偈離，長行離而偈合，長行與偈俱合俱離也。四者前後四句。長行明義在前，偈明之在後；長行明義在後，而偈辨之在前；長行與偈俱前俱後也。五者質文四句。長行質而偈文，長行文而偈質，俱文俱質。欲以文質相間使聽者心悅也。後五例者乃是易奪言辭，轉勢說法也。用前十體及後五例貫通眾部，非直法華也。

（《大正藏》34:472-473）

《妙法蓮華經玄贊》（唐窺基撰）卷二末

經“於是彌勒”至“大光普照”。贊曰：梵云伽陀，此翻為頌。頌者，美也，歌也。頌中文句極美麗故，歌頌之故。訛略云偈。此祇焰頌，進詮體義，劣於名句；退為所依，不及聲文，故於百法不別建立。然以聲上屈曲為體，即名句文，更無別性。不同小乘頌依於文及文士者，此乃室盧迦三十二字處中頌也。

（《大正藏》34:684，《中華藏》100:376）

《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唐澄觀撰述）

又頌有四種：一數字頌。謂依梵本三十二字以為一頌，不問長行及偈。二伽他頌，此云諷頌，或云直頌。謂不頌長行也。三祇夜頌，此云應頌。謂應重頌長行法也。四嗢陀南頌，此云集施。謂以少言含攝多義云集，用以施人令易受持故云集施。此上三種頌，或七言，或五、四、三言，皆以四句為一頌。今長行合云頌者，依四頌中數字頌說，處會別名如下具說。

（《大正藏》36:711）

《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唐宗密述）上卷之四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解曰：泛論偈頌，總有四種：一名阿耨窣睹婆頌，此不問長行與偈，但數字滿三十二即為一偈；二名伽陀頌，此云諷頌，或名直頌，謂以偈說法，非頌長行；三名祇夜頌，此云應頌；四名蘊馱南頌，此云集施頌，謂以少言攝集多義，施他誦持故為何意，故經多立頌。略有八義：一少字攝多義故；二諸讚歎者多以偈頌故；三為鈍根重說故；四為後來之徒故；五隨意樂故；六易受持故；七增明前說故；八長行未說故。

（《中華藏》92:490-491）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會解》（唐般剌蜜帝等譯）卷九

吳興曰：祇夜云應頌，又云重頌，即頌上長行也。伽陀云諷

頌，亦略云偈，不因長行，但諷美而頌之。二頌合明，故云雜糅精瑩，此指能詮也；妙理清徹，此謂所詮也。

（《中華藏》92:668）

《注大乘入楞伽經》（宋寶臣述）卷一

“爾時羅婆那楞伽王”至“復以歌聲而說頌言”，“世尊於七日住摩竭海中”至“唯願哀納受”：時羅婆那王，上以樂音讚請佛，此復以歌聲說偈請佛者。

（《大正藏》39:435，《中華藏》97:2-3）

《注大乘入楞伽經》（宋寶臣述）卷二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泛論偈頌有四種不同，梵音亦異，仍具八意，不復備引，今此直明其大略：一、但字滿三十二即為一頌。二、諷頌或名直頌，謂以偈說法，不頌長行。三、應頌，重頌長行也。或為鈍根重說，或為後來之徒，或為增明前說。四、集施頌，謂以少言攝集多義，施他頌持故。

（《大正藏》39:448，《中華藏》97:15）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注》（唐宗密述）卷上之一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然偈有二種：一伽陀，此云諷頌，謂孤起偈。今非此也。二祇夜，此云應頌，頌長行也。或為鈍根重說，或為後來之徒，或為增明前說故。今此經偈皆祇夜也。然凡言長行，偈諷相望，有五對之例，謂有無、廣略、離合、先後、隱顯。今經問：目皆長有偈無？答：皆長廣偈略。餘隨相當，對文當知。二正陳。然此段中五偈，但重諷長行，更無

別義。故如次依前四段科之。

（《大正藏》39:536）

《經律異相》（南朝梁僧旻等集）卷十七

佛在舍衛國，有一比丘字槃特，新作出家，稟性闇塞。佛令五百羅漢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知其愚冥。佛愍傷之，即呼著前，授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大正藏》53:91，《中華藏》52:934）

《妙法蓮華經釋文》（日本中算撰）卷上

偈：其憩反。慈恩云："正云伽他。唐云頌者，美也，歌也。文句美麗歌頌之故。若依惠淨不是。梵語者，竭也，盡也，四句圓足，義勢周盡故。"天臺云："長行、偈頌是散華、貫華之說，如此方序後銘也。"

（《大正藏》56:148）

《妙法蓮華經釋文》（日本中算撰）卷上

伽陀：慈恩云："唐云諷誦，非長行以句結成也。"

（《大正藏》56:152）

《金光明最勝王經玄樞》（日本願曉等集）卷五

頌體。莊云：頌法，若長若短，四句成頌。句有五位，謂處中、初句、後句、短句、長句。若八字生名處中句，不長不短故；三十四字生於一句，是四句成字。《路迦頌》經論文字多依此數。若六字[1]生名短句，二十六字以上生名長句。此經梵本或有十七字為一句，或有十五字乃至三字為一句。舊大德不依梵本，四字為句，乃至顯義未了。今三藏順梵本，若長句處勒為七言，短句處五言為句，文有次第，義乃顯了。詔全寫文加云：處中句者，梵云案多掣多，室慮加有三十二字。

（《大正藏》56:589）

《華嚴演義鈔纂釋》（日本湛叡撰）卷三十八

凡長行名散花，以是散說故；偈頌名貫花，或四言，或五言等，文字定數，如貫珠故。但今云淨花者，《注維摩經》第七（僧肇注）佛道品云“布以七淨花”（已上）注云：“什曰：一、戒淨，始終淨也。心淨[2]，三乘制煩惱心、斷結心乃至漏盡心名為心淨。三、見淨，法真性。四、度疑淨。五、分別道淨。善能見是道宜行，非道宜捨，是名分別道淨。六、行斷知見淨。七、涅槃淨也。”

（《大正藏》57:363）

2. 關于教體

（1）佛教以何為體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前後秦失名譯）卷一

① 一本“字”下有“以上生名為初句，二十字以上生名後句六字”十八字。
② 此處有闕字，原應為“二、心淨”。

自歸三寶受三歸法。問曰：三歸以何為性？有論者言：三歸是教無教性。受三歸時，胡跪合掌口說三歸，是名身口教；若淳重心，有身口無教，是謂教無教也。

（《大正藏》23:505，《中華藏》42:827-828）

《妙法蓮華經玄義》（隋智顗說，灌頂記）卷八上

何法是經，舊用三種：一用聲為經，如佛在世，金口演說，但有聲音詮辯，聽者得道，故以聲為經。《大品》云：從善知識所聞也。二用色為經，若佛在世，可以聲為經，今佛去世，紙墨傳持，應用色為經。《大品》云：從經卷中聞。三用法為經，內自思維，心與法合，不由他教，亦非紙墨，但心曉悟，即法為經。故云：修我法者，證乃自知。三塵為經，施於此土。耳識利者，能於聲塵分別取悟，則聲是其經，於餘非經。若意識利者，自能研心思維取決，法是其經，於餘非經。眼識利者，文字詮量而得道理，色是其經，於餘非經。此方用三塵而已。……

聲塵亦如是，或一聲詮一法（云云）。耳根利者，即解聲愛，見因緣，即空，即假，即中。知脣、舌、牙、齒皆不可得，聲即非聲，非聲亦聲，非聲非非聲。聲為教行，義本種種等義，皆如上說，即是通達聲經。香味觸等亦復如是。

（《大正藏》33:776，《中華藏》93:144-146）

《華嚴經探玄記》（唐法藏述）卷一

通論教體，從淺至深，略有十門：一言詮辯體門，二通攝所詮門，三遍該諸法門，四緣起唯心門，五會緣入實門，六理事無礙門，七事融相攝門，八帝網重重門，九海印炳現門，十主伴圓

備門。初中有二：先辯小乘，後顯大乘。前中依薩婆多宗諸德三說：一云但名句文身以為教體。故《發智論》云：十二部經以何為性？答名身、句身、文身，次第住等。一云以聲善故是佛教體，名等無記是教作用。《婆娑論》第一百二十六云：佛教云何？答謂佛語言、詞唱、評論、語音、語路、語表是佛教，乃至說者語業為體。佛語何法？答謂名身、句身、文身，次第行列，次第安布，次第連合，此即總顯佛教作用。解云：評家正義，音聲為體，經部宗亦以音聲為性。故《順正理論》第十四破經部云：汝不應立名句文身，即聲為體。又《無性攝論》破彼云：諸契經句語為自性，不應理故，初是法處，後是聲處。亦又因前二說諸德合取以為教體，餘如彼說。就大乘宗有四句：

初，攝假從實，唯聲為體，以名等依聲屈曲，假立無別體故。《無性攝論》云：依弘誓願立菩薩聲。《雜集論》云：成所引聲謂諸聖說。

二，分假異實，以名等為性故。《唯識論》第二云：若名句等不異聲者，法詞無礙境應無別。

三，假實合辯，亦聲亦名等。《維摩經》云：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十地論》中說者以二事說，聽者以二事聞，謂音聲名字。問：依此宗聲表善惡聲是無記，又名句文是自性無記，何得無記為聖教體？答：若有漏心變可是無記。若佛菩薩後得智說俱是善攝。《十地論》云：依止何事者謂音聲及善字。

四，假實雙泯，非聲非名，以即空故，言即無言故。《維摩》云：文字性離是即解脫。《十地論》中，風喻音聲，畫喻名字。若動樹葉，風及壁上畫是即可取。若空中風及空中畫，皆不可取。大乘聲名當知亦爾，皆不可取以相盡故。

此上四句，為一教體。

（《大正藏》35:117-118）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撰）卷三

教體淺深者，無盡教誨，體性難思。從淺至深，略明十體：一、音聲言語體；二、名、句、文身體；三、通取四法體。上三皆能詮體。四、通攝所詮體；五、諸法顯義體；六、攝境唯心體；七、會緣入實體；八、理事無礙體；九、事事無礙體；十、海印炳現體。十中前五唯體，後五亦體亦性。又前四通小，後六唯大。前七通三乘，後三唯一乘。前八約同教，後二唯別教。就前三中，大小乘中通用四法。一聲、二名、三句、四文，取捨不同，各有三說。

小乘三者。《婆沙》一百二十六云：如是佛教以何為體？一云：應作是說語業為體。謂佛語言[1]、唱辭[2]、評論、語音、語路、語業、語表，是謂佛教。其名、句、文但顯佛教作用，不欲開示佛教自體。《發智論》中亦同此說。二云：名等為體，謂名身、句身、文身次第行例，次第安布，次第連合故。聲但依於展轉因故。謂語起名，名能顯義。評家意取語業為體，《雜心論》同《俱舍》。《俱舍論》云：牟尼說法蘊數有八十千，彼體語或名，此色行蘊攝。謂若語為教體，即色蘊攝；名為教體，即行蘊攝。此乃雙存前二，情無去取，故致或言，《正理論》中意符名等故。彼第三釋前頌竟。又云：詮義如實故名佛教。名能詮義故教是名。由是佛

① 一本“言”下有“詞”字。
② 一本無“辭”字。

教定名為體。舉名為首，以攝句文。《顯宗[①]》第三亦同此說。三者然《俱舍》意，情無去取，若取其雙存，即合四法以為教體。若經部意亦唯取聲。故《正理》十四破彼師云：汝不應立名句文身，即聲為體。

大乘有三，大意同前。一云：攝假從實，以聲為體。離聲無別名、句等故。《深密》第五云：如來言音略有三種：一契經等。既云言音有三，明以聲為教體。《雜集論》云：成所引聲謂諸聖所[②]說。二云：以體從用，名等為體，能詮諸法自性差別。二所依故。故《無性論》破經部云：諸契經句語為自性。不應理故。《成唯識》第二亦破彼云：若名、句、文不異聲者，法辭無礙，境應無別。《唯識》云：此三離聲雖無別體，而假實異，亦不即聲。三云：聲、名、句、文合為其體。由前二說皆有理教[③]，為定量故。《深密》第四云：不可捨於言說文字，而能宣說故。《淨名》云：有以音聲言語文字而作佛事故。《十地論》云：說者以二事說，聽者以二事聞，謂善聲善字故。以余之意，亦應雙取。若就前二有去取者，寧依名等。良以音聲一種，正就佛說容為教體，流傳後代書之竹帛，曾何有聲，豈無教體？書雖是色，亦與名等，為所依故。亦色蘊攝。前《淨名》、《十地》通取四者，但言所用非正顯體。《仁王》云：是名句味諸佛所說故。然大小諸宗，雖通用四法而理不同，謂薩婆多宗四法皆有實體。經部聲有實體，名等是假。若大乘中，或有四皆非實，或有四皆如空，俱不立故。《淨名》云：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十地論》釋空中風相等云：風

① 一本“宗”下有“即”字。
② 一本無“所”字。
③ 一本“理教”作“教理”。

喻音聲，畫喻名字，皆不可取。

（《大正藏》35:518-519，《中華藏》85:506-507）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唐法藏撰）卷一

能詮教體者，略作十門：一能詮門。謂唯以名句文為體，以能詮表所詮故。二歸實門。謂唯以音聲為體，以名等依聲假立無別體故，經云以音聲為佛事故。三具二門。謂聲及名等，要具此二，方成詮表，不相離故。《十地論》云：說者以此二事說，聽者以此二事聞。四俱非門。謂聲名即空俱泯，言即無言，無言之言無寄無住。經云：如來常住不說一字。上四門中，前三通小乘，具四唯大乘。是故四句合為一事，有無俱離可知。

（《大正藏》40:603）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唐法藏撰）

能詮教體者有五門：一隨事門，二遍通門，三歸識門，四同性門，五無礙門。初中有四句：一、或唯以名句文為性，謂以音聲但是所依，非正體故。《唯識論》云：若名等不異聲者，法詞無礙，境應無別。二、或唯以音聲唯性，謂名句等依聲屈曲，假立無體故。《雜集論》云：成所引聲，謂諸聖說。《無性攝論》第一云：依弘誓願，立菩提聲。三、或具二為性，謂以耳意兩識，緣聲處法處二境，方得聞解故。《淨名經》云：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又《十地論》云：說者以二事說，聽者以二事聞，謂音聲名字等。四、或俱非聲名以為其性，謂二事即空故，文字性離故。《淨名經》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十地論》中：文字猶如彩畫虛空，音聲猶如空中風相，俱無所得，

如是說法，即是不說說也。此四句中，別取前三，通于小乘。具此四句，唯在大乘。又此四句合為一教，以無異法故，有無無礙故。

（《大正藏》44:62）

（2）音聲為教體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卷一百二十六

佛教云何？答：謂佛語言、唱詞、評論、語音、語路、語業、語表，是謂佛教。

（《大正藏》27:659，《中華藏》46:150）

《妙法蓮華經文句》（隋智顗說，灌頂記）卷一上

以種種法門宣示於佛道，當知種種聲教。若微[1]若著若權若實，皆為佛道而作筌蹄[2]。大經云：麤言及軟語皆歸第一義，此之謂也。

（《大正藏》34:2，《中華藏》94:2）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唐澄觀述）卷十二

今初語業為體[3]，是標語即聲也，謂佛語言下別顯其相。謂唱號、言詞[4]、評量、論說、言語音者，謂如宮商角徵羽等，亦如西方十四音，即阿上聲也，阿去聲等也[5]。言語路者，言所行處。《瑜

① 一本"微"作"徹"。
② 一本"蹄"作"號"。
③ 一本"體"下有"者"字。
④ 一本"唱號言詞"作"言詞唱號"。
⑤ 一本"聲也阿去聲等也"作"阿長等"。

伽》九十三云：有情增語即是語路。然《瑜伽》釋增語有二義：一云增語是名，名能詮表，增勝於語；二云有說意識，名為增語。今小乘不取於名，正用意識，是語行處亦是脣舌等。言語業者，即有業用，如惡言即為惡業，用佛之善言即善業用。故《梵行品》云：若語是梵行者，梵行則是音聲風息，脣舌喉吻吐納，抑縱高低清濁，此即語音語路。又云：若語業是梵行者，當知[1]梵行則是起居、問訊、略說、廣說、喻說、直說、讚說、毀說、隨俗說、安立說[2]、顯了說，斯即語業。言語表者，表亦是業。然業有表、無表別，故[3]今但云表者，《婆沙》一百二十六亦[4]云：但言[5]語表而非無表者，令他生正解故，耳識所取故。又二識所取，無表唯一[6]故。又三無數劫求此表故。……

如說佛教云何？答：謂佛語言、唱詞[7]、評論、語音、語路、語業、語表，是謂佛教。為答此難，故論有此通爾[8]；亦以此難，但牒前文故。

（《大正藏》36:89-90，《中華藏》86:338）

《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宋知禮述）卷一

二中初生起名居初者，是能詮故；而名是假，必依實法——所謂聲也。由聲屈曲方成名句。推假由實，故論此土音聲佛事，

① 一本無“當知”二字。
② 一本“隨俗說安立說”作“安立說隨俗說”。
③ 一本無“故”字。
④ 一本無“亦”字。
⑤ 一本“言”作“是”。
⑥ 一本“一”下有“取”字。
⑦ 一本“唱詞”作“詞唱”。
⑧ 一本無“爾”字。

然若從佛及善知識。名則因聲；若從經卷，名雖因色，而其色經本集聲教，故從經卷亦云聞名。

（《大正藏》39:15，《中華藏》96:399）

《俱舍論記》（唐普光述）卷十三

言語表業者，語謂言聲，聲能表示內心名表，表有造作名業。語即是表，表即業，故名語表業。言意業者，意謂意識，業即是思，由意起業，故名[①]意業。故《正理》云：何故語表體即語言，身表意業非即身意？以離語言無別聲能表，離身及意有色表思業，故立身業名。從所依語業約自性，意業隨等起，由此於中無相違過。

若依經部釋身業表[②]，身同前解，表以假形為體，謂形相續能表示內心。此表即於色上假立，業謂運動身思。業依身門，能起表，故名身表業。言語表業者，語謂[③]音聲，表以音聲為體，謂聲相續能表示內心，此表即於聲上假立。業謂發語思業，依語門能起表，故名語表業。意業同前。

（《大正藏》41:205）

《成唯識論述記》（唐窺基撰）卷一末

待緣顯者，聲顯也。待緣發者，聲生也[④]。發是生義，聲皆是常。然有時聞及不聞者，待緣詮[⑤]故，方乃顯發。此有二類：一計

① 一本"名"作"言"。
② "業表"，疑應作"表業"。
③ 一本"語謂"作"謂語"。
④ 一本"也"作"九"。
⑤ 一本"詮"作"助"。

常聲如薩婆多[1]無為，於一一物上有一常聲，由尋伺等所發音顯，此音響是無常；二計一切物上，共一常聲，由尋伺等所發音顯，音亦無常，如大乘真如萬法共故。唯此常者是能詮聲，其音但是顯聲之緣，非能詮體。此[2]通破聲顯、聲生、計內、計外、全分、一分。如《因明疏》敘，今不繁述。今破計一切，少分亦自[3]破，或少分一切攝諸計盡。……

聲性即是所發音響聲之體，故今總言非常聲體。若破所發音聲，言非常聲。若破聲性，言非常聲體。聲及聲性合名聲體。若但言非常聲，他以聲性例所發音為不定過。若言非聲，即違自宗，故但總言非常聲體。又簡真如，雖待緣顯，非常聲體故。因云：待眾緣者，若言待緣顯，即聲顯成，自生俱不成；若言待緣生，即自生成，顯不成。

（《大正藏》43:262-263，《中華藏》99:2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澄觀述）卷三

佛教以為體？一云應作是說，語業為體。

（《中華藏》90:575）

（3）文字為教體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宋子璿錄）卷二

或曰：諸家所出教體，皆取聲、名、句、文，或通取所詮之法，今何單取文字耶？由是疏云：文字即含聲、名、句、文，此

① 一本"多"後有"擇滅"二字。
② 一本"此"前多一"然"字。
③ 一本"自"作"同"。

明具四法也。聲即言音，名、句、文三即聲上屈曲表示。名詮諸法自性，句詮諸法差別，文即是字，為二所依也。問：四法之中文字最居其末，云何攝聲等法耶？答：所以能攝者有二意：一、能顯文字有其三處。謂心上顯，即意識境；聲上顯，即耳識境；色上顯，即眼識境。今取初者，故能攝之。二、有聲未必有名、句、文，有文則必有聲、名、句。前前未必有後後，後後必有於前前，如苗必有根，根未必有苗也。以是義故，故攝聲等文字性空。下明攝所詮理也，謂依於般若，顯乎文字。文字本空，即是般若，無別文字體也。然有二意，一體屬緣生，無自體故；二非別有一法為文字體故。此皆意顯般若是文字體也，其猶鎔金成像即是金也。疏故皆下三總結含攝之義。如上所明，能所總該故。言理無不盡，此乃文字則該能詮盡，般若則該所詮盡。詮旨既備，故云統為教體。

（《大正藏》33:182-183，《中華藏》97:174-175）

《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宋元照述）卷上

問曰：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今觀佛境豈非色見聲求耶？答曰：三十二相，猶皎月落于百川；四辨八音，若清響發於幽谷。然有披潭捉月，入谷尋聲，不了性空，故不見佛。達士不爾，了色非色，何妨端想於聖容；達聲非聲，豈礙側聞於妙法？故《華嚴》云：色相不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覩茲妙論，寧復疑乎？

（《大正藏》37:281-282）

《成唯識論述記》（唐窺基撰）卷一

明論體者，依《瑜伽論》攝釋分初第八十一說，經體有二：一文，二義。文是所依義，即能依，由能詮文義得顯故。……《十地論》說：說者聽者俱以二事：一者聲，二善字。《能斷金剛般[1]若論》說：我法唯善，汝唯無記。此論第二云：法辭二無礙解，境有差別，法緣名等，辭緣於聲。又《解深密經》及《瑜伽》七十八說：第九地斷二種愚：一於無量所說無量名句字，陀羅尼自在愚下。此論第九云：無量名句字，是法無礙解。又此論及佛地云：十八界通無漏善，故為教體於理無違。

（《大正藏》43:230，《中華藏》99:3-4）

《圓覺經略疏之鈔》（唐宗密鈔）卷七

以文為解者，清涼云：乖實非器。謂如言取義，超情至理，法不入心。故《十地論》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一、不正信；二、退勇猛；三、誑他；四、謗佛；五、輕法。

（《中華藏》92:248）

（4）聲文相資為體

《妙法蓮華經文句》（隋智顗說，灌頂記）卷三下

如來能善分別，巧說諸法者，即舉權也。言辭柔軟，悅可眾心者，舉實也。何以得知？上見他土說頓云：“其聲清淨，出柔軟音。”下身子領解云：“聞佛柔軟音，深遠甚微妙。”據前後兩文，知是舉實智也。……如是體者，三乘之教八音章句各各有體，菩薩教以六度為體。

---

① 一本“般”作“波”。

（《大正藏》34:41-42，《中華藏》94:61）

《圓覺經略疏之鈔》（唐宗密鈔略）卷八

能詮體者，通明諸佛教法乃至此經，以何為體而能詮得無量事理等義。……

聲、名、句、文者，聲是教主，言、音、名、句、文是聲上屈曲詮表。然大小乘宗各有三說：一、唯以聲為體；二、唯名、句、文；三、通取四法。今用通取也。言音者，謂佛唱辭、評論、語音（宮商等）、語路（語所行處）、語業（語用）、語表（令他生解）是也。名者，次第行列也，詮一切法自性（如云"碗"，未詮金碗、銀碗等別也）。句者，次第安布也，詮法差別。文者，次第聯合也，與名句為所依故。

體用假實相資者，聲音是體，聲上名句文屈曲詮表是用。又聲是色法，中收是為實法（就世俗言實也）。名句文是不相應行，中收非色非心，但約色心分位假立，是為假法。由前第一家說云：唯聲為體，其名句文但顯佛教作用，非佛教體（小乘中文）。離聲無別名等，攝假從實故（大乘中文）。第二家云：聲是所依，非正教體，但展轉因故謂語起名等，名等方能顯義（小乘中文也。言展轉者，如世上人父但生子，子方生孫，聲如父名，如子所顯義，如孫故偏取親，依為教體）。此三離聲雖無別體，而假實異，亦不即聲。今以體從用，故取名等（大乘中文也。謂假雖依實，而不即實，即知是假，名等能詮，非實聲能詮也）。由上二義互有得失，故今取第三通收之義。故云相資。相資者，若無其體約何發用？若無其用如何詮表？是非得失，若攝假從實，但取聲者，如人泛然發聲，或吟或叫不吐辭句，何所表顯？說得何事？若無聲者，

名等何依？故云相資也。

（《中華藏》92:251-252）

《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唐宗密述）上卷之二

能詮體性者，略作四門：一隨相門，於中有五（五中前三通大小乘，取捨不同，各為一說）：

一、音聲為體。諸佛唱（唱號）、詞（言詞）、評（評量）、論（論說）、語音（宮商等）、語路（語所行處）、語業（語用）、語表（令他生解），是謂佛教。其名句文但顯佛教作用，非佛教體。離聲無別名等，攝假從實故。

二、名句文。謂次第行列、次第安布、次第聯合，能詮諸法自性差別，二所依故。聲是所依，非正教體，但展轉因故，謂語起（名等名等）方能顯義。此三離聲，雖無別體而假實異，亦不即聲，今以體從用，故取名等。

三、雙取為體。由前二說皆有教理，為定量故。《俱舍》云：牟尼說法，蘊數有八十千，彼體語或名此，色行蘊攝即雙存也。故《十地經》有空中風畫之喻。《本論》釋云：風喻言音，畫喻文字。清涼云：以余之意亦應雙取。若就前二有去取者，寧依名等。良以音聲，正就佛說容為教體；流傳後代，書之竹帛，曾何有聲？豈無教體？書是色法，亦與名等為所依故（色聲俱是色法，皆實也）。

（《中華藏》92:463-464）

《起信論疏筆削記》（宋子璿錄）卷三

能詮教體者，通明諸佛教法，乃至此論。以何為體，而能詮

顯無量事理？今且略以四門解釋。

二別釋有四。初隨相者，謂約六塵境相以出體故。名、句、文者，即聲上屈曲詮表，是假非實，屬不相應行所攝。故論云：一名二名多名，是曰名身；一句二句多句，名曰名身；一字二字多字，名曰文身。能詮諸法自性者，名也。名是能詮諸法自性，是所詮如言色、言心、言水火等，各各詮表法自性故。差別者，句也。句是能詮，諸法差別是所詮，如言形色、顯色、真心、妄心等。諸法例然。一一法中揀令別故。二所依者文也。二即名句。文即是字，以此通為名句。二法所依止故。由是名則次第行列，句則次第安布，文則次第連合，此等親能詮表義理，由是取之以為教體。

或唯下二唯音聲，以聲是教主，言音謂佛唱詞、評論、語音、語路、語業、語表，故云音聲。離聲下釋以名句。文三雖親能詮表義理，但是聲上屈曲之相，從假建立，無有自體。聲是色法，色法是實。名等是不相應行，非色非心但約色心，分位假立。由是實，外無假，所以攝假從實。但取聲為教體，故曰離聲無別名等。《婆沙論》云：佛教以語業為體。

假實下三通四法也，如上兩說，各有理教為定量，故不可偏取，今悉收之。以唯音聲則不能詮義，唯名、句、文則別無自體。四法皆取，始為教體。如水與動，方能運舟，於此二中不可趣[①]一。如人汎然發聲不吐詞句，何所詮表。若無聲者，名等何依。故今雙取也。故《俱舍》云：牟尼說法蘊數有八十千，彼體（教體）、語（音聲）或名（名句）此色（音聲）行（名句）蘊攝。

① 一本“趣”作“超”。

又遍於下四遍一切也。一切雖多，不出六塵境界，但能生於物解，即為教體，豈獨在於聲名句文？故《淨名》云：有以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衣服臥具，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眾生謂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楞伽》云：大慧，非一切佛土言語說法。有佛國土直視不瞬，口無言說，乃至有佛國土動身名說法等。且香積世界餐香飯而三昧顯，極樂國土聽風柯而正念成。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既語默視瞬皆說，則見聞覺知盡聽。苟能得法契神，何必要因言說。如《楞嚴經》二十五聖，於十八界七大性，各從一門而得圓通。此中六塵猶且約境。餘者例知。天台云：手不執卷常是讀經。口無言聲遍誦眾典。佛不說法常聞梵音。心不思惟遍照法界，皆此義也。

（《大正藏》44:310-311，《中華藏》92:833-834）

3. 聲處與聲入

（1）關于聲

《法華玄論》（隋胡吉藏撰）卷十

問：今文但言觀世音耳，何處有三觀？

答：《觀音受記經》出觀音所解，具三觀音也。又論云：因緣所生法，即是空，即是中道者，明世間音聲即是因緣，即空，即中道。故具得三觀也。所言世音者，世有三種：一者眾生世間，二者五陰世間，三者國土世間。眾生世間者，謂之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眾法中生，故云眾生。五陰世間，謂能成眾生之法，即是色之與心。三國土世間即是色法為體，謂國土風俗。今菩薩正觀眾生世間，但五陰能成眾生，國土是眾生所託，不得相離，故總

名世間也。世音者，世間語通，音是世間中之別。子夏《毛詩序》云："以聲成文謂之音。"尋大小經論，明音與聲不異。《雜心界品》云聲有三種：一因受四大聲，謂有情物聲；二因不受四大聲，謂外物如鐘鈴等聲；三因俱聲，如人吹管等聲。此則但解聲不明音，故知音與聲不異也。《成實論》云"如人欲聽鐘鈴等聲，則以耳就鈴"，此品云"即時觀其音聲"，化城品云"迦陵頻伽聲"：如是等皆明音不異聲。普者，上明觀其聲未必周普，故今明普門。普以周普為義，但普有二種：一心普，二事普。凡夫二乘俱無二普，始行菩薩心雖周普而事不普，觀音心事俱普，大悲欲普拔眾眾苦，大慈欲普與物樂，謂心普也。外現一切身說一切聲，謂事普也。門者以心事二普為法門，故云門。又令眾生悟入能通正道，故名為門。

（《大正藏》34:448）

《法華義疏》（隋胡吉藏撰）卷十二

所言觀世音者。觀是能觀之智，世音是所觀之境，境智合題，名觀世音也。觀具三觀，境備三境。境備三境者，眾生發聲，因咽、喉、舌、齒和合有聲，謂因緣聲，名為世諦；因緣所生法，即是寂滅性，稱為真諦；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即是非俗非真中道第一義諦：故此一音聲具足三諦。菩薩觀此三諦，即三種觀也。二者觀是菩薩之應，世音是眾生口業之感，感應具題，故立觀世音也。問云：何名世音耶？答：三種世間中正是眾生世間也。外書云：以聲成文謂之為音。佛法不分音與聲異，如《雜心》云聲有三種：一因受四大聲，謂眾生音聲；二因不受四大聲，謂非眾生聲；三因俱聲，如人與外物合共出聲，謂打鐘等。三種聲

中可通餘二也。所言普門者，普以周普為義，門是開通無滯之名。又門是法門，如《華嚴》云：觀音住大慈法門，又能通道令物悟入，故稱為門。普義有三：一他心普，謂不慮而知，照窮法界；二神通普，謂不動而應，十方現前；三說法普，無言可陳，而聲教彌八極也。

（《大正藏》34:624）

《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唐一行記）卷二

經云"聲非聲"者，聲即是聲論外道。若聲顯者計，聲體本有，待緣顯之，體性常住；若聲生者計，聲本生，待緣生之，生已常住；彼中復自分異計：如餘處廣釋，非聲者，與前計有異，彼計聲是遍常，此宗悉撥為無，墮在無善惡法，亦無聲字處，以此為實也。

（《大正藏》39:594）

《瑜伽師地論略纂》（唐窺基撰）卷一

聲有四文，第三所緣有六：一出體，二差別，三明同異，四好惡異，五名異，六顯耳等境。俳戲叫者，散樂行主之叫聲也。因俱聲者，二具四大聲一聲故，依之有名造故。香味觸分段，如聲可知。

（《大正藏》43:6）

《孔雀王經音義》（日本觀靜撰）卷上

聲論。內外風氣，才發必響，名曰聲也。響必由聲，聲則響之本也。聲不虛，必表物名，號曰字也。名必昭體，名之實相，

聲字實相：三種區別名義。又四大相觸，音響必應，名聲也。五音八音，七例八轉，皆悉待聲起；聲之詮名，必由文字；文字起，本之六塵。故頌曰：

五大皆有響，十界具言語，六塵悉文字，法身是實相。

五大者：一地大，二水大，三火大，四風大，五空大。此五大具顯、密二義。顯五大者，如常釋；密五大者，五字五佛及海會諸尊是也。此內外五大，悉具聲響，一切音聲，不離五大，五大即是聲之本體，音響皆用，故曰五大皆有響。

次"十界具言語"者。謂十界者：一一切佛界，二一切菩薩界，三一切緣覺界，四一切聲聞界，五一切天界，六一切人界，七一切阿修羅界，八一切傍生界，九一切餓鬼界，十一切地獄界。自外種種界等，攝天鬼及傍生趣中盡。《花嚴》及《金剛理趣釋經》有十界文。此十界相有言語，皆有聲起。聲有長短，高下音韻屈曲，此名文；文由名字，名字待文。故諸訓釋者云：文即字者，蓋取其不離相待耳，此則內聲文字也。此文字且有十別，上文十界差別是。此十種文字真妄云何？若約豎淺深釋，則九界妄也；佛界文字真實。故經云：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此五種言，梵云曼陀羅。此一言中具五種差別，故龍樹名祕密語。此祕密語，則名真言也。譯者取五中一種翻耳。此真言詮何物？能呼諸法實相，不謬不妄，故名真言。其真言云何呼諸法名？雖云真言，無量差別，極彼根源，不出大日尊海印三昧真言。彼真言王云何？《金剛頂》及《大日經》所說字輪字母等是也。……

若知實義，名真言；不知根源，名妄語。妄語則長夜受苦，真言則拔苦與樂，譬如藥毒迷悟損益不同。經云：

佛身不思議，國土悉在中。

又：

一毛示現多刹海，一一毛現悉亦然，如此普周于法界。

又：

一毛孔内難思刹，等微塵數種種住。
一一皆有遍照尊，在衆會中宣妙法。
于一塵中大小刹，種種差別如塵數。
一切國土所有塵，一一塵中佛皆入。

（《大正藏》61:756）

（2）聲處：聲之存在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大目乾連造，唐玄奘譯）卷十

云何聲處？謂聲為耳已正當聞，及彼同分，是名聲處。又聲為耳增上發耳識已，正當了別，及彼同分，是名聲處。又聲于耳已，正當礙及彼同分，是名聲處。又聲為耳已正當行，及彼同分，是名聲處。如是過去、未來、現在諸所有聲，名為聲處，亦名所知乃至所等證。此復云何？謂四大種所造，象聲、馬聲、車聲、步聲、蠡[①]聲、鈴聲、大小鼓聲、歌聲、詠聲、讚聲、梵聲，及四大種互相觸聲。於晝夜分語言音聲及餘所有耳根所聞，耳識所了，所有名號，異語增語，想等想，施設言說，謂名聲、名聲界、名聲處、名彼岸。如是聲處，是外聲攝。

（《大正藏》26:500，《中華藏》43:601）

① 一本“蠡”作“螺”。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卷十三

聲處有八種，謂執受大種因聲、非執受大種因聲。此各有二，謂有情名聲、非有情名聲。此復各有可意、不可意別故，成八種。有作是說執受大種因聲、非執受大種因聲，各有可意、不可意，別有情數大種因聲、非有情數大種因聲，亦各有可意、不可意別故，成八種。

問：為緣一聲生於耳識，為緣多聲生耳識耶？

答：緣一聲生耳識者，云何一時聞五樂聲及一時聞多人誦聲？若聞多聲生耳識者，則一耳識有多了性乃至廣說有說，但緣一聲生於耳識。

問：云何一時聞於五樂及多人誦聲？

答：多聲和合共生一聲。聞一聲時言聞多聲。尊者世友說曰：非一耳識頓取多聲，生速疾故。非俱謂俱乃至廣說有說亦緣多聲生一耳識。問[①]應一耳識有多了性乃至廣說。答若別分別，則緣一聲生一耳識；若不別分別，則緣多聲生一耳識。大德說曰：若不明了取聲差別，則緣多聲亦生一識，如聞軍眾喧雜之聲。

（《大正藏》27:64，《中華藏》45:109）

《阿毘達磨俱舍論》（世親造，唐玄奘譯）卷一

已說色處，當說聲處。聲唯八種，謂有執受或無執受，大種為因，及有情名、非有情名，差別為四。此复可意及不可意差別成八。執受大種為因聲者，謂言、手等所發音聲；風、林、河等

① 一本“問”作“聞”。

所發音聲，名無執受大種為因。有情名聲，謂語表業，餘聲則是非有情名。有說：有聲通有執受及無執受大種為因，如手鼓等合所生聲，如不許一顯色极微二四大造，聲亦應爾。

（《大正藏》29:2,《中華藏》47:3）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婆藪盤豆造，南朝陳真諦譯）卷一

偈曰：聲塵有八種。釋曰：有執依、非執依四大為因，有眾生名、非眾生名，是名四聲。此聲有可愛、非可愛差別，故成八種。此中有執依為因者，謂言手等聲；非執依為因者，謂風、樹、浪等聲；有眾生名者，謂有義言聲；異此為非眾生名聲[1]。有餘師說：有別聲、有執依、非執依[2]四大為因，謂手鼓合生。譬如一顯[3]色鄰虛不許依二四大生，此聲亦應爾。

（《大正藏》29:163,《中華藏》46:758）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眾賢造，唐玄奘譯）卷一

已說色處，當說聲處。能有呼召，故名為聲；或唯音響說之為聲。善逝聖教咸作是言：聲是耳根所取境界，是四大種所造色性。此聲八種：謂有執受或無執受，大種為因；及有情數、非有情數，差別為四；此復可意及不可意，差別成八。執受大種，謂現在世有情數攝長養等、流異數地等；與此相違，名無執受。此中執受大種為因聲有二種：謂有情類加行所生，及餘不待加行所起。其有情類加行所生復有二種：一者手等加行所生，二者語表

① 一本“名”下無“聲”字。
② 一本無“依”字。
③ 一本“顯”作“頭”。

業為自性。此語表業復有二種：謂依名起，及不待名。依名起者復有二種：一者有記，二者無記。不待名者二種亦然，是有執受大種為因聲相差別。其無執受大種為因聲亦二種：一者有情加行所起，二者諸界擾動所生。初謂螺、貝、鍾、鼓等聲，後謂風、林、河等所發。有情數者，語、手等聲，餘聲即是非有情數。如是諸聲[①]聞生悅者，名可意聲；與此相違，名不可意。八中唯有初二應理，以有情數非有情數，即有執受及無執受大種為因聲所攝，故於色等中亦應可說可意等異。何獨在聲？色等亦應說有執受及無執受大種為因，理實應說，然由聲處自性難知，故但就因說有二種；色等不爾，是故不說。本論所攝聲相無異，故不應立。

（《大正藏》29:334，《中華藏》47:280-281）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眾賢造，唐玄奘譯）卷二

已說色處，當說聲處。能有呼召，故名為聲；或唯音響說之為聲。善逝聖教咸作是說：聲是耳根所取境界，是四大種所造色性。此聲二種：謂有執受，或無執受，大種為因。執受大種，謂現有情長養等、流異數地等；與此相違，名無執受。由此所發為二種聲，色等亦應作如是說。然由聲處自性難知，故但就因說有二種：無一聲性以有執受，及無執受大種為因。

（《大正藏》29:781,《中華藏》48:102-103）

《成實論》（訶梨跋摩造，鳩摩羅什譯）卷五

問曰：何故不說因聲成大？

① 一本"諸聲"作"語聲"。

答曰：聲離色等，色等不相離，是故不說。又聲不如色等常相續故，又亦不與色等俱生，又與色等生異。所以者何？色等相生，漸以根芽[①]，次第而有，聲不如是。又聲從物得名，如說瓶聲，不言瓶中聲。又人[②]或言見瓶，或言見瓶色，初不言聞瓶，但言聞瓶聲。又眾生昔殖靜寂業故，若萬物皆常有聲，則無時暫靜。是故聲非成諸大因。

問曰：物皆有聲。何以知之？振則聲發，諸大常相振故。一切盡應有聲？

答曰：非萬物相振皆是[③]聲因。所以者何？眼見二指相振不能生聲。

問曰：是中生聲微，故不知。

答曰：不生乃至微聲，亦不聞。故若言有聲，則無現信。他人亦可言水中有香[④]，細故不聞；火中有味，風中空中皆有色等；而實無。故非一切相振盡能生聲。

問曰：俗中常言聲是空之求那。今何以知之？從四大生。

答曰：今現見聲從四大生，我等信[⑤]現見故。又言鍾聲鼓聲，故知是鍾鼓聲。又以四大異，故聲有差別，如鍾鼓聲異。又擊銅器則聲動俱有，捉則俱止，當知器動聲亦如是。又將欲為聲，必備四大質像，故知聲從大生。又業因緣故。聲有差別，如眾生聲或麤或妙，不應以業緣故生空求那是故非也。又因相故。因相者，隨法以何故有即名為因，如是因大有聲，無則無聲。如有火則熱

① 一本“芽”作“牙”。
② 一本無“人”字。
③ 一本“是”作“有”。
④ 一本“香”作“聲”。
⑤ 一本“信”作“先”。

無火無熱，當知從火有熱。從大生聲，亦復如是。如有虛空熱，虛空猶在而熱或無。當知空非熱因，聲亦如是。如有虛空有聲，虛空猶在而或無聲。故知非因。又聲是虛空求那，此無可信現。事中初不見聲因，於空亦無比，知是中以何為比。又經書中亦多相違。如是無一可信，故知不然。

（《大正藏》32:273，《中華藏》49:62-63）

《俱舍論記》（唐普光述）卷一末

所聞名聲差別有八：一有執受大種為因有情，名可意聲；二有執受大種為因有情，名不可意聲；三有執受大種為因非有情，名可意聲；四有執受大種為因非有情，名不可意聲。無執受大種為因亦有四種，准此應釋，故《婆沙》十三云：聲處有八種，謂執受大種[①]因聲、非執受大種[②]因聲；此各有二，謂有情名聲、非有情名聲；此復[③]各有可意、不可意別：故成八種。問無執受中，如何得有有情名聲？答如《入阿毘達摩論第一》云，聲有二種，謂有執受及無執受。大種為因有差別故，隨[④]自體者名有執受，是有覺受義；與此相違名無執受。前所生者名有執受大種為因，謂手語[⑤]等聲；後所生者名無執受大種為因，謂風林河等聲。此有情名、非有情名差別為四，謂前聲中語聲名有情名聲，餘聲名非有情名聲；後聲中[⑥]化語聲名有情名聲，餘聲名非有情名聲；此復可

① 一本“種”下有“為”字，下同。
② 一本“種”作“執”。
③ 一本“復”作“亦”。
④ 一本“隨”作“墮”。
⑤ 一本“手語”作“語手”。
⑥ 一本無“中”字。

意及不可意差別成八。

（《大正藏》41:18）

《俱舍論疏》卷第一，沙門法寶撰

《入阿毘達磨》第一云：聲有二種，謂有執受及無執受，大種為因，有差別故。墮自體者名有執受（自體者，自身也），是有覺受義；與此相違名無執受。前所生者名有執受，大種為因，謂手、語等聲；後所生者名無執受，大種為因，謂風、林等聲。此有情名、非有情名差別為四，謂前聲中，語聲名有情名聲，餘聲名非有情名聲；後聲中，化語聲名有情名聲，餘聲名非有情名聲。

（《大正藏》41:479）

《俱舍論頌疏論本》（唐圓暉述）卷一

聲唯有八種者：一有執受大種，為因有情，名可意聲；二有執受大種，為因有情，名不可意聲；三有執受大種，為因非有情，名可意聲；四有執受大種，為因非有情，名不可意聲；五無執受大種，為因有情，名可意聲；六無執受大種，為因有情，名不可意聲；七無執受大種，為因非有情，名可意聲；八無執受大種，為因非有情，名不可意聲。有情身中，所發音聲，名有執受，謂言、手等也。就中語業名有情名，能詮表[①]故。拍手等聲名非有情名，不能詮表故。風、林、河等所發音聲，名無執受大種為因。無執受中有情名者，謂化人語聲。此化人身，雖無執受，能詮表故。稱有情名，餘義易知。

---

① 一本“表”作“標”。

（《大正藏》41:820）

（3）聲入：聲之所依

《阿毗曇毗婆沙論》（迦旃延子造，五百羅漢釋，北涼浮陀跋摩等譯）卷八

聲入有八種：有內大因聲，有外大因聲。內大因聲有兩種：有適意、不適意。外大因聲亦如是，有衆生數，有非衆生數。衆生數有二種：適意、不適意。非衆生數亦如是：為緣一聲，能生耳識；為緣多聲，能生耳識。若但緣一聲能生耳識者，如令一時能聞五樂聲，亦聞多人誦聲。若緣多聲生耳識者，云何不有二心乃至廣說？答曰：應作是說，緣一聲生耳識。問曰：若然者，不於一時聞五樂聲及多人誦聲耶？答曰：五樂聲多人誦聲同是一聲，能生耳識。復有說者，若諸聲聚集，則緣多聲能生一識；若聲別異，則緣一聲而生一識。

（《大正藏》28:52，《中華藏》44:355）

《舍利佛阿毘曇論》（後秦曇摩耶舍等譯）卷一

云何聲入？聲界是名聲入。云何聲入？若色不可見有對，耳識所知，是名聲入。云何聲入？若聲入業法，煩惱所生，報我分攝身：好聲、非好聲、衆妙聲、非衆妙聲、軟[①]聲、非軟聲；若善心、不善心、無記心所起集聲、音[②]、句、言、語、口教；若外聲耳識所知貝聲、大鼓聲、小鼓聲、箏聲、箜篌聲、銅鈸聲、舞聲、歌聲、伎樂聲、悲聲、男聲、女聲、人聲、非人聲、衆生聲、非

① 一本“軟”作“濡”，下同。
② 一本“音”作“言”。

衆生聲、去聲、來聲、相觸聲、風聲、雨聲、水聲、諸大相觸聲及餘外聲：耳識所知，是名聲入。

（《大正藏》28:526，《中華藏》49:488）

《雜阿毘曇心論》（法救造，南朝宋僧伽跋摩等譯）卷一

聲入者三種：謂因受四大聲，因不受四大聲，因俱聲。因受四大者，謂咽、喉、脣、舌因緣發聲；因不受四大者，謂風、鈴、樹等因緣發聲；因俱聲者，謂擊鼓、吹貝[1]因緣發聲。彼聲一一有二種，謂可意不可意。

（《大正藏》28:872）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衆賢造，唐玄奘譯）卷二三

如是已明像連質起，死生處隔，同喻不成。由此亦遮響聲為喻，以聲與彼谷等中間有物相續，傳生響故，謂本發聲。所依大種，傳生妙大種，遍至谷等中所在；擊生似本聲響，中間雖有聲響相續，或散微故，而不可聞。若於中間觸山谷等，即便聚積，亦可得聞。云何知然，異時聞故。謂諸聽者，先聞本聲，於後方聞聲所發響。若謂無間剎那聞者，二剎那前後難了知故。應起增上慢，謂一時聞[2]，而不謂然。知聲相續中間淹滯，覺異時聞，由如是聲相續展轉，至於谷等方擊響生，彌更證成，定有中有，豈不汝宗，亦定不許諸聲相續轉入耳聞。如何言聲相續展轉，遇緣發響，異時方聞？汝責不然，我不遮故。謂聲相續轉，非我所遮，唯轉入耳聞，非我所許。諸有大種，發聲緣處，展轉相擊，皆有

① 一本“貝”下有“等”字。
② 一本“聞”作“間”。

聲生。在可聞緣聲方可取，於中先取本質處聲，於後乃聞異處生響，無同外道至根聞過，非聲相續轉入耳聞。以有先聞質處聲已，後時異質。及離耳根，更於別處聞所發響。若唯能取逼耳生聲，應不遙聞異方聲響，故非相續轉入耳聞，亦非諸聲無相續轉。遙聞聲響，方所別故，聲響異時異處聞故，由此中有定有義成。有餘師言：風等緣合有差別，故聲展轉至，及不離質二[1]，皆可聞是。

（《大正藏》29:473）

《瑜伽師地論》（彌勒說，唐玄奘譯）卷一

云何耳識自性？謂依耳了別聲；彼所依者俱有依，謂耳等無間依，謂意種子依，謂一切種子阿賴耶識。耳謂四大種所造。耳識所依淨色，無見有對，意及種子如前分別。彼所緣者謂聲，無見有對。此復多種，如螺貝聲、大小聲、鼓聲、舞聲、歌聲、諸音樂聲、俳戲叫聲、女聲、男聲、風林等聲、明了聲、不明了聲、有義聲、無義聲、下中上聲、江河等聲、鬥諍諠雜[2]聲、受持演說聲、論義決擇聲，如是等類有眾多聲。此略三種，謂因執受大種聲，因不執受大種聲，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初唯內緣聲，次唯外緣聲，後內外緣聲。此復三種：唯可意聲、不可意聲、俱相違聲。又復聲者，謂鳴音詞吼，表彰語等差別之名，是耳所行耳境界，耳識所行耳識境界、耳識所緣，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緣。

（《大正藏》30:279，《中華藏》27:338）

① 一本"質二"作"質質"。
② 一本無"雜"字。

《俱舍論疏》（唐法寶撰）卷二

如名鼓聲及麥芽等者，鼓聲依鼓，鐘聲依鐘，亦依手等。有鐘鼓聲，鐘鼓是不共依，手等是共依，故名鐘鼓聲。又鼓等聲雖因手發聲，聲依於鼓不依於手也。麥芽依麥，亦依水土，麥別依故名麥芽。不名水、土芽也。

（《大正藏》41:511）

《成唯識論演秘》（唐智周撰）卷二末

問：小乘化語得為業不？

答：若依有部，即質化語，能生名等，是語業性。若離質化，依婆沙意而有兩釋：一云化語性是語業，由心發故，雖離質化無執受生，然屬有情非外器攝，故風、輪[1]等外器音聲，與此相違不能詮也。絃管等聲類亦如是：亦無詮表，有歌曲等似名非真。許是語聲，由風氣等所引發故，雖名語聲仍外器攝。無名非業，不成就故。二云雖是能詮，然無實名，所有詮表似名非實。如鏡中火，似火非真。性亦非業，又不成就，以無執受大種生故。諸論據似說有情名，依即質化說成化語。

疏：今大乘因俱等者，按對法第一云，因受大種者，謂語等聲；因不受大種者，謂樹等聲；因俱者，謂手鼓等聲。釋曰：因謂所以，受謂執受，省故言受。即內大種所引之聲有情數攝，因不受聲，翻前可知，由內外緣所引之聲名為俱也。

（《大正藏》43:849-850）

① “輪”，似應為“鈴”或“林”。

《大乘義章》（隋慧遠撰）卷八末

次辨聲入，總唯一聲，或分為三：一者因受四大之聲。衆生身大[1]能生受心[2]，名受四大。依斯發聲，名為因受。二因不受四大之[3]聲。謂外四大所發之聲。三因俱聲，所謂擊鼓吹貝等聲，內外俱[4]發，名曰因俱，廣則無量。

（《大正藏》44:631）

《最勝王經羽足》（日本平備撰）

問：木等喻法界，音聲喻五蘊也。聲應依木等得起，何故云法界五蘊不一不異耶？

答：若木等音聲是一者，應聞木、皮、桴、手四體，以許音聲木等是一體故，猶如聲也。若木等音聲是異者，應聲不從木等起，以許音聲木等是異體故。但假利先起故，不別言一異也。如聲依木等起，上無不得說一異。蘊依法界生，肉與皮不一異，應是不異故，依五蘊即現法界，以不一故，法界無生滅等也。

（《大正藏》56:824）

4. 梵漢語文的比較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九

---

① 一本“大”作“本”。
② 一本“受心”作“愛心”。
③ 一本無“之”字。
④ 一本“俱”作“共”。

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①]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書[②]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准梵及佉盧為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③]猶有篆籀之變體乎。安[④]蒼頡古文沿世代變，古移為籀，籀遷為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於傍生八體，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楷奠[⑤]鍼灸。名實雖繁，為用益鮮。然原本定義，則體備於六文；適時為敏，則莫要於隸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

（《大正藏》53:351，《中華藏》71:325）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十

世代流遠，戎華音隔，譯人不同，受言名異，雖欲會隨，終無定准。夫一代之書，群賢相襲，遂令亥豕換文，魚魯易韻。況國有中外，書則雲鳥，以此往求，難得盡一。又如黃帝三面，樂臣一足，言無梵[⑥]漢，事有楚越。況邪業易聆，正法難悉，言有中邊，迴換書之，而得審定，無異說者哉。

（《大正藏》53:365，《中華藏》71:350）

---

① 一本“史”作“吏”。
② 一本“書”作“[illegible]”。
③ 一本“土”作“宮”。
④ “安”應為“按”。
⑤ 一本“奠”作“草”。
⑥ 一本“梵”作“胡”。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尋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音[①]；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音聲歌讚於佛德”，斯之謂也。

（《大正藏》53:574，《中華藏》71:782）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漢地流行好為刪略，所以處眾作唄多為半偈。故《毘尼母論》云：“不得作半唄，得突吉羅罪。”然此梵唄，文詞[②]未審，依如西方，出何典誥？答：但聖開作唄，依經讚偈，取用無妨。然關內關外，吳蜀唄詞，各隨所好，唄讚多種，但漢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至於宋朝，有康僧會法師，本康居國人，博學辯才，譯出經典。又善梵音，傳泥洹唄，聲製哀雅，擅美於世。音聲之學，咸取則焉。

（《大正藏》53:575-576，《中華藏》71:784）

《諸經要集》（唐道世集）卷四

尋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③]音聲歌讚[④]於佛德”，斯之謂也。

（《大正藏》54:31，《中華藏》53:533）

① 一本“音”作“章”。
② 一本“詞”作“辭”。
③ 一本“妙”下有“之”字。
④ 一本“讚”作“詠”。

《大唐内典錄序》（唐道宣撰）

西蕃五竺，祖尚天言；東夏九州，聿遵鳥跡。故天書天語，海縣之所絕思；八體六文，大夏由來罕覿；致令昔聞重譯方見於斯。然夫國史之與禮經，質文互舉；佛言之與俗典，詞理天分；何以知耶？故佛之布教，說導為先。開蒙解樸，決疑去滯，不在文華，無存卷軸。意在啟情理之昏明，達神思之機敏——斯其致也。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斯聖言也。善哉善哉，願樂欲聞，唯願世尊分別解說——斯受法也。言重意得，不慮煩拏，但論正悟，莫敘文對——斯本經也。譯從方俗，隨俗所傳，多陷浮訛，所失多矣。所以道安著論，五失易從；彥琮屬詞，八例難及——斯誠證也。

（《大正藏》55:219，《中華藏》54:461）

《般若心經祕鍵開門訣》（日本濟暹撰）卷中

問：以何義云梵語，云漢語，云胡語耶？

答：梵語者是五天竺國之名字語言也。天竺所用名字語言是梵王所傳，故名梵字云也。《西域記》云“梵王所制，原始垂則，四十七言，寓物令成，隨事轉用”云云。梵者，是清淨義也。梵王是修得離欲清淨行，故名梵王也。漢語者，是振旦國之名字語言也。而佛法初傳弘後漢明帝代，故對是時，即振旦國名字語言即呼云漢字也。胡語者，是或梵語之異名也。《字母釋》云：“昔後漢明帝夢金人云：彼摩勝竺蘭以此文來傳振旦，字非篆隸，語隔梵漢者。”此義（具如下辨也）。舊人師等呼梵語亦云胡語，今依其舊說，故今依用為胡語之說也。如《悉曇記》云“古謂梵書

曰胡文者，案《西域記》：其閻浮提地之五天竺，遠承梵王大分四姓，通謂之波羅門國，佛現于其中，非胡土也。而雪山之北傍臨蔥嶺，即胡人焉。其字無有異，良以境鄰天竺，文字參涉，所來經論咸梵筴，而風俗則稍習，其文粗有增損，自古諸佛經多于彼獲之，魚魯（阜軍）淆，直曰胡文，謬也”云云，今謂以先，可知此胡與梵兩語差別義也。

（《大正藏》57:35）

十一、佛教音樂傳入中土

1. 中土僧侶所見的西域音樂

（1）法　顯

《高僧法顯傳》（東晉法顯撰）

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鎊[①]。……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②]。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

（《大正藏》51:858，《中華藏》61:170-171，章校 46）

《高僧法顯傳》（東晉法顯撰）

從此北行[③]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希曠，都有二百餘家。……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

（《大正藏》51:860，《中華藏》61:173-174，章校 71-73）

《高僧法顯傳》（東晉法顯撰）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

① “校鎊”，一本作“校飾”，一本作“校飭”。
② “銅鈸”，一本作“銅缽”。
③ 一本“北行”作“南行”。

所治。……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①]。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櫨、揠[②]戟，高二疋餘許[③]，其狀如塔。以白氎纏[④]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象。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⑤]。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

（《大正藏》51:862，《中華藏》61:176，章校 102-103）

《高僧法顯傳》（東晉法顯撰）

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⑥]南向。佛坐其中[⑦]，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⑧]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

（《大正藏》51:862，《中華藏》61:176，章校 111）

《高僧法顯傳》（東晉法顯撰）

（師子國王城）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鋪施高座，道俗四衆皆集聽法。其國人云，都可[⑨]六萬僧，

① 一本"仁義"作"人義"。
② "揠"，一本作"偃"，一本作"擾"。
③ "二疋餘許"，一本作"二丈餘許"，一本作"二由延許"。
④ 一本"纏"作"障"。
⑤ 一本"菩薩立侍"作"菩薩車上立侍"。
⑥ 一本無"石室"二字。
⑦ "佛坐其中"，一本作"佛昔坐中"，一本作"佛昔坐其中"。
⑧ 一本無此"佛"字。
⑨ 一本"可"下有"五"字。

悉有[1]眾食。王別於城內供養[2]五六千人眾食，須者[3]則持大[4]缽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5]十日，王莊挍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苦行[6]，不惜身命，以國城[7]、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吝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為眾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8]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眾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歲[9]，世間眼滅，眾生長悲。卻後十日，佛齒當出，至[10]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殖[11]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眾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12]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齋日則開門戶，禮敬如法。

（《大正藏》51:865，《中華藏》61:180，章校 154）

《高僧法顯傳》（東晉法顯撰）

① 一本無“有”字。
② 一本無“養”字。
③ 一本“眾食須者”作“眾須食者”。
④ 一本“大”作“本”。
⑤ 一本無“前”字。
⑥ “苦行”，一本作“作行”，一本作“作功德行”。
⑦ 一本無“城”字。
⑧ 一本“五”作“九”。
⑨ 一本“歲”作“年”。
⑩ 一本“至”作“正”。
⑪ 一本“殖”作“植”。
⑫ 一本“便”作“使”。

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①]，我止[②]口誦耳。"

（《大正藏》51:865，《中華藏》61:180-181，章校 162）

(2)玄　奘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等著）卷一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③]大都城周十七八里。……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

（《大正藏》51:870，《中華藏》60:613，季校 54）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等著）卷二

（印度）君王將浴[④]，鼓奏絃歌，祭祀拜祠[⑤]，沐浴盥洗。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也。寓[⑥]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⑦]同音。氣韻清亮，為人軌則。

（《大正藏》51:876，《中華藏》60:625，季校 181-182）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等著）卷二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氣序漸溫，

① 一本"此無經本"作"無本"。
② 一本"止"作"心"。
③ 一本無此"國"字。
④ 一本"浴"作"趨"。
⑤ 一本"祠"作"詞"。
⑥ 一本"寓"作"遇"。
⑦ 一本"天"上有"梵"字。

微霜無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

（《大正藏》51:878，《中華藏》60:628，季校 218）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等著）卷五

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眾，在殑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眾，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弦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①]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群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為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為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於行[②]宮出一金像，虛中[③]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幰[④]。戒日王為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憍奢耶衣數十百千而為供養[⑤]。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為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搉[⑥]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

① 一本"各"作"若"。
② 一本無此"行"字。
③ 一本"虛中"作"宮中"。
④ 一本"幰"作"幔"。
⑤ 一本"數十百千而為供養"作"數千百為供養"。
⑥ 一本"搉"作"確"。

暮，回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

（《大正藏》51:895，《中華藏》60:660，季校 440-441）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等著）卷五

（羯若鞠闍國曲水城）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自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彫刻，規摹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捨晝夜[①]。

（《大正藏》51:896，《中華藏》60:661，季校 445）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等著）卷十二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眾果。……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技能。眾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②]，人好歌舞[③]。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紬白氈。儀形有體[④]，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遵[⑤]印度，微改[⑥]體勢，粗[⑦]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⑧]大乘法教。

（《大正藏》51:943，《中華藏》60:746，季校 1001-100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等撰）卷二

① 一本"不捨晝夜"作"晝夜無徙"。
② 一本"樂音"作"音樂"。
③ 一本此句作"人好歌舞，國尚樂音"。
④ 一本"體"作"禮"。
⑤ 一本"遵"作"尊"。
⑥ 一本"微改"作"雖存"。
⑦ 一本"粗"作"頗"。
⑧ 一本"習"作"學"。

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將近王都。王與群臣及大德僧木叉鞠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

（《大正藏》50:226，《中華藏》61:14）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等撰）卷二

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為法師設一鐵交床，敷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桃漿奉法師。於是恣[①]相酬勸，窣渾鍾碗之器；交錯遞傾，僸佅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②]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

（《大正藏》50:227，《中華藏》61:15-1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等撰）卷三

那爛陀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三[③]百餘尺，婆[④]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同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如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法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順正[⑤]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

① 一本“恣”作“益”。
② 一本“蕃俗”作“殊俗”。
③ 一本“三”作“二”。
④ 一本“婆”作“娑”。
⑤ 一本“正”作“道”。

毘曇》等，已[1]曾于迦濕彌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2]，名為記論。其源無始，莫知作者，每于劫初，梵王先說，傳授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萬頌，即舊譯云[3]《毘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毘耶羯剌諵（音女咸反），此翻名為《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萬頌。後至住劫之初，帝釋又略為十萬頌。其後北印度犍馱羅國婆羅門睹羅邑波膩尼仙，又略為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度婆羅門為南印度王，復略為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國多盛流行，印度博學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其支分[4]相助者，復有記論略經有一千頌，又有字體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門釋迦[5]三千頌；二名溫那地二千五百頌。此別[6]辯字緣字體。又有《八界論》八百頌，此中略合字之緣體。此諸記論辯能詮、所詮有其兩例：一名底（丁履反）彥多聲，有十八囀；二名蘇漫多聲，有二十四囀。其底彥多聲於文章壯麗處用，於諸汎文亦少用；其二十四囀者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彥多聲十八囀者有兩：一般羅颯迷，二阿答末泥[7]。各有九囀，故合有十八。初九囀者，如汎論一事即一事有三，說他有三，自說有三。一一三中說一說二說多，故有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九耳。依般羅颯迷聲，說有無等諸法。且如說有，有即三名：一名婆波（之靴反）底（丁

---

① 一本"已"作"以"。
② 一本此句作"兼學婆羅門書，即印度梵書"。
③ 一本無"云"字。
④ 一本"分"作"分明"。
⑤ "門釋迦"，"門"一作"間"，"釋"一作"擇"。
⑥ 一本無"別"字。
⑦ 一本"泥"作"䏢"。

履反，下同），二名婆波吒（多訛反），三名婆飯底。說他三者：一名婆波斯，二名婆波䃲，三名婆波他。自說三者：一婆波彌，二婆波靴（去聲），三婆波摩（此第三依四吠陀論中說，多言婆波末斯）。依阿答末泥九囀者，于前九囀下各置“毘耶底”言，餘同上。安此者，令文巧妙無別義，亦表極美義也。蘇漫多聲二十四囀者，謂總有八囀，於八囀中一一各三，謂說一、說二、說多故，開為二十四。於二十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言八囀者：一詮諸法體，二詮所作業，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丈夫上作八囀者。丈夫，印度語，名布路沙。體三囀者，一布路殺，二布路筲，三布路沙（去聲）。所作業三者：一布路芟，二布路筲，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布路鎩拏，二布路䃲（音鞞僭反），三布路鎩鞞，或言布鎩呬。……略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為具述。法師皆洞達其詞，與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

（《大正藏》50:238-239，《中華藏》61:38-38）

（3）義　淨

《南海寄歸內法傳》（唐義淨撰）卷四

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禮佛題名，多不稱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罔識智之高下，讚嘆具陳其德，故[①]乃體德之弘深。即如西方制底畔睇，及常途禮敬，每於晡後，或昏黃[②]時，大眾出門，繞塔三匝，香花具設，並悉蹲踞。令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

① 一本“故”作“名”。
② 一本“昏黃”作“曛黃”。

雄朗，讚大師德。或十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中，至常集處。既其坐定，令一經師昇師子座，讀誦少經。其[①]師子座在上座頭，量處度[②]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多誦《三啟》，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初可十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次述正經，是佛親說。讚誦[③]既了，更陳十餘頌論，迴向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啟。經了之時，大眾皆云蘇婆師多。蘇即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語。或云娑度[④]，義曰[⑤]善哉。經師方下，上座先起，禮師子座。修敬既訖，次禮聖僧座，還居本處。第二上座，准前禮二處已，次禮上座，方居自位而坐。第三上座，准次同然，迄乎眾末。若其眾大，過三五人，餘皆同時[⑥]，望眾起禮，隨情而去。斯法乃東聖方耽摩立底國僧徒軌式。

至如那爛陀寺，人眾殷繁，僧徒數出三千[⑦]，造次難為翔集[⑧]。寺有八院，房有三百[⑨]，但可隨時當處，自為禮誦。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至晡西，巡行禮讚。淨人童子持雜香華，引前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禮。每禮拜時，高聲讚歎，三頌五頌，響皆遍徹。迄乎日暮，方始言周。此唱導師恆受寺家別料供養。或復獨對香臺，則隻坐而心讚。或翔臨[⑩]於梵宇，則眾跪而高闡。然

① 一本“其”作“具”。
② 一本“度”作“其”。
③ 一本“讚誦”作“讀誦”。
④ “娑度”，一本作“婆度”，一本作“娑婆度”。
⑤ 一本“義曰”作“義目”。
⑥ 一本“同時”作“一時”。
⑦ 一本“三千”作“五千”。
⑧ 一本“翔集”作“詳集”。
⑨ 一本“三百”作“五百”。
⑩ 一本“翔臨”作“詳臨”。

後十指布地，叩頭三禮，斯乃西方承藉禮敬之儀。而老病之流，任居小座，其讚佛者而舊已有，但為行之稍別，不與梵同。且如禮佛之時，云歎佛相好者，即合直聲長讚，或十頌二十頌，斯即[1]其法也。又如來等偈[2]，元是讚佛，良以音韻稍長，意義難顯。或可因齋靜夜，大衆悽然，令一能者，誦《一百五十讚》及《四百讚》，並餘別讚，斯成佳也。

然而西國禮敬，盛傳讚歎，但有才人，莫不於所敬之尊而為稱說。且如尊者摩咥（丁結反）里[3]制吒者，乃西方宏才碩德，秀冠群英之人也。傳云昔佛在時，佛因親領徒衆，人間遊行。時有鶯鳥，見佛相好，儼若金山，乃於林內發和雅音，如似讚詠。佛乃顧諸弟子曰："此鳥見我歡喜，不覺哀鳴。緣斯福故，我沒代後，獲得人身，名摩咥里制吒，廣為稱歎，讚我實德也。"（摩咥里是母，制吒是兒也。）其人初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既是所尊，具伸[4]讚詠。後乃見所記名，翻心奉佛，染衣出俗，廣興讚歎。悔前非之已往，遵勝轍於將來。自悲不遇大師，但逢遺像。遂抽盛藻，仰符授記，讚佛功德。初造《四百讚》，次造《一百五十讚》，總陳六度，明佛世尊所有勝德。斯可謂文情婉麗，共天蘤而齊芳；理致清高，與地岳而爭峻。西方造讚頌者，莫不咸同祖習。無著、世親菩薩悉皆仰止[5]。故五天之地，初出家者，亦即誦得五戒十戒，即須先教誦斯二讚，無問大乘小乘，咸同遵此。有六意焉：一能

① 一本無"即"字。
② 一本"偈"作"唄"。
③ 一本"里"作"哩"。
④ 一本"伸"作"申"。
⑤ 一本"仰止"作"仰趾"。

知佛德之深遠，二體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淨，四得胸藏開通，五則處眾不惶，六乃長命無病。誦得此已，方學餘經。

然而斯美未傳東夏。造釋之家，故亦多矣。為和之者，誠非一算。陳那菩薩親自為和，每於頌初，各加其一，名為《雜讚》，頌有三百[①]。又鹿苑名僧號釋迦提婆，復於陳那頌前各加一頌，名《糅雜讚》，總有四百五十頌。但有制作之流，皆以為龜鏡矣。

又龍樹菩薩以詩代書，名為《蘇頡里離佉》，譯為《密友書》，寄與舊檀越南方大國王號娑多婆漢那，名市演得迦[②]，可謂文藻秀發，慰誨勤勤，的指中途，親逾骨肉。就中旨趣，寔有多意。先令敬信三尊，供養父母[③]，持戒捨惡，擇人乃交，於諸財色，修不淨觀，檢校家室，正念無常。廣述餓鬼傍生，盛道人天地獄。火燃頭上，無暇拂除。緣起運心，專求解脫。勸行三慧，明聖道之八支；令學四真，證圓凝之兩得。如觀自在，不簡怨親；因[④]阿彌陀，恆居淨土。斯即化生之術，要無以加。五天創學之流，皆先誦此書讚。歸心繫仰之類，靡不研味終身，若神州法侶誦《觀音》、《遺教》，俗徒讀《千文》、《孝經》矣。莫不欽翫，用為師範。

其社得迦摩羅[⑤]亦同此類，若譯可成十餘軸。取本生事而為詩

① 一本"三百"作"三行"。
② 一本"市演得迦"作"市寅得迦"。
③ 一本"供養父母"作"孝養父母"。
④ 一本"因"作"同"。
⑤ "社得迦摩羅"，一本"社"作"杜"。原注："社得迦者，本生也；摩羅者，即是貫焉。集取菩薩昔生難行之事，貫之一處。"

讚，欲令順俗妍美，讀者歡愛，教攝群生耳。時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敕[①]曰："諸君但有好詩讚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其總集，得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社得迦摩羅矣。方知讚詠之中，斯為美極。南海諸島[②]有十餘國，無問法俗，咸[③]皆諷誦。如前詩讚，而東夏未曾譯出。

又戒日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龍之事，緝為歌詠，奏諸絃管，令人作樂，舞之蹈之，流布於代。又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毗輸安呾囉[④]太子歌詞，人皆舞詠[⑤]，遍五天矣，舊云蘇達拏太子者是也。又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並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輯為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復令誦者[⑥]，心悅忘倦，又復纂持聖教，能生福利。其《一百五十讚》及龍樹菩薩書，並別錄寄歸，樂讚詠者，時當誦習。

（《大正藏》54:227-228，《中華藏》63:514-516，王校 175-184）

2. 中土所傳的西域音樂

(1) 雜　戲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七十六

---

① 一本"敕"作"令"。
② 一本"島"作"鳥"。
③ 一本無"咸"字。
④ 一本"毗輸安呾囉"作"毗踰安呾囉"。
⑤ 一本"人皆舞詠"作"又皆無詠"。
⑥ 一本"誦者"作"讀者"。

漢明帝時，有檀國鑾夷，善閑幻術，能從易牛馬頭。上與群臣共觀之，以為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廛[1]內，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顧眄之間瓜生，俄而漫延[2]生華，俄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鬻瓜者，反視所齎，皆耗矣。橘柚棗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含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眾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可以避世，乃入東冶[3]，不知所在也。

大[4]唐貞觀二[5]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腸[6]、走繩、續斷。又至顯慶以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為漢使設樂，或有騰[7]空走索、履

① 一本"廛"作"里"。
② 一本"延"作"莚"。
③ 一本"冶"作"治"。
④ 一本無"大"字。
⑤ 一本"二"作"一"。
⑥ 一本"腸"作"腹"。
⑦ 一本"騰"作"勝"。

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仗[①]刀、矛、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蘇，還如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床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喚為何事？"答曰："須[②]有勘問，催急即行，不須臾[③]語。"一人手撮普樂，逐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有[④]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入[⑤]見王大殿，捉仗人極眾。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⑥]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⑦]兒雜戲引樂。使人啟王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⑧]說不？"答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善，後因相瞋挾[⑨]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舞、緣竿[⑩]。緣竿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並皆如是。

① 一本"仗"作"伎"。
② 一本"須"作"頃"。
③ 一本"臾"作"更"。
④ 一本無"有"字。
⑤ 一本無"入"字。
⑥ 一本"幔"作"慢"。
⑦ 一本"伎"作"技"，下同。
⑧ 一本"俳"作"排"，下同。
⑨ 一本"挾"作"俠"，下同。
⑩ 一本"竿"作"干"。

復見黃唐已來伎兒，如齊嬰[1]子突出郎獨豬桃[2]棒等數十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匝，百千鐵鳥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喫，受其極苦，嗷[3]聲動地，不喜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時拍手，唱嗷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4]死還[5]活，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卻後三[6]年汝命算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為生平妄語、惡口、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取他物[7]，專將養活婦兒；好殺豬羊，食噉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物，污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內，見一床許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在床蘇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

（《大正藏》53:859-860，《中華藏》72:388-390）

（2）梵　唄

《出三藏記集》（南朝梁僧祐撰）卷十二

① "嬰"，一本作"晏"，一本作"宴"。
② 一本"桃"作"挑"。
③ 一本"嗷"作"叫"，下同。
④ 一本無"燒"字。
⑤ 一本"還"上有"已"字。
⑥ 一本"三"作"二"。
⑦ 一本"誑取他物"作"誑他財物"。

《帝釋樂人般遮琴歌唄[①]》第一（出《中本起經》）
《佛讚比丘唄利益記》第二（出《十誦律》）
《億耳比丘善唄易了解記》第三（出《十誦律》）
《婆提比丘響徹梵天記》第四（出《增一阿含》）
《上金鈴比丘妙聲記》第五（出《賢愚經》）
《音聲比丘尼[②]記》第六（出《僧祇律》）
《法橋比丘現感妙聲記》第七（出《志節傳》）
《陳思王感漁山梵聲製唄記》第八
《支謙製連句梵唄記》第九
《康僧會傳泥洹唄記》第十（《康僧會傳》）
《覓歷高聲梵記》第十一（唄出《須賴經》）
《藥練夢感梵音六言唄記》第十二（唄出《超日明經》）
《齊文皇帝製法樂梵舞記》第十三
《齊文皇帝製法樂讚》第十四
《齊文皇帝令舍人王融製法樂歌辭》第十五
《竟陵文宣撰梵禮讚》第十六
《竟陵文宣製唱薩願讚》第十七
《舊品序元嘉以來讀經道人名並銘》第十八
《竟陵文宣王第集轉經記》第十九（新安寺釋道興）
《導師緣記》[③]第二十
《安法師法集舊制三科》第二十一

（右二十一首《經唄導師集》卷第六）

① 一本“琴歌唄”作“瑟歌唄”。
② 一本“比丘尼”作“比丘”。
③ 一本作“《導師記》”。

（《大正藏》55:92，《中華藏》54:28，蘇校 485-486）

（3）其　他

《瑜伽師地論略纂》（唐窺基撰）卷七

唱令家者，謂屠羊等者。西域有人專行唱令，凡有罪者，皆彼人將往，巡歷處處，唱告如唱屠羊等，多造惡業故。

（《大正藏》43:99，《中華藏》101:97）

《宋高僧傳》（宋贊寧撰）卷三

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山下有伽藍。其水滴溜成音可愛，彼人每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瑟雞》，開元中用為羯鼓曲名，樂工最難其杖撩之術，進寺近其滴水也。其經是沙門悟空同《十地迴向輪經》共十一卷賫進，貞元中請編入《藏》。值圓照續錄，故述其由。

（《大正藏》50:721，《中華藏》62:20，范校上冊 46）

3. 西域音樂僧在中土

（1）支　謙

《出三藏記集》（南朝梁僧祐撰）卷十三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華戎[1]之語，

① 一本“華戎”作“華梵”。

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言。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曲得聖義[①]，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經》，製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

（《大正藏》55:97，《中華藏》54:43，蘇校 516-517）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一

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②]《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③]連句梵唄三契，並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大正藏》50:325，《中華藏》61:235，湯校 15）

《歷代三寶紀》（唐費長房撰）卷五

魏文帝世，月支國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漢末遊洛，受業於支亮。……譯經典得義[④]，辭旨文雅，甚有碩才。又依《無量壽經》及《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聲，于今江淮間尚行[⑤]。兼注《了本生死》等經並序。

（《大正藏》49:58-59，《中華藏》54:207）

① 一本"聖義"作"聖意"。
② 一本"依"作"從"。
③ 一本"菩薩"作"菩提"。
④ 一本"義"作"聖義"。
⑤ 一本"行"作"存"。

《大唐内典錄》（唐道宣撰）卷二

右一百二十九部，合一百五十二卷，魏文帝世月支國優婆塞支謙所譯。謙字恭明，一名越，漢末遊洛，受業於支亮。……謙譯經曲[1]得聖義，辭旨文雅，甚有碩才。又依《無量壽經》及《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七聲，于今江淮間尚行。兼注《了本生死》等經並序。餘諸行狀，並附《高僧傳》及《三寶紀》見焉。

（《大正藏》55:229-230，《中華藏》54:479, 500）

《開元釋教錄》（唐智昇撰）卷二

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又依《無量壽》《中本起經》製讃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

（《大正藏》55:489，《中華藏》55:21-25）

（2）康僧會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一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鄴[2]，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3]、《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① 一本“曲”作“典”。
② 一本“鄴”作“業”。
③ 一本作“《阿難念彌陀經》”。

（《大正藏》50:325-326，《中華藏》61:234-236，湯校 15-18）

《歷代三寶紀》（唐費長房撰）卷五

魏齊王世正始年中，天竺沙門康僧會，學通三藏，博覽六經。……於建初寺譯出前件衆經並自注，序製並妙得體，文義允洽。其所注經《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備見於錄。又傳梵唄，聲甚清靡，哀亮囀韻，于今則之。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于晉，九月會終。

（《大正藏》49:59-60，《中華藏》54:208-209）

《大唐內典錄》（唐道宣撰）卷二

魏齊王世正始年中，天竺沙門康僧會，學通三藏，博覽六經。……又傳梵唄，聲甚清靡，哀亮囀韻，于今則之。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于晉，九月會終。

（《大正藏》55:230；《中華藏》54:479-480，又 500-502）

《開元釋教錄》（唐智昇撰）卷二

沙門康僧會，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印度，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於所創建初寺譯《六度》等經七部，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大正藏》55:490，《中華藏》55:21-25）

（3）帛尸梨密多羅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一

帛尸梨密[1]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為高座。……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密，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顗遇害，密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淩[2]雲；次誦咒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密善持咒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咒法，密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咒。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

（《大正藏》50:327-328，《中華藏》61:238-239，湯校 29-30）

《出三藏記集》（南朝梁僧祐撰）卷十三

尸梨蜜，西域人也。時人呼之為高座。……西晉[3]永嘉中始到此土，止建初寺。……周顗為僕射領選，臨[4]入，過視蜜，乃撫背而歎："若使太平世，盡得選此賢輩，真令人無恨！"俄而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淩雲。次[5]誦咒數千言，聲音高暢[6]，顏容不變。……蜜善持咒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咒法，蜜傳出《孔雀王》諸神咒，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

（《大正藏》55:98-99，《中華藏》54:45，蘇校 521-522）

《歷代三寶紀》（唐費長房撰）卷七

① 一本"密"作"蜜"，下同。
② 一本"淩"作"陵"。
③ 一本無"西晉"二字。
④ 一本無"臨"字。
⑤ 一本無"次"字。
⑥ 一本"聲音高暢"作"聲高韻暢"。

元帝世，西域沙門帛尸梨蜜多羅，晉言吉友。……善持咒術，所向皆驗，盛行建康，時人呼為高座法師。又授弟子覓曆[①]高聲梵唄，傳響迄今。

（《大正藏》49:69，《中華藏》54:232）

《大唐內典錄》（唐道宣撰）卷三

元帝世，西域沙門帛尸梨蜜多羅，晉言吉友。……善持咒術，所向皆驗，盛行建康。時人呼為高座法師。又授弟子覓歷[②]高聲梵唄，傳響迄今。

（《大正藏》55:244，《中華藏》54:515）

《開元釋教錄》（唐智昇撰）卷三

沙門帛尸梨蜜多羅，晉言吉友。西域人，國王之子。……善持咒術，所向皆驗。時人呼為高座法師。於元帝代譯《灌頂》等經三部。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迄今。

（《大正藏》55:503，《中華藏》55:52）

（4）鳩摩羅什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二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初沙門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

① 一本“曆”作“歷”。

② 一本“覓歷”作“歷覓”。

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

（《大正藏》50:330-333，《中華藏》61:249-253，湯校 45-54）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二五

晉長安有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父鳩摩羅琰[1]，聰明有懿師，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蔥嶺。……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什未終，省覺四大不愈，口云："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

（《大正藏》53:472-474，《中華藏》71:578-581）

（5）曇無讖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二

曇無讖，或云曇摩懺，或云曇無懺，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讖明解咒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為大咒師。後隨

① 一本"琰"作"炎"。

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咒，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鄰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悦其道術，深加優寵。

（《大正藏》50:335-336，《中華藏》61:257-258，湯校 76-77）

（6）竺佛圖澄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九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

（《大正藏》50:383，《中華藏》61:384，湯校 345）

（7）支曇籥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敕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1]清靡，四飛卻轉，反折還哢[2]。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大正藏》50:413，《中華藏》61:456，湯校 498）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六

① 一本"響"作"嚮"，下同。
② 一本此句作"反折還喉𠯵哢"。

晉有支曇籥，本月支[①]人，寓居建鄴[②]。少出家，精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敕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③]。梵響清美，四飛卻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④]後造，始終循還[⑤]，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於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大正藏》53:577，《中華藏》71:786）

（8）法平、法等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為曇籥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大正藏》50:413，《中華藏》61:456，湯校 499）

（9）曇　遷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① 一本"月支"作"月氏"。
② 一本"建鄴"作"建業"。
③ 一本無"聲"字。
④ 一本"康會"作"康食"。
⑤ 一本"循還"作"巡還"。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並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1]、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2]寺。及范曄被誅，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

（《大正藏》50:414，《中華藏》61:457，湯校 501）

4.《秦王破陣樂》在西域的流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等撰）卷五

其戒日王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步一擊，號為節步鼓。獨戒日王有此，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禮法師足，散花瞻仰。以無量頌讚歎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為不來？"報曰："玄奘遠尋佛法，為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了，以是不遂參王。"王又問曰："師從支[3]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法師報曰："玄奘本土見人懷聖賢之德，能為百姓除兇剪暴，覆潤群生者，則歌而詠之。上備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謠。秦王者即支那國今之天子也。……"

（《大正藏》50:247，《中華藏》61:58-59）

---

① 一本"范曄"作"范曅"。
② 一本"衣"作"依"。
③ 一本"支"作"脂"。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四

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即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象軍[1]二萬[2]、船三萬,與奘泝殑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眾,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鳴足盡敬,散花設頌,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為不來?"答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又曰[3]:"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奘曰:"即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政[4],恩霑六合,故有斯詠。"

(《大正藏》50:453,《中華藏》61:542)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等著)卷五

初,受拘摩羅王請白[5],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朱[6]嗢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7]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

① 一本無"軍"字。
② "二萬",一本作"一萬方",一本作"二萬方"。
③ 一本"又曰"作"王曰"。
④ 一本"政"作"正"。
⑤ "白",一本作"曰",一本無此字。
⑥ "朱",一本作"末",一本作"未",皆訛。
⑦ 一本"速"作"遠"。

“大唐國在何方？經[1]途所亙，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2]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3]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群凶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宄[4]，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5]哉，彼土群生，福感聖主！”

（《大正藏》51:894-895，《中華藏》60:659-660，季校 436-437）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等著）卷十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婆塞羯羅伐摩（唐言日冑），號拘摩羅[6]（唐言童子）。自據疆土，奕葉君臨，逮於今王，歷千世矣。君上[7]好學，眾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

① 一本“經”作“徑”。
② 一本“天”作“太”。
③ 一本“氓”作“民”。
④ “宄”，一本作“究”，一本作“穴”。
⑤ 一本無“矣”字。
⑥ “拘摩羅”，一本作“摩羅王”，一本作“鳩摩羅王”。
⑦ 一本“君上”作“國王”。

不淳信佛法，然敬高[1]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廣[2]大心，發弘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3]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群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眾矣。"拘摩羅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嗢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招集。今遣使來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

（《大正藏》51:927，《中華藏》60:718，季校 797-798）

---

① 一本"高"作"多"。
② 一本無"廣"字。
③ 一本"徒"作"圖"。

十二、中土佛教音樂：唱誦音樂

1. 唱誦儀軌

（1）齋懺禮儀

《增壹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譯）卷三十八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賢聖八關齋法，汝等善思念之，隨喜[1]奉行。"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八關齋法？一者不殺生，二者[2]不與不[3]取，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不飲酒，六者不過時食，七者不處高廣之床，八者遠離作倡伎樂、香華塗身。是謂比丘名為賢聖八關齋法。"是時彼[4]優波離白佛言："云何修行八關齋法？"世尊告曰："於是，優波離，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往詣沙門。若長老、比丘所自稱名字，從朝至暮如羅[5]漢，持心不移不動，刀杖不加群生，普慈於一切。我今受齋法，一無所犯不起殺心，習彼真人之教，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不過時食，不在高廣之座，不習作倡伎樂、香華塗身。設有智慧者當作是說，假令無智者，當教彼如此之教。又彼比丘當一一指

① 一本"喜"作"而"。
② 一本"者"下有"不得犯"三字。
③ 一本無"不"字。
④ 一本無"彼"字。
⑤ 一本"羅"上有"阿"字。

授，無令失次，亦莫超越。復當教使發誓願。”

（《大正藏》2:756-757，《中華藏》32:444）

《宋高僧傳》（宋贊寧等撰）卷二十八

昔者齊太宰作淨住法，梁武帝懺六根門，澄照略成《住法圖》，真觀廣作《慈悲懺》。至乎會昌年內，玄暢大師請修加一萬五千《佛名經》，是以兩京禮經，則口唱低頭，檛磬一聲，謂之小禮。自淮以南，民間唯禮《梁武懺》，以為佛事。或數僧唄匿，歌讚相高，謂之禳懺法也。其有江表行水懺法者，悔其濫費過度之愆，此人偽造，非真法也。又有學古人逐字禮《華嚴》、《法華經》，以為禮無漏法藏也。由此有四眾之徒，於字上安南無，字下安佛，誠叨濫也。

（《大正藏》50:888，《中華藏》62:286，范校 711-712）

《廣弘明集》（唐道宣編）卷二十八

梁簡文《八關齋制序》：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漂愛焰。自非識達真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蓄慈根於未化：無以御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筵肅靖[①]，高宇閑邃，香吐六銖，煙浮五色，目[②]睹[③]金容，耳餐玉韻。無容使情緣異染，形不蕭恭。類倚於鴛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蛇，袪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如左：

睡眠籌至不覺，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一。

① 一本“靖”作“靜”。
② 一本“目”作“自”。
③ 一本“睹”作“對”。

出不請刺，罰禮十拜二。

出過三契經不還，罰禮十拜三。

鄰座睡眠，維那至而不語者，罰禮十拜四。

鄰座睡眠，私相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禮十拜五。

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制者，不即糾舉為眾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禮二十拜六[1]，擎香鑪聽經三契。白[2]黑維那更相糾察，若有阿隱，罰禮二十拜七。

聽經契終有不唱讚者，罰禮十拜八。

請刺無次第，罰禮十拜九。

請刺白黑刺有誤者，罰禮十拜十。

（《大正藏》52:324，《中華藏》63:371）

（2）行香定座上經上講

《大比丘三千威儀》（東漢安世高譯）卷上

上高座讀經有五事：一者當先禮佛；二者當禮經法上座；三者當先一足躡阿僧提上正住坐[3]；四者當還向上座；五者先手安[4]座乃卻坐已。坐有五事：一者當正法衣安坐；二者楗[5]搥[6]聲絕，當先讚偈唄；三者當隨因緣讀；四者若有不可意人，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者若有持物施者，當排下著前。

（《大正藏》24:917，《中華藏》42:800）

---

① 一本無"六"字。
② 一本"白"上有"六"字。
③ 一本無"坐"字。
④ 一本"安"作"按"。
⑤ 一本"楗"作"揵"。
⑥ 一本"搥"作"椎"。

《四分律删繁補闕行事鈔》（唐道宣撰）卷上四

昔齊文宣王撰在家布薩儀，普照沙門道安開士撰出家布薩法，並行於世。

（《大正藏》40:34）

《四分律删繁補闕行事鈔》（唐道宣撰）卷下三

又《三千威儀》云：自在高處及上座在前，自於後作禮，亦不得座上作禮。十誦聽持香爐伎樂在僧佛前行，為和尚傳信得代和尚禮，得對佛加趺坐。僧祇云：作樂供佛，有欲心著即須捨去。

（《大正藏》40:132）

《四分律删繁補闕行事鈔》（唐道宣撰）卷下三

行香時唄，未見經文，而諸經律多有唄匿。比丘十誦，為諸天聞唄心喜，故開唄。

（《大正藏》40:136）

《四分律删繁補闕行事鈔》（唐道宣撰）卷下三

不得二比丘同一高座說法，或共相諍，或說義互求長短，或共相逼切，或二人同聲合唄，及歌詠聲說法等。因說歌聲有五過：一自貪著聲，二令聞者生愛，三令他習學，四令俗人生慢心，五以亂定意。若說法人少，應次第請說。下至一偈，諸惡莫作等。夜集說法座，高卑無在。《三千威儀》：上高座讀經先禮佛，次禮經法及上座，後在座正坐向上座坐，犍稚聲絕先讚偈唄，如法而說。

（《大正藏》40:138）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五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神智[①]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眾數百，常宣法化。……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②]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

（《大正藏》50:351-353，《中華藏》61:304-307，湯校 183）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二十三

如《三千威儀》云：上高座讀經有五事：一當先禮佛，二當禮經法上座，三當先一足躡阿僧提上正住座，四當還向上座，五先手按[③]座乃卻座[④]。已座有五事：一當正法衣安座，二犍[⑤]椎[⑥]聲絕當先讚偈唄，三當隨因緣讀，四若有不可意人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若有持物施者當排下著前。又問經有五事：一當如法下床問，二不得共座問，三有解不得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外因緣，五設[⑦]解頭面著地作禮反向出戶。

又《十住毘婆沙論》云：法師處師子座有四種法。何等為四？

---

① 一本“智”作“性”。
② 一本“上經上講”作“上講經上講”。
③ 一本“按”作“安”。
④ 一本無“乃卻座”三字。
⑤ 一本“犍”作“揵”。
⑥ 一本“椎”作“稚”。
⑦ 一本“設”作“說”。

一者欲昇高座，先應恭敬禮拜大眾，然後昇座；二者眾有女人，應觀不淨；三者威儀視瞻，有大人相，敷演法音，顏色和悅，人皆信受，不說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於惡言問難，當行忍辱。……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請於諸根闇鈍及以缺漏戒不具者而說其法。從今日以後若請說法，應請妙行具足之人，於諸眾內勝行成就、多解修多羅及解毘尼、解摩登伽人。應選擇文字分明、具足辯才者說法。是等比丘從下座次第差遣為眾說法。若一乏者更請第二，第二疲乏應請第三，第三疲乏應請第四，第四疲乏應請第五，乃至若干堪說法者，次第應請為眾說法。爾時眾人見彼法師辯才具足能演說法，即持香華而散其上。……

（《大正藏》53:460，《中華藏》71:551-552）

（3）唱讚禮佛

《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唐不空說）

寶鬘供養已，即毗盧遮那於內心流出大悲方便，住三摩地心。發歌讚諷詠而興供養已，獲得六十四種梵音住說法無礙。其音清雅，令眾樂簫瑟箜篌而能供養，此即音聲為佛事也。法利言說，本體自空，真如凝然，法界清淨，此乃金剛歌菩薩供養語智也。於觀自在王如來曼荼羅左邊月輪而住，偈曰：

奇哉成歌詠，我供諸見者；由此供養故，諸法如響應。

雖具歌詠，而未獲神通，即毘盧遮那佛於內心中，流出如來事業，及眾生事業，作善巧智及自受用智，種種供養。結金剛舞印，廣大儀軌現大神通，妙舞莊嚴，以為佛事。微塵佛刹供養恆

沙，於三昧門出入無礙，此乃金剛舞菩薩妙用也。依不空成就如來曼荼羅左邊月輪而住，偈曰：

奇哉廣供養，作諸供養故；由金剛舞儀，安立佛供養。

（《大正藏》18:294）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唐道宣撰）卷下三

中國士民凡至寺門外，整服一拜，入門復禮一拜，安詳直進，不左右顧眄。先至佛所禮，三拜竟，圍繞三匝，唄讚三契（若未見佛供養，設見眾僧不先與語）。禮佛已，方至僧房戶外禮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第至下，各禮一拜。若見是非之事，不得譏訶。若發言嫌責者，自失善利，非入寺之行。

（《大正藏》40:141）

《安樂行道轉經願生淨土法事讚》（唐善導集記）卷下

又誦經唱讚已，高座即令一人行香與大眾行華，次當讚人等向行道處立，又令小者唱禮供養及如法行道。唱已，其散華法用一如上。或三匝，或七匝，竟，即當佛前立。次唱後讚。高座唱讚，下座和云：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大眾人人皆合掌（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道場聖眾欲歸還（無量樂）

……

行道散華七周竟，次向佛前立，唱讚云：

慚愧彌陀諸聖眾（願往生），受我施主眾生請（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慈悲平等度眾生（無量樂）

……

次打磬子唱敬禮常住三寶；

次唱歎佛咒願；

歎佛竟，即依法唱七禮，敬唱隨意。

（《大正藏》47:437）

《集諸經禮懺儀》（唐智昇撰）卷上

隨意靜默，量時任唱。初夜、半夜、後夜、午時、平明、日沒，唱靜六時禮拜佛法大綱。晝三、夜三，各嚴持香華，入塔觀像，默供養行道禮佛。平明及與午時，並別唱五十三佛；餘皆總唱。日暮、初夜，並別唱三十五佛；餘皆總唱。半夜並別唱二十五佛；餘皆總唱。觀此七階，佛如在目前。

（《大正藏》47:465，《中華藏》63:595）

（4）俗 講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唐道宣撰）卷上四

七明請說戒師：佛令上座說戒，縱前已別差，終須前請，應至上座前。具修威儀已，合掌白言：“大德慈悲為僧說戒。”若堪說者，此說戒事，正當我作，便即唱之。若不堪者，云：“但此說戒，任當某甲。但為老病，言辭濁鈍，恐惱眾僧，令次座說。”即至次座，亦如前請。若辭不說者，應至上座云。次坐亦辭不堪，上座先預知有誦利者，應語維那：“至某甲所云僧差說戒。”彼至前所，具述已，還至打靜處陳告之。若次座不堪，不須次第問下。準上僧祇，但得次座也，彼應告僧言：“大德僧，聽僧差律師某甲為僧誦律，梵音某甲律師昇高座。”彼應俱儀，至僧中四面禮僧已，互跪白言：“小比丘某甲稽首和南，敬白眾僧：僧差誦律，恐有錯

誤，願同誦者指授。”白已，一禮昇座。

八明供養說戒法：若有高座，最善；無者，在聖僧座上，抽聖僧座在下。彼說戒者坐已，維那打靜水者供養梵唄作之。若準律文，唄匿如法。《出要律儀》云：如此鬱鞞國語，翻為止斷也；又云止息。由是外緣已止已斷，爾時寂靜任為法事也。

（《大正藏》40:36）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宋元照撰）卷下三

三中六法：初禮三寶；二昇高座；三打磬靜眾（今多打木）；四贊唄（文是自作，今並他作，聲絕、秉爐、說偈、祈請等）；五正說；六觀機進止，問聽如法，樂聞應說（文中不明下座，今加續之）；七說竟迴向；八復作贊唄；九下座禮辭。僧傳云：周僧妙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眾於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最初鳴鍾集眾，總為十法。今時講導宜依此式。

（《大正藏》40:404）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一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蒞葱左。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1]，領牒魏詞，偏盡隅

[1] 一本“異”上有“奇”字。

陝[①]。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大[②]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眾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

（《大正藏》50:428-429，《中華藏》61:491-493）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一

天竺波羅柰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象[③]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善住、迴諍、唯識等經論。……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泰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總萬機而恆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令[④]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眾經要及百二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即恆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教跡迄今流行，香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

（《大正藏》50:429，《中華藏》61:493）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記》（日本圓珍等撰）卷上

凡講堂者，未審西天樣圖。若唐國堂無有前戶不置佛像，亦

① 一本“陝”作“奥”。
② “大”，一本作“太”，一本作“天”。
③ 一本無“元象”二字。
④ 一本“令”作“命”。

無壇場及以床座。尋其用者，為年三月俗講經，為修廢地堂塔，勸人覓物充修飾，例如餘國知議矣。講了閉之以荊棘等，若無講時不開之。言講者，唐土兩講：一俗講，即年三月就緣修之。只會男女，勸之輸物，充造寺資，故言俗講（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講。安居月傳法講是（不集俗人類也；若集之，僧被官責）。上來兩寺事皆申所司（可經奏外申州也，一日為期），蒙判行之。若不然者，寺被官責（云云）。本國往年於講堂不置像或不豎戶，此似唐樣。今愛安佛，乖舊跡也；又無俗講，古今空閑耳（講堂時正北置佛像，講師座高閣，在佛東向于讀座短狹在西南角。或推在佛前。故檀越設開題時，北座言，大眾處心合掌，聽南座唱經題。）

（《大正藏》56:227-228）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日本圓仁著）卷二

赤山院講經儀式：辰時，打講經鐘，打驚眾鐘訖。良久之會，大眾上堂，方定眾鐘。講師上堂，登高座間，大眾同音稱歎佛名——音曲一依新羅，不似唐音——講師登座訖，稱佛名便停。時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據唐風，即“云何於此經”一行偈矣。至“願佛開微密”句，大眾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脫香”等頌。梵唄訖，講師唱經題目，便開題，分別三門，釋[1]題目訖。維那師出來於高座前，講申會興之由，及施主別名、所施物色申訖，便以其狀轉與講師。講師把麈尾，一一申舉施主名，獨自誓願。誓願訖，論義者論端舉問。舉問[2]之間，講師舉麈尾，聞問者語。舉問了，便傾麈尾，即還舉之，謝問便答。帖問帖答，與本國同。

---

① 一本“釋”作“尺”，下同。
② 問，原鈔本作“門”。

但難儀式稍別。側手三下後，申解白前。卒爾指申難，聲如大嗔人，盡音呼諍。講師蒙難，但答，不返難。論義了，入文讀經。講訖，大衆同音長音讚歎。讚歎語中有“迴向”詞。講師下座。一僧唱“處世界如虛空”偈——音聲頗似本國。講師升禮盤，一僧唱三禮了。講師大衆同音。出堂歸房。更有覆講師一人，在高座南下座，便讀講師昨所講文。至“如含義”句，講師牒文釋義了。覆講亦讀，讀盡昨所講文了。講師即讀次文。每日如斯。

新羅一日講儀[①]式：辰時，打鐘。長打槌了，講師、都講二人入堂，大衆先入列座。講師、讀師入堂之會，大衆同音稱歎佛名長引。其講師登北座，都講登南座了，讚佛便止。時有下座一僧作梵，“云何於此經”一長偈也。作梵了，南座唱經題目——所謂唱經長引，音有屈曲。唱經之會，大衆三遍散花。每散花時各有所頌。唱經了，更短音唱題目。講師開經目。三門分別，述經大意。釋經題目竟，有維那師披讀申事興所由。其狀中具載無常道理，亡者功能，亡逝日數。

……新羅誦經儀式（大唐喚作“念經”）：打鐘定衆了，下座一僧起打槌，唱“一切恭敬敬禮常住三寶”。次一僧作梵，“如來妙色身”等兩行偈，音韻共唐一般。作梵之會，一人擎香盆歷行衆座之前，急行行便休，大衆同音誦“摩訶般若”題數十遍也。有一師陳申誦經來由了，大衆同音誦經，或時行經本，或時不行經本。念經了，導師獨唱“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次稱佛菩薩號，導師唱云“南無十二大願”，大衆云“藥師琉璃光佛”，導師云“南無藥師也”，大衆同音云“琉璃光佛”，導師云“南無大

① 儀，原鈔本誤作“議”。

慈[1]悲也”，大眾同音云“觀世音菩薩”，餘皆如是。禮佛了，導師獨結願迴向，迴向稍長。迴向之後，導師云“發心”，大眾同音亦云“發心”。次導師唱發願，已竟，頂禮三寶。次施主擎施物坐，導師與咒願，便散去。

（《大正藏》、《中華藏》未載，
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2 年版校註本 191-192）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日本圓仁著）卷三

（開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時，拜南郊[2]了。早朝歸城。幸在丹鳳樓，改年號——改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又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花經》；菩提寺令招福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三處：會昌寺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溆法師講《法花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講法師未得其名。又敕開講道教：左街令敕新從劍南道[3]召太清宮內供奉矩令費於玄真觀講《南花》等經；右街一處，未得其名。並皆奉敕講。從大和九年以來廢講，今上新開。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

（《大正藏》、《中華藏》未載，
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2 年版校註本 369）

---

① 慈，原鈔本誤作“衆”。
② 一本“郊”作“郡”。
③ 一本“道”形似“追”字。

2. 唄讚和轉讀

(1) 概　述

《法華文句記》(唐湛然述) 卷五中

經云："唄者，或云唄匿，此云讚誦[①]。"西方本有，此土案梁《宣驗記》云：陳思王，姓曹，名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十歲善文藝。私制轉七聲。植曾遊漁山，於巖谷間聞誦經聲，遠谷流美，乃效之而制其聲。如《賢愚經》鈴聲比丘緣等。

(《大正藏》34:245，《中華藏》94:403)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 卷十三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②]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讚[③]於管絃，則稱之以為唄。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篪

① 一本"讚誦"作"讚頌"。
② 一本"韻"作"詠"。
③ 一本"設讚"作"讚法"。

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乎琴[①]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

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②]聲，所存止一十[③]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倣[④]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

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雁[⑤]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⑥]翥。曇憑動韻，猶令鳥[⑦]馬蹉踢；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夔[⑧]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⑨]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

---

① 一本"乎琴"作"于竽"。
② 一本"古"作"有"。
③ 一本"十"作"千"。
④ 一本"倣"作"于"。
⑤ 一本"雁"作"鷹"。
⑥ 一本"忘"作"志"。
⑦ 一本"鳥"作"象"。
⑧ 一本無"夔"字。
⑨ 一本"獸"作"獻"。

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傾[①]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②]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合[③]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忽，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卻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流[④]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起[⑤]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

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唄[⑥]。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綰[⑦]。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原夫梵唄之起，亦兆[⑧]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睒頌》等，因為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而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高座[⑨]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

① 一本“傾”作“頃”。
② 一本“名”作“命”。
③ 一本“合”作“全”。
④ 一本“流”作“揄”。
⑤ 一本“起”作“超”。
⑥ 一本“唄”作“音”。
⑦ 一本“綰”作“管”。
⑧ 一本“兆”作“肇”。
⑨ 一本“高座”作“生”。

也。籥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

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授[1]。疇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大正藏》50:414-415，《中華藏》61:458-459，湯校 507-509）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二十三

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譎詐罔上，冒增榮寵，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黃屋，與前僧衛元嵩脣齒相副。帝精悟朗鑒，內烈外溫，召僧入內，七宵[2]禮懺。欲親睹愆犯，冀申殿黜。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為僧讚唄並諸法事。經聲七囀，莫不清靡。事訖設會，公陳本意。

（《大正藏》50:626，《中華藏》61:911）

《法苑珠林》（唐道世編）卷三十六

夫褒述之志，寄在詠歌之文；詠歌之文，依乎聲響。故詠歌巧則褒述之志申，聲響妙則詠歌之文暢，言詞待聲相資之理也。尋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音[3]；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音聲歌讚於佛德”，斯之謂也。昔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提婆[4]颺唄，清響

① 一本“授”作“校”。
② 一本“宵”作“霄”。
③ 一本“音”作“章”。
④ 一本“提婆”作“婆提”。

激於淨居。覺世至音，固無得而稱矣。至于末代脩習，極有明驗。是以陳思靜想，感魚山之梵唱；帛橋誓願，通大士之妙音；藥練[①]勤行，受法韻於幽祇；文宣勵誠，發夢響於齋室。並能寫氣天宮，摹聲淨刹，抑揚詞契，吐納節文[②]：斯亦神應之顯徵、學者之明範也。原夫經音為懿，妙出自然，製用可修，而研響非習。蓋所以炳發道聲、移易俗聽，當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趣發祇鷲之風，韻結霄漢之氣；遠聽則汪洋以峻雅，近屬則從容[③]以和肅：此其大致也。經稱深遠雷音，其在茲乎！若夫稱講聯齋，眾集永久；夜緩晚遲，香銷燭揜[④]；睡蓋覆其六情，懶結纏其四體：於是擇妙響以昇座，選勝聲以啟軸，宮商唄發，動玉振金，反折四飛，哀悅七眾，同迦陵之聲，等神鷲之響，能使寐魂更開，惰情還肅，滿堂驚耳，列席歡心。當爾之[⑤]時，乃知經聲之為貴矣！

（《大正藏》53:574，《中華藏》71:782）

《諸經要集》（唐道世編）卷四

夫褒述之志，寄在詠歌之文；詠歌之文，依乎聲響。故詠歌巧則褒述之志申，聲響妙則詠歌之文暢，言詞待聲，相資之理也。尋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音聲歌讚於佛

① 一本“藥練”作“籥練”。
② 一本“節文”作“節之”。
③ 一本“從容”作“縱容”。
④ 一本“揜”作“揭”。
⑤ 一本無“之”字。

德"[1]，斯之謂也。昔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婆提颺唄，清響徹於淨居。覺世至音，固無得而稱矣。至于末代脩習，極有明驗。是以陳思精想，感魚山之梵唱；帛橋誓願，通大士之妙音；欒練勤行，受法韻於幽祇；文宣勵誠，發夢響於齋室。並能寫氣天宮，摹聲淨剎，抑揚詞契，吐納節文：斯亦神應之顯徵、學者之明範也。原夫經音為懿，妙出自然，製用可修，而研[2]響非習。蓋所以炳發道聲、移易俗聽，當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趣發祇鷲之風，韻結霄漢之氣；遠聽則汪洋以峻雅，近屬則從容[3]以和肅：此其大致也。經稱深遠雷音，其在茲乎！若夫稱讚[4]聯齋，眾集永久；夜緩晚遲，香銷燭捨；睡蓋覆其六情，懶結纏其四體：於是擇妙響以昇座，選勝聲以啟軸，宮商唄發，動玉振[5]金，反折四飛，哀悅七眾，同迦陵之聲，等神鸞之響，能使寐魂更開，惰情還肅，滿堂驚耳，列席歡心。當爾之時，乃知經聲之為貴矣！

（《大正藏》54:31，《中華藏》53:533）

《法苑珠林》（唐道世編）卷三十六

述曰：漢地流行，好為刪略，所以處眾作唄，多為半偈。故《毘尼母論》云："不得作半唄，得突吉羅罪。"然此梵唄，文詞未審，依如西方，出何典誥？答：但聖開作唄，依經讚偈，取用無妨。然關內關外，吳蜀唄詞，各隨所好。唄讚多種，但漢梵既

① 一本此句作"以微妙之音聲歌詠於佛德"。
② 一本"研"作"妍"。
③ 一本"從容"作"縱容"。
④ 一本"稱讚"作"稱講"。
⑤ 一本"振"作"震"。

殊，音韻不可互用。至於宋朝，有康僧會法師，本康居國人，博學辯才，譯出經典。又善梵音，傳《泥洹》唄，聲製哀雅，擅美於世。音聲之學，咸取則焉。又昔晉時有道安法師，集製三科上經上講布薩等。先賢立制，不墜於地。天下法則，人皆習行。又至魏時，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含[①]珪璋，十歲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②]。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于[③]見而駭服，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讚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人[④]諷誦，咸憲章焉。嘗遊漁山[⑤]，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皆聞。植深感神理，彌悟[⑥]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唄，纂文製音，傳為後式。梵聲顯世，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有六契。

（《大正藏》53:574，《中華藏》71:784）

《諸經要集》（唐道世編）卷四

述曰：漢地流行，好為刪略，所以處眾作唄，多為半偈。故《毘尼母論》云："不得作半唄，得突吉羅罪。"然此梵唄，詞音未審，依如西方，出何典誥？答：但聖開作唄，依經讚偈，取用無妨。然關內關外，吳蜀唄詞，各隨所好。唄讚多種，但漢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至於宋[⑦]朝，有康僧會法師，本居康國人，博

① 一本"含"作"合"。
② 一本"改定"作"改字"。
③ 一本無"于"字。
④ 一本"人"作"之"。
⑤ 一本"漁山"作"魚山"。
⑥ 一本"悟"作"寤"。
⑦ 一本"宋"作"吳"。

學辯才，譯出經典。又善梵音，傳《泥洹》唄，聲製哀雅，檀美於世。音聲之學，咸取則焉。又昔晉時有道安法師，集製三科上經上講布薩等。先賢立制，不墜於地。天下法則，人皆習行。又至魏時，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含[①]珪璋，七歲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②]，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讚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皆聞。植深感神理，彌悟[③]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製音，傳為後式。梵聲顯世，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有六契。

（《大正藏》54:32-33，《中華藏》53:535）

《法苑珠林》（唐道世編）卷三十六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馬，及皆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可[④]以為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其亡主被鎖，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⑤]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闚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牽出，

① 一本"含"作"舍"。
② 一本"服"作"目"。
③ 一本"彌悟"下有"妙"字。
④ 一本無"可"字。
⑤ 一本"遺言"作"遺言"。

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善色謂奴曰：'今當為汝白也。'又入，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官放奴。即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追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右一驗出《冥報拾遺記》）

（《大正藏》53:577，《中華藏》71:787）

《法苑珠林》（唐道世編）卷三十六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夜[1]昏暗，如霧中行。於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2]，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唄之聲。王檢其案，謂之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睡。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曾寫《金剛般若》千餘部，義方自說。（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大正藏》53:578，《中華藏》71:787）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九十

① 一本"晝夜"作"晝日"。
② 一本"溫氣"作"熅氣"。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晳[1]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2]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3]時。臨去云："久不聞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為作唄。訖，其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悲[4]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洟[5]。（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大正藏》53:953，《中華藏》72:576）

《大宋僧史略》（宋贊寧撰）卷中

讚唄原始：案《十誦律》中，俱胝耳（即億耳也）作三契聲以讚佛。其人善唄，易了解。《阿含》中，善和羅作善諷誦，令影勝大王象馬不行。此土則康僧會傳《泥洹》讚唄，支謙製連句梵唄。又開士法勝善《阿毘曇心》，別撰二百五偈以為要解。號曰心，其頌聲也，撰象天樂。若靈籥自發，儀刑群品，觸物有寄，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合，則五音協律而俱作。附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窮音聲之妙會也。魏子建

① 一本"晳"作"皙"。
② 一本"婦人"無"婦"字。
③ 一本"其生"作"昔"。
④ 一本無"悲"字。
⑤ 一本"洟"作"涕"。

嘗游魚山而感音，翻其曲折，同合沙門之唄匿焉。南齊竟陵王子良將經中偈契，消息調音，曲盡其妙，著讚梵唄偈文一卷。又帛法橋者尤善梵唄。《高僧傳》中其人頗多，此不具錄。後趙石勒建平年中，有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方絕。僧有摹寫為梵唄焉。或曰："梵唄之聲，此何益也。"通曰："一者佛道法樂也。此音韻雖哀不傷，雖樂不淫。折中中和，故為法樂也。二者諸天鬼神聞皆歡喜故。三者諸佛常法，十方剎土何莫由斯樂也。"

（《大正藏》54:242）

《翻譯名義集》（宋法雲編）卷四

唄匿[1]，或梵唄，此云止。若準律文，唄匿如法。《出要律儀》云：如此鬱鞞國語，翻為止斷也，又云止息。由是外緣已止已斷，爾時寂靜，任為法事也。或婆陟，訛也；梵音婆[2]師，此云讚歎。梵天之音，善見云聽汝作唄。唄，言說之詞也。《法苑》云：尋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婆沙億[3]耳以三契聲頌所解法，佛讚善哉。《珠林》：齊僧辯能作梵契等。《音義》云：契之一字，猶言一節一科也。《弘明集》"頌經三契"、"道安法師集契梵音"。《佛道論衡》云：陳思王幼含珠章，十歲能文。每讀經文，流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聲節，為

① 一本此處有音注"蒲介"二字。
② 一本"婆"下有音注"蒲賀"二字，或"蒲賀切"三字。
③ 一本"億"作"意"。

梵唄撰文。

（《大正藏》54:1123，《中華藏》84:409）

（2）梵唄經師

《廣弘明集》（唐道宣撰）卷五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也。植每續佛經，輒留連嗟翫，以為至道[1]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漁山，聞空中梵天之贊，乃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大正藏》52:119，《中華藏》62:988）

《集古今佛道論衡》（唐道宣集）卷甲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2]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慕[3]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製音，傳為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

① 一本“道”下有“之”字。
② 一本“侍”作“待”。
③ 一本“慕”作“摹”。

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僧佑《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搜[1]仙錄，姦妄多奇[2]，終歸飾詐，其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大正藏》52:365 頁，《中華藏》60:760-761）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技，而[3]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文[4]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5]《本起》及[6]三《大挐》，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遶臺[7]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年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為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大正藏》50:413，《中華藏》61:456，湯校 499）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

① 一本“搜”作“攄”。
② 一本“多奇”作“奇妖”。
③ 一本無“而”字。
④ 一本無“文”字。
⑤ 一本無“三”字。
⑥ 一本“及”下有“須”字。
⑦ 一本“遶臺”作“臺外”。

詠《維摩》一契，因[①]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②]工恆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智、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地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大正藏》50:414，《中華藏》61:457，湯校 503）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齊安樂寺有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哀婉折衷，獨步齊初，無人加之[③]。嘗在新亭劉紹宅齋[④]，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鶴下集階前，及辯度一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寤，即起至佛堂中[⑤]，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音韻流好，有工常[⑥]曰[⑦]。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僧辯等，次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失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大正藏》53:577，《中華藏》71:786）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① 一本"因"作"同"。
② 一本"著"作"有"。
③ 一本"加之"作"如之"。
④ "齋"原作"齊"，此據《高僧傳》。
⑤ 一本"中"作"前"。
⑥ 一本"常"作"恆"。
⑦ "曰"應為"日"之誤。

釋慧忍，姓蒯，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慧滿[1]、僧業、僧尚、超朗[2]、僧期、超猷、慧旭、法律[3]、曇慧[4]、僧胤、慧象、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年四十餘。

（《大正藏》50:414，《中華藏》61:457，湯校505）

（3）轉讀經師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帛法橋，中山人。少[5]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

（《大正藏》50:413，《中華藏》61:456，湯校497）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晉中山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

---

① 一本"滿"作"微"。
② 一本"朗"作"明"。
③ 一本無"律"字。
④ 一本"慧"下有"滿"字。
⑤ 一本無"少"字。

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1]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于河北，即石虎末世也。

（《大正藏》53:577，《中華藏》71:786）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道慧，姓張，尋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素[2]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含[3]奇，製無定准，條章折[4]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諷詠，輒聞闇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

（《大正藏》50:414，《中華藏》61:456，湯校 500）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眾低昂，睡蛇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

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

① 一本"喉"作"唯"。
② 一本"素"作"志"。
③ 一本"含"作"合"。
④ 一本"折"作"析"。

用無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議[1]者謂逢時也。

（《大正藏》50:414，《中華藏》61:456-457，湯校 500-501）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並無餘解，薄能轉讀。道朗捉調小緩，法忍好存擊切，智欣善能側調，慧光喜騁飛聲。

（《大正藏》50:414，《中華藏》61:457，湯校 502）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曇憑，姓楊，揵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2]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鳥[3]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鍾，願於未來常[4]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鍾，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

時蜀中有僧令[5]道光，亦微善轉讀。

---

① 一本"議"作"譏"。
② 一本"懷音"作"學"。
③ 一本"鳥"作"象"。
④ 一本"常"作"當"。
⑤ 一本無"令"字。

（《大正藏》50:414，《中華藏》61:457，湯校504）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三十六

齊白馬寺有釋曇馮，姓楊，揵[①]為南安人。少游京師，學轉讀[②]，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尋，晚遂出群，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③]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徒[④]住足。因製造銅鍾，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所住。

（《大正藏》53:577，《中華藏》71:786-787）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法鄰：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少[⑤]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爽快碎[⑥]磕，傳寫有法。

釋曇進：亦入[⑦]能流，編[⑧]善還國[⑨]品。

釋慧超：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

① "揵"，一本作"犍"，一本作"旋"。
② 一本"讀"作"讚"。
③ 一本"巴"作"已"。
④ 一本"徒"作"途"。
⑤ 一本"少"下有"於"字。
⑥ 一本"碎"作"砰"。
⑦ 一本"入"作"八"。
⑧ 一本"編"作"偏"。
⑨ 一本無"國"字。

釋曇調：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荊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①]。

（《大正藏》50:414，《中華藏》61:457-458，湯校505）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二十五

（魏）釋僧朗，一名法朗。……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花》為志。素乏聲哢[②]，清靡不豐。乃潔誓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於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朗脣吻不動，而囀起咽喉，遠近亮澈[③]，因以著名。

（《大正藏》50:650，《中華藏》61:959）

3. 念 誦

（1）概 述

《佛說祕密相經》卷下（宋施護等譯）

爾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受世尊大毗盧遮那如來教敕已，即說祕密行相。所謂依如來部金剛印成就廣大儀軌中法用，若作持誦時，當不動舌端，脣齒二相合離諸音聲，但以金剛語音而為持誦，即能成就一切儀軌。此說即是金剛語菩薩法。

---

① 一本“也”下有“已上八人無傳”六字。
② 一本“哢”作“弄”。
③ 一本“澈”作“徹”。

（《大正藏》18:468，《中華藏》67:906）

《蘇悉地羯羅供養法》卷下（唐善無畏譯）

凡作供養，應具此法：至誠信心，及奉閼伽，皆以真言手印持誦成就，及以運心合掌置頂，方成圓滿供養之法。己身座者，以捺婆草或餘草等而作。其座長十六指，厚四指，闊十二指。隨其成就及事差別相應，坐之。其坐法者略有三種：一結加坐，二半加坐，三記[①]賢坐。令身端正，勿使動搖，而作念誦。

以其手印而執數珠，置當心前而作念誦。先禮三寶，次禮本尊，然後普禮諸餘尊等，而作念誦。初應須臾觀察本尊，然後念誦。中間勿起諸惡分別及嗔喜[②]等。正念誦持[③]，觀本尊形，或觀真言所有文字，或時觀彼本尊心上有真言文字，或寂淨[④]心而作念誦。念誦之法，不急不緩，亦不聲高亦不太小，中間不應供餘人語，亦不心緣諸外境界。真言文字不得訛錯，當觀本尊如對目前。晨暮二時遍數須足，午時減半乃至少分。於真言中有其唵字者[⑤]及歸命字，應寂心誦。若作息災增益之事，應以小聲念誦。真言有其吽字及泮吒字，應嗔猛誦，若作損他。誦念之時令餘人聞。凡真言字數有多少，從一至四，應誦數滿一俱胝遍；從五字至十五字，一一字數誦落叉遍；十五已上至三十二字，誦三落叉。數過此者誦一萬遍。於一一時如法念誦。其數畢已，隨所懷願及以成

---

① 一本無“記”字。
② 一本“嗔喜”作“喜嗔”。
③ 一本“持”作“時”。
④ 一本“淨”作“靜”。
⑤ 一本無“者”字。

就，殷勤求之。護本尊者，佛部之中，以佛眼真言應護未定[1]本尊。中部中，以半拏羅縛私寧真言應護本尊。下部中，以忙莽計真言應護本尊。初欲誦及了之時，於此二時應護本尊。所誦真言若寧[2]靜者，應以猛忿真言而護本尊，或用部主而護本尊。所誦真言若猛忿者，應以寧靜而護本尊，或用部主而護本尊。所誦真言若歡喜者，應以寧靜、猛忿二種真言而護本尊。迴施功德者，誦畢已，應以部母護其遍數奉寄部主。應知[3]如是言："一切有情無明所覆，惟求菩提。信受我今為彼，非為己身。惟願世尊，成就之時還我遍數。"念誦畢已，次執[4]閼伽置於頂上而奉獻之，復重供養香花等物。作三麼[5]耶，重作護法。以其部母重護本尊。亦以部母，或以明王，自護已身。作阿三忙祇寧印，誦[6]其真言。

（《大正藏》18:702-703，《中華藏》23:778-779）

《密咒圓因往生集》（西夏智廣等集）

夫欲誦持陀羅尼神咒者，先須歸依三寶。發大菩提心已，然後依法持念真言。今依五字陀羅尼法，念誦神咒有其四種：一者三摩地念。謂觀所念明咒，本尊口中流出光明，入自口中右旋安布心月輪中，如水精珠布於明鏡之上，心准念此是也。二者言意念。謂依前心月觀諸咒字，口中出聲，不高不下，不緩不急，如是而念，所出聲勢猶如搖鈴是也。三者金剛念。謂依前入於字觀，

① 一本注"未定"二字似為衍字。
② 一本注"寧"疑作"寂"，下同。
③ 一本無"知"字。
④ "執"，一本無，一本作"以"字。
⑤ 一本"麼"作"摩"。
⑥ 一本無"誦"字。

密合唇齒，小令其舌微動而念是也。四者降魔念，謂內以悲心為本，外現威怒之相，顰眉厲聲而念是也。如是四種，雖有差別，不離一念，為無二也。又有二種：一無數持念。謂不持念珠，不定時數，行住坐臥，恆常持念。二有數持念。謂手掐數珠限定時數，或百或千，隨應持念。若人誦持祕密神咒，要應依師依經而受持之，然須求於曉梵音者，指決字句，不令訛轉。一一分明，專志持誦，於前四種念法隨取其一，依法念誦無有間斷，所祈勝果決得成就。

（《大正藏》46:1007）

《念佛三昧寶王論》（唐飛錫撰）卷中

問曰：想即無想，謹聞之矣。然《方等》經中，修無上深妙禪定，令繼想白毫兼稱佛號，以祈勝定。既契之後，心佛兩忘，信有之矣。但默念泉澄，即三昧自至，亦何必聲喧里巷，響震山林，然後為道哉？

對曰：誠如所問。聲亦無爽，試為明之。何者？夫辟散之要，要存於聲。聲之不厲，心竊竊然、飄飄然無定；聲之厲也，拔茅連茹，乘策其後，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義一也。近而取之，聲光所及，萬禍冰消，功德叢林，千山松茂。其義二也。遠而說之，金容熒煌以散彩，寶華浙瀝而雨空，若指諸掌，皆聲致焉。其義三也。如牽木石，重而不前，洪音發號，飄然輕舉。其義四也。與魔軍相戰，旗鼓相望，用聲律於戎軒，以定破於強敵。其義五也。具斯眾義，復何厭哉？未若喧靜兩全，止觀雙運，協夫佛意，不亦可乎？定慧若均，則兼忘心佛，誠如所問矣。故廬山遠公《念佛三昧序》曰：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察夫玄音之扣心，

聽則塵累每銷，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其孰能與於此歟？言明證者，未若《華嚴經》偈云：

寧受無量苦，得聞佛音聲；不受一切樂，而不聞佛名。

夫然則佛聲，遠震開善萌牙，猶春雷之動百草，安得輕誣哉？……

問曰：淨土妙門，般舟之義，具聞剖析。然近代已來，誰得登于安養之國？既無相報，焉知所詣？望為明之。

對曰：晉朝盧山遠法師為其首唱。遠公從佛陀跋陀羅三藏，授念佛三昧，與弟慧持、高僧慧永、朝賢貴士隱逸清信、宗炳、張野、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謝靈運、闕公則等一百二十三人，鑿山為銘，誓生淨土。劉遺民著文，大略云……。謝靈運《淨土詠》云："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菁英，頹年安可寄，乘化必晨征。"

（《大正藏》47:139-140）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二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惛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生感衛於空中[1]，道冏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啟[2]。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曰虛哉？若迺凝寒靖[3]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

① 一本"中"作"山"。
② 一本"啟"作"聞"。
③ 一本"靖"作"靜"。

遒[1]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靈[2]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詠[3]誦法言，以此為音樂者也。

（《大正藏》50:409，《中華藏》61:443，湯校 475）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二十六

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十餘年。……永徽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大正藏》50:603，《中華藏》61:854）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二十五

釋道悅，姓張。……悅於此寺每誦卷通，扣磬一下，聞者肅然。且其誦聲如清流激韻，聽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屢有祥感。

（《大正藏》50:661，《中華藏》61:1000）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十七

蓋聞寂滅[4]不動，是則無象無言；感而遂通，所以有名有教。是以一四之句難聞，三千之火易入。庶使凝寒靜夜，朗月長宵[5]，獨處空閑，吟誦經典，吐納宮商，文字分明，言味流美，詞韻相屬，適眾人心。利生物善，足使幽靈欣曜[6]，精神悅豫。久習純熟，

① 一本"遒"作"道"。
② 一本"靈"作"顯"。
③ 一本無"詠"字。
④ 一本"滅"作"然"。
⑤ 一本"宵"作"霄"。
⑥ 一本"曜"作"躍"。

文義洞曉，敬心殷誦，至誠冥感。信知受持一偈，福利弘深；書寫一言，功超數劫。是以迦葉頂受，靡吝剝皮，薩陀心樂，無辭灑血。此是甘露之初門，入道之終德也。

（《大正藏》53:412，《中華藏》71:454）

《金剛界大法對受記》（日本安然記）卷八

日院說：凡念誦有四種：一、音聲念誦。謂高聲，文文、字字、句句分明誦也。二、金剛念誦。謂無聲，唇齒合而少動聲默誦也。三、三摩地念誦。唯心中念之。四、真實念誦。謂念真言義理也。此四種中今是金剛念誦也。

（《大正藏》75:194）

（2）五會聲法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唐金剛智譯）卷四

如是讚已，若更有餘勝妙讚頌，隨意讚之。其讚詠法：晨朝當以灑臘音韻，午時以中音，昏黃以破音，中夜以第五音韻——讚之。如不解者，隨以清好音聲讚歎。常應每日四[①]時念誦，謂晨朝、日午、黃昏、夜半也。應持四種數珠，作四種念誦。作四種者，所謂音聲念誦[②]；二金剛念誦，合口動舌默誦是也[③]；三三摩地念誦，心念是也[④]；四真實念誦，如字義修行是也[⑤]。由此四種念誦力故，能滅一切罪障苦厄，成就一切功德。四種數珠者，如

① 一本無“四”字。
② 一本此下有“一切聲是也”五字細注。
③ 一本“合口動舌默誦是也”八字為細注。
④ 一本“心念是也”四字為細注。
⑤ 一本“如字義修行是也”七字為細注。

來部用菩提子，金剛部用金剛子，寶部用寶珠，蓮花部用蓮子，羯摩部用雜寶間錯為之。行者若能隨順瑜伽，修行三摩地念誦者，則無有時分限數。於一切時，無間作之。

（《大正藏》18:248，《中華藏》23:729-730）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唐法照述）

夫如來設教，廣略隨根，終歸乎實相。得真無生者，孰能與於此哉？然念佛三昧，是真無上深妙禪門矣。以彌陀法王四十八願名號為佛事，願力度眾生。所以五會聲流於常宮，淨教普霑於沙界。故《華嚴經》云：三賢乃至一切諸佛無上菩提，皆不離念佛、念法、念僧而生。故《華嚴》《維摩》等經，有以音聲語言而作佛事。又聲名句文為諸教體[①]，豈同今之學者：紫金之容，都撥為有相；髻珠之教，懸指為文字；語無色則捨於真色，論無聲乃厭於梵聲；生[②]號無為，行稱失道，即顛墜邪，山良可悲矣。今則不然，且《金剛般若》云：六度萬行一切善法，無非佛因。此是釋迦三世諸佛誠諦真言，足以為信敬，可依行。今依《大無量壽經》五會念佛。若廣作法事，具在《五會法事議》三卷。啟讚彌陀觀經，廣說由序，問答釋疑，並在彼文。亦須具寫尋讀，流傳後世。若略作法事，即依此文。

凡作法事人，若道若俗，多即六七人，少即三五人。揀取好聲解者，總須威儀齊整，端坐合掌，專心觀佛。齊聲齊合，切不得笑，左右顧視。起真實悲濟之心，勿為名利。眾詮一人為座主，稽請莊嚴，經讚法事，須知次第。一人副座，知香火打磬，同聲

① 一本“教體”作“經體”。
② 一本“生”作“坐”。

唱讚，專知撿挍。先須焚香聲磬，召請聖眾。當座人念佛一聲，白眾云："敬白道場眾等，總須發至誠心，端坐合掌，觀想阿彌陀佛一切賢聖，如對目前。若能如是用心，即賢聖降臨，龍天護念，聽聞經讚法事。令眾等即於言下，滅無量罪，獲無量福。心開意解，速證甚深念佛三昧，得無生忍，獲大總持，具六波羅蜜神通自在。"言訖即打磬一下。作梵了，念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地藏菩薩，各三五十聲，然後至心稽請。次莊嚴了，依前念佛。即須觀其道場徒眾多少，或晝或夜，或廣或略，有道場請主為何善事，切須知。

時別為莊嚴，廣與念誦。坐道場時，或有兩坐、三坐乃至多坐。其《彌陀》《觀》經，一坐一啟。《散華樂》及諸讚文，總須暗誦，周而復始。經讚必須精熟，不得臨時把本。唯五會妙音一坐，獨作不得聲[①]。若准一坐，啟經法事即廣略看時，其諸依次誦之。《散華樂》為首。其《散華樂》一坐一句[②]，諸《寶鳥》、《相好》、《維摩》、《五會》、大小《般若》、《般若涅槃》等讚，一坐兩句，為聲打磬。《淨土樂》、《六根讚》、《西方樂》、《出家樂》、《禮讚》等，並四句為准；《道場樂》一句而已。從《彌陀》《觀》《維》經已後諸讚，皆須第三會念佛和之。誦諸讚了，欲散，即誦《道場樂》，音即高聲，須第三會念阿彌陀佛三百餘聲。最後唱《西方禮讚》、《天台智者迴向發願文》。

（《大正藏》47:474-475）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唐法照撰）

① 一本"聲"作"絕"。
② 一本無"句"字。

五會念佛 （梁漢沙門法照，大曆元年夏四月中起，自南岳彌陀臺般舟道場，依《無量壽經》作）

問曰：五會念佛出在何文？答曰：《大無量壽經》云：或有寶樹，車渠[①]為本，紫金為莖，白銀為枝，琉璃為條，水精為葉，珊瑚為華，瑪瑙為實。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準，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榮色光耀，不可勝視。清風時發，出五會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其聞音者，得深法忍，住不退轉，至成佛道。

（《大正藏》47:476）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唐法照述）

又釋五會念佛。五者會是數，會者集會。彼五種音聲，從緩至急，唯念佛法僧，更無雜念。念則無念，佛不二門也。聲則無常[②]，第一義也。故終日念佛，恆順於真性。終日願生，常使於妙理。發心有如此者，必降天魔擊法鼓，六種震動，四花繁雨。金剛寶座正覺可期也。故《觀經》曰：若念佛者當知，此人中分陀利花，名為希有。觀世音大勢至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是於如來常於三昧海中，舉網綿乎[③]。謂父王曰：王今坐禪，但當念佛。豈同離念求乎無念，離生求於無生，離相好求乎法身，離文字求乎解脫。夫如是者則住於斷滅見。謗佛毀經，成櫃法業，墜無間矣。凡在修道可不慎毀，可不敬歟。又《觀佛三昧海經》云：此觀佛三昧，是破戒者護，失道者依，煩惱賊中大勇猛將，

① 一本“車渠”作“硨磲”。
② 一本“常”作“聲”。
③ 一本“乎”作“手”。

首楞嚴王百千三昧所出生處。亦名諸三昧母，亦名諸三昧王，亦名諸佛共所印可定，亦名如來禪。非二乘外道等禪，信可知矣。此五會念佛聲勢，點大盡長者即是緩念，點小漸短者即是漸急念。須會此意：

第一會平聲緩念，南無阿彌陀佛；

第二會平上聲緩念，南無阿彌陀佛；

第三會非緩非急念，南無阿彌陀佛；

第四會漸急念，南無阿彌陀佛；

第五會四字轉急念，阿彌陀佛。

五會念佛竟，即誦《寶鳥》諸雜讚。

（《大正藏》47:476）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唐法照述）

《五會讚》（依《無量壽經》），釋法照

第一會時平聲入（彌陀佛），第二極妙演清音（彌陀佛彌陀佛），
第三盤旋如奏樂（彌陀佛），第四要期用力吟（彌陀佛彌陀佛），
第五高聲唯速念（彌陀佛），聞此五會悟無生（彌陀佛彌陀佛）。
一到西方受快樂（彌陀佛），永不輪迴入苦坑（彌陀佛彌陀佛）。
發心念佛事須堅（彌陀佛），臨終決定上金船（彌陀佛彌陀佛）。
迴願眾生皆得往（彌陀佛），直向西方坐寶蓮（彌陀佛彌陀佛）。
西方世界實為精（彌陀佛），彼土眾生不可輕（彌陀佛彌陀佛）。
衣祴持花供養佛（彌陀佛），還來本國飯經行（彌陀佛彌陀佛）。
發心念佛度群生（彌陀佛），願此五會廣流行（彌陀佛彌陀佛）。
六道三塗皆攝取（彌陀佛），蓮花會裡著真名（彌陀佛彌陀佛）。

（《大正藏》47:477）

《金剛界大法對受記》（日本安然記）卷六

略出十六大供養後有金剛言辭歌詠讚誦品云：如上結印及陀羅尼，供養一切如來並聖衆，即以讚金剛言辭應作歌詠曰：……如是讚已，若有餘勝妙讚頌，隨意讚之。其讚詠法：晨朝當以灑臘音韻，午時以中音，黄昏以破音，中夜以第五音韻讚之。如不解者，隨以清好音聲讚詠（云云）。次有念誦，次有事供，次有神供，次還入壇如常念誦。……

又灑臘音者，准《灌臘經》四月八日灌佛臘像。今灑臘者與灌臘同。其音曲者大唐行之。即平緩音；次中音者，非平非高非緩非急；次破音者是高急音；次第五音韻者，彌陀念佛合刹五聲中第五號之六聲也。故《阿彌陀相好讚》云：

急，

第一會時平聲入（彌陀佛），第二極妙演清音（觀世音大勢至）；

第三槃旋如奏樂（如奏樂），第四要其用力吟（要其用力吟）；

第五高聲准急念（准急念），聞此五會發人心（聞此五會發人心）。

一到西方受快樂（受快樂），聞此五會悟無生（聞此五會悟無生）。

昔斯那國法道[①]和上現身往極樂[②]國，親聞水、鳥、樹林念佛之聲，以傳斯那。慈覺大師入五臺山，學其音曲，以傳睿山。此有長聲二聲、合刹五聲。古德每見略出經文，到彼四聲之疑。安然以聞智聰和上及修和上，質此第五音韻。又檢經之次見《灌臘

① 一本“道”作“順”。
② 一本無“樂”字。

經》，了灑臘音。又中院說珍和上說：灑臘音是緩聲；中音是非緩非急聲；破音是急聲，以加初見明了決之。若約慈覺大師所傳讚言之《十六讚》、《四智讚》、《五讚》等曲，是緩聲，灑臘音；《百八名讚歌》等曲，是非緩非急聲，中音；《百字讚》、《普賢讚》等曲急聲，破音；《大讚》、《吉慶讚》等曲是准急聲，第五音。

（《大正藏》75:178-179）

4. 唱 導

（1）概 述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座，躬為導首。先[②]明三世因果，卻辯[③]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

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④]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眾驚心，聲之為用也。辭吐後[⑤]發，適會無差，辯之為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為用也。商搉經論，採撮

① 一本無“因”字。
② “先”，一本作“光”，一本作“廣”。
③ 一本“辯”作“辦”。
④ 一本“警”作“驚”。
⑤ 一本“後”作“俊”。

書史，博之為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為出家五眾，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知[①]眾，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②]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卻尋經導[③]二技[④]，雖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行周[⑤]，煙蓋停氛，燈惟[⑥]靖燿，四眾專心，叉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⑦]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慼[⑧]，則灑淚[⑨]含酸。於是闔眾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⑩]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人[⑪]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為用也。

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其[⑫]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己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

① 一本無“知”字。
② 一本“上”作“土”。
③ 一本“導”作“道”。
④ 一本“技”作“伎”。
⑤ 一本“行周”作“周行”。
⑥ 一本“惟”作“帷”。
⑦ 一本“擎”作“警”。
⑧ 一本“慼”作“感”。
⑨ 一本“淚”作“泣”。
⑩ 一本“鍾”作“種”。
⑪ 一本“人”作“遑”。
⑫ 一本無“其”字。

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習[1]。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屈[2]頭，臨時抽造，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3]啟齒。施主失應時之福，眾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秖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4]匠之咎。若然，豈高僧[5]之謂耶？

（《大正藏》50:417-418，《中華藏》61:462，湯校 521-522）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方關[6]名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為高；忍界所尊，惟聲通解。且自聲之為傳，其流雜焉，即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為未悟，試揚搉而論之。

爰始經師為德，本實以聲糅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從迴向，頃世皆捐其旨。鄭衛彌[7]流，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致使淫音婉變[8]，嬌哢頻繁[9]，世重同迷，鮮宗為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治，而為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未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眾，僧頗嫌[10]之。而越壓堅貞，殊虧雅素，得惟隨俗，失在戲論。且復彫訛將絕，宗匠者希，昔

① 一本"唱習"作"宣唱"。
② 一本"屈"作"出"。
③ 一本"途"作"徒"。
④ 一本"代"作"伐"。
⑤ 一本"僧"下有"傳"字。
⑥ 一本"關"作"開"。
⑦ 一本"彌"作"珍"。
⑧ 一本"變"作"戀"。
⑨ 一本作"嬌弄頗繁"。
⑩ 一本"嫌"作"兼"。

演三千，今無一契。將非沿世遷貿，固[1]得行藏有儀乎？

導達[2]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疏通玄理。本寔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乖筌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為其言初；審非斯人，則雜藏陳其殃咎。統其朗[3]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終篇。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道則不輕末[4]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所敘，殷勤四能，即用以觀，誠如弘例，何以明耶？

若夫聲學既豐，則溫詞雅贍；才辨橫逸，則慧發鄰幾。必履此蹤，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乖此位，則濫罔翳於玄津。但為世接五昏，人纏九惱。俗利日隆，而道弘頗躓。所以坐列朝宰，或面對文人，學構疏蕪，時陳鄙俚[5]。褒獎帝德，反[6]類阿衡。讚美寒微，翻同旒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悉[7]略璋弧，豈聞床几。若敘閨室，則誦窈窕從[8]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為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非惟謂福徒[9]施，亦使信情萎萃。又有逞衒唇吻，搖鼓無慚，豔飾園庭，潤[10]光犬馬。斯並學非師授，詞假他傳，勇果前聞，無思箴艾。遂即重輕同跡，真誤混流。顏厚既增，彌深癡滯[11]。寧謂導達，豈並然耶？至如善權之對晤儲兩，千紙不弊其繁華；真觀之拔難程神，百句彌開其邪信。故得存亡，定

① 一本“固”作“因”。
② 一本“導達”作“道達”，下同。
③ 一本“朗”作“明”。
④ 一本“末”作“未”。
⑤ 一本“俚”作“但”。
⑥ 一本“反”作“乃”。
⑦ 一本“悉”作“迷”。
⑧ 一本“從”作“縱”。
⑨ “徒”，一本作“徒難”，一本作“從”。
⑩ 一本“潤”作“閏”。
⑪ 一本“滯”作“券”。

其尊考。佳[1]嚴審其郊邑，詞調流便，弈弈難窮。引挽倫綜，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儒素解頤。使[2]識信牢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舉，則得人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來誚掩化如彼。輒試論矣，臨機難哉！

唄匿之作，沿世相驅。轉革舊章，多弘新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昔遺，乍陳竟陵冥授。未詳古述，且敘由來。豈非聲乖久布之象，惟信口傳，在人為高，卑罔雜准。大約其體，例其眾焉。至如梵之為用，則集眾行香，即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實，梵者，淨也，寔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覲佛者，皆陳讚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詔聲為梵。

然彼天音，未必同此。故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3]勢之類也。地分鄭魏，聲亦參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惟以纖婉為工；秦壤雍冀[4]，音詞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聲高為勝？然則處事難常，未可相奪。若都集道俗，或傾國[5]大齋，行香長梵，則秦聲為得；五眾常禮，七貴恆[6]興，開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夜良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駭發沈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陵昔[7]弄，亦傳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無其美。劍南隴右，其風體秦。雖或盈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

① 一本“佳”作“往”。
② 一本“使”作“便”。
③ 一本“屈”作“掘”。
④ 一本“冀”作“梁”。
⑤ 一本“國”作“郭”。
⑥ “恆”，一本作“胥”，一本作“宵”。
⑦ 一本“昔”作“音”。

詠頌居然自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妄測，斷可知矣。

唄匿之作，頗涉前科。至於寄事，置布仍[①]別。梵設發引為功，唄匿終於散席。尋唄匿也，亦本天[②]音。唐翻為靜，深得其理。謂眾將散，恐涉亂緣，故以唄約令無逸也。然靜[③]唄為義，豈局送終。善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因起誠，而不無通儀。頌讚之設，其流寔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翫[④]。彫飾文綺，糅以聲華，隨卷稱揚，任契便搆。然其聲多豔逸，翳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哢，竟迷是何筌目。關[⑤]河晉魏，兼而重之。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惟彼南服，文聲若林。向若節之中和，理必諧諸幽遠。隨墮[⑥]難泝，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佛緣，五言結韻，則百藏[⑦]宗為師轄；遠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為風素。斯並無聲，以廁其本。故得列代傳之。

或者問曰：向敘諸讚，敗[⑧]績由聲。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颺玄理，故歌詠頌法，以為音樂。斯言何哉？必有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鎔裁節約，得使文質相勝，詞過其實。世該[⑨]所非，聲覆法本。佛有弘約，何得掩清音而希激楚，忽雅眾而冒昏夫，斯誠恥也。京輦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為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有常宗。並盛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於

① 一本“仍”作“巧”。
② 一本“天”作“大”。
③ 一本無“靜”字。
④ 一本“翫”作“習”。
⑤ 一本“關”作“開”。
⑥ 一本無“墮”字。
⑦ 一本“藏”作“歲”。
⑧ 一本“敗”作“唄”。
⑨ 一本“該”作“諺”。

聖哲彝[①]訓，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敘聖人[②]法。諸頌以標首，雖復序頌文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於教端，今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推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集叢鬧，昏雜波騰，卒欲正理，何由可靜。未若高飇洪音，依歸三寶，忽聞駭耳，莫不傾心。斯亦發萌草創開信之奇略也。

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皂素，開大施門，打刹唱舉，抽[③]撤泉貝。別請設坐，廣說施[④]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別[⑤]，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銛奇，一期之走[⑦]捷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弘。尋常達嚫，科要易悉，故不廣也。

若夫適[⑧]化無方，陶甄不一，知微詎幾，達信誰焉？然則堅信終乎我亡，知微極乎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化以識變為明，通法以濫委為闇，故身子謬說，無昇悟入。眾首妄悔，畢為譏訶，自餘下凡，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說導之功，既非會正，何能審觀？止[⑨]可登機之務，以意商量。接俗之能，存乎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擬人以倫，固當非咎，悠哉遐想，通斯意焉。終南太[⑩]一[⑪]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法屬曰：竊以法

---

① 一本"彝"作"尋"。
② 一本"人"下有"之"字。
③ 一本"抽"作"拘"。
④ 一本"施"作"拖"。
⑤ 一本作"百數數別"。
⑥ 一本"句"作"白"。
⑦ 一本"走"作"赴"。
⑧ 一本"適"作"通"。
⑨ 一本"止"作"正"。
⑩ 一本"太"作"大"。
⑪ 一本"一"作"乙"。

流所被，非人不弘，頃世澆漓[1]，多乖名實。後學奔競，未悉[2]尋籌，致混篇章，凋殘者眾。自梁已後，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微[3]緒。豈非綴緝寡鮮，聞見遂沈，高行明德，湮埋難紀。輒不崖[4]揆，且掇在言。至於傳述，固抒嘉績，猶賢絕墜，無聞於世。所以江表陳統，瓊晃琰嶠[5]之疇；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侶：英聲冒[6]於天漢，盛行動於人心，並可楷模，俱從物故。嘗以暇日，遍訪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撫心之痛，自積由來。相成之規，意言道合，仰託周訪，務盡搜揚。勿謂繁多，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餘四百，尚有師尋，豈喻釋門三五帙也。故當微有操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豈不光闡僧海，舟徑聖蹤，則釋門道勝，顧思齊之有日；俗流上達，增景仰於生常邪？

（《大正藏》50:705-707，《中華藏》61:1071-1073）

《宋高僧傳》（宋贊寧撰）卷三十

論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万物，絪縕而出，鼓動而萌。由庶類以蚩蚩，稟自然而歷歷。自然者道，道惟本心，心無不通，通物之理之謂道也。道其不一，蓄息流形，若究天倪。物亦惟一。乾一也，坤一也，殆乎因動成變，以變求占，則生象不一歟？至如鳥獸交氣，草木構精，或用[7]其牡[8]而竦其雄，或同乎根而異乎

① 一本"漓"作"離"。
② 一本"悉"作"志"。
③ 一本"微"作"徽"。
④ 一本"崖"作"涯"。
⑤ 一本"嶠"作"嬌"。
⑥ 一本"冒"作"昌"。
⑦ "用"，一本作"肖"，一本作"月"。
⑧ "牡"，一本作"牝"，一本作"壯"。

實。鱣飛似鳥，橘移成枳，交獲為僉，羽嘉生鳳，若此之倫，物類糅錯之所致也。雜之時大矣哉！事有重貤，物有紛綸，乃彰雜名，非一名而統盡。故曰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昔《梁傳》中立篇第十曰《唱導》也，蓋取諸經中"此諸菩薩皆唱導之首"之義也。唱者，固必有和乎？導者，固必有達者。終南釋氏觀覽此題，得在乎歌讚表宣，失在乎兼才別德也。譬若別均天分，重賦全才，虎雙翼而飛，鷹四足而擊也。於是建立《雜篇》，包藏眾德，何止聲表？無所不容。……

或曰："何忽變唱導成聲德耶？"通曰："聲之用大矣哉！良以諸佛刹土，偏用一塵以為警悟。唯忍土最尚音聲，行為佛事及觀音說圓通，世尊稱讚者，為被聞熏。故若昆目仙人，香積世界，樂不樂爰居之耳，圜不入方鑿之穿。是以影勝大王止前驅之象馬，缽囊釋子動合會之人天。返魂者隨唄聲而到家，光潔者聞唄聲而歡喜。乃可謂宮商佛法，金石天音，哀而不傷，樂而不佚，引之入慈悲之域，勸之離繫縛之場。脫或執受不精，器能無取，乃不可謂為聲德也。于今搜有鄰之德，聚兼講之才，三人之師，于斯見矣，四戰之國，孰敢攻乎？得非備五彩而服章，含[①]八風而成樂，則有登天竺而作猿梵，動塔鈴而貫虹霓[②]，副天請而都講隨，占地理而宰臣應，觀音摩其髮頂，彌勒訴其雷神。始化倭民，坐亡舉指，見慈顏而不怒，作《詩式》以安禪。

（《大正藏》50:899，《中華藏》62:304-305，范校 756-758）

《廣弘明集》（唐道宣集）卷七

① 一本"含"作"舍"。
② 一本"霓"作"蜺"。

（荀）濟云：……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婬，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掛旛蓋於長刹，倣[1]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讚唄，象食舉之登歌。

（《大正藏》52:130，《中華藏》62:1014）

《大宋僧史略》（宋贊寧撰）卷中

唱導者，始則西域上座凡赴請，咒願曰"二足常安，四足亦安，一切時中皆吉祥"等，以悅可檀越之心也。舍利弗多辯才，曾作上座，讚導頗佳，白衣大歡喜。此為表白之椎輪也。《梁高僧傳》論云：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一聲也，二辯也，三才也，四博也。非聲則無以警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采，非博則語無依據。此其大體也。據《寄歸傳》中云：梵香胡跪，歎佛相好，合是導師胡跪爾。或直聲告，或詰曲聲也。又西域凡覲國王，必有讚德之儀。法流東夏，其任尤重。如見大官、謁王者，須一明練者通暄涼、序情意、讚風化。此亦唱導之事也。齊竟陵王有導文，梁僧祐著齊[2]主讚歎緣記及諸色咒願文，陳隋世高僧真觀深善斯道，有道[3]文集焉。從唐至今，此法盛行于代也。

（《大正藏》54:242）

① 一本"倣"作"放"。
② "齊"一本作"齋"。
③ "道"一本作"導"。

《釋氏要覽》（宋道誠集）卷中

表白　《僧史略》云：亦曰唱導也。始則西域上座凡赴請，咒願以悅檀越之心。舍利弗多辯才，曾作上座，讚導頗佳，白衣大歡喜。此為表白之推輪也。《梁高僧傳》云：夫唱導所貴者，其事四焉：一聲，二辯，三才，四博也。非聲無以警眾，非辯無以適時，非才言無可采，非博語無依據。陳錢塘高僧真觀有八能，則唱導一也。

（《大正藏》54:276）

（2）唱導經師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道照，姓麴，平西[①]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群典，以宣唱為業。音吐寥[②]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敘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召[③]。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④]之齋竟，別嚫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為門師。宋元嘉三[⑤]十年卒，年六十六。

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大正藏》50:415，《中華藏》61:459，湯校 510）

---

① 一本“平西”作“西平”。
② 一本“寥”作“嘹”。
③ 一本“召”作“果”。
④ “久”，一本作“又”，一本作“文”。
⑤ 一本無“三”字。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癬瘡[①]，積治不除，房內恆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唾。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刮取涎唾[②]，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大正藏》50:415-416，《中華藏》61:459，湯校 511）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讀[③]覽經論，涉獵書史，眾技[④]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詣[⑤]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荊，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為逆。"帝悅之。明旦，別嚫一萬。後敕

① 一本"癬瘡"作"瘡癬"。
② 一本無"又聞……唾"十五字。
③ 一本"讀"作"該"。
④ "技"，一本作"伎"，一本作"妓"。
⑤ 一本無"詣"字。

為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大正藏》50:416，《中華藏》61:459，湯校 512）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曇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眾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為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沖，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賞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

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睒[①]經》新聲，哀亮有序。

（《大正藏》50:416，《中華藏》61:459-460，湯校 513）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意嗜[②]五經詩賦，及算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③]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

① 一本"睒"作"談"。

② "性意嗜"，一本作"性喜事"，一本作"性意事"。

③ 一本無"是"字。

談佛法，𨷖[1]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焉[2]。給[3]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奬導群生，唯德之本[4]，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除，攜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齋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于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即敕賜三衣瓶缽。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

（《大正藏》50:416，《中華藏》61:460，湯校 513-514）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5]。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語之[6]。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卻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咒，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7]，人勸[8]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

① 一本"𨷖"作"舉"。
② 一本無"焉"字。
③ 一本無"給"字。
④ 一本"本"作"大"。
⑤ 一本無"京師"二字。
⑥ "試欲語之"，一本作"試語之"，一本作"試欲詰之"。
⑦ 一本"丸"下有"藥"字。
⑧ 一本"勸"下有"令"字。

死[1]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大正藏》50:416，《中華藏》61:460，湯校515-516）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啟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2]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承[3]相、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廟[4]，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時[5]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善[6]唱說，振響於宋末[7]齊初。

（《大正藏》50:416，《中華藏》61:460，湯校515-516）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已[8]長齋菜食。每率眾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于宋孝武。大明六年敕為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沈。言不經營[9]，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

① 一本“死”下有“終難”二字。
② 一本“響”作“嚮”。
③ “承”，一本作“丞”，一本無。
④ 一本“廟”作“宅”。
⑤ 一本無此下一句十九字。
⑥ 一本無“善”字。
⑦ 一本“末”作“宋”。
⑧ 一本“已”作“以”。
⑨ 一本“營”作“勞”。

留[1]連信宿，增其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大正藏》50:415-418，《中華藏》61:460-461，湯校 510-522）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2]，及耆[3]父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4]相自業。宗殼、沈慶[5]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眾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6]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敕住後堂，知陰陽祕術。

後少時，啟求出家，三啟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殼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為五戒之師。……太始六年，佼[7]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8]親事幼主，恆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9]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啟

① 一本"留"作"流"。
② 一本"技"作"伎"。
③ 一本無"耆"字。
④ 一本"傭"作"庸"。
⑤ 一本"慶"下有"之"字。
⑥ 一本"著"下有"鉗"字。
⑦ 一本"佼"作"校"。
⑧ 一本"高"下有"帝"字。
⑨ 一本"高"下有"下"字。

乞還鄉。至鄉少時，敕旨重疊。顒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顒云腳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①]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顒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顒曰："葆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顒曰："昔菩薩八萬伎[②]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顒往必直前，無有通白。感[③]致隨喜，日盈萬計。顒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收[④]糴米穀，散飴[⑤]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顒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籮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焰必[⑥]及。弟子欲輿顒出寺，顒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⑦]，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爐。齊永元二年，年八十七卒。

（《大正藏》50:416-417，《中華藏》61:461，湯校 517-519）

《高僧傳》（南朝梁慧皎撰）卷十三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敕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顒為師。既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為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

① 一本無"蹕而"二字。
② 一本"伎"作"妓"。
③ 一本"感"作"咸"。
④ 一本無"收"字。
⑤ 一本"飴"作"飼"。
⑥ 一本"必"作"將"。
⑦ 一本"命"作"念"。

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為性敦美[1]，賞接為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興[2]、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例[3]。傾衆動物，論者後[4]之。

（《大正藏》50:417，《中華藏》61:461-462，湯校 520）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二

（隋釋彥琮）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内典文會集》，又為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

（《大正藏》50:436 頁，《中華藏》61:509）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二十四

釋慧乘，俗姓劉氏。……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十遍。（道）璋即乘之猶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誠愨，偏能唄讚，清囀婉約，有勢於時。每為都講，亦隸倫則。京邑後附，多嚮其塵云。

（《大正藏》50:634，《中華藏》61:927-929）

---

① 一本“美”下有“以”字。
② 一本“興”作“與”。
③ 一本“例”作“列”。
④ 一本“後”作“從”。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陳）釋慧明，不知何許[1]人。貌儀[2]象胡，故世以胡明為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湧難加。摛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捃掇[3]大旨[4]，不存文句。陳文[5]御世，多營齋[6]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眾以明騁衒唇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

（《大正藏》50:700-701，《中華藏》61:1064）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

（《大正藏》50:701，《中華藏》61:1064）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釋法稱，江南人。誦[7]諸經聲，清響動眾。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披導，即務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秦壤，住興善寺。每引內禁，敘論正義，開納帝心。即敕正殿，常置經座。日別差讀經，聲聲不絕[8]。聽覽

① 一本無“許”字。
② 一本“貌儀”作“儀貌”。
③ 一本“掇”作“拾”。
④ 一本“旨”作“指”。
⑤ 一本“文”作“之”。
⑥ 一本“齋”作“齊”。
⑦ 一本“誦”作“通”。
⑧ 一本作“日別差讀，經聲不絕”。

微隙，即問經旨，遂終昇遐[①]。晚住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者，世號烏雲。令望所高，聲飛南北。每執經對御，響[②]震[③]如雷。時慘[④]哀囀，停駐飛走。其德甚眾，秘不泄之，故無事緒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素，都皆諳曉，對時引挽如宿搆焉。隋煬帝在蕃，彌崇敬愛，召入慧日，把臂朋從，欣其詞令[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為追福，又教沙門法論為之墓誌，見於別集。

（《大正藏》50:701，《中華藏》61:1065）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俗姓范氏。……聲韻鐘鈴，捷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驚異[⑥]。……初觀聲辯之雄，最稱宏富，江表大[⑦]國，莫敢爭先。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為其稱首，自爾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百一賢[⑧]，代興有日。

（《大正藏》50:701-703，《中華藏》61:1065-1067）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騷索遠度，

① 一本“遐”作“霞”。
② 一本“響”作“嚮”。
③ 一本“震”作“振”。
④ 一本“慘”作“參”。
⑤ 一本無“令”字。
⑥ 一本無“驚異”二字。
⑦ 一本“大”作“文”。
⑧ 一本“賢”作“貫”。

罕得其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並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並委於韻。

（《大正藏》50:703，《中華藏》61:1068）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隋）釋立身，江表[①]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威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工[②]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集[③]名僧，連宵[④]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謦咳，砰磕如雷。通俗斂襟，毛豎自整。至於談述業緣，布列當果，冷然若面。人懷厭勇，晚入慧日，優贈日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以聲辯之功，動衷[⑤]情抱，賜帛四百段，氈四十領。性本清儉，無兼儲[⑥]畜。率命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于彼，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慧寧、曠[⑦]壽、法達、寶巖[⑧]，哮吼之勢有餘，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觀，故不廣也。

（《大正藏》50:703-704，《中華藏》61:1068-1069）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① 一本"表"作"東"。
② 一本"工"作"攻"。
③ 一本無"集"字。
④ 一本"宵"作"霄"。
⑤ 一本"衷"作"哀"。
⑥ 一本"儲"作"諸"。
⑦ 一本"曠"作"廣"。
⑧ 一本"巖"作"嚴"。

（隋）釋善權，楊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深有義能。欻爾迴思，樂體人物，隨言聯貫，若珠璧[①]也。衆以學工[②]將立，不願弘之，而權發悟時機，為功不少，適詣為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最，無出江南。至於詮[③]品時事，機斷不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所知，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號智囊，同集宮內。六時樹業，令必親臨，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惟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衆。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其例亦爾。煬帝與學士柳顧言、諸葛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導達鼓[④]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為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⑤]設，務在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誡，何能輒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疏麗[⑥]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席列用，牽引囀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人法綱[⑦]，傳[⑧]師導法，汪汪任放[⑨]，譎詭多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蕭僕射昆李，時號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每有檀會，必遣邀迎。然其令響始飛，颯焉早逝。釋門掩扇，道俗咸惋。

---

① 一本"璧"作"壁"。
② 一本"工"作"功"。
③ 一本"銓"作"鈐"。
④ 一本"鼓"作"致"。
⑤ 一本"之"下有"法"字。
⑥ 一本"麗"作"儷"。
⑦ 一本"綱"作"繩"。
⑧ 一本"傳"作"神"。
⑨ 一本"任放"作"放曠"。

（《大正藏》50:704，《中華藏》61:1069）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圖，摘目得其清致。時弘唱讀，文學所欣。……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縟，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敘謀猷，學者秘之，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大正藏》50:704，《中華藏》61:1069）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藏，住願力寺。聽莊嚴寺嚼[①]公《成實》，入義知歸，時共讚賞。每聞經聲唄讚，如舊所經，充滿胸臆。試密尋擬，意言通詣，即以所解，用諮先達，咸曰："卿曾昔[②]習，故有今緣，不可怪也。"遂取《瑞應》，依聲盡卷，舉擲旁[③]迸[④]，囀態驚馳，無不訝[⑤]之。皆來返啟。乃於講隙一時為敘。陳國齋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齋福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盈耳，頌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⑥]。雖年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琰者。然而性在知足，不

① 一本"嚼"作"爝"。
② 一本"昔"作"共"。
③ 一本"旁"作"牽"。
④ 一本"迸"作"逆"。
⑤ 一本"訝"作"許"。
⑥ 一本"法"下有"師"字。

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大正藏》50:704，《中華藏》61:1069-1070）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工[①]住日嚴寺。尤能卻囀，呀[②]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脣口不動，與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同歸帝室。至於梵導[③]讚敘，各重家風。聞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摧[④]心喪膽，如飢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眾雖效學，風骨時參，至於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梟感作亂，齋梵總任咸共委常。及平殄後，復還關[⑤]壤。時有僭帝曰："逆賊建福，言涉國家，並可收之。"因即募覓常。被固送，行次莎柵，逃賊留曰："往必被戮，可於此止。"常曰："債負久作，終須償了。"遂[⑥]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矣。

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名。道英喉顙偉壯，詞氣雄遠。大眾一聚，其數萬餘。聲調稜稜，高超眾外。興善大殿，鋪基十畝，櫺扇高大，非卒搖鼓。及英引眾遶旋，行次窗門，聲聒衝擊，皆為動振[⑦]。神爽唱梵，彌工長引，遊囀聯綿，周流內

① 一本"工"作"功"。
② 一本"呀"作"弄"。
③ 一本"導"作"道"。
④ 一本"摧"作"推"。
⑤ 一本"關"作"門"。
⑥ 一本"遂"作"送"。
⑦ 一本"振"作"震"。

外。臨機賒[①]促，愜洽眾心。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禪師者，斷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許，常講觀音導引士俗。而聲調超挺，特異人[②]倫[③]。寺有塔基，至於靜夜，於上讚禮，聲響飛衝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不驚仰。

（《大正藏》50:703-705，《中華藏》61:1070）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釋智凱，姓安，江表楊都人。……至於唱導將半，更有緣來，即為敘引，冥符眾望。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殿會，無不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內殿[④]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為凱陵架，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引古今皇王治亂濟溺[⑤]得喪詮序，言無浮重，文極鋪要。

（《大正藏》50:705，《中華藏》61:1070）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三十

（唐）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聚人，情存道[⑥]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存章句，消判生滅[⑦]，起結[⑧]詞義。巖之制用，隨狀立儀，所有控

① 一本“賒”作“奢”。
② 一本“人”作“仁”。
③ 一本“倫”作“倫”。
④ 一本“內殿”作“殿內”。
⑤ 一本“溺”作“弱”。
⑥ 一本“道”作“導”。
⑦ 一本無“滅”字。
⑧ 一本“結”上有“採”字。

引，多取雜藏、百譬，異相聯璧。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①]、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費用所資，莫非泉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案几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人徙[②]物，談敘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厭，後[③]以無常逼奪，終歸長逝。提耳抵[④]掌，速[⑤]悟[⑥]時心。

（《大正藏》50:705，《中華藏》61:1071）

《大宋高僧傳》（宋贊寧撰）卷二十五

釋少康，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也。……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唱讚二十四契，稱揚淨邦。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許人。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門，即高聲唱阿彌陀佛。……系曰：康所述偈讚，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餳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之入口耳。

（《大正藏》50:867，《中華藏》62:253，范校 631-632）

（3）講唱文

《佛祖統紀》（宋志磐撰）卷三十九

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

① 一本“庾”作“庫”。
② 一本“徙”作“從”。
③ 一本“後”上有“無”字。
④ 一本“抵”作“指”。
⑤ 一本“速”作“達”。
⑥ 一本“悟”作“晤”。、

習[1]惑眾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

（《大正藏》49:370，《中華藏》82:691）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五

（梁）釋僧旻……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天下[2]才學通人莫不致禮。……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大正藏》50:463，《中華藏》61:561-563）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二

（隋釋彥琮）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為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

（《大正藏》50:436，《中華藏》61:509）

《宋高僧傳》（宋贊寧撰）卷十五

（唐杭州靈隱山道標）經行之外，尤練詩章，辭體古健，比之潘、劉。當時吳興有晝，會稽有靈澈，相與酬唱，遞作笙簧。故人諺云："雪之晝，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所以辭林樂府常

① 一本"習"作"老"。
② 一本"天下"作"天人"。

采其聲詩。由是右庶子姑臧李公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誇耀。"又景陵子陸羽云："夫日月雲霞為天標，山川草木為地標，推能歸美為德標，居閑趣寂為道標。"名實兩全，品藻斯當。

（《大正藏》50:803-804，《中華藏》62:150，范校 374-375）

《念佛鏡末》（唐道鏡、善道集）

修西方十二時

平旦寅，被衣出戶整心神。合掌焚香望極樂，慇懃遙禮紫金身。
日出卯，不應念佛論多少。安在專心繫一緣，勿為妄境相侵擾。
食時辰，念佛先須伏我人。若將念佛恃人我，何始何成淨土因。
禺中已，進修淨土須決志。如餐甘露自知甜，且莫傍人道不是。
正南午，想念吾師如目睹。無邊業障自然消，豈要云為枉辛苦。
日昳未，浩浩生死誠堪畏。不取西方速疾門，塵沙劫海須沈墜。
晡時申，急急須持淨土因。闐健不能懃念佛，一朝虛作世間塵。
日沒酉，想知光景何能久。看看無常即到來，莫教佛字離心口。
黃昏戌，勿使身心多過失。十惡雖然亦往生，何如上品蓮開疾。
人定亥，深心念佛真三昧。十地高人尚爾修，將知不信寧非罪。
夜半子，朝朝念佛常如此。皆乘蓮華一往生，從茲決定無生死。
雞鳴丑，壯盛俄然即衰朽。忙忙剎海更無親，唯有彌陀獨招乎。

修西方十勸

勸君一，長時念佛須真實。歸依佛語莫生疑，制護心猿無放逸。
勸君二，唯思念佛無餘事。澄心決定願西方，臨終自見如來至。
勸君三，念佛先須斷愛貪。臨終心淨見如來，似月清光照碧潭。

勸君四，莫令念佛心移忘。臨終極樂寶華迎，觀音勢至俱來至。
勸君五，莫辭念佛多辛苦。思惟長劫生死輪，更向何人求出路。
勸君六，念佛時中恆相續。假使不念順凡情，何日得離生死獄。
勸君七，念佛莫令三業失。專專敬禮願西方，去見彌陀無上日。
勸君八，教修念佛牟尼法。應須遵奉本師言，命盡得住彌陀剎。
勸君九，念佛真心為上首。臨終化佛共來迎，七寶蓮華隨願誘。
勸君十，念佛常須心口急。思量業海苦輪深，生死忙忙悔難及。

求生西方淨土念佛鏡（終）
五蘊浮虛夢幻身，假緣空聚一堆塵。
死魔一至憑何敵，急念彌陀莫厭頻。

（《大正藏》47:132-133）

《樂邦文類》（宋宗曉編）卷二
金銀泥畫淨土變相讚（翰林李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剎，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恆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青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硨磲琉璃，為樓殿之飾；玻璃瑪瑙，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憑翊郡秦夫人，奉為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蘊冰玉之清，敷聖善之訓。以伉儷義大，希拯拔於幽途；父子恩深，明重[1]修於景福。誓捨珍物，精求名工，圖金創端，繪銀

① 一本“重”作“熏”。

設像。八法功德，波動青蓮之池；七寶香華，光映黄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若已發願未及發願，若已當生未及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酌而難名。讚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碧海水，身光紫金山。

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華散香閣。

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為舟梁。

八十億劫罪，如風掃輕霜。庶觀無量壽，長放玉毫光。

（《大正藏》47:179）

《樂邦文類》（宋宗曉編）卷二

繡西方淨土幀讚（侍郎白居易）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眾生，與彼佛有緣。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圖我像。至於應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變通，與三世十方諸佛不侔。噫！佛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農郡君，姓楊氏，號蓮華性，發弘願，捨淨財，繡西方阿彌陀佛像及本國土眷屬一部，奉為故李氏長姊楊夫人滅宿殃追冥祐也。夫範金設繪，不若刺繡紋之精勤也。想形念號，不若睹相好之親近也。即造之者，誠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得不集。爾時蓮華性焚香合掌，跪唱讚云：

金方剎，金色身。資聖力，福幽魂。

造者誰？弘農君。受者誰？楊夫人。

繡阿彌陀佛讚（同前）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奉為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福，誓報慈恩。讚曰：

善念一念，千念相屬。繡始一縷，萬縷相續。

功績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

報罔極恩，薦無量福。

（《大正藏》47:179-180）

《樂邦文類》（宋宗曉編）卷二

畫阿彌陀像讚（文忠公蘇軾）

蘇軾之妻王氏，名潤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讚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

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

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

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

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

丈六全[1]身不為大，方寸千佛夫豈小。

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大正藏》47:180）

《樂邦文類》（宋宗曉編）卷五

① 一本“全”作“金”。

讃淨土漁家傲並序（北山法師可旻）

我家漁父，不比泛常。一丈六之身材，三十二之相好。說聽明也，孔仲尼安可齊肩。論道德也，李伯陽故應縮首。絕偏武略，獨戰退八萬四千魔兵。蓋世良才，復論販[1]九十六種外道。拱身誓水，坐斷愛河，披忍辱之蓑衣，遮無明之煙雨。慈悲帆掛，方便風吹，撐般若之扁舟，游死生之苦海。誓山月白，覺海風清，釣汩沒之眾生，歸涅槃之籃籠。如斯旨趣，即是平生暫歇釣竿。乃留詩曰：

家居常寂本優游，來執魚竿苦海頭。

直待眾生都入手，此時方始不垂鉤。

曾講《彌陀經》十遍，孤山疏鈔頻舒卷。事理[2]圓融文義顯。多方便，到頭只勸生蓮苑。本性彌陀隨體現，唯心淨土何曾遠。十萬程途從事見。休分辨，臨終但自親行轉。

四色蓮華間綠荷，一蓮華載一彌陀。

莫疑淨土程途遠，日日人生雨點多。

我佛蓮華隨步踏，黃金妙相青螺髮。因地曾將洪誓發。四十八，眾生盡度成菩薩。宮殿紅香華影合，寶階三道琉璃闊。水鳥樹林皆念法。聲嘈囋，空中零亂天華撒。

行樹陰陰布七重，寶華珠網共玲瓏。

百千種樂俱鳴處[3]，天雨曼陀散碧空。

彼土因何名極樂，蓮華九品無三惡。雖有頻伽並白鶴。非彰

① 一本“販”作“敗”。
② 一本“事理”作“理事”。
③ 一本“鳴處”作“時作”。

灼[①]，如來變化宣流作。九品一生離五濁，自然身掛珠瓔珞。宛轉白毫生額角。長輝爍，百千業障都消卻。

六方諸佛說誠言，舌相三千廣讚宣。

池上托生蓮九品，未知生向那枝邊。

佛讚西方經現在，廣長舌相三千界。為要眾生生信解。臨終邁，不修淨業猶何待。七寶池塘波一派，蓮華朵朵車輪大。華內托生真自在。分三輩，阿鞞跋致長無退。

但得蓮中托化來，從教經劫未華開。

華中快樂同忉利，不比人間父母胎。

鸚鵡頻伽知幾隻，音聲和雅鳴朝夕。演暢五根並五力。令人憶，心飛恨不身生翼。從是西方十萬億，山長水遠誰人識。唯是觀門歸路直。真消息，坐澄劫水琉璃碧。

兀坐初修水觀成，微風不動翠波靜[②]。

幽深境界誰人見，一片琉璃照眼明。

清淨樂邦吾本郡，娑婆流浪因貪吝。冉冉[③]思歸霜入鬢。深嗟恨，寒鴻不解傳音信。落日盡邊沙[④]隱隱，向西望處歸應近。天樂是時相接引。宜精進，紫金臺上誰無分？

……

（《大正藏》47:226-227）

《樂邦文類》（宋宗曉編）卷五

① 一本"彰灼"作"真托"。
② 一本"靜"作"平"。
③ 一本"冉冉"作"荏冉"。
④ 一本"沙"作"山"。

讚西方漁家傲（西余禪師法端）

七寶池中堪下釣，八功德水煙波渺。池底金沙齊布了。周迴遶，黃金砌地為階道。白鶴孔雀鸚鵡噪，彌陀接引聲聲告。不是修行何得到？一般好，西方淨土無煩惱。

（《大正藏》47:228）

《樂邦文類》（宋宗曉編）卷五

望江南十二首（白雲法師淨圓）

娑婆苦，長劫受輪迴。不斷苦因離火宅，衹隨業報入胞胎，辜負這靈臺。

朝又暮，寒暑急相催。一箇幻身能幾日？百端機巧衮塵埃，何得出頭來？

娑婆苦，身世一浮萍。蚊蚋睫中爭小利，蝸牛角上竊虛名，一點氣難平。

人我盛，日夜長無明。地獄爭[1]頭成隊入，西方無箇肯修行，空死復空生。

娑婆苦，情念驟如風。六賊村中無暫息，四蛇篋內更相攻，誰是主人公？

無慧力，愛網轉關籠。一向四楞低搭地，不思兩腳欲梢空，前路更匆匆。

娑婆苦，生老病無常。九竅腥臊流穢污，一包膿血貯皮囊，爭弱又爭強。

---

① 一本“爭”作“盡”。

隨妄想，耽欲更荒唐。念佛看經云著相，破齋[1]毀戒卻無妨，秖恐有閻王。

娑婆苦，終日走塵寰。不覺年光隨逝水，那堪白髮換朱顏，六趣任循環。

今與古，誰肯死前閑？危脆利名纔入手，虛華財便色追攀，榮辱片時間。

娑婆苦，光影急如流。寵辱悲懽何日了？是非人我幾時休，生死路悠悠。

三界裏，水面一浮漚。縱使英雄功蓋世，秖留白骨掩荒丘，何似早迴頭。

（《大正藏》47:228）

《讚阿彌陀佛經偈》（北魏曇鸞作）

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諸來無量菩薩眾，為植德本致虔恭。

或奏音樂歌歎佛，或頌佛慧照世間。

或以天華衣供養，或睹淨土興等願。

如是聖眾悉現前，蒙八[2]梵聲授佛記。

一切菩薩增願行，故我頂禮婆伽婆。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聖主世尊說法時，大眾雲集七寶堂。

① 一本“齋”作“齊”。
② 一本“八”作“入”。

聽佛開示咸悟入，歡喜充遍皆得道。
于時四面起清風，擊動實樹出妙響。
和韻清徹過[①]絲竹，踰於金石無倫比。
天華繽紛逐香風，自然供養常不息。
諸天復持天華香，百千伎樂用致敬。
如是功德三寶聚，故我運想禮講堂。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從世帝王至六天，音樂轉妙有八重。
展轉勝前億萬倍，寶樹音麗倍亦然。
復有自然妙伎樂，法音清和悅心神。
哀婉雅亮超十方，故我稽首清淨樂。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清風時時吹寶樹，出五音聲宮商和。
微妙雅曲自然成，故我頂禮清淨薰。

（《大正藏》47:422-423）

《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唐善導集記）卷上

凡欲為自欲為他立道場者，先須嚴飾堂舍，安置尊像。旛華竟，眾等無問多少，盡令洗浴，著淨衣，入道場聽法。若欲召請

① 一本"過"作"過"。

人及和讚者盡立，大眾令坐。使一人先須燒香，散華周匝一遍竟，然後依法作聲。召請云：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大眾同心厭三界（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三塗永絕願無名（無量樂）。

三界火宅難居止（願往生），乘佛願力往西方（無量樂）。

……

難思議（往生樂），雙樹林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道場時逢難叵遇（往生樂），無常迅速命難停（往生樂）。

難思議（往生樂），雙樹林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眼前業道人人見（往生樂），皆由三毒作因緣（往生樂）。

難思議（往生樂），雙樹林下（往生樂），難思（往生樂）。

……

下座接高讚云：

願往生，願往生，眾等咸歸命本師，釋迦佛，十方世界諸如來。

願受施主眾生請，不捨慈悲入道場。

證明功德滅諸罪，回心一念見彌陀。

眾等身心皆踊躍，手執香華常供養。

高接下讚云，高接下請召云。……

請觀世音讚云：

奉請觀世音（散華樂），慈悲降道場（散華樂）。

斂容空裏現（散華樂），忿怒伏魔王（散華樂）。

騰身振法鼓（散華樂），勇猛現威光（散華樂）。

手中香色乳（散華樂），眉際白毫光（散華樂）。

寶蓋隨身轉（散華樂），蓮華逐步祥（散華樂）。

池回八味水（散華樂），華分戒定香（散華樂）。

饑餐九定食（散華樂），渴飲四禪漿（散華樂）。

西方七寶樹（散華樂），聲韻合宮商（散華樂）。

枝中明實根（散華樂），葉外現無常（散華樂）。

願捨閻浮報（散華樂），發願入西方（散華樂）。

高接下請香華云：

……

下接梵人聲立讚云：

願往生，願往生，道場眾等爾許多人歷劫以來，巡三界輪回六道，無休止。

希見道場請佛會，親承供養難思議。

七周行道散華訖，悲喜交流願滅罪。

乘此善根生極樂，華開見佛證無為。

眾等持心就本座，手執香華常供養。

（《大正藏》47:424-428）

《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唐善導集記）卷下

又誦經唱讚已，高座即令一人行香與大眾行華。次當讚人等向行道處立。又令小者唱禮、供養及如法行道。唱已，其散華法用一如上。或三匝或七匝竟，即當佛前立，次唱後讚。

高座唱讚，下座和云：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大眾人人皆和掌（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道場聖眾欲歸還（無量樂）

眾等傷心共傷歎（願往生）　　唯知慚謝釋迦恩（無量樂）

……

次打磬子，唱敬禮，常住三寶；

次唱歎佛咒願；

歎佛竟，即依法唱七禮，敬唱隨意。

（《大正藏》47:437）

《廣弘明集》（唐道宣撰）卷十五

唱導文（梁簡文）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眾生積染，流浪不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與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纏茲四苦。人思戮力，昭彼三明。是以如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

當今皇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義[1]餐風，抱懷吹脣，含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眾等宜各克己丹誠，澄心慊到。奉為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栴檀德尊、水精剎土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2]燭之美，日著遐方，擊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遍[3]到。故一善染心，萬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

今日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為皇太子，敬禮東方

① 一本"義"作"道"。
② 一本"玉"作"王"。
③ 一本"遍"作"單"。

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①]、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壁外和。玉振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既善[②]溫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餐仁，燮和內化，事炳周經。讚德含章，訓高惇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為貴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現[③]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興七覺以炳照，因[④]十智於常樂。閨守奉仁，宮儲欽德。暉同礬璧，煥若崑瓊。

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克固磐石。所以戚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棘勤王[⑤]，恪居連事。宜[⑥]各運心，奉為臨川、安成、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涌現釋迦碎身。奉願[⑦]鏡凝深[⑧]情[⑨]，岳峙洪福[⑩]，克隆帝社[⑪]，永茂皇枝。眾各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道分逕。天人植業[⑫]，各歸一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十[⑬]善花果，既乖正力，五濁煩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

① 一本"量"下有"壽"字。
② 一本"善"作"擅"。
③ "現"，一本作"見"，一本作"劫"。
④ 一本"因"作"冏"。
⑤ 一本"王"作"玉"。
⑥ 一本"宜"作"宣"。
⑦ 一本"願"下有"心"字。
⑧ 一本"深"下有"身"字。
⑨ 一本"情"作"清"。
⑩ 一本無"洪福"二字。
⑪ 一本"帝社"作"帝祉"
⑫ 一本"業"作"葉"。
⑬ 一本"十"作"土"。

陰陽不測，六根之滯猶染。眾等宜各露誠，逮為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修羅八臂、摩醯三目，盡為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若、究竟涅槃、法華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正本，臥處寶宮，坐甘香積。

帝釋淵廣，泛波[1]若之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降跡，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無邊劇惱，扇八苦於修途；有縛纏情，繞六趣於危道。金鎖玉床，猶念解脫；彫珠飾綺，不及塗中。至於飄颻熱風，滄浪冰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傍[2]出刀峰，橫抽劍鍔。如斯眾苦，尤為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剎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蜉蝣。風電之馳，誠難可駐。況復三相併蹙[3]，二鼠攢危。毒箭惡蛇，尤為可畏。庶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今為六道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到[4]，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名、二土螺髻、珠頸[5]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月、棄蔭[6]蓋、常舉手、十大弟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疾惱消息，域[7]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縶[8]，一同寬蕩。人協覆蛇，俗化亘蟻，類服鳩

① 一本“波”作“般”。
② 一本“傍”作“傷”。
③ 一本“蹙”作“戚”。
④ 一本“到”作“倒”。
⑤ 一本“頸”作“頂”。
⑥ 一本“蔭”作“陰”。
⑦ 一本“域”作“城”。
⑧ 一本“縶”作“執”。

之不死，同拔劍之無傷。含生不縲，轉死自溫；涓橋日飽，翳桑無餓。打塞三途，填碎地獄。破魔兵眾，壞[①]生死軍。閻羅發十善之心，牛傍啟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鳥[②]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尊[③]。

（《大正藏》52:205，《中華藏》63:93-94）

《廣弘明集》（唐道宣撰）卷三十

四月八日讚佛詩（東晉沃洲山沙門支道林）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令[④]日泰，朗朗玄夕清。

菩薩彩靈和，眇然因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王[⑤]形。

飛天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緣瀾頹龍首，漂[⑥]蕊翳流泠。

芙[⑦]蕖育紳[⑧]葩，傾柯獻朝榮。芳津霧[⑨]四境，甘露凝玉瓶。

珍祥盈四八，玄黃曜紫庭。感隆[⑩]非情想，恬怕無所營。

玄根民[⑪]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朗東旦，金姿艷春精。

含和總八音，吐納流芳[⑫]馨。跡隨因質浪，心與太虛冥。

六度啟窮俗，八解濯世纓[⑬]。慧澤融無外，空同妄[⑭]化情。

---

① 一本"壞"作"壤"。
② 一本"鳥"作"雁"。
③ 一本"尊"作"寶"。
④ 一本"令"作"今"。
⑤ 一本"王"作"玉"。
⑥ 一本"漂"作"縹"。
⑦ 一本"芙"作"扶"。
⑧ 一本"紳"作"神"。
⑨ 一本"霧"作"霈"。
⑩ 一本"隆"作"降"。
⑪ 一本"民"作"泯"。
⑫ 一本"芳"作"芬"。
⑬ 一本"纓"作"嬰"。
⑭ 一本"妄"作"忘"。

（《大正藏》52:349，《中華藏》63:432-433）

《廣弘明集》（唐道宣撰）卷三十

法樂辭十二章（齊王元長[1]）

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禪衢闊[2]遠駕，愛海亂輕舟。
累塵曾未極，心樹豈能籌。情埃何用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肅以虔[3]，三靈晨且越[4]。恆曜掩芳霄[5]，薰風動蘭月。
丹榮藻玉墀，翠羽文朱[6]闕。皓氂非虛來，交輪豈徒發。

右歌靈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曆，萬國命[7]嘉祥。
金容涵夕景，翠鬢佩晨光。表塵維淨覺，汎[8]俗乃輪皇。

右歌下生

襲氣變離宮，重柝警層殿。曼響感心神，修容展驩宴。
生老終以縈，病死行當薦。方為淨國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枝多病夭，秋葉少欣榮。心骸終委滅，親愛暫時[9]生。
長風吹北壟，迅景[10]急東瀛。知三既情暢，得一乃身貞。

---

① 一本“元長”作“融”。
② 一本“闊”作“開”。
③ 一本“虔”作“度”。
④ 一本“晨”作“震”，“且”作“旦”。
⑤ 一本“恆”作“常”，“霄”作“宵”。
⑥ 一本“朱”作“珠”。
⑦ 一本“命”作“會”。
⑧ 一本“汎”作“凡”。
⑨ “時”，一本作“平”，一本作“年”。
⑩ 一本“景”作“瀑”。

右歌四遊

飛策辭國門，端儀偃郊樹。慈愛徒[1]相思，中閨空怨慕[2]。
風[3]隸乖往塗，駿足獨歸路。舉袂謝時人，得道且還去[4]。

右歌出國

明心弘十力[5]，寂慮通四禪。青禽承逸軌，文驪[6]鏡重川。
鷲巖標遠勝，鹿野究清玄。不有希世寶，何以導蒙[7]泉。

右歌得道

亭亭霄月流，朏朏晨霜結。川上不徘徊，條間函[8]渝滅。
靈智湛常然，俯[9]應有盈缺。感運復來儀，且厭人間紲[10]。

右歌雙樹[11]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12]所棲。引火歸炎燧，挹水自清隄。
菴園無異轍，祇館有同蹟[13]。比肩非今古，接武豈燕齊。

右歌賢眾

昔余[14]輕歲月，玆也重光陰。閨中屏鉛黛，闕下挂纓簪。
禪悅兼芳旨，法喜忘清琴[15]。一異非能辨[16]，寵辱詎為心？

---

① 一本"徒"作"往"。
② 一本"中閨"作"閨中"，"怨"作"戀"。
③ 一本"風"作"夙"。
④ 一本"去"作"顧"。
⑤ 一本"力"作"方"。
⑥ 一本"驪"作"鑣"。
⑦ 一本"蒙"作"濛"。
⑧ 一本"函"作"亟"。
⑨ 一本"俯"作"符"。
⑩ "紲"，一本作"泄"，一本作"世泄音"，一本作"世音泄"。
⑪ 一本"樹"作"寶樹"。
⑫ 一本"芳"作"鷲"。
⑬ 一本"館"作"管"，"蹟"作"儥"。
⑭ 一本"余"作"爾"。
⑮ 一本"喜"作"言"，"忘"作"戀"。
⑯ 一本"辨"作"辯"。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穹，苕苕[①]疏遠風。勝芳清漢裹，響梵高雲中。

金華紛苒若，瓊樹鬱青蔥。貞心延淨境，邃業嗣天宮。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殊復親。弘慈迫[②]已遠，睿后扇高塵。

區中褆景福，宇外沐深仁。萬祀流[③]國祚，億兆慶唐民。

右歌福應

（《大正藏》52:352，《中華藏》63:436-437）

《出三藏記集》（南朝梁僧祐撰）卷十二

齊竟陵王世子撫軍巴陵王法集序

蓋聞世諦善論，法海所總，嚴飾文辭，初位是攝。自大化東漸，沿世詠歌，魏來雜製，間出群集。至於才中含章，思入精理，固法門之羽纛，梵聲之金石也。齊竟陵文宣王世子故撫軍巴陵王，稟璿華於崑[④]峰，敏明璣於珠海，慧發髫辰，識表綺[⑤]歲，孝友停至，機穎朗徹。故幼無弱弄，夙有老成，甫在志學，固已總括墳典矣。雅好辭賦，允登高之才；藉意隸書，均臨池之敏。業盈竹素，慮滿風月。是時齊方有德，文宣翼讚，《康衢》既熙，慧教傍遠。世子以枝葉之慶，蕃守浙河，下車[⑥]風舉，升席治立，含靜臺以御己，垂蘭[⑦]蕙以振俗。郡富名山，巖多靈寺，故勝業愈高，清

① 一本“苕苕”作“迢迢”。
② 一本“迫”作“邈”。
③ 一本“流”作“留”。
④ 一本“崑”作“琨”。
⑤ 一本“綺”作“觭”。
⑥ 一本“車”作“專”。
⑦ 一本“蘭”作“簡”。

心彌往。每遊踐必訓，思若淵泉，信足以揄揚至道，炳發玄極。觀其摛[1]賦《經聲》，述頌繡像，《千佛願文》，《捨身》弘誓，《四城》、《九相》之詩，釋迦十聖之讚，並英華自凝，新聲間出。故僕射范雲篤賞文會，雅相嗟重，以為後進之佳才也。

（《大正藏》55:86，《中華藏》54:21，蘇校 454-455）

① 一本"摛"作"擒"。

十三、中土佛教音樂：歌舞雜戲

1. 佛寺伎樂和廣場歌舞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等撰）卷八

至二[①]月十日，敕迎法師，並[②]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又敕莊挍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迎[③]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④]華，柳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間，飄飄然猶給園之衆適王城矣。

（《大正藏》50:266，《中華藏》61:99）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等撰）卷九

敕又遣太常九部樂，長安、萬年二縣音聲共送。幢最卑者，上出雲霓；幡極短者，猶摩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百[⑤]餘乘，至七日冥[⑥]集城西安福門街。

（《大正藏》50:269，《中華藏》61:108）

---

① 一本“二”作“其”。
② 一本無“並”字。
③ 一本無“迎”字。
④ 一本“妍”作“研”。
⑤ 一本“百”作“千”。
⑥ “冥”，一本作“瞑”，一本作“暝”。

《洛陽伽藍記》（北魏楊衒之撰）卷一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耀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①]迦在虛空[②]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③]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睹，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大正藏》51:1002，范校 43）

《洛陽伽藍記》（北魏楊衒之撰）卷一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蕊被庭。至於大[④]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脩之。悅是文獻之弟。召[⑤]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⑥]。飛空幻惑，世所未睹。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⑦]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⑧]。士女觀看，目亂睛[⑨]迷。自建義已後，京

---

① 一本“釋”作“什”。
② 一本無“空”字。
③ 一本“工作”作“作工”。
④ 一本“大”作“六”。
⑤ 一本“召”作“詔”。
⑥ 一本“庭”作“亭”。
⑦ “投”，一本作“拔”，一本作“扳”。
⑧ 一本“食”上有“賜”字，一本“食”下有“之”字。
⑨ 一本“睛”作“精”。

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大正藏》51:1003，范校 52-53）

《洛陽伽藍記》（北魏楊衒之撰）卷二

宗聖寺有像一軀，舉[①]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②]，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大正藏》51:1005，范校 79）

《洛陽伽藍記》（北魏楊衒之撰）卷三

伽藍之妙，最得[③]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④]曹錄像凡[⑤]有一千餘軀。至八日[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

（《大正藏》51:1010，范校 132-133）

《洛陽伽藍記》（北魏楊衒之撰）卷五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

① 一本無“舉”字。
② 一本“輝赫”作“騰輝赫赫”。
③ 一本“得”作“為”。
④ 一本“祠”下有“部”字。
⑤ 一本“凡”作“名”，一本“凡”上有“名”字。
⑥ 一本“八日”作“八月節”。

戰，千乘萬騎，常在于此。有[1]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2]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恆令二人對為角戲。

（《大正藏》51:1018，范校 247）

《廣清涼傳》（宋延一編）卷上

大孚靈鷲寺者，世傳後漢永平中所立。……昔有朔州大雲寺惠雲禪師，德行崇峻。明帝禮重，詔請為此寺尚座。樂音一部，工技百人。簫笛箜篌，琵琶箏瑟，吹螺振鼓，百戲喧闐。舞袖雲飛，歌梁塵起。隨時供養，繫日窮年。樂比摩利天仙曲，同維衛佛國。往飛金剛窟內，今出靈鷲寺中。所奏聲合苦空，聞者斷惡修善，六度圓滿。萬行精純，像法已來，唯茲一遇也。

（《大正藏》51:1107）

2. 禪師語錄中的俗樂

（1）《祖堂集》

《祖堂集》（南唐靜、筠二禪師編）卷十二

紫陵和尚嗣花嚴，在襄州。……師上堂云：“古琴普現目前音，誰人和得無絃曲？”學人對云：“千機千湊空王曲，無絃古挌妙難窮。”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① 一本無“有”字。
② 一本“張車渠”作“張車”。

《祖堂集》（南唐靜、筠二禪師編）卷十九

道吾休和尚，嗣關南師。每日上堂，戴蓮花笠子，身著襴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云："打動關南鼓，盡唱德山歌。"法樂自娛者是也。有人拈問："東山古人有言，打動關南鼓，盡唱德山歌。如何是關南鼓？"云："聽。""如何是德山歌？"云："還解和得麼？"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景德傳燈錄》及同時代的語錄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四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廛，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大正藏》51:232，《中華藏》74:40）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十一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惺[1]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1] 一本"惺"作"首"。

師以簡揖云："喏。"師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擲於[1]地。僧卻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衹待。"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云："遮屠兒。"師云："有生可殺即不倦。"

（《大正藏》51:288，《中華藏》74:121）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十三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問："無絃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聞著？"……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

（《大正藏》51:304，《中華藏》74:145-146）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十六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為凡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

（《大正藏》51:328，《中華藏》74:180）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二十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問："如何是《同安》一曲？

① 一本"於"作"于"。

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豈[1]度伯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大正藏》51:365，《中華藏》74:242）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二十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兩處開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辨寶須知碧眼胡。"

（《大正藏》51:366，《中華藏》74:243）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二十二

潭州嶽麓山和尚。……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

（《大正藏》51:383，《中華藏》74:277）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二十三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大正藏》51:391，《中華藏》74:287）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二十三

① 一本"豈"作"肯"。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問：“三台有請，四眾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大正藏》51:393，《中華藏》74:289）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二十三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山歌。”

（《大正藏》51:396，《中華藏》74:291）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二十四

韶州後白雲和尚。……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

（《大正藏》51:404，《中華藏》74:303）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卷二十七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眾僧驚畏。

（《大正藏》51:433，《中華藏》74:345）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宋守堅集）卷上

十二時歌

夜半子，愚夫說相似。

雞鳴丑，癡人捧龜首。

平旦寅，曉何人。

日出卯，韓情枯骨咬。

食時辰，歷歷明機是誤真。

禺中已，去來南北子。

日南午，認向途中苦。

日昳未，夏逢說寒氣。

晡時申，張三李四會言真。

日入酉，恒機何得守。

黃昏戌，看見時光誰受屈。

人定亥，直得分明沈苦海。

（《大正藏》47:553）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宋楚圓集）卷下

三玄三要頌：

第一玄，照用一時全。七星常燦爛，萬里絕塵煙。

第二玄，鉤錐利似尖。擬擬穿腮過，裂面依雙肩。

第三玄，妙用且方圓。隨機明事理，萬法體中全。

第一要，根境俱亡絕朕兆。山崩海竭洒飈塵，蕩盡寒灰始為妙。

第二要，鉤錐察辨呈巧妙。縱去奪來掣電機，透匣七星光晃耀。

第三要，不用垂鉤不下鉤。臨機一曲楚歌聲，聞了盡皆悉返照。

（《大正藏》47:628）

《法演禪師語錄》（宋才良等編）卷上

白衆出隊，上堂云："明日匹馬單鏘，為國出戰，得勝回戈之日，滿路歌謠。大衆，作麼生是歌謠一曲？"乃云："囉邏哩，囉邏哩，還有人和得麼？"良久云："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

僧禮拜，師云："點。"乃云："文殊張帆，普賢把柁，勢至觀音共相唱和，贏得雙泉鬧中打坐。打坐即不無，且道《下水船》一曲作麼生唱？囉邏哩，囉邏哩，俗氣不除。"

（《大正藏》47:650-651）

《續傳燈錄》卷三十二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腳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皇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一下座。

（《大正藏》51:690，《中華藏》74:960）

《續傳燈錄》卷三十一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大正藏》51:681，《中華藏》74:949）

《續傳燈錄》卷三十二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大正藏》51:691，《中華藏》74:961）

（3）《古尊宿語錄》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八

汝州首山省念和尚[1]語錄：

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云："望天不見天。"僧云："鳴後如何？"師云："覷地不見地。"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為什麼卻首山？"師云："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閑。"

（《中華藏》78:40，蕭校 120）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八

汝州首山省念和尚次住廣教語錄：

問："久負無絃琴，請師彈一曲。"師云："無言顯大道。"僧云："還許學人和也無？"師云："更莫遲疑。"

（《中華藏》78:42，蕭校 126）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八

汝州首山省念和尚次住寶應語錄：

① 一本"省念和尚"作"念和尚"，下文同。

僧云："和尚什麼時節卻回？" 師云："一去不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麼生？"師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 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 師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問："如何是梵音？" 師云："驢鳴狗吠。"

（《中華藏》78:43，蕭校 131）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十一

（石霜楚圓）慈明禪師語錄：

示眾云："上來也步步登高，下去也通身無礙。所以道，有時先敲後唱，有時先唱後敲，有時敲唱同時，有時敲唱不同時。所以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如今還有謳歌者麼？" 良久云："木人雖舉手，石女不抬頭。" 喝一喝。

（《中華藏》78:57，蕭校 180）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十一

（石霜楚圓）慈明禪師語錄：

及師至瑯琊，覺留之，師為逗遛數日，因夜話及之。師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 覺默然。師為作《牧童歌》曰："牧牛童，實快活，跣足披蓑雙角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首看，平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祇在索頭撥。小牛兒，順毛捋，角力未充難提掇。且從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峰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擔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

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寶。”覺默得其遊戲三昧。

（《中華藏》78:57，蕭校 182）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十五

雲門（文偃）匡真禪師廣錄，十二時歌：

夜半子，愚夫說相似。

雞鳴丑，癡人捧龜首。

平旦寅，曉何人。

日出卯，韓情枯骨咬。

食時辰，歷歷明機是誤真。

禺中巳，去來南北子。

日南午，認向途中苦。

日昳未，夏逢說寒氣。

晡時申，張三李四會言真。

日入酉，恆機何得守。

黃昏戌，看見時光誰受屈。

人定亥，直得分明沉苦海。

（《中華藏》78:85，蕭校 277）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二十

舒州白雲山海會法演和尚[1]初住四面山語錄：

白眾出隊，上堂云：“明日疋馬單鎗，為國出戰，得勝回戈之日，滿路歌謠。大眾，作麼生是歌謠一曲？”乃云：“囉邏哩，囉

① 一本“法演和尚”作“演和尚”，下文同。

邏哩，還有人和得麼？”良久云：“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

結夏上堂，僧問：“五天結制，分付孏人。未審雙泉如何示眾。”師云：“足不履地。”乃云：“結夏無可供養大眾，作一家宴管顧諸人。”遂抬手云：“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疏，伏惟珍重！”

（《中華藏》78:113，蕭校 373-374）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二十

舒州白雲山海會法演和尚初住四面山語錄：

到興化，上堂云：“世事冗如麻，空門路轉賒。青松林下客，幾個得歸家。共唱《胡笳曲》，分開五葉花。幸逢諸道友，同上白牛車。大眾，車在者，牛在什麼處？芳草渡頭尋不見，夜來依舊宿蘆花。”下座。

……

僧禮拜，師云：“點。”乃云：“文殊張帆，普賢把柂，勢至觀音共相唱和，贏得雙泉鬧中打坐。打坐即不無，且道《下水船》一曲作麼生唱？囉邏哩，囉邏哩，俗氣不除。”

（《中華藏》78:114，蕭校 376）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二十

舒州白雲山海會法演和尚初住四面山語錄：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獨木橋子。”學云：“如何趣向？”師云：“緊峭草鞋。”乃云：“幸然可憐生，剛地學參問。

既然參得了，未免肚裏悶。悶即自家悶，困即自家困。祖佛生冤家，好與槌一頓。且道佛祖過在什麼處？若人會得，許你具一隻眼。”桐樹郭宅請，陞座云：“桐林郭評事，家門幸食祿。性靜好吾宗，溫良如美玉。封疏請諸山，營齋殖洪福。二人長老共談玄，正值陽和二月天。渴鹿飲溪冰作水，野猿啼樹霧成煙。黄梅路上多知己，今日同乘般若船。乘船即不無，且道說個什麼事？幸遇三月明媚，因行不妨掉臂。囉邏哩，囉邏哩。”乃拍手大笑云：“是何曲調？《萬年歡》。”

（《中華藏》78:117，蕭校 386）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二十二

黄梅東山法演和尚語錄：

上堂云：“立雪斷臂，指喻後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箇是什麼語？《江城子》。”

（《中華藏》78:125，蕭校 410）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二十六

舒州法華山全舉和尚[1]語要：

問：“雪覆千山時如何？”師云：“樵人迷古路，漁父鎖孤舟。”問：“可來白雲裏，教你《紫芝歌》。如何是《紫芝歌》？”師云：“不是吳音，切須漢語。”

（《中華藏》78:147，蕭校 485）

① 一本“全舉和尚”作“舉和尚”。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二十八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和尚語錄：

端師翁忌辰，上堂："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綠水流。綠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湖南舊說老楊岐，失卻金毛師子兒。江南江北無覓處，龍門今日順風吹。囉囉哩，水急風高下釣磯。"

（《中華藏》78:158，蕭校 521）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二十九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和尚語錄：

上堂："迎日出門去，已覺披煙霧。冒月望山歸，重露濕禪衣。心悄悄，步遲遲。無孔笛，再三吹。哩哩囉，囉囉哩。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猶唱翠眉低。君更聽，莫狐疑。是何曲，歸堂去。"

（《中華藏》78:166，蕭校 546）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二十九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和尚語錄：

退褒禪，上堂："一去一來松上鶴，半開半合嶺頭雲。揞筇獨立千峰外，唯把南山祝聖君。"

知府錢公奏請再住褒禪。上堂："大眾，君命重宣降薜蘿，不容靜處薩婆訶。襴衫席帽寒酸甚，又向人前唱哩囉，哩囉。"拍一拍："哩囉。"又拍一拍云："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人漸老，水長流，無心道合頭。"下座。

（《中華藏》78:167，蕭校 550）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三十六

投子（大同）和尚語錄：

問："古琴無絃時如何？"師云："無絃琴最妙。"學云："請師彈。"師云："無音響。"

（《中華藏》78:205，蕭校 671）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三十六

投子（大同）和尚語錄：

問："如何是無生曲？"師云："無人唱得。"學云："忽有人唱得時如何？"師云："生也。"

（《中華藏》78:207，蕭校 679）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四十二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筠州聖壽語錄：

上堂，僧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眾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床一下。進云："木人撫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床一下。進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何不腳跟下薦取。"僧以坐具拂一拂。師云："爭奈腳跟下何？"進云："卻是和尚見處。"師云："爾見處又作麼生？"僧云："三十年後，自有人舉著。"師云："蒼天，蒼天！"復云："僧問云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今日是臘月二十五，若作雲門曲，又是臘月二十五。若作臘月二十五，又是雲門曲。"又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師云："雲門云'且緩緩'，為不肯這僧也，別有道理？"良久云："一般佛法從人妙，兩處淆訛試斷看。"

（《中華藏》78:243，蕭校 805）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四十二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筠州聖壽語錄：

上堂，舉悟本大師云："古路坦然誰措足，無人解唱還鄉曲。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乃拈拄杖云："不是古路，豈不坦然！我措足也，海印發光，只是少人信。"復擊香卓云："不是還鄉曲，且作麼生唱？若唱得，五音六律應難比，步步道遙達本鄉。唱未得也，守株月下渾閒事，卻恐蹉跎過一生。"喝一喝，下座。

（《中華藏》78:243，蕭校 806-807）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四十三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金陵報寧語錄：

上堂，僧問："學人一面琴，不是凡間木。今朝捧上來，請師彈一曲。"師云："大眾側耳。"進云："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是何指法？"僧提起坐具。師云："哀哉！哀哉！汝命何太短。"進云："且喜勿交涉。"師云："不是知音。"進云："不如歸去[1]來，蕙嶺有人憶。"師云："何得忘卻焦桐？"進云："在者裏。"師云："放下著。"復云："適來一曲，諸人罔措。再為一彈，快須聽取。"驀拈拄杖橫按，良久云："一曲兩曲聞不聞，悲風流水何方去。"卓拄杖。下座。

（《中華藏》78:246，蕭校 814）

① 一本"去"作"云"。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四十三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廬山歸宗語錄：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忽有人問歸宗：'如何是歸宗一曲？'但向伊道'五月二十五。'且道歸宗與雲門意作麼生？今之與古相去幾何？又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忽有人問歸宗：'唱者如何？'向他道：'莫錯，莫錯。'且道歸宗是雲門非？雲門是歸宗非？"乃喝一喝云："是非總去卻，是非裏薦取。"

（《中華藏》78:247，蕭校 819-820）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四十三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廬山歸宗語錄：

上堂："南閻浮提眾生，以音聲為佛事。所謂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是以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一一從音聲演出。乃至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種種禪道，莫不皆從音聲演出。庭前柏樹，北斗藏身。德山呵佛罵祖，臨濟喝，豈不從音聲演出！何況世間所有一切事法！不從音聲成就者，然後音聲無盡，演說無盡，見聞無盡，利樂無盡。苟入此法門，得旋陀羅三昧自在海。"良久，唱云："十方羅漢。"喝一喝，下座。

（《中華藏》78:250，蕭校 828-829）

《古尊宿語錄》（宋賾藏主編集）卷四十四

寶峰雲庵真淨禪師住金陵報寧語錄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普天之下好雨。非但百姓歌謠，老僧

不勝手舞。何也？豈不見乾闥婆王奏樂，迦葉起舞，直得須彌岌業，海水騰波。”驀拈拄杖云：“大眾，一波纔動眾波隨，萬法皆從一法歸。衲子大家同會取，七顛八倒總光輝。”擲下拄杖，下座。

（《中華藏》78:255，蕭校 844-845）

（4）《五燈會元》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一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遍，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中華藏》75:308，蘇校 6）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二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廛，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中華藏》75:344，蘇校 76）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四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卻回受業。……

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眾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脱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

（《中華藏》75:399，蘇校 195）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四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裹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為宮商調不同。"

（《中華藏》75:402-406，蘇校 198-207）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四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裹來，卻往空裹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劍，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卻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褌，

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床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谿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

（《中華藏》75:425，蘇校 248-249）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四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裹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裹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缽。"又述偈曰："宇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中華藏》75:425-426，蘇校 249）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五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僧曰："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缽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

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中華藏》75:439，蘇校 277-278）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六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不犯。"

（《中華藏》75:462，蘇校 324-325）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六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亦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中華藏》75:473，蘇校 359）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七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問："三乘十二分教，為凡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

（《中華藏》75:483-486，蘇校 379-385）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七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初住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眾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

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 ”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 ”

(《中華藏》75:501, 蘇校 411)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七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上堂。……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亂雜底。”曰:“未審為甚麼人和? ”師曰:“甚麼處去來? ”

(《中華藏》75:507, 蘇校 427)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七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 ”師良久, 曰:“聞麼? ”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 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 祖佛盡迷蹤。”

(《中華藏》75:508, 蘇校 430)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八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 上堂。……問:“三台有請, 四眾臨筵。既處當仁, 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亦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空載月明歸。”

(《中華藏》75:514-515, 蘇校 443)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 匡山路, 巖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 一句分明超佛祖。”《白牛頌》曰:“我

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峰頂，回來暫跨虎豁頭。”

（《中華藏》75:515，蘇校 445-446）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禪師，台州人也。……上堂："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麽道還會麽？若更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瘖啞是仙陀，滿眼時人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

（《中華藏》75:517，蘇校 450）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八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眾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眾曰："會麽？"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麽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為甚麽卻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中華藏》75:532，蘇校 489）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

（《中華藏》75:542，蘇校 517）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曰：“不睹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

（《中華藏》75:565-568，蘇校 566-572）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

（《中華藏》75:571，蘇校 579-580）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國王再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

（《中華藏》75:573-574，蘇校 584）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中華藏》75:576，蘇校 587-588）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

（《中華藏》75:580-581，蘇校 598-599）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一

虎谿庵主，……有僧問："和尚何處人？"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中華藏》75:606，蘇校 660）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一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

（《中華藏》75:611，蘇校 672-673）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一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

（《中華藏》75:614-616，蘇校 679-682）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二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中華藏》75:632-633，蘇校 714）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二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哮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

（《中華藏》75:640，蘇校 732）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三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上堂，橫按柱杖，顧視大眾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

（《中華藏》75:677-678，蘇校 813-815）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四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住後，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清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禁取兩片皮。"

（《中華藏》75:704-705，蘇校 882-883）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四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

（《中華藏》75:713-714，蘇校 898-899）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六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卻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中華藏》75:785，蘇校 1075）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八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為而為，神而化之。灑德雨以滂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邏囉哩。"拍一拍，下座。

（《中華藏》75:833-834，蘇校 1190-1191）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八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卻正法眼，拈卻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中華藏》75:844-845，蘇校 1215-1216）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九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涪城人。……（五祖演禪師）一日陞堂，顧眾曰："八十翁翁輥繡毬。" 便下座。師欣然出眾曰："和尚試輥一輥看。" 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 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 祖大笑而歸。

（《中華藏》75:870，蘇校 1267）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九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中華藏》75:872-874，蘇校 1272-1276）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十九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為兩腳，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

（《中華藏》75:881，蘇校 1286-1287）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二十

成都府昭覺辨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中華藏》75:917，蘇校 1361）

《五燈會元》（宋普濟著）卷二十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問："我有沒絃琴[1]，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

（《中華藏》75:918，蘇校 1363-1364）

3. 佛教音樂所用樂器

(1) 總 說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前後秦失名譯）卷七

此戒尼共三眾不犯：若僧祈[2]食時，應作四種相：一打揵椎[3]，二吹貝，三打鼓，四唱令，令界內聞知。此四種相必使有常限，不得或時打揵椎，或復打鼓或復吹貝，令事相亂。無有定則，不成僧法。若不作四相而食僧，祈食者不清淨。

（《大正藏》23:549，《中華藏》42:910）

《妙法蓮華經玄贊》（唐窺基撰）卷四末

經："若人于塔廟"至"敬心而供養"。贊曰：下有七頌，明供養有二：初五頌半明供養，後一頌半結成。初中有五：一頌四

① 一本"沒絃琴"作"七絃琴"。
② 一本"僧祈"作"僧祇"。
③ 一本"椎"作"植"。

物供養，一頌半音樂供養，一頌歌唄供養，一頌華供養，一頌身業行敬供養。……

經："若使人作樂"至"盡持以供養"。贊曰：此以[1]音樂供養。樂音五覺反；以生樂故，亦慮各反。黄帝世伶倫作樂。《説文》："五聲八音之總名。"《禮記》："干[2]戚羽毛謂之樂。"鄭玄云[3]："八音克諧謂之樂。"鼓，動也，鳴也，凡出音曰鼓。今木有皮，動之即鳴。角者，曲形而似角。貝者，螺也。《涅槃經》："吹貝知時。"簫，管也。《玉篇》："編小管所吹。"又箾也，笛七孔。籥，俗[4]名直。《玉篇》："五孔竹笛，羌笛三孔。"琴，禁也，君子守正[5]自禁。神農所作。箜篌、琵琶，相可知矣。鐃[6]，如鈴而大。《玉篇》："小鉦也。軍法十長執鐃。五人為伍，五伍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執鐸。"銅鈸，兩扇相擊出聲[7]。有作"鈸"，無所從，或為"跋"字。《發菩提[8]心經》云："音樂女色，不以施人，亂衆生故。"此供養佛故不相違，如金藏中音樂供養[9]事。

（《大正藏》34:727，《中華藏》100:414）

《百丈清規》（元德煇等編）卷八

上古之世有化而無教，化不足而禮樂作焉。擊壤之歌不如九成之奏，窪樽之飲不若五齊之醇，然文生於質，貴乎本也。吾天

① 一本無"以"字。
② 一本"干"作"于"。
③ 一本無"云"字。
④ 一本"俗"作"塔"。
⑤ 一本"正"下有"以"字。
⑥ 一本"鐃"作"鐃"。
⑦ 一本"聲"下有"聲"字。
⑧ 一本無"菩提"二字。
⑨ 一本無"養"字。

竺聖人最初示化，謂人人妙覺，本無凡聖，物物全真，寧有淨穢？無假修證，不涉功用，而昧者茫然自失，若聾瞽焉。於是隨機設教，擊犍椎以集眾，演之為三藏，修之為禪定，迄于四十九年而化儀終矣。梵語"犍椎"，凡瓦木銅鐵之有聲者。若鍾、磬、鐃、鼓、椎、板、螺、唄，叢林至今倣其制而用之。于以警昏怠、肅教令、導幽滯而和神人也。

（《大正藏》48:1155，《中華藏》79:677）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記》（日本圓珍撰）卷上

鼓，古音，動也，擊也。《玉篇》引《尚書》"六鼓"。具如彼中樂。《玉篇[①]》云"古角反"。《周禮》"六樂"云云。孔子曰[②]"樂者，節也"云云。絃，《周禮》鄭玄注謂"琴瑟也"云云。神農作琴，七尺二寸，上有五絃（出三十本）。庖義作瑟二十五絃，如事始中。歌，《禮記》："舜作五絃[③]之琴以歌南風。"《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云云。八音，《尚書》"八音克諧"云云。八音，金、石、土、草[④]、絲、竹、木、瓠也。鄭玄曰：宮、商、角、徵[⑤]、羽，雜者皆音也，單曰擊也。《樂記》曰："情[⑥]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大正藏》56:239）

① 一本無"篇"字。
② 一本無"曰"字。
③ 一本"絃"上有"歌"字。
④ 此字誤，應為"革"。
⑤ 一本"徵"作"微"。
⑥ 一本"情"作"倩"。

（2）法　鼓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北魏曇摩流支譯）卷上

文殊師利，譬如虛空有大妙法鼓，依三十三天功德力生，離善法堂，在虛空中，過一切諸天眼識境界，不可見不可觀。文殊師利，彼大妙法鼓於何時出聲？文殊師利，以彼諸天耽著五欲境界，常不捨離，增長放逸，不入善法堂，聞法思義。釋提桓因亦耽著五欲境界，常不捨離，增長放逸，不入善法堂，不昇高座，為天說法。爾時彼大妙法鼓，不可見，不可觀，過眼境界，住虛空中出妙法聲。彼妙法聲遍聞三十三天而作是言："諸天當知，一切色、聲、香、味、觸法，皆悉無常，莫行放逸，天報速退。諸天當知，一切行苦，一切行空，一切行無我，是故諸天莫行放逸。若退天報生餘苦處，諸天當共議法、樂法、喜法、味法、順法、念法。諸天若欲不[①]捨天報五欲境界，應正修行。"文殊師利，彼法鼓聲不可見，無色，不分別，無分別，過眼境界不生不滅，離音聲語言，離心意意識。文殊師利，爾時三十三天聞妙鼓聲，即入善法堂，議法、樂法、喜法、味法、順法、念法，如說修行於彼天退生餘勝處。釋提桓因亦入善法堂，昇法高座，為諸天說法。文殊師利，若阿修羅共彼諸天鬥戰之時，三十三天力弱退散，爾時法鼓於虛空中出如是聲："阿修羅聞，甚大驚怖，退入大海。"文殊師利，彼大法鼓無形相，無作者，不可見，不可觀，元[②]無實不可思議，無心無相，無色，無聲，無體，無二，過眼境界。文殊師利，三十三天依本行業，彼大妙鼓空中出聲，令彼諸天遠離

① 一本"欲不"作"不欲"。
② 一本"元"作"無"。

一切諸障憂惱，無染寂靜。文殊師利，如彼空中大法鼓身[1]，不可見，不可觀，元無實，不可思議，無心，無相，無色，無聲，無物，無二，過眼境界，依本行業法鼓出聲，令三十三天遠離一切諸障憂惱，無染寂靜。文殊師利，如三十三天心放逸時，彼妙法鼓出大音聲，令三十三天遠離一切諸障憂惱，無染寂靜。

（《大正藏》12:241，《中華藏》18:636）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宋法護等譯）卷一

妙吉祥，然彼[2]大法鼓，無分別，無離分別，超眼境界，不生不滅，出語言道，離心意識。其大法鼓所出法音令彼天眾常所開覺，驚怖迷亂。即入善法堂中，歌詠正法，遊戲法園，求法真實，愛樂正法。於正法中隨意作意。天趣歿已，勝處受生。又復帝釋天主，入善法堂，處于法座，為諸天眾宣說法要。若時與彼阿修羅眾而共鬥戰，天眾或負。彼大法鼓自然出聲，阿修羅眾驚怖迷亂，馳走而去。妙吉祥，然彼法鼓亦無我相，復無言說，自然隱歿。大法鼓者無所觀矚，住於真實，無心無思，無相無色，無聲無性，亦復無二超眼境界。妙吉祥，以彼忉利天中諸天子眾宿善業故，有大法鼓出妙法音，令彼天眾一切嬈亂隨煩惱等皆悉寂止。彼大法鼓而亦常在，然其無心，亦無所思，無相無色，無聲無性，亦復無二。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

（《大正藏》12:255，《中華藏》69:738-739）

《金光明經》（北涼曇無讖譯）卷一

① 一本"身"作"聲"。
② 一本無"彼"字。

爾時信相菩薩，即於其夜夢見金鼓。其狀殊[①]大，其明普照，喻如日光。復於光中得見十方無量無邊諸佛世尊，衆寶樹下坐琉璃座，與無量百千眷屬圍繞而為說法。見有一人似婆羅門，以桴[②]擊鼓，出大音聲，其聲演說懺悔偈頌。時信相菩薩從夢寤[③]已，至心憶念夢中所聞懺悔偈頌。過夜至旦，出王舍城，爾時亦有無量無邊百千衆生，與菩薩俱往耆闍崛山，至於佛所。至佛所已，頂禮佛足，右繞三匝，卻坐一面，敬心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④]，以其夢中所見金鼓及懺悔偈向如來說：

……

是鼓所出，微妙之音，能除衆生，諸惱所逼。

斷除[⑤]怖畏，令得無懼，猶如諸佛，得無所畏。

諸佛聖人，所成功德，離於生死，到大智岸。

如是衆生，所得功德，定及助道，猶如大海。

是鼓所出，如是妙音，令衆生得，梵音深遠。

證佛無上，菩提聖果[⑥]，轉無上輪，微妙清淨。

（《大正藏》16:336，《中華藏》16:349）

《金光明最勝王經》（唐義淨譯）卷二

爾時妙幢菩薩親於佛前聞妙法已，歡喜踴躍，一心思惟，還至本處。於夜夢中見大金鼓，光明晃耀，猶如日輪。於此光中得

① 一本“殊”作“姝”。
② 一本“桴”作“枹”。
③ 一本“寤”作“悟”。
④ 一本無“目不暫捨”四字。
⑤ 一本“除”作“衆”。
⑥ 一本“聖果”作“勝果”。

見十方無量諸佛，於寶樹下坐琉璃座。無量百千大衆圍繞，而為說法。見一婆羅門，桴擊金鼓，出大音聲。聲中演說微妙伽他明懺悔法。妙幢聞已，皆悉憶持，繫念而住。至天曉已，與無量百千大衆圍遶，將[1]諸供具，出王舍城，詣鷲峰山，至世尊所。禮佛足已，布設香花，右遶三匝，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瞻仰尊顏。白佛言："世尊，我於夢中見婆羅門以手執桴，擊妙金鼓，出大音聲。聲中演說微妙伽他明懺悔法。我皆憶持。惟願世尊，降大慈悲，聽我所說。"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我於昨夜中，夢見大金鼓。其形極姝妙，周遍有金光。

猶如盛日輪，光明皆普耀。充滿十方界，咸見於諸佛。

在於寶樹下，各處琉璃座。無量百千衆，恭敬而圍遶。

有一婆羅門，以桴[2]擊金鼓。於其鼓聲內，說此妙伽他。

（《大正藏》16:411，《中華藏》16:262）

《法華玄義釋籤》（唐湛然述）卷十三

毒鼓者，大經云：譬如有人以諸毒藥用塗大鼓，於大衆中擊令出聲，聞者皆死。此譬說於破惡法也。如《止觀》第七記：天鼓者，如忉利天所有妙鼓，隨天心念出種種聲，此譬說於生[3]善法也。

（《大正藏》33:905，《中華藏》93:369）

《百丈清規》（元德煇等編）卷八

① 一本"將"作"持"。
② 一本"桴"作"杖"。
③ 一本無"生"字。

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參普說入室，並擊之。擊鼓之法，上堂時三通（先輕敲鼓磉二[1]下，然後重手[2]徐徐擊之，使其緊慢相參，輕重相應，音聲和暢，起復連環，隱隱轟轟，若春雷之震蟄。第一通延聲長擊，少歇轉第二通。連聲稍促更不歇聲，就轉第三通。一向纏聲擊之，候住持登座畢，方歇聲。雙椎連打三下），小參一通，普說五下，入室三下，皆當緩擊。茶鼓長擊一通，侍司主之。齋鼓三通，如上堂時，但節會稍促而已。普請鼓長擊一通，更鼓早晚平擊三通，餘隨更次擊，庫司主之。欲[3]鼓四通，次第候衆擊，知浴主之。已上宜各有常度，毋令失准。若新住持入院，諸法器一齊俱鳴。

《金光明經》云：信相菩薩夜夢金鼓，其狀姝大，其明普照，喻如日光。光中得見十方諸佛，衆寶樹下，坐琉璃座，百千眷屬圍繞而為說法。一人似婆羅門，以枹擊鼓，出大音聲，其聲演說懺悔偈頌。信相菩薩從夢寤已，至於佛所，以其夢中所見金鼓及懺悔偈，向如來說。

又《楞嚴經》云：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衆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

（《大正藏》48:1156，《中華藏》79:678）

《金光明最勝王經玄樞》（日本願曉等集）卷四

佛有四種覺勝天鼓，天鼓有四義：一、賊欲來自然鳴，令諸

① 一本“二”作“三”。
② 一本“手”作“千”。
③ 一本“欲”作“浴”。

天覺；欲去，亦爾。二、天鼓若鳴，除諸天怖修羅之心，佛名除生死怖。三、天鼓鳴，令諸天受生安樂，佛名涅槃樂。四、天鼓鳴，令諸天貪樂生死，佛名令捨生死。

（《大正藏》56:563）

（3）法　螺

《大寶積經》（唐玄奘譯）卷四十六

舍利子，由此如來大法螺相，為無量種功德集成。以如是故，如來隨所意欲出大音聲，遍告無量無邊一切世界，為諸有情廣說妙法，如其根性隨聞信解，悉令歡喜。何以故？皆由精進所修學故。舍利子，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如是無上正等菩提，雖極難得，我當不捨精進鎧甲，發大勇猛，必定速悟無上菩提，不足為難。既成佛已，隨我意欲，於法螺相出大音聲，遍告無量無邊一切世界，為諸眾生說微妙法，隨根信[1]解，皆令歡喜。舍利子，是名菩薩摩訶薩勇猛無倦正勤之相。

（《大正藏》11:272，《中華藏》8:81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唐義淨譯）卷二

菩薩爾時告諸天曰："汝等諸天，宜各隨意作諸音樂。"時彼天眾即皆同時作諸音樂，其聲沸鬧。爾時，菩薩即吹大螺，諸音樂響普[2]皆摧息。菩薩爾時復問天曰："諸音樂中何聲為大？"諸天答曰："螺聲最大。""諸善男子，汝等當知，如大螺聲能令一切諸音樂聲悉皆摧息。我亦如是。下於贍部洲中，有所說法，能令

① 一本"信"作"性"。
② 一本"普"作"並"。

六師外道、六隨聲聞外道、六定外道，皆悉摧滅。令一切眾生得甘露法，皆悉飽滿。吹無常螺，令諸外道假常之計皆悉摧滅。吹大空螺，令諸外道執有之見亦皆摧滅。”爾時菩薩說伽他曰：

師子能伏諸猛獸，金剛善摧一切堅。

帝釋能伏阿蘇羅，一切光中日光勝。

（《大正藏》24:107，《中華藏》39:629）

《妙法蓮華經文句》（隋智顗說，灌頂記）卷三上

吹蠡是改三乘之號，嚴鼓誡兵，譬破無明。……欲說大法者，答說法瑞；雨大法雨，答雨花瑞；吹大法蠡，答大眾心喜瑞；擊大法鼓，答地動瑞；演大法義，答放光瑞。……吹大法蠡者，惟昔四眾見瑞歡喜，得未曾有，障除機動，即改人教行理。忖今眾喜，亦應障除機動，改人教行理。所改既深，故言吹大法蠡也。擊大法鼓者，惟昔地動已後，即有六番破無明賊。忖於今佛地動已後，亦應六番破無明惑。聲教極妙，故言擊大法鼓。

（《大正藏》34:32-33，《中華藏》94:47-48）

《金光明經疏》（隋吉藏撰）

吹法螺者，如世間人欲改年號必以吹螺。如來亦爾，欲改小乘名字章句，必說大乘教法。擊法鼓者，如世鼓聲近遠皆聞，齊心破敵。大乘教法亦爾，令一切聞進入勝境破煩惱敵，故名擊鼓。然法燈者，如世燈照了萬物，令一切見。佛亦如是，說大乘顯了諸法，令得一切智故名然燈。雨法雨者，如世間雨令五穀增長。佛教亦爾，令善根增長。

（《大正藏》39:165-166）

(4) 版、揵椎、木魚

《百丈清規》(元德煇等編) 卷八

版：大版，齋粥二時長擊三通，木魚後三下，𡴫𡴫擊之，謂之長版。念誦、楞嚴會、儆戒火燭，各鳴三下。報更則隨更次第擊之。方丈、庫司、首座寮及諸寮，各有小版。開靜時皆長擊之，報眾時各鳴二下[①]。眾寮内外各有版，外版每日大眾問訊時三下，坐禪坐參時各三下，候眾歸堂次第鳴之，點茶湯時長擊之。内版掛搭歸寮時三下，茶湯行盞二下，收盞一下，退座三下，小座湯長擊之。

木魚：齋粥二時長擊二通，普請僧眾長擊一通，普請行者二通。相傳云：魚晝夜長醒，刻木象形擊之，所以警昏惰也。

椎：齋粥一時[②]，僧堂内開鉢，念佛唱食遍食，施財白眾，皆鳴之。維那主之。下堂時，聖僧侍者鳴之。知事告退時，請知事時，亦鳴之。住持入院開堂將說法時，諸山上首鳴之，謂之白椎也。

(《大正藏》48:1155-1156，《中華藏》79:677-678)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等著) 卷八

(摩揭陀國) 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揵椎[③]聲。初，此城内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

① 一本"二下"作"三下"。
② 一本"一時"作"二時"。
③ "椎"，一本作"稚"，一本作"槌"，下同。

人，銷[1]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2]擊揵椎，招集學人！”群愚同止，謬有扣擊，遂[3]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眾，辭論膚[4]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揵椎以集眾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訴[5]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揵椎。

（《大正藏》51:912，《中華藏》60:690-691，　季校 643-644）

（5）鐘、磬、鐃、鈸

《妙法蓮華經文句》（隋智顗說）卷四下

銅鈸者，長安人呼露盤為銅鈸。在彼翻經，故用彼名之耳。

（《大正藏》34:57，《中華藏》94:83）

《百丈清規》（元德煇等編）卷八

大鍾，叢林號令資始也。曉擊則破長夜、警睡眠，暮[6]擊則覺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緩，揚聲欲長。凡三通各三十六下，總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緊。鳴鍾行者，想念偈云（“願此鍾聲超法界，鐵圍幽暗悉皆聞，聞塵清淨證圓通，一切眾生成正覺”），仍稱觀世音菩薩名號。隨號扣擊，其利甚大。遇聖節看經，上殿下殿，三八念誦，佛誕、成道、涅槃，建散楞嚴會，諷經，齋粥，過堂，

---

① 一本“銷”作“鎖”。
② 一本“大”作“夫”。
③ 一本“遂”下有“以”字。
④ 一本“膚”作“膚”。
⑤ 一本“訴”作“話”。
⑥ 一本“暮”作“慕”，下同。

人定時，各一十八下。如接送官員、住持、尊宿，不以數限，庫司主之。僧堂鍾凡集眾則擊之：遇住持每赴眾入堂時，鳴七下；齋粥、下堂時，放參時，旦望巡堂喫茶下床時，各三下（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則不鳴）；堂前念誦時，念佛一聲，輕鳴一下，末𠷔一下，堂司主之。殿鐘住持朝暮行香時，鳴七下。凡集眾上殿[1]，必與僧堂鐘相應接擊之，知殿主之。

磬：大殿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時，大眾看誦經咒時，直殿者鳴之；唱衣時，維那鳴之；行者披剃時，作梵闍黎鳴之。小手磬，堂司、行者常隨身，遇眾諷誦，鳴之為起止之節。鐃鈸：凡維那揖住持，兩序出班上香時，藏殿祝贊轉輪時，行者鳴之。遇迎引送亡時，行者披剃、大眾行道，接新住持入院時，皆鳴之。

（《大正藏》48:1155-1156，《中華藏》79:677-678）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卷九十九

鳴鍾部：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罽膩[2]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戍備邊境，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摒[3]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虐，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

① 一本“上殿”作“生殿”。
② 一本“膩”作“昵”。
③ 一本“摒”作“屏”。

那，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揵稚[1]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揵稚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為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揵稚，至於今日，猶故如本。

述曰：既知經意，鳴鍾濟苦。兼以集眾，即須維那。將欲打鍾，歛容合掌，發願利生之意。因鍾念善，便受苦畢。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鍾時，願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若聞[2]鍾聲兼說偈讚，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

（《大正藏》53:1016-1017，《中華藏》72:708-709）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十七

銅鈸，盤沫反。古字書無鈸字，近代出也。《字統》云：樂器名也。形如小瓶，口對而擊之。《考聲》云：形如小盎，子背上有鼻，以二口相擊為聲，以和眾樂也。形聲字，發音同上。

（《大正藏》54:411，《中華藏》57:733）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二十七

鐃，女交反，如鈴而大。《廣雅》：鉌、鑾、鐃、鐸，鈴也。《說文》、《玉篇》：小鉦也。軍法十長執鐃。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司馬執鐸。

銅拔，蒲撥反，亦為跋。今關東多作兩扇相擊出聲。有作"鈸"，無所從也。

（《大正藏》54:485，《中華藏》57:969）

① 一本"稚"作"椎"。
② 一本"聞"作"問"。

《妙法蓮華經釋文》（日本中算撰）卷上

鐃：女交反。慈恩云：如鈴而大。《玉篇》：小鉦也。崇俊云：無舌有柄也。法燈云：《釋名》：聲鐃，鐃也。軍法十人之長執鐃驚眾也。

銅拔：蒲撥反。曹憲云：擢也。慈恩云：亦為跋，今關東多作雨扇相擊出聲，或作鈸。無所從也。今案：鈸字古書無之，新《切韻》有之。孫胄云：鈸，樂器，形如瓶口，對而擊之。《律書樂圖》云：銅鈸，出自西域也。行㣲從金矣，故知鈸字亦得。《文句》云：長安人呼露盤為銅鈸，在彼翻經，故用彼名耳。湛然云：長安亦無此音，或聲轉耳，或是當時有人傳之，章安隨便書耳。順憬云：銅鈸，猶鈴盤也。

（《大正藏》56:153）

（6）箏、瑟、簫、笛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二十六

箏：《說文》云：鼓絃築爭樂也。秦人無義二子爭父之瑟，中分之，故號曰箏。今加竹作筍。

瑟：《爾雅》云：大瑟謂之灑。郭注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也。

笛：《說文》：七孔笛也。俗云：羌笛三孔也。《風俗通》云：笛，笛者，滌也。滌邪穢，納雅正也。

簫：《爾雅》：大簫謂之言。郭璞云：編三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謂之筊。十六管也。

（《大正藏》54:472，《中華藏》57:931）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二十七

簫：蘇彫反，管也。《玉篇》：編小管所吹。又作箾，音山卓反。樂也。

笛：徒歷反，七孔籥也。俗名笛[1]。《玉篇》：五孔竹笛，羌笛三[2]孔。

（《大正藏》54:485，《中華藏》57:969）

《妙法蓮華經釋文》（日本中算撰）卷上

簫：蘇彫反。慈恩云：管也。《玉篇》：編小管所吹也。又箾也。智周云：按《通俗》曰：舜作簫，其形參差，像鳳翼，十管，長二尺。《釋名》曰：簫，蕭也。其聲蕭蕭而清流。又籥也。栖復云：《廣雅》：二十四管無底，或十六管有底，無者為調也。崔叔政云：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也。

笛：徒歷反。慈恩云：七孔籥也。《風俗通》云：武帝時丘仲所作。笛，滌也，所以滌雅穢綱之雅正，長尺四寸。《律書樂圖》云：横笛，本出於羌矣。順憬云：羌笛，三孔也。

（《大正藏》56:154）

（7）琵琶、箜篌及其他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卷二十六

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永徽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娛此山，亦

① 一本“笛”作“直”。
② 一本“三”作“二”。

不測其然。

（《大正藏》50:603，《中華藏》61:853-854）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四

箜篌：上音空，下音侯。樂器名也。《釋名》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空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故名箜篌。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也，遂號鄭衛之音，謂之淫樂也。

（《大正藏》54:332，《中華藏》57:471）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二十六

箜篌：《釋名》云：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師延為晉平公鼓焉。後為鄭衛分其地，遂亡其國。故號為鄭衛之音，謂之淫樂也。

（《大正藏》54:472，《中華藏》57:931）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卷二十七

吹角：曲形而似角，即大角也。

貝：蠃[①]也。

琴：《說文》：琴，禁也，神農作也。《玉篇》：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

（《大正藏》54:485，《中華藏》57:969）

① "蠃"，一本作"羸"，一本作"贏"。

《妙法蓮華經釋文》（日本中算撰）卷上

角：古岳反。釋氏云：樂器也。慈恩云：曲形而似角，吹之有聲也。《兼名苑》云：角，一名龍吟，本出胡中，或出吳越，秦蒙恬造也。

貝：博蓋反。慈恩云：螺也。栖復云：貝者，海中水族類也。《涅槃經》云：吹貝知時，知曲終時也。西天凡音聲皆吹貝作聲也。

琴：巨金反。慈恩云：《說文》：琴，禁也，君子守正以自禁。神農所造也。栖復云：伏羲所造，本置五絃，大為君，小為臣，大小相應如君唱臣和，至文王加一，武王加一，變宮變商，以令君臣之恩故。今第六名文絃，第七為武絃。《廣雅》云：琴，長三尺三寸六分也。順憬云：大者二十弦也。

箜篌：古釣反。智周云：《釋名》：師延所造，靡靡之樂，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栖復云：此音美麗，聽之不去，空餘侯國，故名空侯。又云：空侯國進來，餘國無故，空侯國有故，名曰空侯。二十四絃像二十四氣也。捷公云：師涓為晉平公鼓之，馬師曠集之，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樂矣。

琵琶：蒲巴反。智周云：按《釋名》曰：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卻曰琶，取其鼓時因以為名也。牟公云：長三尺五寸，三尺像三才，五寸像五行，二孔像日月，四絃像四時也。或作批把。薩晌云：以手批把，因以為名也。

（《大正藏》56:153-154）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記》（日本圓珍撰）卷上

《唐韻》云：箜篌，樂器。《釋名》云：師延所造，靡靡之音

出。而[1]《續漢書》云：靈帝好胡服，作胡箜篌也。《本記[2]》云：五箜篌者即五分法身。五百樂器者五百陀羅尼（已上）。《止觀》云：女執樂器表四攝也。

（《大正藏》56:236）

① 一本“而”作“上”。
② 一本無“記”字。

十四、日本僧侶所記録的音樂

1. 安然《悉曇藏》（880 年）

（1）音和五音

《悉曇藏》（安然撰）卷二

天地交合，各有五行；由五行故，乃有五音；五音之氣，内發四聲、四音之響，外生六律、六吕之曲。今者内教亦説法性、緣起、生佛、發生，以業力、悲力故，情界、器界各有五行、五音，亦生四韻、四聲，亦與四聲、四音合，亦與六律、六吕合。

言五行者，《黄帝密法》云："天地上氣交合各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如循環。"（文）

言五音者，《白虎通》、《博物誌》云："東方木，其帝大昊，其佐苟萌，執規而治春，其神大歳，其獸青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其味酸，其氣臭羶。南方火，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熒惑，其獸朱雀，其音徵，其日丙丁，其味苦，其氣臭燋。西方金，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其味辛，其氣臭腥。北方水，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其味鹹，其氣臭腐。中央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執綱而制四方，其神鎮星，其獸黄龍，其音宫，其日戊巳，其味

甘，其氣臭芳。其佐者，主於五行之官[1]。”（文）

夫五音者，從五藏兆，從五根發，從五觸動，從五處起，從五氣響，應五聲行，感五色住，候五時變，適[2]五根發，歸五位極。

言五藏者：肝屬木、角，心屬火、徵，肺屬金、商，腎屬水、羽，脾屬土、宫。

言五根者：眼主肝、角，耳主腎、宫，鼻主肺、商，舌主脾、羽，身主心、徵。

言五觸者：木性多直，屬角；火性多轉[3]，屬徵；金性堅利，屬商；水性流注，屬羽；土性堅澀，屬宫。

言五處者：宫，舌中音，即喉；商，開口張，即顎；角，舌角落，即牙；徵，舌柱齒，即齒；羽，撮口聚，即脣。

言五氣者：呵屬于商，吹呼屬羽，噓屬于徵，唧嘸屬于宫，嚩屬于角。

言五聲者：呼喚屬角、木，語言屬徵、火，笑屬商、金，吟屬羽、水，歌屬宫、土。

言五色者：青屬東、木、角，赤屬南、火、徵，白屬西、金、商，黑屬北、水、羽，黄屬中、土、宫。

言五時者：天地二氣交合，各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如循環，故金化而水生，水流而木榮，木動而火明，火炎而土貞，此則相生；火得水而滅光，水遇土而不行，土值木而腫瘖，木遭金而折傷，此則相剋。從商而羽聚，從羽而角開，從角而徵柱，從徵而宫住，從宫而商張，是相生也；徵遇羽而止，羽遇宫乖，

① 一本“官”作“宫”。
② 一本“適”作“遇”。
③ 一本“轉”作“輕”。

宮遇角失，角遇商而違，商遇徵而蕩，此相剋也。

五根者：徵屬語喜，宮屬歌樂，羽屬人憂，商屬哭苦，角屬喚捨。

言五位者：五行各有五位，謂王、相、老、囚、死。春：木、火、水、金、土；夏：火、土、木、水、金；秋：金、水、土、火、木；冬：水、木、金、土、火。並如次，五是五位也。且如木生甲乙，長於丙丁，老於壬癸，病於庚辛，死於戊己。他效此。故亦角者連徵而滑，連羽而澀，連商而遠，連宮而無。他效於此。

（《大正藏》84:381）

《悉曇藏》（安然撰）卷二

《提謂經》云："夫五戒者，是則天之五星、地五岳、人之五常、五行、五藏、五方、五音。"（抄）故知內外雖異，源流惟一。言五戒者，謂防殺、盜、婬、妄、酒也。言五音者，呼迦、左、吒、多、波也。唐[1]言之反音，口處為證；今覈梵音，口處為準。諸說雖多，今據宗叡。五五字者如次：喉、顎、齗、齒、唇聲也。後九字者，超次滿口，五處聲也。今據現量，五五字者，喉、顎、舌、齒、唇五處，如次發起迦等五五；後九字者，野、羅、欏字，先從喉、顎、舌發，然後遍口；嚩、捨、灑、娑、訶字，先從吾唇、齒、舌、顎、喉發，然後遍口；其、乞、叉字，先從喉發，然後遍口。故《字紀》云："聲之所發，則牙、齒、舌、喉、唇等，合干[2]宮商，其文各五，遍口之聲，文有十矣。"（文）《次第記》云："稱呼梵字，亦有五音倫次，喉、齗、齒、唇、吻等。聲皆從

① 一本無"唐"字。
② "干"疑誤，當為"于"。

深向淺，亦如此國五音之内，又以五行相參，辨之[1]者則以清濁，察之者則以輕重，又以[2]陰陽二氣揀之，萬類差別悉能知矣。”（文）又云：“前劫、後劫，諸佛出現世間轉妙法輪者，皆依此梵文演說，方盡其美也，備盡世間一切聲音也。橫即雙聲，聲者，無一字不雙聲也。竪即𠷎韻，韻者，無一字不𠷎韻也。初即以頭為尾，後即以尾為頭。或即尾頭俱頭，或即尾頭俱尾。傍紐、正紐，往返鏗鏘；橫超、竪超，有單有複；逆和、順和，半陰半陽；乍合、乍離，兼梵言兼漢語；中邊左右，斜正交加；大秦小秦，梵漢雙譯[3]；咽喉牙齒，咀嚼舌顎等，是[4]六國之音韻也。善察其聲者，無字而不切。韻[5]遵伏羲、蒼頡，鳥言如本，梵音實耳[6]。”（文）

夫音聲者，四大、四微之所擊發，四方、四時之所合應，分成三聚之聲，聚為三科之悟，銜五輪而生，隨二息而出，觸七處而起，經五處而鳴，隨五行而轉。能成四和二體，而發四韻、四聲、一十四音，巧作八聲、八音之六十四音。或與四時合，或與四方合，應開三密門，會三平等。言“四大、四微”者，《金光明》云：“地、水、火、風，合集成立。”（抄）《成實論》云：“五塵四微：色、香、味、觸。”（抄）言“四方四時”者，《光明疏》云：“地屬東方是春，水屬北方是冬，火屬南方是夏，風屬西方是秋。”（抄）言“三聚聲”者，《俱舍論》云：“聲有三種，一是大種執聚聲，謂有情聲；二非大種執聚聲，謂非情聲；三亦執聚亦非執

---

① 一本“之”作“定”。
② 一本無“又”字。
③ 一本“譯”後有“騰空跳躑，若似野馬之透懸崖；屈曲徘徊，如登山涉危嶺”二十二字。
④ 一本“是”下有“皆”字。
⑤ 一本“韻”作“杳”。
⑥ 一本“耳”作“了”。

聚聲，謂有情非情合成聲也。”（抄）言“三科法”者，《俱舍論》云：“五陰謂色、受、想、行、識。十二入謂眼、耳、鼻、舌、身、意，為能入；色、聲、香、味、觸、法，為所入。十八界謂六根界、六塵界、六識界。”（抄）言“五輪”者，《大日義釋》云：“劫初成時依空成風，依風成火，依火成水，依水成地。有情亦然，依地成水，依水成火，依火成風，依風成空。”（抄）言“二息”者，《止觀》云：“人初入胎即有報息，隨母氣息；兒漸長大，風路滑成，息氣出入，不復隨母。生在異處，各各有息，名為報息。報息帶想，乃有六氣，謂次、呼、嘘、呵、嘘、嗞，皆於唇吻吐納，轉側牙齒，徐詳運心，帶想作風，如嗔欲時氣息隆盛，依心而起。如是一切，名為依息。依息帶想有十二息，謂上、下、隻、滿、增、減、冷、煖、衝、持、和、補，亦依喉、顎、舌、唇曲直，帶想作風。”（抄）彼報息者，託母息生；此依息者，託報息生。今音聲者，託依息生。言“二體”者，一聲、二音（云云）。言“七處”者，《智度論》云：“憂陀那風觸七處而成聲，謂齊、心頂、喉、顎、舌、齒[1]、脣。”言“五處”者，《字紀》云：“聲之所發，則牙、齒、舌、喉、脣等。合于宮商，其文各五。”（抄）言“五行”者，《宿曜經》云：“胡云蜜漢[2]、雲漢、咥（一逆反）、那[3]、頡、枳、緩，大唐云日、月、火、水、木、金、土，此中後五即五行也。”

（《大正藏》84:382）

① 一本無“齒”字。
② 一本“漢”作“莫”。
③ 一本“那”上有“鶻勿斯”三字。

(2)笛 律

《悉曇藏》(安然撰)卷二

《白虎通》云:"十一月曰黃鍾,十二月曰大呂,正月曰大簇,二月曰夾鍾,三月曰沽[1]洗,四月曰中呂,五月曰蕤賓,六月曰林鍾,七月曰夷則,八月曰南呂,九月曰無射,十月曰應鍾。正、三、五、七、九、十一為六律也,二、四、六、八、十、十二為六呂也。又十二月皆有律呂。"(抄)

《元造曆》云:"伶倫造笛。"(文)此乃取嶰谷竹學鳳凰鳴者也。笛有十一孔也,二孔闕而不傳,其九孔者以出五音。竹節為尾,竹抄為首。本管之口呼之為"口",從此而起於竹腹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孔,如行呼為"次"、"干"、"五"、"上"、"夕"、"中"、"六"。下"口"、"六"二孔為宮。此有二條,謂一越條(律)、差陀條(呂),土也。"口"、"六"二孔者是一音之大小,合為一越條。"次"孔非別條也,名為無條,是則諸音鹽梅故也。"干"孔為商,即是秋音,此有三條,謂平條(律)、大食條、乞食條(呂),金也。"五"孔亦非別條,鹽梅之義同"次"孔故也。"上"孔為角,即是春音,名為霜條(律),其呂音未傳之,木也。"夕"孔無[2]徵,即是夏音也,此有二條,謂黃鐘條(律)、垂條(呂),火也。"中"孔為羽,即是冬音,名盤食條(律),其呂音未傳之,水也。"中"孔、"六"孔以此二孔合名"下"也,竹節下孔所以吹之者也。(抄)

(《大正藏》84:382)

① "沽"應為"姑",形近而誤。
② "無"字疑誤,應為"為"。

《悉曇藏》（安然撰）卷二

又如真旦律呂九孔調音，於天竺字母九處聲音，皆悉攝盡，更無遺餘，何者？口氣觸唇而入笛，是猶憂陀那之風，此屬人之報息也。氣觸七處而出音，是猶風觸七處而生聲，此屬人之依息也。笛七處者：節下、笛頂、吹底、笛喉、孔底、指處、管唇。人七處者：臍、心頂、喉、顎、舌、齒、唇。音從八孔發，曲六處，“次”“五”二孔是非別條，而是五音黜梅，猶“阿”等十六是非字體，而是五音纂瓔。何以故？“次”在口、“干”之間，遠口而近“干”等，猶“阿”等十二過喉而轉顎等；“五”在“干”、“上”之間，近上亦近下，猶[1]“遏”、“哩”等。四屬顎亦彈古，此屬人之音響也。口、六、干、上、夕、中者，是宮、商、角、徵、羽，即喉、顎、舌、齒、唇，猶迦、左、吒、多、波亦喉、顎、舌、齒、脣。中六合為下者，是宮、羽合，則喉、唇合，猶“野”等從外入內，此屬人之詮聲也。其宮、商、角、徵、羽以為土、金、木、火、水，中秋、春、夏、冬之音，故喉、顎、舌、齒、唇之聲，豈非五行五時之聲？《次第記》云：“橫即雙聲，豎即疊韻，正紐、傍紐、橫超、豎超，稱呼梵音，亦有五音倫次，亦如此國五音。”又《字紀》云“聲之所發，合干[2]宮商，其文各五”等者，此之謂矣。

（《大正藏》84:384）

① 一本“猶”作“獨”。
② “干”疑當作“于”。

2. 失名《大原聲明博士圖》(鎌倉初期)關于聲明之律呂、調名及譜字

《大原聲明博士圖》題頭

慈覺大師入唐而傳妙曲。從慈覺十代後，承德二年[①]，大原來迎院良忍上人弘聲明，其後廢怠。宗快法印住來迎院，再興聲明。嘉禎二年[②]，造一卷書，名《魚山目錄》。其後來迎院圓殊上人來南山，授密宗阿社利聲明於金剛三昧院空忍上人。其刻件《魚山目錄》空忍相傳。然一心院法智坊住持觀深教義房和上，空忍上人之上足，故彼目六傳之。至德[③]年中，頃教義和上住阿州名西郡龍住寺（云云）。靈瑞謂彼《魚山目錄》云："恐此一卷歟。"後哲可考矣。

（《大正藏》84:849）

《大原聲明博士圖》貞保親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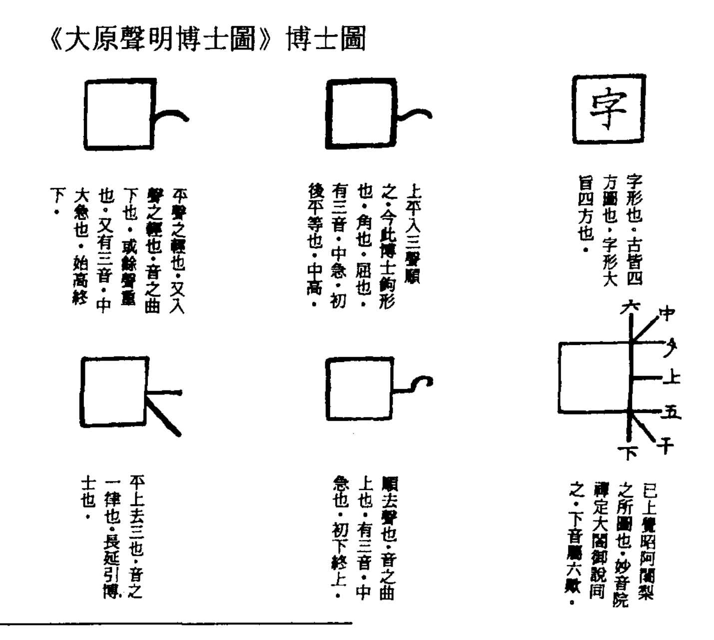
夫絃哥之調，非笛不整，蓋所以滌蕩淫邪，納之邪正也。故丘仲吳材，七孔器創制；季長盡妙，五音之哥受傳。自爾以降，其流彌廣，遠自漢朝，近至日域，代弄玉管，人習龍鳴，激朗之響，隨時代而漸多；爛漫之聲，逐曲度以滋起。方今師法已遠，遞執異論，樂府少知音之輩，伶官無矯壯之人。聖上惜正聲之將變，愍謬曲之亂聽，即降敕命，傳習上徒。臣未免周朗顧改季子之視，猥蒙綸旨，欲罷不能，欲積節族於寒暑，累劫碩春秋。從

① 堀河天皇年號，公元1098年。
② 四條天皇年號，公元1236年。
③ 後小松天皇年號，公元1384年至13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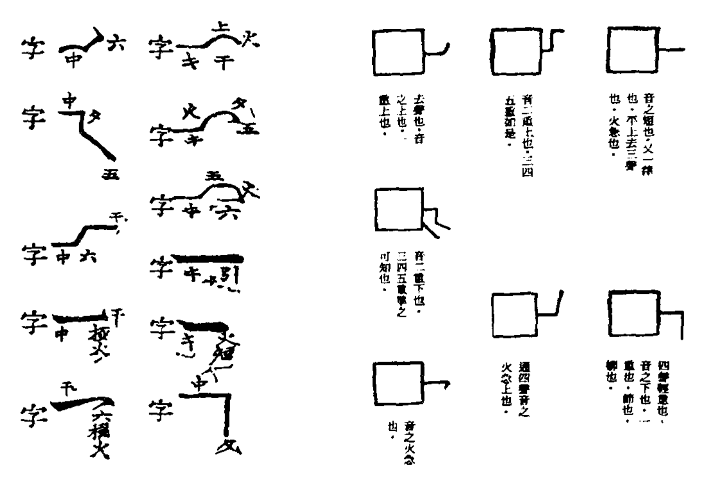
延喜[1]十一年迄二十年，勸誘不倦，傳授已畢，仍新造譜，為之楷摸。笛為體，師法繁多，靡漫之鄉，復在其中。因之人乖聲譜，各稱師傳，雜亂之萌，蓋有斯矣。若不寫鳥策，恐尚致狼籍。自古相傳稱師手者，別以抄定，各注其下。又至如《霓裳羽衣》、《連珠》、《大鳳》、《官調柘子》等者，或有舞態無聲樂，或有聲樂而無舞態。今之取撰亦不取。凡厥曲折具見廣譜，聖豫仙游之處，佳節宴會之時，歌舞相具，必可供奉。如斯之者，拾而不遺，英夷繁亂，勤成三卷，疾奏洋洋之音，永詠蕩蕩之德。豈徒清音寥高，暗折楊柳之枝；苦咽淒涼，獨促綺羅之步而已乎？

（《大正藏》84:849）

《大原聲明博士圖》博士圖



① 醍醐天皇年號，公元 901 年至 92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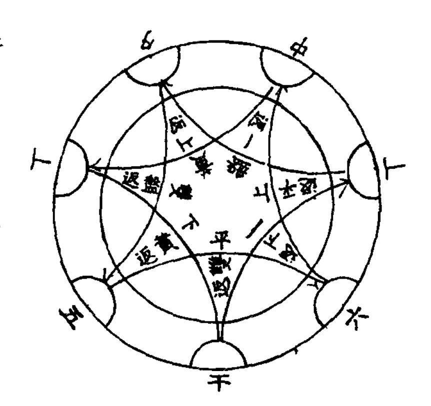


法圓上人唄之横笛譜并博士會圖，別有之。或書管絃圖等終云。

右管絃調子呂律形，大概如此。音曲以之可思合之。又宮、徵二音象音父母，陰陽二氣定惠正體也。故乙始甲收有，甲始乙留有，調子始終父母體也。

（《大正藏》84:849）

《大原聲明博士圖》反音圖



右反音圖者，呂律相順行，合事知圖也。爰以顯法花三昧，一心敬禮（呂一），十方一切常住（律盤），佛、法、僧（呂一），密、理、趣三昧，勸請（律盤），舍、那二字（呂欶），經（呂一），

讃（律盤）。假令以此體，可得意也。音曲管絃道中，此例多也。

御遊節，管絃後，催馬樂歌事，雙調十二渡物；呂樂奏後，田中井戶等呂歌詠；平調音樂奏後，席田等律催馬樂詠。此等吉反音誠證也（云云）。

是名返音圖，此即自音移音順，不違背之音也。若欲移他調者，可求此音也。念佛之合殺者雙調，迴向者平調，可由是。他調准之知之（云云）。近來人遙高名返音，極不便也，誠不知所致案內之也。

文云：雙調，平調，上黃鐘，下一盤涉，還雙調（已上抄）。

《私略頌》云：

平調返高調（上無調也），高調返黃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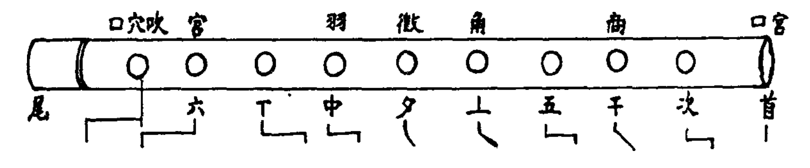
黃鐘返賤調（下無調也），賤調返一越。

一越返般涉，盤涉返雙調。

雙調返平調，是名調子返。

（《大正藏》84:849-850）

《大原聲明博士圖》橫笛律樂圖



〔圖注：〕[①]

〔宮口：〕《悉曇》云“本管之穴呼之為口”（云云）。安然和

① 原文圖注寫于圖中，用線條指示所注之笛孔，難于標點。今改列，以孔名代替線條。所增孔名等字用“〔 〕”號表示。

尚云“以本管穴云口”（云云）。《悉曇藏》云：“六、口二穴，宮。此有二條，謂一越調，差陀調”（二共呂也）。

〔首：〕以下為頭，祕說也。《悉曇藏》第二云：“竹抄為首。”

〔次：〕非別音為干鹽梅也，其音同“六”，可尋。有人云“下穴名之穴也，用合于穴”（云云）。《悉曇》云：“次穴非別條，名為無調，是即諸音鹽梅故也。”

〔干：〕此有律、呂二音。律名平調，呂名大食調。《悉曇》云：“此有三條，謂平調（律）、乞食調（呂）、大食調（呂）。”

〔五：〕此名下無調。無別調，或云角調。左大臣殿御說、淨明院說（云云）。《悉曇》云“五孔且非別條，鹽梅之義也，同次穴故”（云云）。

〔上：〕此名雙調，人皆名呂，俱與《悉曇藏》相違。可尋。《悉曇》云：“呼之為霜條（律），其呂音未傳之。”（若是誤歟。可云呂否，可尋？若書寫誤歟。）

〔夕：〕此有律呂二音，所謂黃鐘調（律）、垂調（呂）也。《悉曇藏》心同之。

〔中：〕是名盤涉調，律音也。其律音未傳也。《悉曇》云心同之。

〔下：〕是名上無調，諸音鹽梅，無別樂。或云：林鐘調。淨明院、左大臣殿同之。有人云：“角調以下為甲，林鐘以五為甲。”《悉曇》云：“中、六二合名下也，可尋。”或所云“六、夕一度開吹為下穴也”（云云）。又有人云“六、中、夕之三開吹為下穴”（云云）。有人云“七孔皆同時開吹之，為下音”（云云）。

〔六：〕是名一越調，呂音也。律未傳之。《悉曇》云“口、穴者是一音，大小合為一條”云云。

〔吹穴口:〕《悉曇藏》云“竹節下孔所以吹之者也”云云。有人云“皆塞吹名口穴也”云云。

〔尾:〕《悉曇》云“竹節為尾”云云。

又有《抄》云:“笛，漢武帝時丘仲所作也。”

横笛,《律樂圖》云:(音敵，和名與古布江)“本出於於羌也。漢長騫使西域，首傳一曲，季延年造新聲二十八曲。”

長笛，同又云:“馬融善吹者也，為長笛(有《文選·馬季長云〈長笛賦〉》)。”

呂，雌也，濁也，短也，陰也，二月、四、六、八、十、十二。律，雄也，長也，清也，陽也。正月、三、五、七、九、十一。呂者,《大般若》等音也，即鳳鳴音也[①]。律者[②],《法華經》等音也，即鳳鳴音也。注:好選云“麒鱗詳和呂律”(云云)。又云“音中呂律”(云云)。

平干:儀准。臣、白、庚、辛、申、酉。《藏》云:“秋音商金(下無五)，是無調也。謂變徵，黄鐘之變之音也。”

次穴、五，穴[③]二:是非別條。五音鹽梅也，又算瓔也。

雙一上(仁、禮×　君准):民、青、甲、乙、寅、卯。《藏》云:“春，音角，木。”

黄一夕(智准):事、赤、丙、丁、巳、午。《藏》云:“夏，音徵，火。”

盤一中(禮、信×　民准):物、黑、壬、癸、亥、子。《藏》云:“冬，音羽，水。”

---

① 一本無“大般……也”十一字。“鳳鳴音”疑應為“凰鳴音”。
② 一本無“律者”二字。
③ 一本無“五穴”二字。

上一下：是無調也。謂變宮，即一越之變之音也。

一越一六（信、仁× 物准）：君、黄、戊、己、丑、未、辰、戌。《藏》云："四季，土，用宮，土。"

五調子者，宮、商、角、徵、羽五音。所謂如次：一、平、雙、黄、盤之五也。

六調子者，先五調子加上下無調也。

七調子者，開上、下無調為二，七種音也。大食調者，令入平調為一也。有人云："上、下無調為一，開平調、大食調為二，云七調子。"眾人難云："平、大二調太無差別，就中一調之内也。上、下無調音既有差別，何強開平、大二調七調子乎？此理不[1]可然歟。"重難云："上無調，下穴為甲，上穴為乙。下無調，以五穴為甲，以下穴為乙。既甲乙音別，於平調、大食調之二者，以干、中穴同為乙，何故開甲乙同音為二種耶？"已上既横笛并律呂、甲乙、調子、反音等圖已了。

（《大正藏》84:850）

《大原聲明博士圖》聲明、律呂、甲乙等由

唄（呂音也。呂之下，律音少具之，始乙音終甲音）；

散花（呂也。少具律，始乙終乙）；

梵音（唯律音也，始終甲）；

錫杖（唯律，始終甲）；

有人云：勝尋聖人日記云"散花，甲音也"（云云）。人皆未詳（又書寫誤歟？）謬歟！

① 一本無"不"字。

念佛合殺（呂音、律音相具，始終甲音）；

迴向（唯律，始甲終乙）；

後唄（呂律少，乙甲任意）；

表白（律音也，甲乙任意）；

伽陀（唯律，始乙終甲）；

毀形唄（二樣有之，呂音，少和律，始乙終甲）；

九條錫杖

山崎聖《錫杖譜》云："千執之執之字，平調之干穴也。故知甲音也。"……

合殺（呂音也，少和律，甲音始之）。

有抄云"合殺之六返者，甲音三，乙音三"（是謂一重念佛也）。殺事委可尋也。

九聲念佛（重半念佛也，一重合殺也）。有書有合殺字，不審也。

有人問云："於唄曲呂、律中何攝之耶？"答："呂，曲聲明也，雖然，其中自少兼具律音。"問："七調子中順何調子耶？"答："順雙調等之曲。"問："何故爾耶？"答："調子中有或律、或呂之差別，其中以平調為律，以雙調為呂，故爾也。"問："雙調中有甲、乙兩音，唄初音，甲、乙何出之耶？"答："以如來之二字，宛乙穴出之也（或師意者，甲音出之，是非說之）。"問："雙調并唄曲俱律呂音，故不相違，若於平調曲，何穴出之耶？"答：……問："梵音呂律中何曲攝之耶？"答："唯律音也。"問："雙調、平調中相似何耶？"答："順平調也。"問："何故爾耶？"答："彼此共律，曲故不違也。""若於律調子出呂聲明，又於呂調子出律聲明，有何失耶？"答："二共無過。"問："於律調子有七

音，呂聲明何音出之？若又於呂調子有七音，律聲明何音可出之耶？”答："於律聲明有二意，於呂聲明有二意，於通呂、律聲明者，於呂、律調子各有一意乎[1]？”問："其各意如何？”答："若修佛事、法用等無絃哥，管曲等之調時，堂[2]時調子於呂氣色，實者嵓平調干、夕穴。”又："世間之人音氣色，於律氣色實者，嵓[3]雙調穴呂律，兩聲明各何可出之耶？”答："三十二相（甲音始之，黃鐘調之曲也）、大懺悔（甲乙并具之）、論義音（有人云"律音出之，尾張得業說”云云）、陀羅尼音（呂乙音始之）、讚并俱舍等誦物（律乙音始之）、伽陀（律乙音始之）、論音（律甲乙任意出之）、俱舍（切音律，甲音始之）、三禮偈（呂乙）、如來偈（呂乙）、開眼（乙音律）、神分（乙音）、表白（乙音律）、經題名事（律乙音）、勸請（律乙音，"釋迦多”之"多”字乙音也，"願我”之兩字甲音也，"生生”之次"生”字乙音也）、發願（甲音）、四弘（甲音、乙音，"衆生”之"衆”字甲音也，"生”字乙音也）、佛名（"南無”之字甲音，"恭敬”乙音）、教化（甲音）、對楊（甲音出之，"南無”之"南”字也）、中唄（曲別有之，甲音可出）、行香唄（曲別有之）、法花懺悔（呂律，甲乙別有之）。”

世間之人皆云"中唄絕世無之”（云云）。爰某治承元年[4]之頃，自雜書中雖見出中唄圖，親不得師傳，不審之。間文治三年[5]十月之頃，于平京東山之邊長樂寺，自然尋相。阿闍梨某傳曲畢，其曲與妙音院御說同之。還本處交此曲，與圖敢不違？但世間無與

① 一本無"乎”字。
② 一本"堂”作"嵓”。
③ 一本"嵓”作"嵓”。
④ 高倉天皇年號，公元1177年。
⑤ 後鳥羽天皇年號，公元1187年。

等之，無與二字之二曲少違，於圖雖然，呂律大旨全以不相違也。彼阿闍梨語曰："昔法圓聖人於天王寺西門令修念佛等之間，不量之外小童子（或人云修行者），來告法圓云：'汝知中唄曲哉？否哉？'法圓答云：'不然也。'童子忽誦曲，令聞法圓。即通達畢，時小童子隱失畢，不知行方。法圓歡喜，染心思惟，當知權化人也。"（云云）自其以降，世間之人相承於今不絕矣（云云）。……

右橫笛譜并博士會圖，別紙在之。雖多顯密聲明，為勘呂律，或依古抄，或依師傳，少分撰集之，後見人可取捨之耳。建久元年（庚戌）[①]霜月日，金剛佛子要弘。

（《大正藏》84:851-852）

《大原聲明博士圖》真言供養讚法

問："真言宗供養法，聲明、呂律、甲乙，何知之耶（此者依東寺宗）？云何唄（呂下少具律，初乙終甲）？"

散花（呂，乙音始之）、對楊（律，甲出之）、表白神分等（順律，乙出之）。或云表白（呂乙[②]）、神分等（律乙）、五悔（呂，乙出之）、勸請（呂，甲始之[③]）、五大願（同前）、讚（別注之）、普供養（呂也，口傳有之，乙音出之）、念誦（律，通甲乙出之）、後供養讚（亦是別注之）、普供養（呂，乙）、迴向（乙）、至心迴向（乙）、迴向方便（順乙）、佛（乙）、祭文（呂，乙）、理趣經（呂，甲乙）、合殺（呂，皆甲）、迴向（律，甲乙）、四智梵語（呂

① 後鳥羽天皇年號，公元1190年。

② 上文"聲明、律呂、甲乙等由"云"表白：律音也，甲乙任意"，又云"表白：乙音律"，與此處異。

③ 上文云"勸請：律乙音"，與此異。

音也，始終甲）、同漢語（呂，初乙終甲）、心略梵（呂，始終甲）、同漢語（呂，始乙終甲）、金剛薩埵（呂，始乙終甲）、西方（如上）、不動讃（呂，始乙終甲）、四波蜜經（呂，始乙終甲）、佛讃（律，始終甲）、吉慶梵語（律，始甲）、第二、三段（同前）、同漢語、初段（呂，始終甲）、第二段（如上）、第三段（呂，始乙終甲）、第四段（呂，始終甲）、第五段（如上）。

已上十七段讃者，灌頂之要讃，故注之。自餘之讃等，律呂、甲乙，准之知之。皆之等讃者，或呂中有律，或律中具呂（矣）。

（《大正藏》84:852）

《大原聲明博士圖》懺法事

（總有二種聲明，所謂悲歎歡喜聲，又名哀愍聲，百八三昧之最要也）

天台大師之四種三昧四種懺法也：方等懺法、最勝懺法、請觀音懺法、法花懺法也。今之法花懺法其一也（南岳大師御作云云）。妙音院禪定大將國（妙音御房）御說云："懺法之聲明者，以呂律兩音作之，即空、假、中之三諦也，天台大師本意其意也。呂為空，律為假，呂、律兩音合音，即中也。"

其呂、律何者？一越調者呂音，相并盤涉調律音也。一心敬禮（一越調），十方一切常住（盤涉調）、佛（一越調）、法僧（如上）、供養文（一越調）、一心奉請（一越調）、南無釋迦牟尼（盤涉也）、佛（一越奉請之次，准上知之）、唯願段（盤涉調，一師說一越）、梵唄（一越，甲音可出乙了）、咒願（一越）、又一心敬禮（一越）、本師釋迦牟尼（盤涉）、佛（一越），次次准之。至心懺悔等（一越）、眼根因緣（盤涉），段段了。三寶（一越）、小懺

悔（盤涉）、三寶（一越）、十方念佛（盤涉）、經段（一越）、又十方念佛（如上）、後唄（甲乙任意，私云，甲吉）、并六時偈（皆乙音也）、若有伽陀者（乙音出甲了）。總懺法者，乙音始之。

有人云："懺法之聲明者中頃絕，於叡山人不知。然間自興福寺人來，又初興懺法之聲明。自其以來，於今不絕。"（云云）

法性寺殿御說云："懺法之聲明，調子三也。所謂少懺悔也。以前二調子外又別有調子也。"（云云）能，能可尋聞也。……

文治三年[①]初冬頃，行法性寺之僧坊，尋聞抄之。

（《大正藏》84:852-853）

《大原聲明博士圖》諸事相配事

干（平調，商，儀，妙觀察智，空，大白星）：秋，金，庚、辛、申、酉，西[②]，肺，鼻，平，顎，白，七、八、九月。

上（雙調，角，仁，大圓鏡智，風，歲星）：春，木，甲、乙、寅、卯，東，肝，眼，入，舌，青，正、二、三月。

夕（黃鐘調，徵，智，平等性智，火，螢惑星）：夏，火，丙、丁、巳、午，南，心，口，上，齒，赤，四、五、六月。

中（盤涉調，羽，禮，成所作智，水，辰星）：冬，水，壬、癸、亥、子，北，腎，耳，去[③]，脣，黑，十、十一、十二月。

六（一越調，宮，信，法界體性智，地[④]，鎮星）：四季[⑤]，土，

① 後鳥羽天皇年號，公元1187年。

② "西"原誤作"酉"，據下文"東"、"南"、"北"云云改正。又此處原衍"平顎白"三字，據日本櫻池院藏本刪。

③ "去"原誤作"志"，上文此處列"平"、"入"、"上"等聲調名，據改。

④ "地"原誤作"也"，上文此處列"空"、"風"、"火"、"水"等五大因素，據改。

⑤ "四季"原無"四"字，上文此處列"秋"、"春"、"夏"、"冬"等，據補。

戊、己、丑、未、辰、戌，中央，脾，舌，平，輕[1]喉，黄，季土用。

文治三年[2]十月二十三日，於法勝寺僧坊，有花供唄，覺昭阿闍梨，叡山住季通之息也。雙調之乙音出畢，散花師，叡山之東行道衆一地房（處名也）藏人阿闍梨甲音出，雙調即時移上無調了（或盤涉五音）。然間大夫阿闍梨梵音出，又本反雙調。迴了，聲明之為體，如此了，即時記了。

（《大正藏》84:853）

3. 宗快《魚山目録》（1236年）

《魚山目錄》卷上

始段唄（呂徵，律羽）

中唄（呂宮一徵，律商一羽）

行香唄（呂宮徵，律商羽）

散花（呂宮一徵，律商一羽）

梵音（律羽，呂徵）

三條錫杖（律商，呂宮）

對馬三禮如來唄（呂徵一宮，律羽一商）

伽陀（中曲商）

六種（中曲徵）

已上講演

禮佛頌（中曲黜梅）

三十二相（中曲黜梅）

同急（呂徵，[亻宮]）

教化（中曲黜梅）

後誓（中曲羽）佛名（同上）

揚勸請（中曲宮）

六種（如講演六種）

佛名（中曲羽，《錫杖》後師唱之）

---

① “輕”，疑為衍字。

② 後鳥羽天皇年號，公元1187年。

迴向（中曲商）

梵音佛名（律羽，或中曲羽）

已上修正大導師

六時供養文（呂商一羽，[律宮]）

同散花（呂羽一角，[律徵一羽]）

咒願（中曲徵）

徂牛玉（加持發願）

同如來唄（呂宮一徵，[律羽]）

乞咒願詞（呂徵一商，[律角]）

同常寂光（已下皆律商）

五大願許（呂也）

已上五佛頂教化

阿彌陀悔過（博士圖同《五佛頂教化》左法則中）

千手教化供養文（律宮）

同散花（律徵）

同南無清淨法界等（律呂）

同南無千光等（律徵）

同白佛三味等（中曲羽）

同我今已下（中曲羽）

又千諸神仙等（羽）

大懺悔（圖准《五佛頂》）

同如來唄（律羽）

乞咒願詞（律羽）

廣大圓滿等

千眼照見等

慈悲哀愍早滿足

又發願（角）五大願（角）

初夜偈（呂徵）

已上《千手教化》

修正唱禮總禮頌（律宮）

同乞唄詞（指音角）

梵唄（呂宮）

同乞願（律徵）

同懺悔發願（呂商）

同供養文（呂）

同唄聞唱詞（呂角）

同乞咒願詞（呂羽）

同唄禮（呂徵）

一切普念（指音也）

後唄（呂宮）

發願等（指音也）
已上修正唱禮導師

漢音三禮（呂徵）
六時偈（呂徵）
甲念佛（同）
切音迴向（呂宮）
大懺悔（律商）

七佛通戒偈（呂徵）
短聲散花樂四奉請（呂宮一商）
合殺（呂宮，律商）
九聲念佛（呂反徵，[律羽]）
短聲阿彌陀經（呂角）……
已上例持

懺法總禮三寶（宮律）
唯願（羽律）
六根段（羽律）

奉請（宮律）
敬禮（同《總禮三寶》）
四悔（商律）
已上律

供養文（呂角，[律徵]）
十方念佛（律羽，普通反音樣……）
後唄（呂徵，[律羽]）
六根段獨行樣（律在別）

乞咒願詞（呂角，[律徵]）
經段（呂角，[律徵]）
懺法梵唄（呂宮，[律羽]）

已上懺法（……）

布薩戒品（律羽，[呂徵]）
同迴向頌（呂角）
同慶賀偈（律羽）

布薩浴壽頌（呂徵）
布薩散花頌（律徵）

已上布薩

哭佛讚（律羽）　彌勒悲願讚（律羽，呂徵）
釋迦合殺（呂徵、合殺宮，[律羽、合殺商]）
法花合殺（同）　彌勒合殺（同）
舍利讚歎（律呂）　法花讚歎（律羽）
已上涅槃講等
灌佛頌（中曲鹽梅，佛生會用之）已上魚山上了
九條錫杖（切音，律商）

（《大正藏》84:843-846）

《魚山目錄》卷下
引聲散花樂（呂羽一徵，[律宮]）　引聲四奉請（呂羽一徵）
甲念佛（呂商一宮）　乙念佛（呂徵）
引聲阿彌陀經（呂角）　七五三（[亻引聲七五三]，呂宮）
合殺（在短聲中）　引聲迴向（中曲羽）
後唄（呂宮一徵，律[商一羽]）
已上引聲

天台大師供總禮詞（中回徵）　同勸請（中曲商）
同佛名（中曲羽）　教化後禮拜詞（中曲羽）
六種後佛名（中曲羽）　迴向（中曲商）
天台大師畫讚（呂宮，古本師匠撰）　同畫讚（呂宮，私圖之）
僧讚（在五讚中，徵呂，但有喉音）
已上天台大師供

十六羅漢總禮詞（中曲，同天台大師）　同勸請（中曲商）

同佛名（中曲羽）

同讃（呂，博士圖同天台大師畫讃）文殊漢語讃（律宮）

已上十六羅漢供

佛名勸請（中曲宮）

同經題（中曲羽）

同拜經（律羽）

同梵音佛名（中曲羽）

御前頌（律羽）

九條錫杖（律商）

百石讃（律呂）

已上佛名

讀經對揚（律宮）

顯教對揚（律宮，經有反音，以律商為呂宮，以朱注之為知反音也）

講演勸請（中曲商）

發願（呂商，御法時發願同）

四弘（中曲宮）

廿五三味勸請（中曲宮）

十二禮（律商）

禮拜音（律羽）

已上顯宗了

四智梵語讃（呂徵一宮，[律羽一商]）四智漢語讃（呂徵，[律羽]）

修法後加持發願（中曲商）

云何唄（呂宮一徵，[律商一羽]）

散花（曲并出音同顯教散花）

對揚（律宮，但以呂羽及律宮反音，可用之）

供養文（呂宮一徵，[律商一羽]）

唱禮（呂宮一徵，[律羽一角]）

九方便（呂宮一徵，[律商一羽]）

金界五悔（同）

諸尊唱禮（私同兩界唱禮）

大讚（律徵，但終有呂曲，以朱注之是也，以律呂[1]為呂羽反音也）

佛讚（律角，但終有呂曲，以朱注之是也，以律宮為呂羽反音也）

普賢讚（呂角，但中有律曲，以呂商為律宮一角反音也，以朱注之是也）

百字讚（呂宮一徵，[律商一羽，]圖如上供養文等）

百八讚（呂宮，[律商]）

已上兩界讚

授地偈（中曲商）

三力偈（中曲徵）

驚覺真言（呂徵）

四智讚（梵呂徵一宮、律羽一商，漢徵一宮、羽律）

圖在上兩界讚中，《云何唄》圖在兩界讚中（呂宮），《毀形唄》圖同《云何唄》

乞戒偈（中曲商）

同勸請（中曲商）

長音供養文（呂宮，呂律相交，又有反音，呂乙）

灌頂唱禮（圖同兩界唱禮）

佛讚（圖在兩界讚中）

法讚（呂羽一角，[律宮一徵]）

僧讚（呂宮一徵，[律羽一商]）

蓮花部讚（呂宮一徵，[律羽一商]）

金剛部讚（呂羽一角，[律宮一徵]）

已上五讚（律宮一徵）

① 此“呂”字應為“宮”字之誤。

心略讚（呂徵，圖同五讚……）

諸天漢語讚（呂徵，[律羽]）

吉慶漢語讚（呂宮，[律商]）

阿彌陀讚（呂徵一宮，[律羽一商]）

吉慶梵語讚（律宮，[呂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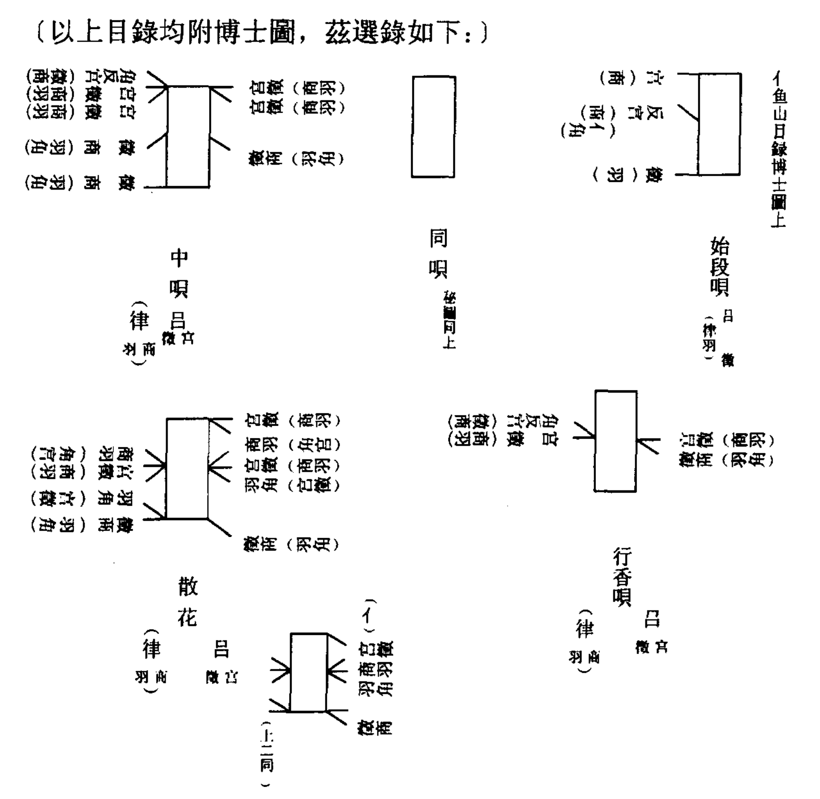
灌頂諸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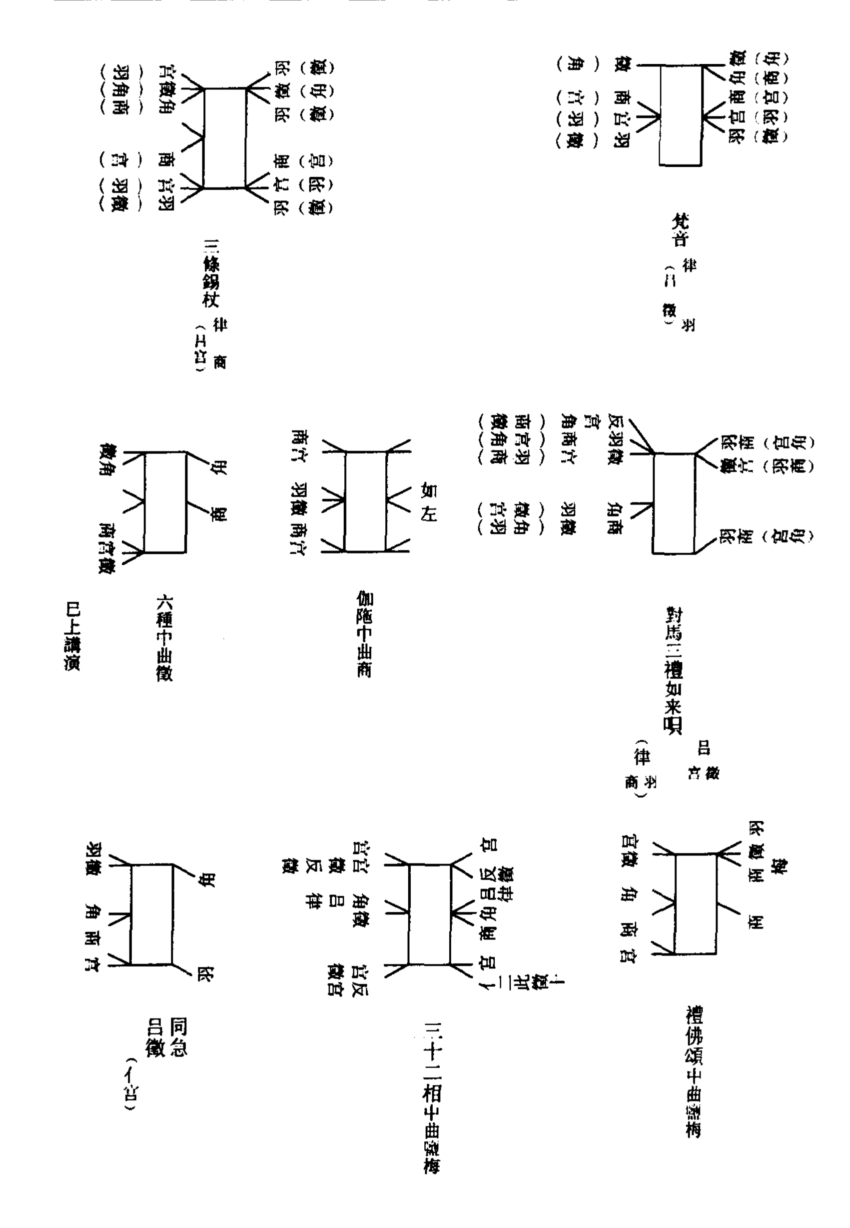
已上密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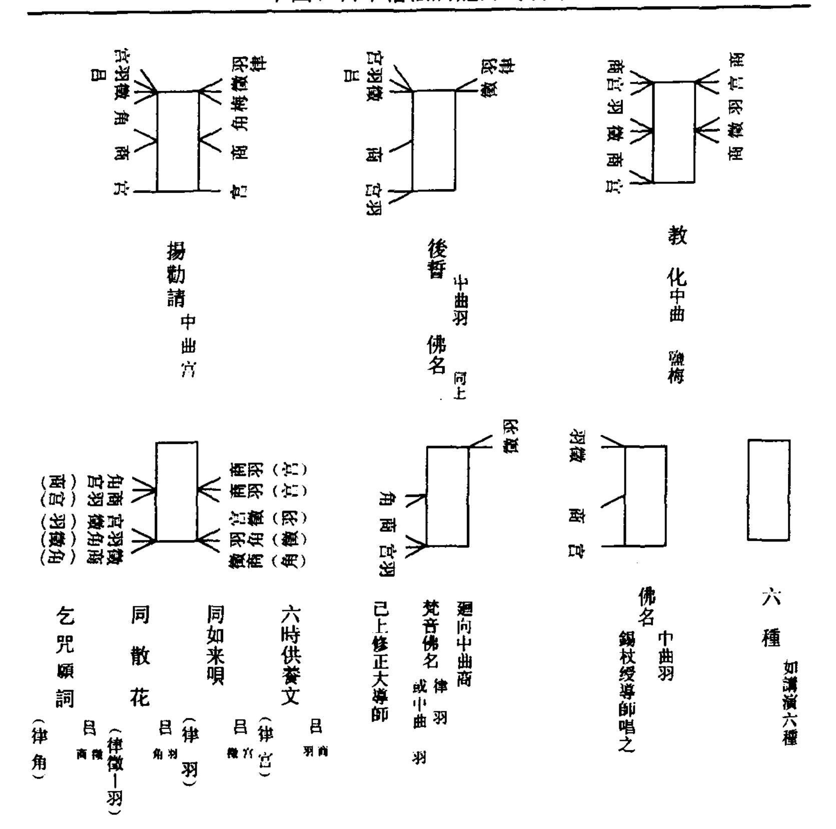
極樂聲歌（律）

（《大正藏》84:846-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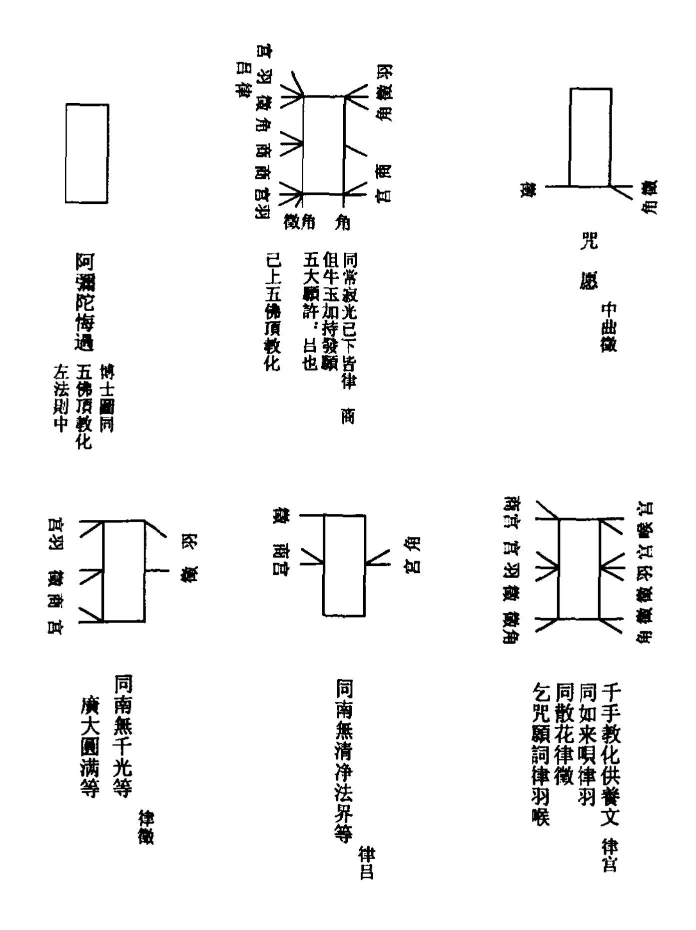
〔以上目錄均附博士圖，茲選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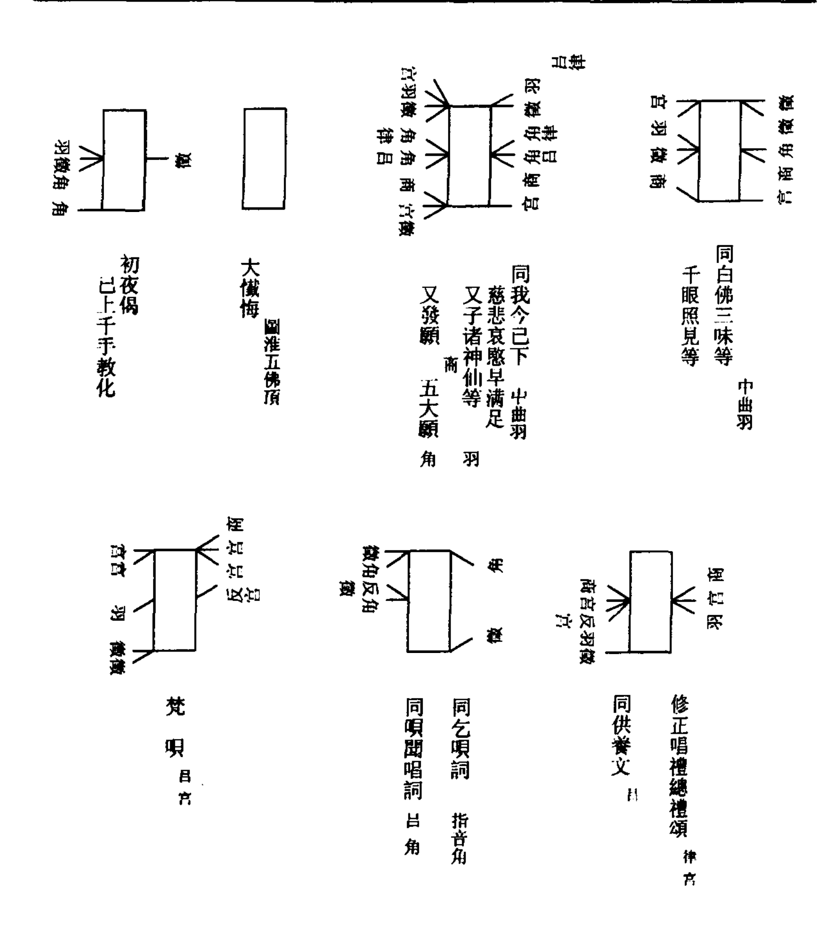

梵音
三條錫杖
對馬三禮如来唄
伽陀中曲商
六種中曲徵
巳上講演
同急
呂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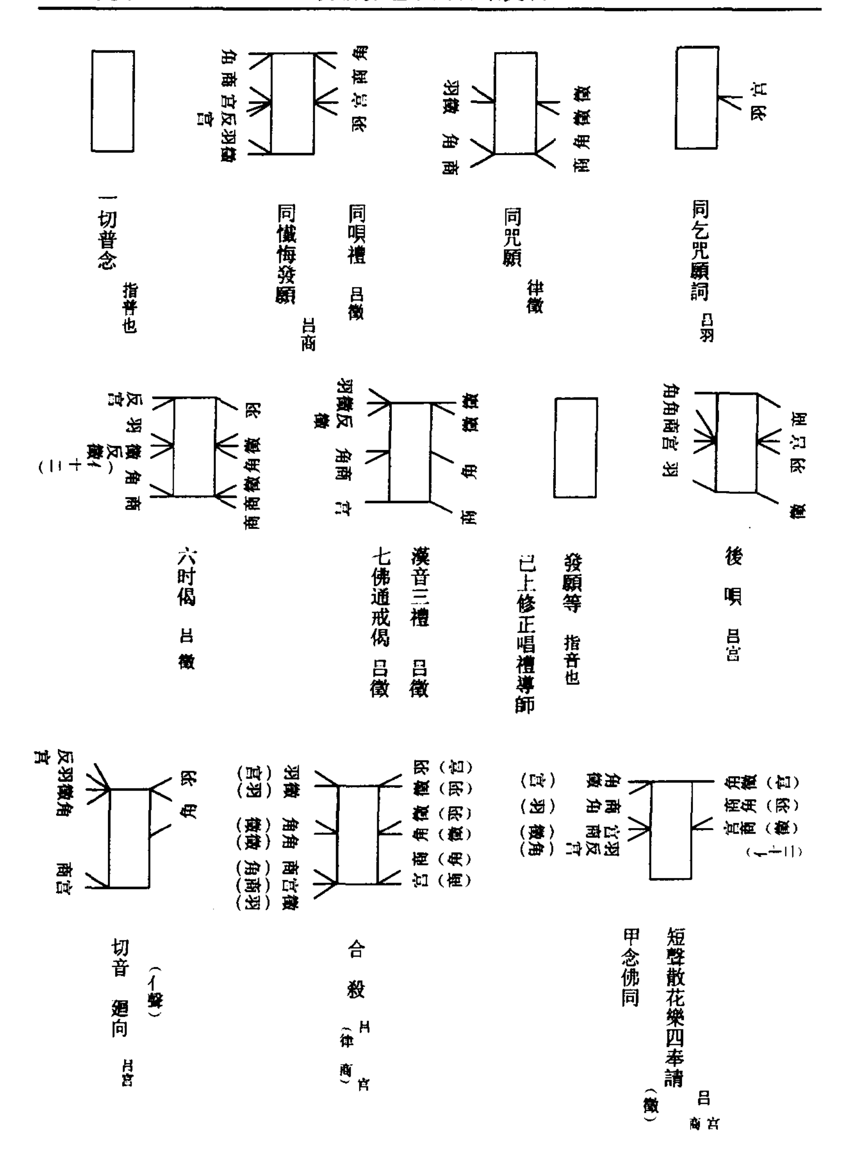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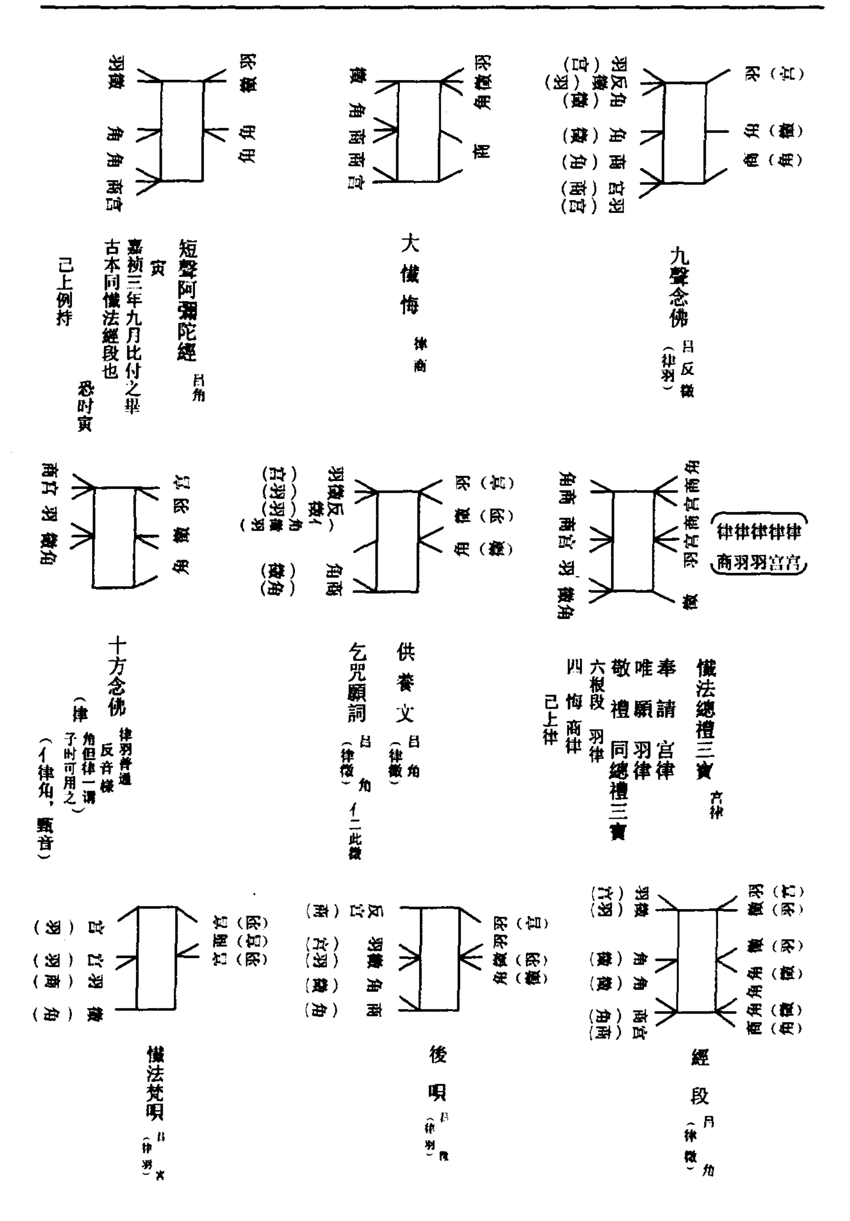
教化中曲
後誓 中曲羽
佛名 同上
揚勸請 中曲宮
六種 如講演六種
佛名 中曲羽
錫杖授導師唱之
迴向中曲商
梵音佛名 律羽 或中曲羽
已上修正大導師
六時供養文 (律宮)
同如来唄 (律羽)
同散花 (律徵—羽)
乞咒願詞 (律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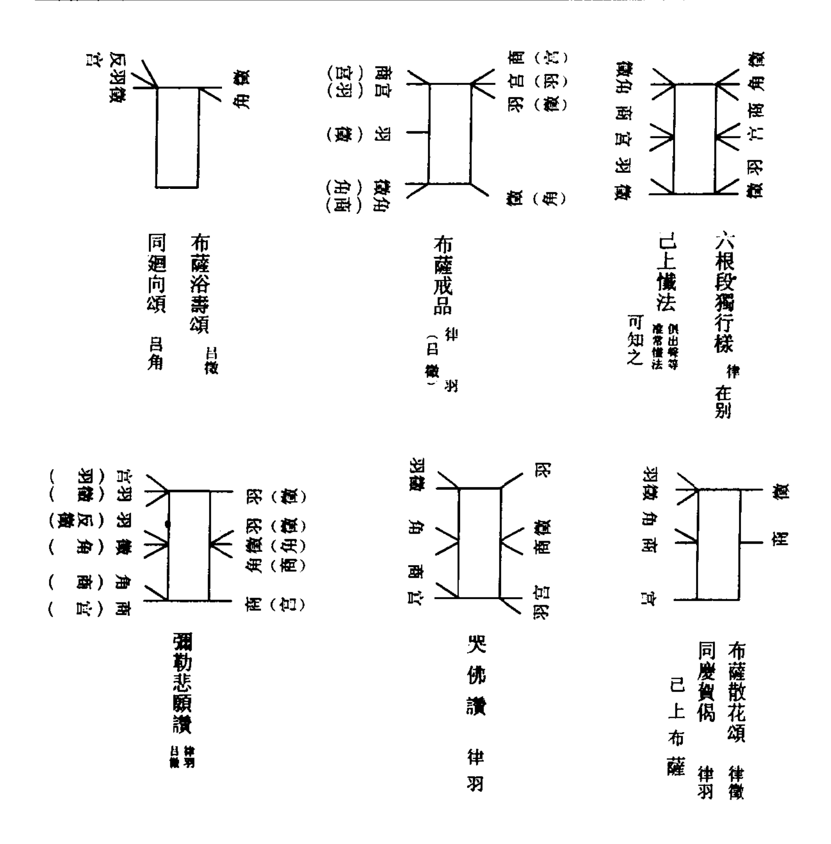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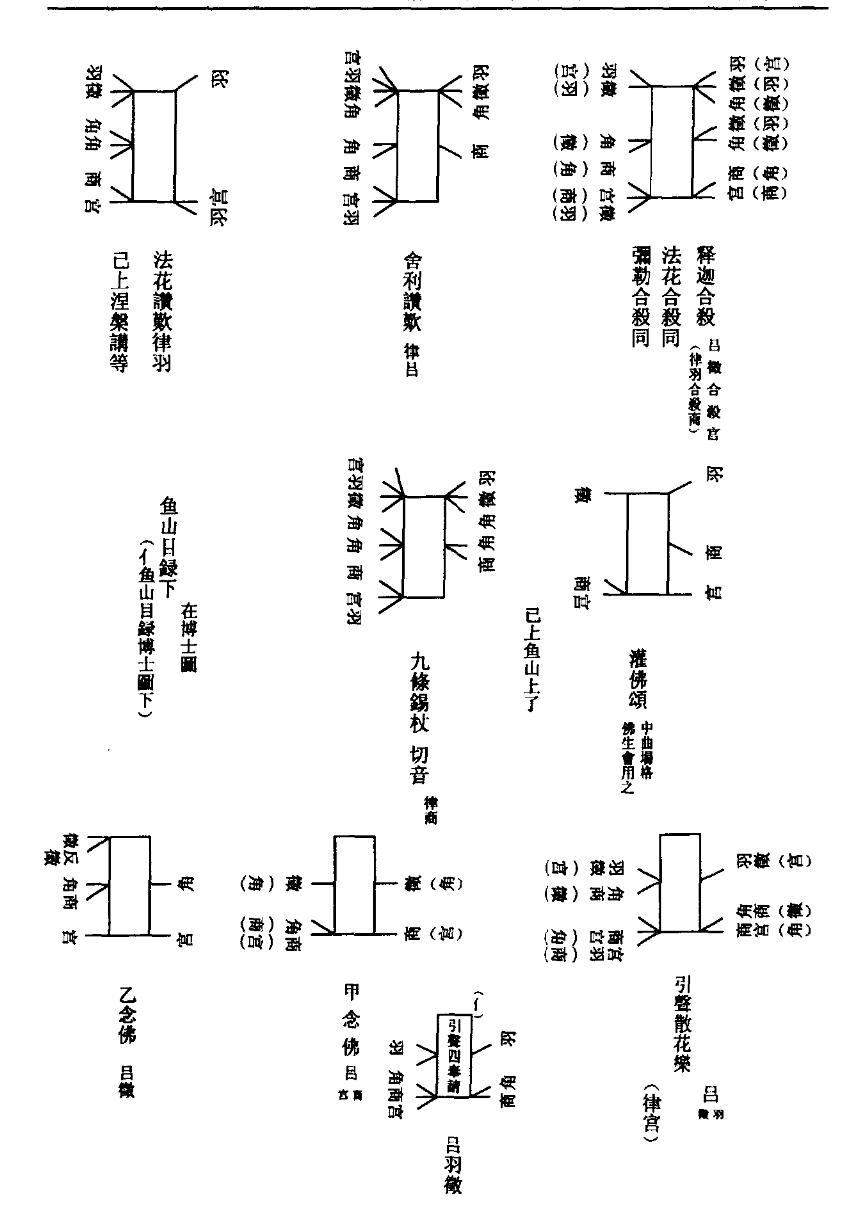
咒願
中曲徵
同常寂光已下皆律
商
但牛玉加持發願
五大願許：呂也
已上五佛頂教化
阿彌陀悔過
博士圖同
五佛頂教化
左法則中
千手教化供養文
律宮
同如来唄律羽
同散花律徵
乞咒願詞律羽喉
同南無清净法界等
律呂
同南無千光等
律徵
廣大圓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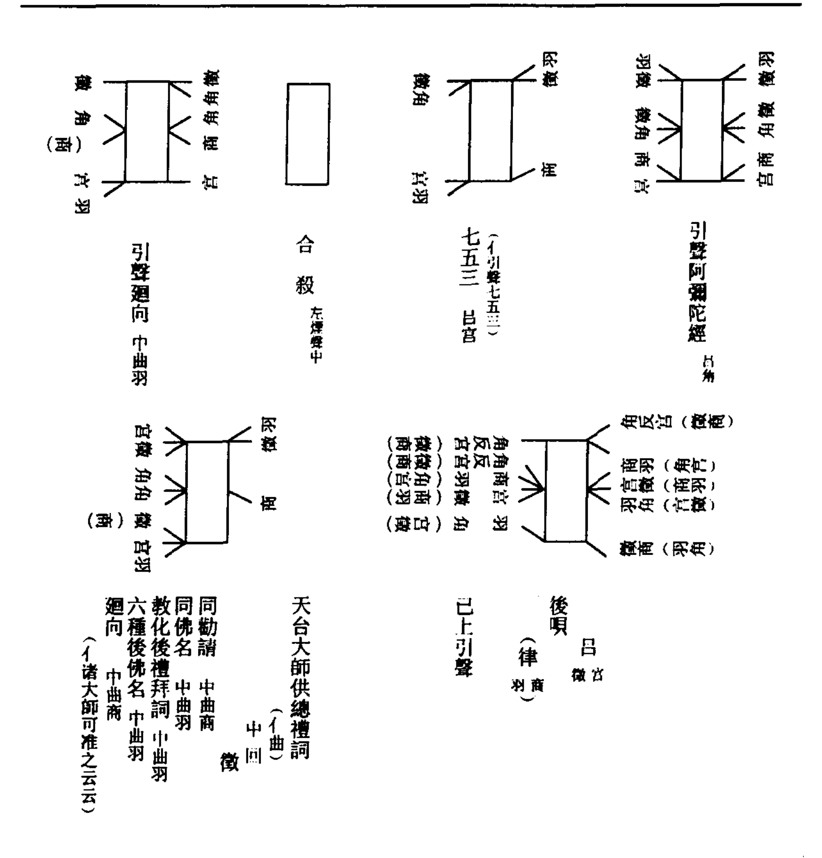

同白佛三昧等 中曲羽
千眼照見等
同我今已下 中曲羽
慈悲哀愍早滿足
又子诸神仙等 羽
商
又發願 五大願 角
大懺悔
初夜偈
已上千手教化
修正唱禮總禮頌 律宮
同供養文 呂
同乞唄詞 指音角
同唄闘唱詞 呂角
梵唄 呂宮


同乞咒願詞 呂羽
同咒願 律徵
同唄禮 呂徵
同懺悔發願 呂商
一切普念 指普也
後唄 呂宮
發願等 指音也
已上修正唱禮導師
漢音三禮 呂徵
七佛通戒偈 呂徵
六时偈 呂徵
短聲散花樂四奉請 呂宮商 (徵)
甲念佛同
合殺 呂宮 (律商)
(亻聲)
切音 迴向 呂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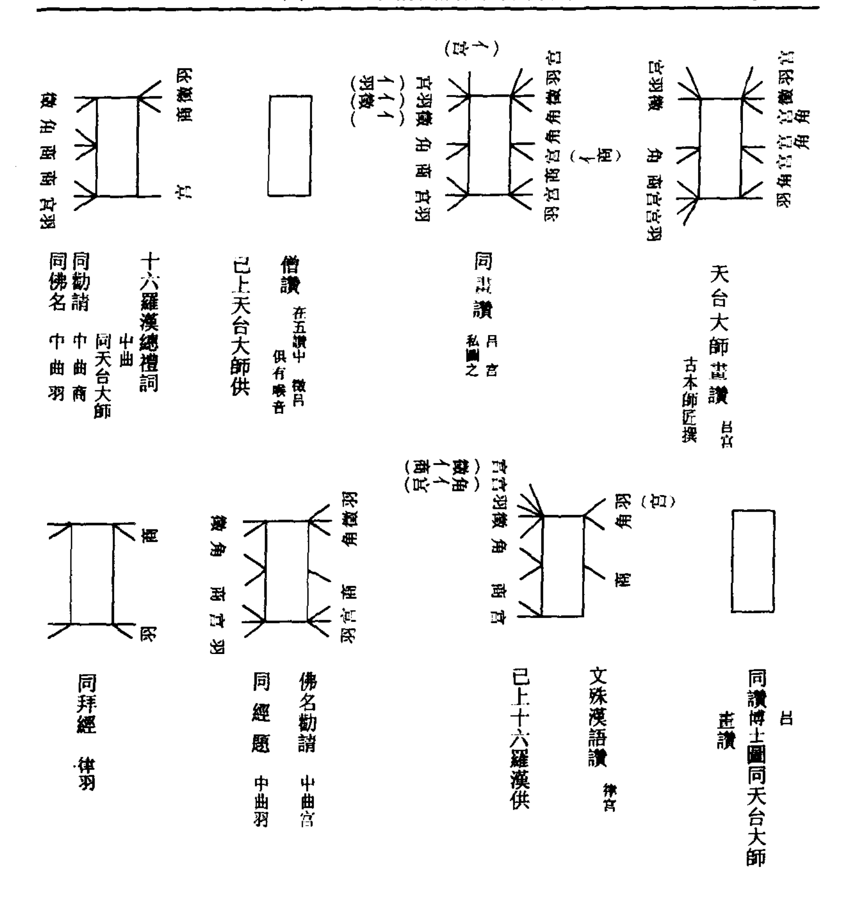

九聲念佛
大懺悔
短聲阿彌陀經
嘉禎三年九月比付之畢
古本同懺法經段也
已上例持
懺法總禮三寶
奉請 宮律
唯願 羽律
敬禮 同總禮三寶
六根段 羽律
四悔 商律
已上律
供養文
乞咒願詞
十方念佛
經段
後唄
懺法梵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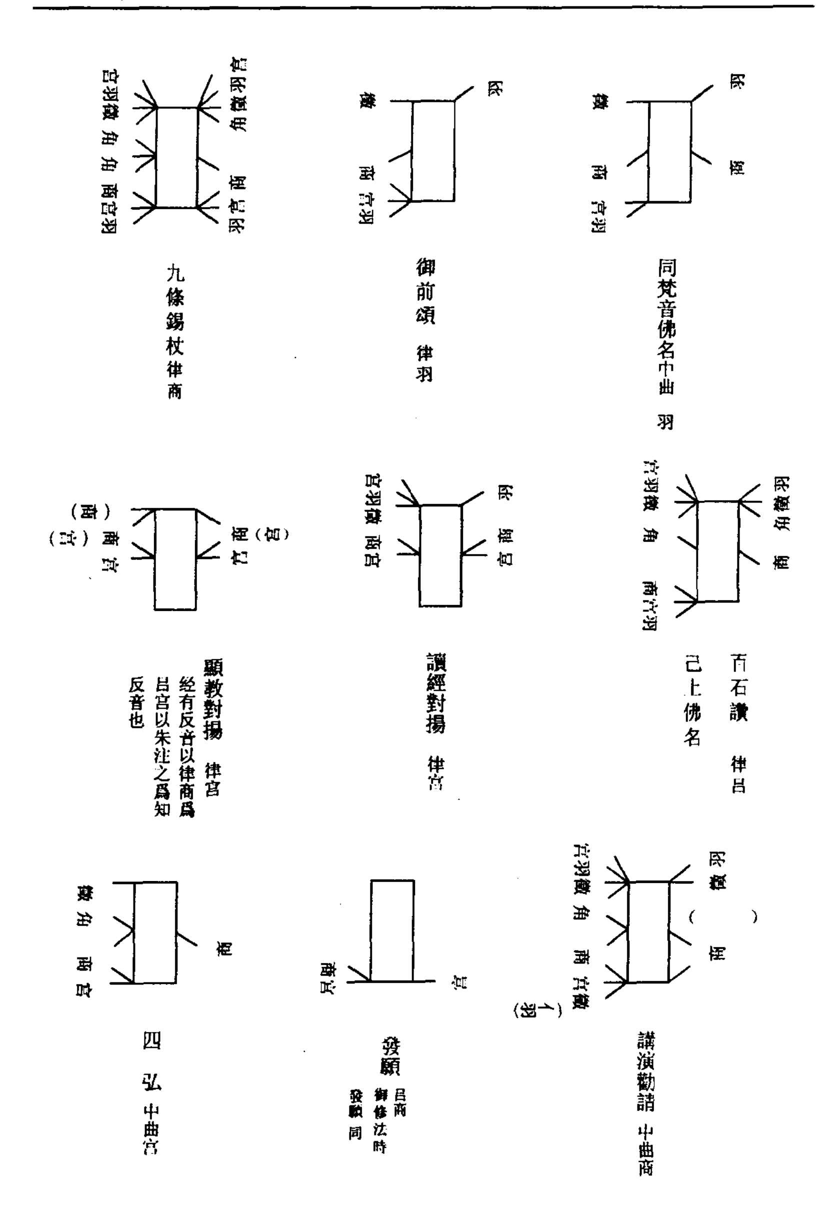

六根段獨行樣　律　在別
已上儀法　供出經等 准常儀法 可知之
布薩戒品　律羽（呂徵）
布薩浴壽頌　呂徵
同迴向頌　呂角
布薩散花頌　律徵
同慶賀偈　律羽
已上布薩
哭佛讚　律羽
彌勒悲願讚　律羽 呂徵


釋迦合殺 呂徵合殺宮（律羽合殺商）
法花合殺同
彌勒合殺同
舍利讚歎 律呂
法花讚歎律羽
已上涅槃講等
灌佛頌 中曲場格 佛生會用之
已上魚山上了
九條錫杖 切音 律商
魚山目録下 在博士圖
（亻魚山目録博士圖下）
引聲散花樂 呂羽徵
（律宮）
引聲四奉請
（一）
呂羽徵
甲念佛 呂商宮
乙念佛 呂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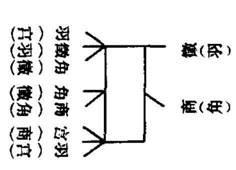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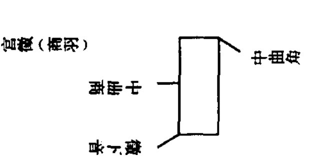
引聲阿彌陀經
（亻引聲七五三）
七五三　呂宮
合　殺
引聲迴向　中曲羽
後唄
呂
（律
已上引聲
天台大師供總禮詞
（亻曲）
同勸請　中曲商
同佛名　中曲羽
教化後禮拜詞　中曲羽
六種後佛名　中曲羽
迴向　中曲商
（亻諸大師可准之云云）


天台大師喆讚 呂宮
古本師匠撰
同喆讚 呂宮
私圖之
僧讚 在五讚中 徵呂
俱有喉音
已上天台大師供
十六羅漢總禮詞 中曲
同天台大師
同勸請 中曲商
同佛名 中曲羽
同讚博士圖同天台大師 呂
喆讚
文殊漢語讚 律宮
已上十六羅漢供
佛名勸請 中曲宮
同經題 中曲羽
同拜經 律羽


同梵音佛名中曲　羽
御前頌　律羽
九條錫杖律商
百石讚　律呂
已上佛名
讀經對揚　律宮
顯教對揚　律宮
經有反音以律商爲呂宮以朱注之爲知反音也
講演勸請　中曲商
發願　呂商
御修法時發願同
四弘　中曲宮

廿五三昧勸請 中曲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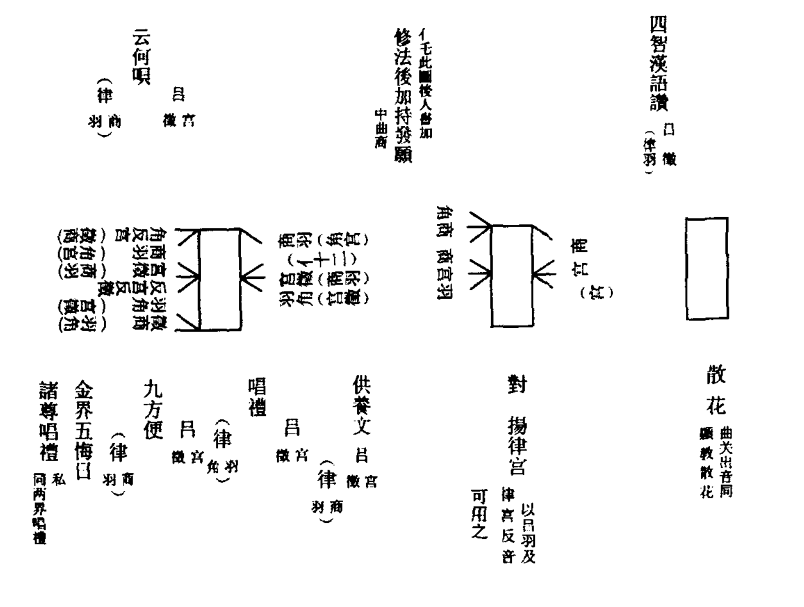
十二禮 律商

禮拜音 律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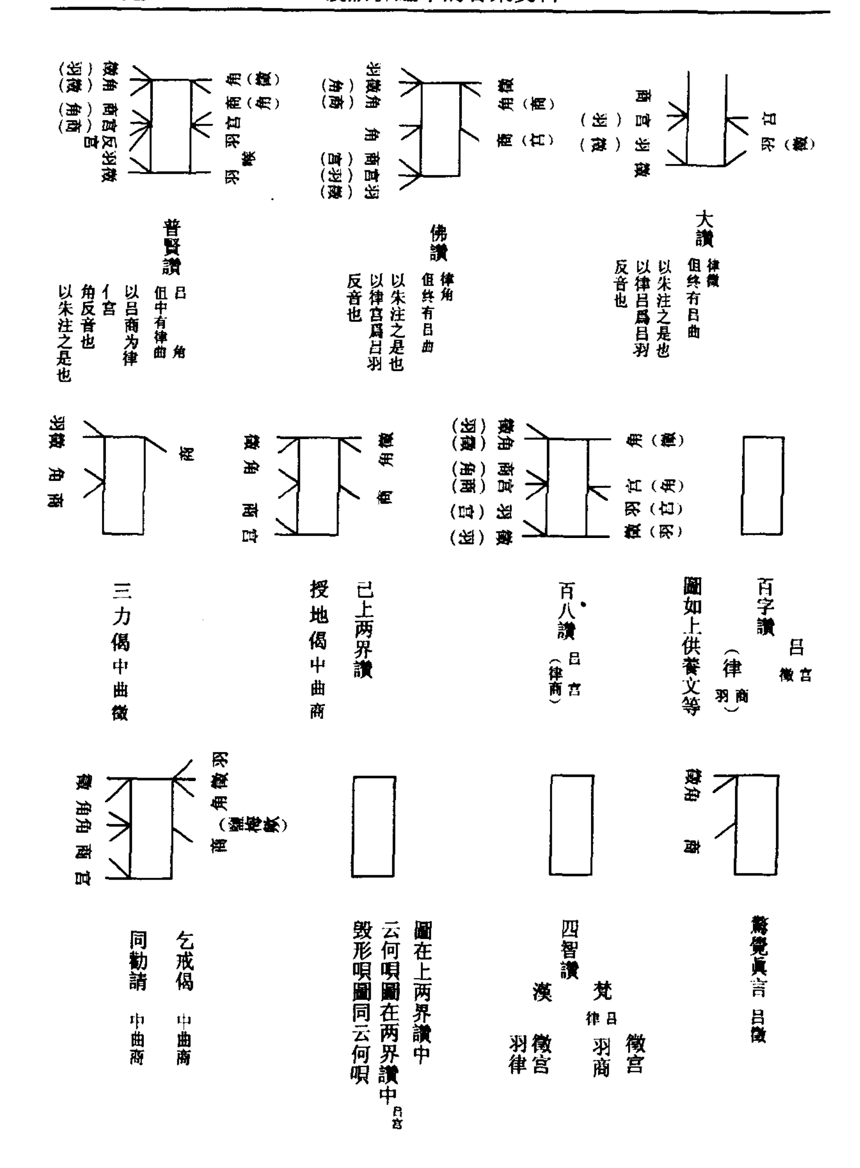
已上顯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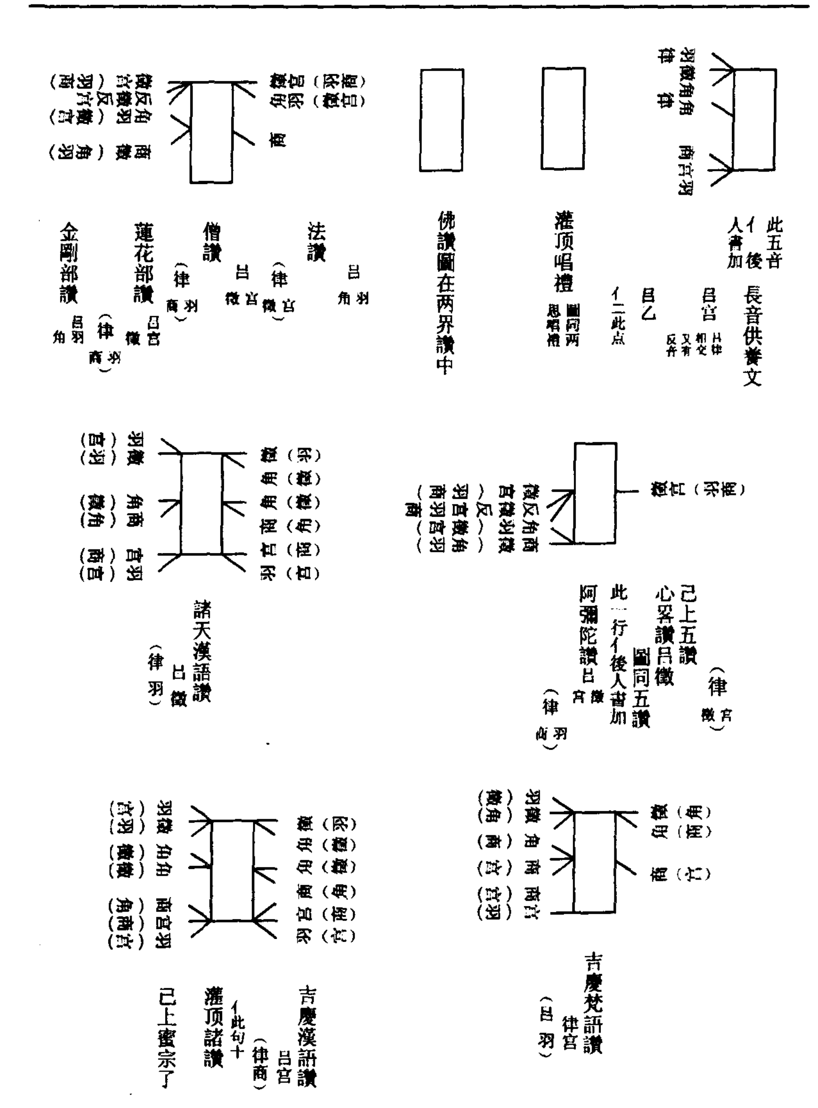
四智梵語讚 呂（宮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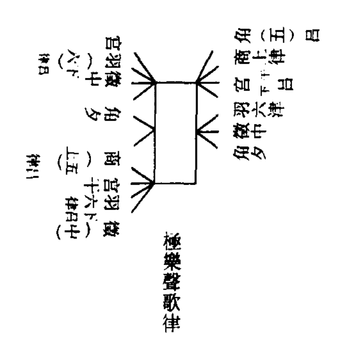
（律 商羽）



散花 曲夭出音同 顯教散花
四智漢語讃 口 徵 （律羽）
對 揚律宮 律宮反音 以呂羽及 可用之
角商 商宮羽
修法後加持發願 イ毛此圖後人當加 中曲商
供養文 呂 徵宮 （律 羽商）
呂 徵宮
唱禮
（律 角羽）
呂 徵宮
九方便
（律 羽商）
金界五悔口
諸尊唱禮 私 同兩界唱禮
云何唄 呂 徵宮 （律 羽商）
角商宮反羽徵
反羽徵宮角商
宮 反 徵


大讚 律徵
但終有呂曲
以朱注之是也
以律呂爲呂羽
反音也
佛讚 律角
但終有呂曲
以朱注之是也
以律宮爲呂羽
反音也
普賢讚 呂角
但中有律曲
以呂商为律
亻宮
角反音也
以朱注之是也
百字讚 呂徵宮
（律商羽）
圖如上供養文等
百八讚 呂宮
（律商）
已上两界讚
授地偈中曲商
三力偈中曲徵
驚覺眞言 呂徵
四智讚
梵 呂律 徵宮 羽商
漢 徵宮 羽律
圖在上两界讚中
云何唄圖在两界讚中 呂宮
毀形唄圖同云何唄
乞戒偈 中曲商
同勸請 中曲商


此五音イ後人書加
長音供養文
灌顶唱禮
佛讚圖在两界讚中
法讚
僧讚
蓮花部讚
金剛部讚
已上五讚
心略讚
此一行イ後人書加
阿彌陀讚
諸天漢語讚
吉慶梵語讚
吉慶漢語讚
灌顶諸讚
已上蜜宗了



4. 信範《悉曇秘傳記》(1286)
關于天竺五聲、五大與中國五音、五行之相通

《悉曇祕傳記》

以五音、五行、五大配五句聲字事[①]：

五句	ka(喉音) 東	ca(顎音) 西	ṭa(舌音) 南	ta(齒音) 中	pa(唇音) 北
五音	角 東	商 西	徵 南	宮 中	羽 北
五行	火 南	水 北	土 中	金 西	木 東
五大	火 南	水 西	地 中	空 東	風 北

① 下文中的拼音均為示意。原文為梵文字母，為排印方便計，改寫作簡易音標，其中舌音 ṭ 代表下加圓點的 t。

第一 ka 聲與角、火、火，其音相合，梵漢同……[1]音故也。

第二 ca 聲與商、水、水，其音相合，梵漢同……[2]音故也。

第三 ꞇa 聲與徵、土、地，其音相合，梵漢同……[3]音故也。

第四 ta 聲與宮、金、空，其音相違，梵漢且五音各別故也。

第五 pa 聲與羽、木、風，其音相合，梵漢同……[4]音故也。

已上五句中有 ꞇa、ta 二音，五音中有宮、角（ka 未音）二音，五行中有火、金（ka 未音）二音，五大中有火、空二音，各主五方。五句、五音其位相同。五行、五大違彼違此，各有其望故也。

配五行相生相剋言之：五句中 ꞇa，南也，火也，母也。ta，中也，土也，子也。為火生土，此是以南中顯子母義也。五大中，空，東也，木也，母也；火，南也，火也，子也。為木生火，此是以東南顯子、母義者也。此即世間、出世間，相合能生、所生，因果相對之義者也。五音中，角，東也，木也，夫也；宮，中也，妻也。為木剋土，此是以南西顯夫妻之義也，此即[5]顯世間、出世間，男、女定惠齊等成就之義者也。其中 ta，……[6]五音中根本音，宮、金、空；……[7]五音中末點攝也。今以二音各別，ta、宮、金、空，配當一處者；ka、ca、ꞇa、ta、pa 配五方時，以 ta 為中；宮、商、角、徵、羽配五方時，以宮為中；地、水、火、風、空配五方時，以空為中；木、火、土、金、水配五方時，金元雖主西方，相兼中央，總音義故。ta、宮、金、空自然所為一對也，是則相

---

① 此處省略號原為日語字母 ka、ki、ku、ke、ko。
② 此處省略號原為日語字母 sa、si、su、se、so。
③ 此處省略號原為日語字母 ta、qi、ci、te、to。
④ 此處省略號原為日語字母 ha、hi、fu、he、ho。
⑤ 一本“即”作“則”。
⑥ 此處省略號原為日語字母 ta、qi、ci、te、to。
⑦ 此處省略號原為日語字母 ka、ki、ku、ke、ko。

合五方、五智佛位。彼以金為西方者，西方則如中央，相合有五方總德者也。如曰阿彌陀佛攝四菩薩，又以空為東方者，東方則如中央，相合有五方總德者也。如曰東方阿閦佛攝四菩薩，當知五方各具五方故。五句字，一字各具五字。五音字，一音各具五音。五大字，一大各具五大。五行字，一行各具五行。是則相合各具五智，無際智義者也。

（《大正藏》84:649）

《悉曇祕傳記》

ka、ca、ṭa、ta、pa 者，天竺五聲也，一切梵音莫不攝此五聲，且配體文字，顯攝盡《大悉曇章》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字。……宮、商、角、徵、羽者，震旦五音也，一切語聲莫不攝此五音，且配平聲、韻頭、字，顯攝盡《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并文籍無窮之聲字者。

宮：感、銜、嚴、魚、虞、元、魂、痕、鹽、尤、侯、幽；

商：清、青、刪、山、支、脂、之、真、諄、臻、侵、蕭、宵、鍾、蒸、陽；

角：戈、佳、皆、灰、寒、桓、歌、豪、庚、耕、肴；

徵：覃、談、唐、咍、添、東、冬、登；

羽：麻、凡、微、模、文。

加之地、水、火、風、空——五大，內教所本，諸法能造之大種也。木、火、土、金、水——五行，外教所立，萬物生剋之根源也。四科其名雖異，五音彼此同一也。

五行，字音能納呼五音故，陰陽家名曰納音。木納羽音，火納角音，土納徵音，金納宮音，水納商音也。木（東）、火（南）、

土（中）、金（西）、水（北）為主子位，羽（北）、角（東）、徵（南）、宮（中）、商（西）為主父位。水生木，故北方羽[①]父生東方木子；木生火，故東方木父生南方火子；火生土，故南方火父生中央土子；土生金，故中央土父生西方金子；金生水，故西方金父生北方水子。是則世間子如相傳父姓，是以五行又曰五姓是謂也。

（《大正藏》84:650）

5. 了尊《悉曇輪略圖抄》（1287 年）

（1）五音、納音和八囀聲

《悉曇輪略圖抄》序

凡漢土弘傳經法，何教離字；日本將來典籍，何書非音？若不解字聲源底者，誰有談義理奧旨哉？然則顯密權實，宗宗須學此法；詩歌管絃，家家盍習其道？就中影略互顯之隱文，祖承漸及廢；言通意別之含義，師傳屬擬絕。爰先師信範上人，廣排五天字門，深搜悉曇奧藏。二七音通塞，殆拉十家群釋之解；三六章廢立，恐越三國祖師之義。……予適入室中，而面受口決；幸陪座下，而親寫瓶水。……然間粗引能問所答之昔詞，續募容疑即決之今談，仍為備彼公案，聊補此私記，分為一部十卷，名曰《輪略圖抄》。

（《大正藏》84:653）

① "羽"應為"水"之誤。

《悉曇輪略圖抄》卷三

真旦五音謂宮、商、角、徵、羽，即是喉、顎、舌、齒、唇字其處音也。天竺五音謂迦、左、吒、多、波，即是喉、顎、舌、齒、唇處所發音也。故宗睿說為尤當矣。……

五音者，《五行備問》云："宮為土，商為金，角為木，徵為火，羽為水，各有所為也。"（文）《五行大義》三云："《律曆志》曰：'角者，觸也，陽氣春動，萬物觸地而生；徵者，祉也，萬物大盛蕃祉也；宮者，中也，居中大暢四方，昌昌始施生，為四聲之經；商者，章也，物成有章明也；羽者，宇也，物藏聚萃，宇覆之也。'"（文）《禮樂記》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注曰：君、臣、民、事、物也）不亂則無怗懘（注曰：弊敗不和）之音矣。"（文）《五行大義》三云："《詩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文）又云："審聲以智，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1]備矣。"（文）又云："誠在其中，必見其外，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好惡咸發于聲。故心氣嗶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心者，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腥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故聖人聽其聲，觀其色，知其善惡。"（文）

問："聲與音者同訓異音也，於字義有不同乎？"答："《說文》曰：'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宮、商、角、徵、羽也。絲、竹、金、石、匏、土、革[2]、木，音也。'"（文）《五行大義》三云："夫獨發者謂之聲，合和者謂之音。《毛詩序》云：'聲成文

① 一本"道"作"遺"。
② "革"，原誤寫"草"，此據《說文解字·音部》。

謂之音，故因五聲而有八音。'《樂緯》云：'物以三成，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音以八。八音，金、石、絲、竹、土、木、匏、革，以發宮、商、角、徵、羽也。金為鐘，石為磬，絲為絃，竹為管，土為塤[①]，木為祝梧[②]，匏為笙，革為鼓。鼓主震，笙主巽，祝梧[③]主乾，塤[④]主艮，管主坎，絃主離，磬主坤，鐘主兌。'"（文）

（《大正藏》84:668）

《悉曇輪略圖抄》卷六八轉聲事

一體	汎說聲	樹木	阿	光師云：謂法體（文）
二業	所說聲	斫樹木	伊	光師云：所作事業（文）
三具	能說聲	斫樹木之斧	烏	光師云：謂作者作具（文）。基師云：能作具聲（文）。慈恩傳云：詮作具及能作者（文）。
四為	所為聲	為造屋斫之	魯	光師云：謂所為也（文）。傳云：詮所為事（文）。
五依	所從聲	國王命斫之	翳	光師云：所詮也（文）。基師云：所從聲(文)。傳云：詮所因事(文)。
六屬	所屬聲	屬官家斫之		光師云：謂所屬（文）。基師云：所屬也(文)。傳云：詮所屬事(文)。
七於	所依聲	依具地斫之	菴	光師云：謂所依也（文）。基師云：所依聲(文)。傳云：詮所依事(文)。
八呼	呼 聲	呼為斫樹	惡	光云：謂呼彼也（文）。傳云：詮呼召事（文）。

① ④ 塡，當作"塤"。
② ③ 祝梧，當作"柷敔"。

右《次第記》云："唯此梵文。前劫後劫六十四種之梵音。"（文）《藏》二[①]云、《達磨楞伽經疏抄》云、《古德傳》云："八種梵音各有八種聲，八八六十四種音性。八梵音者：一、最好聲，二、易了聲，三、濡軟聲，四、調和聲，五、尊貴聲，六、不誤聲，七、深妙聲，八、不女聲。"（文）又云："佛梵音中常以八轉聲相具八梵音，則成八八六十四種梵音。言八轉聲者，亦名七例句，除第八呼聲。"《圓測因明疏》云："《大般若》云：'以何義故名為世間波羅蜜多？是世間故、造世間故、為世間故、因世間故、由世間故、依世間故，名為世間波羅蜜多。'據此誠證以明八轉。"崇俊注《因明論頌》云"體、業、作、為、因、屬、依、呼"（文），亦云"體、業、作、為、從、屬、于、呼"（抄）。

故有《頌》云："世尊是世尊、度眾生世尊、為眾生世尊、因眾生世尊、屬眾生世尊、于眾生世尊，此名為世尊。"亦有《頌》云："佛是佛、生佛，為生、因生佛，屬生、于生佛，此名為佛陀。"（抄）

清幹《因明論注抄》云："八轉聲者，例如斫樹木時而言樹木，而斫樹木是斫樹木之斧，而為造屋斫之，而因王命斫之，而屬官家斫之，而依其地斫之，呼為斫樹。"（抄）

（《大正藏》84:685）

《悉曇輪略圖抄》卷六納音事

① 即《悉曇藏》卷二。

天竺[1]	振旦	內法	管絃	外典　　生壯　老
羽徵角商宮(中)	宮(中)	空(東)	草	火二(南)　七三(母子)
(西)	商(西)	水(北)	石(絲)	水一(北)　六五(臣節)
(東)	角(東)	火(西)	金(土)	金四(西)　九七(從夫)
(南)	徵(南)	地(中)	竹(土)	土五(中)　十一(君德)
(北)	羽(北)	風(南)	木(匏)	木三(東)　八九(鬼神)
東南	角宮	火空	草金	火金

右《藏》二云:"《俱舍論》云:'聲有三種,一是大種執聚聲,謂有情聲;二非大種執聚聲,謂非情聲;三亦執聚亦非執聚聲,謂有情非情合成聲也。'"(文)夫十界具言語,五大皆有響,就中有情非有情之音,可意不可意之聲,機興即生者,暫發五音出眾音。緣謝即滅者,終納五行歸混沌者也。……

天竺五聲、振旦五音,內教五大,外典五行,其名似異,其理大同。或用三五音,或用直拗音,是則用音轉聲之異,聲韻相通之義也。抑道生一、一生二之昔日,二生三、三生諸之當初,如次于北、南、東、西、中,生水、火、木、金、土,就中天成五星(生數),地成五行(土數),王、相、死、因[2]、老隨季而輪轉,立、命、罰、形、德依時而出沒。爰施用之後,老衰之時,此云老數,又云納音也。《五行大義》一云:"今既論納音,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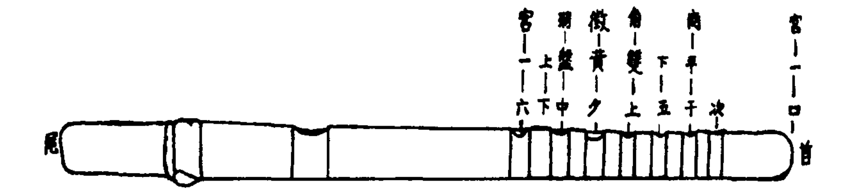
① 天竺欄中列有梵文字母二十五字,與五音、五行相配,因排印不便,今未列。
② "因"字誤,應為"囚"。

所屬，非人莫能行其禮義，故以終老之數禮義明之。”（文）又云：“納音數者，謂人本命所屬之音也，即宮、商、角、徵、羽也。納者，取此音以調姓所屬也。”（文）但土表君德納水一，火表母子納木三，水表呂節納土五，金表夫妻納火七，木表鬼神納金九。今五行于生性二位有重半兩數，然此納音摑𢿎數（陰段）納半數（陽定）者，表歸平虛無也。凡約音則加草多多八，約數則一三五七九，能釋之門雖異，所證之理是一。《五行大義》一云：“其道難明，非數不可究，故因數辨之。數顯理，猶筌蹄之取魚、兔，又蓋此意也。”問：“以加草多多八音配喉、顎、舌、齒、脣聲，何天竺、振旦、內典、外教有同音相違乎？”答：“五聲多多與五音角宮者，表母子之義；五大火宮與五行火宮者，表夫妻之理也。”

（《大正藏》84:689）

（2）發聲和調聲

《悉曇輪略圖抄》卷六發聲事、笛律



〔按圖中文字如下表：

宮		羽	徵	角		商		宮	
一	上	盤	黄	雙	下	平		一	首
六	下	中	夕	上	五	干	次	口	)

右《藏》二[①]云："《止觀》云：'人初入胎，即有報息，隨母氣息。兒漸長大，風路滑成，息氣出入，不復隨母。生在[②]異處，各各有息，名為報息。報息帶想，乃有六氣，謂吹[③]、呼、嘿、呵、嘘、嘻，皆于唇吻吐納，轉側牙齒，徐詳運心，帶想作風。如嗔欲時，氣息隆盛，依心而起，如是一切名為依息。依息帶想有十二息，謂上、下、焦[④]、滿、增、減、冷、煖、衝、持、和、補，亦依喉、顎、舌、唇、曲、直，帶想作風。"（抄）彼報息者，託母息生。此依息者，託報息生。今音聲者，託依息生。《智度論》云："憂陀那風觸七處而成聲，謂臍、心頂、喉、顎、舌、唇[⑤]。"（文）

《弘決》二云："《大論》六十'釋響喻'中云：'如人語時，口中風出名憂陀那。此風出已，還入至臍。'偈云：風名憂陀那，觸臍而上去，是風觸七處，頂及齗、齒、唇，舌、喉及以胸，是中語言生。"（文）《玖多波那記》云："凡人欲語時，口中有風，憂陀那還入至臍。響出時，觸頂及齗、齒、唇、舌、喉、胸七處而退，是名語言。"《記》云："聲之所發，則牙、齒、舌、喉、唇

① 即《悉曇藏》卷第二。
② 原失"在"字，此據《悉曇藏》卷二補。
③ 《悉曇藏》"吹"作"次"，誤。
④ 《悉曇藏》"焦"作"隻"。
⑤ 此句應缺一"齒"字。《悉曇藏》云："人七處者：臍、心頂、喉、顎、舌、齒、唇。"下文亦同《悉曇藏》。

等合干宮、商，其文名語。”（文）

《苑》云：“黄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澥谷之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制十二管，聽鳳凰之鳴，以别十二律，其雄鳴為六律，其雌鳴為六呂也。”（文）《注百詠》云（張庭芳）：“馬融《長笛賦》：‘白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竿吹之，聲音相似也。’”（文）

《藏》二云：“笛有十一孔也，二孔闕而不傳，其九孔者以出五音。竹節為尾，竹抄為首，本管之口呼之為口。從此而起于竹腹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孔，如行呼為：次、干、五、上、夕、中、六。下口、六二口孔為宮。此有二條，謂一越條（律）、差陀條（呂），土也。口、六二孔者是一音之大小，合為一越調。次孔非别條也，名為無調[1]，是則諸音鹽梅故也。干孔為商，即是秋音。此有三條，謂平條（律）、大食調、乞食條（呂），金也。五孔亦非别條，鹽梅之義，同次孔故也。上孔為角，即是春音，名為霜條（律），其呂音未傳之，木也。夕孔為徵，即是夏音也。此有二條，謂黄鐘條（律）、垂無條（呂），火也。中孔為羽，即[2]冬音，名盤食條（律），其呂音未傳之，水也。中孔、六孔，以此二孔合名下也，竹節下孔所以吹之者也。”（抄文）

又云：“毘聲，五處之聲；超聲，五處中間四處之聲：都九處聲矣。如真旦律呂九孔調音。今[3]于天竺字母九處聲音皆悉攝盡，更無遺餘，何者？口氣觸脣而入笛，是猶憂陀那之風，此屬人之報息也。氣觸七處而出音，是猶風觸七處而生聲，此屬人之依息

① 《悉曇藏》“無調”作“無條”。
② 《悉曇藏》“即”後有“是”字。
③ 《悉曇藏》無“今”字。

也。笛七處者：節下、笛頂、吹底、笛喉、孔底、指處、管唇。人七處者：臍、心頂、喉、顎[①]、舌、齒、脣。音從八孔，曲發[②]六處，次、五二孔是非別條，而是五音鹽梅，猶阿等十六是非字體，而是五音美[③]瓔。何以故？次在口、干之間，遠口而近干等，猶阿等十二過喉而轉顎等。五在干上之間，近上亦近下，猶[④]遏哩等四處[⑤]，顎亦彈舌[⑥]。此屬人之音響也。口、六、干、上、夕、中者，是宮、商、角、徵、羽即喉、顎、舌、齒、脣，猶迦、左、吒、多、波亦喉、顎[⑦]、舌、齒、脣。中、六合為下者，是宮、羽合，即[⑧]喉、唇合，猶野等從外入內。此屬人之詮聲也。其宮、商、角、徵、羽以為土、金、木、火、水，中、秋、春、夏、冬之音。故喉、顎、舌、齒、脣之聲，豈非五行五時之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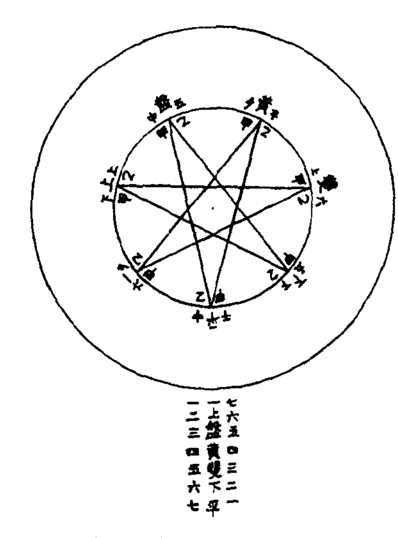
（《大正藏》84:687-688）

《悉曇輪略圖抄》卷六調聲事

七調子（左）、五調子（右）

---

① 此"顎"字原本無，今據《悉曇藏》補。
② 《悉曇藏》"曲發"作"發曲"。
③ 《悉曇藏》"美"作"糞"。
④ 《悉曇藏》"猶"作"獨"。
⑤ 《悉曇藏》"處"作"屬"。
⑥ 《悉曇藏》"舌"誤作"古"。
⑦ 此上"角、徵、羽，即喉、顎、舌、齒、脣，猶迦、左、吒、多、波，亦喉、顎"云云原本無，今據《悉曇藏》補。
⑧ 《悉曇藏》"即"作"則"。



羽　宮
極下音
宮商角徵羽
平一盤黃雙
徵　商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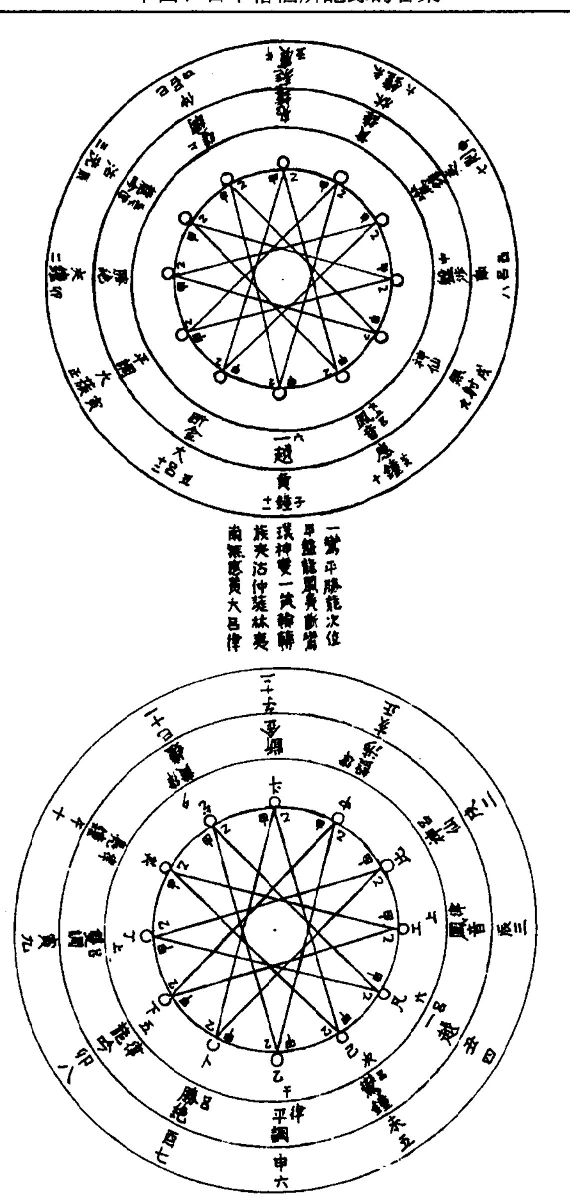
七調子：

	甲	呂	中	肖	乙	返	親
平	干	五	上	夕	中	下	六
下	五	上	夕	中	下	六	干
雙	上	夕	中	下	六	干	五
黃	夕	中	下	六	干	五	上
盤	中	下	六	干	五	上	夕
上	下	六	干	五	上	夕	中
一	六	干	五	上	夕	中	下

夫　從　婦　子

甲乙輪轉

	甲	乙
平	干(黃)	中(盤)
賤	五(盤)	下(高)
雙	上(高)	六(一)
黃	夕(一)	干(平)
盤	中(平)	五(賤)
高	下(賤)	上(雙)
一	六(雙)	夕(黃)



異本

右先五調子，私頌曰：

自然出音聲，甲動乙靜音。甲宮箏三絃，乙徵箏五弦。

宮商角徵羽，如次二三重。羽徵角商宮，逆次極下音。

雙黃盤一平，角易商難高，宮易羽難賤，了了分別之。

飽饑惛散等，一平雙黃盤，六干上夕中，宮商角徵羽，

中西東南北，季秋春夏冬。如次第配當，但音輪轉位。

一易盤雙黃平[1]，順漸細下音，逆漸大高位，甲乙輪轉位，

一黃平盤雙。（已上）

次七調子，私頌曰：

一易盤難音號高，雙易平難音稱賤。

平下雙黃盤上一，干五上夕中下六。

一一名有七音聲，甲呂中肖乙逆觀。

最要甲乙中觀也，如次夫婦從子義。

大平者宮徵同音，宮徵者呂律同位。

商角羽異餘準之，商角羽呂高律下。

雙一但呂大半呂，平盤但律黃半律。

平攝下及黃攝上，理實各互具呂律。

平大甲乙同一合，上下甲乙別開二。

六七調子用令異。（已上）

次十二調子，私頌云：

黃帝命伶倫，取澥谷之竹，為黃鐘之管，以象鳳鳴音。

雌雄分呂律，陽律隱呂[2]也。變徵下無調，變宮上無調。

---

① 參照前文“雙黃盤一平”、“一平雙黃盤”等句，此句應為“一盤黃雙平”，“易”字衍。

② “隱呂”宜讀為“陰呂”。參見下頁注④。

賤高配閏月，甲乙位次第，先雙調易鐘[1]，次黄鐘斷金。

盤神仙鳳音，次一越鸞鏡，平勝絕龍吟，甲乙輪轉位。

先平盤龍鳳，次鳥[2]斷鸞勝，次神雙一黄。（已上）

《五行大義》四云："《天王記》云：'黄帝使伶倫于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澥谷。其竅厚均，斷節兩間。次之以為黄鐘之管，以象鳳鳴，雌雄各六，以定律呂、分里次。'（文）《百詠注》云：'雄曰鳳，雌曰皇。亦鸞。其文多赤[3]曰鳳，多青曰鸞。'"（文）

《五行大義》四云："《續漢書》云：'律述呂，序也。序述四時之氣定十二月之位也。隱陽[4]各六，合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六者，黄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呂六者，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仲呂也。'"

同二云："二律六呂者，《白虎通》云：'正、三、五、七、九、十一為六律也，二、四、六、八、十、十二為六呂也。'又十二月皆有律呂。"（文）

又同四云："《三禮義宗》云：'律者，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其法；呂者，助也，兩陽成切。'一云：律，師也，道場氣伴之通達也。呂者，侶也，以動于陽與之為侶。亦呂，距也，諸陰陽之氣，有時相距，明陽出別陰除，陰昇則陽損，故有相距之音。"又云："韻有六，長短分二，字十有二。"（文）

凡呂律者，如短長；調子者，似摩多而已。

（《大正藏》84:688-689）

① "易鐘"應為"凫鐘"，形近而誤。
② "鳥"當為"凫"，代表"凫鐘"。
③ "赤"，原本為"亦"。
④ "隱陽"應為"陰陽"，參見上页注②。

6. 凝然《聲明源流記》、《音曲秘要抄》(1318 年)

(1) 聲明源流

《聲明源流記》

夫聲明之道，由來尚矣。聲相清雅，悅諸人耳；音體哀溫，快眾類心；直爾語言，備貧富相；歌詠引曳，顯吉凶旨。高下隨時，示殊功于冥眾；屈曲順物，彰祥德于幽類。四大扣擊，出大小之聲；眾微聚集，作高下之韻；心法執受，成歌詠之曲；情識分別，作好惡之相。

聲分呂律，精陰陽于二六；韻有甲乙，割乾坤于一五。悅人心者，是調子也，五調、六調、七調子，各有靈德；勸物情者，是音韻也，五音、七聲、十二律，俱合律雅。宮、商、角、徵、羽、二變，德播呂律；平、下、雙、黄、盤、上、一，切罄甲乙。

横笛是樂之精髓，導樂器于絃管；方磬乃音之骨目，窮屈曲于調韻。精音曲于内外之典，自合伎樂；施聲響于顯密之教，暗應絃管。種種之聲明不離呂律，一一[①]歌詠事通甲乙。

難陀尊者，佛世騰唄匿之德；道璿律師，邊方播誦經之威；慈覺大師，昔傳彌陀之引聲；良忍上人，近弘懺法之美曲。常樂大會之内，梵音傳之兜率内院，唯局興福寺；實忠和尚之修，二月習之觀音一院，單行東大寺。惠心檀那，盡台宗也，兼習聲曲，悅物情意；真喜仲算，窮唯識也，傍學音韻，導人信解。

《華嚴》有夜禮三昧，通雅音于十願；法相有總料簡章，施

---

① 依上下文意，此處脱“之”字。

亮聲于三時。唯識妙論，騰歌誦于哀溫；俱舍本頌，定吟詠于雅亮。天台[1]要文，通暗誦于三塔學窗；律宗之布薩，行唱白于諸寺殿閣。

四箇之法用，古來通行規式也，諸宗翫之無局；六根[2]懺悔，今昔兼修循則也，眾哲習之不偏。長音供養文，羅漢勸請，是聲明之祕曲；懺法悲歎聲，梵網說戒，乃音韻密事。九條錫杖，重清曲也，冥眾密傳雅音；兩箇梵音，崇亮韻也，高僧遙習天語。四智吉慶讚，各通梵漢；五悔九方便，俱傳唐言。諸家真言皆立聲明，眾哲雅韻咸隨自意；東寺天台互有祕讚，隱密賞翫俱罄涯底。外典聲曲種種極多，驚冥悅顯，引詠延歌，游戲歡笑，大罄俗風，今且就內典陳梗概而已。

然五明中有其聲明，彼乃通達諸方言音，對機說法窮事義。三聲之相，六釋之義，七例之美，八轉之聲，此等行相是彼宗旨也。今此聲明唯論音曲，誦文有高下，唱偈有屈曲，實號作歌聲，讚頌致吟詠。甲音乙音，隨宜歌讚；引聲短聲，任時誦詠。呂曲舉雅質而悅耳，律曲合哀溫而勸心。屈曲之音，聲明之眉目；質直之韻，唱引之綱領。唯呂單律，示純一之音；呂律之交，參顯兼通之聲。精合宮徵，唱和平盤。五音數重，循環引唱，七調多迴，往還囀稱，啻以悅耳快心為本。如是等相，名為聲明，異五明中聲明相狀，然亦精音似彼聲明。

然日本聲明，昔來名匠各有所司。或窮四箇五箇，雖有兼通精研之能，而有所秀，各存所司。至良忍上人，普隨諸哲，廣值多般，諳練諸曲，貫括多門。入大原松林院別建立來迎院，弘所

---

① 依上下文意，此處脫“之”字。

習聲明，傳所研音曲。感應數彰，祥瑞頻現，門輩多般，徒屬森羅，清曲萬端，習傳一依。家寬法印是良忍聲明高足門人，瀉瓶不遺，傳燈無墜。于時妙音院大相國者，九流之麟鳳，三玄之鏡玉也。詩歌管絃，窮幽盡旨；音律聲曲，洞微明理；內典聲明，聽之眾英。或稟家寬，或聞玄澄，或習叡泉，或訪俊玄，普習不儻，取捨隨意，遂立一流，攝盡內典，佛法聲曲，周備在茲。自爾已來，燈燈相傳，偏通諸方，無不賞翫，有行家阿闍梨，是家寬法印之甥也，習聲明于寬公，傳之遐邇。有覺照上人，亦寬公之門人，聲明一道，是厥透逸也。有慈心上人，是家寬上足門人，聲明之道，鑽仰出萃。有淨心、湛智兩哲，俱承聲明于智俊慈心上人，聲曲妙旨，研精窮美，各分門流，傳燈遠近。淨心上人，亦承行家阿闍梨，湛智後裔，遍通日下。聲明一道，本源是一，後分諸流，鉾楯森羅，及至後代，更立門族，而汪洋漭漭不可勝計者也。今聊作圖，明其師承。粗列源流，僅舉幹枝，聲明之相承，歷焉易見；隨所見聞，舉其梗概，後代之賢哲，委曲質旃于時。

（長者供養文）覺燈（戒本）、廣源（檀那院）、法圓、賢源、尋宴、覺運贈（戒本）、僧正（惠心院）、皇賢三昧、覺尊上人、瞻西上人、慈惠大僧正、源信僧都、覺超僧都、壞空僧都、寬誓、日藏上人（九條錫杖道賢）、淨藏貴所、真義僧正、覺忍（小山僧都）、盛時（和泉守）、壞空僧都、延殷（大原法橋）、寬誓（彼空別當）

大原良忍上人：本覺房尾張國人也，本者叡山東塔阿彌陀坊堂僧也。慈覺大師弘傳聲明以後，各達一曲，習學練磨飛名。良忍上人謁彼哲，習聚精研以為一，流傳弘通，即于大原建立來迎

院，除興福寺之內梵音，餘諸音曲，諳[①]練一統。道心堅固，專欣安養，融通念佛，直顯感應。苦行精進，燒臂誦經，阿彌陀經，引聲勇猛。春秋六十一，天承二年[②]二月朔日卒逝。先知死期，用心勇勵，終焉寂靜，靈瑞極多。異香薰草菴，紫雲聳山空，舉棺輕猶若鴻毛。大原覺嚴律師感夢，良忍來告云"我生極樂上品上生，是融通念佛功也"云云。實是聲明祖師、音曲宗匠。後代聲哲，無及由而已。

賴澄：堯雲房多武峰住僧。本于彼山值古老僧習傳舍利讚歎。于時鳥羽天皇[③]御宇，相毫阿闍梨與賴澄法師俱往良忍上人之所，欲習傳舍利讚歎。良忍上人云："吾持彼本記之舍利讚歎，準百石曲，雖然，吾未習此曲。"爰賴澄法師依自所感，傳此讚曲，良忍上人隨賴澄習于此曲，自餘諸曲隨良忍習之。故今良忍下列賴澄法師，乃專依舊記也。

玄澄：妙音院太政大臣師長（亦稟家寬法印，亦稟俊玄，亦稟叡泉房）。

澄惠（少將僧都）。

孝道（木工權頭）、聖宣（順良房，興福寺內梵音）。

隆範（永延房，興福寺內梵音）、聖玄（延真房，興福寺）、憲隆（內梵音，大輔公）、延證房（聖玄息，諱寵玄，興福寺內梵音）、信禪房（聖玄息，懷玄，興福寺內梵音）、乘惠（三位律師，本蓮輪上人）。

快慶（大輔公，興福寺）、信長房（內梵音，祐玄，興福寺）。

---

① 一本"諳"作"精"。
② 崇德天皇年號，公元1132年。
③ 公元1107年至1122年在位。

學宗坊（興福寺）、延禪坊（賴玄）。

學現坊（隆範息，興福寺）、印圓（深寬房，興福寺內梵音）。

乘喜（勝公，興福寺）、賴憲（尋勝坊，阿闍梨，菩提山）。

玄印（覺現房父，隆範沒後附于印圓）。

慶真坊聖澄[1]（菩提山）、堯覺坊（亦遊華洛，普請衆哲，多稟重音）。

唯日房（菩提山）、專空（照本房，白毫寺長老）。

覺鑑（觀照坊，招提寺，亦稟聖玄）。

重阿（聖玄坊，靈山院長老，亦稟貞遍及戒實）、慶胤（尊律房，招提寺）。

宗春（禪空房，招提寺）、鏡海（善勝[2]房，同寺）。

明圓（靜照房，同寺，亦稟重阿）、顯譽（勝圓房，招提寺）。

實胤（行信房，招提寺）、了胤（寂[3]勝房，招提寺，慶胤瀉瓶也）。

澄圓（大輔阿闍梨）。

範真（讚佛房，總習二流，妙音流弘，中川山寺，行家流弘，東小田原并菩提山）。

經玄（宰相阿闍梨，關東弘聲明）。

仙觀房。

圓祐房（多寶寺長老）、圓一坊（極樂寺）。

明忍房（金澤長老）、良達房、賢空房。

（《大正藏》84:864-865）

① 一本“澄”作“證”。
② 一本“勝”作“海”。
③ 一本“寂”作“長”。

刻《聲明源流記》跋

夫梵聲唄頌，源起天竺，廣流諸方。其感聖衆、格天龍、祭神祇、薦靈魂者莫不藉此。故古今讚仰以作佛事，然未見記其源流者，學者憾之。東大寺示觀國師凝然，高才博達，貫統諸宗，慕藺千部論主，製作千卷書典，《聲明源流記》一卷，此其一也。……序曰“今聊作圖”，則知舊有圖，惜乎今本闕之。冀好古之獲其正本以補，則令人見全璧云。時享保四年[1]己亥仲春既望，談峰沙門蓮光院光薰盥和南書。

（《大正藏》84:865）

（2）聲明音曲名目

《音曲祕要抄》論聲明音曲名目

一音：宮音是也。隨何調子，其時調子宮音其主也。是則名甲，自餘諸音悉為助伴。若依平調，横笛干穴，篳篥四穴，笙乙竹，琵琶八絃[2]，箏之二絃是也。餘調准知如下。

二音：宮、徵音是也。是則名為甲、乙二音，又呂、律音名為二音也。

三音：先呂、律上加中曲音，是名三曲。

四音：宮、商、角、徵音是也。

五音：先四音上加羽一音，是五音者。去略除廣，一切音曲通皆用之。呂、律中曲皆有五音。

六調子：以先五音為五調子，加大食一為六調子。大食非別

① 中御門天皇年號，公元 1719 年。
② 下文云“琵琶有四絃”，與此异。

調，只平調呂音也。本朝所傳管絃妓樂，但此六，故名六調子。

七聲：宮、商、角、反徵、徵、羽、反宮是也。亦平、下、雙、黃、盤、上、一。是名七調子。或有以七聲配七調，或以十二律正音配之，別有廢立。

八音：金（鐘、鈴）、石（磬）、絲（琴、瑟）、竹（笙、笛）、匏（箜篌）、土（塤）、萃[1]（諸鼓）、木（柷梧[2]）。此八更非別調音，只是樂器體名也。或《抄》云：先七調子加大食調名八調子，是中上、下二無調即別調音也。雖然，本朝音樂無此二調樂，故只六調樂也。又大食攝平，故唯五調子也。

九聲：或《抄》云："笛腹有七穴，加口穴成八，是中、下有音，仍九聲也。"即是八葉九尊也。以此準知：箏、篥表有七穴，加本管成八，加裹第一穴成九，又加裹第二穴成十，此有料簡，如下明之。又或《抄》曰："笛本有十一孔，二穴闕而不傳。"又《唐字書》云"笛，十孔篇也；篪有七孔"（云云），亦委可有料簡。此中含有十音、十一音義。又笙七調子外美比二竹立舌，如次為鳧鐘、神仙二調，又九音也。又十二音中隨何調子，第二、第九音除，其餘十音為律、呂五音、七聲，此亦十音義也。其如後。

十二律：斷、平、勝、下、雙、鳧、黃、鸞、盤、神、上、一是也。此則別調音也，即名十二調子。亦大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鐘、[3]大呂，此名十二律。或分六律、六呂。《律祖》云："一年十二月，奇月屬陽名律，

① "萃"應為"革"。
② "柷梧"應為"柷敔"。
③ 此處似缺"黃鐘"二字。

偶月屬陰名呂。”私云：“奇月者，正、三、五、七、九、十一月也；偶月者，二、四、六、八、十、十二月也。總名十二律者，皆通十二吟、鹽梅、五音時，悉各名律。又吟二變、七聲時，十二通皆可名呂也，廢立如下。又樂有十二調子，如下委明。

十三以下亦皆非別調音，只是同音上、下廢立也。箏有十三絃，五音三重廢立也。本朝笙立十七竹，平、下、黄、盤、上、一六[①]各有二竹，即為十二；雙有一竹，為十三也；竹為雙、為十四，但今不立舌；美竹為彘，比竹為神，即為十六；竹為斷金，不立舌，總為十七也。亦大唐有二竹，卜為勝，斗為鷲，亦成十九，別調但十二也。琵琶有四絃，乘改絃有四，四柱各有四絃，總成二十音。唐琴有七絃，五音上加文、武二絃；本朝和琴有六絃。此等可在上明，但種斷同，故在此明之。瑟本五十絃也，黄帝分為二十五絃，後人亦分二與兄弟，妹分十二絃，姊分十三絃，今箏是也。竿[②]有三十六簧，私云：此即十二音、三重立之歟？又同音用多竹歟？已上廣有廢立，普如下明之。

（《大正藏》84:866）

《音曲祕要抄》論甲乙音

一音、二音已上，一音時雖有其調子義，音律何調子難取？以一音成他調子歟？古來論義，甲、乙二音呼合時，何調子，分別治定。故此二音天地也，陰陽也，夫婦也，定惠也，因緣也。諸法自此出生，乃至無窮法門，依之可談。若依器界、依報，老子所謂“虛無大道”、“寂寥無形”，自此道法自然，生無氣（孔子

① 此處言六音，“平、下、黄、盤、上、一”已足，“六”字疑衍。
② “竿”應為“笙”。

混沌），一生二（天、地，孔同），二生三（天、地、人三歲，孔同），三生萬物（老孔并同）。其釋教如常，明之繁，故略之。若就法門論正報者，實相一理，無相不相，覺知一性，其諸法源。是則心性一法也，亦生色心二法，亦蘊處界諸法乃至八萬四千無量、無邊法門也。今此音律亦然，自無調生一音，亦生二音，乃至五、六、七等音曲，何況無邊音曲卒不可談。夫甲乙者，且就五音定其自體，宮甲徵乙，是其本體。若論所屬，商、角二音屬甲，羽之一音屬乙。若用一切聲明音曲時，甲重時隨用何音，彼甲、乙重亦然。一切管絃、聲明、歌詠、諷誦之道，以甲乙之音聲為宗。甲上乙，乙上甲，甲下乙，乙下甲，高下輪轉，無定上下。然近來之人以音高云甲，以音下云乙，誠是非也。于甲乙義有種種相，亦有圖相略頌等事，下廣明之：

甲：天、陽、夫、惠、因、金、右、男、月、火、日、暑、晝、父；

乙：地、陰、婦、定、緣、胎、左、女、蓮、水、月、寒、夜、母。

如此一切陰陽奇偶種類準之可知。

（《大正藏》84:866）

《音曲祕要抄》釋律呂

次呂、律者，亦是陰陽音曲時，甲乙、宮徵、上下音也。呂律于同五音，宮、徵之二音，呂律同位。商、角、羽三少有高下建立。假令：

律	宮		商		徵		羽
	干	五	上	夕	中	下	六
呂	宮	商	角		徵	羽	

呂、律音曲亦多廢立，在下述之：

呂：東、西、地、右、外、顯、俗、熱、陰、下、女、六呂、偶月（如上）、凰（雌也）、濁音也。所謂《大般若》等之鄭音。

律：南、北、天、左、內、密、真、寒、陽、上、男、六律、奇月（如上）、鳳（雄也，男鳥）、清音也。所謂《法華》經等之雅音。

如是一切相對數法準例可知，但甲乙、呂律種種配當，隨時不定，不可一例。其中曲義亦如後明。以管絃、六調子分呂、律二曲：一越、雙調、大食，三呂也；平調、黃鐘、盤涉，三律也。若分三曲：一、雙但呂，平、盤唯律也，大、黃半呂半律。此且就樂一往分之。若音曲時，每一調子悉有三曲色姿也。

（《大正藏》84:866-867）

《音曲祕要抄》論四音、五音

次四音者，此即不必音樂律，常人澄心吟時，此四音自然詠也。乃至樵歌野曲音胡狄戎蕃，無奈吟詠四音是彰。

次五音者，若尋其本，五藏、五大音也。若其論末，宮，牙聲；商，舌聲；角，喉聲；徵，齒聲；羽，脣聲也。若明行相，宮，舌展申；商，口開張；角，舌縮卻；徵，舌拄齒；羽，口撮聚。妙音院殿說云："宮，如山河落；商，如村子絲引延；角，如

鐵木金銀華；徵，如霞底鶯囀；羽，如春柳風亂[1]。”（文）一切聲明作音曲事不出五音，但呂五音、律五音。……

（《大正藏》84:867）

（3）律呂調子諸圖

《音曲祕要抄》律呂五音、中曲七音圖



〔按以上二圖中的漢字為：

中圖：律（平）：羽六一、乙中徵盤、角夕黄、商上雙、甲宮干平。

左圖：呂（雙）：羽干、乙徵六反徵下、角中、商夕、甲宮上。

右圖：中曲（大）：反宮六、羽下、徵中、反徵夕、角上、商五、宮干。〕

---

① 此句原為日文，漢字、假名混用。今譯錄為漢文。

此與呂七聲圖似而別也。若諸聲明出音配呂、律五音圖相如例，此五音即五調子也。

（《大正藏》84:867）

《音曲祕要抄》五調子輪轉圖

	宮	商	角	徵	羽
平	干	上	夕	中	六
雙	上	夕	中	六	干
黄	夕	中	六	干	上
盤	中	六	干	上	夕
一	六	干	上	夕	中

此五調子輪轉，仕以調配當五音次第如此，是通呂、律配之。若五調子俱但呂、但律時，五音次第有異，如後可見。若以五調子順逆渡之，本調子地調子用樣。

平	宮	商	角	徵	羽				
雙		宮	商	角	徵	羽			
黄			宮	商	角	徵	羽		
盤				宮	商	角	徵	羽	
一					宮	商	角	徵	羽

此且配當，若通呂、律，猶有未盡，下以十二音直呂律明之，

即為盡理。諳知諸調時當調子様、隨何調子。從羽音吟逆至宮間音谷之位，即當調子也[1]。

平	一	盤	黄	雙
宮	商	角	徵	羽
五	四	三	二	一

此即粗以五調子且顯之，實通七聲、十二音，互呂律至極之位，有難易不同，如後。於此五音召名異說。假令：

宮	商	角	反徵	徵	羽	反宮
干	五	上	夕	中	下	六

此七音為本，呼呂、律六音。古德異義，謂蓮入房義。一、二、三、五、六音如次為呂五音；律五音，一、三、四、五、七音也。改角、反徵、反宮亦為商、角、羽，謂假令：

宮		商	角	徵		羽	律
干	五	上	夕	中	下	六	
宮	商	角		徵	羽		呂

故呂律聲明俱付音曲譜時，同號宮、商、角、徵、羽。蓮戒房義先七音為本，不改名呼呂、律五音。假令：

① 原本旁注："私云舉谷位也。"

宮		角	反徵	徵		反宮	律
干	五	上	夕	中	下	六	
宮	商	角		徵	羽		呂

於呂二義不異，尋音律正不當位，以吹調操當甲乙音（云云）

（《大正藏》84:868）

《音曲祕要抄》論律呂與調子相配

次以十二律、七調子相對合論，此即輪轉次第。甲、乙音曲正當本位，先出或人略頌云：

本性圓滿無差別，隨眾生執分十二。

雖分十二性不改，是故我禮眾音性。

宮商角徵羽等音，若律若呂共皆備。

但五音名是雖同，隨律呂音有同異。

宮徵二音律呂同，商角羽三即是異。

如是五音同不同，即至下文應知之。

是二五音外有四，變宮變徵二黜梅。

異律作曲唯五音，單呂作曲兼七聲。

呂律中曲具黜梅，一切聲明有此三[1]。

一音高下有十二，即是名為十二律。

五音二變及黜梅，一一律中皆具足。

是故調子十二轉，具一諸善皆悉題。

① 原本旁注“呂律中”三字。

但除律中商羽音，一律和合作音曲。

大簇夾鐘姑洗[①]三，仲呂蕤賓[②]林鐘三。

夷則南[③]呂無射三，應鐘[④]黃鐘大呂[⑤]三。

已上三四十二種，即是十二律之名。

平調勝絕下無[⑥]調，雙調凫鐘黃鐘調。

鸞鏡盤涉神仙調，上無壹越斷金調。

已上三四十二種，即是十二律調子。

……

已上各各如次第，配當宮商角徵羽。

宮徵二音一律下，各是反宮變徵二。

已上十二律調子，即是單呂曲七聲。

商[⑦]羽二音一律上，各是上下二鹽梅。

五音二變及鹽梅，即是中曲所用音。

……

已上各各如次第，配當宮商角徵羽。

商羽二音各二合，即是二三六七音[⑧]。

何故是二合二律，從下至高故用二。

已上十二律調子，即是單律曲五音。

上來所有音律者，妙音大士所證法。

---

① 原本旁注"五"字。
② 原本旁注"上"字。
③ 原本旁注"中"字。
④ 原本旁注"下"字。
⑤ 原本旁注"六"字。
⑥ 原本旁注"龍吟"二字。
⑦ 原本旁注"已下明十二律"六字。
⑧ 原本旁注"七調子中二、三、六、七。"

願共衆生生淨土，值彼菩薩悟真音。

南無大慈悲妙音大士，生生世世值遇頂戴。

（《大正藏》84:8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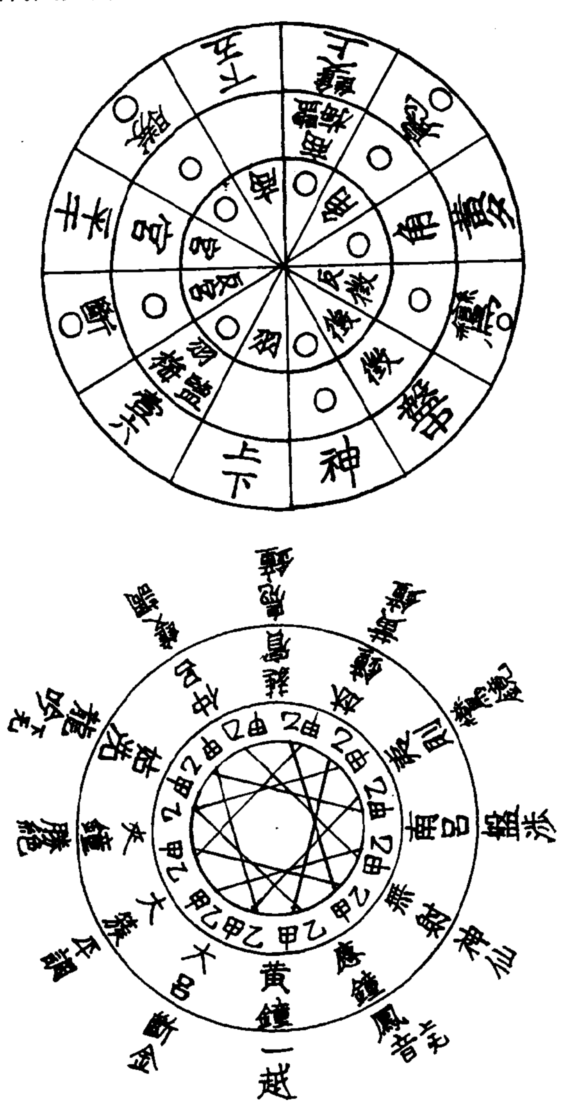
《音曲祕要抄》十二律輪轉圖及與調子相配圖

十二音者，六律、六呂雌雄音也，合云十二律：

正月（干）	大蔟	平調律	寅木孟
二月	夾鐘	勝絕呂	卯木中
三月（五）	姑洗	下無[①]律	辰土季
四月（上）	仲呂	雙調呂	巳火
五月	蕤賓	鳧鐘律	午火
六月（夕）	林鐘	黄鐘呂	未土
七月	夷則	變鐘律	申金
八月（中）	南呂	盤涉呂	酉金
九月	無射	神仙律	戌土
十月（下）	應鐘	上無呂	亥水
十一月（六）	黄鐘	一越律	子水
十二月	大呂	斷金呂	丑土

① 原本于“下無”旁注“龍吟”二字。

其輪轉圖如例（略頌在下）



次以十二律配五調子：

<table>
<tr><td>平調</td><td rowspan="3">平調</td></tr>
<tr><td></td></tr>
<tr><td>勝絕</td></tr>
</table>

<table>
<tr><td>下無</td><td rowspan="3">雙調</td></tr>
<tr><td>雙調</td></tr>
<tr><td>鳧鐘</td></tr>
</table>

<table>
<tr><td>黄鐘</td><td rowspan="3">黄鐘調</td></tr>
<tr><td></td></tr>
<tr><td>鸞鏡</td></tr>
</table>

<table>
<tr><td>盤涉</td><td rowspan="3">盤涉調</td></tr>
<tr><td></td></tr>
<tr><td>神仙</td></tr>
</table>

<table>
<tr><td>上無</td><td rowspan="3">壹越調</td></tr>
<tr><td>壹越</td></tr>
<tr><td>斷金</td></tr>
</table>

次十二律律五音上鹽梅也：

宮商角徵羽：

斷龍鳧鸞風[①]，平雙黄盤壹，勝鳧鸞神斷，

龍黄盤鳳平，雙鸞神壹勝，鳧盤上斷下，

黄神壹平雙，鸞鳳斷勝鳧，盤壹平龍黄，

神斷勝雙鸞，鳳平龍鳧盤，壹勝雙黄神。

次十二音呂七聲：

宮	商	角	反徵	徵	羽	反宮
平	龍	鳧	鸞	盤	鳳	斷
勝	雙	黄	盤	神	一	平
龍	鳧	鸞	神	鳳	斷	勝
雙	黄	盤	上	壹	平	龍
鳧	鸞	神	一	斷	勝	雙
黄	盤	鳳	斷	平	龍	鳧

① "風"應為"鳳"，參見下文"十二音呂七聲"條。

鸞	神	壹	平	勝	雙	黄
盤	鳳	斷	勝	龍	凫	鸞
神	壹	平	下	雙	黄	盤
鳳	斷	勝	雙	凫	鸞	神
壹	平	龍	凫	黄	盤	鳳
斷	勝	雙	黄	鸞	神	壹

已上每十二皆是七聲也，可云十二呂。或本平調反宮位斷金也，是則相合十二律正音。已下準同，次第輪轉可見。

……

次歷十二具出之：

斷平勝下雙凫黄鸞盤神上一

平勝下雙凫黄鸞盤神上一斷

勝下雙凫黄鸞盤神上一斷平

下雙凫黄鸞盤神上一斷平勝

雙凫黄鸞盤神上一斷平勝下

凫黄鸞盤神上一斷平勝下雙

黄鸞盤神上一斷平勝下雙凫

鸞盤神上一斷平勝下雙凫黄

盤神上一斷平勝下雙凫黄鸞

神上一斷平勝下雙凫黄鸞盤

上一斷平勝下雙凫黄鸞盤神

一斷平勝下雙凫黄鸞盤神上

此則律呂二個五音也。其二個七聲準前可知。

平調（八絃龍、斗絃鳳），勝絕（八絃雙、斗絃一），

龍吟（八絃鳧、斗絃鸞），雙調（八絃黄、斗絃平），
鳧鐘（八絃斷、斗絃勝），黄鐘（八絃盤、斗絃龍），
鸞鏡（八絃神、斗絃雙），盤涉（八絃鳳、斗絃鳧），
神仙（八絃一、斗絃黄），鳳音（八絃鸞、斗絃斷），
一越（八絃平、斗絃盤），斷金（八絃勝、斗絃神）。

此即律五音中商羽二音，無𪓿梅音也。箏即以五絃為五音，故商羽無𪓿梅。若八斗絃，推之即有𪓿梅也。

次以十二音配五音渡調子樣

十二音門諳調子〔表中括號表示“𪓿梅”，例如“(商)”表示“𪓿梅商”〕

	斷	平	勝	下	雙	鳧	黄	鸞	盤	神	上	一
斷	宮		商	(商)		角		徵		羽	(羽)	
平		宮		商	(商)		角		徵		羽	(羽)
勝	(羽)		宮		商	(商)		角		徵		羽
下	羽	(羽)		宮		商	(商)		角		徵	
雙		羽	(羽)		宮		商	(商)		角		徵
鳧	徵		羽	(羽)		宮		商	(商)		角	
黄		徵		羽	(羽)		宮		商	(商)		角
鸞	角		徵		羽	(羽)		宮		商	(商)	
盤		角		徵		羽	(羽)		宮		商	(商)
神	(商)		角		徵		羽	(羽)		宮		商
上	商	(商)		角		徵		羽	(羽)		宮	
一		商	(商)		角		徵		羽	(羽)		宮

兼攝諳調子渡調子[1]見此圖。若以平調渡餘調子者，以平律商為宮（若律羽為徵），成雙；以平律角為宮（若律羽為角、宮為徵），成黃；以平徵為宮（若宮為角），成盤；以平律羽為宮（若律商為角，角為山），成一。若雙調渡餘調子者，以雙呂商為律角（若呂羽為宮），成平；以雙徵為角，成黃；以雙呂羽為角，成盤；以雙徵為宮，成一。若黃鐘調渡餘調子者，以黃宮為角（若徵若宮[2]），成平；以黃角為徵，成雙；以黃徵為角，成盤；以黃宮為徵，成一。若盤涉調渡餘調子者，以盤宮為山，成平；以盤律商為徵，成雙；以盤角為徵，成黃；以盤律商為宮，成一。若一越調渡餘調子者，以一徵為角，成平；一宮為徵，成雙；一宮為角，成黃；一呂商為角（若呂羽為宮），成盤。此且明自一音渡一音次第，實通五音，皆有相渡次第。此即相互呂律多有廢立，又以十二音委細相配有不當位，故且略不明。

十二調子者：壹越調（呂）、性調（呂）、沙陀調（呂，一越調、枝調子）、平調（律）、性調（律）、乞食調（呂）、道調（律，平調、枝調子）、雙調（呂）、黃鐘調（律）、水調（呂，黃鐘調、枝調子）、盤涉調（律）、大食調（呂），謂之十二調子。又以十二律云十二調子樣。樂十二調子者，今所出者也。世人以一概說十二律為十二調子，非也，不可偏屈。

十二律甲乙：

一絃（平調，酉）、二絃（盤涉，子）、三絃（龍吟，戌）、四絃（鳳音，辰）、五絃（鳧鐘，寅）、六絃（斷金，丑）、七絃（鸞

---

① 原本冠注："寫本無'諳調子渡'四字，依'兼攝'之二字之起，盍私加之。"

② "若徵若宮"應為"若徵為宮"。

鏡，巳）、八絃（勝絕，申）、九絃（神仙，亥）、十絃（雙調，卯）、斗絃（一趣[1]，未）、為絃（黃鐘，午）、巾絃（平調，反）。

略頌云：

平盤龍鳳鳧斷金，鸞勝神雙一黃鐘。

又云：

平乙盤涉盤乙龍，龍乙鳳音鳳乙鳧。

鳧乙斷金斷乙鸞，鸞乙勝絕勝乙神。

神乙雙調雙乙壹，壹乙黃鐘黃乙平。

次十二律配笛七調子甲乙：

	甲	乙
平調	干	中
勝絕	五（半覆）	下（含）
龍吟（下無）	五	下
雙調	上	六
鳧鐘	上（去吹猶不合者，夕半覆吹合也）	六
黃鐘	夕	干
鸞鏡	中（含）	五（半覆）
盤涉	中	五
神仙	下（含）	上
鳳音	下	上（去吹）
壹越	六	夕

① “一趣”應為“一越”。

斷金	六（又次共云）	中（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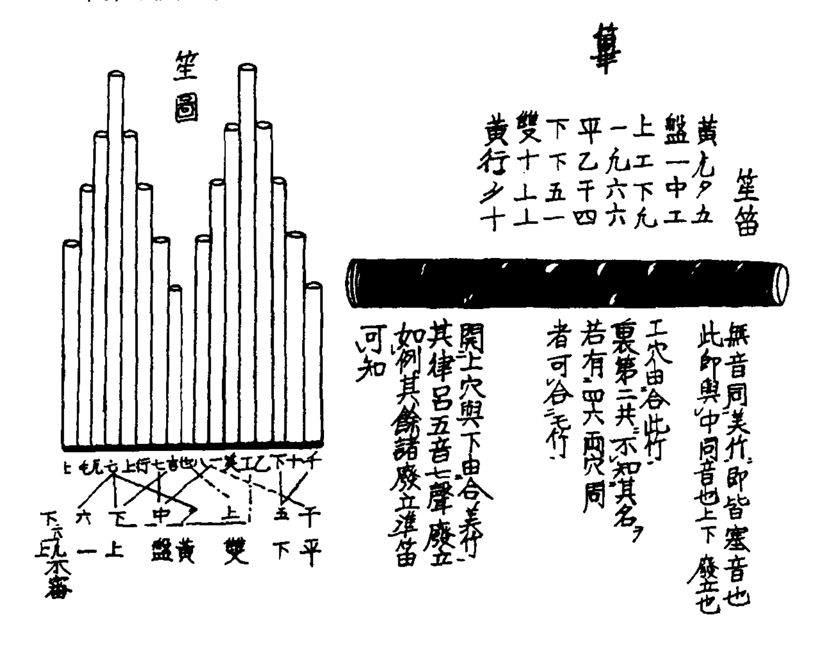
（《大正藏》84:869-871）

（4）樂器調子圖

《音曲祕要抄》

上來廣文，大略以橫笛一途分別諸調子次第，次略出餘樂。

篳篥或用“觱”字，或直用“篥”一字。



此外有“斗”、“卜”二竹，本朝笙，無竹。此二竹上下無調，並渡物之間最至要也。雖然，日域不傳之。毛、也二竹尚不立舌，何況用斗、卜之竹乎？妙音院殿說“斗、卜二竹漢家失之，毛、也二竹本朝失之”（云云）。毛、也今雖有不用音也。若以十二律

配笙竹者，斗為鸞鏡調，卜為勝絕調，乇為斷金調，比為神仙調。以上此四，今失音也。雖然，今比立舌音有美竹為鳧鐘。十少細音也，笛上吹為鳧也，今為雙調所屬。其餘十四竹配笛七穴為七調子，次、二合為一也。但今雙也不立舌也。其中平、下、雙三墨鈎物正當笛穴音也，朱鈎物合竹同音也。但朱上重高音也，只六調子一也。又黃、盤、上、一、四，朱正當笛穴，墨下二重底音也。故七但墨下朱上也。

次約七調子分別甲乙：

平調	乙（甲）八一（乙）七	下無	下千工言
雙調	十也凡上	黃鐘	凢行乙八
盤涉	一七下千	上無	工言十也
壹越	凡上凢行		

次對十二律建立甲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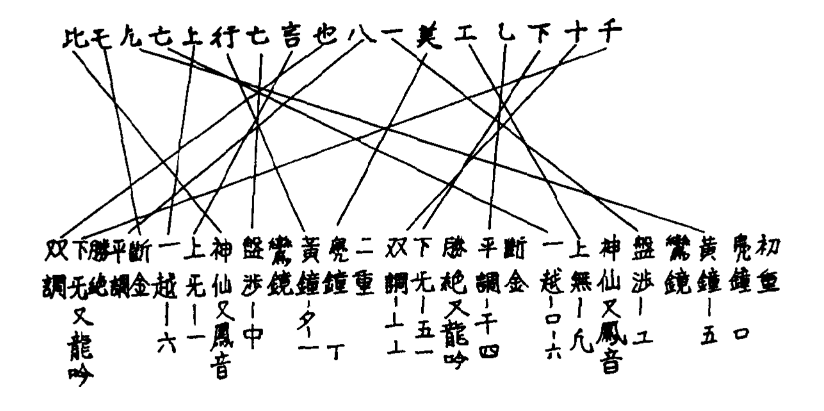
平調（六呂）	乙（甲）八一（乙）七	
勝絕（七律）	卜	比
下無（八呂，又龍吟）	下千工言	
雙調（九律）	十也凡上	
鳧鐘（十呂）	美	
黃鐘（十一律）	凢行乙八	
鸞鏡（十二呂）	斗	
盤涉（正律）	一七下千	
神仙（二呂）	比	
上無（三律，又鳳音）	工言　美	

壹越（四呂）　　　　凡上几行[①]

又說平調始配正月，歷十二月様。又以五調子配五季，有異。又或說春平調；夏雙調，反徵音五月蕤賓當；秋黄鐘調；冬盤涉調，反宮音十月應鐘當。

又呂律以十二月十二律配，有異。

次分笙一調二竹配二重十二律様：



（《大正藏》84:871）

《音曲祕要抄》論箏與琵琶

琴琶　　放絃（已上皆推音也）

① 此處似漏列“斷金調”。

乘絃　一柱　二柱　三柱　四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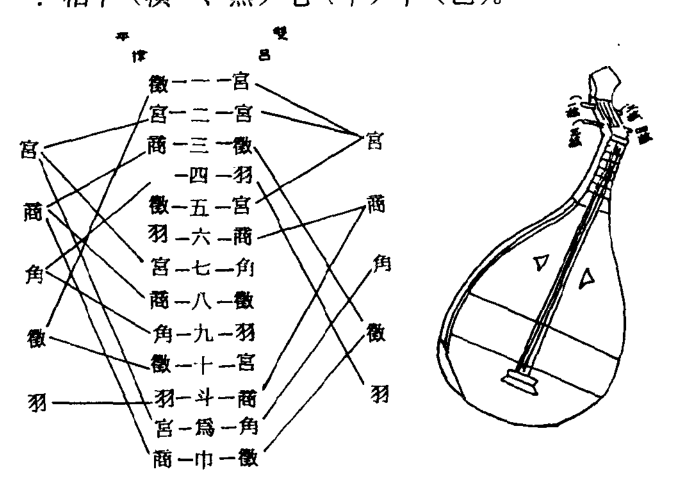
上	八	卜	ム	也 四絃
ク	七	匕	ヌ	氵 三絃
乙	下	十	乙	乚 二絃
一	工	凡	フ	斗 一絃

反風香：絃

雙一黃：上ク乙，此二調絃同上。“上”用二調也：平六食反黃（甲乙，　乙）。

平：盤一雙：乙（甲、上亻）一（乙、ク亻）亦同上。

一：柏平（横一、無）七（甲）下（乙）。



〔按圖中文字：琵琶旁為“二絃”、“四絃”、“一絃”、“三絃”字樣。箏圖“律”、“呂”二字下各有小字，記絃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斗”、“為”、

“中”等。圖左為呂箏、律箏諸絃音名，如下：〕

雙	呂	宮	宮	徵	羽	宮	商	角	徵	羽	宮	商	角	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斗	為	中
平	律	徵	宮	商	角	徵	羽	宮	商	角	徵	羽	宮	商

先呂圖：一、二、五同音也，無高下；十同音也，但上甲也。三、八、中同音也，但有高下。

次律圖：一、五同音也，無高下；十同音也，但上也。二、七為同音也，但有高下。

次約七聲：

（律：）宮（二、七、為），商（三、八、中），角（三、八、中推），反徵（四、九），徵（一、五、十），羽（六、斗），反宮（六、斗推）。

又說：宮（二、七、為），商（三、八、中），角（四、九），反徵（四、九推），徵（一、五、十），羽（六、斗），反宮（六、斗推）。

上來音律建立分別梗概如斯，自餘諸相，音曲廢立，重重子細，委在別抄，此不重載。

（《大正藏》84:871-872）

（5）音聲之由來

《音曲祕要抄》

竊以法性平等，無作者，無受者；體相虛融，無形色，無屈

曲。爰森羅萬像，法爾具德，紛然幻如、化如，戲論分別，然間蘊界諸法性起緣生，欲塵眾相唯識所變。《經》云：“覺性偏滿，清淨不動。同無際故，當知六根偏滿法界；根偏滿故，當知六塵偏滿法界。”（乃至云云）今就音聲一塵[1]明法性緣起，彰音曲佛事。

先明緣起者，今此音律實相妙理，緣起難思。若依毘曇等意者，聲隨欲轉而有間斷（云云）。若依了義教意者，性相常然無間隔，無增減，徹法界無餘，偏三世無改，剋體性則可謂自然法爾。共約緣起，則亦是眾緣造作，通情非情，音聲周偏常恒強不可及比量，只是現量所知。若爾呂律、甲乙、天地、陰陽、理智諸法，雖種種差別，全不出此位。若攝縮之者，極一音之不見其跡。若延開之者，至眾多又不顧無窮。只取中顯事者，五音是可互，開合即是彼上廢立也。然間一切諸法，但此五音位也，其條上已所述也。三密家人意[2]，各其五智，無際智圓鏡刀故實覺智（云云）。

今此五音亦以如是，微細重重，非粗識所智。只就顯相演大途者，一、二、四音，五、七聲，五、六調子，七、十二，互作開合，互為主伴，顯屈曲助音勢。本朝上古以來，人離五、六、七調子。有音非情所起，有調子難取者有情所出，有調子不當，遠少隔中有間絕。情非情所出音徵細難窮，故有六調子不當音也。有情則依品類音區也，人則依健病，隨安疲，依藏腑，隨時節，音不一準，各各人不同也。一人音不定，亦差別，有不當調子音，

① 原本冠注曰：“《俱舍論》卷（九丁），聲有等流及所長養無異熟生，所以何？隨欲轉故（文）。《光記》二之二十五丁已下，《寶疏》二之十六丁已下具釋之。要覽者，披之正理云聲非異熟生，數數間斷，復還生故，異熟生色，無如是事，非隨欲樂，異熟果生，聲隨欲生，故非異熟（文）。”

② 原本冠注曰：“《大疏》第八（三丁）云：韻五音，調五藥，雖性分不過五種，而千變萬化巧轉不窮。”（文）

左有其謂。又再[①]往尋之，總無非調子，五、六、七、十二調子即是大途也。委開百二十調子[②]，猶談之者無量、無窮調子也。重重帝綱不思議音聲也。

佛、梵音聲相不盡邊際，誠此謂也。陰陽吉凶，醫方療脈，依音聲違順知之；災福標驗，死生起盡，任音勢生剋喻之。若當時欲發用調子者，自非達者無能奈何。只諳隨何調子，欲發音曲無不被用，但隨聲明，高下程間，有善有惡。若發管絃調子時，隨何調子，絲竹調定之間易取調子也。其猶反人非沙汰限，非器量人所致也。若聲明音曲，若只讀誦唱念告白等事，餘弛調子，外聞驚耳。雖不細極音律，當時順音甲乙吟練可出言音。此分易修，此尚不練至極緩怠也。

次明作佛事者，凡諸佛菩薩現通說法通相好，偏塵皆說法悉得道。今本師釋尊一代化儀相好，根塵說法得道，散在經論，不能述盡。然而大師世尊專在聲塵說法。章安大師言：聲作佛事，稱之為經。妙樂大師釋云“此土耳根利偏用聲塵”（云云）。此沙婆世界聲塵得道國土也。其中人道殊以言語為樂，善惡因果，是非邪正語不顯，自非聞聲無解其義。就中管絃絲竹者，源起自極樂界會，天上、天眾佛事游戲，乾闥、緊那自在安樂地，起東西喜戲快樂。閻浮諸州珍寵妓態併皆無不音樂調操，如來在世諸天八部，恭敬供養先奏音樂。馬鳴大士說賴吒偈，即[③]寄伎[④]音，得

---

① 原本“再”作“細”。

② 原本冠注曰：“百二十調子事：十二呂，各具七聲，則成八十四調；又十二律，各具五音，則成六十調子。都合成百四十四調。就中宮、山二音呂、律同，故除二十四音，百二十調也。蘊善考。”

③ 一本此處衍一“奇”字。

④ 一本“伎”作“妓”。

道物幾。阿彌陀如來終焉來迎，妓樂歌詠，菩薩聖眾，百千無數，侍衛如來，攝取引導。

西天自極樂天上傳流，漸至漢家本朝。漢朝昔自三皇五帝時作妓樂，代代相紹，作者是眾。本朝傳唐家高麗樂為我國治政，我朝亦有新樂。唐朝以詩書禮樂為國家安鎮，本朝亦爾也。俗教中禮以肅物，樂以和人（云云）。

我朝本太子聖靈，殊以妓樂為佛事，若無音樂缺供養（云云）。妙音大士以十萬種妓樂供養如來，故今得妙音果報。本異兩朝管絃妓樂，濫觴由來不能繁述，併推本道。次言音妙曲者，西天梵書字義句義，漢朝日域諷誦詩歌，何不音律屈曲？經中說歌唄，頌佛德，歌詠諸如來，歌唄讚頌，妓樂歌頌等，律中有唄匿比丘（云云）。音曲聲明亦自極樂天上始，我朝聲明濫觴，傳來各有相承血脈。五音者，五藏也。若五音不正者，則藏腑致勞，五運亂位，國家不安。五大因行不全，何成五智果德？出一調子一音時，呂律、甲乙、五七等音皆舉具足，法界緣起，一塵法界，只在此者哉？若欲論之，何以窮盡，取要略述梗概如斯。

（《大正藏》84:872-873）

7. 賴驗（正平年人[1]）《音律菁花集》

（1）音調爲自然道理

《音律菁花集》

凡音調者，法爾之造作，自然之道理也。其色不見，其形無

[1] 後村上天皇年號，公元 1346－1370 年。

之，天然而在虛空之中。雖然隨吟詠轉變，應聲韻去來，非人倫之所為，而又似人倫之所為。非有非無，阿字不生之理，五大遍法界之謂乎？尤通祕宗之內證，契真實之妙道者歟？委曲見先哲之抄記矣。

（《大正藏》84:853）

（2）十二律與五音七聲

《音律菁花集》十二律管事：

《樂書要錄》委細載之：以黃鐘一越調之管為本，甲乙切之，其子細尤可祕之。宜見《要錄》者也。大概別注之，所詮非耳根聰明之輩，則不足為其器。不依管絃者，不依稽古輩生得事也。

（《大正藏》84:853）

《音律菁花集》律、呂、五音、七聲事：

一、呂七聲事（五音在此內）：

《樂書要錄》所立者，唯呂七聲也，所謂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以十二律管所吹顯其音也。十二調子各成宮，互為成主伴也。定一調子之時，十二管之內七箇之管相配七聲，餘五箇管者號均外，不入調子之聲也。以圖示之：

鳳	神	盤	斷	黃	鳧	雙	龍	勝	平	鸞	一越
○	●	○	○	○	○	○	○	○	○	○	○
變宮	均外	羽	均外	徵	變徵	均外	角	均外	商	均外	宮

一、律五音事：

八卷《藏》（安然作）所立者唯律五音也，其外二箇之音加之，所謂宮、商、瓔商、角、徵、羽、瓔羽也。是商羽之推上末音也。一調子中七箇之管用之，五箇管無名也。以圖示之：

鳳(上)	神	盤	斷	黄	鳧	雙	龍(下)	勝	平	鸞	一越
○	○	○	○	○	○	○	○	○	○	○	○
	瓔羽	羽		徵		角		瓔商	商		宮

呂、律七聲並用事：

妙音院（大政、大臣師長公）所立者，呂、律共七聲立之，所謂呂七聲者如《要錄》，就律七聲宮、商、徵、羽者，三流同之。商之所推上音號律角（八卷《藏》瓔商），八卷《藏》所立之角號律變徵，羽之所推上音號律變宮，仍十箇之用意也。宮、徵之次管號犯聲，兩管不入調子之音也。以圖示之：

鳳(上)	神	盤	斷	黄	鳧	雙	龍	勝	平	鸞	一越
○	○	○	○	○	○	○	○	○	○	○	○
變 宮 呂 一 如 要 錄	律反宮 一八卷 藏之瓔 羽也	羽	犯聲	徵	變 徵 呂一 如要 錄	角	角 呂 一如 要錄	律 角 一八 卷藏 瓔商 也	商	犯聲	宮

右三流不同大概如此，號角音之管，三流共各別之竹也，不

可混亂之。對十二律委可決之。

（《大正藏》84:853-854）

《音律菁花集》於音曲四種不同事：

一、唯呂曲：

理趣經地（但從金剛手言以下律反音曲也）、阿彌陀經（短聲）、三十二相等，五悔九方便同之。

二、唯律曲：

佛讚、吉慶梵語、梵音、錫枝（三條）、伽陀等也。

三、半呂、半律曲：

理趣經勸請、迴向、供養法（兩界）、勸請、五大願、五誓等。

四、變音曲：

四智讚（梵漢）、吉慶漢語。以下大略變音也，祕讚等多以同之。凡於反音者，聲明之祕奧、音律之肝腦也。自他流既欲斷絕，尤無念之次第也。於大原之聲明，以音律沙汰號教相是也，彼流專相傳之。

右音律四種不同事，於管絃音樂專有之，仍聲明之道可同之。彼變音之次第，委細可聞口傳也。假令呂坪為一越調者，律坪者可為盤涉調。其故者，呂坪之徵音推之，角音動之時，自然成盤涉調之律也。呂坪之羽音成律坪之宮，是則盤涉調也（餘調準之）。又立歸呂聲之時者如元，可還一越調也，但至此條者重重子細多之，達音調之人對十二律管可決之，專有口傳。

（《大正藏》84:854）

《音律菁花集》變音調子次第事（七調子、十二調子）：

七調子，《略頌》曰："雙調平調上黃調，下一盤涉還雙調"（云云）

十二調子三切連之：一越、盤涉、鳧鐘、勝，還一越；鸞鏡、神仙、黃、龍吟（下無），還鸞鏡；平調、鳳音（上無）、斷金、雙，還平調。已上變音三切結之。

變音之沙汰者，斯道之大事也。不可處聊爾云。《口傳》云，練磨者不容易者歟！呂坪之宮者，律坪之商。呂坪之商者，律坪之角。呂坪之角者，律坪之徵。呂坪之徵者，律坪之羽也。呂坪之羽者，律坪之宮也。變音之時，呂、律之五音遷變大都之樣也。以十二律委校合時聊有參差之子細，然而少異也。宜聞口傳。七調子，變音者廉荒也。十二調子，變音微細也。對十二律可知之。

一、呂、律五音替目事：

呂：宮（粗顯由之）、商（直）、角（健）、徵（斜動之）、羽（直也）；

律：宮（直不由）、商（推）、角（直）、徵（由微細）、羽（推）。

兩種五音，順逆吟詠，聲振可知也。

一、呂七聲事：

變徵，角與徵之間聲也；變宮，羽與宮之間之聲也；兩音隨便宜推事，適有之歟？呂七聲逆生，從上宮、變宮、羽、徵、變徵、角、商、宮吟下也，以唱歌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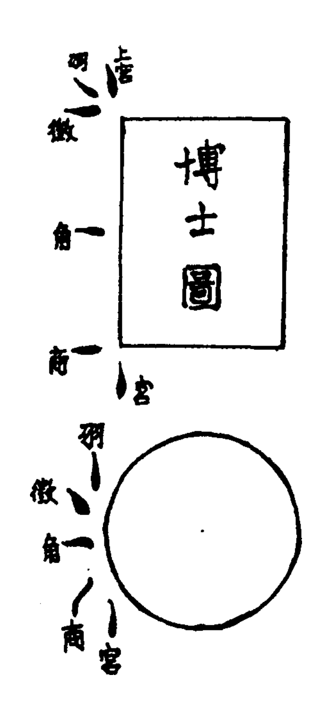
上宮　チ　粗
反宮　リ　少押
羽　ヤ　直
徵　ラ　動
反徵　リ　少押
角　ヤ　直
商　ラ　直
宮　リ　粗

〔左圖中的文字：右行為“上宮”、“反宮”、“羽”、“徵”、“反徵”、“角”、“商”、“宮”；左行為“粗”、“少押”、“直”、“動”、“少押”、“直”、“直”、“粗”。其末云：“如此吟詠之，大概也。”〕

已上五音、七聲，音便聲移依，或由，或不由，又推，又不推，事適有之，然而本音定振舞其位等，自由不可錯亂也。

（《大正藏》84:854）

《音律菁花集》醍醐樣、高野樣：



〔注：左圖中的文字為“上宮”、“羽”、“徵”、“角”、“商”、“宮”、“羽”、“徵”、“角”、“商”、“宮”。其末云：“以博士姿而定五音，節曲雖連續，其體易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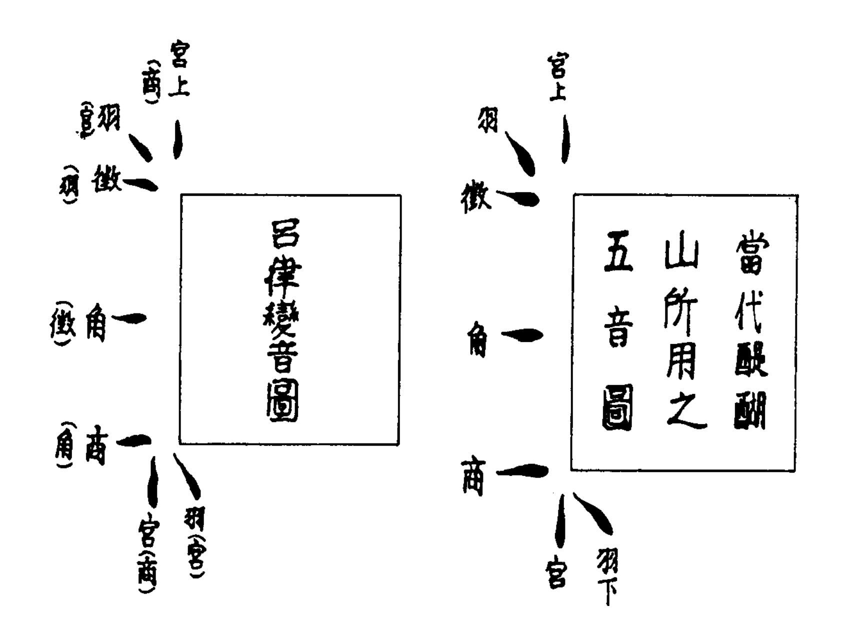
一、空調子事（《略頌》曰）：

雙（宮）：一（羽）黄，二（羽徵）盤，三（羽徵角）壹，四（羽徵角商）平，五（羽徵角商宮）。

假令當調下之宮聲吟，其逆羽徵角商宮吟下，雙調但羽被吟，黄鐘羽徵被吟，餘調準之。人聲依下聲不及有之，上聲不及亦有之，然而以大概示之，是先達之口決也。七調子者，十二調子者，以此故實，耳根聰利之人可搜知之。

（《大正藏》84:855）

《音律菁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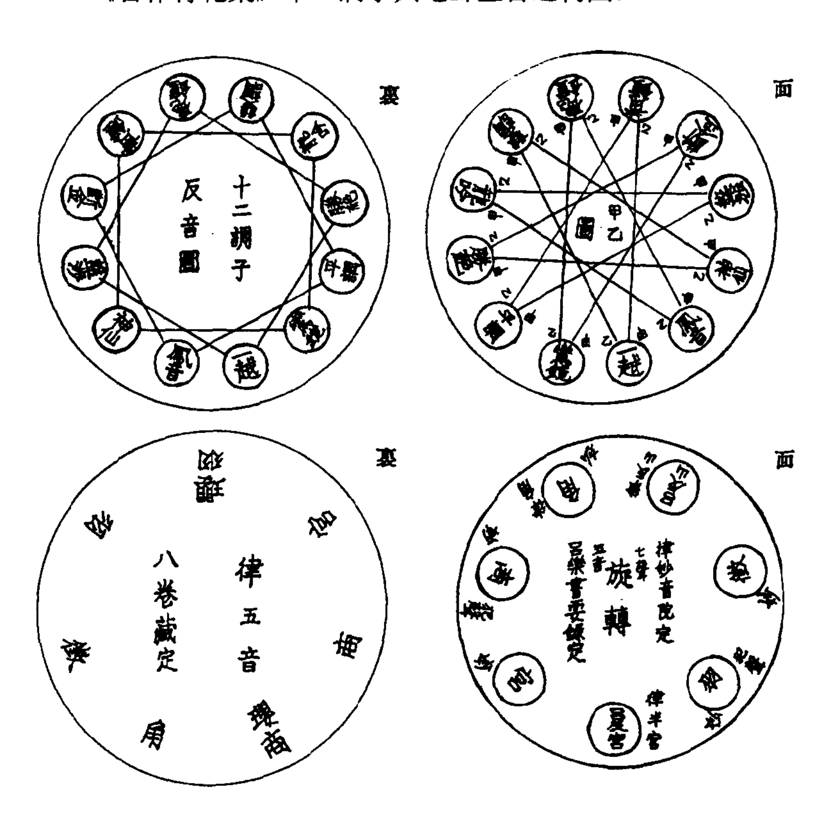
〔按上圖中的文字為：

右圖《當代醍醐山所用之五音圖》。圖左符號："宮上"、"羽"、"徵"、"角"、"商"、"宮"、"羽下"。圖下注文："但呂五音或以羽有用上宮位時云云。"

左圖《呂律變音圖》。圖左符號："宮上（朱書'商'）"、"羽（朱書'宮'）"、"徵（朱書'羽'）"、"角（朱書'徵'）"、"商（朱書'角'）"、"宮（朱書'商'）"、"羽（朱書'宮'）"。圖下注文："私云：墨五音呂，朱五音律也。是則呂與律變音。如今圖者，律商、呂宮相當也。雖然，實律商、呂反宮相當也。其子細以車轉圖，可得意事也云云。"〕

（《大正藏》84:856）

《音律菁花集》十二調子與七聲五音遷轉圖：



（《大正藏》84:855）

《音律菁花集》

十二律管事（可切之次第等）：

昔黄帝之時，庭前樹上十二鳳凰飛來鳴，其聲微妙也。十二

者雌雄也。仰伶倫令移彼聲作十二管，今十二律是也。崑崙北嶰谷竹厚三分，穴亙三分，合口亙九分也。如此之竹長切九寸，此管黃、鐘之均一越調管也。以之為最初，甲乙切之。十一月者，黃帝誕生之月也，依之為最初（云云）。又陽員為九，仍以九寸為陽之始聲（云云）。以三分之損益切五下、七上（《口傳》有之），尤不容易者也。

第一黃鐘（一越調），寸法九寸之竹也（但當時和國之竹，其性柔而其音不定也。然間以音調為本切定者也。仍大略九寸餘也）。

次以黃鐘之管為甲音，減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六寸也（是又六寸餘也），是林鐘（黃鐘調）管也。

次以林鐘之管為甲音，增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八寸也（又八寸餘歟，已下準之），是大簇（平調）管也。

次以大蔟之管為甲音，減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任現量（假令五寸餘歟），是南呂（盤涉調）管也。

次以南呂之管為甲音，增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任現量，是沽洗（龍吟調，號下無）管也。

次以沽洗之管為甲音，減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任現量，是應鐘（鳳音調，號上無）管也。

次以應鐘之管為甲音，增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任現量，是蕤賓（鳧鐘調）管也。

次以蕤賓之管為甲音，增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任現量，是大呂（鸞鏡調）管也。

次以大呂之管為甲音，減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如現在，是夷則（斷金調）管也。

次以夷則之管為甲音，增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如現在，是

夾鐘（勝絕調）管也。

次以夾鐘之管為甲音，減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如現在，是無射（神仙調）管也。

次以無射之管為甲音，增三分之一為乙音，寸法如現在，是仲呂（雙調）管也。仲呂乙音者還最初，當黃鐘之管也。

右十二之管甲、乙損（減）益（增）之次第大概如此。所詮耳根聰明之仁，以此口傳可切定者也。和國竹寸法者不定也，音調為本，三分損益之法，五下七上之故實，非口傳者，輒難知者也。

（《大正藏》84:855-856）

《音律菁花集》變音事：

凡於聲明有四種曲。所謂其四種曲者：

唯宮（始段唄、梵唄等是也）、唯律（伽陀、吉慶、梵語等是也）、半呂半律（三十二相、《孔雀經》等是也）、變音（四智、心略梵語等也）。誦一之變音聲明時，二之調子出來者也。其二調子相事，又有相屬子細。假令雙調呂、平調律，平調呂、上無調律，如此相並耳。《略頌》云："雙調、平調、上、黃、下、一、盤沙還、雙調。"（云云）

准雙調、平調，自餘調子可思之。七調子變音如此。又有十二律變音。《略頌》任先德口傳，以私案結。雙、平、鳳、斷，還雙調；黃、龍、鸞、神，還黃調；盤、鳧、勝、一，還盤調（云云）。准七調子可知之。從聲移于聲時，不相違聲也（云云）。

若欲決此事者，以笛吹雙調立呂之箏柱閣之，又吹平調立律箏柱，後搔鳴此二張箏時，更不可有相違，顯然事也。變音是聲

明之骨髓也，顯密聲明多是變音也。

（《大正藏》84:856）

8. 聖尊《聲明口傳》（1357 年）

（1）日本聲明的種類及傳承

《聲明口傳》

夫聲明者，印土之名，五明之一也。支那偏取曰梵唄[①]，曹陳王啟端也，本朝遠取天竺立號焉。考古史，延曆二年[②]有正梵唄之詔，然則古有之，未立家也。承和[③]之初，弘法大師奏置聲明之度，實惠真雅傳之。其後寬朝傳之，善密唄音曲，是密乘為聲明之始祖，五傳小野僧都成尊傳之。近代者，醍醐寺宗觀相應院能覺法印善密唄之聲明。顯聲明者，慈覺大師之游歷赤縣也，周旋十師之門，旁傳此業。爾來布護寰宇，慈覺傳智證，十傳而大原山到良忍。因是顯家聲明者，大原之地梵唄之場。

（《大正藏》84:857）

（2）聲明之音曲

《聲明口傳》七聲十二音配當事

顯、密之音曲諸傳雖區，學處不過五音、七聲，縮之成呂、律二聲，繙之成八萬音聲，是則兩部大日妙用，五大、五佛妙德也。此甲、乙之十二音，能貫通五季，生長萬物，萬物枯榮變化，

① “梵唄”原誤寫“焚唄”，據下文“梵唄”云云改正。
② 桓武天皇年號，公元 783 年。
③ 仁明天皇年號，公元 834 年至 847 年。

併有五音之相剋也。

所謂角聲，則雙調曲，春季，木之聲。本從空出，其色青，成酸味，居東方，主甲乙，阿閦佛之鏡智也。

徵聲則黄鐘調，夏季，從火生，其色赤，成苦味，居南方，主丙丁，寶生佛平等智也。

商聲則平調曲，秋季，金聲，本從風出，居西方，其色白，成辛味，主庚辛，阿彌陀佛之觀智也。

羽聲則盤涉調曲，冬季，其色黑，從水生，居北方，成鹹味，主癸癸[1]，釋迦文佛之成智也。

宮聲，一越調，土用季，其色黄，從土生，居中央，成甘味，主戊己，大日如來法界智也。

又十二音、十二時之配當事：

角即寅、卯、辰，徵即巳、午、未，商是申、酉、戌，羽是亥、子、丑時也。故寅、卯、辰時用雙調曲，巳、午、未時用黄鐘調，申、酉、戌之時用平調曲，亥、子、丑時用盤涉調也。一越調者，中央，故通十二時。

又十二時各有十二調子：一越戌，斷金亥，平調子，勝絕丑，龍吟寅，雙調卯，鳧鐘辰，黄鐘巳，鸞鏡午，盤涉未，神仙申，鳳音酉也。龍吟號下無調，鸞鳳二音名上無也。

一、五音博士形像

角聲主春三月，故號發陳。天地平和而俱生，萬物為四季君帝，故其博士不亂而正直也。

① “癸癸”當為“壬癸”。

徵聲主夏三月，故謂蕃秀。萬木千草盛茂而延長發動，故其博士由之事，急急索索，是則形也。

商聲主秋三月，故謂容平。天地氣幽玄而萬像結果實，陽氣覆藏，故其博士健推也。

羽聲主冬三月，故謂閉藏。萬物葉落枝枯彰滅相，故寒寒沈沈而如石巖，故其博士清音健強也。

宮聲主四季土用，故謂寬有。眼眼滑滑而涉四季，施其用，故博士粗顯由之也。

但依呂、律之位，聊口傳在之。若此五音亂動時，有天下憂患，有以乎？宮聲亂時主上有危，角聲亂時臣下有危，商聲亂時百性有危，徵聲亂時草木不熟，羽聲亂時每人有危。既而五音者，人身五臟本識也：角，肝膽精魂；徵，心腸精袖；商，肺腸精魂；羽，腎膀精靈；宮，脾胃精智也。若人聽五音亂聲時，損五臟六腑者，忌諱真哉。人死滅之時，音聲不應五音事。若又以亂音之曲為佛神三寶唱之，不垂影向。

又為魄靈、亡靈修之者，歸可趣惡處者也，見于古傳。聲明者，佛世猶榮唱之。經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聲韻之作有以矣。吾佛六十四種頻伽梵音，令人樂聽，豈非攝化之巧傳乎？故聲論聲明盛播于天竺也。及陳思王感魚山唄，支那之域音藝是。相次諸域傳之，只是正五音、七聲耳。

一、七聲者，宮博士甲反時也。徵博士又如斯。此二聲五音合七聲也。

二、呂直音，律由聲，是大底也。雖然，呂內之律，律內之呂云義。宮，呂之中律也，故由之。商、羽二音，律內之呂也，

故不由直音也。角唯呂也，徵唯律也。又五音，呂、律二聲分時，角、宮，呂也；徵、商、羽，律也。

（《大正藏》84:857-858）

《聲明口傳》呂、律五音替目事：

呂：宮（粗顯由之）、商（直也）、角（健）、徵（斜由之）、羽（直也）。是呂博士之時，如是唱之。呂，聲明之時取宮博士頭，故粗顯由之。

律：宮（直不由）、商（推）、角（直）、徵（微細由之）、羽（推，呂之時）。

宮聲粗顯，大滑由之（律之時）；徵聲微細，索索由之。但呂聲明時，徵博士斜由之。又宮博士律時，直音也。

四種惡聲之事：

一、亡國聲，哀傷愁嘆之音聲。

二、人法不和合聲，調子之外音聲。

三、短命病患聲，細細弱弱而如赤子之泣。

四、天魔障礙聲，喧怒婉叫音聲。

……

音曲之心持之事：

內心強張，表外悠滑唱之；內心聲弱時成愁嘆聲；又內外強張唱時成忿怒聲。古人此義能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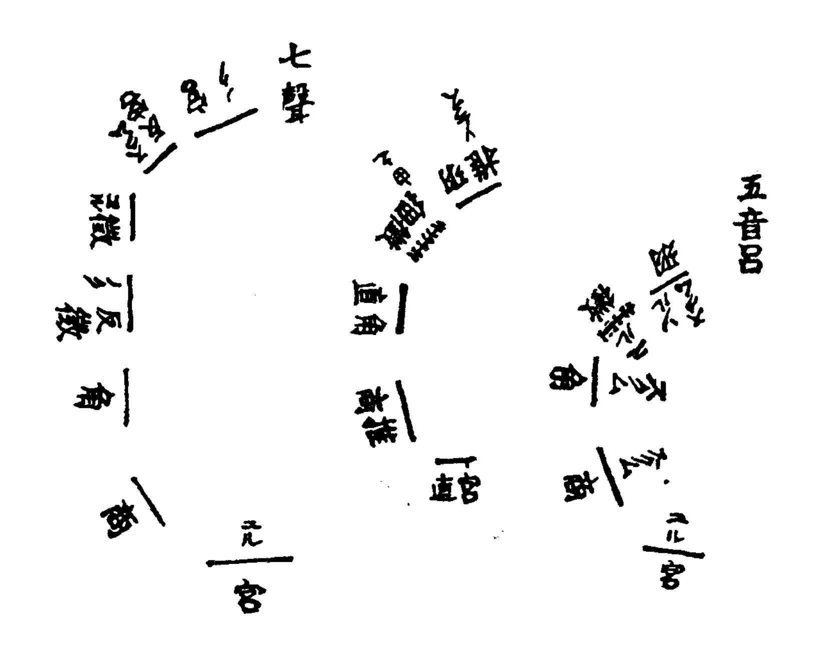
一、一越調呂時，盤涉調律也。平調呂時，一越調律也。雙調呂時，平調律也。黃鐘呂時，雙調律也。盤涉調呂時，黃鐘調律也。如此呂、律并音曲成，呂聲明時律裹，律聲明時呂裹。有加樣呂、律合，一調子聲明成。又立歸呂、律，各各分二調子，

成樣口傳。

（《大正藏》84:858）

《聲明口傳》五音七聲博士圖（墨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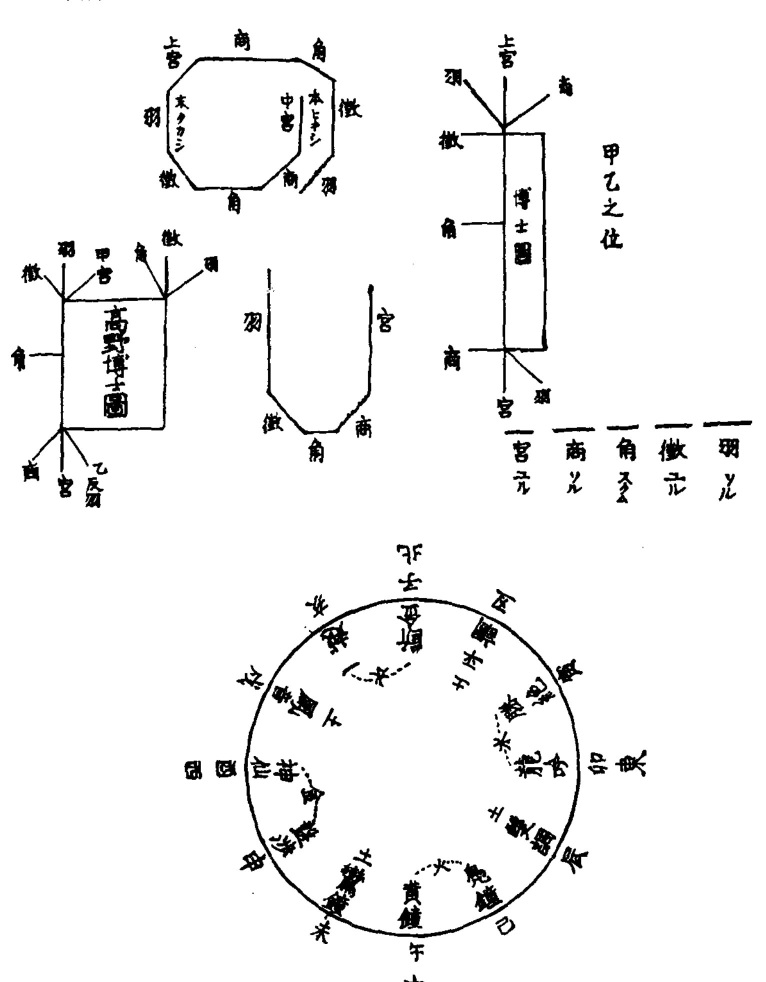
豐饒聲



〔按上圖中的漢字自右至左、自上至下為：

“五音呂”，“羽”、“徵”、“角”、“商”、“宮”，“推羽”、“細徵”、“直角”、“商推”、“直宮”，“七聲”，“宮”、“反宮”、“徵”、“反徵”、“角”、“商”、“宮”。其末注：“宮徵同博士三字，連下‘振’一字也。但口傳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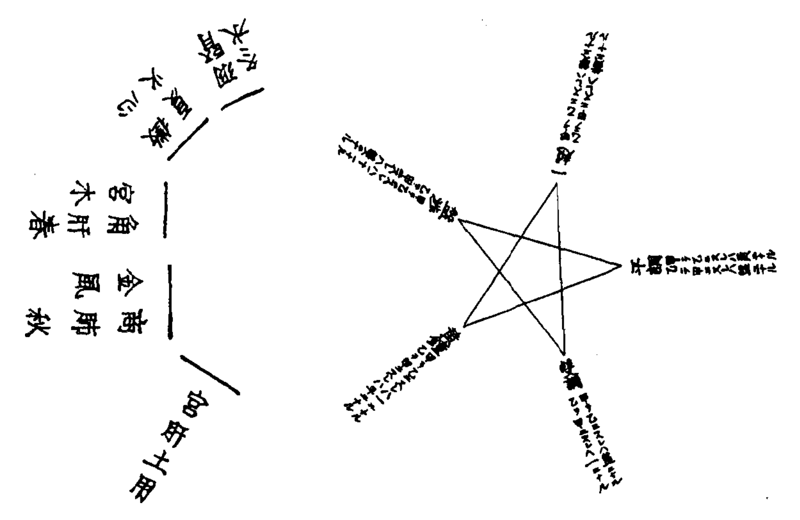
醍醐様



（據以上一圖，可擬出四方、五行、十二調子、十二支配當事之表，如下：

十二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十二調	斷金	平調	勝絕	龍吟	雙調	鳧鐘	黃鐘	鸞鐘①	盤涉	神仙	鳳音	一越
五行	水	土	木	木	土	火	火	土	金	金	土	水
四方	北			東			南			西		

《聲明口傳》甲乙反音圖和五音五臟配當圖：



〔右為“甲乙反音圖（醍醐口决在之）”。五角星之五角分別是：“平調”及其甲乙音、“雙調”及其甲乙音、“黃鐘”及其甲乙音、“盤涉”及其甲乙音、“一越”及其甲乙音。其末注：“以此二圖先五音三重圖合可知。”左為“五音五臟配當”。其五組關係為：（一）羽、腎、冬、水；（二）徵、心、夏、火；（三）角、肝、

① “鸞鐘”，前文十二調子名作“鸞鏡”。

春、宮、木；（四）商、肺、秋、金、風；（五）宮、肝、土、用。〕

（《大正藏》84:858-859）

9. 長惠《魚山私鈔》（1496年）

（1）聲明調子

《魚山私鈔》

十二調子事：一越、斷金、平調、勝絕、下無調（龍吟云）、雙調、鳧鐘、黃鐘、鸞鏡、盤涉、神仙、上無調（鳳音云）。

付之十二甲乙，順八逆六，可勘也。

一（甲）、黃（乙）、斷（甲）、鸞（乙）、平（甲）、盤（乙）、勝（甲）、神（乙）、龍（甲）、鳳（乙）、雙（甲）、一（乙）、鳧（甲）、斷（乙）、黃（甲）、平（乙）、變[①]（甲）、勝（乙）、盤（甲）、下（乙）、神（甲）、雙（乙）、上（甲）、鳧（乙）。

……

一本調子事：

宮（上用）：中央大日、一越（呂四）；

商（西秋）：阿彌陀、平調（律五）；

角（東春）：阿　、雙調（呂一）；

徵（南夏）：寶生、黃鐘（中曲二，云半呂半律）；

羽（北冬）：釋迦、盤涉（律三）。

（《大正藏》84:825）

① “變”應為“鸞”字。

《魚山私鈔》

一、空調子事：雙（一宮）、黃（二商）、盤（三角）、一（四徵）、平（五羽）。……

五調子：

一越——呂：橫笛六穴、笙九竹、篳篥六穴；律：十二律黃鐘管、琴三八中絃、琵琶ユ絃。

平調——橫笛干穴、笙乙竹、篳篥四穴、十二律大簇管、琴二七為絃、琵琶八絃。

雙調——橫笛上穴、笙十竹、篳篥ュ穴、十二律中呂管、琴一二五十絃、琵琶一絃。

黃鐘調——橫笛夕穴、笙乞竹、篳篥五穴、十二律林鐘管、琴六斗絃、琵琶乚絃。

盤涉調——橫笛中穴、笙一竹、篳篥ュ穴、十二律南呂管、琴一五十絃、琵琶夕絃。

五章反音：

第一章反——一越宮、平調羽、雙調徵、黃鐘角、盤涉商。

第二章反——一越商、平調宮、雙調羽、黃鐘徵、盤涉角。

第三章反——一越角、平調商、雙調宮、黃鐘羽、盤涉徵。

第四章反——一越徵、平調角、雙調商、黃鐘宮、盤涉羽。

第五章反——一越羽、平調徵、雙調角、黃鐘商、盤涉宮。

聲明四曲：唯呂之曲、唯律之曲、中曲、反音之曲。

五種拍子：只拍子、樂拍子、八多羅拍子、穿貝拍子、虛拍子。

聲明四由：大由，呂用之；小由，律用之；地由，又荒由云；

賓由，又和由云。……

六調子：

平調——是調子肺藏出，辛味主。又此下有二調子：大食調呂，乞食調律。

雙調——是下律調，未傳。本朝此調子肝藏出，酢味主。

黄鐘——是調子心藏出，苦味主。又此下有二調子（道調、[illegible]調）是也。

盤涉——是下呂調，未傳，吾朝是調子腎藏出，鹹味主也。

一越——是調子脾藏出，甘味主。又此下律調、嬰調是也。

大食——是調子非別造之調子，平調之枝調子也。

樂家委細判之（云云）。

五調子五音：

	宫	商	角	徵	羽
一越	六、一	干、平	上、雙	夕、黄	中、盤
平調	干、平	上、雙	夕、黄	中、盤	六、一
雙調	上、雙	夕、黄	中、盤	六、一	干、平
黄鐘	夕、黄	中、盤	六、一	干[①]、平	上、雙
盤涉	中、盤	六、一	干、平	上、雙	夕、黄

七聲各具：

① "干"原寫"下"，今據前後文例改。

	干	五	工	夕	中	下	六	干	五	工	夕	中	下
一越							一越	平調	下無	雙調	黃鐘	盤涉	上無
上無						上無	一越	平調	下無	雙調	黃鐘	盤涉[1]	
盤涉					盤涉	上無	一越	平調	下無	雙調	黃鐘		
黃鐘				黃鐘	盤涉	上無	一越	平調	下無	雙調			
雙調			雙調	黃鐘	盤涉	上無	一越	平調	下無				
下無		下無	雙調	黃鐘	盤涉	上無	一越	平調					
平調	平調	下無	雙調	黃鐘	盤涉	上無	一越						

調子聞次第：

宮為體，重重上下。上時，宮商角徵羽也；下時，羽徵角商宮下也。羽徵等下聲取時，調子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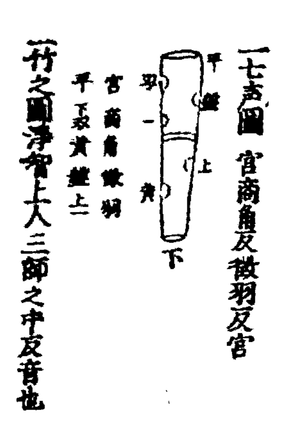
五調子，各具五調子。五音振舞，高下可有之。

<table>
<tr><th></th><th>宮</th><th>商</th><th>角</th><th>徵</th><th>羽</th><th></th></tr>
<tr><td>平調</td><td>平</td><td>下、雙</td><td>黃</td><td>盤</td><td>上、一</td><td rowspan="5">宮本調子也，餘同之。</td></tr>
<tr><td>盤涉</td><td>盤</td><td>上、一</td><td>平</td><td>下</td><td>鳧、黃</td></tr>
<tr><td>黃鐘</td><td>黃</td><td>神、盤</td><td>一</td><td>平</td><td>下、雙</td></tr>
<tr><td>呂一越</td><td>一</td><td>平</td><td>下</td><td>黃</td><td>盤</td></tr>
<tr><td>雙調</td><td>雙</td><td>黃</td><td>神</td><td>一</td><td>平</td></tr>
</table>

（《大正藏》84:840-842）

① 此行中之“一越”原重寫為“上無”，今據前後文例改。

《魚山私鈔》七聲圖



本竹平調塞三穴平調之
乚盤涉平宮反乚黄鐘調
是本穴出三者圖之上穴
即双調双調反乚神一越
圖之下穴上无調上无甲
乚鐘宮鐘宮穴乚乚勝絶
調鸞鏡宮甲反即斷金此旨
一々具三声故一竹十二
律

（《大正藏》84:842）

《魚山私鈔》十二律名：

十二律	大簇	夾鐘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鐘	黄鐘	大呂
十二調	平調	勝絕	下無	雙調	鳧鐘	黄鐘	鸞鏡	盤涉	神仙	上無[1]	一越	斷金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大正藏》84:842）

（2）聲明制度及音曲

《魚山私鈔》

① “上無”原缺“無”字。

二禮、三禮時，一禮，登禮盤。

一、柄香爐：取事右手，徂關時宜左手。取一說有之。

一、三禮金：二打付之，取香爐金，打眼教房，說四種有之。如《別記》於中進樣法則者，先取香爐金，一打次蹲踞，一打出三禮，是屬中院之密流（云云）。高野普通樣也。

……〔下記諸梵唄：其名、其辭及其音腔符號。其名有《如來唄》、《云何唄》、《出家唄》、《散華》、《大日》、《釋迦》、《阿彌陀》、《梵音》、《錫杖》、《九條錫杖》、《對揚》、《最勝講》、《大般若》、《法華經》、《仁王經》、《五悔》、《五大願》、《胎藏界》、《勸請》、《五誓願》、《後夜偈》、《勸請入句》、《理趣經》、《合煞》、《迴向》、《禮懺文》、《四智梵語》、《大日讚》、《不動讚》、《四智漢語》、《文殊》、《吉慶漢語》、《吉慶梵語》、《阿彌陀讚》、《四波羅蜜》、《金剛薩埵》、《金剛寶》、《金剛法》、《金剛業》、《南無》、《教化》、《迴向大菩提》等。部分音曲名有題注和尾注，其中可辨識者如下：〕

《如來唄》：《云何唄》，密也；《如來唄》，顯也。……已上《如來唄》，《勝鬘經》文也。勝鬘丈人、母后奉請如來，奉讚偈也。

《云何唄》：《頌》云："《云何》，呂，一反音曲。"

《出家唄》：此唄調子事如《云何唄》。音曲大都如《云何唄》。

《散華》：《金剛願》經文也。《頌》曰："《散花》，一越反音曲，《云何唄》時同徵音。"（文）《如來唄》時，《如來唄》、《散花》商徵同，雙調。上重，商、一越；中重，徵上同音也。仍云商徵同。又《云何唄》、《散花》共一越調，故云同徵音也。

《釋迦》：此《如來唄》時用之。法花問答講、四座講、地藏講等也，顯也。《云何唄》時，必《大日》、《散花》也。

《梵音》：《頌》云："《梵音》唯律，盤涉調，香花佛末徵位

出。”（文）

《錫杖》:《頌》云:“三修，盤涉，唯律曲。”（文）梵音，可頌音。

《九條錫杖》:《頌》云:“九修，平調，唯律曲。”（文）

《對揚》:《頌》云:“《對揚》，唯律，盤涉調，散花佛末羽位出。”（云云）

《五悔》:《頌》云:“《五悔》，雙調，唯呂曲。”（文）

《胎藏界》:《頌》云:“《胎界》調曲如《金剛》。”（文）文意顯也。

……

《迴向》:《頌》云:“《迴向》，黄鐘，半呂律。”（文）中曲也。

《文殊》:……《決疑抄》中云:“問云:普通《文殊讚》誰人作乎？”答:“白居易作也。”（云云）難云:“諸讚梵漢，大都經輒出，何此《文殊讚》獨凡人作乎？如何？”答:“此讚考舊記，玄宗皇帝御宇天寶元年，文殊五臺山出現。其後代宗御宇大歷六年，白居易出生，在世七十四歲之間，貴文殊出現，白居易作此讚，讚文殊也。”……

《吉慶漢語》:《頌》云:“《吉慶漢語》，平調，反。”（文）

《阿彌陀讚》:《頌》云:“《彌陀》，平調，反音曲。”（文）

《四波羅蜜》:《頌》云:“《四波》，平調，反音曲。”（文）當寺正御影供後，讚第三段必誦之。

《迴向大菩提》:《頌》曰:“諸讚例之當准知，分別呂律定諸調，五音皆同入阿字，兩部體性證一身。”（文）一，諸表白、諸祭文、諸佛名、諸教化，皆悉中曲、黄鐘調也。黄鐘調、中曲，云呂律相交，呂中律曲，律中呂曲，交中曲云歟？又半呂半律云

也。但黃鐘調呂面律，仍半呂半律云也。太食調，半律半呂仕也，律面呂音故也。……

（《大正藏》84:825-840）

10. 净嚴《悉曇三密鈔》（1682 年）

論五音、四聲、十二律

《悉曇三密鈔》卷上

原夫玄理冲漠，畢彰于色像；實性幽邃，全驗於聲響。達觀者即宮商而曉其實，癡暗屬外丹青而求其玄。歷塵劫以少到，遇空亭而頓駕，誠有所以乎哉。是以法帝加持指厥旨歸，梵王弘宣示茲聲字。言字也則五句、八字、十二麼多之文綺分；語聲也則五音、四聲、十二律呂之調派別。

四聲者，鳴于四序，應于四方，形於四轉也。一平聲者，平謂不偏，哀而安之聲。春陽氣起于東，德澤不偏，發生萬物，則是初發自他平等之心也。二上聲者，上謂上升，勵而舉之聲。夏陽氣溢于南，草木茂盛，炎熾如火，則是大勤勇行使菩提樹王漸次滋繁也。三去聲者，去謂去逝，清而遠之聲。秋陽氣衰耗于西，霜凝木落，去根離本，是則去無明濁穢之本鄉，徂菩提淨妙之樂土也。四入聲者，入謂收入，直而促之聲（入而止也）。冬主北方，陽氣收盡，天地閉藏，萬物斂收，是即入住涅槃之理窟也（四季、四方、四轉配屬了矣）。又此四者，於無情物也，生、住、異、滅，遷流之四相；於有心族也，生、老、病、死，變壞之四苦也。寓物探賾，隨事鈞玄，靡不該括。

五音者，體于五行，形于五方，顯于五色，本乎五大、五智

也。乃至五常、五藏、五味、五受、五根、五處、五氣、五聲、五戒，莫不貫攝。且以圖示（此多依《藏》第二）

五音	角	徵	宮	商	羽
五處	牙	齒	喉	顎	唇
五時	春	夏	土用	秋	冬
五方	東	南	中	西	北
五行十干	甲乙木	丙丁火	己土	庚辛金	壬癸水
五味	酸	苦	甘	辛	鹹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藏	肝	心	脾	肺	腎
五根	眼	舌	身	鼻	耳
五氣	噓	嘘	唧	呵	吹呼
五聲	喚	語	歌	哭	吟
五受	捨	喜	樂	苦	憂
五常	仁	禮	信	義	智
五戒	不殺	不淫	不妄	不盜	不飲
九識	第八阿賴耶識	第七末那識	第九菴摩羅識	第六意識	前五識
五智	大圓鏡智	平等性智	法界體性智	妙觀察智	成所作智
五大	空（不空） 地（無畏）	火（不空） 火（無畏）	地（不空） 空（無畏）	風（不空） 水（無畏）	水（不空） 風（無畏）
五佛五尊	阿閦、發心	資生、修行	大日、方便	彌陀、菩提	釋迦、涅槃
五形	圓（不空）	三角	方（不空）	半月(不空)	圓（不空）
	方（无畏）		圓（無畏）	圓（無畏）	半月(無畏)
五句（略）					

角，舌角落，故為牙。角者，氣動耀也，故為春。甲謂萬物孚甲，乙謂物蟠屈有節欲出，故甲、乙為春。草木發生，故為木。曲直（木性）作酸（《尚書》），酸者達生，五味得酸乃達，故屬木。青則木之色，春象也。眼者，肝之使，肝象木色，青有枝葉（八葉）。目能出淚，不能納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內也。仁者好生，故能不殺，為東方春陽。第八賴耶，無記不隔善惡，含容一切，故喻鏡，一時能浮萬象，豈非仁能含蓄乎？木即空精，鏡明如空（《不空三藏傳》），地則萬物能生之本（春仁），是圓鏡智最初菩提心（發心）也（《無畏三藏傳》）。團是空輪，方則地大，各配一義。阿閦此云不動，圓鏡發心堅固不動，如大地似金剛（故為金剛部），仁者不動，故樂山也。k迦，諸聲之本，故安字母始（春也，發生始故）。故或云喉聲（唐宗叡）也。亦春，蠢也，萬物蠢生也。

徵，舌拄齒，故為齒。徵，止也，陽度極也，故為夏。丙謂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故丙丁為夏。盛陽承動，故為火。炎上（火性）作苦（《尚書》），苦者長養，五味須苦可以養，故屬火。赤則火之色，夏象也。舌者心之候，心火之精，色赤而銳（三角），舌能別五味，轉眾語，是火光照明諸物也。禮別尊卑辨自他，故不邪婬，為南方火德。第七末那，恒計內我，能異彼此。此識轉時平等知見（平等性智）茲窮，豈非禮則貴賤分明，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彼此不背耶（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為禮）？火能焚燒萬物，無偏無頗，平等性智故也。純陽普長一切（平等修行），故為火（兩《三藏傳》全同）。寶生佛心內萬德，無缺現證，如火遍照，似寶珠能滿諸願（故為摩尼部）。c者，舌本之聲，是心藏而

火也（今別云齒聲）。聲自喉之舌，故安 k 次。是之次第，非佛所作，非梵王所作，法爾列次，勿謂作為。亦夏（玄駕切），假也。假，大也，萬物假大也。

宮，舌中音，即喉。宮者，中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為一時。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木、火、金、水）。戊，識茂也，物皆茂盛。己，起也，象抑屈其起之形也。萬物藏詘歸土，屈曲包容之象也，故象腹圓曲，人腹中央也。又己紀也，皆有定形可紀識也（土形者之最也，本也）。故戊己為土，又為中也。稼穡（土者，稼穡之本）作甘（《尚書》），中央者，中和也，故甘。五味以甘為主，故屬土。黃則土之色，四色得黃而增色，四方離中則不立，故為中為土。身之肉皆屬脾，土故能周一身也，土尚任養萬物，生物無私信之至也。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故不妄言。第九菴摩羅（此云無垢），自性淨心，是為法（萬法）界（差別）體性，猶如地為諸法本源（不空義也，此約本有胎藏）。又如空出過萬象（無畏義也，此約修生金剛），而又諸法所依（二師之義果是落一）。方則地，圓則空，各據一邊。摩訶毘盧遮那，此云大日，除暗遍明空大修生（金界），光無生滅，地大本有（胎藏），諸位最頂（空義），諸佛總體（地義），名為如來部。t 吒舌中之聲，三內（喉舌脣）之中為舌，中之中中，故安五句中央也，又則中臺遮那也。

商，開口而張，即顎。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秋萬物熟）。又商，傷也，金氣遒勁，傷殘萬物，故為秋音。庚，更也，物變更也。又庚，堅強貌（金氣）。辛，陰始成也；又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又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是肅殺之意，

故庚辛為秋。秋，揫也，物揫斂乃成熟。又秋之為言愁也（秋心為愁），亡也。草木凋落，金能殺也。從[①]革（金性）作辛（《尚書》），辛者能殺傷，五味遇辛乃委殺，故配金。白則金色，秋天清明，是金色也。鼻者，肺之使，風冒肺則鼻液先出。肺象金色，白三葉（半月形，即風形也），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義者，宜也，斷決可否，得宜成事。分別自他，故不盜竊。第六是意分別事，識妙觀察智。五眼高臨，邪正不謬，金之斷割也。金則風精，入秋風怒，風之成物，則（世界本依風輪而住，身中風能成人胎也）秋之成熟；風之壞物，則秋氣夷戮也。佛智能滅無明，亦能成菩提果（不空義）。水色白，水能照眾象，明了無錯，妙觀察故也。《金剛頂》說我見自心，形如月輪，虛圓白者。水是圓白也（無畏義），半月是風，圓形是水，配二師義。阿彌陀，此云無量壽（息風則壽之本體），佛智慧命永劫不盡（自證）果，後大悲與生界無竭（化他）。亦翻云無量光，佛慧光照，無量白之至也；又翻甘露王，風水和合能起音聲，自在宣說，眾生得嘗法味，能愈煩惱之病，喻之甘露，金斷割之，水潤澤之。配前二義，舌音聲之根、語言之本。t 多舌末之音，故為說法，智又在舌中聲次也。

羽，撮口聚，即脣。羽之為言舒也，言萬物始孳；又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故為冬。冬，終也，萬物終藏（冬，古終字）。壬，妊也，陰陽交而物懷妊。癸，揆也，揆度而生，故壬癸為冬。陰氣凝閉，冰雪交至，故為水。潤下（水性）作鹹（《尚書》），鹹出于海，豈不是水耶？鹹堅萬物，五味得鹹乃堅，故屬水。北

① 原本旁注："可曲可直也。"

方之人，衽金革，死而不厭，勇悍堅彊，水為之也。水能潤物，攝持使堅，堅故能浮三億二萬金輪而不陷也。黑則堅色，水之象也。鐵堅則黑，潭水深積則黑。冥海，名於玄也。耳者腎之候，腎衰而耳聾，腎象水，其色黑，又主瀉水，故陰竅（尿道）為之候。智者進止無所疑惑，又不滯吉凶，水亦進止應節，又能隨方圓也。又智者不狂，故不飲酒，眼耳鼻舌身五識能緣前塵，成辦諸事遍緣（五識緣五境，外境盡矣）。水遍至用，能作智用，能作二利，是名成所作智。釋迦名能仁，能化眾生，成就利他，牟尼名寂默，三業常寂，成就自利，故又曰不空成就。水又自體澄淨，能滌外物（右不空義）；風有能殺、能成二德，斷惑證理之極名為涅槃。風大黑色，北方神玄冥。佛日既隱涅槃山，故其色黑。風是命息，以合涅槃，常住無有變易之壽命（右無畏義）。p 波是脣音，聲之極末，故安最後句，亦合終極涅槃也。

（《大正藏》84:724-726）

《悉曇三密鈔》卷上

十二律者，律，均布也。均布節氣，故曰律也。六律、六呂以配十二月（陽曰律，陰曰呂）。呂，旅也，陰氣旅助陽氣也。

十一月律黃鍾（黃，中和色；鍾，動，陽動，黃泉下動，養萬物也）。

十二月律大呂（呂，拒，陽氣欲出，陰氣旅抑拒難之也）。

正月律太蔟（蔟，湊，萬物始大，湊地而出）。

二月律夾鍾（夾謂孚甲，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三月律姑洗（姑，故；洗，鮮。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

四月律仲呂（陽氣極，將微，故復中拒之）。

五月律蕤賓（蕤，下；賓，敬。陽上極，陰始敬）。

六月律林鍾（林，眾，萬物成種類眾）。

七月律夷則（夷，傷；則，法。物始傷被刑法）。

八月律南呂（南，任。陽尚在，任生薺麥，故陰拒之也）。

九月律無射（射，終，物隨陽終，當復隨陰始，無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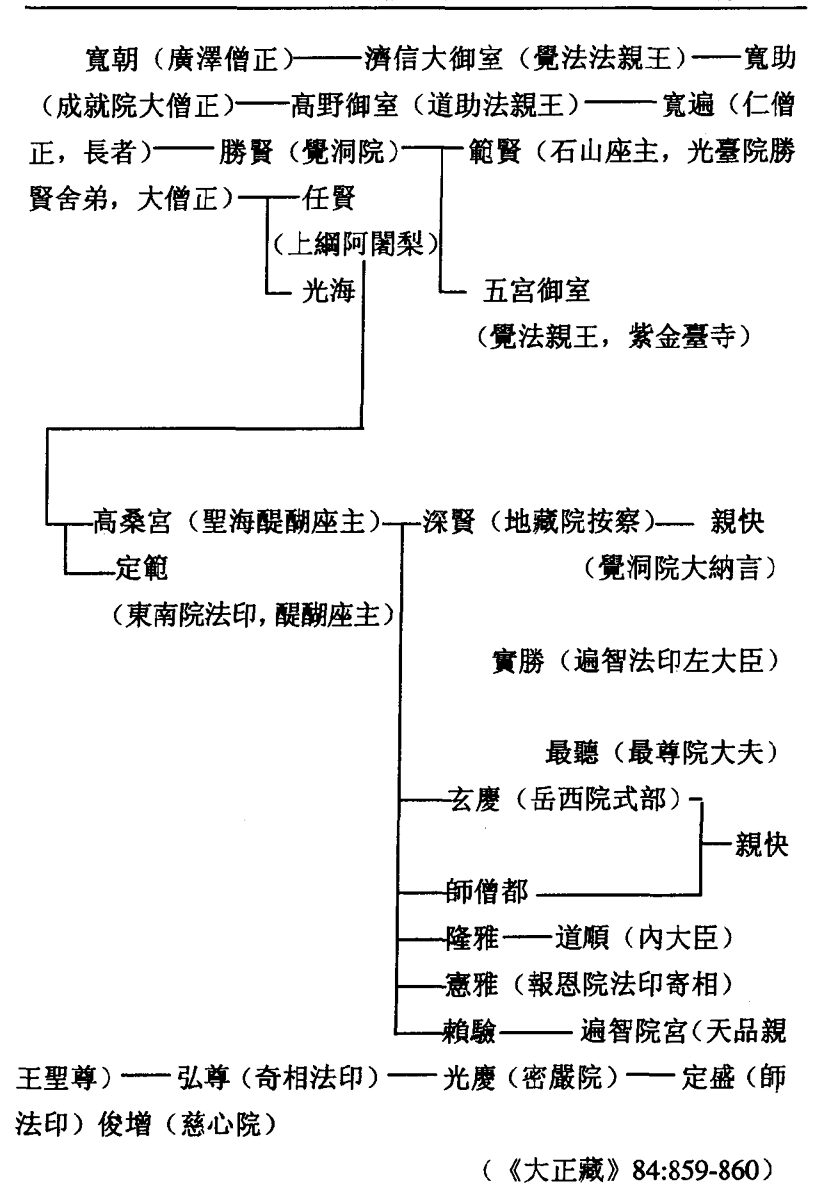
十月律應鍾（萬物應陽動而下藏）。

是亦例上四時所表可知，亦十二者，應麼多數也。

（《大正藏》84:727）

11. 失名《大阿闍梨聲明系圖》

《大阿闍梨聲明系圖》



王聖尊）——弘尊（奇相法印）——光慶（密嚴院）——定盛（師法印）俊增（慈心院）

（《大正藏》84:859-860）

徵引佛經目録

本書徵引漢文佛經五百餘種，大多見於《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正藏》按經、律、論次第編排，於每一分又注意區別諸書之時間先後，在佛藏内容錯綜複雜、成書年代混亂不清的情況下，不失為對其歷史結構的一種反映。故本書各小類所引經文，均按《大正藏》的編次排列。為彌補上述排列方式之不足，亦即為更準確地提示音樂記録在時間方面的關係，今重依較細致的研究成果編輯時序書目如下。關於其編次理由，請見文中的簡單注釋。

一、主要内容屬於阿育王孔雀王朝（約公元前 324 年—前 187 年）及其前的經書

在現存各種語言的佛典中，南傳上座部的巴利語佛典最為古老。根據各國學者對巴利語三藏編年的研究（參見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一章），與巴利語早期文獻相對應的漢譯佛經有阿含部經典及部分戒律。"阿含"意為"集結教說的經典"，其基本内容在佛經初步結集之時便已確定。律藏的形成則與僧團同步。據王邦維《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前言第二章，佛教部派的分裂，乃源於戒律的結集。《出三藏記集》卷三所説佛滅度後大迦葉集諸羅漢出律，至阿育王時又誦為五部律云云，正反映了戒律在早期佛經中的核心地位。除此之外，孔雀王朝之前的經書亦包括部分釋論典籍。佛陀本人及其弟子目犍連、舍利弗、迦旃延等均對佛陀教義有所詮釋，關於結集三藏的早期記載亦多提及阿毗

達磨一藏（論藏）。所以渥德爾《印度佛教史》（第202,315頁）認為，使佛法理論系統化的工作早在佛陀時代即已開始，在佛滅後兩個世紀中產生了《集異門足論》、《無問論》、《有問論》等論部經典，而迦多衍尼子《發智論》則大約在公元前200年編成。

《佛說長阿含經》二十卷，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

《般泥洹經》二卷，東晉失名譯（同《長阿含》第2游行經）

《佛般泥洹經》二卷，西晉白法祖譯（同《長阿含》第2游行經）

《大般涅槃經》三卷，東晉法顯譯（同《長阿含》第2游行經）

《佛說帝釋所問經》，宋法賢譯（同《長阿含》第14釋提桓因問經）

《佛說梵網六十二見經》，三國吳支謙譯（同《長阿含》第21梵動經）

《佛說寂志果經》，東晉竺曇無蘭譯（同《長阿含》第27沙門果經）

《中阿含經》六十卷，東晉僧伽提婆譯

《佛說七知經》，三國吳支謙譯（同《中阿含》第1善法經）

《梵摩渝經》，三國吳支謙譯（同《中阿含》第161梵摩經）

《雜阿含經》五十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

《別譯雜阿含經》十六卷，前後秦失名譯

《增壹阿含經》五十一卷，東晉僧伽提婆譯

以上阿含部

《四分律》六十卷，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三十卷，宋佛陀什、竺道生等譯

《彌沙塞羯磨本》，唐愛同集

《十誦律》六十一卷，後秦弗若多羅、鳩摩羅什譯前五十八卷，東晉卑摩羅叉等譯後三卷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九卷，前後秦失名譯

《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十卷，南朝宋僧伽跋摩譯

《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東晉佛陀跋陀羅、法顯譯

《大比丘三千威儀》二卷，一說東漢安世高譯

《菩薩受齋經》，西晉聶道真譯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南朝宋求那跋摩譯

《毘尼母經》八卷，前後秦失名譯

以上戒律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二十卷，舍利子造，唐玄奘譯

《舍利弗阿毘曇論》三十卷，舍利子造，後秦曇摩崛多、曇摩耶舍等譯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十二卷，大目乾連造，唐玄奘譯

《阿毘達磨發智論》二十卷，迦多衍尼子造，唐玄奘譯

《阿毘曇毘婆沙論》六十卷，迦旃延子造，五百羅漢釋，北涼浮陀跋摩、道泰譯

以上釋論部，佛弟子所造

二、主要內容屬於孔雀王朝之後時期的經書

在孔雀王朝之後的彌蘭陀王時代，出現了《彌蘭陀王問經》。其內容是彌蘭陀王與那先長老就佛教教義所作的問答。依上座部傳統說法，此篇對話的譯本於公元前一世紀在印度譯出，隨即傳入錫蘭。漢譯相應佛經古有《那先比丘經》，今有《南傳彌蘭王問經》（巴宙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版）。逮至貴霜王朝時

代，說一切有部、正量部、法藏部、化地部、大眾部等部派相繼興起，以匯集諸部派思想學說為內容的佛教論藏遂進一步發展。其中重要作者作品有：法救，于公元50年左右重編一切有部的《法句經》；馬鳴，公元一世紀的佛教詩人，代表作是關於佛陀的史詩《佛所行贊》；世友，法救之侄，公元100年左右在迦膩色迦王的贊助下參予主持了一切有部結集大會（佛教第四次結集），完成三藏注疏；五百羅漢，於佛教第四次結集中編纂《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事見《大唐西域記》卷三；尸陀槃尼，繼迦旃延子、曇摩多羅剎（法救）之後撰《鞞婆沙》，事見《出三藏記集》卷十。此外，在貴霜、百乘兩個帝國時期，隨著佛教文化的傳播和部派佛學的發展，佛陀地位與日俱增，完整的佛陀傳記形式開始出現。其中對佛陀本人形象的神化描敘，被歸入因緣經、本事經、本生經；其中插入他人生活的故事，被歸入譬喻經。除馬鳴的《佛所行贊》（屬多聞部）外，說出世部的毗奈那經文《大事記》被視為最早的完整反映佛陀生平的傳記作品——從韻律史角度分析，其中韻文部分的年代在公元前二世紀末。其他部派的代表作則有：上座部的《因緣論》、飲光部的《如來本生因緣經》、法藏部的《釋迦牟尼所行贊》、一切有部的《普曜經》。關於這一時期的佛教著述，請參看《印度佛教史》（第307至315頁）與《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19至23頁）。

《那先比丘經》二卷，東晉失名譯

《雜阿毘曇心論》十一卷，法救造，南朝宋僧伽跋摩等譯

《大宗地玄文本論》二十卷，馬鳴造，南朝梁真諦譯

《大乘起信論》二卷，馬鳴造，南朝梁真諦譯，唐實叉難陀重譯

《阿毘達磨界身足論》三卷，世友造，唐玄奘譯

《衆事分阿毘曇論》十二卷，世友造，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菩提那舍譯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五百羅漢造，唐玄奘譯

《四十二章經》，東漢迦葉摩騰、法蘭譯（屬《大毗婆沙論》）

《鞞婆沙論》十四卷，尸陀槃尼撰，前秦僧伽跋澄譯

以上論部

《佛所行贊》五卷，馬鳴造，北涼曇無讖譯

《生經》五卷，西晉竺法護譯

《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東漢失名譯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三國吳支謙譯

《悲華經》十卷，北涼曇無讖譯

《大乘悲分陀利經》八卷，前後秦失名譯

《佛說頂王因緣經》六卷，宋施護等譯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四卷，宋施護譯

《佛說菩薩睒子經》，西晉失名譯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前後秦失名譯

《六度集經》八卷，三國吳康僧會譯

《佛說大意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同《六度集經》第9普施商主本生）

《佛說普曜經》八卷，西晉竺法護譯（同《方廣大莊嚴經》）

《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唐地婆訶羅譯（同《普曜經》）

《佛本行集經》六十卷，隋闍那崛多譯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

《僧伽羅剎所集經》三卷，前秦僧伽跋澄等譯

以上因緣、本生經

《大莊嚴論經》十五卷，馬鳴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撰集百緣經》十卷，三國吳支謙譯

《賢愚經》十三卷，北魏慧覺等譯

《雜寶藏經》十卷，北魏吉迦夜、曇曜譯

《舊雜譬喻經》二卷，三國吳康僧會譯

《出曜經》三十卷，後秦竺佛念譯

以上譬喻經

三、主要內容屬於案達羅王朝中期（公元50年前後）至笈多王朝前期（四世紀初期）的大乘佛經

從公元前二世紀開始，佛教興起新運動，旨在把少數出家人的宗教改變為拯救大眾的宗教。僧侶們編纂了許多新的經典，以顯示以利他為宗旨的菩薩行同以自利為目的的聲聞行的不同。在這些經典中，他們自標大乘，而將原有的各部派佛教貶為小乘。學術界的一般看法是：大乘經典成立於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一世紀之間。大乘經之流行，同以往佛經的性質及形式有關。在佛經所謂“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中有一分“方廣”，意為道理方正，範圍廣闊；方廣中又有一類“般若”，主張法無自性，對佛所說法不可執著。這些學說便是印度大乘經典的濫觴。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85頁）認為，此後續出的大乘經典如《寶積》、《法華》、《華嚴》等部，均是在般若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公元三世紀，諸學者對大乘經典進行闡釋，形成獨立學說，其中最有貢獻的是龍樹、提婆、訶梨跋摩等人。

《道行般若經》十卷，東漢支婁迦讖譯

《放光般若經》二十卷，西晉無羅叉譯

《光讚經》十卷，西晉竺法護譯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唐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秦鳩摩羅什譯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卷，後秦鳩摩羅什譯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七卷，南朝陳月婆首那譯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十卷，唐般若譯

以上般若部

《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西晉竺法護、唐玄奘、菩提流志等譯

《大方廣三戒經》三卷，北涼曇無讖譯（《同《大寶積》第1三律儀會）

《佛說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二十卷，宋法護譯（同《大寶積經》第3密跡金剛力士會）

《佛說無量壽經》二卷，三國魏康僧鎧譯（同《大寶積》第5無量壽如來會）

《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二卷，三國吳支謙譯（同《大寶積》第5無量壽如來會）

《佛說大阿彌陀經》二卷，宋王日休校輯（《同《大寶積》第5無量壽如來會）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三卷，宋法賢譯（《同《大寶積》第5無量壽如來會）

《佛說普門品經》，西晉竺法護譯（同《大寶積》第10文殊師利普門會）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四十卷，宋法護等譯（同《大寶積》第12菩薩藏會）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二卷，西晉月氏僧竺法護譯（同《大寶積》第 15 文殊師利授記會）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刹功德莊嚴經》三卷，唐不空譯（同《大寶積》第 15 文殊師利授記會）

《父子合集經》，宋日稱等譯（同《大寶積》第 16 菩薩見實會）

《佛說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四卷，宋施護譯（同《大寶積》第 18 護國菩薩會）

《發覺淨心經》二卷，隋闍那崛多譯（同《大寶積》第 25 發勝志樂會）

《佛說須賴經》，三國魏白延譯（同《大寶積》第 27 善順菩薩會）

《佛說須賴經》，前涼支施崙譯（同《大寶積》第 27 善順菩薩會）

《佛說離垢施女經》，西晉竺法護譯（同《大寶積》第 33 無垢施菩薩應辯會）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三卷，北魏毘目智仙、瞿曇般若流支譯（同《大寶積》第 36 善住意天子會）

《佛說摩訶衍寶嚴經》，晉失名譯（同《大寶積》第 43 普明菩薩會，又名《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五卷，宋施護譯（同《大寶積》第 43 普明菩薩會）

《毘耶娑問經》二卷，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同《大寶積》第 49 廣博仙人會）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二卷，北魏曇摩流支

譯

《佛說阿彌陀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同《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唐玄奘譯（同《佛說阿彌陀經》）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南朝梁僧伽婆羅等譯（同以下二經）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五卷，宋法護等譯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南朝宋彊良耶舍譯

以上寶積部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東晉佛馱跋陀羅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唐實叉難陀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唐般若譯

《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西晉竺法護譯（同《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

《佛說十地經》九卷，唐尸羅達磨譯（同上經，為十地品）

《佛說如來興顯經》四卷，西晉竺法護譯（同《大方廣佛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品、十忍品）

《度世品經》六卷，西晉竺法護譯（同《大方廣佛華嚴經》離世間品）

《佛說羅摩伽經》三卷，西秦聖堅譯（同《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十卷，後秦竺佛念譯

《信力入印法門經》五卷，北魏曇摩流支譯

以上華嚴部

《正法華經》十卷，西晉竺法護譯（又名《妙法蓮華經》）

《妙法蓮華經》七卷，後秦鳩摩羅什譯

《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隋闍那崛多、笈多譯

《佛說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六卷，南朝宋智嚴譯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十卷，北魏菩提流支譯

以上法華部

《大方等大集經》六十卷，北涼曇無讖、南朝宋智嚴、寶雲、北齊那連提耶舍等譯

《大哀經》八卷，西晉竺法護譯（同《大方等大集經》第 1 瓔珞品、第 2 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

《寶星陀羅尼經》十卷，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同《大方等大集經》第 9 寶幢分）

《阿差末菩薩經》七卷，西晉竺法護譯（同《大方等大集經》第 12 無盡意菩薩品）

《菩薩念佛三昧經》五卷，南朝宋功德直譯（同《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

《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十卷，隋達磨笈多譯（同《菩薩念佛三昧經》）

《奮訊王問經》二卷，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

《大方廣十輪經》八卷，北涼失名譯（同《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唐玄奘譯（同《大方廣十輪經》）

《佛說大集會正法經》五卷，宋施護譯

以上大集部

《賢劫經》八卷，西晉竺法護譯

《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隋達摩笈多譯

《大方廣寶篋經》三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同《文殊師利現寶藏經》）

《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二卷，西晉竺法護譯（同《大方廣寶篋經》）

《文殊師利問經》二卷，南朝梁僧伽婆羅譯

《佛說維摩詰經》二卷，三國吳支謙譯

《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後秦鳩摩羅什譯

《說無垢稱經》六卷，唐玄奘譯

《無所有菩薩經》四卷，隋闍那崛多等譯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二卷，北涼失名譯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後秦曇摩耶舍譯（同《順權方便經》）

《順權方便經》二卷，西晉竺法護譯（同《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

《十善業道經》，唐實叉難陀譯

《治禪病秘要法》二卷，南朝宋沮渠京聲譯

《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三卷，後漢支婁迦讖譯（同《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四卷，後秦鳩摩羅什譯（同《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四卷，西晉竺法護譯

《佛說大乘智印經》五卷，宋智吉祥等譯

《佛說月燈三昧經》，南朝宋失名譯

《月燈三昧經》十卷，北齊那連提耶舍譯

《無極寶三昧經》二卷，西晉竺法護譯

《佛說超日明三昧經》二卷，西晉聶承遠譯

《諸法無行經》二卷，後秦鳩摩羅什譯

《大乘百福莊嚴相經》，唐地婆訶羅再譯

《大乘同性經》二卷，北周闍那耶舍譯

《證契大乘經》二卷，唐地婆訶羅譯

《大乘密嚴經》三卷，唐不空 譯

《佛說盂蘭盆經》，西晉竺法護譯

《佛說出家功德經》，東晉失名譯

《正法念處經》七十卷，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

《佛說因緣僧護經》，東晉失名譯

《佛說無希望經》，西晉竺法護譯

《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西晉安法欽譯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隋闍那崛多等譯

以上經集部

《大智度論》一百卷，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梵網經》二卷，一說後秦鳩摩羅什譯（此為大乘律書。一說為僞經，作于北魏太武帝毀法之後，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九章《菩薩戒之流行》）

《十住毗婆沙論》十七卷，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迴諍論》，龍樹造，後魏毘目智仙、瞿曇流支譯

《大乘寶要義論》十卷，龍樹造，宋法護、惟淨等譯

《百論》二卷，提婆造，婆藪釋，後秦鳩摩羅什譯

《廣百論》，提婆造，唐玄奘譯

《百字論》，提婆造，北魏菩提流支譯

《成實論》十六卷，訶梨跋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廣釋菩提心論》四卷，訶梨跋摩造，宋施護譯

以上論部

同大乘運動相關聯，在印度佛教中出現了用梵語著述的傾向。據加富羅夫《中亞塔吉克史》（中譯本第 66 頁），梵文《彌蘭陀王問經》在公元前二世紀即已產生。儘管到四世紀，笈多王朝規定以梵語為公用語之時，梵語纔成為佛經著述的主流語言，但馬鳴創作梵語宮廷詩、龍樹著作全用梵文寫成——這些事實，卻證明佛典梵語化在公元二世紀已成風氣。與此性質相同的情況是：早期部派中的一切有部將其三藏修訂本譯為梵文，以迎合用梵文編寫大部頭方廣經典的時尚；其中所產生的“根本說一切有部”，代表作為現存於梵文中的律藏（毗奈耶）典籍，以及具有通俗化傾向的《妙法聖念處經》；簡單故事成為普及佛教的重要手法，結晶而為大批譬喻經集，例如《撰集百緣經》及梵文《天業譬喻經》。顯而易見，這些事件具有相同的時代特色。此外，同龍樹等人的大乘佛學相聯繫，當時還產生了兩種新學說：一是“心性本淨”說，其經典有《如來藏經》、《勝鬘經》、《涅槃經》；二是“唯識”說，其代表作有《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若據《出三藏記集》卷三，判斷涅槃經早在三國吳支謙時便已作為漢文典籍流傳，那麼，上述作品便也應當產於公元三世紀或稍前時代，即渥德爾《印度佛教史》所謂“大乘新傾向”的時代。渥德爾認為，《金光明經》也是這一時代的產物。

《佛說大般泥洹經》六卷，東晉法顯等譯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北涼曇無讖譯（北本）

《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劉宋慧嚴、慧觀、謝靈運等譯（南本）

《大般涅槃經後分》二卷，唐若那跋陀羅譯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二卷，西晉竺法護譯

《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七卷，後秦竺佛念譯

《中陰經》二卷，後秦竺佛念譯

以上涅槃部

《金光明經》四卷，北涼曇無讖譯

《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唐義淨譯

《大方等如來藏經》，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同《大方廣如來藏經》）

《大方廣如來藏經》，唐不空譯（同《大方等如來藏經》）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同《入楞伽經》、《大乘入楞伽經》）

《入楞伽經》十卷，北魏菩提留支譯

《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唐實叉難陀譯

《寶雲經》七卷，南朝梁曼陀羅仙譯（同《大乘寶雲經》）

《大乘寶雲經》七卷，南朝梁曼陀羅仙、僧伽婆譯

以上經集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五十卷，唐義淨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二十卷，唐義淨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四十卷，唐義淨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十八卷，唐義淨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二十卷，唐義淨譯

以上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

四、中期大乘佛學（五至六世紀）的經書

從五世紀起，與笈多王朝的衰落相反，大乘佛學趨於極盛。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把此後兩百年的印度佛學稱作“中期

大乘佛學”。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帝日王所建的那爛陀寺成為僧侶講學中心，一大批佛教理論家應運而生。五世紀中葉，北印度犍陀羅人無著（梵名阿僧伽）、世親（梵名婆藪槃豆）兄弟在那爛陀寺弘揚彌勒學說，人稱“瑜伽行派”或“唯識宗”。稍後的著名學者，則有

眾賢，梵名僧伽跋陀羅，與世親同時；

陳那，據西藏傳說，為世親弟子；

德慧，梵名寠那末底，六世紀初在世；

堅慧，梵名娑囉末底，與德慧同時；

安慧，梵名悉地羅末底，德慧弟子，與護法同時；

護法，梵名達磨波羅，據《大唐西域記》及《佛陀伽碑文》記載，公元 557 年在世；

清辯，梵名婆毘吠伽，與護法同時；

法稱，與護法同時；

親光，護法弟子；

勝友，梵名毘世沙蜜多羅，護法弟子

等人。此外，巴宙《南傳彌蘭王問經導論》還介紹了一名五世紀的高僧——撰寫《清淨道論》的佛音（Buddhaghosa）。他關於戒律的名著《善見律毘婆沙》，於公元 489 年由僧伽跋陀羅譯為漢文。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彌勒說，唐玄奘譯

《菩薩戒本》，彌勒說，唐玄奘譯（同《瑜伽師地論》本事分第 15 菩薩地）

《菩薩地持經》十卷，北涼曇無讖譯（同上經）

《菩薩善戒經》九卷，南朝宋求那跋摩譯（同上經）

《大乘莊嚴經論》十卷，無著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無著造，唐玄奘譯

《阿毗達磨俱舍論》三十卷，世親造，唐玄奘譯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二十二卷，婆藪盤豆造，南朝陳真諦譯

《十地經論》十二卷，天親造，北魏菩提流支等譯

《無量壽經優波提舍》，婆藪槃豆造，北魏菩提流支譯

《攝大乘論釋》十五卷，世親釋，南朝陳真諦譯

《攝大乘論釋論》十卷，世親造，隋笈多、行矩等譯

《攝大乘論釋》十卷，世親造，唐玄奘譯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衆賢造，唐玄奘譯

《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四十卷，衆賢造，唐玄奘譯

《善見律毘婆沙》十八卷，南朝齊僧伽跋陀羅譯

《無相思塵論》，陳那造，南朝陳真諦譯

《解捲論》，陳那造，南朝陳真諦譯

《掌中論》，陳那造，南朝陳真諦譯

《隨相論》，德慧造，南朝陳真諦譯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堅慧造，唐提雲般若譯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十六卷，無著造，安惠糅，唐玄奘譯

《大寶積經論》四卷，安慧造，北魏菩提流支譯

《大乘中觀釋論》九卷，安慧造，宋惟淨等譯

《大乘廣百論釋論》十卷，提婆造論，護法釋論，唐玄奘譯

《成唯識論》十卷，護法等造，唐玄奘譯

《成唯識寶生論》五卷，護法造，唐義淨譯

《大乘掌珍論》二卷，清辯造，唐玄奘譯

《大乘集菩薩學論》二十五卷，法稱造，宋法護等譯

《佛地經論》七卷，親光等造，唐玄奘譯

《入大乘論》二卷，堅意造，北涼道泰等譯

《解脫道論》十二卷，阿羅漢優波底沙（大光）造，南朝梁僧伽婆羅譯

《阿毘曇心論經》六卷，優波扇多釋，北齊那連提耶舍譯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十卷，作者不詳，南朝陳真諦譯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十四卷，勝友集，唐義淨譯

五、晚期大乘佛學（七至十世紀）的經書

七世紀以後，大乘佛學學院化，中觀、瑜伽行等僅是作為學術流派而存在的。為爭取群眾，佛教漸向密教化方向發展，大批佛經遂具有與“真言”或“陀羅尼”（一種具有神秘性的咒語）相結合的特點。七世紀初期，唐僧義淨曾在那爛陀寺見到作為密教根本典籍的《持明咒經》，以及傳法、誦咒的壇場。到八世紀，印度僧人將新宗教（真言宗）傳至中國，善無畏譯《大毗盧遮那經》（《大日經》），金剛智譯《金剛頂經》，其弟子不空金剛又譯異本名《一切如來真實攝持經》。這幾部密教密法大集部的重要經典，于是成為金剛乘立說的基礎。

《第一義法勝經》，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唐善無畏、一行譯

《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三卷，唐善無畏譯

《蘇悉地羯囉經》三卷，唐輸波迦羅（善無畏）譯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四卷，唐金剛智譯

《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三十卷，宋施護等譯

《佛說秘密三昧大教王經》四卷，宋施護等譯

《佛說祕密相經》三卷，宋施護等譯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唐般若、牟尼室利譯

《佛說迴向輪經》，唐尸羅達摩譯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唐般剌蜜帝釋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二卷，唐不空譯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十卷，不空譯

《大法炬陀羅尼經》二十卷，隋闍那崛多譯

《大威德陀羅尼經》二十卷，隋闍那崛多譯

《付法藏因緣傳》六卷，北魏吉迦夜、曇曜譯

六、中土僧侶著述

《鳩摩羅什法師大義》三卷，東晉慧遠（334-416）問，羅什（344-413）答

《高僧法顯傳》，東晉法顯記（414）

《注維摩詰經》十卷，後秦僧肇（384-414）撰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南朝宋僧璩（407-464）撰

《大般涅槃經集解》七十一卷，南朝梁寶亮（444-509）等集

《慈悲道場懺法》十卷，南朝梁諸大法師集撰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南朝梁僧祐（445-518）撰

《弘明集》十四卷，僧祐撰

《經律異相》五十卷，南朝梁僧旻、寶唱等集（516）

《高僧傳》十四卷，南朝梁釋慧皎撰（519）

《讚阿彌陀佛偈》，北魏曇鸞（476-542）撰
《洛陽伽藍記》五卷，北魏楊衒之撰（約 547）
《大乘義章》二十六卷，隋慧遠（523-592）撰
《大般涅槃經義記》十卷，隋慧遠述
《無量壽經義疏》，隋慧遠撰
《阿彌陀經義記》，隋智顗（538-597）說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智顗述
《天台智者大師禪門口訣》，智顗說
《法界次第初門》六卷，智顗撰
《四教義》十二卷，智顗撰
《淨土十疑論》，智顗說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五卷，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妙法蓮華經玄義》二十卷，智顗說，灌頂記
《妙法蓮華經文句》二十卷，智顗說，灌頂記
《觀音玄義》二卷，智顗說，灌頂記
《摩訶止觀》二十卷，智顗說，灌頂記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十二卷，智顗說，法慎記，灌頂再治
《歷代三寶紀》十五卷，隋費長房撰（597）
《眾經目錄》五卷，隋彥琮撰（602）
《法華經玄論》十卷，隋吉藏（549-623）撰
《法華經義疏》十二卷，吉藏撰
《觀無量壽經義疏》，吉藏撰
《金光明經疏》，吉藏撰
《大般涅槃經玄義》二卷，隋灌頂（561-632）撰
《觀心論疏》五卷，灌頂撰

《國清百錄》四卷，灌頂撰

《安樂集》二卷，唐道綽（562-645）撰

《阿彌陀經義述》，唐慧淨（578-645）述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玄奘（602-664）、辯機撰

《俱舍論記》三十卷，唐普光（664前）述

《理門論述記》，唐神泰撰（655）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六卷，唐彥琮撰（662）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三卷，彥琮撰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唐慧立本，彥悰箋補

《續高僧傳》三十卷，唐道宣（596-667）撰

《大唐內典錄》十卷，道宣撰

《續大唐內典錄》一卷，道宣撰

《廣弘明集》三十卷，道宣撰

《釋迦氏譜》，道宣撰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道宣撰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十二卷，道宣撰述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十卷，唐智儼（602-668）述

《華嚴五十要問答》二卷，智儼集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四卷，智儼集

《起信論疏》二卷，新羅元曉（617後）撰

《諸經要集》二十卷，唐道世集（659）

《法苑珠林》一百卷，道世撰（668）

《安樂行道轉經願生淨土法事讚》二卷，唐善導（613-681）集記

《觀無量壽佛經疏》四卷，善導集記
《釋淨土群疑論》七卷，唐懷感撰
《成唯識論述記》二十卷，唐窺基（632-682）撰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三卷，窺基撰
《妙法蓮華經玄贊》十卷，窺基撰
《說無垢稱經疏》六卷，窺基撰
《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四卷，窺基撰
《瑜伽師地論略纂》十六卷，窺基撰
《阿彌陀經通贊疏》三卷，窺基撰
《阿彌陀經疏》，窺基撰
《古清涼傳》二卷，唐慧詳（650-683）撰
《弘贊法華傳》十卷，慧詳撰
《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三卷，新羅璟興撰（約 681）
《仁王經疏》六卷，唐圓測（613-696）撰
《華嚴經義海百門》，唐法藏（643-712）述
《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二卷，法藏述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四卷，法藏述
《華嚴經探玄記》二十卷，法藏述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六卷，法藏撰
《大乘起信論義記》五卷，法藏撰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二卷，法藏撰
《俱舍論疏》三十卷，唐法寶撰（約 703）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唐義淨（635-713）撰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義淨撰
《成唯識論了義燈》十三卷，唐慧沼（651-714）撰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十卷，慧沼撰

《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二十卷，唐一行（673-727）記

《成唯識論演秘》十四卷，唐智周（678-733）撰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唐智昇撰（730）

《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智昇撰

《集諸經禮懺儀》二卷，智昇撰

《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唐飛錫撰

《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唐不空（705-774）撰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七卷，唐良賁撰（766）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二卷，唐法照述（766）

《止觀輔行傳弘決》四十卷，唐湛然（711-782）述

《法華文句記》三十卷，湛然述

《法華玄義釋籤》二十卷，湛然述

《維摩經略疏》十卷，隋智顗說，湛然釋

《金剛暎》，唐寶達集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唐慧琳撰（807）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唐澄觀（738-839）撰

《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澄觀撰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澄觀鈔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注》四卷，唐宗密（780-841）述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疏鈔會本》，宗密鈔

《佛說盂蘭盆經疏》二卷，宗密述

《瑜伽論記》二十四卷，唐遁倫集撰

《俱舍論頌疏》三十卷，唐圓暉述（約 854）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三卷，後漢守堅集（949）
《宗鏡錄》一百卷，宋延壽（904-975）集
《萬善同歸集》三卷，宋延壽述
《宋高僧傳》三十卷，宋贊寧撰（989）
《大宋僧史略》三卷，贊寧（919-1001）撰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宋道原撰（1004）
《續一切經音義》，宋希麟集
《注四十二章經》，宋真宗皇帝注
《阿彌陀經疏》，宋智圓（976-1022）述
《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十卷，智圓述
《涅槃玄義發源機要》四卷，智圓述
《釋氏要覽》三卷，宋道誠集（1019）
《金光明經文句記》十二卷，宋知禮（960-1028）述
《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六卷，知禮述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六卷，知禮述
《觀音玄義記》四卷，知禮述
《觀音義疏記》四卷，知禮述
《起信論疏筆削記》二十卷，宋子璿（1030 前）錄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七卷，子璿錄
《首楞嚴義疏注經》二十卷，子璿集
《天聖廣燈錄》三十卷，宋李道勗撰（1029）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三卷，宋楚圓（986-1039）集
《廣清涼傳》三卷，宋延一重編（1060）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澄觀述，宋淨源（1011-1088）

錄注

《法演禪師語錄》三卷，宋才良等編（1095）

《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二卷，宋惟白撰（-1101）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十六卷，宋元照（1048-1116）撰

《阿彌陀經義疏》，元照述

《觀無量壽佛經義疏》三卷，元照述

《註大乘入楞伽經》十卷，宋寶臣述

《圜悟佛果禪師語錄》二十卷，宋紹隆等編（1134）

《圜悟佛果禪師語錄序》，宋耿延禧撰（1134）

《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宋賾藏主（一說為守賾僧挺）編集（約 1138）

《翻譯名義集》七卷，宋法雲撰（1143）

《聯燈會要》三十卷，宋語明撰（1183）

《密咒圓因往生集》，西夏知廣等集（1200）

《嘉泰普燈錄》三十三卷，宋正受撰（-1204）

《四明尊者教行錄》七卷，宋宗曉（1151-1214）編

《樂邦文類》五卷，宗曉編

《五燈會元》二十卷，宋普濟（1179-1253）著

《佛祖統紀》五十四卷，宋志磐撰（1269）

《敕修百丈清規》十卷，元德煇重編（1334）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會解》十卷，元惟則會解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注解》八卷，明宗泐、如玘（1320-1385）注

《續傳燈錄》三十九卷，明居頂撰（1398 前）

《增集續傳燈錄》六卷，明文琇撰（1417）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明智旭（1599-1655）解

《大乘起信論裂網疏》六卷，智旭述

《五燈會元續略》四卷，明淨柱撰（1644）

《妙法蓮華經授手》，清智詳集

七、日本僧侶著述

《最勝王經羽足》，平備（797前）撰

《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最澄（767-822）撰

《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最澄撰

《注無量義經》三卷，最澄撰

《守護國界章》九卷，最澄撰

《御請來目錄》，空海（774-835）撰

《聲字實相義》，空海撰

《靈巖寺和尚請來法門道具等目錄》，圓行撰（839）

《金剛頂大教王經疏》七卷，圓仁（794-864）著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卷，圓仁著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圓仁撰

《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圓仁撰

《金光明最勝王經玄樞》十卷，願曉（-874）等集

《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宗叡撰（865）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記》二卷，圓珍（814-891）撰

《入真言門住如實見講演法華略儀》二卷，圓珍撰

《開元寺求得經疏記等目錄》，圓珍撰

《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圓珍撰

《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圓珍撰

《真言宗教時義》四卷，安然（約 841-902）撰

《金剛界大法對受記》八卷，安然記

《胎藏界大法對受記》七卷，安然記

《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二卷，安然集

《悉曇藏》八卷，安然撰（880）

《天台宗章疏》，玄日錄（914）

《法相宗章疏》，平祚錄（914）

《大原聲明博士圖》一卷，失名撰（鎌倉初）

《孔雀王經音義》三卷，觀靜撰（956）

《妙法蓮華經釋文》三卷，中算撰（約 969）

《般若心經祕鍵開門訣》三卷，濟暹（1025-1115）撰。

《阿字義》三卷，實範（1144 前）撰

《註進法相宗章疏》，藏俊（1104-1180）撰

《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四卷，信瑞纂（1236）

《魚山目錄》二卷，宗快撰（1236）

《選擇傳弘決疑》五卷，良忠（1199-1287）述。

《觀經疏傳通記》十五卷，良忠述

《悉曇祕傳記》，信範撰（1286）

《悉曇輪略圖抄》十卷，了尊撰（1287）

《聲明源流記》，凝然（1240-1321）述

《音曲祕要抄》，凝然述（1318）

《華嚴演義鈔纂釋》三十八卷，湛叡撰（約 1334）

《理趣釋祕要鈔》，釋杲寶說，賢寶記（1356）

《音律菁花集》，賴驗撰（1369 前）

《聲明口傳》，聖尊撰（1357）

《魚山私鈔》二卷，長惠撰（1496）

《悉曇三密鈔》七卷，淨嚴集（1682）

《華嚴五教章匡真鈔》十卷，鳳潭（1654-1738）撰

《金剛頂大教王經私記》十九卷，曇寂（1674-1742）撰

《大阿闍梨聲明系圖》，失名撰

後　記

佛教傳入在中國文化史上引起的震動，是怎樣估計也不嫌過分的。中國文學藝術的每一門類都在漢唐之間走上新的軌道，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佛教東傳造成了新的風尚、新的思維和新的環境。對於廣義的中古史研究來說，這一事實有三個重要意義：其一，它意味著任何一個具體課題，均須採用新的視野，注意中西文化交流這一歷史背景；其二，它意味著在人文學科的每一門類當中，都勢必產生以佛教為對象的分支；其三，它意味著跨學科的比較研究將會成為普遍的方法——因為當佛教影響於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時候，它同時也在這方方面面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聯。

從以上認識角度去觀察當前的學術，或可以比較深刻地理解佛教哲學、佛教文學、佛教美術、佛教音樂等新專業異軍突起的意義。我們可以藉此知道，這些新專業不僅是學術領域逐漸擴大的標誌，而且，它們還代表了一種科學的視野、一種綜合和比較的學術方法，以及一種切近事物本性的研究。事實上，這正是新舊學術的差別所在。人們為什麼說敦煌學是二十世紀學術潮流的標誌呢？就是因為，敦煌學在提供一批新鮮資料的同時，也為文學、歷史、藝術、哲學等學科提供了一種新的眼光。按照這種眼光，宗教在古代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合理的強調，歷史事物的各方面本質也得到了合理的關注，對象和問題從此不再孤立。

敦煌學往往同佛教研究結緣，這未始不是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編輯本書，即出發於上述理解。也就是說，本書是為了向新學術的若干方面提供資料基礎而編寫的。幾十年前，湯用彤先生曾編纂過一部《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據出版說明，其“目的在為印度哲學研究提供線索”。本書編寫時，參考了這部書的體例，也懷抱有相近的為某一具體專業 —— 佛教音樂研究 —— 提供線索的意圖；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進一步的考慮。在我們看來，由於佛教建立在一個重視音樂、重視韻律的口述文化傳統之上，傳入中國之後，仍以口誦為主要傳播手段；由於佛教音樂產生於對言語的強調或模仿，一直服務於敘述和宣傳；因此，本書所收集的音樂史料，實際上是可以當作文學史料、語言學史料來看待的。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作為空間藝術，古代佛教的繪畫、雕塑留下了大量作品實例，卻很少留下相關的理論文字；相反，作為時間藝術，古代佛教的音樂很少留下具體作品，但卻留下了大量論述和描寫。這兩種功能相近的藝術品種，其史料和遺存顯然可以相互補充，彼此發明。因此，本書在編纂之時，同時考慮了包括藝術史在內的諸多學科的需要，採取了盡力求全而非選編的方針。換言之，按我們的設想，本書應當具有相當廣泛的學術價值。它不限於為某一具體專業服務，它應當積極地影響於中國音樂史、中國古代文學、漢語史、中國藝術史、中國古代哲學等眾多學科。

不過，以上設想，卻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纔得以形成和實施的。1984 年前後，當我在任半塘先生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把早期詞史研究和唐代社會文化研究結合起來的時候，我曾注意到曲子這一新型音樂品種的西方文化背景，注意到它同佛教偈讚的聯繫；

嘗我進一步探討敦煌講唱文學的體裁來源問題的時候，我發現，許多音樂文學新事物都濫觴於佛教文化。我遂用大量時間閱讀和搜集了幾部大藏經中的音樂史料，把收獲寫進《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漢唐佛教音樂述略》、《五臺山與唐代佛教音樂》、《佛教唄讚音樂與敦煌講唱辭中“平”“側”“斷”諸音曲符號》等著作和論文。這時我積累的資料，實際上就是本書內容的胚胎；而把佛教資料同時用於解答音樂史問題和文學史問題的思路，則可以看作本書的編輯宗旨的雛形。

至於本書正式提上工作日程，則是1996年的事情。這時，在台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的援助下，中央音樂學院袁靜芳教授成立“佛教音樂文化研究室”，組織編輯“佛教音樂文化研究叢書”，以項目列項的形式向我徵稿，我遂提出了編纂本書的具體計劃。此年我招收的研究生周廣榮、何劍平，也正好把專業方向確定為同佛教、敦煌學相關聯的文學研究。為進行文獻學練習和資料搜集工作，周、何兩位用整整一年時間，分頭通讀了《大正新修大藏經》和《中華大藏經》，從中抄錄了數十萬字資料，同時也形成了“梵語悉曇章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敦煌維摩詰文學研究”這兩個博士論文選題。後來，何劍平又協助我對全部資料進行了標點、校正和編輯。北京大學王邦維教授則應邀對本書附載的《徵引佛經書目》作了審查。1999年，本書完成初稿，在李方元、王福利、孫曉暉、喻意志、許繼起、孫尚勇、崔煉農、曹柯平、尚麗新、朱旭強等博、碩士研究生的參預下，我們再次校核了全書，使之具備目前這樣整飭的面目。總之，由於眾人的努力、集體的勞動，本書的編纂工作纔一鼓作氣，獲得成功。

現在，世界進入了新的千年。作為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中

心”的兼職教授，我同項楚教授領導下的這個朝氣蓬勃的學術集體，建立了密切的交流與合作關係。我相信，這部《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亦將作為“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的一員，在日益廣闊的中國學術空間裏，留下響亮的回聲。

王昆吾

二零零一年二月于揚州